首都圖書館 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40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40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40册 目録

（石派）風波亭 五—六（卷九—卷一〇）……1
通天河代贊（石派快書）……25
游龍傳 一—三三（首本—六六本）……40

[General Information]
□□=□□□□□□□ 40
□□=□□□□□□
□□=498
SS□ =12248071
□□□□=2001.12
□□□=□□□□□
□□□□=29800.00□□□□
□□□=□□(□□: □□ □□: □□)
□□□□□□=□□□□□□.□□□□□□□ 40.□□□□□□□□□,2001.12.
□□□□=□□□□□□□□□□□□□□□□□□□□□□□□□□□□□□□1600□□□□1700□□□□□□□□□□□□□□
□□□□□□□□□□□□□□□□□□□□□□□□□□□□□□□□□□.

石派風波亭五

牧童聞听何立之言不由的点頭讚嘆說道原来為着此事我若不說大料你也不能知道只因秦桧賣國傾邦私順金邦暗定和議岳元帥不從上本參刻奸竟怀恨串通群賊誣害忠良父子三人在風波亭上丧命因此罪犯天條上蒼震怒天下軍民無不怨恨皆因风有善根如來佛大發慈悲差遣地藏王菩薩度化他悔悪向善誰知奸侫不改舊性反差你来捉拿幽冥教主焉能輕遭毒手劝你急速回家免得自送残生牧童的話未說完把一個義僕唬的面如土色腹內暗思說道原来是地藏王菩薩变化的瘋僧我主从不知还差我去拿他這事如何使得義僕想罢口尊真人若是這等說来我弟子乃是凡夫俗子怎庅敢去驚動菩薩若待不去又难以还家回復主人之命左右為难到不如一死為妙

何義士　說着不住長吁氣　眼中吊下淚関心
左右為难無出路　到不如　傾生一死見閻君

眼望京都將頭点　代泪含悲叫母親　非是兒
忘却劬勞行不孝　萬分出於無奈中　說着不由嚎啕慟
不住的　搥胸跺脚放悲声　牧童一見叫何立
切莫焦急免耽驚　你主人　秦檜已竟陽壽尽
報應循环赴幽冥　只管放心歸家去　保管你
母子團圓身体寧　何立聞听忙摆手　口中連々叫真人
我小人　未曾出門辞家主　太師爷
体健身強满精神

何立聞听牧童之言說道真人你的言詞差矣小人未曾出門的時候我家丞相体健身強精神清爽好々的在府內焉有發命之理此話我断然不信牧童聞听不住的点頭讚嘆說你既然不信我有道理原是秦檜差你前来我如今就叫他引你前去好見菩薩的金面說着用手往西一指道何立你順着我的手瞄那不是你主人秦檜来了庅義僕聞听閃目留神观看只見迎面一陣狂風陡起

這何立　牽目留神观仔細　只听得
陡起狂風响忽喇　但見那　平地下
起塵沙　生冷霧　鎖烟霞
昏慘々　二目花　陰風内
裹定奸邪　只見他　腰纏鉄鎖項带沉枷
光背膀　瘡痕發　濃血流

不住滴落 衣服襤褸 草履撒拉
面黄瘦 病体欲 髯鬚焦
兩眼塌 喘吁々 一步一蹭咧嘴呲牙
衆鬼卒 把他監押 推搡着走
鉄鎖拉 又見一鬼使 可怕殺
掃箒眉 砵砂髮 獅子鼻
环睛大 貌猙獰 頂生双角巨口獠牙

虎皮裙 束腰下 手执定
棒狼牙 不住的 声叱咤
稍遲慢 用力砸 忽听得
响吧々 奸賊背上 中狼牙
疼的他 泪如麻 顫巍々
悲声惨切說哎呀々々 何立一見 兎胆乍
認得是 主人家 不由的

悲声發 赶上前 把衣衿扯
不竟一陣頭迷眼暈 响一声 栽倒地不醒人事似中風麻
何立一跤栽倒地下一陣發迷竟自昏將過去一灵真性就出
離了本殼也不顧与牧童辞話跟定秦檜往前直跑口中只叫
太師老爷略站一站小人在此中鬼卒代定秦桧佯々不保只
朝前走何立一見心內着急在後面緊々追赶跑穀多時忽然
迎面起了一陣狂風只刮得天旋地轉傾刻間乖鬼使与主人

供各不見踪影何立只急的跺腳捶胸嗐声嘆氣
何義士 心內着急長吁氣 难以割捨主人公
太師在朝官極品 樞密使 掌政專权為上卿
緣何犯法身受罪 來到荒郊曠野中 細看他
披枷帶鎖形容瘦 主僕豈有不連心 務要隨後追尋去
打听虛寔假与真 就便是 將奴替主吾情愿
答报那 相生平日待我的恩 想要迈步往前走

眼前另是一乾坤 但則見 日色無光昏慘々
寒風透体把人侵 何立心中恰思主 只想追上問原因
兩腳如飛急又快 使的他 口內發喘汗雨淋
正走間 猛然抬頭留神看 一見座高山險又凶
一面石碑殊紅字 上刋着 乃是東南第一峯
何立看罷心大悦 不由堆欢面代春 今日個
幸喜尋找來到此 一定會見那瘋僧 須帶和尚把京進

苔救娘親免災星 何立他 心內思忖精神長
急忙々 迈步如梭往前行
何立趲行几步來到山腳以下只見迎面顯露出一座宮殿来
到相是禪林古庙義僕看罢腹內尋思說這裡一定有僧人梵
修我何不上前去問々瘋僧的下落正在沉音来至跟前用手
敲門半晌只見從裡面出来了一個沙弥仙風道骨善眼慈眉
一見何立開言便問說你這個人頂上的陽光未散如何来到

此虎不知有何事故何立見問拉背躬身口尊師傅弟子名唤
何立奉秦丞相之命來尋業首一瘋和尚前去赴斋沙弥開听
心中不凡一声断唱說哓你這個肉体的凡夫还不住口業首
一乃是地藏王菩薩的聖號你如何信口乱咔
小沙弥　用手一指這何立　開言断唱咔凡夫
業首一乃是菩薩號　你緣何　胆大狂妄信口呼
地藏王　心中一怒若問罪　怕的是

將汝打入在酆都　阿鼻地獄嚴拘禁　千年永世不得出
奸賊秦檜人〻恨　却不料　侫党家中还有悪奴
既請赴斋該誠敬　爲什庅　輕慢菩薩行事粗
小沙弥　說着不由腮代怒　把一個
何立嚇得骨軟筋酥
何立開听沙弥之言只唬的面目更色連忙撩衣双膝跪倒望
上叩頭口尊圣僧弟子不知業首一乃是菩薩的聖號寔〻真

該萬死望乞寬恕沙弥一見說你既不知权且免罪但只一件
如今菩薩不在地府往三十三天碧雲兜率宫去講經說法你
且隨我到偏殿等候參拜还有一件听吾吩咐此乃幽冥地府
各處俱有鬼王護法把守你跟定貧僧休要害怕若把灵光驚
散就不能回轉陽世何立連声答應說弟子知道言罢跟定圣
僧往裡便走剛進了山門就睄見了一位鬼王在大殿以前迎
頭站立義僕閃目偷睄暗〻的观看

何義士　迈步進了幽冥府　偷睛閃目仔細睄
一位鬼王大殿站　但見他　神威猛烈貌蹊蹺
腰圓膀乍身雄壯　法体金身丈六高　紅頭髮
蓬鬆两鬓飄火焰　頂門之上長犄角　两道硃眉花兒捲
一双怪眼放光毫　面似那　靛皮一般黑又綠
火盆嘴　四個獠牙顛倒着　耳墜金环既口大
怪肉横生拳骨高　祂的那　圣体精光無袍甲

虎皮征裙束在腰　殺氣凶光人驚怕　手擎着
一口飛鐮巨齒刀　何立他　看罢鬼王渾身顫
害怕着忙心内毛
幽冥的總管監察的鬼王迎頭把何立擋住一声怪咔恰似雷
鳴說那未死的陽魂此乃地府陰冥休往前進義仆閑听唬的
他開口无言忙往後退圣僧一見開言答話說此乃秦桧家人
奉賊差派來請菩薩去赴斋教主有旨許他參見請鬼王讓路

不可阻挡鬼王閑听往傍边一閃讓開了去路圣僧領着何立
進了地府　忽見那　鬼王閃身讓開路　何立得便進陰城
跟定僧人往前走　一边裡　閃目留神看分明
只見那　霧氣迷漫黑又暗　慘〻寒風冷氣侵
當中顕露冥主殿　两傍边　七十二司列摆均
命尽之人都在此　老〻少〻打成群　一个〻

代鎖披枷無其數　赤脚蓬頭衆怨魂　面代憂容愁無限
悔恨陽間作惡沉　这个說　人起虧心天不佑
善惡昭彰報應明　我在陽間專作惡　全無天理任胡行
倚仗強良多埧道　欺押良善与街鄰　那个說
酒後我把人打死　陽間賣命伏金銀　陰間地府錢無用
十殿閻王不看情　这个說　圖財害命因肥己
無故持刀殺好人　那个說　身為大盜作响馬

我知經商為录林　穴壁飛簷能窃取　寅夜剜牆会撬門
这个說　陰間不允傷人命　貪淫好色坏閨閫
大斗小秤專使巧　糠貨胥草用假銀　那个說
在下居官貪賄賂　無端苦拷害良民　这个說
書符念咒與邪教　設法安坛淂罪神　並不出家裝和尚
荐七接三誆哄人　人前潔淨全是假　暗地開斋吃五葷
那个說　命尽无常分善惡　幽冥報應甚分明

早知閻王多利害　只談阳間作好人　衆鬼一齊言已过
義仆在　傍边聞听慟傷情　可吁世上人蒙懂
不明道礼乱胡行　那知道　地府監察多羨寄
夜鏡高悬照徹明　為人但肯存正道　怕什庅
地府閻王慘險形　何立思忖往前走　但則見
一座高台面前存

何立心中讚揉往前所走只見路傍有一座大台高有數丈上边有許多男女老幼往下覌瞧俱各是悲声惨切泪眼愁眉義仆何立看罢不觧其意合掌當胸口尊圣僧这坐高台搭蓋在此不知是何原故望祈慈悲指明圣僧見問說此台叫望鄉台乃是幽冥教主設立只因衆生在世貪妻恋子牵連不斷無常以到命尽归陰一家離散永不相逢地藏王菩薩不忍大發慈悲許那新亡的䰟灵三日之内上台覌看与俱家一見永絕他的盼望

小和尚　啟齒開言叫何立　泊神听我說明白
未從造生先造死　他的那　富貴窮通命裡該
恁你紫袍金代客　难免荒郊土裡埋　怎知道
无常已到閻王喚　棄子抛妻至此来　衆生不解争名利
紅塵滚々苦哀哉　教主慈悲發善念　陰間設下望鄉台
三日内　新故亡灵拼家盼　親人淂見免傷怀
從此永遠不相見　各人的　貴賤分路各投胎

何立聞听将頭点　短嘆長吁只是嗐　細想来
人生在世如春夢　貪心不斷為求財　三寸氣在分你我
争長論短竞極獄　若有那　珠宝金銀过北斗
难免到　地府陰間送一差　義仆想道傷心处
止不住　眼泪滔々滚下来

何立心中傷感眼中落泪跟定圣僧又往前走只見迎面有一座司衙那些犯罪的怨䰟比別處更多一起々々都在門外候

當何立看罢口内尊声圣僧这衙門如何更加威秉权衙不小
未晓是那一位尊神掌管圣僧見問説何立弟子伺候你若問
此司侍貧僧細講
圣和尚　点頭代笑開言道　何立仔細你听真
这座官衙多威武　此乃是　為首幽冥速报司
新陞曹官岳少保　赤胆忠良他第一　在生時
鎗伬馬快多英勇　智勇双全誰敢敵　扶保高宗恢旧業

安生捨死整華夷　屡建功劳无其数　殺的金兵胆战虚
眼看有　家壓二圣回南宋　不料那
你主秦桧把心欺　通塞北　賣国求荣行万恶
謀害忠良暗使机　爲頼岳帥身叛反　風波亭
父子三人死的屈　良將傾生真慘切　十殿閻君把本題
玉帝聞奏傳金旨　岳元帥　父子為神加顕職、
酆都城　掌管速报為首領　捉拿侫党到陰司

报仇雪恨分善恶　奸秦桧　还有貪淫長舌妻
何義仆　聞听此言魂胆丧　只唬的
開口无言似亞痴
何立聞听圣僧之言只唬的面目更色胆列魂飛心内犯想説
我家的太師屈害了岳家一門父子天下的軍民怨恨就是神
佛也报冤
何義士　心中奪寻沉音想　腹中埋怨主人公

戒為相国居宰輔　為什麼　（大好）权高与外国通
定計害了岳少保　扶国忠良把命坑　还如今、
天下人等誰不恨　神佛共怒氣难伸　倘然命尽無常到
报應臨頭怎放鬆　岳帥一怒將仇报　丞相夫人心受驚
何立他　想到此处双眉皺　不住吁氣手垂胸
走过速报司一座　来至了　教主幽冥地藏宫
耳内只听鐘鼓响　菩薩法駕把坐生　十殿的

一齐前来全参拜　礼罢归班列西東　圣僧上殿忙啟奏
口内連將教主称　今有那、　南宋相府秦丞相
特差派　義仆何立到幽冥　奉請菩薩將斋赴
秦桧前心秉至誠　地藏聞听微微咲　法座上
（傳唤何立）前来听我云
地藏王菩薩聞听圣僧之言在座上不由的微微的冷笑吩咐
把何立叫来見我圣僧答應轉身出殿一点手何立边步上了

大殿双膝跪倒望上叩首口尊菩薩弟子何立奉主人之命特
来奉請前去赴斋
王菩薩　聞听此言微微咲　何立留神仔細听
你主秦桧行奸詐　恶賊人　賣国求荣罪不輕
通金北　屈害忠良殺岳帥　風波亭
苦死英雄開国公　軍民怨氣冲上界　我佛如來發善心
差派貧僧臨下界　只因為　長腳前生有善根

灵隐寺　假变疯僧废倭党　我的那
苦口良言他不听　反倒生心要謀害　無知胆大抎行凶
實僧一怒回地府　大暑有　悪满奸雄不醒星
他竟敢　差遣手下来追赶　拿将回去要残生
报應臨頭循环至　悪奸雄　命尽無常陽壽終
（長迭）背死了奸秦桧　受罪酆冥地府中　你如今
原要拿我上相府　赴斋奉請悲胡云　念你為人多忠正

一概不究俱寬容　何立聞听心害怕　尽礼叩首把話云
我小人　万般無奈来到此　只因尊奉主人行
菩薩若不將京尽　怕只怕　毋在監中活不成
望乞慈悲垂善念　救出萱堂深感情　地藏聞听何立話
在坐上　代咲聞言把話云
幽冥教主代笑開言説何立你奉你主人之命捨死前来出家
人早已知道怜你忠義可加也不見罪你説出家人不跟你仝

進京都難入相府那知奸賊惡罐满盈到没有誆了我去反被
陰間拿了他来在此受罪你若不信令侍者領你前去相見何
立叩頭説多承教主的慈悲小人感恩不尽菩薩降旨令侍者
領着何立去看一个明白当下義仆跟定復回速报司来迎進
了角門就是班房那些鬼使鬼卒見了圣僧連忙站起何立開
目观看
迭何立　来到班房抬頭看　現晌那

（凶名）鬼使面貌容颜　恶形容　生满脸
夯卷頭　满樞眼　眉頭皱
一慣〻　笑容兒　先一点
他的那　（鉄面）先私情不容寬　皂罗袍
似墨染　為立落　五身短
絲絛代　繫腰間　黑紗帽
两翅尖　青布靴　足下穿

皮牙縫　一道線　这双靴
（走道鬼報）声立落先边　手中拏　册一卷
这册内　（寫有）事件　先私弊
不增減　為的事　（在此作惡的好）报應循环
又觀睛　那鬼判　貌踦蹺
藍靛臉　耳輪上　墜金环
掃箒眉　重又寬　唇外边

撩牙現　頂門上　（生出两了）犄角往前湾
尤肩膀　露两肩　两膀上
力先边　疙瘩肉　是千從
下面是　（兒迭結迭）拴緊腰間　赤自脚
（裩迭）腿纏　一層〻　千字綍
狼牙棒　手中攢　他两了
（住日在班房管的是速报）究恁　見了圣僧齊施礼　進前啟齒便開言

只見那代头翅紗帽的向圣僧打了一躬口尊侍者法駕到此
不知有何見諭圣僧还了半礼代笑開言説收掌寳僧奉敕主
的法言領義仆何立来見秦桧不知可收道否判官点頭説情
者來的恰巧剛然投到只見那藍臉的都鬼往裡大叫叫你等
快代奸賊秦桧来見侍者
蒋勑令　一声大叫如雷振　你等快些代奸推
只听裡边遵答應　鎖子响　（拖過）首枷賊往前行

一痛一点难迈步　双眉緊皱代憂容　哎哟不住連叫苦
只因疼痛恍身形　这何立　外面留神抬頭看
遠〻瞧見他主人　但只見　拱肩縮背站不起
代長伽　硃筆封条一片紅　手肘脚鐐項套鎖
散髮披頭乱蓬鬆　衆鬼使　大叫吆喝説快走
听見他　口内哎哟只讓疼　都鬼使
一見不由動了怒　单撒手　鉄棒狠牙向空掄

只听吧的一声响　打的那　奸賊栽倒地流平
何立一見疼难忍　刀攪柔腸一般仝　替他害疼連打戰
大叫道　（那人）恩公疼死小人　紧跑几步赶上去
攙扶那　万悪滔天狗佞魂
何立見都鬼一根狼牙棒把秦桧打的昏倒在地疼痛不过往
前緊跑几步赶到跟前伸手攙扶只見他閉口无言咬定了牙
困在地下那脊背上的血直往下流它公阿立不比别的家人

自幼兒跟隨秦桧赴考登科后来失陷塞北同甘共苦雖係主
仆十分義重他見主人这丁光景心中不忍用手抱住流淚滿
面
何義士　観看主人心不忍　好一似
刀攪柔腸泪兩行　先看他　頭上挽起蓬松髮
付又奉目看端詳　他先時　面如銀盆白又胖
这如今　形容枯焦瘦又黄　他先時

滿部胡須过胸腹　这如今　揉去一半代中光
他先時　腰圓背厚形似虎　这如今
骨悴皮抽恰似狼　他先前　蟒袍玉带权衡大
这如今　腰纏鉄鎖把枷扛　他先前
一呼百喏文武怕　这如今　見了鬼使就京慌
他先前　前呼后擁才行走　这如今
縄拴鎖綁似牽牛　何立思想覌現在　怎不悲慟与哀傷

慘淒〻　連叫太師呼圣主　我看你
这般狼狽甚难当　可嘆你　自幼青春是公子
從未有　徑过辛苦与風霜　慣養嬌生人扶侍
攻書念志在学堂　十八載　赴考府县將学進
十九中舉姓名揚　兩次会試不如意　二十九
学富才高中狀元
那時間鰲頭独占取中狀元及第喜的我痛躍非常十分欢悦

初任翰林院升為礼部侍郎後来金兵破都保太子失陷口北
泥馬渡康王高宗即位四九朮施恩放回君臣会面朝廷重用
才能又怜患难之情封為首相执掌朝綱
奉圣命 封為首相执朝政 外加太師位顕然
威權盖世轄文武 真乃是 金鑾貼伯宗君王
誰曉得 一朝運敗身辞世 来到这
地府阴曹受灾殃 早知道 只分善恶无貴賤

在人間 逞伏英勇与豪強 太師阿
我整跟你三十載 只見你 存心忠義立剛常
那曉得 定計甫謀通金北 害死了
無数兵士与忠良 縱小兒 有事都与我計議
為什麽 後来從也不商量 若知你
賣国求荣害岳帥 我一定 解劝回心免衬殃
今日到 地府阴曹才知曉 后悔不来是枉然

这樣看你真难受 我情愿 頂肯罪受把殃当
落一个 忠義之名将身捨 答救恩主去还陽
何立啼哭連呼喚 这秦桧 不由悲哀慟悽傷
奸賊秦桧被鄒鬼一狼牙棒打倒在地昏迷了半晌酥醒过来
月内只听何立数長道短說的十分傷感他心中如仝劍刺刀
扎定了定神把二目睁開仔細观瞧但見一人搀扶与他品貌
端莊穿代不俗

頭代斉眉壮帽 青緞直裰身穿 走穗絲縧繫腰間 头
頂靴登時樣 紫藤鸠鞭拿定 包袱斜背在肩 白面長
鬚貌端莊 口方鼻直目朗 奸賊一見何立 不由傷感
心酸 淚流满面把身翻 口中只是長嘆
秦桧睄見是何立不由点頭長嘆開言便問說你如何也到陰
司来了
这何立 見問口中呼恩主 在上尚神仔細听

小人奉命离家下 出臨安 東南山去請瘋僧
这和尚 踪跡全无难尋找 在外飄流兩月零
还幸虧 遇見算命一秀士 他的那
六爻金钱卦有灵 他說瘋僧在地府 陽身难以赴幽冥
除非是 死後魂灵才能到 叫我急急轉回程
我細想 一来主人要動怒 二来為
年残老母在監門 无奈何 执意要把瘋僧找

相士怜念我愚蒙 他說前边收童到 若要是
見面恭敬呼真人 天涯有路終須至 心度此去定相逢
小人辞别往前走 果然中途遇收童 他說主人归泉路
用手指 委果睄見是尊容 后边急急来追赶
忽然不見影合形 来至了 東南第一山峯内
呼門時 出来沙彌对我云 他說道
十也一瘋僧非凡比 却是那 地藏菩薩掌幽冥

尊奉佛旨来点化 我的主 不肯回頭把善行
因此冤結不能觧 閻君發票就勾魂 主人你
雖說自作自該受 慘悪之刑怎樣禁 何立說到傷心处
不住的 跺脚搥胸滚泪痕
秦桧聞听何立之言說也十一僧人乃是地藏王菩薩点化这
才心中大悟十分后悔長嘆一声将頭点了两点說何立你听
我言講

悪奸佞 口中只是長嘆氣 不住跺脚叫蒼天
灵隱寺内将香降 誰知道 幽冥教主到凡間
冷泉亭 留詩警教来点化 我只當
有人向外泄机関 藐似瘋僧輕上圣 点悟机風透胆寒
不悔已过心向善 掩耳偷鈴把臣瞞 叫我眼了修行去
却應当 削髮為僧避災端 湌松食栢归大道
存心养性口念禅 喙臭紀 黄虀淡飯將時度

觧一觧 敗心之罪免冤愆 那時節
性情昏迷不醒悟 将菩薩 当作妖邪是異端
万悪滔天甚不改 反叫你 辱我東南第一山
你休当 今日身亡才受罪 我夫妻
魂灵平以赴黄泉 八十層地獄都由道 鋸顛斧剁上刀山
碓内碓的筋骨爛 磨碎尸駭誰可怜 丢下油鍋真可慘
还把我 割舌抽腸把心剜 阴山背後把冰頂

鋸觧分尸悪狗食 若要是 一遭两遭还好受
似这樣 折磨輪流总不完 常言道
聰明反被聰明悞 此事今朝應了咱 一件錯来處處錯
都只為 听信長舌悪婦言
秦桧說何立我知因、有錯如今后悔不来了你今还陽去說
与那世間人相岳元帥父子三人忠心报國正直无私死後成
神一時受苦万代留名似我秦桧藏奸使計殘害忠良悪礶滿

盈来至陰曹地府受尽慘刑無边苦处忽然托生不过是变那
些驢馬猪羊留下臭名万世吐罵秦桧說到傷心之处不由的
恨怨妻子
奸秦桧 說到慘切悲傷处 想起了
嘴巧心毒悪婦人 不由得 咬牙切齒頻切嘆
双眉緊皱氣难平 當日娶妻未擇選 不比那
孟光梁弘学買臣 既未得 举案齐眉賢德婦

也該把 悪婦閉人休出門 若有賢妻能内助
險悪心腸改对冲 誰似我家長舌婦 悪狗賤
更比凶徒匪棍能 我的主意还未定 他先用智顯聰明
竄啜主謀献巧計 無端的 陷害朝中衷賢臣
那知报應循环到 坑的我 身陷幽冥地府中
今日个 受罪在把閻君見 催过他
捉拿王氏到幽冥 我們两 有福仝享罪仝受

方顯无私事公平　義仆不知將咱恨　他这里
控背躬身把話云
何立說太師爺因何發恨秦檜連、擺手說何立從今以後不
用叫我太師了是小人稱恩主罢咱恩主二字也当不起了若
这等說來小人只稱相爺罢秦檜又搖頭說更当不起了这等
叫小人怎樣的称呼何立呀你從今以後提起我來只叫秦檜
奸賊在叫我丞相太師反令我羞愧难以得当道罪无边何立

聞听說老爺自古一日為師百日為父何況主仆多年奴婢怎
敢欺心咱何立呀我到了这丁地位就像畜牲一般还論什庅
主仆的情分
奸秦檜　心內悲傷長吁氣　叫声何立你听言
既為男子生在世　切不可　听信調唆在枕前
我雖然　嫉妬夫能蒙我主　縱使那
毒計奸謀想不全　都是狗賊他蹤跡　施謀應变設机関

我二人　自從别过金太子　你夫、母
叫他傳書用蠟丸　又叫我　啟奏皇爺成和議
調回人馬費兵权　北金兵到無防備　好容易
兀朮奪取宋江山　功成就　列土封矛封秦桧
那裡常　二帝蒙塵在北番　岳帥恭我心怀恨
狗妇又献計連环　買通張俊恭少保　用金牌
調取忠良収在監　収容托付周三畏　誰知為难棄了官

刘允升　小民不忿告冤狀　取命追魂害在監
武（功）度上本來荅救　因不準　死了忠良將曲端
安楽王　星夜起來保良將　兵千岁
一怒自刎在金鑾　帝功臣　齊入京都來保奏
那時后悔我心寒　有心請罪放元帥　惡妇說
縛虎容易縱虎难　商計較在東窓下　横心設計用黃柑
相府若没長舌妇　怎庅得　風波亭內死三兵

又叫我　（一網）打尽把功臣害　黑夜修本遇冤孽
岳爺顯圣將吾打（背上）生瘡疼的可怜

石派

風波亭六

秦会説我因寅夜修本遇見岳帥顯盃背后首打生[illegible]瘡疼痛难当才往灵隐寺去拜佛懺悔冷泉亭菩薩点化[illegible]悟反差你去捡拿瘋僧雖然罪孽深重吃虧是狗賤王氏賤婦何立開听擇滂開言口呼恩主事以至此含怨夫人也是枉然長言道的好家貧顯孝子国乱見忠臣小人与太師雖非君臣之義有関主仆之情義比君臣情仝父子君有难臣不能救是為不忠父有难子不能護是為不孝

我主是 今有険曹逢大难 小人的
心内犹如悪火燒 爷乃是 千金之軀貴人休
这様作刑怎成救 主仆之情如父子 若到了
急难之中当代劳 求元帥 赦放太師还陽世
我替爷 披枷代領在阴曹 從今后
夫人之言休听信 奸謀独計尽勾消 一秉丹心扶宋主
赦放卯 节度公应脫監牢 扫北平金将化报
逅請二圣早还朝 也能勾 将功折罪消灾难
就把卯 臭名洗去美名標 我只有
年殘老母放不下 不管子幼与妻效 一人只有一人福
只求爷 賶會我那老年高 十八層
阿鼻地獄全遊遍 就受罪 並不反悔与心焦
悪奸魂 開听何立一夕話 連〻的
揆手搖頭淚双抛

秦桧聞听連〻揆手説何立多謝你这一番善意我心領了罢别的可以替得惟有这一件事替不淂豈不聞古人云

各人修福各人好
各人造罪各人了

你也不必甾悲連〻回轉阴世孝順母親修自己的造化何立揮洞說恩主不必自急小人既然發心情愿替主人受罪豈肯又回轉陽世之礼秦桧說你要替我揹灾受难我却愿領只怕連报司岳元帥不肯准情豈肯把你忠正之人在此受罪到把

我大恶逆党放回阳世何立說此乃小人情愿並非阴曹的神
祇叫我負屈受难
这何立 付又闻言呼恩上 太師在上請听云
我去叅見岳元帥 就說是 愿与主人替罪名
為臣尽忠子尽孝 主仆大義比君臣 岳元帥
正直為神皆忠義 自然允許概應情 我替主人在地府
太師脫难轉还魂 痛改前非休作恶 順礼詳情作好人

奏圣主 傳旨先把三忠塋 后放功劳汗馬臣
遭贬忠臣皆起用 把那些 佞党奸贼問典刑
從今在不言和議 挑選雄師馬共人 点良将
勦除北金将仇报 通請那 二圣还朝轉帝城
完全少保早身愿 将功折罪报君情 岳師聞听奴婢話
一定要 恩准寬容改善行 太師爷
改恶回善行忠正 神喜人欢俱愿從 秦桧聞听将頭点

說道是 謝多你相怜一片情
秦桧聞听何立之言說的有礼不由满心欢喜說承你这一片
忠心我今感之不尽話言未了只听外面罗声振耳人說司主
老爷回衙何立連忙起身往外飛跑來至道傍只見两边伺候
的鬼卒不少一个々相貌猙獰手执自刀鎗棍棒杻鎖提繩揭
声喝道不多一時过去了两对々子馬俱各頂盔貫甲騎馬拿
有兵刃恍然識認頭一对是施全刘允升第二对是岳雲張憲

不由的点頭感嘆說原来他等都成了神圣正然暗自思想有
一杆大旂臨近上寫精忠报国四字義仆說岳元帥的駕到鬼
卒長喝老爷的車淄馬進了中門
何義士 抬頭閃目由神看 打諒精忠赤胆臣
紫金頭盔攀鳳翅 顫巍々 上嵌明珠戲二龙
身穿柳葉連环甲 層々密佈碎魚鱗 大紅袍
搯金綉蟒織海水 玉代羊脂腰内横 護心宝鏡如秋水

絆甲縧成九股繩 两片征裙遮馬面 吞口獸面繋金鈴
弓湾撒代如月满 箭摆壺内隐星明 打將一柄金絲鐧
肋下的 宝箭青光慣斬人 面如古月生光彩
两抛微須墨染成 卧蚕眉 相襯鳳目精神爽
鼻端玉柱耳垂輪 雄腰鳳背真良将 天生成
神威天武廣才能 皓然正氣冲霄汗 肽々丹心貫日紅
总理司曹為速报 威鎮南天大帥神 前呼后擁多勇耀

嘆坏了 俠烈忠直报主人
何立瞧見岳元帥威权非常行動有神将鬼卒擁護想起他主
人十分狠狽代鎖披枷真是善恶两途各人自作不由的忿恨
难当淚如雨下
何義士 观瞧不由心愧恋 流淚長吁叫太師
陽世之間為宰相 你当日 一呼百喏甚威儀
死後受罪不如鬼 岳公辞世作神祇 人感頌

万載千年受香火　掌陰曹連報司　你若忠心怀赤胆
也自然　成神作圣不能低　我若不
捨死忘生来答救　到何日　得把酆都地獄離
岳元帥　圣神之心寬如海　一定加恩把人施
恩准主仆来替頂　好叫你　还陽轉世好修積
一秉丹心答救主　不可代慢与疾遲　義仆的
心中主意安排定　只見他　代泪含悲哭啼々
扯開嗓子就叫喊　望求圣上發仁慈　奴仆捨身愿替主
祈老爺　寬宏海量恕愚蒙　何立之言还未尽
帝鬼卒　俱各京慌有了急
鬼卒們听見何立喊叫称冤不由的心内吃京大家向前動手
这一个奔狠牙棒要打那一个钢叉分心要刺一齐吆喝何处
的生魂敢冲馬道驚攪神駕何立色伏在地並不躲閃岳老爺
把馬收住吩咐左右住手代他上来鬼卒答應將何立代至馬
前跪倒元帥定睛睄看見何立並非鬼魂乃是官家仆人形相
品貌端莊明顯有一派的正氣
岳元帥　看罢義仆心納悶　開言有語問端詳
姓甚名誰何方住　為何事　来到陰曹地府間
寔々訴来莫藏隱　本司推情作主張　何立他
開听元帥往下問　連忙的　叩頭進礼泪汪々
小人名字叫何立　只因為　恩主作罪惹灾殃
这如今　苦海无边以醒悟　改前非
回頭是岸秉天良　棄了奸心要孝好　犯下了
罪悪多端奴婢当　本心情愿无更改　望乞圣上准行藏
深感宏慈无可报　愿老爺　圣上添長日月光
義仆他　説罢向上連叩首　開国公
心中納悶問端詳
岳元帥聽罷何立之言他只説奴僕替主認罪並不知是誰家
的院子老爺心中納悶暗想這個僕人到有一番忠義之心要
替主人待罪有其父必有其子有這樣忠義僕人必有賢良之
主莫非陰曹鉄案竟也有錯不成快把那含冤之人拿来叫他
受罪
速報司　腹内猜疑心中悶　往下開言問一聲
何立不必悲哀慟　許上来　誰是你的主人公
莫非是　陰曹错發勾魂票　我本司
判断不明有屈情　只曾據實来回稟　候審從公辨清渾
義僕見問將頭叩　上聖尊神請听云　我主就是秦丞相
皆因他　心偏性拗不公平　一時之差行的錯
陷害忠君為國臣　絶不該　私通金北傾大宋
罪犯天條神不容　報應隔頭入地府　並非是
神祇錯斷有冤情　小人親睄心不忍　奴僕應當替主行
良馬無韁能救主　烏鴉反哺報親情　禽獸尚且知大義

我何立　傍觀袖手枉爲人　因此上
情愿捨身來替主　祈上聖　饒放秦相轉凡塵
他從今　改過前非應行好　再不敢
聽信長言逆五倫　一來丹心答報主　扶保大宋把金平
本欲皇爺放大赦　公候出獄盡寬容　親口許下功折罪
再不敢　伏罪欺君害功臣　望祈上聖天恩准
海量寬宏恕小人　何立他　說罷不住連叩首

岳元帥　冷笑開言把話云

岳老爺聞听何立之言道才知他主人就是秦檜不由的微ゝ笑道說何立這陰曹地府只有勾取人的魂魄鬼門關陰陽邊界稽查森嚴你的陽身如何到此得來是什庅人神引誘詢私據實回禀

何義士　見問向上復叩首　上聖連ゝ尊又稱
並非是　陰陽邊界無查考　也沒詢私作敝神

幽冥教主臨凡世　靈隱寺　點化我主顯神通
冷泉亭　粉壁牆上面詩句　秦太師
痴迷不悟太愚蒙　差遣小人來追趕　反疑是邪教一禪門
年殘老母收監禁　東南上　查訪瘋僧細找尋
多虧了　相士指引明教化　收童領我到幽冥
翠雲宮把教主見　才知道　家主貴命己身傾
菩薩施恩遣侍者　主僕方得兩相逢　這如今

丞相後悔從前過　情愿意　一秉丹心報朝廷
何立捨命來救主　叩求上聖准其情　元帥聞听將頭點ゝ
叫了聲　忠烈剛直為主人

岳老爺叫了聲何立只因你忠孝節義才感動了地藏王菩薩慈悲指引那秦檜罪犯天條上帝振怒拿入幽冥永不超生自作自受你如何替得違ゝ回家孝母秉正存德自有好處不必多言休生忘想言罷一催馬鬼役跟隨進司升堂理事去了拖

下他獨自一人站在甬路之傍心中十分悲哀慘切只見侍者走到跟前說何立那秦檜賣國求榮惑亂君王殺害忠良奸惡太過罪重如山萬劫不能消解你今不必痴迷快跟我去見菩薩轉還陽世何立聞听實出無奈只得跟隨侍者復回在展下拜倒地藏王叫了聲義僕可喜你忠孝双全出家人慈悲憐憫你來了半晌大料腹中也饑餓了侍者取餅來給何立充飢餓侍者答應一聲登時取到

這何立　向上叩首將恩謝　也覺的
腹中空虛餓的荒　菩薩的　慈悲恩賜應當領
遂伸手　拿起金花餅一張　閃目留神覷仔細
黑麵烙作苦腌臢　居列挑硬不和軟　上邊的
泥土多厚色青黃　吃慣了　美味東西調爽口
看此物　不能嚼嚥入饑腸　無奈何
將餅擱唇咬一口　菩薩說　至寶今朝要吃光

義僕他　免強口中連吞嚥　不由的
心中把想暗思量
何立拿着那張餅強吞強咽吃了半張口内不言心下犯想我
只當菩薩佛祖吃什庅好東西誰知道還不及富貴官宦人家
的飲食且慢說珍羞美味連個白面也捨不的吃把這上了霉
的黑麪還要作情代人稱為至寶半日的工夫才吃了半個將
那半個存在袖内菩薩說何立那張餅都吃完庅敢上菩薩小
人吃了一半那半張帶給我母親吃去地藏王菩薩聞听連々
點頭
幽冥王　聞听此話心中嘆　叫聲何立你听言
出家人憐憫你忠孝　故此才　施恩賜餅令超凡
此乃是　金花聖母親手造　蟠桃子
老君爐中長壽丹　吃在腹内無飢餓　百般灾病不增添
冬暖夏涼精神爽　何須搧扇與穿綿　不能全食吃半個
也可矣　不老長生作地仙　皆因你
忠孝感動天和地　度化你　逃出輪迴棄世凡
既留一半去孝母　出家之人怎好攔　仔細留神須收好
切不可　失遠至寶被人貪　飛鳥聞香能化鳳
遊魚得味可升天　沒有仙緣難造化　你要想
見此金丹萬々難　義僕他　聞听此言心歡喜
連忙的　盡禮磕頭拜塵埃

何立盡禮磕頭口尊救主多蒙恩賜仙餅小人感念不盡指點
愚蒙使為善者超凡入聖作惡者隨落幽冥今世人以懷忠孝
休忘根本弟子如夢方醒主人的罪孽深重再不敢多言求救
只有一件望菩薩慈悲小人今欲還魂去見我那生身老母不
知從那一條路徑行走菩薩點頭說這也不難幽冥道路雖然
昏迷自有法寶護持吩咐侍者將返陽燈取來點上遞與何立
義僕接到手中擧目觀瞧
何義士　接過返陽燈一盞　不由着忙心内驚
紅紙擰成一節攆　長裡下　量來不過三寸零
筷子粗細點的快　一刻工夫化灰塵　怎能句
走遍幽冥出地府　失料着　出這山門也不能
莫不是　菩薩見我人忠厚　故意的
取笑戲耍我愚蒙　令我走出几十步　滅時回來哀告情
義僕不敢明言講　他只是　納悶低頭代憂容
菩薩猜透其中故　叫聲何立你听云　莫要渺視佛門寶
怎知道　仙家妙用法無窮　遂心如意一紙攆
舍利之光不同尋　管保你　出離這座幽冥界
燈盡還陽到家門　見了你那生身母　必須要
存心行善把功成
何立听見菩薩說這紙攆名為返陽燈奧妙無窮怎敢不信喏
喏連聲叩頭拜謝菩薩遣侍者將何立送出山門義僕告辭作

別付者說何立你执此燈順着大路行走一切不可回頭觀望此燈消滅之時便是你们家鄉若是回頭觀看此燈就滅了一來怕陰兵魔障二來怕失迷路徑那時無人答救何立答應說多蒙指教

這何義士 口中答應他不代慢 速忙的
接道這神燈辦是返陽 留神看 順燈光
尊的是 聖地藏 東當中

不敢忘 心至誠 達上蒼
才有這 佛家法寶送轉還陽 耳聽着
有風聲響 原來是 寶降邦
祥光繞 瑞氣揚 滿空中
起霞光 這便是 佛法無邊遍滿十方
舉目觀 細參詳 睄不見
五殿閻王 酆都城 在那鄉

那去了 鬼死常 伏佛寶
才過卻那陰風陣々揚 幸是我 這真心腸
好行善 怕損天良 孝老母
格上蒼 才有這 地藏王
賜與我 金花仙丹餅一張 那聖僧
帶我走場 親眼見 陰與陽
有報應 有昭障 速報司

岳師父 專管那 現報冤屈無有屈枉
細尋私 心中想 報應急
無屈枉 有神靈 有天網
嘆世人 不參詳 總等那
禍到臨頭枉自忙 這義僕 一路尋思心犯想
不隄防 燈盡光回他意亂心忙

何立睄見紙燈兒堪々無盡不由的心下着忙又捨不得扔棄正然為難那神燈起了一綫紅光燒的兩手生疼驚慌胆怯把手亂摔耳輪中听見有人大叫呀什麼人這等胆大滿臉混打何立仔細觀睄卻是一個人只見他翻身坐起非別人乃是曾家秦能只因乏困躺在門凳上一時瞌着被他摔手時一顛打醒秦能見是何立心下吃驚哎喲何大叔你是多咱回來的說着速忙貼起義僕驚疑舉目往四下裡觀睄只見門樓上豎着御筆親題閣龍金字匾額寫的是格天府三字又見門上的門神對聯畫用白紙封嚴門庭冷落雖然不似先前那樣威嚴卻是太師府第

這何立 觀睄已畢心犯想 腹內參呼暗々沉
離家我去三兩月 這不過 片刻工夫轉家門
思付又往街上看 來々往々有行人 光閃々
一輪紅日當空照 陽世三間何用云 不住搖頭說奇怪
登時笑懷那秦能 叫聲大叔活搗鬼 疲迷心竅被邪侵

何立他　連々擺手休胡講　听我細訴这原情
自從太師差遣我　到處裡　尋找東南第一峯
遇見相士求指點　妝童引領入幽冥　冷泉亭
提詩罵主那和尚　卻是那　地藏菩薩降凡塵
屡化太師心不解　反生惡念害僧人　罪犯天條多深重
可憐他　地府遭魔受慘刑　速報成神岳元帥
執法無私不順情　我情愿　替主捨命來領罪

怎奈神佛都不從　感念菩薩發慈悲　賜燈光
送我還陽到家門
泰能點頭說原來如此你整々去了三個月那知太師爺歸天
家中停靈四十九日昨日才發喪殯葬今日太夫人少老爺夫
人都元故去了留我在府看家但則一件你这些話雖真只恐
上邊不信難道你還不知道咱家的太夫人作事陰毒別的是
小只恐你拿不了瘋和尚來也不肯放老奶々和嬸母出監何
立閒听只急的搓手心如刀攪淚流滿面叫了一声賢姪望你
作點私情想個主意才好泰能聞言低頭想了一想說大叔咱
是父往子交都是这宅裡的人我是你自幼跟著長大的少不
得就此干係這如今太師爺新喪正在忙亂之際若不去見也
想不起來這宗事來事不宜遲你速去把老奶々與嬸母領出
監來遠遁那方藏身隱姓後來若有些風声自有小姪兒一面承
當何立聞听滿心歡喜你々拜謝此書剪斷義僕領去合家不

必細表且說李氏夫人岳告命自從聞得家丁傳報說朝廷連
發一十二道金牌調取夫主進京終日裡牽掛老爺兩月聞音
信全無放心不下
岳誥命　悶坐房中雙眉皺　牽掛兒夫不放心
掐指算來兩個月　並沒有　家報傳說信和音
遙遙不知朝剛事　為晚將軍吉共凶　這幾日
恍々惚々神不定　睡臥不安夢魂京　好似人揪心撩亂

只覺肉跳目發昏　其中定主不祥兆　莫非公爺禍臨身
怕只怕　果有疎虞不測事　撇下了
全家無靠苦伶仃　岳誥命　思忖不由腮流淚
小姐銀瓶問一聲　母親為何來傷感　有什庅
為難之處慟哀心　父封國公加少保　母是夫人一品尊
衣蟒腰玉無窮貴　門排畫戟祿千鍾　哥々兄弟俱孝順
我的那　嫂々賢良情性溫　骨肉團圓真快樂

一家和氣勝如金　四個字　富貴榮華咱都有
可比唐朝郭令公　娘親反到生憂慮　為兒的
不明其中就裡情　望祈萱堂告訴我　因甚愁眉代淚痕
岳誥命　閒听小姐銀瓶問　不由的
短嘆長吁把話云
夫人見問仰面長吁說銀瓶我兒為娘的憂心並非別事只因
汝父奉旨進京這一入朝必議國政你的天倫忠心耿々秉性

剛且一定要恢復中原速請二聖只恐朝廷不明听信秦桧主
交和盟不准恢復你的父再若直諫奸賊秦桧定然懷恨他要
暗進讒言只恐為禍不小
岳詰命　眼望小姐將兒叫　銀瓶留神仔細听
當今皇帝寵秦桧　宋高宗　講成和議罷刀兵
父兄深仇全不顧　偷安忍恥度光陰　生成的
軟弱無能志量浅　那有中興恢復心　連發金牌調你父

本當應召入総興　自從爺把臨安入　吊胆牽腸心下驚
深知道　將軍為人多性傲　一腔英勇貫精忠
倘或惹惱奸秦桧　怕的是　暗箭難防禍奔身
你父若有好共歹　家敗人亡傾刻中　因此我
尋思犯想担驚怕　不由憂愁落泪津　銀瓶聞听尊聲母
娘親不必苦担心　未從懸掛兒的父　想〻為他人素日中
想當日　平齊滅楚功勞大　战敗兀朮勝北金

官封公爵加少保　宋天子　十分隆重不非輕
前者當面恭秦桧　我父君前佔上風　縱然那
奸相有甚陷害計　朝廷豈肯負軍功　料着沒有凶險事
這都是　太〻多疑不放心　詰命開听長吁氣
吁聲寃家你是听　現如今　天子寵信為丞相
恐奸雄豈肯從寬攬便容
岳夫人合銀瓶小姐母女二人正然講話只見丫環走進房內

誠啟上夫人少夫人到了告命說快去請你奶〻　喊使女掀起
簾籠鞏蘭英走進房来給婆〻　行禮與小姑相見奶〻退步坐
在一傍閃秋波睜杏眼留神觀瞧只見夫人與小姐二目通紅
泪痕滿面奶〻一見開言就問不知太〻所因何事這等傷心
告命說媳婦我兒只為你公〻進京去見駕他定要恢復中原不
從和議惟恐朝廷偏听秦桧事若不成返遭大禍為此傷心眼
中落泪你妹〻見我傷情在三勸解賢人說太〻媳婦夜間得

了一夢細想其情有些丁奇怪故此特来告稟母親妹〻詳解
詳解
鞏蘭氏　代笑開言尊兒母　太〻留神請听云
媳婦昨晚得一夢　醒来時　正值半夜子時辰
我夢見　後花園中閑散步　帶領着
房內丫环到賞月亭　垂楊柳下尋芳翠　池魚綠水躍金鱗
一對鴛鴦遊波面　俊鳥比翼翅飛騰　青液荷葉蓮花艷

忽見了　玩童跳出柳陰林　手中拿定青石子
繞池赶打三靈禽　雄鳥沉水無踪影　那一隻
雌鳥有傷滚在塵　他的那　兩翅雙折難挣
水面哀鳴復也沉　媳婦一見心不忍　開言唱罵小頑童
誰家狗子真撒野　無故的　打傷俊鳥太絕情
吩咐那　家人園丁快拿住　着實慟打氣才平
媳婦正罵狂風起　我的那　身形栽落水中存

驚醒却是一場夢 唬的冷汗竟淌淋 望祈毋
上才仔細想一想 禍福吉凶主何情 誥命聞听失了色
叫了声 媳婦吾兒你听云
誥命說媳婦我的兒你夢見鴛鴦打散定主夫婦分離身落池
中必有大禍臨身此夢應在岳雲的身上我那好漢強兒若有
一些好歹你孤兒寡婦倚靠何人 翠蘭英聞听只唬的粉面焦
黃未及答言了環來報說張保在府門外下馬有緊急事要見

夫人誥命着忙連說不好吩咐快叫他來見我言还未盡義僕
走進在卧室的堦前跪倒口尊夫人把氣就逼住泪流滿面哽
咽難抬張口結舌連話都說不出来夫人見這個光景就知不
祥大叫張保不必悲哀有什庅禍事快〻說来好漢把脖子一
伸那口氣就掖將下去說太〻老爺殯了天 咧 告命聞言頂梁
骨上冒了一股凉氣說張保怎庅樣老爺死了果然是真小人
焉敢撒謊哎 喲 疼死吾也身形往後一仰咕咚栽倒在地連說

不好
岳誥命 聞听少保喪了命 悠〻頂上走真魂
哎喲一聲坑死我 愰香軀 疼迷氣堵耳生鳴
一跤栽倒流平地 唬壞小姐少夫人 姑嫂兩
往前緊跑好幾步 姐妹兩個抱夫人 使女影環摸誥命
盤膝坐在地埃塵 衆人齊把太〻看 唇如靛葉一般全
直挺〻 手足發江如氷冷 緊咬牙關口不云

只有然毫出入氣 登時間 二目湊合那有神
夫人小姐心驚戰 喚母呼婆那住停 說道是
醒来罷庅醒来罷 多歸陽路少幽冥 娘親若有好共歹
撇下了 幼女孤兒誰見疼 姑嫂齊把悲声吐
秋波杏眼泪淋〻 伺候的 使女影環嚎啕慟
大放悲声振天庭 義僕張保只搓手 急的他
狂呼仰面叫蒼穹 人不數盡難以死 悠〻氣轉又还魂

夫人腹内連聲響 一口濁痰吐在塵 吁〻發喘睜二目
只听得 哎喲一聲把話云
李氏夫人氣轉还陽慢〻的睜開了二目姑嫂一見連忙攙起
坐在一張金角椅上有一個影環不敢怠慢取過了一盞清茶
與誥命漱口夫人酥醒了一會不由慟泪双流口吐悲声連叫
夫主
岳誥命 心如刀攪悲又慟 淚洒珍珠大放聲

哭聲夫主肝腸斷 叫了聲 英勇忠天劍刺肖
我与你 結髮夫妻恩愛重 二十年
相敬如賓情義深 只說百年同結老 受享榮華爵祿封
誰知半路生折散 將軍命裡犯凶星 禍從天降遭異變
可嘆你 報國精忠火化氷 可嘆你
一腔英烈歸何處 可嘆你 滿腹經綸落場空
死不得 心懷壯志扶南宋 征南战北整乾坤

再不得　執意只想迎二聖　逞雄誠勇要中興
再不得　擒拿楊么平水寇　鏖兵惡戰在波心
再不得　牛頭山前施英勇　殺散粘罕十萬兵
再不得　鎗挑金環兀朮怕　名揚北塞懾精忠
再不得　執掌兵權懷赤胆　轅門要斬子親生
再不得　除正無私三軍怯　關引埋伏敵將驚
大宋損傷擎天柱　汗馬營　還有何人似將軍

你今砌雖全節死　閃下我　孤孀母子苦伶仃
女兒擇配無出嫁　兒家個々在外輕　家敗今亡無了主
猶如大夢一場空　叫我母子將誰靠　好比那
黄栢黄連苦不同　夫人哭的如酒醉　只見那
小姐含悲啟齒云
李氏誥命越哭越慟似醉如痴少夫人与銀瓶小姐兩泪千行
一边一個扶着夫人姑嫂二人目瞪痴呆哭聲多会小姐带慟

開言說母親暫且止住悲傷問一問我的父因何而死誥命開
听把泪痕止住梗咽聞言說張保小人在你且平身起来雖係
跟隨老爺多年如今也是朝廷二品官職爵位不小只為主僕
情深不肯忘舊你才来報信不知國公爺怎樣的傾生細々對
吾言講是張保平身控背口禀太々若提起元帥喪命的情由
真乃冤枉冤哉令人把肝腸痛断
一聲嘆　滿面流泪尊主母　太々在上請听言

提起老爺殯天事　真正是　千載難明這段冤
當今天子傳宣召　金牌調取轉臨安　半路間
火長索拿身還鄉　說爺反叛亂江山　押解送到大理寺
三畏周爺是問官　王俊乃誣把主害　國公當堂分辯冤
好一位　正直清廉周大理　並無偏向似青天
就知奸賊做鬼祟　秉忠心　要与元帥辨奇冤
誰曉秦桧心太狠　咬定鋼牙不放寬　一定要

取供豈甯害忠主　周爺時下兩為難　欲待順從奸賊相
屈害忠良心不安　有心違拗賊佞黨　秦桧勢大不容寬
無奈何　掛印辭官歸隱去　惡賊心中恨轉添
委用同謀人兩個　暗々的　串通一氣害忠賢
羅汝楫與万俟高　兩個賊非刑拷打太無端
規制張保控背開言口呼誥命周三畏剛直忠義不肯苟合棄
官退隱秦桧怒委用万俟高羅汝楫詢問兩個賊趙奉秦桧

一党同謀非刑拷打老爺的肉爛皮飛渾身帯血只因受刑不
過神魂顛倒信口供出了公子岳雲与姑爺張憲
只因為　老爺受刑神散亂　忙中有錯口失言
提起姑爺名張憲　偃城縣　岳雲吾兒掌兵權
他兩若要知風信　定然鼓噪困臨安　一句話
提醒萬惡賊兩個　登時唬的改容顏　詭計多端万俟高
誘哄恩主寫書篇　家信傳到偃城縣　公子姑爺入套圈

兩個人 星夜兼程把京奔 不敢遲扭孝為先
小人半路傳出信 苦〻的 只把張爺小主攔
郎舅不听張保話 甘心受罪自投監 大理寺
父子三人見了面 訴說無故受奇寃 若依姑爺身要反
恩主不肯苦相攔 寧可殺身全大義 愿作忠臣喪九泉
恰好似 三隻猛虎入籠內 一党群賊心越寬
套冩假招蒙敝主 誰知道 昏君耳軟信讒言

定成謀反通金罪 猶如鉄案不能番 長言道
人口似飛傳的快 驚動了 汗馬功臣衆武官
為保恩主曲端死 因叅秦檜例王賢 公候節度心不忿
只想要 同奏天子保忠良 誰知道
風聲傳到秦桧耳 惟恐官司把案番 臘月三十下毒手
暗傳密計進南監 可憐恩主遭暗害 風波亭
父子三人殞了天 張保哭訴言未盡 到把那

母女婆媳哭軟癱
岳誥命少夫人銀瓶小姐娘尔三個听張保之言説老爺公子
小將張憲一齊勒死在風波亭內只疼的心似刀割肝腸欲斷
娘尔三也等不得義僕説完嚎啕大慟
嚎啕痛 娘尔三個齊落泪 跺脚搥胸大放声
夫人只把恩天吽 老爺啊 負屈含冤死苦情
岳雲強兒殉父難 活〻摘了你娘心 張小將

雖未結親名分定 愛婿姑爺少後程 可憐三人遭屈害
朝廷無義負功臣 咬牙只恨賊秦桧 意狠心毒坑陷人
嘆口嘆 父子盡力將功掙 忘生捨死整江洪
滅楚平齐掃金北 扶社稷 使盡心機血戰勤
实指望 中興大宋功成就 宰淨了
士馬干戈身受荣 蔭子封妻沾君寵 腰玉衣冠作朝臣
誰知天子無大志 忘父拋兄少孝仁 信寵秦桧成和議

用金牌 忍心喪礼害功臣 精忠報國中何用
枉掙功劳火化氷 早知道 朝廷昏懦殺汗馬
為什庅 捨命厮殺盡忠誠 老爺与
強兒一旦坑却命 合家無主靠甚人 越哭越痛越傷感
昏沉半晌又还魂 銀瓶小姐哭的慟 口中只吽父天倫
狠心的 爹〻撇奴歸陰去 撂下愛女有誰疼
哥〻不幸也殉難 可憐那 嫂〻青春苦不同

又想到 自己紅顏多薄命 未婚的
夫婿被害赴幽冥 奴本是 國公之女名臣后
豈肯另議再適人 幼讀詩書知義礼 也只好
全節盡孝以成名 這小姐 萬種柔腸情最慘
他比那 老幼夫人慟更不同
李氏夫人哭夫慟子岳小姐喚父呼兄又憶自己的福薄命乖
娘尔兩只哭的如痴如醉少奶〻与大爺是結髮的夫妻恩情

最重翠氏哭夫更加悲惨
翠蘭氏 只因結髮恩情重 口中不住吐悲聲
叫聲恩天坑死我 踩金蓮 （只叫）兒夫摘去了心
可羨你 蓋世英雄成何濟 為什広
無故遭屈不善終 我与你 數載夫妻如魚水
恩情一似海樣深 实指望 夫婦相偕同至老
又誰知 半路青年閃下人 並頭蓮花生折斷

捧打鴛鴦兩下分 苦命兒夫死的惨 （料下）妻單子又未成
可憐我 撇兒寡婦將誰靠 不如隨你赴幽冥
說着只把銀牙咬 止悲聲 眼望夫人口内云
緊皺蛾眉呼婆母 太々在上請听明 媳婦的
公々兒夫死的苦 為（兒的）不服氣難平 父子雖被秦賊害
也要朝廷他肯從 拔樹搜根誰之過 其情可憐宋高宗
罷佞党 全然不把功劳念 忘恩負義害勛臣

全不想 我父精忠扶社稷 奋勇提兵擋北金
全不想 平定山東偽齊滅 恢復河南假楚清
全不想 汴梁百計拿王善 水战杨幺破洞庭
全不想 擒挑金環几朮怕 定界揷鎗唬夷人
十大功劳全不念 竟忘了 洋子江心救駕勲
公々的 汗馬勤劳言不盡 我夫的
（血战）廝殺也數不清 御营报歸十三歲 救過當今主船興

砸折又杆几朮敗 昏君死裡又重生 活捉憐牛腰撅斷
那一陣 殺散番邦十萬兵 獨跳牛頭山一座
鎚打金蟬北虜鴑 父与子 扶佐江山興宋業
掃滅烟塵功不軽 忠孝雙全無好報 風波亭
（遇害）遭屈不得善終 既然是 昏君有意誅良將
可恨他 屈誅忠良下狠心 這段宽仇深似海
不報其仇氣怎伸 若依媳婦愚拙見 應該鼓噪反朝廷

兵困臨安拿秦桧 殺盡奸賊怒方平 （奶々）說着把丫環叫
（快去）請（五位爺們點齊手下人）
翠氏夫人心中忿怒忙喚了奴快去請五位少爺們前来
点齊手下家丁莊勇人等赤尽臨安报仇雪恨拿住秦檜
誅尽佞党奸賊方消我胸中之恨正然說着只見僕婦来
报說外面有一道士在門前化緣他說还有机密事要見太
夫人面禀翠氏聞听僕婦之言止住了悲恨口呼僕婦既

是道士乞齋化緣他說还有机密事想來必有踦蹺之
事你為何不叫家丁喚他前庭講話細問根由方知
来意岳誥命聞听翠氏之言止慟停悲開言吩咐家丁
前去快請老道前庭叙話家人聞听誥命之言連声
答應忙轉身形去請老道
这家將 聞听誥命吩咐的話 連忙答應怎停消
轉身迈步出内院 忙喚門公把道士邀 岳誥命

急忙梳粧更衣畢　手扶了妳蓮步兒摇　速忙〻
穿廊越亭来的快　前庭不遠咫尺遥　岳夫人
急速進庭纔坐定　見家丁　跟隨老道慢逍遥
說禀上夫人奴才把一真道士請来了現在庭前伺
候誥命聞听家丁之言这纔往外观看
岳誥命　聞听家丁来禀报　舉目留神往外瞧
夫人看　望外瞧　見老道　果清高

三綹鬚　頦下飄　兩道眉　透玄妙
代一頂　青巾帽　藍鶴氅　五綵袍
腰中繫　一絲縧　如古月　真面貌
果然是仙風道骨閬苑逍遥　拂塵尾　手中摇
雲履鞋　步青霄　見夫人　忙禀报
乞檀越　齋貧道　號一真　穿玄妙
我有个天網恢〻照陰鏡兒你瞧　聞根緣　事非小

害秦檜　赴陰曹　岳元帥　遇見了
速报司　成神道　奸秦檜　在陰曹
受非刑　把（油鍋）跳　上刀山　他（魂胆）消
果然是善恶分明因果难逃　劝夫人　休燋燥
这寃仇　要速报　待幾時　佞党消
定把那　朋比為奸全都拿赴在陰曹
岳誥命　聞听道士一片話　吩咐家丁設齋餚

岳夫人聞听老道將因果报應之言說明吩咐廚僕家人快設素席忙叫家僮將張保喚来相陪道士吃齋吩咐已畢这纔回歸後室鞏氏与銀瓶小姐迎接入内誥命堂中坐定姑嫂便問老道所說什麽言辞岳夫人將老道所說岳帥成神現在陰曹速报司鑒當善恶秦檜業已拿到陰間受罪不久的將佞党全都拿赴陰曹拷問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他还有照陰鏡收在怀内等張保拿来大家觀瞧鞏氏

銀瓶小姐聞听太〻之言心中甚喜吩咐了聲妳快擺酒席大家用飯不多時酒飯齊備娘兒三个暢懷飲酒用飯已畢了妳將席撤去献上茶来娘兒三个吃茶閑談講話
岳誥命　吃茶閑談說散話　你們听我講根芽
細想人生貪爵禄　怎能到老享荣華　你的父
功高爵显成氷炭　想不到　平地風波被賊殺
可恨佞党奸秦檜　私通金兆賣國家　天網恢〻疎不漏

报應昭彰果不差　你父忠心成神道　現在陰司要審他
正然說着張保到　岳誥命　吩咐了妳快献茶
岳夫人与銀瓶小姐鞏氏閑談正然講話只見張保走進堂中夫人便問說一真道士用完了齋了麽張保回禀說早已用完了送出大門飄然而去並無踪影禀上夫人这位老道果是真修博古通今吃完齋他就怀内取出寶鏡交与小人再三叮嚀不可叫外人觀瞧只須親丁觀看只觀一次不可再看掛在

壁上看完好收藏鏡後有字如看時勿須啼喚声喧張保
說完献上寶鏡鞏氏接過放在案上岳誥命观看原来是一面
圓鏡錦套包裏週圍約有半尺寬廣岳夫人看罢吩咐張保
你也歇息去罢又叫了奶各自歸房侍女僕人等各自去了岳
夫人叫鞏氏揭開綾套大家观看果然光華繞眼鏡後边有一
行小字鐫就篆文如看時只須声香勿須声喧岳誥命叫鞏氏
將鏡掛在壁上親丁三口这纔進前仔細观看

岳誥命　親丁三人忙奔步　淨眼由神仔細观
照阴鏡　壁上懸　真不大　半尺圓
如皓月　果鮮妍　鬼閃々　一縷烟
非親丁　难照見　別人看　黑漫々
满鏡中　生烈焰　兩望後
黑霧漫々难見青天　秉虔心　看阴間
声音杳　休朗言　別啼喚　禁悲欢

留神看　仔細观　淨悄々善惡分明在眼前
岳誥命　秉心虔　開声氣　往裡观
照見了　夫主面　白面目　五綹鬚
蛾眉豎　甚威嚴　氣昂々　坐上面
紫羅袍　鎧甲穿　代帥盔　鑲玉嵌
手拈着　五綹鬚　秉忠心　懷赤胆
專害賣國求榮这些党奸　賊秦檜　跪堂前

長舌婦　跪後面　岳公子　与張憲
分左右　列兩边　牛頭馬面甚实的威风
東鬼卒　動刑嚴　將秦檜　頭髮攥
剖開心　要見胆　長舌婦　泪漣々
[illegible]上至　法容寬　東窗計　密臟丸
尽都是賊婦一人的狠毒奸　東鬼卒　那容寬
拘出舌　用刀尖　一使力　將舌斷

血淋々　落平川　这悪婦暈迷不醒口难言
誥命还要往後看　見鏡中　黑霧迷漫不見天
岳誥命还要再着只見黑霧迷漫又听得鬼卒稟報口
尊上圣將万俟高羅汝楫二賊拿到現在屏外候審
只听枷鎖声响全然看不見了岳夫人忙喚鞏氏將此
鏡摘下好々收藏鞏氏忙到壁上摘鏡只見鏡後还有
七言詩一首寫的是

劝人不必苦結冤
留下英名萬載傳
善惡自有神知道
棄開恣悵鏡花緣
鞏氏看罢心中想道此必是岳神指教從此恢郝报仇的
心腸謹守家園孝順婆々教子成名恢復中與掃平金北以
留芳名傳於後世從此風波亭收場後人又編詩一首

世界忙〻總是空
一場風波在鏡中
劝君休貪顯爵路
精忠报國過奸雄

岳夫子　正光明　怀赤胆　秉精忠　速报司
封神台　到如今　萬古流芳標美名　風波亭全終

通天河代讚

詩

善惡將來必循环不[illegible]禍福無門已自尋
閑時悟心心悟已[illegible]叅禪養性性[illegible]禪

此詞見乃是善字在二也無非講個善惡二字惟有是一個為善最楽最美此字最端最正善字乃是義字頭喜字尾所以是向善極好論這一個惡字評這個字筆畫見就寔然的不嘉乃是亞字在上心字在底其心所被暗昧豈有惡念不生焉察其善惡之字意而必当有循环之理行善之人如三春之草木虽不見其長而日漸所增作惡之人如磨刀之石虽不見其虧而日漸所缺善人福虽未至禍自遠矣惡人禍虽未至祈福难矣所以言其禍福無門為人自尋閑言表則閑演一部通天河這部書乃是唐僧取經的故典其時係大唐太宗皇帝在位風調雨順四海安康這一年乃是大比之年天下人都到輦轂之地皇家明經取士為國求㚖三場考畢取中的頭名狀元便是湖廣江夏县的人氏此人姓陳名官瑞金殿傳胪瓊林宴已過有開國的功勲殷開山殷大人啟奏太宗臣有一女願與狀元為妻太宗聞奏龍心大悅傳旨准本欽賜婚証後來迎

嬰過门又奉旨欽点松江府正堂陳官瑞殷氏夫妻隨即上任行至中途々了水賊刘宏的船隻天色已晚行至半江之中大胆的刘宏手内持刀殺死太守撇於水内刺死家人意欲謀占殷氏夫人殷氏身怀有孕故此水賊刘宏亦未敢行強這便是未遇時的佛母当有這場大难原来刘宏改扮太守的服色前赴松江接印上任将及半載殷氏过日在花園中一陣肚痛就分娩下一位嬰兒又有任上的小妖抱定公子殷夫人一見淚流滿面好生痛惨隨命小妖尋得一个木匣来将公子盛在匣内殷氏又刺破中指寫了一紙冤枉血書拴在公子身上将匣盖封好命小妖開了後花園门撇在江中竟自順水飄去且喜此事水賊刘宏一字兒不知那木匣浮在江面順水飄々蕩々的竟自飄於金山寺前被海島内的小僧等将木匣打上江来听得匣内却有嬰兒啼哭之声小僧等不敢隱瞞捧上山来稟知長老這位老僧乃是法海禅師的師弟法號法明也是得道的僧人法明長老聞稟早知来歷随将公子收為徒弟取名宣狀廟内養育到一十五歲経卷頗通長老指引下山為訴冤情命他前往松江府花園门首化緣適有小妖稟知殷氏夫人殷氏听得是个幼小僧人便命小妖喚進花園彼此訴講前情方知是母子相見哭訴了多時宣狀和尚辭别帰山而去殷夫人打發小僧去後自己投江而死那宣狀和尚遵了母命隨急入都前往殷大人府内投書殷大人观書大怒次日入朝啟奏天子唐太宗欽命殷開山領兵三萬捉拿水賊刘宏殷大人領旨高朝天兵来到松江将府衙圍困捉住刘宏澆成一支人油大蠟與狀元陳官瑞报仇殷夫人已死殷大人痛哭了一場代仝

宣狀和尚回都交旨嗣後太宗皇帝夜得夢警三藏真経在西天佛國唐朝出有高僧可赴西天求取真経隨佛旨張掛黄榜宣狀和尚揭榜見駕天子大悦宣狀奉旨取経領了文憑路引沿途逢州預備遇県供給外國藩王欽此欽遵十宰相送

旨意下　唐僧取経此乃欽命　十宰相送在十里長亭
金瓜武士接棧送　唐長老　求取金経也要秉了虔誠
行程正遇三春景況　款蘇々　桃柳枝搖起和風
偏提野草花兒放蕊　豔陽天　綠水池塘碧澄清
一處々　松柏成行槐陰秀　千紅万紫在路途中
遠望青山々疊翠　山兒上　奇花異草碧青々
藏春姣艷芳郊外　無心覧　所為求経要至誠
遥望見峻嶺如錦簇　五行山　收了个三反天宫的孫悟空
櫻桃澗下得了白龍馬　高老庄　唐僧恩收八戒悟能
大聖開路保定三藏　流沙河　又收徒弟悟静沙僧
師徒共計人四个　秉虔心　西天佛國取金經
一路上　府県州城齋接應　就是那
外邦的藩王也遵從　見了些　高々矮々不平的路
過了些　崎嶇石崖陡險山峰　見了些
山精水怪奇虫異獸　观了些　毒蛇惡蟒驚駭的形容
在路上　暑往寒来春秋难記　師徒们
晝夜辛勤直望西行

師徒行程也不知是几載這一日正是恰值秋令之際陣々金風人身舒爽天氣温和不寒不暖正好行路惟有八戒鬧魔大叫猴兒哥我老猪走不動了路是遠着呢天是早着呢哥一个

所在大家略歇一歇再走何妨二弟不可歇息早々趲路要緊好坏猴兒我老猪生来的命苦走々个死兒餓々个死兒吃飽了撐々个死兒見了妖精怕々个死兒共是四个死兒少不淂還淂走路

當此際　一陣々金風兒颯々　蕩悠々
敗葉兒飄颻墜落山坡　野外荒郊衰殘草木　凄涼々
景況兒慘忉也难消磨　我老猪　仝定了恩師起東土
求取金經上佛國　乏淂我　週身酸痛無氣力
好叫我　筋酥骨軟步履兒难挪　白天走路走个死
到夜间　睡臥不安連个好夢兒也难淂　想当初
高老庄的高小姐　恩重如山情義合　不承望出家当了和尚
終朝日　提心兒吊胆吊胆兒提心我怕妖魔　似这等殘秋的時令
為什麼　我阿弥陀佛把人柰何

天地间的万物惟有飛禽走獸種々有矣有愚論飛禽之中惟雁是五倫常的信鳥正月交節氣早晦日之前遲在消魂月再遲若際春朔望之内必至永不失信故為信鳥而又晚倫常凡牝牡二雁為一对牡雁一死牝雁不配牝雁一死牡雁不配故謂之倫常信鳥有一種宵烏俗叫夜猫子此種飛禽可恶至甚老夜猫子小夜猫子一个窩内待大夜猫子脫毛不能飛騰小夜猫子翎毛長齊並不打食喂養老夜猫子而反食其母肉所以这種飛禽名為梟鳥最逆不过論道走獸之中惟羊知孝凡大羊生下小羊兒來小羊兒四腿兒站起必先拜四方食乳之時前腿兒下跪故此說羊羔跪乳所以羊為之矣惟有猪可恶大猪生下小猪兒来那小猪兒未過三天他就会跳大猪所以這般畜類有敗母之道不然聖人出了一个高明主意將小猪子養到両月有餘送在掛炉舖里燒了吃之实在堪口美不尽言似尹八戒乃是猪而人身不耐煩走路受苦好思深戀行路之间竟有想起高老庄的高小姐来实在義重情濃他心中那一團的邪念难分难解欲待不行又怕師付師兄見責只得勉強跟随而已師徒四人正走之间天色將晚又值仲秋之際陣陣金風迎面撲來微寒透体十分慘忉不竟的紅輪西墜玉兔東升照如白昼正往西行只見迎面有一道大河橫路波浪濤

天大水茫洋連天連地阻住了去路
多人意　暗扶足心中感嘆　目睹首大水阻住路頭
想是我　宣狀求經虔心不至　困此上
十有这大海茫洋不兒扁舟　急煎々　日不時晴向何中有
恨不能　水面飄出一支小舟
秋風兒慘　撲面兒搜　明亮々
清光兒透　踈淡星　点々兒湊
滴溜々　敗葉兒浮　皎潔々的蟾光秋月兒當頭
重叠々　層々的浪頭　風兒擺
水声兒吼　翻上下　蕩悠々
無边岸　望不到頭　滾々翻々在阡陌流
唐長老　心内憂　不敢着
緊閉二眸　缺擺渡　少扁舟
過此河　不能勾　退到西天去把經求
尋寺院　無处有　天色晚
路不熟　找村庄　望何方走

只急得　汗淋頭　無柰何的唐僧心内焦愁
宣狀和尚笑無卒主　仰面嘆　口念弥陀閉定双眸

唐僧口内緊阿弥陀佛孫大聖就知師付肚中飢餓了便向八戒說道二弟你到前边看〻或有菴觀寺院或者村庄化些斋飯来与師付食用八戒說喲這差徒都是我的捉妖也是我去化齋也是我去我望沙和竟苛吃現成兒的再若过白茫〻一道大河四崖無人叫我那里去化呢大聖說那河边不是一人你向前去借问一声此處叫何地那里有有菴观寺院打听明白好去乞化八戒無柰只得前去慢〻走至河沿切近一看却不是人原来是一桶石碑借着月色一看碑上却有几行小字

兒八戒看罢說罢了我咧碑上虽然有字怎柰我目不識丁如何是好那边的孫大聖見八戒去了許久不回便高声叫道獃子那里去了那边八戒听滑明白說猴兒哥這不是人乃是一桶石碑〻上却有几行字兒我是兩眼兒黑溚忽你過来罢念念便知分曉大聖闻听忙〻走至碑前一看上面寫滑是八西八百里亘古少人稀当中有个三个大字通天河大聖念罢說二弟這是通天河這河有些难過待俗去禀師付再作道理說罢来至唐僧面前口尊師付那边有一桶石碑〻上寫着是通天河這道河大料难過乞師付定奪唐僧闻听說悟空你到那边尋个投宿的所在方好大聖說師付那边有一帶松林〻内必有村庄待俗師徒打馬同去

明月下　師徒四个尋去路　打馬前行奔松林
但只見　一望四野荒草迷　仰面看
月色横空光輝照明　果然是
銀河瀉影玉宇無塵
湛〻青天萬里無雲　觀河中　水勢清光波澌滾〻
白茫〻　相趁着秋深的景光淒涼最慘人

倒梢兒擺動金風兒款〻　刷拉〻　飄颻的落葉果空兒紛〻
師徒們　越過松林朝前進　遠〻的望見有座庄门

師徒四人穿过一帶松林只見迎面有一所大庄院廣梁大门建造滑齊〻整〻高〻大〻左右有虎皮石的群墻唐僧看罢心中欢喜連忙下了白龍馬親身行至庄门〻首望里一看但見院内燈烛輝煌長老看罢高声口念阿弥陀佛驚動了院内的小安童出来问道那里来的師付到此何幹唐僧說小施主貧僧乃東土大唐國来的奉旨前往西天佛国求取金經路過宝庄天色已晚途路难行相懇借宿一宵望乞小施主方便方便小安童闻听說隨如此師付們少待〻〻禀过東人少刻相請小安童說罢抽身進内去了不多時又見出来了个个小童手秉紗灯〻後有一老翁乃是本庄的員外

唐師付　合手当胸留神看　見一位
年老的老行款步兒逍遙　手拄一根過頭的拐杖　看形容
斉止軒昂是个富豪　一頂方巾頂上帶　兩根素帶兒在腦後飄
項門釘着一塊美玉無瑕　鑲嵌着　一棵明月放光亮

（外罩素州 素綉團花）的鶴敞　內襯着　（兩過天晴）的玉色藍袍
（尺下）穿宜官靴時款　身來九股香色（絲絲）　身材約有八尺壯
看相貌　（德行）純樸福分不薄　年紀不過五十外
那一團　（尺壯壯精 神在皮皮）內里包　生成滑
（眉清）目秀兩輪大耳　（準頭）豐滿骨標出高　（地隔）方圓天庭飽滿
燦白的　三絡長鬍髏下飄　一見唐僧先含笑
執手躬身问根苗

那員外站在门首以内留神往外一看果然是个僧人年紀正在念載頭代一頂僧官帽身披一件錦藍袈裟腰繫黃、絨絛絛肥襪僧鞋面白如玉慈眉善眼兩耳垂肩双手過膝員外看罷口尊師付莫非就是東土大唐国來的奉旨西天取經的唐長老否唐僧口念弥陀說貧僧正是適從路过宝庄天色暇晚故投貴庄借宿一宵望祈施主方便一二員外聞听說小庄房舍窄小口、可屈尊師付了唐僧說豈敢此乃員外的善德彼時八戒奉師付之命牽着白龍駒向那荒草之地啃青去了唐僧隨唤过悟空悟靜來拜見員外員外还礼已畢抬頭观望这兩个和尚生滑十分咤異

員外（細看）　（大唐 師付）的兩个徒弟　（相貌）形容令人發毛
（兩个）和尚一高一矮　面貌生滑甚是（蹺蹊）　那猴（形的）
（和尚）頭帶有三山帽　頂门上　（紫金）棰明亮放光毫
火眼金睛光炯炯　（尖嘴 凹腮）滿腮的黃毛　黃錦征袍身披定
黃絨絲帶緊束腰　虎皮征裙左右繫　登一双
虎頭尖靴底兒（厚薄）　手持一桿金鈷　細看他
身形不过三尺高　那一个　（相貌）生滑犹其可怕

（似獸）如神古怪蹺蹊　（面如）藍靛身量高大　環眼朱眉口似（血點）
（身穿）僧衣是油綠色　（禪杖）行囊在肩上挑　員外看罷心驚怕
乘着躬身不敢（細時）

員外看罷心中驚怕連忙垂首躬身說三位師付們請進內歇息待小老兒引路員外說罷前行唐僧師徒三个在後相隨進了廳梁大门越过了厨门來至待客厅上但見厅內灯燭輝煌相讓進厅只見屋內点綴消十分那欽

見厅內　（点綴）裝飾的多肅靜　竟似那
僧院禪房一樣般　四壁思掛名人（字畫）　多宝閣中設列古玩
中间擺着几席（桌案）　尽都是　（細做 雕扣）的花梨紫檀
（古銅）爐內香烟渺渺　陣陣的　異味馨香往鼻（內噴）
迎面掛着一塊匾　上寫着　蓓家聲三字（又楷端）
右左張掛一幅对　硃紅宝箋都是（七言）　上聯是
暮夜笙簧歌晚景　下聯是　晨昏吹唱樂餘年
唐僧看罷暗暗（称讚）　果然是　（宗祖 德高）種下的福田

員外讓唐僧上座大聖沙僧兩旁侍立員外下座相陪安童獻茶已畢唐僧說但不知師付貴姓高名望乞賜教員外說小老兒姓陳名喚陳澄此地名為陳家庄小老兒久居在此長老說原來是陳員外多有失敬了員外說豈敢但不知師付高宗行了几年了唐僧說貧僧在路行程已九載矣員外說聞得西天路上頗有妖魔沿途实在难為師付行走唐僧說正是沿途所遇妖怪不少莫非仗着小徒可能保護員外說但不知令高徒几位長老說共計三个小徒用手指着大聖說道这是大徒弟悟空又指定沙僧說道这是三徒弟悟靜員外說但不知令二

徒現在那里唐僧說二徒弟悟能現在宝庄看守馬匹所以未
得拜見員外員外聞听說原來如此何不請進來敘息回頭便
向安童說道外面有位師付速ㄟ請進來將馬拴在馬棚拌些ㄟ
粮草喂上安童答应一声忙ㄟ下所出了庄门去尋找八戒
遥望處　氷輪高照如白昼　小安童
映（着）月色望四面睄　超过（松林）来至荒草地　見有个
黑八就地兒坐着
帶一頂　皿僧帽　腦袋大

帽兒小　不合頭　望前擁
前欺有眉毛後露有腦　哎呀彷彿起了个大包
（青布）衲襖　遣（了）个遣　掛（不）住釦兒
領（兒）稀爛　袖兒破了　腰闲繫
皂絲縧　勒哩勒得的樣兒难睄　哎呀過身只是撓（袍肩两手在）
凹面臉　奔樓高　黑面貌
一臉毛　九尺鈀　掖在腰
挺長的嘴岔兒唇兒可不薄　哎呀還是兩个大（耳朵）

一齐步　（好大）两支脚　望後倒
肚大肚兒　向前跑　口中說
来了来（了）　（我）找吃斋　我可要（吃个飽）
今日合該是老猪的生日了　哎呀餓的我運頭（打腦）
說（我的）太爷　連北也摸（不着）　这位的尊容好（叫我）（发毛）
安童看罢覘惚（是鬼）

小童說師付我們[illegible]員外要你們[illegible]的白龍馬誰
[illegible]時白喂小童說[illegible]得用草料上喂ㄟ
正說間恰得來了一名長ㄟ小童和[illegible]八戒跟隨小
童來至待客所八戒上廳見了員外行禮說員外在上老猪作
揖員外一睄是个長嘴猪頭的和尚說原來是位長嘴師付師
付請了八戒說員外叫我老猪是吃齋成這几天走路求經也
未得吃齋員外說四位師付俱未用過齋麼小老兒慌忙ㄟ多
有失敬隨吩咐小童[illegible]速ㄟ安備精潔齋飯小童領命去

了八戒在唐僧身後站立被大聖瞪了一眼八戒說好容易斋
露了頭兒了你又瞪我
所兒上　員外伺候多恭敬　都只為
（奉吉）求經看佛敬僧　不多時　四名小童將所上
（擺列）（盃盤）様ㄟ都現成　員外說　粗齋不堪休見怪
（請唐）僧坐在正居中　大聖沙爷猪八戒　不過是
（庄主）（恭敬）東的是至誠　唐長老　（東手）致謝檢点而已
沙和尚　（張飯）席嘛吃了个[illegible]　孫大聖

（不帖）閒大間ㄟ就飽　八戒說　而前[illegible]好[illegible]油言
（吃了）口喝他还挑眼　（放量而食）（吃了个滿滿下）
八戒放量而吃不多時將一席齋飯吃得干ㄟ淨ㄟ小童等撤
去了盃盤復又献上茶來員外陪定唐僧閑談正在叙話之間
有一小童上所說員外安ㄟ有請員外論話員外說你去告訴
安ㄟ前所有客少時就去小童答應去了唐僧說員外有事請
便治事要緊員外說既是師付吩咐弟子從命了說罢起身告
辞出所而去不一会復又而同唐僧說員外為何去而復回員

外見问一語未發悲惨〻工目乘泪唐僧者滑明白正要動问這个當兒的猪八戒眼睛尖了不容唐僧開口他先答話說員外捨滑起斋便捨〻不起斋拉倒啼哭起来是何缘故

一声長嘆　員外傷心泪流满面　盖不由巴腹内痛酸
說師們慢听弟子講　都只為　家门不幸起禍端
去歲中秋十三日晚　忽然间　狂風大作月色兒都昏惨
見一位尊神当院站　小老兒　下着胆兒问根原
說尊神下降因何故　至此寒门有何諭言　那神說

我乃本處的灵神也　保佑你們一庄人口平安　祇禱神人須献供
每一年　用一个童女一个童男　其外还要三牲祭礼
酬謝我　你們的真心只要虔　一年一次在八月十三日
如違背　吾神大怒降禍端　話說畢
狂風復起踪影不見　好怕人　走石飛沙黄土兒旋
去年间　是則是小老兒的親胞弟　至〻誠〻的亦過了一年
今歲輪当小老兒办　師付們想　今我如何不傷慘
八戒闻听哈〻大笑　說員外　此事何須這等為难

員外據我老猪想来你家田園千頃瓦舍十间堂上一呼堦下百喏这寺大的一个富户財主酬謝神仙你也打筭盤要是我们師徒過通天河待到冬令共計有三四个月的工夫連人代馬日食三飧若像你這庅打筭盤也就愁死了員外闻听說長嘴師付你屈死小老兒了非是小老兒打筭盤一切祭禮却又花費多少何足為惜但只那一对童男童女何處去尋少不滑只可將小老兒親生的兒女祭神罢了小老兒愁只愁所為此事令人豈不痛傷八戒說这又何难你家的人口是多的不拘把誰的兒女就祭了神仙却有何妨員外說師付言之差矣〻老兒的兒女知道溺愛不忍棄捨难道人家的兒女就便肯捨滑否八戒說員外且你說来只可愁死任命罢大聖在一旁听滑八戒說的不们人話連忙喝声阻止唐僧說員外且貧僧听来此人未常是位神仙一定是个妖怪若是神仙焉有争奪口食之理而且又要童男童女犹其非理未否員外有几位兒女員外說小老兒仕有一兒一女大子名喚陳官保年方一十七歲尚未婚娶小女名喚一秤金年方一十四歲亦無許配唐長老闻听說悟空受人点〻水之恩必当湧泉之报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门而且乃是善德之家竟被妖怪作祟休可有計荅救員外否大聖說弟子謹遵師命員外去歲是怎樣办法員外說去歲係舍弟承办因無童男童女將他自己親生的兒女祭了神了用棹張做出兩个行台將童男童女放在台上离庄三里之遥修了一座灵感祠是日晚间將童男童女併一切祭礼送在祠内將祠门倒闭次日有人到祠内一看童男童女祭礼三牲等物連个踪影也不見了今歲乃是小老兒承办灵感會之年今日已是八月十二了明日即是届期豈不令小老兒有急傷感大聖听明来歷說員外不必悲哀我老孫自有方法荅救你那兒女員外且將你那一兒一女喚上厅来待我看〻形容模樣便好設法荅救他俩的性命員外听了好不欢喜連忙跑進内庭將孫大聖所言尽对安人訴說明白安人闻听喜之不盡

心欢悦　員外一〻的細訴　安人闻听長笑容
這回是　陳家有德蒼天有眼　合該是

（不）命当他有了後程　回此寸　（扑行）了過的聖僧和尚
答救偺　（只）一児女兩个後裔　這真兒
（不）意之中喜出望外　咱夫妻　須当答报于聖僧
員外說　（恩此）此德原当重謝　只等待
（办）會完時再補缺情　快喚兒女前所去　与師付
ㄟ着形容偺好遵行
安人隨吩咐了环去到後庭乳母房中把公子小姐請來了好
答應去了不多時將公子陳官保小姐一秤金代到臥室員外
安人一見欢喜非常員外手拉着官保說我兒前所來了四个
取經的和尚特為父的領你去看ㄟ我兒你可害怕不害怕官
保說和尚乃是僧人孩兒怕他則甚員外一聞此言猶其欢喜
安人手拉着一秤金也故意而問說我兒前边來了几个醜而
的和尚你父要代你去看ㄟ你可怕不怕小姐說和尚也是人
孩兒怕他何來員外听得小姐也不害怕欲發放心隨命了好
領定公子小姐出了臥室員外在前引路一仝來到大所員外
命公子与唐僧見礼唐長老仔細一看陳官保容貌端方果然
是有德之家生得兒女姿格不浅細看他一表純樸相貌非俗
而且是天然的尊重
ㄟ連称讃　善门根深德高福厚　蒙宗祖
栽培廣大才生這樣兒男　怪不得　命（不）該終五行有救
將來要　位列朝庭身作显官
貌如花　似粉團　眉兒秀
土星端　眼兒俊　精神满
真是堂：一表处：可观

生得喜　（長）就的欢　神情兒
文雅現　ㄟ俏的俊体　（出内）细項眉
更显他瓊枝玉樹在万花前
儒生巾　美玉簪　拉金線
厢錦边　正中間　綉三藍
是牡丹　两根飄帶兒在脳後斉
松緑敞　顏色衬兒　有绣花
串枝蓮　週圍滿　錦沿边
内襯衣是雨過天晴的玉色宝藍
藍絨縧　繫腰間　回頭穗
往来串　繫双回　腰間満
一左一右在身後边
青皂靴　樣兒時欵　脚兒小
穿的满飽　粉底兒厚　一寸三
端ㄟ正ㄟ一点兒也不偏
抄澗袖恭：敬：　長老观睄說好个童男
唐僧連：誇讃陳官保大聖乃是慧眼一看童男就知他有些
造化將来福田不薄定主大富大貴之像大聖走向前來說陳
官保你見老孫怕与不怕故意的一揚声童男一啼說毛臉的
師付我怕你何來猴王說不怕待我变來你看搖身一变虎啃
一声一道紅光現了、个陳官保所兒上立怔了員外員外一
看兩个陳官保模樣兒相同穿代服色一樣說話声音不差員
外也看不出那是真陳官保那是假陳官保連：称讃這一位

師付凡乃是神僧也一道紅光化出本來的面目在唐僧身片
後一站八戒瞧見猴兒能变陳官保他也跟着猴兒學走向一
秤金小姐跟前說小姐兒你怕我不怕
長嘴和尚 無故為何將你怕 但不知
（走向前來你是怎樣）的意思 若不然 你也要变化变化
莫非是 （你要学学那位）毛臉的師 （我不知你是个）什麼物件
看不出 （什麼形容）怎樣个東西 （你莫）是山中吃人怪

再不然 定是一頭大草驢 （要是个肥豬我）殺你吃肉
（若是个草驢我）偷上你騎 唐僧聞听微：笑 真个是
（童女兒說）話有个意思 （見他頭上挽定）个双挽髻 （一身穿一件）榴紅的襯衣
（看他年不）過十三四歲 而且是 （眉清目秀）模樣兒出奇
長老覌瞧心愛慕 好一位 （伶俐的姑）娘言語甚直
唐長老說好一对童男童女孫悟空弟子伺候你怎樣的搭救
他們弟子明日定有主意相救唐僧說員外將令郎令愛送回

後面去罷有小童丫环提灯送回内庭奶母房内安歇去了天
氣有二皷之多員外說請師付們安歇罷夜深了說畢有小童
提灯員外引路師徒四位下了大廳偏西单有个月洞门：内
有三間正房：内有灯師徒入内見裱糊得干淨迎面四張大
床屋内香烟噴鼻唐僧說天氣深沉請員外安歇去罷我師徒
們也要入静了小老兒就回後了員外請便員外出了月洞门
行至卧室安人一見說員外歸來了回來了聞听小环說大唐

和尚都能变化有一个毛臉的和尚变了咱們官保的模樣可
曾是寔員外說此乃神僧也不可胡說安人也歇息罷員外答
身許下後花園焚香以謝蒼穹今晚就去安人你為兒女我有
不疼兒女我也全你酬謝蒼天員外是要身許下的員外又無
許下可以了：安歇你乃：家之主明辰还成會你兒往办餐
養精神員外說恭敬不如從命安人一半替我代勞了
灯兒下 （吧房）內員外就安睡 銅壺滴箭夜已深

（安人）梳洗小环伺候 青絲挽 （[illegible]釵別了兩根）
（可意的花）兒插了一朵 碧溶：
穿一件 （雅淡衣衫）為的是肅静 此乃是
酬謝蒼穹把香焚 緊套着 上罩元青衣一件
怕的是 （花園扶風兒冷那晚）寒兒侵 披一領
猩：毡的胭脂套 穿一对 （窄小弓鞋）微露着綉裙
早有那 （女童兒兩对）把紗灯兒秉 巾丫环

雁翅間在左右分 （紅）梅丫环把安人請 春花兒
（兒排環珮）叮噹出了綉门 （手扶童女）兒把瑤堦下 （一步一步）就踏下了香塵
偏西月 （懷慘慘）的嬋光迷 映着那
（似有如無）的月兒半輪 （离离）的花陰遍地 一園蕭索夜沉：
（樹樹）悲情花兒一夢 院君款步把花园進 （安人正看）凄凉的景況
早有那 枝：令落鳥無音
办事的丫环把話云
安人已進了花園蓮步踏花枝穿過樹林繞过太湖山石走过

竹林來至牡丹亭下早有办事的丫妖請安人入亭有八名小妖左右伺候院君亭中坐定香案亭前預備齊整了妖献茶安人喫口又有小妖端定个金盆院君洗手好焚香安人說丫妖香案可曾齊備無有小妖稟道俱已齊備安人說既然齊備代我焚香

小妖訴
虔誠頂礼把香焚

香几宝鼎安排定
（春花兒伶俐就）脱胭脂套

訴院君
這安人

（火了文玉休整）了恍衣裙
（針玉捉）休足踹芳塵
（白檀香氣）還有落水沉
這院君
（読吐旋音）默默的祷告
為只為
（送天）降下一位灵神

（扭移蓮步）將身兒立起
手拈芸香与紫降
（月影）燭光香烟渺渺
（双膝）款款在亭前跪
令弟子
（家門）不幸出了怪事
（費祭）礼三州還山可

慢騰騰
細細焚
（花馨）異味香氣兒噴
（玉休顺〻）就拜在了塵
（祇敬）那昊天大帝君
好奇怪
实可怕

（川童女童）男他才可心
馬有个
怪物吃
這就是
而況且
（偷擦了几点兒傷心）泪兩痕
四肢無力少精神

弟子思
（神仙）体食吃那活人
（豈不）絶了陳姓的根
（皇天）有眼再造的恩
（敬重）三宝僧门兩门
（梅紅春花）兒擦着玉体
軟怯怯

（此物以久）成精的妖怪
（弟子的兒女是）蛟生慣养
（求經的和尚捉）住了妖怪
（況我員外）為人多善念
（安人請生）已畢深深拜
這安人
（輕移）蓮步把攔杆靠

（月色）兒西
滴溜溜
（对景）傷情凄凉消恨
安安悲秋身無主

惟有那照照淵了身
（竹影兒吹蓮兒枝枝付）起了沙塵
一支支
（春花兒說）

的陣陣金風兒吹人面
最可憐
竹（見淡）影影对月成陰
（天氣）寒凉夜已深

春花兒拿過程程趙的敝衣來與院君穿上安人吩咐小妖香燭已尽收起桌案小心火燭了妖收什已畢扶定小妖慢慢而身紗灯引路急至臥室安人床上坐定梅紅放下軟簾安人歇

忽到次日八月十三日員外早已起來梳洗已畢先到跨所為內望有長老唐僧師徒相見員外員外請他師徒大厅上吃茶不多時鄉鄰親友俱各來到以為邪着員外办理灵感會又有長工庄丁来往張羅十分热鬧員外正在大厅与長老叙話忽見傳报二員外來了這位二員外是陳員外的親胞弟名喚陳清兄弟分居另過二員外离陳家庄東北有三里之遥並有一庄名為張佛庄乃是个独庄独户因陳清平素為人不良心地不善外面無所不為時常詐人財産占人田園他倚仗着势力本鄉鄰俱不敢惹他故此大員外与他不睦不料今日灵感会他也来到上了大厅見了大員外說兄長虔誠大喜了大員外一聞此言心中大怒說今日灵感会拿我親生的一对兒女服净净的就要祭神性命不保豈不是大喜呢叔叔你着看更喜罢你去歲祭神的兒女我看着是悲痛难忍今日你反与我道喜來了陳清听得員外生嗔也不敢往下再講大員外干了他

一会也就帰坐了厛上的唐長老留神细看这位二員外打扮
淂甚然軒昂像貌生淂有些奸詐
都只為 言語不投話語不対 惹淂員外把他干
唐長老 留神细看此人的形像 打扮淂
服色奢華另一種的粧扮
帶着方角巾兒 羔四庀兒 顏色晃
宝藍假兒 頂门前兒 玉廂嵌兒

歪帶着帽兒 欺着个頭臉兒 这頂巾兒
分外隔色真倒可观兒
身上的袍兒 朶朶的花兒 週圍是
廂着边兒 内襯衣兒 茄子色兒
外套衣兒 尺寸兒長短倒可着体兒 穿兒
足下蹬 是双臉兒 金線鎖口兒
梢着狗牙兒 時式的樣兒 巧着扣环兒

朶朶的花兒活像串枝蓮兒
小頭臉兒 歪鼻尖兒 掃箒眉兒
毋狗眼兒 薄嘴唇兒 露牙板兒
睄相貌兒 有人缘兒 满臉上
陰隲文發現準有些歪才兒
陳清踏步將厛下 一直的前行奔了後花園兒
陳員外在待客厛上陪定長老師徒叙話之间那些鄉鄰男女

老幼紛紛俱各来到大家與員外道虔誠道喜員外虽然心中不悦只淂勉強同荅仝喜仝喜員外迎候過了衆人吩咐小童與師付们擺齋手下人荅應了一声登時齋飯擺齋唐僧師徒用畢了齋飯天色已晚金烏西墜大聖便向沙僧說道天已不早了待我与你二哥仝去捉妖三弟要你好好保定師付要緊沙僧說不旁師兄掛心小弟曉淂大聖与八戒二人跟随員外来到内庭安人早已令奶娘把公子小姐藏在花園去了又令侍女僕婦等俱已迴避了内庭就是員外安人与大聖八戒除此再無别人大聖說員外待我变个令郎陳官保的模樣你着說罷將身一揺說声变果然变出一个陳官保来形容衣帽与那真陳官保竟自分毫不差員外安人一旁观着十分驚異

好生奇怪 大唐師付都能变化 果然是
神通廣大法力無边 毛臉的師付变的这陳官保 真与我
姣兒的模樣是一般 合該是 五行有救不絶陳氏

真个是 荅天垂佑晃可怜 难得是
變化的形容分毫不錯 夫妻倆 越睄越覺心内喜歡
八戒也把童女变 却不像 秤金小姐的品貌容顏
但只見 粗体大膀肥又胖 身量倒有一丈二
烏雲梳了两个双髽髻 濃眉大眼蠢不可言 身穿一件藍緞袄
内襯着 白裙遮盖尺二的金蓮 員外安人看着心害怕
說師付且住听小老兒慢言

陳員外見八戒變的形容过象身量太大説二位長嘴師付变
得這童女過於肿壯了些恐被妖精看破行藏有許多不便大
聖説獃子变得不像重新再变八戒説猴兒哥㜸媺的我不會
变我就會变這大東西大聖説罢了待我帮助帮助於你説罢
運化丹田吹了一口氣八戒登時改变了一个三尺多高的童
女击不似秤金小姐一般也是狠有姣姿的一个幼女員外安
人一着十分欢喜員外仝着假童男童女仍往前庭而去安人

随後假意哭〻啼〻相送所為遮掩衆人的眼目
假悲痛　（却不）関心故意流泪　無非是
（遮人）眼目假意虚情　我的兒　（娘养）你両个非容易
原指望　（伐前）拜孝有了後程　（數載的工）夫扶养長大
所為是　（光前）裕後显耀门庭　不承望
（中路）途中禍從天降　両孩兒　活离娘親好痛情
叫娘親　盼望寃家心怎受　令老身

（想念）孩兒在魂梦中　这安人　假意哭得真悽惻
（令人）魂之实在痛情　一旁的　（鄉鄰）田婦苦〻相劝
东了奶　齊呼安人請住声　安人哭了许多会
（止泪）停悲走進内庭
安人这一番假意啼哭卞鄉鄰婦女却信以為真大家苦〻的
劝慰説安人令郎令爱虽然是祭了神了那神人必度化他兒
妹去歸仙路此乃是憂中之喜安人何必悲痛倘或哭坏了尊

躯反為不美安人借着衆人相劝之際自己止住泪痕仍進臥
室而去前边的陳員外張罗祭神的事宜天色已晚但見東方
擁出一輪皓月而來光輝燦爛、
碧天上　（玉兔）東升氷輪高照、　但只見
（一派）清光耿〻的銀河　（外面）連忙備办祭礼、　只將那
（童男）童女放在了桌　前边是　鷄鴨鮮魚三罈酒
後边是　猪首三牲一籠蒸　香燭帋錁高堆起

還有那　（音樂）相随响鼓鳴鑼　（俱已）齊備出了庄外
八戒説　今日个彷佛　（灯月）加輝火把明亮
是我老猪要出閣
無得那　（通天）河水碧浪翻波　（大會）来至灵感祠外
（奏樂）的人夫又鳴鑼
大會来到灵感祠门首这座祠原是秝〻另〻的三殿正展〻
内供的是灵感神左右也無配展也無僧道尋常守鎖山门每
於八月十三日有庄上的閙人前来打掃干净候着办會之家

前来献供陳員外命人將供献擺列停妥又將童男童女両桌
放在展内左右諸事完畢大家出了山门將门復又倒鎖粟固
衆人俱回陳家庄去了惟有假童男大聖假童女八戒二人在
展内桌上獃坐八戒説猴兒哥怎庅他们都走了展内無灯漆
黑的又不知妖精何時才来老猪性餓的獃〻的坐等如何是
好哦有了桌上現成的供献待我吃着解悶兒大聖說獃子那
供献乃是鶏鴨魚蒸三牲尽是畢物千万不可亂用大己就

了交了三更妖怪必到你且準備着要緊八戒說供献金是常的還有五碗饅首待我吃了他再說八戒說着將五碗饅首吃淂干々淨々不多時天交三鼓大聖說獃子小心着罷把兵器預備在手下妖精不久就到八戒說猴兒哥你別怕待我們々还有什庅柔的再找点兒吃々正然說着忽听外面風声大作大聖說獃子妖精來了快些準備

（狂風）大作　樹梢擺動声音重　抖起塵砂打（窓棂）

（通天河的水响）声音振耳　那輪月　已被迷漫（中暗不明）
不多時　（風声）已住塵砂已定　忽聞得
（氣味）噴鼻的一陣腥　（大聖）就知是精灵到　說八戒
快些準備莫消停　八戒說　不必着慌交給我
（他若來時）扒子是現成

忽見窓外一道紅光出現不一会嘩啷的一声展门大開果見一个紅臉大汗走進展內大喝一声大王爷來了每年先吃童男後吃童女今年大王爷先吃童女後吃童男大聖与八戒在供献桌上仔細留神看那妖精是怎樣的形容打扮

（風声）已住　一道紅光妖精至　似電星飛走進（展中）
細着他　（凛々的身）材有一丈二　（形容）打扮是一色紅
金龍嵌　嵌金龍　擰拔絲
拔絲擰　掞鈴擺　擺掞鈴
雉鳴尾　雉尾翎　顫巍々微朵々的一（紅絨）

大紅袍　袍大紅　金龍繡
绣金龍　玲瓏帶　帶玲瓏
横肋下　肋下横　恰好似一條金龍
紅面目　面目紅　濃重眉
眉濃重　环睛眼　眼环睛
豐準頭　準頭豐　聳鬍鬚
鬍鬚聳　遮胸盖腹盖腹遮胸

河中住　住河中　精金魚
金魚精　灵感會　會感灵
童男女　女男童　（通紅）滿展滿展通紅
大聖覌睄冲々怒　大胆的精灵好大身形

這位靈感神非是神仙此乃通天河的金魚成精三千年的道行乍称是灵感神要供献童男童女所為是補他的丹田壮他的元氣也並非修成大道托化非天所為通天河內有許多北金魚精个々変化美女姣艷頻々的纏繞魚精淫心太甚怎庅魚也有色魚要無色魚于由何处得來所以是天地间的萬物皆通灵性具你這庅說來这通天河東岸以上人烟也不少鄉间田婦村姑也是若許似这金魚精変化貌美的浪子又盗取元陰又補他的傷損豈不為妙這魚精喜南風竟走水路不走旱路今乃八月十三日前來灵感祠内赴會作梦兒想不到有法官等候今歲大王爷先吃童女後吃童男八戒一睄見妖精

週身通紅令人害怕童女兒說大王爺还是先吃童男後吃童
女妖精聞听哎喲一声好了大胆的童女竟们不知害怕去歲
那个童女一見了大王爺怕就怕死了罷了待我先吃童男就
是了八戒說你吃童男去罷那妖精来至童男的桌前一伸手
大聖看淂明白也不理他妖精兩手抓住張開血盆大口剛然
要吃忽听淂希哨的一声那童男霎時踪影不見
声希唰　好奇怪童男踪影不見　八戒覌哨笑呵ヒ

妖怪吃人傷天理　都只為　絶断人家的香烟損了德
今朝赴會休想回去　睁開眼　叫你認ヒ我猴兒哥
忽听廟外声音大叫　說好一个成精作怪的妖魔　怪物聞听沖ヒ大怒
真可笑　小ヒ的法官也把我捉　一陣風响跑出廟外
怪眼圓睁要看明白
妖精一陣怪風撲出庙外怪眼圓睁往四面覌哨不見有法官
大叫一声法官那里法官那里大聖答言老孫在這里呪妖精

身高一丈二大聖身不滿三尺妖精低頭一看大聖在他面前
站立原来是个毛臉的和尚手内提着是定海針如意金箍鉄
棒妖怪手無寸鉄今日原為赴會而来何用兵器作梦兒想不
到是大聖八戒等他猪八戒使了一陣黑風来到庙外向妖精
背後就是一扒
黑風大作　八戒来在了身後　妖精慌忙躲闪的急
大聖向前把兵器奔　可怜那　妖精孤身勉力支持

忽上忽下大聖英勇　猪八戒　倚仗人势慣战頗敵
那妖精　勉強奮力招架不住　累淂他
汗透衣衿氣喘吁ヒ　左右应抵緊ヒ的防備　自覚淂
兩背發酸脅力不及　大聖偷哨妖精力怯　知他是
羅中之鳥網内之魚　師兄弟　闘住妖精殺在一處
抖起塵砂把月色兒迷
猪八戒越殺越勇那柄九釵扒無上無下無左無右也無了门

路兒無頭盖臉的混摟妖怪使動妖風忽上忽下大聖見忽左
忽右好一場惡战大聖一看八戒真勇說二弟務要拿住妖怪
八戒說知道知道妖怪躲闪不及被猪八戒倒打了一扒嘩啷
的一声一宗怪物落地
風声起處　妖怪代痛往下敗　大聖相随緊ヒ的跟
雲霧之中声音兒陣ヒ　見前边　一派汪洋水盡津
波浪濤天翻上下　忽然見　怪物存身向水内浸

南来的大聖収雲落地　見八戒　手拿一物彷彿是塊赤金
八戒說　猴兒哥你来瞧ヒ宝貝　大聖說
這兒怪物[illegible]的是金鱗　老猪看ヒ的無間過那　我瞧着好像一塊黄金
弟兄說着尋歸旧路　遠ヒ望見一座庄门
待客厮員外見那些走會的鄉鄰俱已来到給員外道度誠道
喜員外雖然心煩只淂回答托福托福又不敢問灵感祠捉妖
的消息也不敢命人去打探假童男童女之事惴着央鄉鄰一

字也不知拔至天有三皷以後東鄉鄰俱已散去了大厅上員外与唐長老沙僧俱各盼望大聖合八戒恐他二人不是妖精的敵手倘或有失如何是好又怕妖精來到庄上、家人性命休矣

所見ヒ
坐立不安自覓焦燥
仰面見
陳員外心虛膽驚怕　悶：無言心內着慌
急煎煎的心無主張　倒背着手兒將將下
滿天星斗皓月輝光　颯：金風撲入面

刷拉：
款擺竹枝月影兒舞
仲秋月是團圓節令
害怕耽驚暗自悽惶
長老覌俏便知就里
貧僧的小徒悟空八戒
長老說的是寬慰的話
收葉兒飄落透秋凉
一陣：
対景傷情惹入愁腸
無奈躑步又將廝房進
說員外
西天路
無非勸解員外的愁腸
微風兒
遍地金菊透馨香
步踹方磚來往的轉
存身側坐在一旁
不必耽驚不必着怕
捉妖成功本領高強
沙僧也說無妨碍

陳員外　愁眉稍展喜色揚

陳員外被唐長老師徒解劝了一番方把愁腸減卻了大半正然閑叙忽見大聖八戒進了廳房員外一看卻不是童男童女的樣兒了還是本來的面貌員外看罢心中大悦連忙站起說二位師付多ヒ辛苦小老兒有礼了但不知灵神怎麼樣了八戒說員外那里是灵神他乃是通天河內的魚精被老猪一扒搂下他一片鱗來這不是員外你白看ヒ陳員外一俏只是鮮血淋ヒ的一大片金鱗甲葉相似唐僧不忍覌俏口内連声念佛員外說妖精未死八戒說代傷投河去了員外說恐他怀恨找到庄上那時怎了大聖說有我弟兄在此無妨八戒說員外我们与妖精動手殺了半夜实在的乏了員外找个所在我老猪歌ヒ才好員外說師付们随我来待小老兒引路說罢員外前行唐長老師徒四个在後跟随来到跨所三間上房師徒入內陳員外告辞自回後庭而去唐長老床上打坐安歇大聖有六身法靠着庭柱而睡八戒与沙僧倒臥地下沉睡如雷正然睡得狠美唐長老自覓身上寒凉睁眼一看天已待亮又見窗棂照得雪白唐僧随將大聖八戒沙僧喚醒大家俱嚷好冷正說之间只見陳員外從外而進說師付們睡醒了外面下得好大雪秋令天氣下這樣大雪真正四時不應了師付們何不到前庭賞鑑雪景長老說貧僧正要覌雪說罢一仝來到待客廳員外命小童们献上茶來正然叙談忽見一个小童從外而入口嚷好冷好冷通天河的水都凍成冰了員外与唐僧闻听俱各驚異中秋之際焉能成冰大家似信半疑陳員外說這小厮年幼傳言何以為真又命一名長工出去探望了一回ヒ來报說果然是实長老說員外既然是真俗何不出庄遊玩遊玩一面覌冰一面賞雪員外說謹遵師付之命随吩咐安童与師付偹馬員外与唐長老師徒出了庄門唐僧上了白龍馬陳員外与大聖八戒沙僧俱是步行沿途一路覌看中秋雪景

遥望處 片〻鵞毛從空墜 陣〻秋風似佈哨声
人〻都覺寒徹骨 四肢兩耳凍得疼
季秋景 本是金風 天更變
起了朔風 人难測 四時不應
剪鵞毛 舞長空 飄〻墜
似粉蝶形 秋景況風里攪雪〻里攪風
遠寒烟 霧濛〻 映翠竹

碧溢〻 冷森〻 难扎挣
白茫〻 一声〻 秋風兒陣（陣恰似過嚴冬）
陳宣狀 說真冷 稍童振
語高声 通天河 凍了冰
冰托雪 雪連冰 那客旅經（商都在冰上行）
唐三藏 要求經 過此河
天柱定 中秋時 有雪景

蒼天佑 神佛灵 師徒四衆要（東亍受誠）
員外相攔苦留不住 早〻的登程要往西行

游龍傳一

此書残歌是念與言說的是洪武太祖從布衣起首創城〻[illegible]、号大明傳至了武宗皇帝稱為正德万岁真是文忠武[illegible]平馬放南山刀鈴入庫馬放南山尽吃滿刀鈴入庫尽生塵這位武宗皇帝來京大坐在北京城建位登基地接上方避龙下界性不好静生來此最好吟詩作賦云外私行又遇為太平天下尽無士馬八方尽皆寧静無事這一日正德爷坐在御書房中閑閱各処的本章心中那有些困倦对有司礼監閑言講話　列位明朝的太監最尊重外有

的皆掛提鉄盔阮鉄閣以至京中各处紧要的衙门多半多是太監們都是一丁人創立的誰你就是当年扶保燕王爷的內相剛丙刘老爷们金陵分封到順天府安置是一位開基創業头目他有那十大功劳名揚天下

皆因為　剛丙跟隨燕王駕　分封順天北京城
金陵帶着與人馬　一路上　多貴勤劳累立功
扶保永樂為帝主　天子封為正先年　因此上

明朝內監多尊貴　執掌权衡作上卿　因此太府多尊重
保守一統錦江山　常言書文戲要札　方能順耳才受听
也無有　四十八处都查管　那時無有乾清宮
信口開河非正傳　申明公　不知何処往下云
正德眼望司礼監　金口王張把話云　詳礼句〻要合文
布衣起首創事業　才就一統錦江洪　我高皇
這才修盖北京城　多亏劉丙姚廣孝　永樂分鎮到此处

此一節　傳至我朕為皇帝　还有軍师刘伯温　四海寧静享太平
文忠武勇昇平日　真不是　天地無私処〻春
皇爷不說上一句　引阳其得通算明　天子說
朕問此城多熱鬧　都比别処紫几分　不知此話真合假
要你能知对朕云　太府陳敬孝多跪　口把皇爷万岁尊
若說起　前门不是常華地　都有别処不相同
皇爷点頭叫陳敬　你快把　就呈情由細奏明

武宗皇爷說北京城乃是裡九外七為什么独有前门這般熱鬧比之為何元故你起來細〻对朕奏來陳太府口稱万岁爷行謝是年〻結起口称万岁当年城垣初修遇有知着様起造北京城的時節都是名為哪吒城按三頭六背里九外七名為哪吒城都是外羅城京都九门名為內羅城竟接的是吊死鸞向係出傷桂為何单在順城门坏人呢那乃是一丁死门前门都是丁景门隆不想一丁景字自然是熱鬧的了正德爷一聞陳敬這些話由不得

龙心一悟越想越是龙面上代笑　皆因陳公話奏明
正德爷　龙面金腮代春色　你的言詞講的通
点頭口內連說是　司礼監
陳敬口中呼万岁　奴婢細奏主查明　前三门
西边順城東海岱　無高不过各御風　順城门外買賣少
还有九省通路通　要比海岱不能勾　西边马跑城过來
造就的　上首下首再不錯　陛下想竟何太明

前门另是一般景　梅的是　南方景守火丙丁

外有三国百四舖　更比别处不相同　真乃是

商價雲集繁華处　各行俱有甫西新　就有一件爱走水

火燒时他有古云　正德皇爷将头点　口叫陳敬你見所

把你說　前门外边多热闹　我朕意欲到南城

那里可有唱戏处　述如今　况数那班唱的精

陳敬回奏口說有　先数查樓頭一名　他那里

從來不唱平常戲　尽是名班在舘中　除了忌辰天〻有

風雨勿阻不哄人　武宗万岁龙心喜　未從開言兩含春

說道是　我朕今听你的話　又生私行暗訪的心

去到前门走一走　看〻那　光景何如你的話同

再者太平年已久　各处尽有贼盗生　土豪恶棍惊人害

你不住　污吏贓官坑害民

正德爷說天下太平已久　从此度松宽人不知好歹到处里贼盗生

还有贓官污吏恶棍強梁坑害良民苦不可言　如不查拿将来

必成大患那可就非以整治方才把你之言　前门外繁華热闹

自然是人烟凑集来是不分龙蛇混雜　我朕的意思要暗行私訪

前到南城外查樓走一

正德爷　眼望陳敬開言道　太监前边你细听

把你方才奏我朕　前门外　繁華熱闹不同寻

買賣雲集人烟廣　自然美恶不能分　难免那

土豪地棍欺良善　坑害老实買賣人　我朕今日要私訪

前门以外閒散心　看〻光景怎么樣　瞧〻京都军共民

司礼监　陳敬四言呼万岁　圣主皇爷在上听

圣駕既然要私訪　必須那　照奇跟随保駕臣

皇爷点頭說准奏　不用多人把朕跟　你〻那

太监蘇进人丹了　須要巧粧改换形　對朕扮作军官樣

如今急刻快出宫　去宣胡杰合張勇　都指挥两衣周公

叫他們　改粧都住前门去　热闹之处等寡人

不許露形暗保護　不过是　私行遊頑閒散心

陳敬付又呼万岁　奴婢言来圣上听　龍周公

張勇現今身染病　成名現在監中　武宗皇爷說正是

我朕忘计此事情　說是張勇卧首病　只用胡傑把朕跟

大料着　外边无有别的事　还有谁来欺寡人

說着傳旨你快去　急速去　軍官衣帽莫消停

明朝的御林衛所有当差的都是公侯宰相之子最是尊贵的

到外边無人敢欺押故此正德皇爷要扮作御林軍才扮叫陳敬去取衣

帽此書速快不多一時陳爷把衣帽取来皇爷代上拂帶穿帖身换青緞剪

袖袍子腰束系帶足登粉底官靴太监蘇进也扮作了軍官的模

樣跟随圣駕天子临走說陳敬有你去宣吕胡傑叫他在暗中保

駕千万不可走漏風声是在何处取齐呢陳敬說就在前门外吊

桥之上那是爷來往的路口就在那里見面

且不說 陳敬宣召胡傑去 再整当今主圣明
未從出宮又傳旨 吩咐那 近御随龙中内臣
不許傳揚这件事 走漏几声罪不輕 中内臣
一齐答应就尊旨 皇上迈步往外行 付與蘇進紧跟随
门上人瞧見心内京 怎庅皇爺都改便 眾人唬的体不寧
一齐跪倒呼万岁 只見那 蘇進吩付莫高声
君臣二人往前走 不多時 来至東化龙禁门

正德皇卩抬頭看 把门尽是御林軍 全都是
肤中成了左料 盤查進门那些人 天子蘇進走出去
万岁抬頭瞧般真 街南道北有市面 各行生意作經营
但則見 酒肆茶坊人出入 買賣吆喝不住声
万岁才要往南場 蘇付臨 緊走几步稍語云
口說卩往正東走 若上南去路不通 武宗卩
这才迈步扑正東 東安门在面前存 君臣出了禁城外

万岁皇卩扑正東 蘇進招呼往南拐 正德点頭奔西了
朕中說我不識路 多亏了 蘇進跟随保寡人
不然一定要繞遠 也不知 多有才得到前门
思想順着黃墻走 南面俱各在路東 正走之间抬頭看
閙烘〻 迎面圍着人一群 皇卩止步睜龙目
瞧見了 散髮蓬頭两个婦人
太府蘇進跟着正德万岁出了東安门順着皇墻往南所走刚到

了菓厰胡同的西口瞧見閙烘〻一群人圍着观看天子一見心中暗想說这一家门前来何这些人圍繞一定有甚庅元故我朕也去看〻想罢迈步走上前来從人空中往裡观瞧元来是个年老的妇人披頭散髮嚎啕慟哭傍边一个婦人也是蓬髮散乱面代血痕眼内流血要便低頭坐在地上皇卩看罢心中不解只听衆人們〻的議论这正是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听人說这一个老婦人也不知為什庅元故内中有一个知道的閙言說这两个妇道

是婆媳二人他的家姓陶乃江南人氏在此处居住以久这妇人的兒子名叫陶云已經去世撇下了老母个寡妇还有一男一女才三四岁全仗着給大家子人家描畫刺绣挣的工不够勾用这个年老的妇人娘家姓朱他生的人才有整几流俊俏他都孝順婆〻由如亲母方近左右无人不知真是他们的運氣低微就着有刘三太卩小那个人又向那个刘三太卩这么說就是太岁刘三太卩佈的那个向話的人把舌頭伸收呀我與太卩这可了不得别人还罢了太岁刘三太卩也是惹得的嗎不知这寡妇惹着他了

那人說 若有别人还罢了 刘三太卩可不成
想必時他的活作坏 因此上 太岁向知動了嗔
那個回言說不是 我与他们是紧邻 若要是
作坏活計多大事 那里值的扎眼睛 因为朱氏買緞線
只露芙蓉在街门 偏这太岁他瞧見 冤家造就不非輕
誰知他 爱生朱氏容貌美 太岁留心認准门
家中底細打听了去 碟大碗小全探真 今日个

硬差媒婆合作使　還有那　奶母丫环一大群
硬自到了陶家内　就与寡婦要說亲　要娶朱氏為妾小
婆媳母子不依從　朱氏美人動了氣
他說是　奴家守節守本意　玉潔冰清要留名
孝順婆、替夫主　我還要　扶養兒女長成丁
硬来拜亲無道礼　快些步去莫消停　那知道
王子利害奴才惡　強將手下無弱兵　一齊動手於朱氏

欺押軟弱女佳人　婆媳母子難相帮　喊叫之声那个听
到還手　朱氏寡婦有主意　心内有急巧计生
对着眾人開言道　他說是　你等撒野了不成
你想婆媳母子如何是眾惡奴的对手不料朱氏是个貞節的烈婦堂中竟有主意見眾男女一齊行凶動手要搶朱氏說你們听我一言休要撒野你们三太子要娶我為妾也算是夫妻倘或我若欢喜依允事他既要我豈不[illegible]我、若得了他你們都算是義的奴才俾们舍行凶

欺負我、豈不怀恨在心到了那時候豈肯与你们干休善罷依我說你们要了好兒大家方便、、容我進内收什、、眾人見朱氏說有礼只得退后
誰知道　朱氏走進後房内　拿出剪刀眼通红
怒氣冲、往外走　他的那　心中只想把命拼
眾人一見只乱嚷　齊說朱氏了不成　你拿着
一把剪刀将人嚇　那是白說枉用功　說着上前又動手
推、搡、出了门　硬要搶入轎子内　他婆、喊叫有誰听

因此上　街前招的人不少　誰敢多言拉耳龙
那知朱氏有主意　心中存恨下無情　用剪刀
自己挖瞎一支眼　疼的倘倒存陣昏　眾人瞧見朱氏死
唬的乱跑離家门　朱氏蘇醒坐在地　他婆、哭有救悲声
似这樣　冤枉冤我何處訴　真是一件野事情
那人之言还未尽　把一丁　正德皇帝動了嗔
王開金口向言道　刘三他是那里的人　為什么

不往衙门将他告　这樣凶徒罪不轻　眾人同听齊观看
打諒当今主不明　单官打扮清奇貌　不相平常下等人
内中有　一人不伏開言道　口叫单官你是听
你說那里将他告　就便是　見駕叩頭枉勞神
那人說你想要告他那是白饒罷了說世界上竟有这樣无天法的事真是王豪恶極若不剪除国法何存难道他而上也無个查衙的官兵代我与他作主作个对頭那人說单官你仗着是个单官依我看

来也惹不起他、的、他不怕有势力又大坐主是他们的正德万岁爷天子問听說他的坐主是誰这等利害那人說就是太府刘老公正德爷大說那个太府刘老公大是誰那个人說就是宮裡東西两廠的那个刘瑾　天子問　所說元来太監刘瑾
天子說　刘瑾与他何親故　到要言来我听、
那人也是心内热　对着那　正德皇帝把話云
刘公是他親叔父　却与兵府六部通　太岁到

伏他叔父有势力 才敢為非把恶行 你說今处将他告
跑破鐵鞋枉用功 皇卩故意将頭点 一將龙雖往南行
暗暗的 咬牙切齒恨刘瑾 從容任兒往行凶
搶却寡妇真可恨 似這樣 無法之徒难恕容
待我朕 回宮之時定办理 拿问審情治罪明
想罢回頭扭相看 但見蘇進後随跟 正德卩
止步不走低声道 傍边無人俏語云 先向明了前门的路

叫声蘇進你是听 你还回去休怠慢 将朕御馬取出城
蘇太監 口内答应說知道 去拉龙駒不必云
書中单表明天子 款款而行向前丁 但則見
南来北往人不少 騎馬坐轎两旁行 為来尽是名利客
三教九流乱烘烘 皇卩看看将頭点 龙意嗟呼自已云
着起来 為人好比指上戏 争名奪利在場中
罗古不响結了事 那時節 一旦無常斩利名

正德卩一边里嘆是一边里往前所走不覺的过了御河桥到了
户部大街但見有几座大衙门好生威武到了江米巷分外的热
闹真乃是皇都地面天子脚下人民富足世景繁華天子的心中暗想难為
当初高皇永樂皇祖忠每修盖这座城池三街六市还有刘伯温占
姚少師而下好些古跡耳闻多年了一位活财神沈万三这一如今天下統
太平景相花花世界錦繡江山一边里思想有也就走出了前门但見
西月墻的買賣更盛人烟凑集擁擠不闹正德卩的母丈龙目那

里们使的了東瞧西望观看两边的甫面
武宗卩 昔日留神瞧对面 各行買賣门面新
茶坊酒肆人出入 到都是 寿布上菜一般同
更比内城多热闹 匾对泥金显光明 走至正面品桥上
天子無語自沉音 陳敬未把胡傑叫 約在此処臣等后
但則見 人来人往难站立 擠擠不定怨在身
我朕走了時多会 必須要 歇一歇好再行

离远了些二人到 昔廣不見马放心 明天子
龙目闲神瞧左右 桥東小甫却無人 伙计两个人稀少
不相别处闹烘烘 皇卩看罢移龙步 小甫兒不远两面存
但則見 甫内走出人一个 年纪未尚有四旬
頭代毡帽穿粗袄 有一条 藍布褡包封腰中
身量高大貌良善 未從開言代咲容 大太卩
何不甫内歇歇腿 薰炉闲彼兜全是新 太卩不再嘗一个

吃了野意兜照顧此人 話語柔和滿脸咲 正德皇卩喜在心
想有要 在此歇歇等陳敬 还有胡傑两个人
皇卩点頭走進甫 但則見 里面干净正可心
棟張床兒存龙躰 那人擦背把話云 但不知
菜煮炸的用那樣 泡好的燒酒喝一盅 皇卩还未开言道
猛然間 從外進来了一伙人
正德卩走進甫中坐下只見那人躬身上前滿脸代咲說太卩若用

兩是好的肉丁兒蒸煮烟燙這三樣餃子俱是新鮮的你老人家要用那一樣只管吩咐皇卩說也罷那三樣兒全都拿來為眾的隨意用買賣人答應一声走去登時把三樣餃子全都端來放在桌子上正德皇卩留神觀看但見碟子乾淨而且重罗餃子作的精緻皇卩伸龍爪把筷子拿將起來夾了一个咬了一口餃子嘗了嘗味兒到也罷了這里叫過一边里向買賣人說話說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只听那人回答說是小人姓李名叫春龍因為小人為人柔和軟弱人送了个外号叫小人是四海小人父子二人開了這们一座餃子館小兒買肉去了那个桌上的还是一个不要工錢的帮忙兒的伙計也不过糊口而已皇卩又問你為甚麼不邀几个伙計四海說罢呀我的太卩你老人家还情不出這个買賣來麼那里还養的起伙計天子說既然這个買賣小為何不開个大樓大館四海說我的大太卩別說開大樓大館我連个有工錢的伙計使不起又無本錢又不認的人為能作的大買賣天子才要借給他本錢但見一群人往里所走

武宗卩
上场四海來說話　外边進來人一群
天子舉目留神看　李四海　連忙轉身驗假真
來人衣帽都骯髒　尽是良善買賣人　進館中
按住坐下向言道　四海尙神你是听　快些斟酒休代慢
快拿筷子莫消停　四海口內連答應　自己沉音口向心
連日的　買賣平常真有限　也往南廟一般同
今日早起趕閙市　我心說　卩兒三个要歇工

這位軍官剛坐下　隨後就上這些人　他真算
財神進門多彩頭　福星照臨我館中　一边想來心欢喜
手忙脚乱那消停　拾了餃子又斟酒　招呼伙計燒又蒸
正德卩　本自情肉也熱閙　卩駕情閙面心春
晴　說這还初座館　方才是　撩棒打不過了人
只听一人開言道　叫声四海你是听　所見說
吊橋有个餃子館　南城一代尽聞名　故此邀請他平位
今日來到你館中　特意誠心來照顧　你先收下一定銀
又听得　一人開言說胡閙　別收他的賬我補
說罷也把銀子取　叫四海　只管拿去你收存

那个說你把我的銀子拿去只管收下吃完了一併算把个四海又是欢喜又是為難也不知收誰的好又見一人拿着个錁子熱四海看过往柜里一擠口內說我看你们誰掙罢罵的都是我今日吃了明日再換你每東人剛才說明才要吃東西只見從外面又進來了一个人頭代帕巾身穿短祆脚登柳腿快鞋生了个橫眉立目慌々張々忙々乱々大嚷怪叫拿酒來有什麼吃的拿來太卩吃四海連々答應有哇太卩等々就得生了難吃只見那人代怒開言大罵

但則見　那人代怒開言罵　狗合的胡說信口云
不敬二太卩就該死　莫非是　今日造定你遭瘟
嘴里胡說要我坐　來至桌卩座傍存　他想到
要在对面來坐下　又嫌不好一回身　搬条板櫈他坐下

只說先唱盡兩現成　那管生熟端起做　餃子盤中把手伸
可到好　不論生熟一齊用　一邊吃着把話云
湯二太爺捨俗腸ゞ　今日丁　攪你們一席嘈憋
那个不伏只管講　或打或拴憑樣行　太爺是
撤刑炮章高而放　叫你每睛々京不京　不然加着尾巴走
因樣的不依只管云　餃子就酒真可口　吩着桌上盤內空
李四海　傍邊急的干跺脚　暗々只說把我坑

再無今日這樣巧　偏々的　他也今朝進甫中
人家誠心來照應　先把銀子放櫃中　那湯二
如此一閙必定最　全是老實買賣人　新鞋誰肯踐狗屎
暗里回有把我坑　李四海敢怒不敢言　急的开眼似鑾鈴
那些人　見此光景都站起　忍氣吞聲出甫中
天子一見心不悅　把一丁　武皇皇爺動無明
那些買賣人都是老實良民如何肯與無徒較量見這般光景

一个个忍氣吞聲善々而退出甫來了天子覌睛不由的心中好惱
但見那人把酒與餃子吃完把着桌子大罵啲好因樣的這不快々的端
來太爺吃在用十盅酒來要来的李四海先耐之何把酒端他斟上又
端回餃子放在桌子上那个人一邊里吃着一邊里大罵添了热了一路
好桃吃隨後又來了几起吃東西的都被他罵跑了不叫別人進來
口中說二太爺在此還有那个胆大的敢進甫内
正德爺　越心不悅腮代怒　腹內暗說真野人

但值之人不進甫　那丁肯　拿着良民惹氣生
天子暗叫李四海　推也老实太和平　狠揍把
这丁奴才搖來去　打他一頓也情通　皇爺性傲心不忍
那知李四更動嗔　因為買賣才納氣　賺下養家要客人
倘若是　一時不依生出事　孩子却小在年輕
若要真與湯二打　管保是
但見那人啟了手　光酒喝了數十口

餃子吃了無其數　要紙擦嘴立身形
來至門口把手伸　拿着板櫈邁門坎　生在上面把話云
二太爺　今日在此我不走　看是誰敢進甫中
那丁往里走一步　狗爺的　合該要去起滿宾
說着什又叫四海　你細留神听我云　着一着
太爺吃了多天不　四海無奈日答應　回說共總三百廿
不多不少沒有零　湯二一听眉一皺　叫声四海你細听

算起來　你还該我八千吊　今日不給也不能
四海聞听心不悅　未奈何　忍氣吞声代咲言
李四海他是看着老婆孩子的分上不肯生氣他也是吳三鬼出身
在此作这丁小買賣百般忍耐和氣客來所見湯二之言心中不悅无
奈何把惡氣以回打諒把他熟果来去还作这一天買賣代咲開言
說我該太爺什麼不吃了不不給反到訛起来了那人說你誆得你二太爺不
認得罢你敢向二太爺要錢是怀王府里喂馬的单大爺是真謝不知

你二太卩叫白氏廣陽來取你慢說是你這系東西合我要不你也去訪
你來從 合我想界不未要 也該西神細打聽
前門以外居樓館 這些處 誰不認得湯姓人
叔了毛的戲了精的 合我要不白用工 我要是
吃了東西把不來給 坐創立白吃二字名 四海到此實無耐
惡氣全取明來生 口中連把太卩叫 英名千人也知聞
二太卩 若說不給不敢要 只求今朝開大恩

卩偽有氣只管請 我讓我 還你這日小老生
湯二聞聽敢發笑 叫聲四海你是聽 要叫你
太卩出府也容易 方才已經对你言 還我同不八千吊
立刻就出此府中 若出分文我不走 想你買賣也不能
李四海 明知湯二也難惹 無耐只把太卩尊
請他複得哲收起 甚麼事 八千九十我不明
就是泥不也無有 要把這得數日功 我這里

大小判衣是買賣 若論家中數口人 全仗太卩們來照應
若要欺我礼不通 皇卩一傍聽不过 有話開言把話云
張全曰 大叫一声李四海 酒神仔细你听真
这樣惡人真可惱 你还來 我求再他往旁伸
打將下去是五丸 何必再他費嘴唇 那怕你
將他打死無妨碍 撲丁具出多兒分 湯二聞聽心好惱
惡狠狠 淨奔了私行暗訪的龙

正德卩在一傍观明实在的心中難过暗說我服在這里點等的
傑陳敬此寓吊将不过逞外着的真切再看李四海也和氣剃子也干淨
不略這见強良恶根越想越怯在那里開言大叫說李四海你推老实
了這樣的惡人還要奉承他作什庅打李書就完了鳴李四海說這
个人打不的湯二聞聽正德之言叫把他打出去他心中大怒話起
身來把皇卩一看說你依的是个當軍的你好模樣沒的說這八
吊錢二太卩合你要定了說着〻〻把賊眼一瞪竟模皇卩要打

這个工夫把一个白吃飯帮忙伙计早已溜出去李四海一見湯二惡
原是的一般竟扑了正德天子他心中有忙相伤有軍官連忙上
前相掴說二太卩这下再这位太卩扣千要打只打我湯二大怒
你敢劝我饒不了你们那一个叫四海說二太卩小人並無冲撞与你
再者我小人是个買賣人还求太卩们照应吧湯二說你是什庅東西
敢冲撞你二太卩〻今个先打那个當軍兵的然后再合你弄帳
說罢付又扑着要打正德卩只氣的龙面且黄金腮代怒眼下又空

人傑寓之人倚或那廝一時間掘持不住閒將上來如何是好
正德卩 只見惡人扑來打 龙面且黄似金
又惡又蠢将服傑 俩挑他 一脚傷肖了不成
付又观看李四海 不住口把太卩來尊 你若是
高了手兒我就过去 何苦欺負買賣人 湯二只說氣柔我
倚仗他是一名兵 先打完了他後來請 也得叫你身受疼
皇卩說 四海只管将他打 有什庅事情我擔當

為皇的親為你作主　你只管　放心大胆打这恶人
慢說單他人一个　打死十个也稀松　內吃虔
闹听此言心更恼　火上澆油一般同　大叫一声李四海
他的言詞可听真　一庥不睬闹先打你　有惹那些别恶人
李四海　口叫太丁撩闹手　何苦膳把别氣生
陽二時下無州動　怒狠　右手高陽把拳掄
照伯四海搂頭打　太山押頂下狠心　李四海

一見拳来側身躲　陽二就空恍身形　往前一扑喘於地
我倒咕咚响一声　正德皇帝龍心喜　但見惡人倒在尘
天子說　四海赶上快按住　只管加箭往死捌
就便打死無妨碍　我叫你　尚犯官司反到亂
正德皇帝一見惡人我倒龍心甚喜說打呀〻〻四海还是不肯
動手惱丁惱伙計也走丁他想有也躲丁若又必須那位單官也是一
月遮護但見陽二番身又扒起來丁那丁崇子去把剥餹子內刀拔在

手內又扑上前去四海这才真急咧說陽二呀大略有你也不認的李
四太爷見刀臨近將腿一脚正踢在惡人手腕之上而陽二一声喊叫好
踢唁鄉一声刀落塵埃四海是動丁真氣叫他甭看現坐着一位真命
帝主被惡人若是傷着那还了得
常言道　真龍天子有灵助　大将魁元八面風
惡人手內刀墜地　李四海　伏又赶上下絕情
一脚踢在小肚子上　陽二哎呀哼一声　咕咚的

仰面我倒身摔下　疼痛难当着巧了　甫外观看人不少
一齊言論乱紛紛　内來此人最难惹　內吃虔名兒还近闹
今日丁　四海棍自持他打　这村惹的不非輕
內中又有人說話　这件事　好叫吾下心不平
方才我同二朋友　要進四海他甫中　他想着
喝中酒兒吃闷餃　誰知他甫內有混星　擋门坐着誰進去
內吃內唱把氣生　还要訛不八千吊　任乎哀告不依從

若論礼　打他一頓出出氣　四海真急才動嗔
就有一件怕不好　内吃虔　爲肯甘休進前门
素向难纏誰不曉　再不能饒善放松　到只怕
四海难闹这座甫　他常来混闹了不成　内有一人開言道
到位何必太多心　常言有掃门前雪　别管他们瓦上霜
且不說　衆人觀情闹談論　又听一人把話云
闹闹讓我看一看　餃子甫　伴嘴打架是何人

来的这丁人姓刘行三外号叫刘三横子乃是內吃虔陽連內伙計也是
狐虎吃食借陽二的光兒在外边訛闹今日也是要來成他吃喝走
到餃子甫的门口一見一群人圍繞着來观看見是陽二被人打倒向
其元故才知道是四海打的他那里肯依呢口中大叫說狠好李
四海你竟反了天了竟敢打起我這邊的人來了这还了得一边里說
着一边里如惡虎往甫子就跑李四海也是打紅了眼了事已闹
成既打了內吃虔大略闹不能善罢

李四海　李武已是騎上虎　細頭不能要氣冲
又見一人往里闖　只聽得　口中大叫猛似熊
就如前來助湯二　四海時間氣滿胸　但見他
相離不遠到門口　四海一見那容情　拳頭對準刘三橫
吳梁子上哟一声　刘三只覚一陣暈　眼冒金花倒身形
白吃虧　湯二剛才扎爭起　心想还要奔門中
遇見刘三只一腳　弄了人　哎呀咕咚倒在塵

刘三押住名湯二　惡棍大罵不絕声　口中說
狗肏的雜種押來我　万岁觀瞧長嘆容　暗說四海會武藝
拳頭打的分外精　不出之時准受苦　傷有寡人了不成
武宗卩　正在思想往外看　只見二棍掙起身
血人一般往里跑　把那心　瞧着之人心內驚
都替四海捏把汗　只說今朝門宰羊　但則見
四海場看有門路　麻目門神臉假真　但見湯二頭里跑

李四一見怎肯容　兜臉一拳打了去　下巴之上响一声
只聽他　哎呀一声往後仰　咕咚栽了到栽趣
賊頭崩在石階上　摔了了　腦漿崩裂冒花紅
李四海說下去些狠命的兜下巴一拳湯二哎呀了一声往後一仰
是樑子動斗正崩在台階子石上把了惡賊的腦袋磞的花紅滿地
登時去見閻王觀看的衆人說死的好又去了一个村害刘三橫守
还往里跑呢被四海一腳付又踢倒倚在塵埃了扒不起來正一兩歪

時候閙了都說飯店內打死人了所兒上的官兵察院衙门里押殿兒的東多去
人看前來觀看但見倒有一个死人一个活人丈人大叫李四海你这个禍惹的可不小
衆旁人　一齊大叫李四海　这禍惹的不非輕
向來老實又忠厚　拳甚者　今朝無故打死人
四海走出門子外　但見湯二閉了情　又見他
花紅腦子流一地　身躰直挺赴幽冥　李四看罷開言道
口称列位細聽真　一兩下打死名湯二　拳回氣斷是真情

常言道　本人傷命有王法　打死惡棍也干心
我為此方除了害　再不來　欺負老实買賣人
官司交給我去打　追後細頭礼不通　說不的
列位在此等一等　我还有件中事情　言罷走進門子內
眼望皇卩把話云　我把湯二打死了　惡人濟命見閻君
大太卩　趕早來把是正亂　人命干連了不成
我今去把衙門進　也不過　秋后處決把命抗

正德万岁微冷笑　叫声四海你是听　慢說是
打死湯二人一个　就有几百但放心　李四有急連跺腳
太卩休将此話言　打死一个要償命　再要多了怎樣禁
正得卩　口中只說無妨碍　有我作主事不成
四海暗暗說不好　这位卩　莫非是了氣迷心
只說无碍不妨事　叫人心中好不明　四海不由心忙乱
但見那　許多差人進門中　口中說

市內之人全貢上代他們送見官亚衙门
話說李四海他是從心里急只恐這位軍官兒找道妨官司加他
早〻走是誰知那位軍官卩道相没事人一般卩中只說兒好歷
听外面有人大叫李四海他云來李四海答應我在這里呢亚
没有跑了說着〻〻跑云市外誰知又被正德卩叫回來說回
海你不用云喜尋他們近来任他們領字為軍有有道兒說話
之向那些差人以竟走近市中有那不如四海的閒言說誰是李四

海〻〻答應說我旧是姓李名四海差人說是你打死了陽二你得給
他長命我还问你一句話所因未什么事情起見四海說因為吃了飯
子飯了我的酒他不給我还要說張嘴旧罵本手旧打是我忍耐不
住將他推了一下是他自己躺在台階石上將腦袋磕破這是实話並
无有這你果作的相干細想来陽二歲小 平素闲為人你們卩們再
没有不知道的我与他陌該是前世的宽家今生的对頭這場官
司我打了旧是給他償了命也与此一方除了大害

李四海　对中說些一夕話　卑多差人把話云
四海到县光棍件　你把這　人命官司独自应
但則一件你不曉　当兵也得近衙门　你們听
在都省上才县礼　誰敢循私順人情　說着倒云无情頁
李四頓頃在上刑　用鎖肘上开支手　但是有犯如此行
李四海　眼望当今正将主　你老人家可着真
是卩只說无妨碍　我劝你　不必害怕与心京

貢上供宣兒使喜　貲責從兒更典隆　李四海
心中不解卩的話　人听差人把話云　官司你算打定了
李人償命礼正通　你道是少真光棍　既是朋友心必明
作通說　我們跟你兒跑道　官差更当应借人
四海口把中休听　这件事　既打官司旧心明
多少不问跳〻嘴　也是小弟尽人情　求众位
慕得給我留体面　略尽一盡旧有民　吃飯不能喝中滴

這旧是　一件小事一件人情
列位的規矩礼你那是別点大不了的但則一件这柜上的鑰匙
小兇代去在市上賣肉等了少時旧來列位如停貴步不过等一等
卑人說使得〻〻你既是一个光棍旧等一等何妨兇衆差人
想張的心奔争把真当兵的这件事也停住了且說正得万步
听的真切看的明白旧不得忍心代然時說道再設有當差在
從這宗人可惡人家遭了這樣的人命官司真是害死人

云他們还是想我逐还了得我想这些人將來是怎得好死世
上那些打嘴献世的人想來尽是他若的晚生下背再不作好
事心似毒蛇鉄心腸难惟不叫入群場
此乃是　南吉少叹說現在　单吉开較劫小人
四海之子叫李順　在市上　買肉回來到市中
他見圍積人不少　分開衆人到市中　擠頭看
不由唬地嚇一跳　市前俑有廾丁人　兇持尽都咱〻滴

旧如州市里父亲 近了甫中北顿动 但見他父代铁流
先將内 放在案上才要問 忽听四海叫听生
不用多説快開枷 我先須要吧父首 打官司
方才我把人打死 送一扮 人命官司將不清
非説龍不須喫道 良不倘来若心麻 李順平素是孝子
听見此事面如金 元来父把人打死 急忙開枷那清停
龍艮小 所為甚叫父受罪 跟不[illegible]近衙门

眼含痛淚〻振 拿出了 丹定良子二十吊不
跪面差人呼衆位 請父不堪仔寬容 求卩们
千万照看我爹父 遇善遭害在难中 言曰得又怕施恩
但見他 淚〻打子衙衆人
青酒紅人面 才吊動人心 二十吊錢七八丹良子你視親排不愛他但
則一件右扶分的甚多衆差人被此商量内中察院衙门里的
院邑此人姓黄名叫安邦上前叫声李四海我随你这个朋支要

有你在腰出几吊不来我们也好合四海説实同你们卩每那办
差良子还有人家寄放下的一定呢我若説一句瞎話付不是
人生父母養的 无見一名院邑姚知礼合营里的頭兒周哥
們了人説通罢了咱同他打了列位看我们哥兒毋豆小腑戚
作闹倚察院里的上差〻分些里的將卩们〻分余下的大
家出出光兒任什麼話别説了
中人説 既是姚頭眾這般言〻 我每先有不尊行

言罢主剩全分空 黄安邦 付又開言把話云
四海还有一件事 人命官司別当輕 雖道説
旧是犢自你一个 還有当巢那个人 要想擇出他一个
实对你説万不能 一左趕見他知道 打个正見取口供
大听得 姚知礼呂呼利依 你们將他架子沈
倒捐陵事人一亲 打諒有 你我不敢把他呼
王子犯法民同罪 也得將話説个情 快說罢

武光腰子或是高 肥的瘦的弟个長 人命官司擇出去
往后你要探子沈 黄安邦也叫伙計 不用佳他費嘴唇
賞上他 雖道他还不服老 有話近衙門在云
東〻青纪龙正礼 黄安邦 立刻倒而一扑鐵
近是真朴大明王 要真当今天武宗 孩忒見
從外跑近人〻个 伸手抓住那差人 只見〻撇撇出去
中人説 因使拆散混官人

院邑黄安邦指説上前要賞正得万安怒見從外跑近一人来
那〻倒根着黄安邦的領子往门外一拉嘴内説你休害等哇你
我到鋪子外面去人一見都説還不動手咧好的想必你要這
反咧真連王法也不尊快些上前將他都上拿近衙门治罪
此來者你道是誰他乃是扶保高皇洪武爷開基創業的功臣
胡大海的后輩旧是胡棟的孙〻名叫胡虎现今其官封五軍
都〻之職生的黑面大眼力大兒男精通武藝他從那里而來

听我細詳
只因為　太府陳敬傳寡音　才知万岁到查樓
因此尊者來改扮　也是那　軍官打扮窮素衲
來至吊橋找聖駕　四面觀瞧把神留　各不的他
各處尋找全無有　那知萬卩在城里頭　正在那
來廠胡同惱熱鬧　胡卩先奔查家婁　去了没見聖主面
心中焦燥暗担忧　満園找遍全無有　無奈轉身把步抽

來至那　吊橋之上呼喚着　忽听分〻議論不休
正東月牆人不少　有一座　酒甫外面把人毆
萬卩連忙也上去　忽听軍民訴根因　齊說道
別說好个李四海　他甫這个棍了他　打死惡人湯二壞
麻子被傷命嗚呼　他全仗着湯二壞　貫欺良善振人頭
今日个　可算老天開開眼　從此除滅禍害根
那位軍官特大道　却是他　喝令四海打死人

滿嘴只說無妨碍　他把人命看的輕　罵卩他
听見此言心明亮　旧知萬卩在甫中　忙了邁步進甫內
佛目元睁細留神　滿屋都有人几个　正面旧是我当今
有一人　手内拏个一把鎖　上前要鎖大明君
萬卩一見心大怒　上前來　佛衣抓住往外扔
衆人觀看齊声嚷　当兵拐散這般行　衆当兵
一齊圍住要動手　登時甫內亂了營　四海嚇的丢魂冒

霎時間　餃子甫內乱成了万馬營
且說司礼監陳敬從御馬圈內將万岁御的逍遙馬拉出前門
瞧了瞧路東里有一群人圍果又听軍民紛〻乱講也旧時遛拉
至餃子甫隔壁甫子的柱子上拴定随后也進餃子甫猛抬頭看見
聖主卩正德万岁又見小混蛋胡里卩一路把一个手提鎖的人扔着
外去了余者的乱嚷乱叫有說反了〻〻動起手來了又見坐上的
武宗卩氣了了龍面通黄全腿代抖口中只說这还了得小听那些

衙役当兵一齊乱嚷反了〻〻不是当兵的不尊王法這个意思必須
要把兩犯拴散出老人拿住一齊都上這進衙門內同罪將言來了
忽見太府陳來卩一揚手順腿旧是一个嘴吧只許吧口內說漾
当去還忘八旦的你說打的那个人只說狠好〻〻反了又來了
当兵的一个〻跪在甫外瞧了瞧陳來卩排說是个当軍的打扮却
是內相的模樣中分明朝但是太監凡人敢惹那些〻人旧知有些
不好口中只說反了〻〻

小寡點　胡卩堵住甫門口　內如一支猛大虫
但要有人將甫近　胡傑他　不是脚踢用拳揍
正德万歲尽看見　龍面金腮代咲容　且說那
一傍四海父子丑　李四頸項代伏龍　眼望着
李順口把妓兒叫一　這衬中事不由人　到了衙门我承認
要想得命万不能　大略妓兒你不小　只管要強作莊生
養活你　嫁來兒不好度日　娘兒三个过光門

李順回言說知道　我的父　此事何用父叮嚀
父子兩个正說話　又見近來丹个人　黑臉的
單作亂打市衙役　扑往初去南外中　人丶有傷負我申
四海观瞧吃一京　打了衙役利不小　其罪益在我一人
急的他　口中招呼說别打　太了住手且容情
黑了扭項留神看　但見他　手上有鎖頸代刑
旧知他是李四海　口中嚷道你放心　諸般的

事情丶槩全不怕　保管此衬使吉星　往后買賣更興旺
北京城　只怕你要响大名
李四海一聞黑了拥傑对他說你只管放心任憑有多大乱全
无妨得由不的心内有急好的这不又来了一个說大話的單
官那一位單官丫口丶声丶叫我只管放心如今放的我一顆子鎖才
弄出人命来了这位單官又說无妨也不知怎麽才是有妨呢有
已正然思想猛又回頭但見还有一位李單戒曲先来的那位吃飯

的單官說話却是俗声俗語並未聽見且說正德万歲瞧見了
陳敬情語俗声說通这还了得在京都之地竟有这录不說礼
的光棍至非俗言却是我朕目讀眼見
正德丫　眼望陳敬俗声語　要你留神仔細聽
可恨地方官元等　一人丶　白吃俸祿在耳聾
这黑匪徒行拱道　欺負良善買賣人　这还是
我朕帮谷京都地　若是外省了不成　你供去

急到察院衙门內　如此这般話說明　急速告訴田玉堂
旧言我朕去了城　吊拆有座旦俗鋪　愚見湯二每棍去
在市中　白吃東西分不給　市般弄罵買賣人
満市之人尽罵跑　如有人　近市他旧用拳楞
不依人难还由可　掄起刀来要砍人　若不手
四海上前將朕救　不然刀下喪殘生　我叫四海將他打
忠然打死才放心　湯二如已身栽倒　撞在台階一命坑

这件事　此乃天报該他死　可恨衙役那些人
鎮上李四蔑王法　施不誅　說許四海不共民
还要動手將我鎖　全无王法任胡行　照此言
告訴察院田玉堂　速来追究惡棍人　湯二生主是那个
也別論　任憑他是什麽人
还有那一个李二麻子拿去审丶治罪再把那些鎖拏李四海的公差
的公差兵役审人一概拏住交衙办理將說去的民不照教追回

仍旧归本主俞知京城司坊那些丶文武官員要一体商照行此
以后李四海在此開設市面永不許民人匪徒欺枉収就除欠
如敢古違只管拏问从公治罪要李四海路市子再不要李
四海的甫子拆太府陳敬答應頂行在外所充来至黑了胡傑的
跟前俗語俗声告訴了一遍这才急忙丶示甫来至自己的
出騎跟前解開偏江搬鞍上馬急忙进城
司礼監　奉旨要把察院見　所為叫他除惡人

領旨走出衙门外 速忙的 搬鞍上了馬能行
京城中催坐季 要奔察院大院门 且不說
太府陳敬奉旨去 且說四海看的真 他見軍官所行事
不由他想自己去 觀着軍官這形景 想來必是有硬根
暗々的 打發那位軍兵去 不是求友定求榮
前來好把這事了 他也見 往想痴心混胡行
人命之事非小可 思有貴京困不中 這件事

除非搬了聖旨到 那時才能把罪拴 若是不能動聖旨
怎得花上几千良 刑部暗了減等罪 滑了活命問中軍
且不說 四海低頭胡思想 再說太府陳公々
徐撤一灣來的快 暗暗有 本是察院大衙门
此官名叫田玉寶 却是山西太原人 他乃是
科中頭月是兩榜 不怕勢力一派忠 正德皇上了尽知曉
调北上 欽命察院管南城

且說田玉寶正在衙门中办事觀着那些呈詞都是田產買賣掛代奸情人命盜案打架鬪毆一張々々細細看思怕冤枉了好人一派細心忽見衙役上來回話說回老爺衙门外來了一位穿青的內相可是軍官的打扮跪的甚实慌張下了坐季对着我等言講他姓陳有要緊事前來還要面見老爺小的前來討示下田察院一聞院皂之言說道田相姓陳心中犯想暗說是莫非是司礼監陳公々不成他既前來並非所為私事一定

奉旨代我来見此人方知詳細
田察院 他本忠臣多正派 平素知道陳太公
他今既然来到此 細想來 必有君国大事情
雖又不能將衙到 非動青臺难离身 想罷時
分付左右說有請 速忙欠身往外行 猛然見
一家內且往里走 細看果然是陳公 察院一見眼含笑
口呼伴々把我容 陳了回言說不敢 彼此施礼分外亲

两个人 攜手攙扶同進堂 進了書房把礼分
二人归坐將茶献 陳太府 附耳低言把話云
如今不步來私訪 只為單身來衙门 吊橋下
各俗雖子破千甫 万步敢赴肉熱心 遇見兇徒一惡棍
欺抑良善買賣人 皇上多嘴將他劝 那厮拔刀要殺君
陳公々 剛然說道這句話 嚇的忠心赤胆战
連忙欠身站將起 口內說 不知后来事怎平

現今此棍在那里 早晚孝成难保存 陳敬說
本方甫户李四海 護駕遮掩極庄明 推倒老棍在市外
誰知天根一命坑 你的衙役鎮四海 說你来田不世良
他還要 上前硬貢去会主 指揮胡了護住君
現今閒角敬于市 倚仗有 衙役不救主去令
我今前來將你見 大略你的罪不輕 陳太府
說罷一往的实话 嚇壞了 南城察院一位田大人

游龍傳二

話說寇院因玉璽一節陳公ゝ之言由不得心中害怕皆[illegible]着
他所管的境內遇見這眾的事情俱已四有失內有[illegible]上[illegible]連
怕那ゝ人在做手內真把万岁砍死這是多麼大的乱兒另說衣
命旧是微呼的代上点拐兒內手他就罪兒當行地方官該正
麼ゝ不來事兒因老卩心中害怕還覆什麼明連忙另人拉馬伺候
他要陳公ゝ急忙ゝ齊云衙上坐李急於城外而去那些手下人
見此光景也不知甚麼元故一个ゝゝ有馬奇馬光馬的趕行跟
肖寇院卩如飛往前所走一人、猜這也不知是什麼事連
寇院都是這等慌張必是一件大事又有人說什麼大事必是
一夥大案賊不明不言再說那些要領正得卩的差人亞先鎖
成人反被胡老卩一路拳打脚踢保丁打出市子外來這些人
并不認得這位保駕的功臣的后代力大无窮少年的英雄
掌府這位卩當作五花都ゝ府的單位再者表过若提起了都
ゝ府內尽是功臣的英雄衆市別者不同

寫太說

五界都ゝ兵尊貴　奔周人命事不輕
王子犯法民同罪　旧是那　云兵齊有不知剐
內有一人不伏破　他偏不依真定人　他說道
你誠既然自應役　所以應該把他於　若是春官呼差使
難道做官怕那人　寫說黑膽包真橫　不过所使在年輕
難道說　他是一支班蘭虎　不敢拿他怕吃人
再下來了多少事　呼差使　上差盜賊大案情

拏了到有无其数　衙门之内很有名　連一个
黑汗你们拏不住　枉日的抓金影兒宗　除了衙门食坏
瞎眼兒旧是鬼吹灯　見了良朋松了眼　别的有兒旧不能
今日了　者〻在下李快腿　单去捉拏这些人
招呼列位内一闪　且讓我　上前捉拏他们人
說有这多外上去　直外黑了將英厷　叫〻的
未到台階才要上　胡者中一見氣满胸　将身一跺理上去

罵一声　囚徒怎敢要拏人
李快腿刚上台階　口中罵道好个撒野不尊王法的人你竟敢
了大怎打起我们的人来了这还了得依我說好〻的叫我锁上
这是正派你要当真的論高横你要吃熊的大略也不用别
别人旧是我李快腿也旧有了你捆的如若不信你試〻言罢
刚上台階伸手要拏黑了中分恶因正德万岁現在有内帷
恐怕人近了里内京了驾故此查傳甫子役有人上来才肯

動手这住捞了奈因高不闻　这甫子门口兒这要是高節闻
慢說這兒个老兵衙役旧是在万馬营中如走先人之境
恶因蒋侯陳公〻前来
明知道　太府陳公將城近　火時一定有回音
健子甫内也陳常　旧便是　動手实在难转身
黑了一見人到此　有言有語有誇能　這傍了
不由又恨又暗笑　好才他净小看人　他把某家当兒戏

怎敢動手要拏人　語言未了那人至　望有黑了把手伸
他指望　伸手抓住如上真　黑了一見怒皆容
将手一擺只听响　滿腋花　只听他哎哟嘆一声
哎哟横倒塵埃地　搭拉胳膊筋骨疼　小喜志
代些話主甫未外　那人卑破腋文青　嘴内只嚷好利害
這一下子旧不輕　眾人一見齊動怒　大家只說了不成
這个人　私打官人如謀反　本捕役人别当輕

恶得拏住用繩綁　送到那　衙门将向罪人名
言罢指望要動手　黑了冷笑罵畜生　左右拳
付又打倒兩三个　帰坊巷中乖官兵　内中又有人一个
他說道　早〻回禀官府明
所有上来的人个被黑了打下台階手代重　有傷的不少卑官
兵見事不詳内有一人說道且别動手你们睛那个人不是善
查而也不必動手傷他不如早〻禀报官府却是正礼里人有

說很好旧有死有傷的人連忙去报本地〻坊官〻〻闻听有人报
說当單的打死人不以頭拏他的心中大怒連忙乘身前来甲衙
役先把閑人打開說閑〻閃〻〻来了来了这位地方官乃是福
州安街的人姓刘名叫廣兒頭戴烏紗身穿青緞元領朱王繡
子前奇在馬上舉目觀看但見地下倘有丹个人一个是死了一个
还有活動　地方官　前罢旧把活人问　你等却是什麽人

打架所因何事起　慢〻的　只管对我据实云
二厮代伤元不中　小子故意把羊牵　这如今
听见坊官将他问　未語先流泪几行　我乃无鬼名汤二
怀王府内把冯奏　我叫李二最忠厚　平日不敢闹荒唐
合汤二　今日出城有差使　馓子铺内饮琼江
谁知有主李四海　他所仗　当军作主要逞强
硬说汤二该他账　說声不欠就氣狂　把汤二

不容分說活打死　王法何存天理伤　小人元為將他劝
清浑不分齐强良　京都之地尚如此　外省田該把官伤
刘坊官　一闻此言心好恼　他把强徒当善良
叫項分付众牙役　快些去　近前拿人礼正当
平他是讹我作主　大料不敢把你伤　可恼他
私把王府人打死　还要豪横不抵僚　但是你等也无用
連到犯　但不能拿真菩康

差役說回来了的明签不是小的无能本来难拿不知是那府軍！
兵不但不叫拿把知礼黄安邦国近才等尽都出伤坏人是他的对
手来了不信只管請着这奏怀了的都在这你呢那黑脸当
軍的拥住不叫别人近前子如同野佛一般坊官刘廣呢闻听
此言心中大怒連忙下马口中說以我来看〻世京中那有这等
野人說有先叫衙役撑闹闲人来至馓子铺的门口見將頭观看
果然有一丁黑脸年轻当軍的有些豪横凛〻威风一團杀氣

刘坊官看罢上前用手一指說道你是那营的兵軍
擅敢这樣无礼違王法也不尋狂敢在此打人
刘坊官　所仗官風全不怕　走上前来把話云
用手一指叫軍汗　也要你　有意留神仔细听
既然当兵都〻府　自然都是不明人　难道說
国家王法你不怕　官坊法度你不尊　依我劝你听一言講
好〻代上有铁棍　人命关天非小可　别把此事你看轻

这一场　重大官司比得打　你想脱逃也不能
不然我叫人動手　那也但　难讨公道要伤身
你說倚仗月大壮　伤着官兵了不成　保不住
罪上加罪分外重　由如造反一般同　罢了问你徽冷咲
叫声刘官别当真　方才你說要責我　都道容易你放心
但只是　还得比〻須等一等　少時必叫上鉄繩
那時你要不上真　打点〻早起身

你也但
早〻回家若无事　奈有性児把禄童　刘廣呢
闻听不由心有气　双眉紧皱眼元睁　高声分付众衙役
还不上前把他拎　别看他是都〻府　真上代到我衙中
众公差　听见本官叫拎設　一捕齐上拷行凶
罢了时间难忍耐　上前来　一路拳脚乱打人
立刻有伤人尽倒　坊官氣恼喊連声　他只故

声音喇喊不大繁 京動乜伍官合兵 立刻正斉調人馬
斉都来 拏人犯大闹甫面一座门
地坊官心中一惱急叫那些衙役三班只管上前拎拏住趕他
那府内的軍官都有我呢你們只管將他們頁上代到我衙
门内来有審向口供那些應役人听見本官有話只得答应
一斉前来動手細看了一見不由得冲冲大怒也没有什麽方法
少不得拾他了陣打一路不是有孝定是中脚那些草木之人

如何招架把了地坊官利害呢氣了了妻声嘉氣高声喊嚷
这可反了了了竟敢打起我的人来了連我这地坊官老卩也
都不怕了你还怕誰且說官所而上的守府馬老卩他的名姓
馬近如却是教门中的人為人好武心田服直本事謹慎疼爱百
姓甚代兵丁人人感仰却是一位剛直的好官府忽听有一名兵
丁前来稟报說是吊橋東边餃子甫是俗館的李四海一同
当軍的把怀玉府胃馬的頻兜湯二滾子滑滑打死現今地方

官代領公差拏人誰知那些当軍一概不扶
李四海 他与当兵打湯二 还有麻子叫李明
来說坊官与衙役 現尔今 頁上四滋存甫中
都都府内根子硬 湯二不敢把人輕 又来了
一名單名黑大汗 身量高大相貌凶 打扮魚家單作羕
惡屌一般近甫中 堵门不放一人近 出伤兵役好几名
現而今 那人还在餃子甫 丹名單官实在凶

因此来把老卩稟 这件事 有些闹呼大不同
守府閒听嚇一跳 心下為忙有沉音 地面上
有了事情難放我 識与竟是罪不輕 万一出犯他脱走
这件事兜了不成 此乃京都輦轂下 我同一統錦乾坤
他便是 都府兵丁又怎示 王子犯法罪民同
倘人打死不叫頁 雖道說 不是大明国内的人
若是別人都怕事 本府不管是何人 惧把誰

打死人来要償命 公账还不礼上通 分付兵丁跟我去
餃子甫 快拏敢心不尊法的人
守府馬老卩連忙分付馬步兵丁快快予備下長能挠鉤弓箭
跟我前去拏住凶手好往提督府内解送不多時俱予備齊
單馬老卩撫安上馬代領官兵一齐而来且說那些軍民百姓
一見守府馬老卩領定軍兵一齐而来各执長能棍棒挠鉤套
鎖肷甚与蔚直扑餃子甫而来众人一見如此分分孔講都說这

事闹大了这位守府馬老卩可比不得別的官他是在教的人有
些雅腥硬朗手看刀鎗满掛子的本領略想那几个軍兵只怕死
处躲避一定被获遭擒
說起那 單官也算多管事 倘向四海来何音
不該扛把官兵打 守府卩 拏住送到大衙门
这是我为要受罪 煩惱皆因自己尋 内中有
年老之人呼列位 說起这事是前因 誰不知道李四海

却是忠厚老实人 貫責之中多和氣 從先見他把事生
今日丁 雖說打死陽二淺 前世冤家今世逢
却為一方除了大害 白吃虧 他善南城村害星
所仗你王府的力 先所不為任性行 坑害了
多丨大丨買責許 誰不恨愿罵几声 四海打死金趙章
你我誰不感他的恩 再提麻子那李二 坏中套坏鬧更鬧
但是他 行出事來万人罵 亦述不作好事情

所到一處丶丶坏 大小的 男女提他罵不絕声
這是天意循環到 打死一丁丶丶存 還不如
李二麻子怎虽死 雖惟斷了又絕孙 不說軍民人称愿
且說那 守府馬卩領中人
且說馬述如馬老卩一路上分付手下的兵丁拋我看起來那
丁哥單為他在不肯善丶的叫你們真起來如若到了那里你若
是不尊王法你們只管放胆射他下三路時他射倒之時左右抚

句手上前难道还怕他飛上天去不成那些大寨強盗我也不知拏了
多少意在手几丁当兵的好拏丶一說話之間南餃子甫乃述中兵
招呼着就向向丶丶守府老卩來了那些瞧看之人齊往两边躲閃馬述
如來到甫前但見坊官刘廣光站在那里蛮声蛮氣的喊叫拏
人那丶丶又見甫前有一条大汗也乎不同
馬守府 唇目硯睛黑大汗 黑太生相大不同
單皆打扮不同乎 那一宗 堂丶一表相英右

坊官看見守府到 不由欢喜咲秀逵 迎上前
眼望守府手丶拱 口呼那卩馬老兄 馬卩下游下坐奇
丶兩連忙向一声 眼望坊官休害怕 你把情由細丶云
我問你 他領公差只衙役 拏住五手几丁人
這起匪徒真要反 把坊官 口把老卩喜二声
這起匪徒真万惡 兄弟兄天丁不敢 把陽二
活丶打死存此処 不叫鎖拏反行凶 衙役兵丁拿打坏

以仗力大身体左 幸亏老卩來的好 拏住他兽才放心
馬守府 問所口說果如此 回身眼望甫前去
黑汗休得你无礼 打死人 王法不尊打兵
私打官人如謀反 难道情礼也不分 你既是
八宝罗汗哥男子 敢作敢当才是人 依我服卡你受綁
总讓你 拱磨工夫饒了不成
馬守府說拆丶的受綁这是好汗子所作应当这場官司挺身去

打述有名頭不太只因哉一句話叫兵丁立刻南子衣前可看你
往那里跑那時你在身受刑具一來叫人耻咲二則你的罪上加罪
一等黑卩南听此話由不得微丶冷咲說狠好丶丶雖為你們身在
此处為官掉神地面雕容悪棍坑害良民你等一概不常岂不
是掀嘱調王權耳擠鈍如今此市内的李四海他是奉旨將悪棍
湯二打死此乃是礼之当然你們还不知道自己有失而竟查之
罪还敢前來講要貢人真正令人可恼

难通說　叫人前子要拔筲　到要看〃你前子
守府前听捕了話　由不得　心中不解自沉音
那人說話无根色　並不隔书害怕形　他又說
所奉丟上这句話　只怕此言未必真　不可信他用話作
不要中他~~这~~的計話　才要傍令叫枚肩　耳内只听喊連声
一回頭　但見來了申衙役　高声招呼睛看的人
前面察院回了到　馮近如　不由的他吃一京

他今前來有无故　书真内中有隐情　这件事
不可毛草混作事　忍得見景在生情　想罢相身迎上去
路傍先叫一挺身　眼看察院离不远　桂背毛肤打一躬
刘坊官　还在那里胡乱嚷　口内只〃叫快貞人
耳内听見察院到　一回頭　睛見來了人一群
啼的連忙迎上去　口内連〃尊大人　了不得
此市本人李四海　他的名叫李春龙　他把湯二活打死

却是怀王府的人　四海知清自被貴　旧只可恼开名兵
他不但　不快貢拿还搞横　打伤兵役好几名
大人前來正对劲　早一的　派人拏住向口供
察院闻听用手指　胡爺坊官火胡云　李四海
他是春书打湯二　如何不晓拏什么人
話說察院回老卜一闻坊官之言心中不悦用手一指說走你
满口胡說要提那个恶棍湯二乃是奉书今万歲的圣旨叫李

四海把他打死还要宠他的作主治罪你还作亭吒快〃合你的
人把死的活的急〃招商休要放在此处刘坊官一闻察院之
言心中不解不敢不尊只得急派衙役地坊人等把死湯二活
李二麻子抬去打扫干净又听察院老爷向地面上的武職官没
在此处本府馮老爷连声答应說罪職在此伺侯回老爷說
你们做武官竟不拘壓地面你们所因何事如今南书人
命大事你们並不查驗若要不是如今有查駕欽賠李四海

就死在你们的手内了容留恶棍强良这般害人还如今圣上
有旨只要李四海的市子在不要四海的铺子坏永不許那些軍
民人等在此市内掯攬賒欠不時要你前來照看馮進如連声
答应〃說是〃心中暗想到別睛不起李四海他竟有这等的
走眼　馮守備　心中不解其中故　胸内展轉自沉音
別睛表侯李四海　他竟有　这般走眼勢派人

将人打死該償命　他今撇動万岁的情　為什么
书今万岁知此事　驚動察院叫大人　湯二算是白打死
还是宗主向罪明　这座铺子只要在　但有差错万岁嗔
李四海　來的实在好大膽　必得善派妥当人
在他铺中長照看　錯一錯　我的守備坐不成
不言守府心害怕　再正察院叫大人　往下问
衙役公差人几个　你等留神仔細听　四海打死那湯二

因他爲人平素刁 此乃奉旨將他打 並無李四半毫分
絕不該 訛詐四海良合欽 千方还得你尊敬
一文不欠尽准定 你們要 不說实話也不行
拉鎖四海是那个 訛詐良民几个人 直出来
真代四衙按律办 不可起私要小心 不許隱瞞一个字
全都要 据实而說免罪名
察院說你等速將訛詐去李四海的民不照数追出交还元主如

今若短少分文必要從重治罪快々前去是先把李四海放了
是中公差答应一声前去 列位那些跟了四老爷前来的衙役
三班就不少又听本官口々声々說是奉旨想来此話不假中
人誰肯容情急說了罢这三下里的衙役兵丁如今見察院
下亲们前来你說誰不在大人的跟前 討好兒就是中了你的
也要見天那如察院去了跟了来的人先把那些人全都貞起
来了黄安那姚知礼周近才等說这是怎么說呢也有把自己

的人反道上貞的道礼
才来的 差人对中間言道 中位朋友仔細听
你們訛詐李四海 那件事 大人早已就知道
故此才叫府鎮上 追还民不还本人 急速的
誰想了多少贓吐 短少分文也不容 大人必定要治罪
那時后悔用不中 中人聞听吓一跳 彼此为他暗々云
这件事 如何大人也知道 没吃有助賣了几

难免就得吐出去 忍而言 照旧說出不出良
中人正向時不答 本了察院許多人 一一人々
来至鋪子门前站 夜日百神看假真 但見黑卞迎门站
尤如横虎一般合 闹声高叫李四海 前来有話对你云
且說那 黑卞胡傑將頭看 举目观瞧那些人
猛見来了人不大 还有位 都是爲官受禄日
後面都是陳太府 到此下官派官兵 立刻就

叫人抬去死尸首 吩咐坊官偏怕驚 又見中人往上跪
把那些 衙役兵丁上了鎖鏈
都指揮老卞看的明白但見那些跟了来了差人把先来的那
三处的人尽都貞起来了黑卞看罢就知是这太府陳卞把察院叫
了来了不由鉄面生春敞月腮边有点喜容又見一人至门前高
声招呼李四海你出来有話对你言講又听屋内李四海連声答
应自己說这一叫而哉去不用說似到衙门内听審问罪闻

刀这算洋油燎定了無处可躲了又听正得万步說無妨你
只管前去見他們無事便罢如何有什么事付点有爲卑
而你作主李四海闻听他的話心中把想这位太卞只拿这
白話搪我
李四海 口中暗把卑官叫 寬心話兒能会云
只管有你只怕没我 又听得 门前黑卞叫一声
四海出去將他見 肯保無材有福星 無奈何

李四迈步出绑外 窑院的差人把話云 是誰的上李四海
还是誰向他的鉄链 但見一〻口吞衣 却有鎖套頸項中
上前来 連忙挑去四海的領 又听胡傑把話云
叫声四海你站住 告訴你 只要你心裏〻明
他们說你几百吊 拿去几千雪花艮 此乃是
秦哥叫他交还你 只管実說且放心 四海聞听黒了的話
腑内顛奪自己云 俗言一句說不錯 横才不富命窮的人

我若是 多說只怕伤天理 為人不可起歹心
官司不打天造化 從此后 多買白坛紫降煚
想署多時開言道 軍官老卩在上听 我小人
不敢多〻說桃實講 若有瞎話天不容 那位老卩亲眼見
說了我 十九吊满个八兩艮
都指揮胡老卩一聞四海之言 說你这个人太也老成了你呂
管多說此还怕他们敵不格你 你說这一来把个李四海父子

楽了丁事不有余 又是驚又是疑自己說 世界中再没有求死
人白〻的擦过手的反到把者差的都頁上了 这不应了一句俗
言 这是皮匠駡街鞋事情 我明吉至今除了我 还見这宗巧事
只怕判者不能罢 不言饒子南里外平人且說太監蘇進來正
德方步的奇意把該国公張勇傳来 所為保駕万歲要步前
门查家樓听戲 英名聞听立刻改扮 都〻府的軍官一同蘇進
直奔前门外而来

護国公 張勇听見这件事 不由肩帐自沉音
查上前门去听戲 查家樓 王景隆桃灯成群
忠保我去保圣駕 因此慌忙奔下位 若而言
一府来至駁子南 前見胡卩与陳敬 还有窑院四五差
許俗坊作人一群 窑院上前留拿过 読得張卩護国公
上前来 見了公〻忍陳敬 便向其中就里情
太府細把前后事 告訴了 蘇進还有護国公

二位这才全知晓 連忙進姉見朝廷 出门外
许俗坊官怒不解 奈因人〻心内評 只說軍官根子硬
他合四海是至亲 五軍都〻本不小 不是公子是王孙
手下的 尽是官員与同相 京都窑院四大人
便宜四海不償命 湯二他 向〻喪命此地中
不言二人心不解 且說当今卩武宗 他把那
陳敬晴〻叫進鋪 叫他告訴窑院公 朕当要到查家去

不可声張回衙中 也叫別官散去罢 千万不可走几声
思而言 陳公告訴四五差 窑院不由暗吃京
代兵役 早〻回衙听信音
先把坊官也守備 真奔查家戲館中
皇卩也就往外走 这也是
活該查妻要有事 強徒惡棍狠在真 正得万歲这一去
少時就 大鬧戲館驚動合朝武共文

話說武宗皇爺正德万歲爺見陳敬蘇進還有保駕的萬[illegible]方
都指揮胡傑一齊前來見察院回至堂將軍公差兵丁[illegible]者也
追回還了李四海了算是請事全完這才分付陳敬說我還要到
查樓去看々熱鬧瞎々告訴察院不可叫他声張也不必叫他對守
備與坊官言說寡人前來之時陳公々口中答应急忙々去告就對與
察院細說了一遍回到玉堂也就連忙對與守備坊官說道請事具
了自回衙理事明日進朝代我細々奏明聖上就自前皇上即喜悅

如何那時方知你我有什麼罪過　無有是馬進如一同到賓兒口
中茶店人々領有衙役公差兵丁等散去不表且說察院也得
其首兵到告辭了陳公々代領手下多人急忙々前去回衙還要
南衙賣法的公差活拿的李二麻子還死者的湯二
　回察院　回轉衙門忙分付　公差宗等仔細聽
湯二只管將埋罷　如有人　只管到衙報一声
李二麻子伪若好　烟彰政發定永軍　將請事

办完懸掛当今主　不由躭驚不放心　奈因為
明知查架查樓去　那里無徒打戲群　龙蛇混雜难相認
公子王孫便不清　肯意不叫風声露　保駕須当暗々行
且不說　察院回爺有准備　再正当今明武宗
皇爺眼望李四海　暗々嘆　叫声老实賣買人
今日在此多擾攪　所因不平把事生　到躭悞
鋪中丰夫好買賣　不过少傢几个良　四海闻听忙跪倒

口把軍官太爷尊　奈因湯二太凶惡　到處欺却買賣人
白吃茶　任性闹的不相眾　横刃再也不肯听
小人実在恶不过　闹的我　万般无奈把气生
打下台階元不假　自己戴死也是真　我才諒
这坊官司說不过　过割难免把命坑
那成望　太爷就是救命星
軍官太爷世界中但為不論女他的天良　一杯想要饒生那是

万々不能白的就是湯二溙子在我鋪中吃喝我是納有丁性
哀告他誰知他忽是不依滿嘴内混罵所性就起来了実在
的耐和急了我叫我才打他一拳誰知他用磞在台階子上碰
死了这不是寃孽存这要不是軍官太爷攔護有小人就說一丁
李四海再有这們几个李四海也得進衙償命太爷救了我的命
寃了我的官司这就是天高地厚的大情及到把他們就去良示
全都追回来了我的祖宗太爷実在来的好大勢力

李四海　跪在地下將頭叩　口把軍官太爷尊
打死湯二也罢了　又追回　他們就去的加世良
小人却也知道了　太爷不比别的事　一定是
万岁爷的一家子　才与别者不相同　說話何事根子硬
扶侍你老人不輕　察院前來都伺候　守府坊官尽欽尊
这件事　小人無可将爷报　我算计住爷的容
任憑化上不多少　我来到　即房頭巷畫甫中

西上圣像供家内　早晚之间把香焚　保佑卩
多〻添才增福寿　子〻孙〻在朝中　硬〻朗〻多健壮
一点病儿也不生　寿活一百零几岁　修成佛祖一般同
李海四　乐的顺嘴往外讲　到把皇卩长笑容
坐上往下叫四海　你快些　赶来有话问你一声
李四连忙扒将起　口尊太卩问何音　我小人
若是知道我必讲　瞒卩一句非是人　正德万岁腮含笑

说道是　查楼现在何处存
正得皇卩说我为甲的要到查楼那里走〻不知热闹不热闹
李四海闻听口说好我的太卩前门外虽然是繁华地要和
查楼的来可还有那们几处好地方而正该来今日更又热闹那
是王府新出这么一班戏名叫大雅班好行头尽是南绣蟒紫尽
是鲁利新切末子是真山活水要论这一班中的生旦净末丑
全是好的没有过五十岁的人要讲那班中的小旦得常寿作

春官喜官全不要原扎头的小旦他叫宝官儿年纪才十九岁
脸盘儿亮有呢末儿夹有呢这两中要上一千号人就有九百
是为他前去
四海说　太卩今日该去瞧　只当解闷闹散心
别说小人这般讲　卩不信　一出师外就看真
现有解散戏报子　五王八在查楼中　上写着
全本连台水浒传　今日三本戏出名　梁山有个及时雨

他的名叫宋公明　只为失落招文袋　怒杀婆娘女娼叙
案搭着　宋江投上梁山去　早演新戏都是真
更比往日多热闹　要比着　平素多卖几百人
太卩要把查楼上　正该前去闹散心　正德卩
一闻四海这些话　不由龙面带上春　听他之言果然好
我朕必到戏馆中　见识〻〻怎么着　耳闻不如眼见真
为甲的　我还问你一句话　那里可卖酒菜东

吃的物件也可有　也好去　闲点酒菜把戏听
四海见问腮内笑　太卩只管放宽心　皇卩闻听将头点
查楼所指卖酒菜　小卖俱全说不清　要说起
又听得　四海闲言把话云
李四海口尊太卩我不怕你老人家见笑那查楼上所卖的小
卖儿我小人没有吃过的东西向铺子的人都是勺老财兜从不
欺生吃一个只要七个还是三个的账正德皇卩又问此岗那里

都有多远李四海说不远过了鲜鱼口儿也就看见了门面了武
宗卩又问说还有一座月明楼李四海说月明楼不对太卩
的式那个去处扎头不唱好戏唱的尽是西皮卖的都是大六部里书吏
卩们是说了当北京城非离了换夹的好戏上来的好戏唱也不能去
班子满腔皇卩点头龙心大悦叫声四海为甲的所说之言谁（准）去是〻
武宗卩　金腮内笑叫四海　要你留神听我云
拟你所说这京好　一定是　大雅班中甚有名

不知班主是那个 定是為官在朝中 细想来
不是尋常来探查 公侯王位西同公 在京一定居顯大
再也不是買賣人 你若知道普許我 為軍也就知此人
李四海
你若知道普許我 班主不是作官人
却是一个大財主 搓手捻頦說不是 可也算得是富翁
家住江南太倉县 北京城 他的那
民不廣有債不透 父母順天北京城 他家排西邊排戲

他可仗为二个人 買賣再數記不清 你王官爵戲不輕
这个人 那人在朝居大位 無有一个不知聞
合班之人誰不敬 远近大小人尽曉 他在京都恍動名
太倉刘
每逢大雅班唱戲 分外人多買賣糟 这也是
刘三諸他惡貫满 事事全然不由人 李四說的是实話
那曉万岁卫錯听 猛然想起一件事 菜廠胡同二好人

皆因為 听見太岁刘三惡 万岁心中恨此人
偏又听錯一个字 太倉刘 太岁刘音同字不同
打諒却是人上个 不由分外氣不平 附内說
我朕正要悄他戲 誰知查妻有此人 武宗卫
龙心一怕悄另欠 这差直朴查妻中 这一去到查妻上
而多火 匪徒恶棍要遭殃
万般的事總是一个定數 常言說的好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若

还不报奈因時辰未到 正德卫一時走向錯 听了一个字太仓刘
太岁刘 闹了个音同字不同 太仓乃是刘二 太岁却是刘三 如
今武宗皇卫望着太仓刘 当作太岁刘了 龙心一動 更又想出要
往查妻去了 一扭頭 眼望陳敬說 我要上查妻去 太府說卫上
要往查妻去 还是步行 請卫的示下 正德皇卫說
道 单们放走 陳敬答应 一扭頭 眼望四海說 道 我们的马尺在
在此處 要你照着 四海答应 說太卫们只管放心 交給我火人

叫他知道太卫们的分兒满貫 撒着街上大喝 也没有人敢 拉們
誰不知道太卫的分兒 正德皇卫說 偺们五个人不可合伙兄
叫陳敬胡傑二人前去 我们中合齐 蘇張两个人随後再去 也是
如此是四位老卫一齐答应 正德皇卫这才分貝 这才分別 往外
所走直朴查妻而来
武宗卫 这些西门查妻去 且說四海在俺中
才要坐在龙位上 忽然見 蘇進前来叫一声

四海你今还作声 别把軍官错看的輕 大略為
你们父子尽不曉 那是正德主聖明 私们進了你铺内
过見湯二烦道人 因此叫你活打死 人命関天大事情
你也該 從前一桩想一想 白丁先事把你松
守備衙官西察院 到替你 進回說者不共民
总是你的造化大 巧遇人王進铺中 万岁卫
喜愛為人多忠厚 临走叫我把你赦 賞你紋銀二百兩

錦中添本買賣興　說罷取艮過過去　四海由如在夢中
接过艮　父子母丁齊跪倒　往北磕頭說謝恩
拾起板櫈收宝坐　從此后　買賣本是大興隆
陳公云歸趕去罵　直扑查娄戏班中　儿方中
單表武宗正德主　且奔直扑正南行　才見查娄尚不遠
先睄見　迎面的棍子寫的分明
皇卩來至查娄前但見車馬不出大门牌坊上面掛有母塊牌

牌上寫有本園初五至初八日王府新出大雅班早晚全本忠义
水滸皇卩看罷暗暗分付保駕之人不可在一处武宗卩迈步進
了園內但見欄杆的人尽都是衣帽齊整看罢往里走同抬睛
觀看好人眾式不大但見戏台上的粧修的精巧彩画的鮮明上有
天井下有池塘兩邊是景天吊頂出将入相明柱上掛有二付黑
漆金字的对左边寫有淨末粉本古往忠良好像如同現在右边
寫有生旦粧來惜年賢孝那德忧太真情正当中大匾上寫有鶴

过遏云四丁大字
台上面　執事摆的多齊整　劍戟刀鎗插号新
门簾台帳是南綉　正有那　兵將令箭正居中
三面是娄有官座　下有明廊尽是人　听戏的
高棚滿坐人不少　貴賤英選便不清　但只座滿各坐位
言語紛紛乱喧華　正得皇卩正觀看　忽見一人把話云
但見他　未從開言腮代笑　口內連把太卩尊

尊駕我人是听戏　我小人　不知請问卩一声
看座三人多和氣　賣藝在行却是真　不过是
也為糊口把家养　殷勤侍俸與僱人　他見卩是軍官長
相貌不俗氣脈清　因此分外加仔細　滿臉和氣代春風
武宗卩　一聞那人这些話　也就回答代笑言
不是我人要听戏　我一处　好好坐住把戏听
睄坐之人付又问　不知卩如寫几位人　皇卩說

為单独有人一丁　那人回答道現成　請卩上娄正面坐
我一丁　得听得看交給小人
落而言正得万岁上得娄來就在正面有这们一張独坐看坐
的代笑說太卩請这丁地方如何又不吃柱子天子点頭龍休
为坐皇卩便向你叫甚庅名字主公要相这园館居娄有几等
人侍面有听頭你打頭是跑腿的看坐你的最好臉这丁人一見
正德万岁的架子就重來氣也不小向口就向你叫甚庅名字

任憑是誰也都有高氣兇你說話　活該此人的時運好就好相兇
使神差有人在暗中敢扎那一柔概不由己不但不肯使出刚
暴要氣來他反道說話又和一團的春風滿面言語更听还代有
精神貴凡從心里路竟侍奉皇卩
常言道　人走时運在福地　不能動氣再生嗔
列位留神看世界　那一丁　動氣挂性把才生
亂頭不能將人重　誰人見了嫌又捎　那里相

此人一團多和氣 口尊太爷在上听 小人名叫馮金貴
却是順天北京人 万岁点頭叫金貴 拿壺茶来端着單
慈而善 看坐之人来伺候 天子大樂龍面春
覌着裡外人不大 只听得 盡上蚕下語紛〻
猛听一陣細樂响 吹台的锁吶到侒听 看光景
到相滿有要聞戏 台帳擡起左右分 一店执式金纖淨
后台只听罗古咱 忽見着坐又来到 口內連将太爷尊

老时就 南台要唱連台戏 今而往日不相同
小人請問爷一句 可以就 用些酒菜西湯美
分付我好俗下去 向怀適飲把戏听 正德爷
貴為天子居內院 不知外面甚么凡 听見着座時爷向
反到在 龙腹聋呼口向心
（中公）武宗皇爷身居內院每日進膳都是美味珍羞没有用过外
面菜蔬小賣那里今要爷見着生的人向也就照省當中所用的

東西要說你去把清撲鯽魚拿吃了再要堂官倚了半天的
怔这才口尊太爷小铺没有别說我们这里没有就是概京
都城也没有賣鯽魚的正德爷說昨日舊單的还吃来你如何
說没有堂官說罢罚我太爷要吃鯽魚除非是万岁爷不能够吃
这宗魚出在江南总是進貢还得子儒下驲馮附廿上阝来用
錫盒裝上用香油味上用六百里的馹馬跑進京来廿開盒蓋
还是新鲜的民间焉能吃的了請爷再要别樣的吃罢

馮金貴 内唤爷把太爷叫 說起灶上更有名
手艺之中数頭分 各樣的 菜蔬狗口作的精
每月工食十几月 零爷也有数吊零 單帳爷
不信只管要几樣 拿来嘗〻便見真 時魚这宗免了罢
小人時再不敢说 皇爷聞听將頭点 叫声金貴仔細听
你既然 叫我為單楷另要 还有几樣可吾心
时魚你算没有了 要月樣 菜鴨餘鸡可現成

河南偶鵝十樣鳥 爬頭燕翅出山東 石花魚
出在山西〻安里 有宗脂鴟在金陵 極西一言抄百語
要的東西不曉聞 不是外边無有的物 堂官一傳只發怔
附內說 这倍單官来的怪 要的東西好不明
别講吃过没吃过 我從来 也没見过没耳聞
他提山西河南省 山東还有那金陵 这几省
全然知道闻過眼 这位單情别有輕 总得好〻伺候到

全（美〻）照宗〻要留神 这要扶侍他心〻樂 今日得他几兩艮
再别晴 穿影那算贶恨事 看他舉動不非輕
堂官越想〻越不完 叫不得 小心之処更留神
正德皇爷正欲酒 昔見妻下闲燃〻 忽然見
從外来了人一丁 出的面恐似天神 身後跟随人不少
来了那 正阁楼上京非守爷私訪的龙
（中公）但凡正德万岁要的東西外边一概全無皇爷越要堂官更

如鷥疑腹内說這位軍官太卩隨身影有即現他可見的市面
不少吃的全是此高貴稀罕之物你說他越發不敢拜慢了小心
侍俸皇卩俗言不錯怎明不過帝主佐倒不過君根正得皇卩
旄心一傾說也罷為軍的所要的東西你們妻上既然沒有你
說你們所賣的什麼東西說〻為軍的听〻也要几樣兒嘗〻
一見皇卩來的大通也就把所賣的小賣兒前〻後〻念了了
全套兒不過就是雞魚鴨肉燒黄酒此方蘇新正得皇卩就要

了許多的菜蔬不過略嚐了一点兒点〻頭說這丁貴了你罢
為軍的不用了你只管一总算賬賞你銀子賞堂官歡喜不表
武宗万岁在茶家樓用酒少時聞得所戲場中第一言大推班的
班主此人乃是江南太倉县的人氏所仗怀王府的勢力姓刘名
二人丁都叫他太倉刘元本良不廣有這一班戲也趁了有几千
两良子挪後出來他又亦太監刘謹的侄兒太岁刘三結為親
家太仓刘都是男家因此上行事有些根道

太倉刘　所仗怀王罩班主　每年孝敬許多良
王卩府中若有事　戏是白唱他原良　這一日
太倉刘二要請客　因此並無把戏跟　差人去把刘三請
所因親家飲宴處　家人　去的時多會　回來面稟刘義請
三太卩　並無在家出门去　如今早已出前门
查妻現今去听戲　代領着　許多家將早出城
多時他老妻弟到　一定亲來到府中　太倉刘

周所点頭說知道　附中暗說好傻人　既要愛听那班戏
只用叫人到館中　立刻傳到隨意唱　何用亲去到館中
太倉刘　正自心中暗过虑　來了許多作情人
都是戏桌兩良另　人参俳　高舖酒店紬緞棚
燒爛鹽店人不少　全來交好借屋名　一丁〻
錦上添花齊借臉　一派俸承敬此人　裡〻外〻人不少
太倉刘　可以挑動北京城

單位正德年間京中有没有不知太岁刘太倉刘這兩丁刚
行凶攔通欺押良善無所不為一丁所仗太監刘瑾是自己的
亲故〻就如城有的正得万岁一丁所仗讓位不作的怀王千
岁又搭有良不廣有勢力通天無人敢惹且說太仓刘二正在
家中根罢來客忽見家人前來回稟口呼二太卩今刘三太卩的
旧卩王大太卩們前下馬前來太倉刘二聞亲家的小旧子前
來由不得滿心欢喜連忙迎出來有迎出大门外讓進大廳之内

單位　太岁刘三的小旧子此人姓王身形矮小人〻叫他王敬子他
都是先明原的主事所仗他姐夫的勢力
這丁人　所仗姐夫有勢力　行兇攔通常害人
所見刘二差人請　急忙〻　代領手下眾家丁
穿街越巷來的快　刘宅门前下馬行　又誰知
太仓刘二迎出去　二人見面喜氣生　立刻請至大廳内
又兩車客重見新　彼此歸坐將茶獻　人〻双喜尽俸承

王敎子　他見人多禺熱閙　眼望到二叫仵兒
听説府上有班戏　北京城　裡九外七狠有名
人物齊整行頭好　这迎無有不知道　家姐丈
常〻对我只誇奨　相説班中有大名　小弟聞名未曾見
意欲今朝听一听　誰想府中不唱戏　嘡来一趟不稱心
太倉刘　问听連忙來弟叫　愚兄方才提令亲
何必又往查妻去　要听戏　立刻傳来到家中

到叫别人去取樂　有家反道不受听　王敎子
闪听口内呼兄長　果有此意才称心　不枉前来到貴府
我的哥　聞名不如眼見真
王姪子説名不如眼見听〻看〻不枉你我相契又听那心〻
来客一齐説道雅好〻〻我們也借了光兒聞〻眼又听王
敎子説二哥这了天可不早咧大略館子内早聞了戏了只怕
叫不來了还有一件家姐丈在那听戲如何叫他了來到二一聞王

敎子这些話立刻上了臉兒咧叫声老弟狠容易只用我打發人
前去立刻也就得了來大家听了再叫人把令姐丈請了來何
必久在館中听児平公表过王敎子这小廝又閙又坏又毒又恨
一闻太倉刘二之言心里是了欢喜还怕有些慌糖又用話訂
了一句二哥時辰不早只怕館子内不叫回来
太仓刘　一聞矮王这些話　不由心中動無名
叫声老弟将心放　大略有　誰也不敢哼一声

管他閙台唱不唱　説声傳去就得行　大略有
禺人敢捆多説説　誰人不知我的名　現成洋漆白一尘
只用現搭半刻工　言要他叫人打扫　上下忙乱不消停
太仓刘　分付家丁快些去　只説傳差到府中
多去几个休代曼　叫他們　快〻前来莫消停
如有人捆只管打　别論是誰死里㨨　打出村
大小一概全有我　拿有王府怕何人　手下之人齊答应

口内連〻説謹尊　差赴小刘西狀大　还有李席人一群
領了命　直奔查妻舖中去　又是傳差代請人
先請太步刘三到　就言道　府中候駕飲盃迎
又叫告訴領班者　对角滿七話挠明　鉄背熊
听見傳差不敢悞　所伏王府把人拴　不説家丁查妻去
單表那　太仓刘二万恶人
東公太仓刘二打頓是上了臉咧草要叫王敎子瞧〻这宗筋兒

第二宗要对的过他姐夫太步刘三还有这些来行情的大買賣
人再者还有一説就是各館中尽都知道惡人的名頭如有傳差
的不論唱几出立刻就止那怕唱一兩出立刻就打住出箱还代有要
定了满戲價因此上館中尽是唱頭一出戲就打不放此單准備有
暴跌兒傳差且説太倉刘打發人去傳戲也就叫人現搭台忙乱子
留正〻齐〻只等去時傳了戲班來就要听戲了王敎子一同那
些買賣人飲酒用飯單等要听戲被此説笑言講此班中的

名頭
王叔子
彼此言談說散話
提說此班何頭好
生旦淨末嗓子好
把子跑頭件再酥
太合刻

一向貫賣平人等
单等的
人物齐整更有名
唱工字眼吐的真
上下手兒全無錯
对手口把列位叫

指望要等戲班人
傳柔之人信命音
說什麼
閑日作相兇色偏
坊面欣打丁〻精
說起班中太燥心

良子化句儿千丹
說句天良实情話
除了忌長閑不住
难得日進良半分
且不說
書中单言正得主
眼看忌不閑大戏

乜頭的
此班系〻尽赴心
一月雖嫌二千良
家中有事家中鳴
太苍刈二家中事
查家樓
呈了龍肝心內嗔

行頭勸莫執貴良
可通好
常言一句說的好
不肯白吞那些人
人〻望想把戏听
飲酒用膳在妻中
才要說

天不早咧快閑戏
從下上來人一群
他身后
大略不过咧坐下
向好已畢咧下去
年計不过二十歲
心想着

忽听妻下闹烘〻
当先一人多豪横
跟随家丁人不少
從下面
又來許多東相公
恰似閨閣女容貌
要去金〻乃惡的人

呈了担頂争龍月
生的面平大不同
直扑官生往面行
來了館中平才東
一人〻
正得万歲心不悅

游龍傳
三

平公常言道天網恢〻迷而不漏世界中的人若别行[illegible]事
少事阴毒事損事行只帶行在有丁循环报應遲早不[illegible]就
是化不前来到避処所一册四書有几宗可趣之処必是天〻来打
頻自身與事前来鄉問元爲听丁好結日字眼兒顛調兒書上
的好話兒書是古書做論却是令人元爲劝善有遺偏遇見
我們叙道中的亲友很才好話兒不說跳過去丁草打中腰
內說他把人家的好話兜過去不筭化还对人誇嘴截舍擂跳格

登过也跳得好这書上書的結目你不說跳过去三本五本的八
本草除和子才說你也該想〻過書的这丁人的筆墨亂这却
是别筭早晚的工夫暗用的心几这不的用丁存有心在寫上几
句抗苦話我怕跳掐丁正文且說正得皇下还有那些保駕的臣
宰上見皇下上丁樓隨后也都上丁樓君棵生兒坐下落而書也
都要丁些酒菜一面吃酒一面用眼看看春景忽見從東下来
丁許多的人

正得下　一同文武出内府　坐上吃酒往下观
樓上要下人滿座　耳閂着　声音不乱閙護話
忽見一人将樓上　身后跟着人一群　专先的
那人生的多万恶　揚眉吐氣席一般　頭上扎巾月白色
身穿肴細是天藍　面目生成多奸詐　常〻害人只专頑
直扑丁　丢祖皇下正面上　却是宫中內閣向
正德万岁两眉挚　尽都是　瞒的真切那里边

但見那人刚坐下　堂官立刻把茶端　不多時
几丁掌柜将婁上　斉到官生內閣向　滿臉是咲斉问好
斉說今日下得閑　那人聞听咲一咲　俯頭一点曼開言
只听他　口說你們桔上忙去罢　平人答应把身轉
刚然下去人几丁　又听得　婁梯一陣响声喧
猛見上来人不少　尽是年輕俊俏郎　一丁〻
生的如花美面貌　如同女人貌一般　見丁那人将安請

那一回　精神貫足美俏年
正德皇下觀着那些人的来派不小先是本館子的掌柜的后是这
些小旦前来請安不多時茶酒菜蔬設擺桌案那些小旦圍攏
左右坐定又說又咲正得万岁開心暗說朕前来到有趣
李夫也沒見掌柜的前来降丁那丁堂官酒金貴並與别人那
些小旦也不前来别說小旦前来請安就是賣瓜子兒的也不到
跟前但不知此来者是丁甚麼人武宗下正自沉音忽見那丁

人高声說道此時天不早丁如何还不開戏又听他的家人促着
欄杆說道三太下叫開戏呀只听台上〻罢古响亮　立刻開戏
只听得　台上一陣樂鼓响　立刻向台喝戏文
頭出賜福功曹上　第二出　宫花报喜好丁院
三出宝官原他的戏　桃叢才未実在精　刚下去
立刻也就向正本　先上書是宋公明　閱目狠好一臉的戏
傅提高明唱的精　刘唐醉酒遇見盖　吉讲极丁书一封

延出戏 唱的人好角兒对 人〻唱彩不絕声
今日我算頭次見 要比那— 太府刘家春几分
又有一人時列位 内有原故你不明 太冬刘
要什麼仃頭他没有 蘇杭官員誰不尊 所仗王府名頭大
可以恍動北京城 故此無人將他惹 誰拿鵰子与卵石拼
現尔今 時通当爲刘太監 他与皇帝一般同
满朝文武誰不敬 外頭的 曾攜提攜是门生

他的任兒誰不曉 九城提他誰不驚 太監刘
他比太合刘堪道 冲撞他定時發昏 又有一人說俏語
現尔今 主仆齊在此向存
又有一人說书說男未從說話先用嘴往官生由一劳你睛〻
那里是誰作戲而未元爲的是他和听戏買樂何必說这些闲話
倘若是將他的家人听見嚣兒買不成到闹一场大村豈不是
有我是非天家看戏要深且說武宗皇帝正德万岁莫說听戏

帝的龙耳单往人群中听話㕵听說刘太监的身在晴見帶黎
民分外隔出很怕的形相皇帝的龙心把想暗〻說刘瑾的侄兒
可見得爲人有些万恶狂於民家的寡婦却是我朕日讀眼見
並那耳闻 武宗帝 一边看戏一边想 暗恨刘瑾老内臣
從容侄兒欺良善 他一定 仗你勢力敢欺心
狂於寡婦行埧道 無法無天了不成 我朕的

奉告上下若如此 国法何在礼何存 若非朕与你分拆
可惜諸官武共文 趋炎附势全不管 狐鳴搗玉居耳聾
朕若不 明正其罪誓他等 豈不苦死乎良民
天子想罢又看戏 閻婆惜 这宗花彩实在精
刚一撩簾就叫好 人〻誇獎不絕声 正德帝
慢向龙睛留神看 打諒梨园唱戏人 这个小旦实在好
模樣長的可人心 一身蘇绸多姣媚 那種風流坐長城

就是那 倚閭南門娼粉女 比上他時也不能
有古常言說的好 爲有那 美色二字可迷人
多少英雄因他丧 几次朝廷被色坑 編造出
书戲所爲得人劝 不貪爲高要自明 此乃閑言不多叙
单表那 听戏之人誇獎者
唱閻婆惜的这个小旦拜能作戲不但合妻誇獎好看些喜愛連
保駕门外大臣也都誇獎正德皇帝龙心把想說我朕平素就

爱十分喜爱听戏昆弋两腔到有雅字戲内中竟無有想此人
唱的好实然巧妙皇帝正看到熱闹中间龙心欢悦一派爽神又要
了些酒眼中觀看閻婆惜唱的熱闹中间只听后台咕嘟三聲喇叭
恂台上的也不唱了走场的上前伸手把门簾台帳也撩下來了
立刻把闹桌也收起來只故如此就把唱到熱闹之间好端〻的不
唱了 台上登時动住戏
那里是 立刻合棲乱烘〻

人々急燥干跺脚　斉說道　老爷打住是何音
且說武宗正得主　听到高性热闹中　猛然间
敬以一响打住戲　皇爷不説語高声　眼望台上闹言道
各等留神听教云　並未唱完就打住　此事有些不通情
叫他们　接前闲要往下唱　為軍听完好退城
台上之人做叅唉　軍官不必語高声
改日再来听戲罢　唱不成　告訴你

王府傳差誰敢慢　也得尊　正得皇爷闻此話
不由龙附心内嗔　說道还得唱　須先方許你等行
若不唱　你等不能动　傳退是誰敢不尊
武宗言詞还未尽　得则見　官生来了几个人
个々吓伏身不动　怒目横眉將横出　眼望前
正德皇爷闹言道　那位軍官火捌云　劝你押言不用慌
王府傳差就得行　正得皇爷闹言问　為軍心中好不明

難道說　此戲白叫你们唱　要走就是不通情
那些人口把軍官叫　任憑那　也有白唱給人听
吃喝在外不算賬　六七十出戲横良　持横的
他的言詞还未尽　官生那人大動嗔　立刻叫村軍小廝每
別骨他　什么軍官丢刻給我上綁他
話說武宗皇爷正得万岁听到閻婆惜而宋江反日前見招文袋
放起書字这就要殺奈淫婦正是热闹之間只听咕嘟々一阵嗽叭响

把戲打住了皇爷有些不悦心中、急高声叫道戲房内不可打
住為軍的还要听甚得接連有往下唱正得爷的言还未尽忽
見從官座回来了一人汗伏高大怒目横眉眼望万岁說道
那位軍官我劝你不必乱嚷混叫助了兴你你这是王府傳差
你既是京内的人难道不知道么但是王府内的戲就是这了
瞞造化愛唱不唱軍官你很听完只好打听多咱是他家
的戲你生来不到皇爷闻听龙心不悦一摆龙腕說你们快去

為軍的自有道丸平持横（兒）的一闹此言尽都退去在背地里私語
說这个軍官好大架子瞧他的派子必是大官兒欽武春也不
小不言平人私語且說那些保驾的四位大臣一見台上打住
戲了又听万岁向着台上高声喊叫到把四家大臣心下京疑
四位爷　大家观着大明主　只听万岁語高声
口内招呼还叫唱　一人々　連忙离坐見形
未至驾前听音竟　正得皇爷面生嗔　说道是

这件事情真根道　如此而行可恼人　就便他是王府的戏
並非白唱給人听　七八十出唱一本　如何由着性兒行
若要是　招们饒他不问罪　王法全無礼不通
如此而行休怠慢　捆住他　不許放走一个人
甚得接着往下唱　就說為軍还要听　那些个
听戲不許走一个　少時开台演戏文　内外四臣齐答应
母道之人發愣征　彼此附耳低言講　情語紛々把話云

看起来　这位軍官分不出　必是頭目有声名
那四丁一定是對件　到相是　差使當人一般同
也有公身往外走　大料今朝听不成　一人ゝ
刚至大门往外走　忽見公卩語高声　你们别走快回去
天時还　照旧向台唱戲文
王公各坐上的人有多一半子捨不得走痴心妄想还要听完了才
舒夫兒也有呆ゝ的等着也有眼巴ゝ往台看的這内中就有性子急的

人高声說罢也没什麽等頭兒也有要走刚至大门前被該
同公張老卩攔回来了盼丁言語谁知尽被万岁听見了口中說
道你們不可走那边無有听見為軍的話还要叫他们向台接演
往下唱麽也是活該有事大门上有張老卩不放一人出去台上是
要收箱妻上正得卩只叫向台你說把丁官生兒内的恶人太岁刘
三心中不悦奈因早有人通知他知道如今太合刘二主宅内請客
要唱戏还要請他前去

先有人　上差到了官座内　知會刘三肥一声
你老亲家差人請　現今在　宅内請了多大人
那里恭候卩的駕　代为傳唤一班的人　还要在
宅内唱戏叫快去　因此傳差到館中　听見卩駕現在此
小人前来禀一声　刘三向听說很好　故此打住戲中止
又誰知　遇見万岁大明主　还要叫唱卩要听
太岁刘三不識認　就便是　令館不知是当今

心想軍官不要緊　略他那搁一班人　人誰知
他先叫人大门持　攔回多少听戏的人ゝ口ゝ声ゝ只叫唱
那宗氣派唬人吭　先劝人去将他劝　改日再来他不听
一派的　同好大了言大話　遮天蓋天好氣人
家奴来把刘三禀　齐說道　当軍的只叫唱戏文
他把中人齐搁住　一定非唱不錯们　無边的
大話信口往下諶　因此来禀卩一声　刘三向听罢又嘆

說的是　我去瞧ゝ那丁人
太岁刘三說他别是丁氣迷言罢我看ゝ他是怎麽丁黑兒
你们不可对他說我是何人等我用擺些大話唬了兒叫小厮们
打下去去也就完了平狗奴答应忽見刘三分身形当作生来
至万岁的座兒前瞧了瞧果是軍官模様只听滿嘴内說道
為軍的谁叫你们向台接着往下唱呢你们中人不可散恶人
闻听微ゝ冷笑假意說罢呀我瞧你真是丁軍官只管信口

这般向阿言講此法天大話你也不打听ゝゝ為什麽不唱唄这
如今怀王府内傳差你如何俳句就叫他们接着往下唱戏
这也是　太岁刘三恶貫满　他把皇卩睄着輕
眼望武宗正得主　叫一声　当軍的酒神你是听
再下劝你是好意　改日你来把戏听　这如今
王府傳差無人扭　任憑是誰也要尊　难道你比王卩大
早ゝ走罢是正宗　略你喊叫是白嚷　何苦枉費精氣神

正得卩　一見高徒這般講　又氣又惱問一声
為軍請問一件事　唱一天　那道咱唱不發艮
就使王府來請唤　先有如今把得通　定下日
不能容許在戲館　再無暴躁礼不通　刘三向听微冷笑
叫声軍倌你是听　單說此戏不的唱　六七十兩戏價艮
如若是　遇見王府來傳唤　不論早晚什麽時辰
那怕才唱一半戏　立刻就　打住各箱進府中

方才有人來傳戲　因此不能把你在　告訴你
唱不成了再來罢　何必刀了費嘴唇　除非你比怀王大
那時節　諸事就你任意行
你若不比王卩大　依我說你快把那些大話収了罢　趁早尔走路到
是正經大事不然刑閙一負的頓法也就难討公道了　正得卩上一向太
岁刘三之言由不得心中大怒龙面含嗔口說你這个人好不達事
务為軍的偏要叫他们向台唱戏還要接着往下唱　如若不他们

撒了戲為軍的叫他们死無葬身之地太岁刘三向正德万岁道
此〻話由不得微〻冷笑口中說道若救我看你這个告軍的想來也
是疯児一盅扭心酒児小你有不扶硬一張嘴到說我不達事務我
到称〻你如若不能叫他接着往下唱你便怎麽奈何我
总因是　太岁刘三話倒里　他把皇卩当作兵
平素欺心行拐道　常〻的　害軍民太狠心
想來全身一丁理　到如今有這等人　伏万惡

是事了要尋到底　痛了丁平才死心　也是刘三要倒運
小看当今主武宗　你要不能叫唱戏　看你怎出此俐中
正德卩　未從開言先冷笑　眼望刘三把話云
若不接着往下唱　那就算　為軍輸給你一人
刘三点頭說狠好　不知輸了什麽東　必須要
你我当面先說下　丈夫行事要分明　皇卩点頭話狠是
話語如同板定了　如若不能接着唱　代把查壺畨盖新

太岁刘　一向皇卩說此話　相頃眼望左右人
口說你等都听見　我看他　到加中了氣迷心
满嘴全是無影的話　信口開河了不成　且慢說
怀王差人傳此戏　就是班主誰敢哼　輸了要把查壺盖
裡外也得多少艮　大瞪两眼說夢話　多伴有病鬼吹灯
他要惹　太倉刘二心有氣　立刻要了命残生
道要合他打上賭　惹了他　惹得畨盖旧换新

先老他的這張嘴　往后不敢混逞能　太岁刘
正有思想惱又恨　忽听皇卩向一声　我請向
万一他要接着唱　你便輸我什麽東　刘三向听氣又惱
他只說　接着唱我把人頭交丁明
平公任憑怎麽行為頂道所仗勢力押人平黎民状怕是他的財運旺循
循未到呢罪貫一满也就該他交好咧这代有大眼有两眼看不真要
相太岁刘三平素向他也不容人张嘴他說什麽就是什麽今日他

連氣也不動他忘把武宗皇帝当作氣迷心的一名軍官平素
愛詩曲那小人着代君依他自已想着這是一宗樂兒頑耍兒一
撇前來要鬧鬧軍官好叫他信着嘴往下說那叱還是他的循环
非庄到了他想閒一丁当兵的敢惹王爷合太爷刘這不是我找要碰
丁子因此分外的小看皇帝一心要合正得万岁拼对拼对已說不
老他的别的只老他這一張嘴想畧開言說当兵的我看你這丁
光景还不知你是那都都而的人不是叱踹嘴内說薪些大話你

等敌叫王府里的我來唱這件事你可别闹着處罢但不知你家
住那里姓字名誰作何生理這事等當這还是另有别的買
賣

武宗帝　一聽恶人將帝問　微微冷笑屏三声
松面坐頭開言道　你敢由　為軍才賭几輸也
刘三聞听吟吟笑　叫声軍官你是听　說是你
何必打賭怎麼着　輸了賭切不是人　天子点頭說根好

先把刘物說丁清　我要輸了將妻羞　化上几千雪花艮
為軍的　若叫他们挨着唱　不如輸我們房東
也是刘三他該死　咱使有　知道王府是硬根
因此我氣開言道　軍官留神你细听　当真的
那叫闹台接着唱　我把人踩輸与軍　你的艮加我的命
借你打賭檢一檢　万岁闻听心大悦　正德万岁把面春
口内說　一言既出白樂也　駉馬難進板釘丁

刘三口說不推攸　川个有　八字沒有樁如人
武宗皇帝將頭点　口誦此言礼上通　不但是
今日叫他接頭唱　建唱丁月不给艮　刘三聞听微冷笑
大听待　正德皇帝把話云
正德帝說為軍的家住東華门内姓朱有松長明月在社稷衙门
当差却是五軍都都有內的頭一名官但是中公相諸般的事都有
了定數非人力所為正是太岁刘三他的葬貴一满他的循环

非庄一到再也脫不開枷不由已他对皇帝說出一如若果然皇
往下接着唱我情愿把人頭輸給你刘俗這是太岁刘三的混
話他心里想着别說帝上万不能再唱就便在唱略他極敢殺人
這不是一句混話他那里曉得此一位帝要殺你太容易了何况
正德万岁心中早以危輸着要殺我恶人
世界上　為人恶要行好事　舉頭三尺有神靈
富貴窮通天生就　莫讓你　空想把高用不中

時運來到休非怨　遲早总是不相同　莫别看
作逆行為他豪富　祖上余得贻在身　制我完畢总要受
循环报應不饒人　还有良善遭磨难　罪孽临身怎不穷
太岁刘　心想打赌為取樂　他把皇帝看的輕
情急他把人情賭　這也是　明有王法暗有神
平素之間口惧道　暗知心坏損阴功　這就是
事非之為多開口　煩惱尽是自已尋　且說武宗正得主

听見刘三話語真 跪下人頭不講頼 不由又恨又是嗔
開口說 这丁们已情愿死 衬福無门们已尋
我看少時再唱戏 單瞒他 却拿何言对寡人
無知黎民难饒恕 總得按律问典刑
武宗卩—
自知他是一恶棍 並不知他姓甚名 少時问出真名姓。
那時節 難免刘三太禍臨
正德万岁一見太岁刘三惡把人頭打賭由不得徹了冷咲眼

望恶人还有甲軍民說道為單的不光叫他立刻接着唱 不算
就從明日起唱一丁月戲價不給酒飯不管誤了不容錯了不依
少唱了问罪那時節才知道為單的势派正得皇卩再刘三言
講那些軍民閒听在背地里紛紛私語甲位那里是正得万岁爷
城前來這恩是查妻的掌柜的造化不小此人乃是山東兗州
府曲阜县人氏姓孔名時太為人正直查宗閔為這些招事的
饰他都公平再不叫依讨们生事老天加護正得万岁駕至此

必今日許下查蓋九妻
那些丁 軍民一傍听又看 誰不遠的出北京
眼睛太岁刘三惡 認識的 一傍观看不敢哼
知道难惹多万惡 可已惊動北京城 今遇见
这位軍官將他惹 今为脑袋輸了賭 明明是件荒唐事
那名軍官全信真 就硬是了怎麼来 莫非还敢抗奈人
怕只怕 少時輸了难與嘴 就得依他要動工

惡得重修樣補蓋 這件事 必要花費多少銀
怀王府内这班戲 叫他白唱本尘能 他还說
一月並不給戲價 列位想想能不能 听他净是大高話
事到归期一定松 又有一人閒言道 列位留神仔細听
今日丁 軍官來了四五位 尽比别者大不同
人丶說話太大道 難摸底切是何人 何事吃喝真爽神
人丶說話太大道 难莫底切是何身 細想來

有些听頭也太可 不太如何这等行 又見一人呼甲位
这如今 多有愛講大話云
又有一人說事丶認不得真信不得假我常見有一等人愛講
說出來的話遮天映日信嘴胡河天是王大他就是王二背地
里不叫他把皇上还罵咧硬說五里卩是他的四丶那里对誆去呢
依我說給他个李愠下山撞塌難通說不知都丶府内的軍官尽
都是上四等的人奉劝惹他们也就完了不言甲軍民紛紛言

講且說怀王府内的太合刘二同為請客又差人去請太岁刘三
誰知請他的人回來稟報說三太卩沒在家内現今在查宗妻听戏
去了因此差人一面請刘三太卩上 一面叫告訴押班的鉄背熊潘
七急到把戲打住 迎府來唱
此書中 借問世多說不到 列位留神漫听明
不說傳差到台后 告訴潘七鉄背熊 单說那—

奉旨保探孙良将　指挥一同教同公　旅游人门横搁住
不放听戲一丁人　门上启已还唱戲　真扑当席喊連声（听说后走出门）
单说那　黑丁扒出往后走　直扑台后喊連声
正对东台戲不唱　不然你等活不成　押班的
单官太丁将调壮　观看来者这丁人　面如锅底黑又亮
潘七闻听心不悦　身躯高大多多壮　犹如恶虎下山林
黑臉豹眼闹横生　一闹来人还叫唱　怒目横眉满面嗔

鐵背熊　非道說　不如傅善王府中
还有黑丁說別嚷　不准轻中用拳打　悉而言
黑丁聞听心大怒　慌坏打擂几丁人　一齐跑上台官坐
口把太丁尊几声　如今后台真利害　現有黑臉一丁人
他硬有　捆住戲箱不叫走　由如恶佈似天神
还叫闹台接着唱　鐵背熊　潘丁一怒大動嗔
話不投擬（机）交丁手　黑臉万恶丁不成　把潘丁

一拳打倒流手把　鼻破臉腫冒鮮血　打擂言词还未尽
立刻就　把一丁太岁刘气恼攻心

中住　說起这丁潘七号叫鐵背熊真是恍動北京城他本是[illegible]的人正在時道當為甚实得宠他而太爷刘二相好常跟酒这班戲这是王丁的分派叫他押班今日听見傅善才把戲打住刚要出箱上車往府里拉被黑丁胡僯迎頭迎頭搁住不叫走潘七一聽何肯依立刻就要講橫那知被黑丁一丁嘴巴打了丁丁鼻清腫四散闹光因此打擂兜的跑上台来到官坐前給刘三送信太岁刘聞听氣恼攻心連忙就向打潘七的是丁什么人打擂兜的是丁黑臉

的單官刘三聞听就是那几丁單官这厮万恶狠逼心中恚账有氣自己暗說且住論礼就该叫人先把这几丁單官綁起来送到衙门中问罪偏偏的我太何他打賭总得将他擬尤丁為正好叫他者羞、、查妻動丁工盡完丁再把他送衙治罪不怕他跑上天去恶人想罢反到不動氣心中全不解意

太岁刘　且與打擂單官等　你们是些無賴人
不过動手打几下　不成望　下些死手乱打人

大略潘七不肯讓　他也能当几丁人　因此上
刘三單善戲房散　还要叫人綁武宗　坐在官坐往外看
且聞后台喊叫声　暗暗自己說奇怪　我看打全子怎麼行
在要想　闹台唱戲不能勾　王府傅善敢不尊
大略人人跑不了　我等是　單單善有这丁人
他若一動起身走　我在叫人把他拴　那時節
将他送到衙门内　总得叫他满应城　前后看盡析到底

首都圖書館藏書之章

一概暑利全見新　前々他有多犬光　叫他認々我一人
太爷到　今日活該要倒運　他把万岁当平人
出上不住晴天子　只听得　正德皇口喊連声
还不闹台往下唱　接連往下别錯行　太爷到
作生之内哈々哄　一座癡心把戏听　不言到三兵胆大
且說那　押班的潘七鉄背熊
只因他所見班主太仓到二打扮人前来傳县視县家中点等

还要早々叫闹台唱呢現今二太爷家中的亲友不安还有三太
爷的田爷王教子叫急々前来傳县潘七闻听那敢怠慢立刻
告訴長班将戏打住指望就要两稍那晓黑爷闹傑前来赌住
后台的门子高声罵道囚徒快些唱不许走一个那个不依打
拆了狗腿别人还未張嘴潘七先就上前叫声軍官还是怀王府
内的戏現今傳县不能唱你别硼了子黑爷那里肯听一揚手
照定鉄背熊臉上只听吧就是一个嘴吧潘七恍了两恍栽倒在

地
退一下　黑爷才使三分劲　潘七臉上腫又青
恍了外恍未挺住　只听得　咕咚一声倒在尘
扒起用手只一指　黑臉軍官了不成　你要敢
動手来把太爷打　不想活有在世中　大略你也不知道
怀王府中有大名　总得叫你認々我　你才知道那有的神
説的話　付又上前講動手　黑爷冷笑丹三声

眼睛潘七非来打　这黑爷　将身一探手一抓
往上一砍跟进去　照臉一下重十分　只听吧
这个嘴巴打臉上　立刻青腫見了紅　满臉是血倒在地
狗贼昏了半日昤　酥醒过来高声喊　众人快来拿此人
下死手　只管動手将他打　别论是谁死里揚
打尽村来全有我　擒他了　王府明々先了情
打楪之人有些乱　指望上面要行点　那晓得

黑爷立刻紅了臉　左右闹手乱打人　别説这些無徒背
想当初　万岳千軍一个人
别説这一班的人黑爷当日征剿西夏使表一人一騎杀闯贼
也只来的那些苗兵胆战心驚再者潘七浑身硬朗又全些武艺
所仗有怀王府内的势力怎説被黑爷也拿打倒他的心中不扶
連忙扒起大叫黑大汗好大胆子怎敢打我你也不怕怀王千岁
手下都指揮胡傑今日奉旨假扮軍官保驾他把那些火性收了

多一半今被鉄背左口々声々只提怀王府由不得氣惱改心用
手一指潘七説道你这个奴才只拿怀上相掠我们你当我们敢
敢你敢了不成依我説快々的唱去
鉄背熊　所以自己能先打　他把黑爷明的輕
听見胡爷将他罵　由不得　心中大思眼元睁
叫声黑汗听我説　告訴要你細听真　太爷在
怀王府内是家將　专管押班了事情　就使听戏不講礼

王府傳著你不弃 黑卩聞听傲冷咲 不知你叫什麼名
那丁賊 見開口把黑汗叫 要你通神仔細听
姓潘再七誰不曉 太卩的 外号人称鉄背熊
胡卩聞听將頭點 叫声七兒你是听 為什麼
熱鬧中間打住戲 就恨前边多少人 老卩所為这件事
还叫開台唱丁听 潘七听說瞪到咲 叫声黑汗少胡云
非道說 方才沒对你言講 王府傳著你不弃

你敢捆住不叫走 想必是 汗蹬的胡撓信噴
想是我為要作死 惱代活着在世中 都指揮
時下难接心頭火 匣口一張似雷音 叫声奴才狗有罵
卩把卯 虎爪一揚下絕情
俗言不錯君子人怕礼粗魯最怕激这位黑卩都要見得用話激
立刻难忍無明火起先前用巴掌打他不过三分前不如今動
了真氣了一揚右手照定潘七的脈只听吧哎呀慌了兩慌一陷

虛卯有央數多远咕咚栽倒在地黑卩的氣力不小还弓了潘
七結實硬郎先的住这一巴掌把丁恶人打向了半日才扎挣
扒起来口中嚷道好打〻〻他的腮脸鼻血心中一急付又上前
兩手扎来朝要抓黑卩都指揮一見心中火起說好一丁該死的奴才
竟敢合我動手說有焰行吧又是一丁满脸花这一下子比先前打
的十分沉重更加利害
胡黑卩 他被恶人闹上氣 把丁凶徒鉄背熊

往后一仰又栽倒 立刻就 鼻破眼腫倘鮮紅
这一下子十分重 昏迷不醒只哼〻 小豪杰
不肯上前將他打 傷人又怕万号頃 且說王左与李虎
还有打手一大群 大家正要傢伙走 忽見一人把刀往尊
这如今 潘七太卩被人打 堪〻打死赴幽冥
動手之人多利害 別他的 打扮都是一号軍
秋大合赵聞此話 李虎王左動無名 氣咻〻

恶狗一般往外走 一齊同出吼声 那里來的人胆大
扛敢無知丁不成 莫非不属大明律 私打王卩府内人
拿住他 打死在往王府送 千万一定問罪名
黑卩一見傲冷咲 小豪杰 鉄怒含嗔語高声
是我打的怎麼樣 莫非你來报不平 罵奴才
只有多少只管上 管叫你善語不成 王雄听說心中恼
口内連說丁不成 是你打的敢承認 真乃無知胆包身

說有語 赶上前來用拳打 他把黑卩着的鞋
那傑一見傲冷咲 小豪杰 虎背一指往上迎
砍在王左手腕上 匪徒哎呀就了筋 都指揮
一攢身形跟進去 黑卩時了眼通紅 膝根之上用拳打
咔嚓 咕咚 那小人立刻栽倒赴了幽冥
胡黑卩安心不傷人命誰想王左不禁實格不住脖梗之上一拳
頭打了丁氣絕身亡李虎与合赵秋大一見打死了王左了一

齐上前恶爪不食直奔了黑卩前来動手（平公）这位卩在万馬
芭中如走無人之境何惧这些无頼之徒尽被黑卩左一拳右
一脚拳打脚踢真是落花流水但不知这些人却是誰（呢）消大充
就地滾毛里剩一条棍（不怕天）氣死雷（摸不为）死要緊（暗扎扎）算不
了这些无頼田五刹動起招箭的杠子来了黑卩上見也就把一根杠
子奪到手内一路好打且說薛国公張勇在大门摘持心中是
为这座見這光景代中說有些不好也只得听命田天張老卩

搁了会子忽又有听見前台只听的那戏房内扶扶喊声振耳
公卩連忙迈步走来观看一見黑卩正合那些人打呢公卩上
見心中好恼也田奪過一根杠子来一路好打这些狗党子群鸡
頭血烟葱葉蒜皮滚的滚扒的扒挽腿嘴到黑卩胡杰手擊大
杠子来至戏房之内一声大叫說你们唱戏的可從看見了如若
是樁的住一杯田别唱戏
黑卩說　你们还是怎麽着　目睛眼見一可着真

這戏还是唱不唱　别叫我　心中上恼用棍楞
好些言词还未尽　忽見來了一个人　掌柜的
口中連把東卩叫　太卩滿滿把我坑　大合刘二誰不晓
可以哄動北京城　唱戏以前說唱戏　不該動手打熟人
这件事　閙出人命怎麽了　小人实在担不輕
黑卩回言說无碍　我放你　不必害怕且放心
我既打死我償命　任平怎樣把戏听　不放心

你去只管躺着歇　掌柜的把太卩哥　好歹别要俩跑了
摆下血頭擇不清　黑卩闻听說放屁　我还要去把他尋
总杰是　怀玉来也不怕　由你无干且放心
既有云手旧不怕　等我且去报衙门　且說那
掌班一見这光景　有些害怕叫甲人　这戏怎得往下唱
不唱不行　千万别惹黑祖宗
掌班与那些唱戏伙伴们一見薛国公張老卩都指揮胡老卩两个

人各拿了杠子列相五神一般眼睁的把滿七打死了王宏是麻了
命　則又把这平人打的四散奔逃要睛戏班们打人全仗为武
行内的人今日武行不的人一見二位老卩这般凶恶一个个齐往后退
掌班想了想再不唱难免也就有多少的人命大家商量只得
開台再唱后台孔烘烘焐田把箱还安放田处商量扮戏不表且
說察院田老卩明知歪鴉现在查楼看戏旧想着怕有事暗暗差
人知会安偏还有坊官不許走露風声兩个人派了許多兵丁

役胥把守大门不許放走一人出入因此掌柜的不能脱身前去
报信
单表這　武宗皇卩正德主　卩再到三賭输芭
歎！虫等叫闹戏　等废正有顿飯工　您知道
早把行頭下箱内　各角兒旧要出離中　现今后台多忙乱
闹箱從新不滿停　各角回来付又扮　因此担悮頓飯工
武宗卩　並不知曉啐爆燥　还不開戏主何情

三教九流人、不少　一个〻　观看正德主圣明
内有一人别不住　眼望皇卩把話明　說道是
軍官君伙在下功　不必贪心妄想芭　叫这干人散了罢
这戏算是唱不成　想来軍官你不晓　在下告訴你听〻
太太刘　旧是大班戏班主　借有怀王府内名
九城、诽谤将他惹　提起来　刘二太卩誰不京
爱唱不唱由他性　却而别班大不仝　軍官卩

靠你如何揣的住　竟是劳神枉用功　今日算是你大错
為什么　朋里朋塗賭輸芭
我的軍官太卩若提那个太仝刘是恍動九城的大财主銀钱
势力不小虽那一年半载旧便惹他也該打听〻〻張不該雨
那住卩打这个賭你不是尋有我没脸之人孝我不怕你老
人家过意靠你一个書軍的月间能吃多大钱粮但要着盖这
所查楼这不是胡闹么正德卩闻听那人之言由不得起心不

悦說你這个小人满口胡說你们只講势力且钱难道也不講礼
么他便旧有且不势力我是在朝的王子官员也没說只要人
家的金银惧人家的買賣之礼还有一說你们嘴〻这一解无败人
也有多大花不妣物所着所着也有与爱唱不唱的道礼
武宗卩　越說越快更動氣　口骂小人你不晓
今日平他誹家戏　為軍的　忌得叫他唱与我听
旧便唱了还不算　还要将他问罪名　那時節

势力小人才知道　王法無私准为行　小人長来小人知
罵的那些脸九彩　欺代不依講高攀　有来的威凡今人京
常言道　真龙天子百灵助　看有皇卩丁〻京
吓的那人不言語　付内說　軍官一定中忠見風
不必由他闹闹氣　我的眼睁睁为行　且就那
太岁刘三心暗乐　我今定要把他芭　又听傍人将他劝
有說軍官别想芭　回頭又看明天子　一派不凡代趣容

說的都是活天話　只叫恨唱不清停
隔嘴内　那一名　軍官想芭来必行
刘三代怒闹言叫　原不然
早〻你把主意去　看盖此楼好動工
难免你旧月還对　想要悦進来必能　正是惡人来諍話
捷回頭　台上观看大败了形
太岁刘三他的心内有准十拿九稳芭定了口内还說軍官你
估量有得多大良子看盖此楼口内說有話一回頭往台上观

着保见走坊的孔〻烘〻把门簾帘幔全排上了看光景旧相是
要闹台由不心下沉音阿忘么书真的要唱我们京家从来没
有処过人哪难道說还怕这个书軍的不成太岁刘正们胡闹心
中九疑设见正面的武宗皇卩眼望刘三问道你可晓见了言
罢天望着那个不伏的軍民问道為軍向你到底是誰賴誰芭
那般乱言乱語的万岁即言还未尽必听哼天正德卩說
还是提着方才的节目往下快唱

武宗卩 高声眼望台上嚷 还得接着唱才行
忽听台上张答应 他说道 太卩何必细叮咛
立刻前台唱了戏 合座主人皆愣怔 咒一个
听者观瞧不耐烦 此此私语论武宗 这位单作好手段
要瞧真的假才情 想来他的分不小 省下戏班唱给他听
一者真的 一句不错接着唱 听说还唱一月零
不管咒唱无戏價 列位明 只怕此话未必行

爱唱不唱由自己 今日随和好事情 又有一人呼列位
你我别管闲事情 输赢不管咱听戏 那些闲话尽别听
太仓刘卩谁不晓 玩戏仗着王府名 不言单说私议论
且说皇卩主意明 坐上一见唱了戏 眼望刘三把话明
问你此楼是人盖 单问你 你的人头在不在
还是自己往下敢 还是等我派人行 且说那
太岁刘三心犯想 此话难以在耳声 旧便在他无妨碍

靠他不敢妄动凶 何不如此这般為 旧事将他上御龍
太岁刘 眼中妙视正德主 那知他在魂梦中
眼望万岁高声语 那单作 仔要胳膊尽现成
京营眼望单手下 孩子们动手莫消停 拿住他
立刻送进怀王府 好叫王卩问罪名 只听一阵人呐喊
两个头往上裹 要拿当今寿在明
单公 上回书表道过了太岁刘三烘动了北京城 也非一年半載別

說甚他相他若是碍着他的眼他可立刻叫人不是活〻打死旧
是叫人绑送到衙门内三十板子两月枷号今日他见这当兵
来的大道沉重心中不服正在心高气傲坊中他心里指望十全
九稳的老定咧單作卩咧他心还想有要当真的动土盖楼他
还叫盖三面楼尽〻是西洋房子排好知戏台上那些走坊的乱〻烘
〻把门窗台帐也都挂上了着光景是要唱的系儿刘三心中
犯想我们京家从来没有这麽一遭儿咱今日是这麽咧

猛然想起胸内說 喊 元来是京家没来又听说京中請客旧
便到二太卩没来相那押班儿的潘七儿是作什麽的联通他
也怕的是怕事 光遇人正有倒鬼忽听正德万岁眼望那些
多嘴的单人问道说这是谁输了那个老了话言来了只听
后台罗古齐唱又听万岁说还是接着唱又听答应回言说
是接着唱不敢错悮
后台上 高声答应接着唱 人〻沉音在腹中

有心到要不肯唱 那晓得 后台现有伊样出
王左是他活打死 潘七太卩影无踪 那些个你们
把子全都不中用 空大没有什么能 堵住后台不叫走
台箱杠子在手中拿 说是不唱旧是打 好似天神一般合
央不得 旧得唱旧住下唱 手忙脚乱不肯停
皆因行头在箱内 此一时 付又向箱乱烘〻
各角人〻另在扮 因此担悮好大工 且说那

三教九流人不少　人々覌睛看在明　别者也是当军的
有些来歷大不同　哄动北京谁不晓　大雅班是王府中
大仝刘　九人一时必多说话　但这倚着把人（戏）停
说声不唱旧不唱　从没人　打住又唱这一宗
今日这算真野异　你我算是见分明　这内中
大有军民说且住　现在还有事一宗　刘三太爷打赌赛
他而那　军官言遇谅输的

这个人说到位现今那位军官他而刘三太爷现今还打有赌呢
一个是输了叫着盖这座楼但要里外見新一个是今的人
腾发打赌现今今上眼看旧要唱戏咧刘三太爷算是输了难
道那位军官爷还敢括住了人不成细想这是太岁爷的一
个巧局儿算拿话把那一位军官太爷旧就住了少时若要弃
起输来只怕刘三太爷还要弃赖必有大乱你保不住那一位军官
不是揍一顿打旧是叫人将他上锁送到你王府内去这位

军官必没轻價正是东军民闹々乱弃忽听台上仍旧
闹戏　忽然見　台上仍旧闹了戏　上场旧是宋公明
然后旧是闹婆姑　旗连有　前台戏补唱新文
合雅人々齐纳罕　比此私言论武宗　这一位
军官太爷好手段　要唱打扮猴事情　他把大雅班留下
合人难猜旧里情　当真接的往下唱　听说白唱一月零

太仝刘　自来难惹谁不晓　唱戏全仗王府名
要唱不唱由自己　这今日　如此的随和主何情
想来军官分跟不小　必然拿的住王府中　大料为
不是京戏是朋友　故此说唱旧得尊　可有一件人纳罕
太岁刘三他不明　他望军官又打赌　这是为何这般行
且不说　馆中之人齐纳罕　再说万岁圣明君
他见台上接着唱　由不得　气的一丰扭项云

眼望刘三开言道　那人的上看台中　我问你
此楼我还盖不盖　还是输来还是赢　你的主意怎庅处
但不知　你的人头可舍人
正德万岁一见台上算是唱了戏了这才一扭项眼望恶人说
你的人头也算输给我了旧只向你常言一面君子一言如白
染皂这件事怎么刷再个正德万岁并不知道他是太岁刘
三只当是势力良民的豪棍故此也是用话闹他且着他有何

王爷故此假意向他你的人头怎庅处太岁刘三一个向武宗皇
帝之言这才应了你言媒要不胜了嘴了没的说了立刻着恼
成怒大叫军官我的人头算是输给你咧我问你々此一时要
还是等着唱完了戏要你还背京的动手你还是另叫别人
动手到要你状々对我言讲
太岁刘　眼望当今圣明主　叫声当军你是听
在下既然输与你　我想有　一个人头何必云

请君只管划了去　收了脑代碗大横　我请问
还是等为唱完戏　莫非立刻不容情　说着不由哈哈笑
改事人的一般仝　皇爷闻听说很好　戏也听来头也芭
唱完了　难道你还跑的了　大料再也难保生
不言武宗爷嗜恨　也不说　太爷刘三万恶人
书中单表黑衣师　一令张爷跟闻公　后台的
手擎杠子高声嚷　须得按着前戏文　千万不可唱别戏

错了旧用杠子拐　戏子答应不敢错　还是照前一系行
胡黑爷　这才点头说很好　眼瞧瞧公爷叫仁兄
你还去把大门守　单听着　有何信息好施行
张爷点头说很好　专等在此别动身　总然是
唱完别放人一个　总听音信再放人　言罢这才往外走
大门外　来见陈公老内臣
平公此一时只在侯又开台唱戏这旧把这一座重家楼闹的

军民听戏的人等连掌柜的全都纳了罕哪人人彼此都说是这几位书里有些来历这戏可是唱了这内中还有几宗事例到叫人不放心打头把王三打死了还有许多的有伤的人都动不得了第二宗太爷刘二太爷现今还在在座旧西那一位军官打赌哩气少时未必善罢干休保不住还有事了第三宗那神班的请七太爷这一跑出馆去一定去报太仓刘二太爷去他又是班主所依怕王府内听见此事一定不肯善罢

掌柜的　说起这事两又恼　叫人心中忍得穿
太仓刘二名头大　可以旧　烘动这座北京城
他是班主多刁恶　所仗王府是硬根　他君是
听见面下他的戏　本觉心中大动嗔　何况又将人打坏
这宗大衬不非桩　少时他必代人至　前来迎我那号军
不用说　馆子他先全拆焖　从此别想开前门
这是我的时气背　今日了　还见官兵平祖宗

有心出门将官报　两神现今守大门　官座内
刘三太爷还在此　想是要等那群居　听罢少时来住戏
他们的把子更又凶　准此唱戏还热闹　只怕还要伤损人
旧得随街走一盪　专财惹气恶怨人
少不得　且说那　太爷刘三与武宗
不言掌柜心急鬼　皇爷单点要听戏　机心暗恨万恶人　他竟敢
书面两眼来打赌　拿着脑代赌嘴芭　想来此人旧填道

不是一个善良人　少时问出元名姓　将他陷罪不肯容
正得爷　心中一怒开言叫　那厮留神你是听
你的脑代浪序柔　快快的　割将下来给参军
刘三闻听心好闹　大叫小斯们莫俏停　快动手
只管先把他綑上　然后再拿那些人　只听一阵人呐罕
好凶徒　不管轻重齐打出　今主丕明

游龍傳四

平白　武宗皇帝正德万岁並没有把恶人刘三放在心腹内想为这都是此丁民不费力刁民大時听完了戲不过叫他才作把他責害武是枷号板子做戒与他好叫他知知过必改誰想这旧是太岁刘三皇帝未出前门在东安门外東廠胡同遇見兩个妇人都是婆媳二人披頭散髮号啕痛哭又見年輕的婦人面代伤痕眼中流血坐在地下　但有那些瞧着之人言ヽ再被武宗皇帝听見元来老妇人的男人姓郭早已旧去世久前只有一子名叫郭升兒娶妻黄氏誰知郭升兒他也去世只有老少寡妇黄氏所生一兒一女才交三四岁全仗婦人家苗鸾刺绣所挣的工个供句足用这个黄氏生的人齐正有些風流俊俏一门孝顺婆ヽ那晚遇見太岁刘三安心要娶出此奸誰想黄氏节烈冰霜心中一急用剪自己咒瞎了一目武宗帝方知其故心中痛疾记准了名姓还要回宫传旨派官捉拿太岁刘三誰想今在查家娶妾　上臣遇見

這也是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冤ヽ相报不非輕
刘三恃他恶贯满　查家楼　他把皇帝当作兵
倚仗强势欺良善　所仗叔父是个老公　再不想
今日循环报应到　他还任性善行凶　听見皇帝问脑袋
又氣又恼眼元睁　叫声單作少説話　既赌输赢无变更
我问你　人头现成要川有　只用叫人把賊傾
再没有已往下砍　你只管　叫誰動手我看真

武宗皇帝微笑哄　这到用易很现成　只用我
為單踊（張）嘴一的話　甫保有人他必在　到要向你一句話
屈在何处去残生　你說屈在此处死　立刻押去戏館中
再不然　叫人押出順城外　菜市口見向典刑
皇帝說的是实話　太岁刘　不由動怒面生嗔
口說真正好喪氣　扛敢[illegible]口混伤人　忙叫道
孩子們快些来動手　將他綁起送衙门　只听左右人答应

立刻旧　上前動手套武宗
秉公这些无赖之徒　听见刘三叫動手要綁皇帝一人一齐往上
跑指望動手且說这位太府苏進一見如此心中有氣连忙上
前逆頭持住口中說你們这些胆大的狗頭狂敢无礼难道都
不怕死虎言冒逆頭捆住秉公若論大臣苏進是有此本领如
何持的住这些匪徒要捉旧用的有古人詞上的言語真了了丞
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軍有八面威風武宗帝不是遊龙么轉今

迓恶棍如此行去那晓暗中早動福德正神代领小鬼前来保
護在駕暗助苏公把那些无徒匪棍持住不能進前又听太岁
刘三說你們暂且退后我有話对他細講下
太岁刘　立刻喝退王匪棍　眼望皇帝叫軍官
今日你很拿了我　忠不知　你等现在那衙前
竟敢面下王府戲　尽把王爷当毒闹　你把净
怀王府内瞧不起　胆子腦子比作大　大料暂且等一等

少時听信有人傳　不是玉府差人到　旧是班主到此间
那時节　大料你們无处跑　光棍到底方占先
皇帝闻听微含笑　何用你　言用之中嘛属咱
刘說怀王我不怕　满朝文武平官員　你有捉
任憑是誰看見我　爺叫他等惧怕咱　跪叩哀怜求饒恕
量他若敢听我言　那時你才知道我　何用対我信口言
武宗帝　說的尽是实情話　开傍黎民把眼希

齐說軍官好大話　果然的　必是風症中了疫
信口開河說疯話　莫無一句正經言　他何知
任意如此行此事　少時只怕大禍臨　不說皇帝与恶棍
再把那　太爷刘二言一言
且說太爷刘二一个太岁刘三的小旧子姓王名敘叫王敬子还有
那些陪客指望要听戲两人眼望太爷刘口呼刘二太爷今日我們是借
前光明府的王大爷的光兒棋代有我們古点光兒是向刘二太爷的还

班戲排演一个实在有正按九城再没有不知道的了这不好
戲你們爺們說要听旧现成不等这都是修了来的福旧生成的造
化相我們不定一年半载还見相巧了若不是有人請喜会
旧是某处謝秋才能听的着呢今月算巧了借王大太爷的这
点光兒算滴了眼了一傳的王敬子代笑口呼列位達我还
是頭一次听这班中的戲若不是二大爷应承也是不能
耳闻泊　现今查妻那里唱　九城无处不知闻

若是昆弋别班戲 听不上 不能入耳令人悶
刘二四言說过笑 那些俏言話不真 少一時
來了大家有一着 好的不好眼見真 已竟差人前去叫
大時回來一定听 箱都搭上这一会 想來回可到家中
眾人說 如此說來回莫怪 别的班中方不能
太卩听的不如意 常言道 生鉄焉能够过金
府上之戲听一日 三天不餓長精神 这些人

太卩長來太卩短 春風滿面把刘二奉承 心眼不亮却是眾
何巴抱怨去的人 这响不到因何故 难道还有什么变更
王敦子 眼望刘二呼兄長 京家哥〻你是听
听戲今日天氣好 閙一场 大雨那時因不中
大料查樓人不大 一定閙台满戲文 咱这里
虽然差了人去叫 那里不答也是真 太倉刘二連摆手
叫一声 京家兄弟你不明

太倉刘他的正名叫刘义坤一個王敦子之言心中不悦却是
說不出口來这是什么元故况乃同上查家娄俳戲的人去的
工夫太大了毋常任憑什么他才唱戲打發人去傳唤不大的
工夫也回來了随后旧是戲箱不多時連唱戲的也回來了再
不相今日去的人工夫又大又有王敦子今有这些个拖粗腿
的人連奉承代藥暗里魂閙用話激房刘义坤你說这太老刘
心里又是急有氣他再想不到有人面下戲叫唱不敢動身他

忽然去的人不上心 这必是貪住唱咧 只顧在那貪楼蕩子
担候戲的大事叫平亲友少听見出戲到是小事 有些怕不
起哉
太倉刘 心中急竟惱又氣 口中不住罵平人
可恨將子候三光 还有那 狄大李唐南王去
既然將差早該到 如何不見一回音 到底你
俳子这內有何事 还是有誰不放行 大料别者捆不住

再九欺心胆大人 料想没有这件事 內中必定有元因
並有事 料頭滿七他能耐 什么事情不讓人
京式不是他的对 京武藝 誰不知道我有能
三五个人他能打 有拳重腳难保住 再要說
戲房武行人不少 个〻全然武藝精 故此料为无有事
何况又有王府名 惡是戲的人不好 貪杯到处悮事情
猛然间 想起一事將頭点 口說难怪戲不焰

王敦代唉呼兄長 有何事 戲箱不來主何情
太倉刘二叫兵弟 难道你还不知道 这必是
令京館中听悍動 捆住不许進宅中 也該打發人送信
好叫咱們放下心 除了全家他面下 余外没有捆戲人
並非哉 全要青家說大話 天王飛盖也不能
正是刘二說大話 猛然見 從外面跑進个名
口中只把太卩叫 别想听戲快樂心 这如今

查樓児把人打死　真是黄天對事情　刘二闻听这的話
忙分付　傳打手跟我去拿刀惡的人
（平公）世界上的人不論什庅事情总别自誇其能　旧便有此能
処原别自满埶高胆大俗言說的好能在全不拿别在人前拿
不全太仓刘对有那些帮席吃食的来客誇了丁的满見元人
搭有光明广的主事王敦子用了此丁激佩話连嗽代喳只說
上的多ゝ既是闹了戏了旧打不住了不是本掌柜的拥住可旧

是听戏的人不依太仓刘二一同王敦子这些話心中不悦口
中叫道宗家兄弟你的言詞有些不大歪明了戏是咱家的
旧是你这丁宗家哥ゝ也有仲ゝ的丁字号那里有这庅丁七
丁短子八丁断代的人把我的戲横住这陈非是祖宗夫子出了
世了你說刚說到此処忽見傳戏的侯三瞎子回来了太仓刘书
有王敦子与那些陪客要你腕說你这丁瞎東西為什庅这咱晚兒
才来不用說又是貪住喝咧也不知在那里而囊黄湯子把我的事

扔在脖子后頭了侯三瞎子闪听口吊二太卩今日这戏别想听
了
瞎侯他　口内只把二太卩叫　劝卩别想把戏听
要想听戏過一月　还得要　陪出飲食不共民
錯了不依还闯罪　只怕还要找上门　太仓刘
一闻此言心不悦　叫声侯三你快云　到底还是怎庅羔
細ゝ言来我听ゝ　不想听了三丁字　却是何人对你云

瞎侯三　口中連把太卩叫　說起此事了不咸
小人奉命到館内　也旧把　傳君言詞說丁清
满七卩說文利止　官生之內送信音　你老卩
东家太卩說狠好　立刻打住戲房中　门塵台帳全扯起
即速庄箱要起身　猛听得正面桌上喊　不許散戏还要听
有一丁　軍官捆住不叫走　打俗一起全来的人
尽是当軍拍長汗　先把那　查樓大门用棍横

后台也是当軍汗　要箱出门不能行　一丁ゝ
内如太岁恶如虎　誰想多走用棍楞　侯三言詞还未尽
把一丁　太仓刘二眼氣紅
太仓刘一听現今查樓上有一起子軍官这萬埧道狂把大雅
班的戏苗下叫唱　由不得氣丁ゝ手脚发背口中說道我去
發去的那些人呢难道說都是此死人不成这还不動手等什庅
呢太仓刘的言还未尽忽听一傍的王敦子未從說話先哈ゝ

ゝ打了ゝ哈ゝ代哄說宗家哥ゝ我劝你把这宗氣到收了
罢世井中的礼忍别輸了要叫我說元本没有礼人家花加花
咖的所為要听戏再没有听到热闹中间立刻打住不唱咧怎
不怪人家動氣呢從前我但說过此時天不早了只怕傳不
来罢你老人家总要往大里誇这不誇在了子上了
王敦子　生性原是要行坏　言語之中坏門功
任甚是誰心难受　他的話　好刀子一般戳人心

叫声兄長息〻氣　你我不可把村小、　常言道
生事不如省事好　兇的大村自損名　我們中〻改日看
听不听來根帚松　你可我們不听戏　只要老哥改事情
不要紧　刘伝全散改日見　我們直㨂老行見
說着仰面哈〻笑　这一宗　明面叫人怎累禁
立刻氣的渾身战　賭氣眼望侯三云　我问你
李伟主在重人等　他領許多亜軍了　臨去也曾嘱付過

到了那里莫留情　所怕有人來搁戏　不知其名有变更
因此上　我和他們相去的話　千万留神加小心
不怕誰　闯去村來我左承
別管好歹知情打　把我名頭搽不中　旧便是
如何叫人通下戏　累〻有我怕何人　刘二言詞还未尽
打死几丁不要紧
瞎侯三　口把太卩叫一声
侯三瞎子說我的太卩你老人家还没听見　兇刘說去的那些

打手李伟主府秋大等　还有那戏房的武行你的人一人〻全要
動手这其向把梆班的満七太卩惹着了立刻上前來自動起
手來了太仝口說这才是呢心着把那些軍官往死里的打
叫打死一丹丁才好呢侯三說到没有往死里打人家到外人
家往死里好打鉄背熊成了锡烛狗咽王在現今也咽了氣了
李伟不知死活满天飛也飛不動了旧地滚也滚不開了毛里
刺爽了刺里毛了一条棍〻也丢了気死雷〻劈了摸不着也

跑没了影你了不用細說咱的人叫軍官打的好相西依上扑
有螃蟹鬧了个滚的滚邑的邑、一言难尽
現而今　到底依着軍官的話接連往下唱戲文
軍官力大会武艺　打跑了　梆班的七卩鉄背熊
侯三的言詞未說了　刘二氣的眼通紅　滿嘴說
從今算是毁了我　刘二南城去了人　既然遇見去軍着
想來該着我送終、　活在世上中何用　我合去軍拚一拚

任憑他　天王亂嘉全不怕　何恨王公宰大臣
那怕他是皇太子　刘又抑　定合軍官見雌雄
刘二暴言此話　又听姓王把話云　王老子
眼望侯三我问你　可有一件我不明　館中这甬打又闹
我才听見提舍京　刘二问听說也是　刘三太卩忽来云
瞎侯三　見向口中尊二位　該起这事了不成
只因軍官只叫唱　三太卩　来到眼前对他云

他乃傅善不能唱　劝你歇了这着心　那里去
他說傅善也得唱　憑他是誰也得行　刘三太卩心有氣
对他說　万〻不唱該怎行
刘三太卩对着那位軍官說这是怀王府内的戏說房傳差旧
打住不唱你要听改日來罢那位軍官說我不管什么怀王柳王
我旧知道我要听旧得唱不唱我不准三太卩心中上怒付又当面
向他說这等你要听定了准叫他們唱万一他們不唱你輸什

麼東西兒給我兇軍官說果然他不能唱為軍的情愿將這座
查家樓弄利搭蓋全都見新他又問刘三太卩我向你方一他要
是樓的往下再唱你該輸給我什麼東西呢刘三太卩今玩兒多
有呢查而說果然班中樓有再唱我情愿把腦袋輸給你誰知
果然被那些軍官打的伏又唱戲
皇杰說 各上閧戲伏又唱 館中还有許多人
大门有人把守的紧 不能叫 里外之人出入行

我是跳过大墙外 都是酒缸市坑中 好容易
前来我算滑了合 所為来报信合音 軍官还在查楼内
不敢三太卩在館中 听見还把腦袋要 后来事情不曉全
太仓刘 一听侯三这些話 氣的眉多眼元睁
口中只說黄月亮 刘又坤 刘想活在世井中
從来没受這等氣 今朝过見那号軍 想是他
脫將三上能跑馬 肩背后面把東行 三丁腦袋生六背

十二重楼天外人 天王飛盖我不怕 惡得余々那号軍
想罢時 扭项天罢侯三叫 快去傳齊衆家丁
跟我都往查妻去 到了那 先拆房子再拿人
别論他是何人等 只管動手莫客情 只听得
侯三瞎子忙答應 立刻轉身往外行 去約不过茶時候
来了許多衆家丁 各拏棍棒与鐵尺 現着也有二三十人
太仓刘 高声叫道衆家將 跟我急到戏館中

你等惡得趕出去 常言道 養軍千日各尽心
只听衆人齊說好 二太卩只管放寬心 刘二太卩
連忙迈步往外走 率領團棍一大群 這一前往查妻去
一人々 来人放火大闹戏 苦死軍民
話說太倉刘心中一急立刻劃出何去例就叫侯三瞎子把合
宅的家丁傳了有二三十叫至跟前囑付他們跟我去到查家
樓你們若到了那里只管撒開了的打人打出事来你們也知

道你二太爺的分尔全有我給你們作主千人聞听一齊說道
二太爺只請放心若叫我們办别的事情一槩不会打頭嘴奔
不会說話第二宗人頭呢上不去什麼事全不能要講打架不
是我們說句大話一個人也招呼得住三五個那里相滿天飛
舊地儂都是草雞毛見硬旧回二太爺你老人家只管放心這
一到了查家楼保管給二太卩打不了嘴太倉刘義坤一見如
此由不得满心欢喜口說稱好々々等着回来的時節有你我

是大々的實定了你們啦言罢一扭项眼望千行情的来客說
道列位在此别動单听々姓刘的前去抓得把戲要回来在我
家那不唱了出也元々脸你我還有個話頭尔不然我太仓刘
枉得早的搬開离了北京城内
太倉刘 越說越惱更有氣 不由口內罵當軍
恨得拏住見里面 再不然 劉某難住北京城
若是要不回尚的戲 素日名頭也化冰 說的話

纔要迈步往外走　忽見姓王叫仁兄　親家哥〻站一站
小弟到有話可云　說來須得你細想　可以行得你再行
常言道　私奸之中没好处　有招一衬古常云
不如暗中施巧計　我憎叫　大家无臉人有心
太倉刘二回言道　亲家兄弟請言明　王敦說
尊駕領的這班戲　借的元是怀王的名　如今還往府内去
去求千岁說說情　王爺一定必動嗔　那時自然要派兵

若要是　差遣長府代人去　捉拏班官問罪名
要回戲來元了臉　也省得　親家哥〻把氣生
王府之人誰敢惹　何必亲去到衙中　劉義坤
点頭口說好主意　亲家兄弟揣的通　我去親到王府内
先見！　長府官員話說明
衆公俗言不錯親者的厚〻為的一定　偏王敦子猛然想起自
家的姨丈還在查一家樓内所說合那班官　拏須賭輸芑呢这

一前去自然要動手万一伤了妹丈那还了得故此叫刘二前
去求怀王千岁且說太仓刘二聞王敦子这些話由不得心中
歡喜口說我到把這件事忘死了正該到王府内去先見〻
長府公〻求他叫他們回〻王爺也不是好想累代咲說串
住别散陪有我們這位亲家兄弟略坐片時我也不过少刻旧
回來這件事総得把戲要回來元〻臉少不得你們太爺化所
了夜戲两我好〻的預備下夜宵呢大家鬧个通宵樂戏

平多人　一聞劉二这些話　个〻点頭口内應
二太爺只管治爭　我的都　在此恭候所信音
或長或短也得依　水落石出才放心　太仓刘
点頭口說这才是　連忙迈步往外行　登时來至大门外
有人預備馬能行　提起立刻上了馬　並不代領手下人
不住动　加鞭催馬急如箭　登時之向進了城
川街越巷走的疾　不多時　來至怀王府大门

翻身下馬不代慢　來至門前臉代春　太仓刘
時常來把王府進　請安孝敬千岁良　上下尽都有使費
人〻他尤尽想良　若是他到府门前　如同遇見活財神
齐都來　議生問好說少見　刘二太爺駕到臨
一向少会多辛苦　但不知　今日前來何事情
太仓刘二說不敢　京動那位到府中　有件事
來求王爷要見面　那位替我回一声　内有一人說我去

一轉身　迈步荒忙往里行
平公上几回書表过太仓刘不時的來請安孝敬東西旧是这
合府的人無有一個不占光的果然錢能通神合府内有兩位
長府官往他好厚一位姓郭名叫郭喜是爺跟着怀千歲
的还有一位姓王名叫王玉奇那是另外差的这办係内相往
他不分比比〻门上的又忽忙〻進内通禀先見了郭喜回把
太仓刘前來叩求王爺要面見千岁的話回禀郭回老爺一

迺內府閽聽不肯先進內回禀千歲立刻把太仝刘請至外
書房內比比見面兩個人分外的欽敬一齐归坐下人獻茶〻
必敬禮郭爺便問來人所為什么事要見千岁
太仝刘　見問曰內尊太府　四老爺留神在上听
小弟家中那班戲　今日個　郭在茶樓戲館中
誰想迂見惡匪棍　任意胡行了不成　他苦要
車叫小旦去陪酒　自然二弟不肯從　此班從沒這一系

我怕傷了王府名　那知惡棍真胆大　不依立刻用棍楞
若不是　他們打死人一丁　我也不來把了京
皆因王爺活打死　還有那　押班滿七鉄背熊
李虎欺大人不大　代重有傷難動身　無奈何
親身前來見王駕　求爺替我回一声　還得四老爺美言禀
小的心中甚感情　李先一定必重謝　定有薄礼送公〻
長府官　郭喜听見刘二話　滿腹代笑叫仁兄

長〻占光得礼物　自然是　分外敬奉刘义坤
這件事情交給我　我替去你回個情　難道說
千岁代你是非識　誰還不知俗為人　若要叫人欺侮你
但便是　我也听為不肯容
長府官代笑眼望太仝刘說道可是前日二爺替我拏一套衣
服執情二兄弟在点心才好　任憑多少錢文解不了刘义坤閣
听滿口应承連說有〻〻郭四爺只管放心小弟早已对他們

說了全要新的　也不过只在三日內准叫人送到還有王爷要
的騾子也有了郭喜向听滿心欢喜　急而言立刻進內回了
王爷立刻把太仝刘叫進至書房內双夕跪倒怀王說刘義坤
你作什么來了太仝刘說反了〻〻如今有一起無徒匪棍立
查家樓杯把那班戲留下不等他把押班的滿七打了鼻青臉
腫還得王太必死現今還在查樓行兇方要小人怕打壞滿七
差人前來

我差人　听把（爲）要把滿七放　誰知那起人更凶
硬把王太活打死　還傷了　代手為傷兩个人
滿口之內言不遜　他把王爷千岁鞋　太仝刘
剛然說道這句話　怀王時下心內嗔　口中只說真野事
那里來的這些人　正在怀王心有氣　從外跑進一个人
千岁爷　一同到二台頭前　郭是滿七鉄背熊
鼻青臉腫尽是血　他的那　形容大改不相人

見了王爷尊千岁　双夕跪倒吐悲声　代說道
小人过見真光棍　橫道行兇了不成　太仝刘二說如此
接有言詞順話音　滿七听見全有悟　恰有刘二不錯云
那群人　硬把小旦全留下　下台前去把酒斟
小人只得横攔住　再不肯　占辱王府千岁名
誰知那些惡地棍　立目横眉濶横出　硬把我
小人拉倒一路打　前來也有五六个人　提有王府爷字号

一派言詞不受听　捏而一言抄百語　許多坏話往下云
老王爺　坐下聞听心好惱　双眉緊皺面生嗔
眼望潘七开言叫二　說道是　这件事情來的古
世上敢有提为我　王法不尋真野人　說句話
立刻叫傳平兵將　查樓去拏这伙人　以听一陣真吶喊
此一去　查一茶樓　要拏正得主遊龍

平公大明正德年這位怀王有名是一位勇貫三軍有[illegible]學虽然听見太仓刘与潘七的那些匯言逆語心中有氣伏又仔細一想暗說且住這是一面之詞不可深信那些傍言才要叫人去傳兵將忙將話咽住在坐上叫通刘義坤你可知道但不凡鬧熱坊中旧是是非之处你们年素之间旧仗為我府内的名色再向藉根不安心这必是小旦上场有人叫好呢你们不服两下里吵鬧起來也是有的你们鬧不过人家了才前來搬多是非我想世界中的人指敵府人打死这是那的話呢要听起你们話來净没有王法了太仓刘二聞怀王这些話是不信連忙磕頭口尊千岁若說起这宗事也不來元本却是為小旦一起千岁了說的根是旧是年素間小人蒙千岁的这番龍恩也不敢在外生事今日那些人來的太也王道小人也不敢忘言何况王府現在是打死了要听小人的輕賤千岁的言詞浮已把人氣死旧是小人在千岁的駕前不敢所言

太仓刘　他見王爺不肯信　用話撥啓要使門
說起所因起兒事　小人從頭禀了明　小奏上
來了不過五六位　指長大汗長的凶　还未開戲先要酒
隋寿行令喊連声　叫人硬到戲房内　点名指姓要叫人
他把那　德官寿官叫了去　福官寿官祿全增
所有的小旦全叫了去　並不叫　下責扮戲他樂了
剩的小旦由付可　單要宝官把臺登　因此上

潘七親去拊他抹　宝官不肯把臺登　那是王爺府内的
不用陪酒要怒容　誰知他等更有氣　言語之中嚕又村
他提為　千岁王爺王府内　那些言詞不可去
小人不敢重此話　人暗为　王爺也旧思内明
因此潘七真動氣　叫人動手元是真　又誰知
王府被他們活打死　代平为傍几个人　立刻还叫快唱戲
还要把　宝官代为要進城

平公說話最怕戲心太仓刘狗这班戲花的良钱不少來從校怀王府先去献宝官元本這個小旦他比傍俑的好安寄孫几輩怀王一見甲愛上了這才出頭在承才把大班收認在名下亲派了欽背熊潘九随戲押班不然旧不叫宝官跟他们唱戏一則不是自己的良不所置二則这一班戲全仗宝官一個人若没有他也旧不能出名了所以这个小旦一天要二两银子一吊的車不輕易不肯上场怀王打算府还要把他留住府内常樂包

肖叫别人去勝皮陪酒所以太仑刘才等小旦動王卩之心謝如千
岁卩也田中計
世界中　真是万恶强爲者　酒色难免能動心
怀王爲是金枝玉　值奈他　喜爱宝官魏由容
所見看人占小旦　還要用車代進城　由不得
坐上大怒暴動氣　口中大罵車根左　那里来的車地棍
如此万恶了不成　無非要把宝官占　分明要欺我孤旁

無王法　扰亂動手将人打　傷了李佩两王左
滿七也被他等打　把一个　押班的不是鉄背熊
似此行来無王法　想来不是大明的人　怀王卩
坐上算是動真氣　長府郭喜把話云　他替刘二加言語
所圍靴帽其衣衿　一旁口内尊千岁　所說这伙人更凶
恨得把　他等拿住交刑部　重〃治罪礼方通
不然有人必談論　大雜班　元是借着千岁的名

何况又爲宝官起　情理之中不可容　郭喜的
言等前後這些語　太仑刘喬尊主公　你一言来我一語
把一位　怀王立刻眼通紅
任手這房有主意人怎禁得你言我語話語戳心由不得心中
大怒先叫太仑刘与鉄背熊起来一傍站立王卩說刘义坤你
可知道這伙人有几个人呢車公太仑刘也是不知道是几个
人他又没有去过所見鹿三瞎子說是四五个當軍的他見王

卩聞听連听的苍店說不过有十數多人个〃尽是本領高強義
業神通力量不小大器有十數多人到不了他们的眼前怀王
聞听信以爲真〃扭項眼望郭喜說你去把王玉秀叫他急
去把護衛軍兵挑選一百府门外預備我孤親去出城必到查
樓捉拿那伙恶棍
長府官　苍店一声回身去　喜坏刘二鉄背熊
王卩代氣開言道　眼望着　左右手下軍内里

只管挑選護軍御　全要年輕当今中　代我孤
親到查看去观看　立刻御拿那伙人　一个高徒不可放
冬都拿住送部中　從今除却人一黟　以後無有万恶人
長府官　若見王爺動真氣　口内苍店叫有停
剛然出了南門外　王玉秀　慌〃張〃往里行
他与郭喜碰一処　王公有語向一声　郭兄長
不知王爺有何事　听說叫我到内中　郭喜口说你快去

傳喚護衛一百兵　跟随千岁出城去　查看去拿車根左
王玉秀　口内苍店即忙去　立刻傳齐護衛兵
真乃上山打虎将　一個〃　尽是抒龍貫战兵
挑完急忙進内去　回稟怀王性教龍　忙分付
俻安鞍前預備馬　不肯坐轎把馬乘　裡外一陣人忙乱
喜坏了　太倉刘二鉄背熊
且說太倉刘二一見怀王听信他的言詞立刻叫人傳了一百

護衛兵親身要出城到查家樓拎拿那几丁当卑的也不得消
心歡喜暗々誇獎光明展的王萩子罪忠附肉有些忠勇者不
是他对我言語叫我來扣王卩还不定是怎么柔呢想罢暗々
時滿七一拉來至無人之処刘二說七兄不必時你我捉得跟隨
王爷出城若到了查家樓你我別管他们拼捕詐虎暗々滿
到後边給他放起一把火來然后只管吵嚷只說那些当卑的
來人放火元是一伙強盗咱給他渾鬧不分好叫尽情拿住

送部问罪豈不是好方能解恨
好一個　万恶太倉易刘二　行事陰毒恨又凶
他把循环报应礼　一概的　全然不挂在心中
一向滿七商量定　少時跟隨出城　且不說
两個賊徒安了意　且說長府两個人　挑了護衛兵一百
府々盤了查府门　刀枪棍棒多咱哥　还有王爷的馬步行
王玉秀　速忙進内回禀話　兵丁齐備在府门

怀王代氣往外走　不多時　來至長安大厅中
站立月台高声語　必等兩神仔細听　此一去
若到查家樓门首　只管動手莫容情　先把门两拆了淨
然后再拿拿棍店　從此不許開戏館　叫他知道王府中
平兵将　一齐答应說尊命　撮擁千歲上能行
与先扣着老千岁　坐領为　一百護衛驍勇兵
两位長府分左右　还有刘二鉄背熊　霎時间

离了怀王府一座　直朴前门城外行　鲜擁一班令人怕
個々恐怒捐威凡　卑民肖着心不解　人々抵声把話云
齐說道　怀王千岁代兵將　為的何事要出城
你我大家跟隨後　看一看　到底為的何事情
旧有知道的說詳細　人々害怕心内哀　瞧着看
王爷代兵出城外　直朴查妻拆如凡　这一闹進戏館内
吕甘臣　难也虚实一齐大闹戏館的门

怀王中了太倉刘義坤激将計心中一怒代領一百護衛兵出
离怀王府直朴前门外而來只有这一百多人擁着一走把那
些卑民百姓心中驚恐言々語々都說这必有元故你我也是
没有事呢何不跟隨出城着々所因何事　不言卑民跟隨在
后且說察院田玉堂因為王德万岁現在查家妻上听戏还
有那些保駕的侍衛只怕有那些光徒匪根得罪圣駕因此
此衛在中早旧派下那些衛役三班晴到前门外查家妻门首

巡逻但有不法之徒只管鎖拿不可徇私好生看守那些衛役
三班並不知所因何事一人々比此在背地里私々都說咱們
察院也不知所因什么緣故派咱们給戲館子巡门細想來查
家的掌柜的好大分尔不知所為什么事把咱們察院般動革
要咱们这么一宗好看卑々的派咱们給他守大门又有一走旁
說卑住休得这般言講細想來横竖必有什么元故少不得
你我前去巡逻

呼衛役　言〻語〻出城外　暗〻前去守大门
且說察院田玉璽　又差人　知会守府代官兵
此事机密休声张　只等守住戲館门　又叫人
前去知会馬守府　还有坊官派官人　暗〻出城奔戲館
前後巡邏守住行　不放閑人出共入　到把軍民心内驚
旧有那　鋪外人等私議論　比此紛〻把話云
想来館中必有事　你们聽　芭城司坊尽有人

必是大案賊听戲　不然旧是為恶人　听說是
現今打死人一個　却是怀王府内人　迎見軍官田玉位
不准傳差進府中　現今还叫住下唱　不唱旧用扣子楞
想必是　有人去稟老千岁　府内打发送信音
芭城才把官人派　為的是　拎拏凶犯几個軍
因此才把门守住　不放出入那些人　咱们都
远〻睄看着热闹　少時動手把軍拎　不說軍民私議論

單說那　察院田爺不消停
且說田玉璽分派已必也隨代領兩名院皂一名内使並不坐
轎奇為馬要出南门你說則要出城忽見西交民巷来了起
人馬簇擁而来有些不祥由不得唬了一跳在馬上心中兆想我
想這些人来意不善我且别出城到底看〻是些什么人再出
城不遲想罢才要將馬一兜迎將上去忽見迎頭乃是怀王
府内太監王玉秀由不得唬了一跳一番身跳下坐騎高声叫道

王公〻你往那里去　且說王玉秀正往前走忽見一人迎上前
来瞧了瞧元来是察院田老卩由不得又氣又恼一声大叫田
玉璽你既是地面官所作何事
王太監　瞧見察院田玉璽　不由大怒面代嗔
不肯用話强察院　乃因為　平素之间有交情
開口朋情叫兄長　你今惹下祸不輕　因察院
一聞王秀王卩的話　旧知必為戲館中　口中連〻呼太府

劝你不必你動嗔　你說我有滔天祸　必是查着那一宗
一句話　尚且未完一齊到　到把田卩吃一驚
心中一急高声喊　你這些　兵將占住必要行
連叫院皂忙攔住　千万别叫他们（出城）　王玉秀
心中代想叫察院　不可攔挡車軍兵　現有王卩親到此
出城去拿重犯去　田爺一聞這些話　不由心中急又惊
高声喊　旧是王卩难过去　着我面見有話云

迎頭兵役王府内　那里伏　南城察院不肯听
則然旧要闯过去　又来郭喜長府公　听見說
察院迎頭攔去路　不叫兵將出南门　連忙也旧迎上去
高声叫　察院你有什麽事情
長府郭喜說田老卩如今千岁卩代領護衛兵出城要上查
前去拎拏兇徒光棍你乃是所管的地面官旧有失查之罪你
到来拦截挡王駕你不是找自来迎死麽田老卩說郭伴〻我

亦你替我回京王爺一声你旧說我迎頭搁住不叫王駕出城
迎要面見有話回禀旧便要拿查樓的光棍一個也跑不了
都在我一人身上且說郭太監一闹回察院这此話付內說想
是他早把那些光棍拿住了他必是要親見王爺定是拿功
封賞我且替他而去回禀他要不受王爺一頓好惡氣他也
不能死心
則 郭四喜 想罢開說你候〻 代我替你回一声聲

常言才要回身轉 忽然見 來了金枝玉貴人
正然俏們往前走 跟着旧要出前門 忽然見
前面兵將齊站住 人〻止步不能行 千岁馬上心不悅
便問如何不出城 且說太令名刘二 跟随王駕平兵行
相离着 前門不遠交民巷 跟着旧要出了城
忽見前面兵不走 也不知 什者係故為何因
又听王爺往下向 忽見郭喜回里行 來至那

王爷馬前尊千岁 今有察院有話云 迎頭搁住不叫走
不教兵將出前門 他說親身要面見 旧便光棍跑不脫
怀王爷 一闹南城察院到 打散搁住護衛兵
不由馬上氣又惱 嘴內說 正好叫他拿棍去
既為察院思何事 搬容匪棍乱胡行 打散把
我府之內戏角下 惧占小旦任意行 快些叫他來見我
一定要 先把狗官問罪名

怀王在馬上氣滿胸膛分付快叫察院見我郭太監一見王
爷動怒連忙回身來叫旧玉罡不表且說太令刘义抻隊跟着
王爷的馬後听見今有本城的察院前來要見王爺付內說着
闻兒南城的察院這〻前來不用說那些惡棍略相兄处逃乜
也省得動手這些官兵到要听〻察院爷見了千岁是怎果
言語不表刘二在一傍胡思乱想且說郭四喜回身來至田
察院的跟前口呼回老爷王爷叫你說話快〻随我來回老爷

闻听連忙口中答應一揖項分付两名院皂將馬拴定不可远
去言罢迈步跟定郭太監來見王爷
高先是 長府官叫郭四喜 後跟察院真烈乃
登時來至馬前面 一揖項 瞧見金枝玉葉人
怀王雖說骑馬上 一腔怒色面生嗔 看某時
暗〻叫道老千岁 听信傍言在梦中 有知要把查塞奔
那晓此去碰破了 想罢連〻忙跪倒 口把王爷千岁尊

微臣的 前來恭見王爷駕 請討示下问一声
王爺帶兵有何事 但不知 這些人馬要出城
千岁闻听更有氣 大叫察院狗佞臣 你既是
察院所管南城地 所因何事受皇恩 查塞戲館出惡棍
咸群臣伙行事函 打把我派戏角下 惧占小旦任行函
無般的 任意胡為行惧適 你净捷耳故術令
我派親去拿平寇 率領着 護衛軍兵去拿人

你近前來揃住我　莫非有意欺孤另　想少是
那那光棍你冤愛　貪贓受賄使他民　察院聞听心不悅
下面叩首把千岁作一
敘目的　合家老幼人不大　所使長使他的民
察院所說是實話　把一位　怀王千岁氣滿胸
大罵狗官好大胆　淨敢對我這般言　忙分付
左右把他先上枷　然后跟我快出城　只听一陣人吶喊

不惜輕重　上前要枷忠烈的臣

游龍傳五

平公南城察院田玉璽田老爷乃是性烈剛強忠正的青[illegible]
听見怀王乃說了一句拖耳偷令受賄貪贓必是貪圖[illegible]
兩連化迫礼口尊千岁若說微臣貪圖那起強人的民兩卻是千
真万真每月長使季〻不錯怀王一聞察院這些言詞出乎忠
臣用話賭他由不得心中大怒罵一声該死的狗官你竟敢指
拿此話賭我分付左右將狗官給我快枷起來兩邊的那些護
衛兵一見王爺動怒吩咐叫枷察院一人〻要上前動手一傍

太監郭喜連忙捐住口尊千岁何必動如若依奴婢之言只叫他把那一起惡人綁到府内任憑王爷治罪一來至無声色二則也免的叫咱們這些兵将前去遭害軍民京师百姓豈不是好 怀王聞听在馬上低頭一想話語近礼元本代領一百兵將有些声色乎公常言一句不錯的官員奢強伶利的民何况身居王位一句話到把千岁提醒也川在馬上吩道田玉宝我如今单住你要查家楼那些光棍

田窯院　一聞怀王這些話　微々冷笑把話云
千岁当真要光棍　必須得　暗用巧计把他擒
要說不多人九丁　人々利害怕死人　這内中
那有一人更万惡　他的言詞板訂丁　要叫誰死誰定死
要叫誰升立刻升　因此須得用巧计　拿他容易不費功
求王爷　还得退回人共馬　微臣好对爷說明
陆不傳路是古語　省叫命　諸般明白弟〻通

如不依旧這件事　微臣难承大事情　那時節
爷上後悔别怨我　可有爷上肩已處　怀王聞听心犯想
窯院言詞内有因　到要听他这些話　又想平素他爲人
誰不知　性烈刚强田玉宝　赤胆扶主無二心
满朝文武誰不晓　他從来　铁面無私不怕人
他今前来捆拮我　必有緣故在其中　我且把
護衛軍兵撤了去　听了他言也明明　怀王想罢忙分付

王玉秀　你把兵將明一明

怀王爷一聞田窯院那些半吞半吐利害的言詞未免心中有些犯想之处忙分付長府王玉秀你把這些護衛軍卒占且退出半箭代我秘听、田窯院可有什麽良謀妙計前去拚拿那些光棍凶徒是王太監答应悄将手中的令旗一展那五百護衛兵也川往後退回半箭多地爷的馬頭前只有太監郭喜还有太仓刘义押鉄指随濡七王爷这才叫道田窯院你有什麽良謀妙計快對我孤言來田老爷瞄了瞄左右还有这几個人也旧說道隔墙須有耳最怕一人听

怀王聞听心中明
白主刻也叫郭喜刘二濡七等全然退去　只有怀王一个人
羞而言　左右手下尽退去　左右並無一个人
窯院这才忙站起　瞄了瞄　你到把
未從說話往前走　來至駕前呼主公
查妻那人当匪棍　非是寻常下等人　先說那些人四位

不是無名少姓人　有位内相叫陳敬　若進朝明誰不怕
這二位　三宫六院爲太监　常々随駕把扇时
還有都々黑小將　他本是　拥棟拥梁役代根
黑爷胡杰誰不晓　奉旨而来到館中　还有位
保駕之人是好阡　世袭官封靖国公　他的名字叫胜勇
尽在查妻把戏所　再要进閨大狠盗　光棍称尔他爲尊
這个人　旧是当今正德主　大明皇帝号武宗

因為今日要听戏 查家樓 所為皇爺閑散心
那曉迂見乎匪棍 皇爺怎肯拈容情 想必是
首意龍命胡亦去 自然動手兩相爭 王爺所見傍言語
代兵時 必是出城去拿人
将說察院田老卩的話还未說完把怀王在馬上只嚇的渾身
乱占那里还奇的住馬了一聳身跳下坐季往前走了三两步
来至田老爺跟前也是低声說道察院还在請查家婁上乃
是万岁皇卩田老卩答應是那是正德万岁这还了得我那基平
必引適逢大村这都是刘义坤之过等我回去一定将他重重的
罪田老卩向听口呼千岁这件事非今小可千万不可声張此乃
是是机密之事王卩若还要声張走漏凡声倘若万岁受了
京恐到只怕千岁的罪过不小微臣劝卩早早回府也不过押住
此村免受京恐
田察院 俏語低言年千岁 此事不可要声張
才頓万岁来私訪 並無有 多代保駕将忠良
卩卩悞听傍人語 代兵出城作事荒 若不是
微臣路迂擱圣駕 只怕千岁觸受傷 群卩回府撤人馬
卩上不必乱声張 一字别吐全莫露 保官無事尽安康
代微臣 出城去到茶婁內 听一听虛实探吉祥
有事我必差人去 到府內 早早送信作主張
切使合府全别露 凡声一走有机荒 怀王卩

一聞察院这些話 連連答應心内忙 叫声察院休記恨
方才言語把你傷 这些载那一時錯 悞听傍言作事慌
这如今 話般仰仗老卩你 不可鼎此而鴻防
時间佛怀田玉笙 慌忙的 伏又跪倒叩怀王
微臣非比小人輩 尽忠报国礼亚出 怀王爺
上前扶起休怠慢 你我須得再商量 你快出城查婁去
我那要 回府就依你的主張
本公此乃秋歸不比野史話語劳力急要勇敢怀王卩千千了
寧万囑咐托了又托这才回身上馬一代系江回轉来王乎人
照前急忙吩咐郭喜与王玉秀快些將護衛兵撤回早早
進王府要紧言罢将馬一纯急奔王府而来且說太仓刘二
正在軍隊间听信速了用眼標看王爺忽見千岁下了馬也
不知說了些什么話察院跪下碰了个头又見王卩上馬回
来分付快快回府又見長府代領護衛兵急忙忙回去刘又
坤觀看心中纳想我看此事有些不妥者若說不挚那些光棍
者初因不該点兵領将大家前来若說前去挚人誰想这等光景
急而言 太仓刘二心不定 無奈跟随回里行
不多一時進了府 他亦見 王卩下馬進了宮
正無一句什庅話 散了護衛兵丁 情了晴
光景到相没有事 刘二啊些般背飛 莫不你看这光景
不知內中怎么行 只恨察院田玉笙 不知他对卩怎么云

說了此　什麼言詞卻了劝　不見王卜有話云
這件事情不得底　模不着　千步卻去怎麼行
满七日答尊長府　郭王二位必知情　兩個人
正是言談無王意　恐見郭喜往外行　後面跟着王玉秀
刘二慌忙往上迎　口尊郭老卜怎麼樣　此事不知怎麼行
郭喜說　連我模不着准底切　我見王卜嘻又哼
刘卜你得打主意　叫我瞧　光景有些要後松

还有一件告訴你　衣服靴帽别費心　太伦刘
一闻此言心不悦　又氣又恼面代嗔　我想空有這王府
当初错投這座門　要说作闲楼頭打　怕爹怕妈怎麼云
等我去　代領我家下人等　一宝出城到雅中
言罢賭氣出王府　到家内　正府无徒俾提底
手擎刀鎗棒両棍　跟随恶棍刘又坤　一人：
出門直朴前門外　要到查宴去行凶　不管輕重好歹：

此一去　大闹查春京师都动
話說太倉刘二他的心急性燥，一見怀玉回進王府，進内並無音
信，不見長有官郭喜而王玉秀前來探聽打听什麼准信，好不
光没有信兒，所性到松辭了。心中一急，賭氣出离王府，回至自
己家内，把那些家丁傳了不少，当面分付了几句，只叫跟他出城
上查家楼去。但見王敬子叫道：兒長，但不知你上怀王府怎
麼樣去了這等半日，还是你自己回來，你还是見了千岁不曾。

刘義坤見問，也就把前：后：什麼元故，对着王敬子而重位
親友，他就細說了一遍。錢王聞听，由不的開言講話說：哈：
大哎口呼：：兄哥：，你可曉得察院是係把西王口光仗身
家。這如今若依小弟，有了主意，給他了狠小川居子與盡不丈
夫。那怀玉府的人既然不管了，你我到叫他脫千郎代我同仁
兄代領這些人出城，破到查家樓門前，大家恐勇打将進去，
我心說所奉怀王千歲的分派，前來捉拿行凶的罪官，要有什麼

大事絕不了王府　行出事来万人曾
好一个　又川又怀王郭十　他的姐夫要受京
听見怀玉他不管　山恐怕
又怕刘二他松筋　這才撮明要出城　話有言
他吩咐領人不少　直奔城外走如風　不說錢王與刘二
单表察院忠烈臣　他把怀王劝回去　忙了上馬出前門
来查那　戏館门前留神看　忽見门前有一人

郭是爷将人拷　居不叫　閑襟人等出入行
察院上前来吩咐　將卜点頭代笑云　回來卜
来的正好将門守　千万别放一个人　也别放出也别進
我到裏面去办　察院答应说知道　派兩名府兵丁
还有那　地方官員共衙役　劳：守住楼門人
一人出入全不許　若要是　擱出事非有我在
下人不解其中故　个：細詳在心中　有那些

闲襍人等要乱去　全要拦回不放行　不言察院回王宝
且說那　公卩張勇往里行
張老卩牢掛正樓万岁急忙扶回察院把守大门也就上樓
預備皇卩叫人且說察院分付那些衙役營兵好生看守
大门凭甚是谁概不许出入付又告訴守府馬老卩还有
堵官来々往々巡查有那些衙役營兵分在大门左右用眼往
里外观看垂說有人里面的眼八々不能出来急的千轉外边的

人四面围困急夫々不能进去耳内只闻里面罗声喧天正唱的
热々閙々東公这一館的人真是取樂兒的地方是好几系兒
后台唱戏的人是拒内連台上的人是怕因為后台打死丁人
保驾的兵宰是京黎民是樂惡人大岁司三是氣皇卩正得
万岁是临困此不能一系
此书中　不説查樓里外事　且说楼王司又坤
代领家丁众匪棍　出城直扑戏館中　王敖子

主付那些众人等　列了门前莫容情　得手就手用綁綑
不然用棍死里打　打出什么有我管　全然不怕也应城
众匪徒　一齐答应往前走　查案不远咫尺中
只听罗鼓声振耳　王敖子　高声大罵众畜生
还在此向听唱戏　好歹不分太欺心　忙分付
众人只管打进去　先把拿框的上綁繩　问他是誰搁住戏
按名捉拿别放松　众徒所仗太倉力　还有王救居光明

一人々　才要恐勇府门閙　京动衙役与兵丁
一齐迎頭忙搁住　喝一声　你等退后休进门
匪徒早就商議定　假冲怀王府内的人　一丁々
大叫你等莫搁挡　我们奉命来拿人　你们拦敢不容进
我向你　是誰叫你们拦住门
众匪徒尽都受了王敖子的話则假冲怀王府内的人这些志
命徒向来就有些王遍誰也不怕今日跟随王敖子与太倉到

前来分外的豪横一齐说道你们是些什么人敢来搁挡我们
我们是聽怀王卩之命来拿光棍的还不躲開众軍官兵衙役
一齐说道你们凭甚是誰差了来的今日是不能叫你们进
去众匪徒说你们敢搁住我们的告訴你们说我善尽是王
府内的人無有王卩的命誰肯前来誰要搁挡打死無論　言罢
一齐挺往里闯那兵丁衙役一見他们的人多势众又所見其
怀王府内的人不敢動粗嚣又不能放进门去無得迎面横搁争闹起来

众匪徒　借旨王府有势力　挺人相搁怎肯听
一齐就要往里闯　众兵役　死也不肯放进门
兩下里只得相争吵　王敖子臨上心内嗔　假冲为
王府跟班得势力　用手一指罵畜生　瓶子一指腮代怒
断唱衙役与兵丁　这些奴才真該死　拦敢阻挡王府的人
说罢話　分付動手只管打　不依贡进王府中
言罢舉起馬鞭子　唰々々　無頭代臉下絕情

兵丁衙役用手指　高声齐把二卩尊　你暂且
停停手儿我有话　既在王府就圣明　我们也是奉官派
差使焉能由自身　王敦闻听说放屁　油嘴胡说把粪喷
你们的　官府却是那一个　难道还比王卩尊
正是贼徒吹牛皮　从里面　来了察院忠烈官
却是有人去回禀　忠良听见动疑心　怀王卩
既然知道是圣驾　如何伏又差遣人　因此不信亲来看

瞒丁瞒　来人不利王府的人
单公累累柔柔忍别使过了勤儿王敦子这本厮一世承不作
好事今日该他的循环报应到了他指望假冲怀王府内的人前
来谁想有人进内回禀察院老卩一遍忠良闻听心中设疑
怀王千岁早已被叙功回府去如何又差人前来内中必有冤
故想罢迈步前来牵同观看单公刘瞒同玉义他是南城的察院所
管的司坊官员就是地伍中的守汛也都惧怕三分奈因这位卩

是一位铁面无私的直臣满朝文武谁人有过他四乡参奏因此上
他刚前来随后就是守府马老卩同坊官刘老卩也都来至这
馆内前观看但见有一人骑在马上手擎马鞭子乱打那些兵役
因察院　一见来人骑马上　形动不相府内的人
用手一指腿风嘿　好大胆　拉打兵役而官兵
此处不叫人进去　那个无知敢撞行　我看你
有些行事太王道　快些回去是正经　你若不听我的话

临其后悔由不中　别的言词不用讲　诸事难慢我一人
王敦子　所仗如天有势力　亲家老儿是内臣
话右的正得王卩亲　刘瑞的　名频振海天下闻
因此全然都不怕　他把察院看的轻　一声喊
狗官拉敢冤光棍　你还敢来把我拦　拉白面下王府的戏
这贪贿赂而匪道　单人只管打进去　好挐光徒人一群
因察院　一见狂徒不奉法　不由大怒喝一声

分付兵丁与衙役　尔等无毋　只管拿这野人
有什么机慌我作主　那个退后我不容　单官人
个个尽是好本领　捕盗拿贼乎素中　既有本官他作主
人人忿勇抖精神　个个上前就动手　那个还肯善留情
只听得　哪吖咕咚声乱响　有伤之人倒在尘
王敦子一见心好恼　他说道　王府不尊真野人
才要上前去动手　怒恼守府武职臣　赶上前

一伸肩膀扳住腿　往上一掀下施情　矮贼难坐鞍鞒上
正丁的　身子一歪把他摔在尘

秉公察院田玉堂〻他是作什麼的人親〻身前來閃眼一
看上來了這些〻人那里相王府內的人吃這一不相反到
好些主意故意的說你們怎憑是那府的人我們既不叫進去
依我說就早〻的回頭代領這些人快〻的走都是天大的造化
不然丁〻身遭大禍都有性命之憂我說的不是实話叫都是
福不听衬在眼前且說王敦子他既來到此処所為他姐夫还在
館子內焉肯听見那些兵丁衙役動手打起他們的人來

丁在馬上由不得心中大怒口中怪嚷亂叫反了〻〻這还了
得麼連王府也不怕了甚我大時回去我禀明千岁要叫你這
作生的賊了我白姓王了田老卩聞听心中大怒說好一个不
知死活的狗奴才滿口胡說一枝頂眼望守府說馬老卩你
來把他只管提下馬來將他綁起來令人若守我有道禮守府
答應連忙上前口說好一个囚徒快下馬來言罷一伸手揪住
他的腿就往上一掀〻下馬來

王敦子　身形一倒吊下馬　只听狗賊哼一声
口中怪喊說反了　我本是　怀王府內得用人
指自將我先下馬　王府全無氣死人　田老卩
聞听不由微含笑　罵声囚徒少胡云　你的根底我知曉
你还信口往外噴　分付快些上了綁　只有本院向口供
那丁要　通知貴府定罪　你等〻〻把俺坑
只听左右人吶〻　兩分頭　上來院皂两兵丁

上前揪住王敦子　不容分說上綁繩　把一丁
狗賊这才耕了色　后悔遲也用不中　又听田卩忙分付
只管領等這野人　衆兵衙役府答應　人〻動手孔擊人
且說那　大爺刘二随在后　他為壓棍衆賊人
排望一陣闖過去　那曉得　這見衙役与官兵
迎面揪住不肯放　后來動手〻相爭　假病为
衆兵綁上王敦子　先下馬來〻綁繩　不由有忙嚇一跳

附內說　总是察院是小人
這件事总是旧察院這丁狗官之過有心去往裡闖恐奈
此処的官兵衙役利害不如暫且回家另想別計再來拿人
相罢才要招呼衆人誰想那些匪棍又被官兵拎去几丁由
不得心中更又害怕瞒了事不祥一抽身急忙往回里好跑且
說那些無賴之徒正与官兵動手猛一回頭不見了刘義帥了
知他溜了一丁〻又見王敦子被拎又見夥計們拿去由不得

心中害怕大家抽身直往前行裡好跑霎時間衆賊徒散去了
說察院田玉堂一見衆棍跑去連忙分付衙役吾將拿住的衆
人押代起來
衆衙役　立刻押起人几丁　棍拴二背作官刑
娘王不由心后悔　暗〻說　這是天意休怨人
不說狗賊王敦子　单表本府刘義帥　嚇的他
舌頭伸出有四指　若時抽〻下不能　頼皮之時还过氣

面目焦黄青色更　愢散謝尨無俗犯　自己情説要逍遥
恨只恨　天悶又杯王敢小　偏他一心把戏听
川話又惊激発我　就好刺　鬼使神差一般同
你既知道王爷退　想来内中必有情　你不該
听信矮王一派話　代領多人強出城　指望打進戲館内
誰想予備重甲兵　想来听戏那人集　非是尋常平等人
想必是　那家王爷而太子　不是侯伯是国公

不然寨院而安府　而不能　派下兵将守大门
我且回家听准信　衬福全伏老倉旁　且不説
太倉刘二回家去　書中单表萩国公　张回剔進戏館内
一同有　蘇進陳敬丹家内旦
萩国公張老爷来王楼上一同蘇進陳敬二位一齐观看　正得
了的眼色行事且説正得万岁听句多時忽見天色过未
有些懒意听着汲項觀睛那些黎民也有欢天喜地也有

讒論戲中的結川又見惡人太岁刘三也归在作坐之内听着吧
喂道無礼会皇爷中公表过正得万岁不是一位四海的遊龍心
中寬免也不过遊惡人一時高性也就眼望作坐之内高声叫
道那个瞒輸笆的人你过来我也要下楼進城了又听那边惡人
答应来了〃〃説有語走至跟前还是氣横〃的問道怎麼樣
実了説问你的人頭
正德爷　故意问道人頭事　好〃給我好進城

刘三開听万岁話　由不得　傚〃冷笑兩三声
叫声單官何必講　從前我也对你云　听完戲
你要人頭拿了去　就有一件我不應　叫我自己往下砍
在下實然不能在　或是你来亲動手　皺〃眉頭不是人
你或是　叫人立刻往下砍　唔保立刻獻于仲
人頭自請拿去了　大丈夫　一言既出万不更
我还請問爷尊駕　不知貴姓而高名　須里丁

盆説听見適済过　在下平素有意听　武宗皇爷傚冷笑
問我要你為意竹　我家住在皇城内　房子不多门冲東
戒再下　姓朱提起人〃曉　名字叫作朱長明
现今当差御〃府　我在那　社稷衙门頭一人
不能对你誇奖嘗　我家養活無数人　名尚里
我的買賣也不少　到处尽是我的人　正德皇爷言此話
太岁刘　晴〃点頭腑内云

太岁刘三他还作夢哩一両見万岁之言在肚内犯想難怪他
一張嘴就説我要輸了情愿将这座査家麦壽〃〃所他
的言詞狠是的起偏〃又是我輸了那里是單唯他認了
是本館中的掌柜的没有造化才迁見这宗蹊蹺之事我想这座
北京城誰不知道大雅班的戲是怀王府内的説書差傳立刻停
住不唱無人敢将可〃的今日單唯前来听戲他説叫唱立刻
就唱这不是黄了日頭的事情元来是本館中的掌柜的没

有造化到衍果我这的个大眼贼好不氣人
太岁刘 附中暗把苍天叫 如何作事不称心
这富財主來听戲 情輸也 可丶全是他等也
我今既遇此人等 就算他今遇灾瘟 我叫人
立刻將他上了枷 拿到我宮加苦刑 總得叫他將盜認
問他多咱好動工 他若依我將他放 不依立刻要現生
想罢時 才要对丁自言道 忽听哩喧闹一声
你我既听半日戲 但不知 你卻姓甚叫何名
我也听丶方知曉 不枉在此开相遇 太岁刘
他見咱們問名姓 不由冷笑三丑声 正要丶之說名合姓
指搖說客振婦人 那知該他尊典端 排左衢环針寸針
他来從 張嘴說話表名姓 先把眉毛皺了皺
叫声那們你問我 說出来 不要害怕心内京
家住后门内咱莊 姓刘無有不知詢 我叔父
現在朝中是太監 就如正得了武宗 但是京都誰不曉
敢說恍動北京城 我有卑号鬧天下 太岁刘三是我的名
正得了 听見太岁刘三字 立刻氣的龙面紅
大叫胡傑有張勇 快些来 拎拿欺心胆大人
我朕偏巡尋不見 眼前現放賊恶人 只听得
那這個人不答应 来了陳蘇救囯公 立刻上前就動手
这不就 把一个万恶的刘三嚇吊魂

平谷太岁刘三他指望道諳自己的名誰出来是京師軍官難惹他
如孰元来本北京不論軍民老幼听見太岁刘三字胆战心京是望
影而逃他那曉得正得万岁来出東安门在蔡廠胡同口内廷覓
老夫丹个寡婦端眼垂淚打听了打听元来这一家子卻是老夫
的寡婦卻是婆媳二人兒媳婦有些姿色听說被刘三看見使人
硬去連說代搶那曉那个婦道有些節烈心中丶急用剪刀
把自己得眼睛挖出一支来才把平恶奴嚇跑誰知正得万
岁听在心内無說出城前去听戲了的心丶念丶總是想有
这件事就便此時不能遇見悪賊武宗口还要同到邊内太
惜刘權也要追求此一案他怎肯將罢干休誰想心中正
这太岁刘三自道其名真姓你說把一位正得万岁武宗
良了立刻不惜自己是私行暗訪氣的露出本相口中大罵
好一个万恶的賊徒元來你就是太岁刘三
正德了 听見發賊說名姓 立刻氣的了面青
不顧自己來私訪 今把那 本来面目全露真
大叫胡傑與張勇 还有蘇陳两个人 快丶的
前来与朕拿賊魁 千万莫放万恶人 只听对面人答应
来了随龙保駕臣 听見圣上如此講 这才高声把話云
平黎民 还不起来好大胆 那是当今主武宗
万岁在此来听戲 你们还 对面坐着把戲听
难道你等不怕死 万岁一惱了丶坑 中黎民

一闻公卩这些話　登時唬的走真魂　彼此人〻齐站起
迈步赤月楼下行　你推我擠往下轉　登時之间許了芑
太岁刘　指望抽身才要跑　早被万岁看的真
大叫張勇西莱迎　千万的　不可放走那个人
大岁刘三他就是　我朕正為把他拴　護国公
闻听上前伸佛爪　抓主款心惧通人　倒揪领子怀中掖
这不就　把了京都方悪的人

護国公張老卩一闻旨意叫拿贼人心中大怒赶上前一伸佛爪把悪人倒揪领子抓住骂声贼徒你往里跑立刻捽在万岁的龙駕就有蘇公一声断喝刘三这是当今万岁你还敢放刁麽太岁刘闻听那里还有魂烈唬的他双夕跪在正德卩的駕前不住的磕頭且說跟刘三的那些匪徒一闻那位軍官敢则是当今万岁武宗皇帝一个〻唬的还敢在此那里僱获帮刘三了急往〻楼下乱跑只故正得万岁龙心一怒露出本相不如

驚要登時间婁上婁下尽都知道当今万岁卩在婁上听戲呢把太〻岁刘三拿住一人〻唬的京魂漂蕩

登時間　查家楼内乱了糠　那里还敢把戲听
乱〻烘〻往外跑　就便是　门外擁挤也不行
察院安府知此事　地坊官员心内驚　少不得
撤了芑兵西衙役　遊肩軍民往外行　听戲之人实不少
算来也有千数人　这一往外擁又挤　人山人海一般同

后台内　也都知道这件事　唬的个〻走真魂
立刻也就打住戲　一人〻　彼此暗語暗抓声
雖免硬把人打死　不唱万一不能行　幸而亏
不敢相昭唱了戲　不然难免大祸生　别說你我算不了
就是班主也希松　这也不敢提王府　就是王卩也怕驚
說的起　白在此处唱一月　不管吃喝戲價良
雖說宝官他不唱　扭一扭　立刻解地轉回程

别講宝官母个字　打个麽兒算他贏　且不說
戲房之中人害怕　且說柜西許多人　听見婁上是万岁
只唬的　驚魂失色走当人

且說本掌柜孔時泰一闻婁上当軍的乃是当今万岁卩由不得又驚又是欢喜驚的是正得皇卩上楼無人知曉喜的是打死王宏那等為打死定了可也不用揪討了且說后台的黑卩胡傑正自手拏大杠子出东门首忽听前面一陣〻都說楼上敢则是万岁卩听戲呢那几位軍官尽都是保駕的大卩还不快走不是光的走進一步只怕性命难保黑卩闻說知皇卩露出本相也就把杠子撇下急忙往外走指望上楼怎得能夠誰想人多擁挤不動齐往外走黑卩的心总就要行祖兽性又一想忙把虎景来住

胡黑卩　来住虎步仔細想　暗說且住莫胡行
这些軍民往外轉　想必是　必有皇宣圣旨文

先寸黎氏他等散　然后卩上駕迴城　且不說
黑卩刑傑等人散。　且說察院忠烈臣　一同坊官兩守府
还有衙役兩官兵　大们之上捕不住　如何捕去許多人
少不得　反到代兵齊退后　所讓軍民出錦中
耳內只聞民乱論　都說道　難怪留下戲班人
别說王府不算是　合朝文武推敬佇　太倉刘
甚然惧道多万恶　大略也得随駕行　大雅班中不能做

叫他往西不敢往東　那些小小旦誰敢租　錯一錯兒把命坑
又有說　太岁刘三在樓上　他兩軍官賭輸包
拿着脫衣打下賭　到只怕　他的残生保不成
就使来他值萬草　難保他叔々有罪名　刘太監
总有势力難護保　寃憂任兒貫行凶　但愿將他問車罪
從此后　黎氏兒受那系苦情
平公爲人別格器ヽヽ　有人言　真是路立口碑難撓千人亂

作好事的人必是賢良　好言誇奬　作坏事的人雖是罵名
怨恨不表那些黎氏　翁々言論大家散去　眼晴自出來的人稀
少時刚察院回老卩这才分付　守府兩坊官別動代叔進內听々
有什么信息查兩你等送信　馬刘二人答應代兵不動　且說察
院進內刚至里面　忽見陳老卩前來　一見察院叫道回老卩
来的正好方方万岁有旨　須叫你如此这般　对着掌柜的言講
是々陳老卩說　你在派一人前到　是俗館餃子鋪　悄至上御馬拉

丁未手爲少時　進城察院答應　立刻前去
回察院　所見奉旨不代慢　兒派得用一官人
急忙去取皇上的馬　这才来　直扑柜房一座行
見丁本人孔時太　口說不用你怕京　打死的
那人不兩你的事　们有人来領尸灵　还有一宗將心放
只管算明多少民　堂官他叫馮金貴　此人要你多加思
從此後　直要罚賣算一股　此乃奉旨要你尊

掌柜的闻听急答應　附內說　这件事情闹死人
堂官每月吃黄酒　每日却有零不良　少不得
請事尚左往后着　必有一番說外思　不說柜上尽依允
且說察院一回身　忙々登梯將樓上　急来参拜圣明君
瞧丁瞧　正得万岁迎面坐　左右却是保駕臣
此時黑卩也在此　又則見　迎面跪着一丁人
捆拴背二是到勇　太岁刘三万恶広　察院他

着罪連忙双多跪　三起九叩呼圣主　正得万岁询神看
却是察院管南城　認的却是田玉宝　武宗皇卩叫愛卿
你全人　急刻進城休怠慢　蔡廠胡同轉婦人
西丁婆娘是寡婦　叫道時　就在此处問口供
刘三於执民间妇　逼的少妇挖眼睛　这件事
審明就朕听詳細　立刻原案闻罪名　察院遵旨差人去
立刻就　審问刘三大動刑

正得万岁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太岁刘这三个字是即
在心内了因此龙心大怒一見察院田玉奠前来参見由不得
龙心大悦叫声卿家急忙差人到蔡厰胡同有一民家姓郭
是老夫妇丁寡妇另人傳来你就在此处設下公位言罢就用
龙爪往下一指恶人說此人名叫太岁刘三卿家朕知你是一個
鐵面無私不怕势力的同掌他可是大监刘謹的侄兒須要秉
刑拷問我朕在此所准此案方能進朝回奉是田察院口中

茶房急忙々叩首扒起回身下要来至大门外就把坊官叫至跟前
前說刘老卩你代人急刻到城内蔡厰胡同也就把圣上所传
的竟对刘刘廣兒說了一遍坊官茶房代人前去不表察院卩
又叫院兒急刻回衙把所有的刑具尽情取来傳唤书史三班
子俩在此窗事院包茶房急忙々前者不表且說田老卩臣
刘回身復又上楼启奏正得万岁就在戲台上設下公案審
尚太岁刘三

为的是 好叫万岁亲眼見 楼上往下看的真
正得万岁說准奏 察院也 付丈回身不消停
下楼叫人設公案 就在台上下坊门 並不敢
冲南万岁对面坐 向事却是面向東 叫人快代贼恶親
太岁刘三走真魂 自己瞒々叫自己 不該信意使欺心
伏叔々 行凶哄通欺良善 抢抝妇女乱胡行
卿如何还把虎倒 就遇見 正得万岁圣明君

未来听戲先私访 早把我的事访真 偏々的
我人由他去打赌 似仗势力要欺人 拿为人头要打赌
有意安心混當罪 指望输了人散戏 那晓遇見主当今
他若是 叫人来你不费事 如今来鸡莫具出
这一去提郭寡妇 通只怕 难免少時不受刑
晓想今刑难免对 想保活命也不能 到不如
对詞我就全招認 免得临死又受疼 恶贼想罢主意定

忙下楼 来至台后不消停
甲公此一時那些唱戲的戲子官箱的打碓的坊面上的吹哥
吹銅的打鼓的在坊的派戲的任什麽全不顧了早以全跑了
那些听戏的是散了了這雅中只有[illegible]的責坐兒的走堂
兒的開門的管帳的寫报子的还有几个贴报子的茶房管水
的這些人不敢動再者自己想了想茗然叫叫到跟前便問拋实
而回略也没什麽大罪也不过随衙所為的完了事兒回来

照旧的好混不然也就旧算妻了人咧且說甲公差立刻把太
岁刘三代下要来刚至后台忽見上衙门取刑具的院兒前来还有
書吏三班各樣刑具都拿上台来書吏等參見了本官左右站立
登時間 戲台之上多威武 衙役三班列两边
每日唱戲做官口 这如今 戲台坐有真問官
只要叫人把刘三代 忽見来了地方官 但見他
代领公差人不少 还有二如左其向 甲人一齊活神着

楼上的君臣往下瞧 寺先乃是老寡妇 年纪只在花甲向
后派为 年轻俏丁見他老妇道 重大不过廿二三
果然生的多俊俏 但見他 左眼之上有血残
手拄年老那妇道 低頭一派代羞惭 楼上的
君臣一見心惊叹 只跟太岁恶刘三 所仗刘瑾是太监
任意欺心太無端 逼迫节妇行坝道 逼的此妇把眼挖
可怜他 幼小年轻守为寡 全仗手艺挣良不

他今善養老寡妇 耐守为 两丁儿女年幼向
遭逢恶坝受其害 今日該他大报冤 且不說
君臣中人声嗟叹 单說刘廣地才作 上台来把察院見
就把那 什庅情由回了一番
坊官先到后台 從下坊門上来 回明察院韩氏婆媳傳到田老
卜闻听說狠好你就快快代上来 坊官答应一回身对着后台
照話言之忽見中公差立刻将老少寡妇代上台来双夕跪倒

忠良在上往下向道 那年老的妇道 你把被害的情由你兒媳
妇如何坏了一目被何人所害 只會把實言来 韩陶氏見向
往上磕頭口尊大人才要訴說被害的情由 忽听田老卜分付
将刘三代上来叫他在一傍 所有喊中公差答应立刻代上
来跪在一旁 早以看見那丁妇道 惊魂千里将頭一低 忽听那
年老的妇人口尊老卜
那妇人 未從說話先流泪 口中只把老卜尊

氏夫男人韩進義 早已亡 去世撇下苦零丁
夕下所有兒一丁 名叫韩年三十一 他要妻
黄氏就是此妇女 所生男女二丁人 誰知我兒身得病
未得正汗一命坑 可怜婆媳穷又苦 守为孙兒年幼人
最可喜 媳妇孝道狠疼我 全仗伙计苦穷功
描鸾刺凤手最妙 所挣的 工夫供为度半生
因为门前買絨線 誰知刘三見面容 他硬叫

媒人代领家奴等 闯進我家要抢人 元本兒媳多节烈
自己因剪扎眼睛 吓的狗奴全然跑 才把兒媳救下身
我婆媳 条說回家心不定 还刑刘三我上门
誰知老卜差人去 情我等 叫来两贼对口供
言着不住将頭叩 我更一傍偶的清 回察院
担項眼望刘太岁 叫声刘三可听真 快快实招休推赖
也免得 三推六向休受刑

中公表过此書乃抄录通俗 忌是蜀郡太岁刘三 早就知道
自己今日不能保命 焉肯又叫身受刑惧 就把所信妻弟王
敫子的言詞把枇氏向妇女坝占人家田產 行凶害命尽尽情
招認立刻画招 田老卜又向你弟妻弟王敫子却是何人 刘三說却是
光明居主事 田老卜想起護住的假神怀王府内的人 立刻提来
一对果是此人 追向情由狗贼不認 立刻動刀 一夹棍 这才实
招 誰知道 自己身犯法 条死亲妹夫一案 田老卜立刻叫書

更漏吶悽丶楚丶的招詞 先叫人將一千人犯 代下去 選才手掌
招詞上樓來見武宗皇卩 正德万岁
口察院 手掌招詞將樓上 來見当今卩武宗
來至鶯花地跪倒 他的那 口尊万岁又称臣
微臣審明劉太岁 現有招詞与口供 說名話
双手一齊过了頂 一傍內过者蘇公 上前接过回身轉
呈上皇卩查当今 正得万岁留神看 從頭至尾細留神

就把那 劉三花把二寡婦 何出與道尽招承
至尾從頭看一遍 正德卩 龍心大怒眼元睜
往下叫道田玉墨 要你留神看意听 你一问
守府代領衙兵役 劉三家內細搜尋 抄産貫鳥二寡婦
已爲春善未烈禎 守爲孤兒成了后 讀書也好接门庭
先令人 好丶將他婆娘掛 照旧叫人送進城
察院答應說領旨 先派人 急忙好送二釵裙

照為音意說一遍 婆娘叩首謝了恩 跟随着
公差付把前门進 單等抄產復皇恩 誰知救了五千西
婆娘丹了喜氣生 無日焚香來叩拜 且說正得主武宗
傳至音 恨把劉三拿到凡 我朕有話問恶人
他把人頭輸給朕 問了他 倚仗何人敢行凶
只听一陣又吶喊 又怕劉三都到临 至駕前
双々跪倒將頭叩 正德万步龍面嗔 立刻拷問他的主

太岁到 這一說出驚唬念朗 武甘文

游龍傳 六

話說蘇進催馬加下直奔涿州大路而來心忙又亂往[illegible]趕
〻奔涿州不遠忽見迎面前有一匹白龍馬似乎好[illegible][illegible]將下
去堤〻堤近觀看但見那人頭代芒古帽花布手巾猛頭身
川一件青假刻膚衣一身的白骨紅釦子蒲底尔快靴斜挑
蹬奇看一匹白馬手執一杆梨花槍睛年紀也不過廿多歲
正年幼〻中歲几今〻英氣春〻生旧的英宏氣派毫杰的
形容蘇進弄罷才代要姜馬又跌而行忽見那一个人把馬一横
把去路擋住一声大喝少那个人少往前行你从那里來的今

要上何处去必当对我实說自有好处好不实說一来就快正事
二則你能难脫大难快〻言來蘇進爺听此人的話語來的
又奇內中有些說情別作他知道內中詳细一般由不的心下
為难有心要對他實言不多兼刑涿州去調兵前來救駕偏〻
他又是强人打扮只恐他是賊人是一伙
蘇太爺　馬上低頭心思慮　只恐他是一伙人
欲代不說這件事　听他的　話語〻中內有因
蘇公馬上心思慮　又听那人喊一声　你不用

胡思混想錯又念　拿我当作〻賊人　你把實情对我真
我也对你話說明　不是我瞒他滿桐　走下不肯把你饒
我為你　這動荒炸件有的　寧怕吃京一派影
想是你必过强盜　我问你　〻們共有几个人
还是一人將賊趕　还有同伴一伙人　只管說
在下外去將你救　丈夫說話板丁〻　蘇公爺听呼好汗
你既知道我实云　我們一伙人六个　都在北京都猪营
因奉差　路过大清十三里　遇見一伙大录林

先把我們印信搶　將写官　用係佛去破廟中
后來又拿我們伴　現在打伏在廟中　實不瞞
好叫我去到牙內　报與調兵去勾兵　蘇公刚說這句話
列把那　年幼〻人冒元魂
蘇進刚說到六个人〻內這見強盜把個印的用绳佛去由
不嚇了一跳口說不好果應此言也用不答蘇公往下說
了在〻馬上叫道軍官也不用往下說了快〻放我前去救
駕要緊也不用你去勾兵調將投奔涿州不是我走下說句大話

略想那些响馬盗匪混賊毛賊任憑有多少只怕难擋我在
下的這一杆槍你只管放心代吾前去救架兵賊蘇公一念心
驚亲这派话由不得又京又喜又是納罕付內說這个人的
话語〻中奇怪但不知他是什麼人竟把我前來又居
情識破他来救駕二字內中大有情节
蘇太爷　馬上沉音心犯想　此人来又大有因
有心盡问详合细　到只怕　就恨工夫了不成
我去領他到廟内　看他來賊退賊人　他說的

先要救驾事要紧 事完自然就知命 想罢馬上開言道
将軍随我快些行 大家且到清内去 只要将軍拾馬跡
説有話 一代生奇圈回馬 到構千戈同里行
年幼小将跟在后 二个人 前后催馬快似風
登时闖進南清内 英雄馬上細争晴 睄了睄
西面却有一攢松 松内却有人一群 馬尚老垢渾澄了
果然有此余气生 賊余之声已入耳 英雄催馬乃松林
未出那 林前馬上声喊叫 軍前退后讓小人

几个毛贼受与我 拿他门 探囊取物手现文
且説胡杰与張永 一个了不能秦强人 忽然间
从南来了双匹馬 却是蘊進与此人 一齐止手面神看
在国公張永一同胡杰 还有公之陈教 一齐看見了雍進砍
了一位幼小年輕將行 白馬長槍威风了令之 杀気
秦之在馬上喊道 呀 三位軍官只管退讓我前来拾
待宜愆毛贼 并救了架 言罢 一支馬闖到当江场

且说贼首秦风廷西来施展双鐧上下都齐只杀的罗
公宗怕不能还有手 措了被获 忽見从南山口来了双匹
坐下只当是调来兵前来 睄了睄 莫非是将当先下了
一人白馬長枪 也是綠林人打扮 果然与中不合
秦风廷 弃目面神观对面 一催馬
形景又是綠林某 睄了睄 打諒来者这个人
他把穿夜全喝道 不叫动手他来臨 竟不認識是何人
来生的面目於擺 有威風 不要不由心納闷

来者也是綠林人 不知到此因何故 莫非宗宸必有来
再不太 山中有个好朋友 前来谢和投话通
伏又一想说着了 这个人 争罢卖
而仗武又欺我等 吊男齐舍万罪能 拴着馬缰德与你
作成服 旧相白各枉用文 有何情
他把秦某看的轻 馬上喊 莫非有意来相合
我看你 形象好相是朋客 这样合
撑犯野鹿必有个 合子你 也事的

賊首言詞还未盡 小将大笑叫一声 合道的
友子你莫借合义 拿了不合来想合 我要不其用你话
朋客你
小案杰说合子的 朋友你错尔内错 想了你打諒我来原
你的罢卖来了不是之 了你千万别动气 我当下前来合义
言我劝你们别作今日罢卖 你看这四五个軍官漂内有
贵人这宗罢卖你不行 你了都有性命之忧 若不我劝
到後東中也門早之趕為还你保全了你等性命 不然的

搭到临的悔之晚矣 秦风廷俞听由不得心頭火起 他把小案
杰的言与作好话 一声大喝口说多谢你好义 我到劝你快之
出闻讓我们 作了这宗罢卖 当有大福 当下全杰不怕
秦风廷 嶲声语 全道朋友你士听
既在江湖綠林内 岂不知 当道礼
你既前来到此地 必當前来麻烦情 拿这个
不要紧的這些話 指望羞住我中人 做成熟飯你要吞
只想独吞定得已 依我们闲事化道 不然难免要碰了

小生来 俺听此话微冷笑 朋友你好不聪明

先把丁手收回去 我有那 几句良言对你云

天下英豪江湖客 现今不敢这门情 只因为

受了明人指叫从 洗手归正在家中 全义气

人不亲来义最亲 因此前来我到此 告诉等架是实情

那寨内 内中有位大贵客 你们冲犯罪不轻

你我良言相劝你 早早的 也图保住命残生

且渡军家早早走 又是义气又你情 我去了

一派事情充虚休 只因闯手一道中 你不听话

后悔迟也用不中 过后管叫你知道 现今不能对你云

秦凤廷 俺听微冷笑 他把实话当虚情

一声大叫好小辈 你的令 用些大话成唬人

这知了了全不怕 暂且拿你把根伸 说有话

大叫兵弟一齐上 你等未会这个人 只听那边齐声喊

催坐骑 围住年轻小英雄

话说英国公張志卩都指挥胡志卩太府陈敦三位卩不往招架煌熟那个刚剑实杰有些费了正在着急之间忽見蘇進欲有一个年幼的小将前来口中大叫军衣卩门只管退后代我前去来退这起毛贼言罢一催馬闯至跟前挡住贼熟張志卩一伙胡陳二位一齐退后来至蘇公跟前便问此是何人如何这般打扮也是贼形蘇公也要到涿州衙中调將句兵前来救駕拾贼半路廷見此人所说言詞从前一样告诉了張胡陳一遍並问他的名姓

救駕要紧果然此人杀退贼兵救了圣駕无無不表家将名姓因此来的速快張志卩俺听心中又惊又喜只得勒馬细听他们所说的话也有明白也不明白又見众人高声叫道三位兵弟只管上前拾拿此人又听那一阵纳喊齐扑小将而来

秦凤廷 听见寨主一句话 一齐催馬往上冲

各执兵刀拾斧 尽把小将当死用人 人人围果齐动手

岂定小将下绝情 这其间 笑坏年轻幼小将

好起无知狗畜生 我若容的狗男女 令人耻笑我无能

想罢一催馬上行 手拿枪 先挡云里雁刚斧

净街罗枪一根 回手摆动梨花朴 咣開了

再收刚刀代走龙 一馬拾住三匹馬 一条枪颤虎三人

江坊内 好似蛟龙浪里冲 无泰上下冒金星

立刻凡左一只膀 霞老务 对面赶坏黑皱帅

又住太府苏与陈 一人了 暗暗夸奖年幼将

要果拾馬武又京 难怪也叫我等退 他安心

有义独自要立功 何等人 只说救驾来立功

什么人 对他所言这些的 此人前来内有因

不说公卩齐纳罕 单表那 秦凤廷

贼首他是名门根牙久住大敵一見小将来相有些气数也旧深知他的本令高强武义不弱因此才叫这三家道熟前来堵挡幼将他立一旁留神拿眼一瞄也旧知道他是那一家枪法非人传授在一旁勒住坐骑用目观看但見云里雁馬至跟前用斧照定幼将劈来但見那无小将毫不

吕架胸斧紧迈但見他将馬往旁边一代身形一歪九勇将刚
斧刴空使的力大身形一抹吆〻闯出后背小豪杰將馬
一代双手宰枪口说我总休走了我的取你只听赤正中后
心鲜血直蹿将枪抽回死尸落馬
小豪杰　丢馬枪挑云里雁　張勇死尸堕安娇
对面吓坏宴孙宝　秦凤廷　不由着忙魂吓焦
暗夸年幼英雄将　果是擎天柱一条　难怪他
对来夸口说大话　委果枪馬武又高　正是绒首夸好仟

忍见小将把枪探　一声叱咤往上状　双肢叔支混海交
他的那　梨花战杆分上下　霞光万道眼难瞧
一片枪山差多少　但若是　吕架不住命难逃
登時欢乐年幼将　全〻威风杀气高　秦凤廷
一見幼将多英勇　不由着毛内心毛　心中一恼要動手
单犢〻一将怎闹交　虽说心中气又恼　不肯伏人称英左
且说那　该国公卜与太爷　还有胡杰仔细瞧
眼睛仰望挑战将　那一名　煤絕死尸付阴曹

夸好仟　果是盖世将英豪　且不说
公卜太爷暗夸奖　且说鲁升心内毛　眼睛枪挑云里雁
吓的他　双眼热黑不能瞧
且说左门独霸收与帅街罗鲁升眼睛看那元幼将用枪
将云里雁挑下馬来吓的多个人亡魂失落正杰京恐忽見
那員幼将催馬蛮枪直奔鲁升迎面刺来煤绒一見心下
着忙〻用手中的英枪往上一克又見小豪杰将战杆一抽旁
外刚枪克空使的他往后一迎正了把个黄心拟将西来小

将安心不肯为情把枪夹往他右背上一点煤绒着忙指望用
枪一横谁知小将抽回换势倒手按门把前拳一抵后拳一
長使个見血封喉的架式说声休走只听赤的一声鼻升
的前心中刚枪兵尸堕馬把个蒋顺吓的丈不敢在此
小英左　一枪刺死煤绒　秦凤廷
不答丢人与糠腔　一死馬　吓坏霸收左门镇
时间气坏宴孙宝　一声大叫宴春雷　直扑松林走如飞
心中那视年幼将　一腔怒色多左眉　大喊小辈吾先到

~~拉敌那此往胡讨~~　我今若不打死你　难出心中闷
说有话　一催坐下黄膘馬　双把同冬顶样
小将一見微冷笑　骂一声　打恶欢心胆大喊
小卜劝你〻不理　今到临头你怒难　告诉你
少时丧叫你害怕　总去后悔心上难　言罢用枪将捌架
只听略当大星飞　二八大战汤锦内　枪胸洋身多星咸
好一个　贯战上作年幼将　一条枪杆恶战处
不家好仟一般仝　将迂良才难稳难　且不说

单家盘斗大交战　且说公卜与胡杰　还有苏進与张敖
暗夸奖　这才是一对将左
乘公这单家盗斗这才是对手却是一般大的勁兒不出春
数揄尝且说苏国公卜一令那指拜胡卜〻二位太爷
双秀这单家对仟動手斯杀难分春秋胡杰口呼公卜方
才我听那位年幼小将從这他是象林中响馬只因受了你
人的指教本那归正他又没〻你我将咱搁住不叫動手
独自成功好生寿性兆〻卜　想来内中必有文故待我他把

贼安杀放临梢末尾自有个小将名出不言单大队胡凝年幼
的小将杀了多时恶来不出秦放猗芒
年幼将　却是名门英展后　他与别者大不同
他见我骨本领好　大更有　典气了两鬓芒
必得施这般柔　假败佯输诓敌人　我用那
将气将他打下来　也好救架是为令　想罢用拖刺贼将
只听咯当加连去　小将叔叉悦身形
但见瑶人用铜迹　直扑正南奔下去　嘆杯江湖大荣林
一搂马

暗说小辈多奸诈　奸了的　我何教走必有因
有心若不将他赶　列叫小辈把我轻　想罢时
一克生不黄膘马　随后追赶小英雄　且说幼将杀牧阵
不住回头看敌人　忽见贼我随后赶　口中不住喊连声
怪贼必是来追赶　不由附内自沉音
一　也旧知　一时难躲把命坑
心有伤他上三分　万一要　也不过
可惜这来好本领　何不暗暗前此人
叫他知道我的义　从后令名恶交情　想罢速忙一回手

取下紫金镖一根　马上偷眼往后看　但揭往前马白龙
瞄准了　恰贼相离五尺远　只宫中将下待情
将手一扬打示去　叫一声　贼啊你走要小心
只听刷的一声响　一道金光扑面门　且说那
后面追赶宴对宝　大叔往向往下张　忽见幼将一振马
那晓得　有一块黄澄澄金好来咋八现

且说罗成正在往下追赶忽见幼将马拨转回来旧知必用回马
将伤人也旧一代征向往旁边一奔忽见有一道金光直奔
了胸前打来罗成一见连忙将身一歪忙用右手一抄抓住
了金镖故意的将身歪斜黄膘马往回里就跑且说幼将
一见秦凤廷身形乱摇圈马就走只当是罗成身中了他的金
镖不由的满心欢喜一晃马随后追赶下来且说罗国公张志
了一会胡里胡途忽见那员幼将拨马往下就走由不得
心中着忙只当真正失机才要上前接当忽见小将把马圈回

一抬手有道金光直扑了罗成打去又见那个贼骨的身形
乱摇拨马就又拔回只当必是中了暗器由不得心中暗喜
口说好一员伶透的小将文武全才吾到归其必有一番决断
忽见那员幼将一代白龙马反到追赶回来张志了两眼一
扫睁眼望里了还有二位太爷口呼三位
这公子　马上眼望人三个　有话口把长兄弟
罗成年幼这小将　有些个　来的奇怪大不同
並不知他名何姓　家住住处什么人　好好的

却是江湖杀林素　如何不与盗贼亲　他与贼人反动手
令人难猜旧里情　里了呼兄长　此将有些断不清
眼看看　少时必把罗成春　也好追问姓与名
不言卑臣私言毒　且说那　假中金镖秦凤廷
一面歪斜往下放　不住回头看不们　但只见
幼将撒马往下赶　实在心　你计瞎用镖打我
难道不许我用心　叫你心里知道我　秦某不是省油灯
想罢时　走散手中忙扶将　加鱼袋内取雕弓

一根朱红荟上卟　左馬上　掖下宝刀弓
对准前胸撒后手　放云箭　一声喊
大叫年轻你休走　也吞我的宝刀令　言罢勒马仔细看
好幼将　代马别者大不同
这位小将他是名门之后将门之子伶透非常真是眼见
六将耳听八方正自往下追赶贼忽见他将生孚一代
也该知道他也要使回马暗器才要的神防备只听迎面
前有一支箭射来小豪杰急将身形一歪左脚甩了蹬

收着白龙向肚子扑扶左鞍夺一旁这支箭由从右边射将
过去小将一跃身跳上了坐骑双手高擎大叱贼　好生无礼
乘公好仆云左年幼一派几分田的这一下尔旧难再说烛
贼从中的左回乘骑收左松林外往对面看真切由不得
吓了了弹推採记心中害怕
左回垂　他与对面俩神秀　眼望江坊不谐睛
只当寨主中暗器　那想他　要使回马箭与令
忽见小将随后赶　堪堪追上把枪端　見寨主

抽弓拔箭去他射　只听刷的扑敲人　这才知道是大败
谁知好了生幼的人　暗藏兵　且说胡杰救国公
眼睛看　幼将追赶恶贼首　谁知一箭来的凶
中途一見嗬了一跳　忽然见　幼将后面一番多
登里藏花白肚下　眼睛刀合后左在　四位尸
高声叁骑齐喝来　果是一对将英雄　由如三国将吕布
恰似前唐秦南公　谁是宋世忠保德　真是一个小罗成
且不说　保驾的大臣心欢喜　参赞那个是英雄

且说贼寇赛林宝　左馬上　观睛不由吃一惊
暗暗夸奖好又觉　可是世间大英雄　我何不
以此暗使连竹箭　看他如何把箭封　想罢一转坐下馬
一回手　壶中拔云箭刁令
世界中唯有四海人情文情仁义心里亮说话行了尽都叫
人通快最怕过见阴毒人行了坏不休一性好歹不知只
要趁便宜吃点亏旧记在心内一宝变着方法使坏专会闹
展春拂般空刖弄到公所出的亲友不论年老年轻谄神

万一过见这几宗人千万当神弟瞄他的来首扎动寿数不長
次鬼女财帛骂名多好话少死之后总有人提他怨言四起
乃助人良書难入坏人速耳且说秦凤廷他見小將綠过那
支箭去付又射他一箭谁想好件将手一伸从空抓住用
嘴叨住手内端枪往上冲蹄
秦凤廷　指的秀是那小将　嘴内叨着箭一根
他之嘴内接住箭　世间少有这般人　细想来
他的武义本今广　想要些万不能　有心惧兵不交战

救了庙中两个人　買卖讓他南神义　可有一宗气不平
只恐怕　有人傳说言讓我　惧怕年轻这个人
想罢一催黄膘馬　手内的　熟同双锏奔左空
且说小將一松口　用枪架住锏二根　叫一声
条林朋友少動手　在下讨问姓与名　贼首向听微冷笑
贊着幼將叫將軍　你我既在江湖内　义气相投也算亲
我在下　姓秦家住山東群　我的名叫秦凤廷
有人送号赛林宝　江湖中　无人不知我的名

今日既杰迂爷驾 不知爷兄姓与名 只因为
听见爷兄这句话 曾受指教迂名人 如今不杰有何妨
大丈夫 只得当场话说明
好汉说我立下姓秦名叫风秦廷有草号叫赛叔宝占左
那山东一代身立綠林的買卖我有四个兄弟一个叫云里雁
張豹被你用枪挑死第二个净街罗鲁升死在爷驾的枪下
我虽在江湖之内一门最爱英雄好汉爷驾这羕好枪马
但不知在那一路行走非人打伴既为一道之中何必这等番

脸俺义苗下名好表大丈夫到处留名四海惊动乾坤小豪
杰一见你首这羕言请大有精词之义也回回嗔你意口
呼仁兄听我对你细商
年幼将 马上代笑同言道 只把同道占哥爷
小弟今朝真该死 俺不該 冒犯爷爷得罪兄
二人嘆口这般讲 一拳齿坏殺国公 秖麦了
一馬上前總告咲 眼望仁明双了人 二位既该令气
话言明 付請幼將你貴姓 家住何方州县城

常言道 四海之内皆兄弟 你我尽是有缘人
幼将見问说不敢 軍官卩 一全仁兄有义听
程起祖上好惭愧 文夫无知占祖名 我的祖
昔年曾保朱洪武 征南战北有大名 江東大战陳友亮
蘇州剿滅素亮洪 芝麻李 衛州大战元順君
我的祖 奉旨扶保燕殿下 封王镇守在山東
所为燕王要吊孝 官封为 九江侯爵戰不輕
奉旨曾把燕兵擋 東昌兩前显威能 我的祖

建文驾下为总帅 他的名叫李景龙 我你父叫李少保
小的名教李芝龙 花尔蒲敢人送号 入了江湖作綠林
只因为 萬家庄内拾幼女 迂見傻仙是和尚
命我前来叫救驾 因此上 連夜前来到此中
小將言猶还未尽 吓坏绒首秦风廷 一番身
跳坐李往前跪 伸手拉住美英雄 大叫仁兄李寨主
我为你 在此地住了个月那暗音信

話說花尔蒲頭李志龍刚来表出祖父自己名姓忽見[illegible]风
廷連忙上前拉住小將口称兄弟當兄因為訪你就在[illegible]住了个
月期程誰想聆兄音信前者今人打听你在萬家村閑住今
人去請誰想你早以四家使我心慌故此住在这大十三里滿店
弘恩寺破庙之内誰知今朝巧會全此乃三生有幸李志龙才
要論話忽見茂國公説老卩上前口呼二位將軍既是义气相
交的朋友何須这般言論 四店扶出丑位將軍才好 公卩
的一言未尽到把小將提醒連忙眼秦廷 口呼兄長你

还不曉的先前拿去的軍官何当他是何人賽叔宝口说
当真不曉小弟来说老哥此禍不小那一位軍官乃是当今
万岁武宗卩这几位非是别者尽是保驾的臣宰因我听見
此信救此連夜前来救驾誰想迂見此禍不小
李志龙 刚来说到这句话 吓坏强贼秦风廷
口說唉呀坑杀我 果然的 此禍着你不非轻
此时不然云里烟 还有送冠叫魯升 都是他
林中迂見孤行客 不管轻重上前绳 那到他等遭凶非

人〻命丧此地中 就便活有那免祸 代罪我等也遗出
想罢时 四自连忙双夕跪 眼望忠良贞国公
口尊老卩无宽恕 我小人 个〻都该须罚红
双膝二目真该死 那免我等被刀砍 言罢时
连忙不住将头叩 下奴手下平兵卒 还有逆贼名藤陈
所见此话男真魂 一旁跪倒求饶命 虎敌只听吆喝声
与李志龙 一旁也就双夕跪 眼望平臣把卩尊
这件等情求申信 须了要 细奏当今圣主明

他等无知有罪里 实在该死也是真 恳求到
平住老卩饶他等 还得细奏求赦文 言罢又住将头叩
荣国公 上前扶起小英龙
一旁的藤陈二位太府一见平氏这般形景暗〻欢喜付内说这
件事甚不秀花尔菌杨李忠龙前来只恐大有不便事
急如此只恐误贼奏风廷难免欺君之罪未免圣上看见强人
气恼必要归罪一定不赦这可如何是好二位太府正自悲思忽
见黑卩胡氏来至一旁观看误贼奏风廷这般状叩哀怜苦〻求告

也就眼望张老卩叫道公卩这件事少不得全杖将军推在罪
者身上叫奉风廷作相不知情时顾罪你我等〻哀告皇卩两
有李将士这件救驾之功乃天圣上不训的道理
好一个 狠中有细胡黑汗 一片心软向热心
要说狠毒行事情 那晓得 一门喜爱将英杰
公卩闻听胡氏的话 不由满面代春风 只说道
喜亲所料真不错 但得以此这般行 言罢狠那开言叫
陈藤二位老公〻 这件事情得二位 天子总得你们中口

这以令 回叫手下小番去 领着二位进府中
言罢又把二将叫 你们月 快〻起来听我云
不必害怕这般羕 大事思丈李志龙 两个人
一齐叩首忙站起 上前细听公卩云 张老卩又望二府太
公〻留神着意听 你我取个寡叔宝 看有胡汗李志龙
说不得 你我先有欺君罪 不过帐中立一人
二位根母先进府 必须得 如此这般过来云
田臣误人好奇领 言请我月又能逃 只来到

想〻回家斋茵马 来了勤王救驾人 杀无作恶贼月个
介者的 月个情愿领君罪
太府陈藤进、有茶房主到叫来风廷派了那四个手下小卒
顾望二位太府且破庙先去见驾请罪前去又来且说荣国
公〻老卩眼望〻风廷说将你藤陈须得如此这般我自有道
礼贼贵茶在口中寄命往卩〻狠假眼望藤尔前往李志龙口呼
壮士这件事总在你的身上作快总得好〻以方献续局小案
来葬所口中茶〻你老大人只该放心小人只用几句话管叫方

步不临张老卩点头言罢旧命那佐同礼藤顺还有及名手下拉
出市人的坐方 一直扑破庙而来
并非是 正身强悍通一气 总是天元不非轨
正在便位一路 真乃是 今朝危席会风云
天文该当人难却 明世根基要显名 这总是
武宗皇卩洪福旺 才有正德来私行 若不思收乎好所
只怕难保锦江山 难恐江山属太监 刘瑾要把社稷吞
此乃是 闲言休话不多叙 只说藤陈太府以

恨随手下川樹泡
登时进了弘恩寺
如何不見二内臣
皇卩江彬舞拳目
克頭請罪立帳沒
叅將江彬也松放
你卩只管快手舅
一同詠示何处存

一拍鈸
且說当今王武宗
忽見以好人声語
当今乃是二内臣
小弁上前亦動手
又見太府尋王只
那膽賊鬼可罕住

看見弘恩破山门
（江与卩 叅將江）彬說到寺
闹烘烘来了几八个
（但見他 來至寺）前先跪到
打一網（卩殺他 卩殺卿）皇繩
（近臣卩 我將他）不咩詳敵
都指揮

陳菊二位太府請罪已必具首本自来今小斗招了一个也不能
侍皇卩归宫叅將江彬說三一声陣殺伏又五黑前跪到口呈万岁
說起卩黑皎京北九星賊戮云里雁請多还有一名浄街罗
刘双翅左献傑三个強賊的过恶他与寇同以孙小都指挥胡杰
日个立林前孙手斯未丞不是諒贼对手想想蔽馬印知了上
的洪福齐天从正南滴口之出来了一家将许手扶梨花古
打奇一正白虎占馬勝不五殺此来的賊鬼前去除小东乔
而他独自一人并奇迎来那些贼人

陳大監
近礼叩拜呼万岁
用枪挑死云里雁
祁他一枪刺下馬
活〻打死双翅虎
只杀的
若农孙胡他月个
那元小將他捆住

照看以卩那派話
近元時
他把孙当一命抗
死了強賊叫魯升
此人一阵枪馬求
要跑強賊心胆战
杀尽了
昔〻衣出来麻住

當尼啟奏圣武宗
實大贼未枪馬能
浄街罗
這后雖打名献宝
杀近孫人一伙人
叩拜佛爷認罪名
這鬼強贼这伙人
（用此上 夫叫奴）婢来啟奏

外胡又郎把他店
又敢前来見朕架
看守壮士与贼人
武宗皇卩喜又嗔
这一回
这件功劳實不小
大好我朕把他封
胆太包天了不成

小將頭立廟门外
来听宣来候九音
陳洪奏罢將頭叩
喜的乃是人救駕
幼將如何他如脫
不知他的如与名
趕緊问
传旨快把他趕代

还有这孫奈何过
（这个头来 一不胡犬）不在办
臣闻也
拉自杀退众贼人
你处护来救寡人
此时不明在何处
想起你贼將朕卿
朕如今

立刻將他问典刑
不多时
立刻传旨卿進殿

只听叅將忙答应
跑至廟外台頭看
到把那

這步前身往外行
果然来了許多人
荻国公都指挥李志龙

（申公）武宗皇卩〻見觉这暴妻原被見如的盗鬼卿了一绳这还了得
（方才听见陈洪说道多了救駕的小將杀展英勇北判賊鬼強贼寡朕）
由不得龙心大悦猛然又想起賊鬼將朕卿五处有些万恶
不由人气冲斗斗一把项传旨急叫叅將江彬快些前去將
那万恶的強人绑来見朕江老卩答应急忙〻往外跪正
待皇卩急叫二位太府平身一旁伺候且说叅將江彬跪
出廟门迎見皆因以就卩与黑卩胡杰代令花尔前来稍李
志龙賽叔宝奉凡迎丞奉左同植蒋顺H名手下非住堂奇大

众此時見西江老卩忽声說道請老卩胡老以今圣上大
怒　小將前来急御遞冤近廊見駕皇卩御問前因石
自听連忙上前口呼江老卩這如今是以此這般添情少時大
家衆求李上將前實是太好江彬有听方知其中的旧里的（世渊口）君紀
好一个　量以悔量君該承　作事大道理寬洪
未曾見架先下前　只恐怕李卫動怒斬風延　属付江彬叫准备
這才扭頭把話云　照望有作賊（有叫賽叔）　這件好須謂慶綁繩
大家均去养奇架　叔父今年事志忘　好好茶粮該如我

只當驚我上御駕　此去只（恐最盛）无稅言語　立到御前丹下入
此時今下得名將將　付咐諸（近前來又叫捉）程　少刻近廊去見駕
难免我等胃解紅　且不說（我惡將）胸心中怕　且說好汗去志忘
一貝好此心害怕　付内自已暗滴俙　我若不把他人救
在五江湖交弟兄　那怕（羽我）一是闭来讨析　不肯扫罪与宗朋
他既一君來訪我　我若是（付叉負）生為里人　正引起心不忍
忽听公卩把話云　小將服望有叫道本肚士　大事全從你一人
英右蕃店說知道　又听得　公卩服望众人云

前因公卩属付已必服望里卩胡老口呼表弟你我先去請
罪老陪在旁他等里卩說正該如此言里一齊往里所走又
多時来至做屋之前暗々西神相見万步步一臉的兇色坐
在屋内屋目中往外瞧丑公卩一見急忙々々一同里卩胡老往
前來跪来至架前双多跪倒往上叩打口呼皇卩微臣
等一时来遲陛下受京臣等都該万死望我主寬恩宥罪遣
忙近又忽听上面的武宗皇卩口中說二卿平身此乃是
我朕自閒且禍与卿等无干快把賊冦御來我朕御問

只聽听　下面二卿奏茶店　一齊齊聲奏所听
又見一步步直气忙　糊知道　屬付二卿去抓賊
一同江彬往外跑　登時代近三个人　李二卿
展外跪在神路上　个个叩首大响声　正陪万步往外看
屋的跪着三个人　且看自上大花御　不有那人上御行
武宗卩看見賊有紅了臉　氣的将介咬牙根　往下叫到好賊寇
你等敢在（鄉我朕）到為中　身作吩馬去盜寇　朱人放火在行凶
（每日你進刼經）商与客旅　搶害路行買賣人　那有王法行万恶

礼應綁力问斬刑　官府官將不服管　又如造叛一般同
武宗卩坐上付林（且說左）　傳首立刻解進京　交部严審歸来罪
（推知何／个二說）進以碎身　皇卩南同還未尽　忽听屋外吾人聲
他口内　不住只把主子叫　万歲皇卩開恩恩
民人前来不敢言　以卞卩　赦免民人乘罪名
武宗卩心中的思手起心神卩那看又見那个年輕的知將的
代道忠君世里名布手中悼打自以来陪来袖蓝代亲朕
以门他跪在神路上料好年纪不過二旬上下到此生的果

真難々山不得在心我想我兇說到好一句万惡的强賊拉
敢以此前来舉黑我朕了以作等尽是一样強人必是知道
我朕在此救作救駕之人前来所为好救作等的作付以何
来哄寡人皇卩的话還未尽忽見護国公胡老蘇近隨駕
一齊来駕前跪到口尊万歲微臣等吃了（左以為肥不和）作架
未大隊　人々近前將打叩　口把皇卩万歲尊
臣等如何敢作弊　偏向選賊惡太民　說起臣等真該死
本賊天然难又玅　誰知強賊不式民　母把刚嗣本令京

江防又缺将从勝　谋这害怕心内京　旋萬闯出虎涌口
指望前去调官兵　（行至那本路径）见年幼将　捆住前进问元青
以何荒忙这般来　莫又是　你必这是什么人
请问这是那行客　还不问伴几个人　（你只管不话投）是对我再
我好对你细问明　休要害怕错会义　又可虑我当强人
我看你的形相满　因此才把行来救

谁知幼将心内京　他说道　不用往下多言语
快快全我到营中　何必往去将兵调　等我去
救驾杀贼独显名
众位听明白书中的这套话可是这番话却是名人说名人的
并非大家齐说不过剪断话语多解明白令人好懂且说正法
皇上一全年之言龙心不解往下问道众卿既知他前来救驾
以何又是戏形打扮以叫我朕把影前闻道私口等万步别
说你把影就是多等着他的这当来又不时惟道皇上何

不御问他的名姓家乡以何知道圣上遇难他来救驾也用明白
一经之事天子爷奏龙心宽免口说准奏众卿平身中大作
一齐叩头谢恩站起多为左右也来听：人的来义
中目字　平身站起多左右　也来听：小将云
所奉何人来救驾　（细想来内中必）定有元因　不要众臣听详细
且说当今大明君　走坐上道（往下叫那幼）将　你把情由细奏真
姓字名谁以根前　以何知道君爱京　你以何处知道信
细：言来莫误云　小男来　见问道亲聆听叩

口尊万岁主当今　说起民人我的祖　昔年间
洪武高皇驾下臣　奉旨往得父殿下　中封小王去小者
（我的祖官封几）江广爵位　他的名叫李景不　奉旨镇守山东府
所不但当承乐尽　我父名叫李少保　闲在家中务庄农
我民人　所受祖传拾萬　浑身武艺本领能
总有一国作官又　怎奈我　只为家寒难上京
落在江湖大盗犯　身在响马绿林中　前日个
我在前边在村内　有个学院葛洪武　为因他代民人好

闲居他家把身存　因他瞧见一女子　生的美貌动凉心
他叫我　天晚去抢那女子　小十三里一座村
他家姓宋人良善　（宋计秋就生女）尔他的名　他的女尔叫爱姐
被我窗夜抢出门　小男来　刚才说到这日上
下坏尽日几个人　正法皇上心大悦　忙传旨
快传卿等来在里该一齐向兵刑

话说正法万岁一奔小将打是九江广东景龙的法辈作过兵
爷道李少付之子果是名门之后暗行王孙以何身入绿林
怎么听见他说前日在小十三里座村之内有一家富户名叫
葛洪文看见宋计秋的女尔被他抢去由不得下了一跳由不
得龙心不悦口说怎么那宋家的女尔常被你夜抢去将
克打口尊万岁皇上那女子虽说被我抢去用花红彩轿白王
葛学院那晚这是一宗情事明：小人抢去一个俊俏女
子到了庙：内谁想女子的本领高强他把葛洪文一棍男

女打了个鼻青脸肿就是我们术挂中莫不动针线他用了一
指闹的主利自打自己那些妇道大改形相一个个神头鬼脸还不一
件军兵三事抢的那个女子要了一个穷苦化子郎也不个宠惟
却是一个侯仙道人正法听见女子要了内不得怒气全消反
到满出香道
正法了　听侯仙由个穷　怒气全消代青容
坐上又想由君旧事　曾记得　侯仙你对我服云
不能修驾送了走　这是何如此叔根　寒家耐
女子虽然脱灾难　还有灾难不夠自　虽得贤道送我去杭
除了侯子别人不能　再听小将细家说　于此日过灾难呢
但不知　又是怎么救此女　听听侯仙何处存
正是多多免化喜　急听将　细将有话寻生的
我祝侯仙总住了　不能动转还侯中　他对有
书说我要说详细　作要要的祝不住　生世非比别家出
他是来有龄重婚　察院萧安说茶　作侯子步龄的对
许配给　指挥都是都都府　老户名叫吴士莫
不是贫道将图解　大料名　你等个个用解红
果使微微小法术　保住冰霜玉骨形　作者是
情愿拜我为师付　富贵荣华不口中　因此宾服将他拜
就说了　思师点化我万岁
小号未必旧相宾服侯仙情愿拜为恩师的话细奏一遍正德了
爷听金腔代笑口中叫道那应小将你的名叫甚麽年庚多大
大还是何人伴送我朕有难命你前来你可知那位侯仙现在何
处要你细细奏来小号然后自开口尊万岁民人君顾李志隆为
因年幼习学弓箭人送了一个别号都叫我若存前面侯道那仙
长小人叩拜以后口中叫道小的志隆如今我有一封书帖送你好收
藏单等星日打闹须要照书帖上面言语行事
李志隆　退礼叩拜等吾步　皇上面神兼耳听
侯仙送我前定数　他叫我　今朝现看细西神
民子想起取出看　上面言词写的清　不写名
东帖还与李相士　千岁主刺快起身　急刺赶到十三里
须得见驾见当今　这件功劳实不小　王尾从头细奏真
还须得　叩求武宗大明主　须要赦救大明里
盗贼强贼罢犯法　礼应诛　送都要实问罪名
乃因不知是圣驾　起他龙床直至宫中　作事的
盗寇强贼尽全死　尽被民子拴下流　拴俄贼鬼人三个
那是贼心胆大人　说起现在贼人身　爪是女首武又京
可喜他　知以必股全尽恼　自知其过罪孽深
情愿前来自领罪　总因他　都是君门说代根
这件可怜求我主　赏恩赦我二人　李志隆
奏当退礼将书叩　一喜喜你前日之　情说天下是如此
他奏那　侯仙前来救主公
细想李侯仙果果不先见之明那将他说穿家的女子还有
灾难说出他的法术想那赃处发展法术变化出子被他拴去大闹
葛宅度化子李志隆给了他一封书帖命他前来救驾可见
得他不先见之明来以书词以去暴救宋家的女子先旧对
有万步说了几句机风他日早知李王候有巫拘大难偏自逆
该此人来救可有一句正词他期来由中必有隐果可记得他

对子步说道小怪该访为莫甚十三里花过人都道不可不道
思造穷休害廷难化为吉好小双元帅在席风云时
这出个　追思仔细诗八句　月想内中大有情
句々金杰在他话　未开句　明々实对子步云
说道好状双元帅　又道在座全凤云　这又是
明々叫个胶々将　可喜他开是英杰　好个英在赛救驾
他的名叫秦凤廷　开把双锏来对手　我与胡杰不能过
今日々　若非的将来救驾　只怕是你要哭京

好个小将能马承　李志龙　果是盖世小将军
又是大明老将後　将门之子将门孙　旧保是
盗姓非是元老辈　他祖救过天顺君　为是子步洪福旺
侯仙殿化为非轻　正是公门心田虚　忽听小将语又云
侯仙断　吩我前来大救驾　望求皇上开恩
救救说人饶不死　小子怀　改邪归正弃绿林
他与民人一般般　小议又作这营生　李志龙
兵累不往略和叩　上面是个在酒喜　往下开言叫壮士

这件事　果是侯仙你你一人
本以花农前称李志龙一来受了该国公谦托々托々则小心
里喜爱秦凤廷的武文年素在绿林之中久闻此人是好
交朋友是个四海人再找他々人前去有元都是在花一会
之人因此小将措有侯仙的那封柬帖叫他前来救驾的情
由他加上了几句只后侯仙个叫他表求皇上开一番龙恩赦
免说人的平罪且说这里子步一听李志龙所奏的话词
在心内想时说侯仙的又真人那怪他说莫甚十三里都元来

旧是这十三里的地名内这强人
武宗个　坐下思想仙长言　句々言问都打了
林行为下吉言话　那状清　金杰又听来了真
细想年和这元帅　都是名门代代根　他本是
几江康鼎李将后　当日扶保皇上根　又是前因仙长命
他吩前来救寡人　可记他昨日句话　我朕记在五心中
他说到　进宫叫朕那宫州　这难星行有救星
又说好状双元帅　细想来　旧是他开列其名

果然细看他开个　生的相貌果超群　耳听有
他开京通好武文　我朕问々那强人　听々他祖与他父
不知是军还是民　正往想罢往下问　那家在那里姓名
好汉见问忙道礼　高声叫　口称皇上子步尊
你去几是我求情　言语有罪不受听　秦凤廷
先说他祖保天顺　正值皇上救驾功　又表他父保弘治
名字叫作秦怀中　李保驾下兵部道　在这任上进了忠
那时个　臣可仙小刚三岁　不能说之在怀中

谁知个驾崩大作　闻言奏　既力不能上京城
子步无奈入陵道　我称名叫秦凤廷　正往下
一听好汉你名姓　不由得喜上眉容　猛然想起一件事
一抬头　眼望着亲驸马　要提前来那件事由

却说正法多步一听秦凤廷之言说出他祖父的名姓更由在心
大惊口说果然道是名门之后将门之孙庶了他意之言中暗望
看中卿说道这呼家小将果是我国忠良之后真乃好男道人
所云遭难休害怕好好收元将在彼金凤云之语这不合怎生
以手你督商议一同太孙大下有所多步之言连忙旋例口称万
岁陛下既然他们将门之后望乞主发恩把秦凤廷手下之人尽
都赦去叫李志在秦凤廷遂驾出清兵谢我主隆恩未照男斩
一者天地之恩将他二人大小封个官之事吴在恩浩诰

好一个　太同为民忠良帮　太师拆同息之心
早已系上北元将　同時上　駕前收来他二人
正法多步有心話　在南金殿上奏　說道是
卿家听恭朕旨意　佳者收了你的罪　只听秦将说来得
正而和平君大事　许了好汗崔收保　这是前收来谅人
日个人　上前叩头将来谢　皇上金殿叫一声
凤廷快快身起　打铐手下快进来　好汗秦巡说其着
收领兵中要兵　庙外打搽那人去　个个出清谷世生

且不说　前顺手不以此散　再说好汗秦凤廷
打伴中人齐散去　达北有　过步西边破庙中
他立駕前受圣旨　二位将军远陵门　前边巡栈担南店
那时节　也好射宫追宗桢
李志在一同秦凤廷谢恩正法多步先上了些奇来那都上了些奇
秦凤廷李志在他那个也上了些奇　未去武宗皇下的駕前多在
右边駕上正法他方今他二人前路日人马前行駕前的正法早下一同
开大臣立马上项看二元小将　好不威风

日个人　不肖当然何将通
大名天武会帽有　旷文怕　上阵皇下仔细那
川的川真替占排　白马卜救亲扣刺　日又小将只威风
唐代小将男十位　开宝多盾兰莱排　此在外
柳依世子打元闷　左拆川岁耐元所　三闰了元大大唐
元相那　唐朝秦琼一班亲　相抵双闪不感其
南兵屏前要报作　大西好　可是还多不怎后
正法多步在心喜　诸将二将喜分元　老将燕达一班趣
罗点的

天下埋伏英雄将　怀瑞英芳桂郭天　此本收了北元将
好保我朕锦江山　恩来太監刘瑾泰　叫朕南边到外边
还见了　多多少少名将段　各皇我朝北辉来
唐日文殿双元将　金秀了　如又真人那去他
正是多步心过愿　名扬看见将一德　立马上
将他的見店坊内　几个瓦首立此间　武宗便向中臣宫
读问么　将来将身他话说
武宗立马上来回了将林来至残伤之处一位伸着将点眼見三个

死尸立马向道此是何人的尸首护国公立马上拱指奏道
说这个顶打打碎的人名叫拱保被小将一鞭打死那
一个名唤赵升那被李志在用枪挑下马下道边那个死
尸旧是他拦万岁御道庙内他叫名里雁孙多所被李壮
一枪挑下马来立此庙命正法多所忌说道卿家到后
差人告诉此处地方官叫他此死尸临埋不必声张张老百姓
在一齐催马只扑南清口外而来
武宗卩　君臣催马到前边　楼大出口往南门

当先作皇叔元帅　仙根有　大明君臣武共文
忽然公子身拱辇　马上有请事立云　这如今
先叫参将江彬去　当先前去把店巡　你我君臣暗暗走
眼看孤日往西沉　此间只店不是这　今晚住宿在店中
放同公　马上奏皇身拱辇　武宗皇帝长笑容
奴家所奏朕准奏　江参将　你们前去把店巡
还是将前一事作　又可声谈以真情　我随后
又叫还到派如去　千万不可走透风　参将答应出店门

将马一代去以后　马走如飞立刻去　前边先去把店巡
且不谈　参将江彬去打算　单说大明正武宗
一个保驾文共武　前面去　化名指挥康凤廷
当先到那到前走　二将心意付内云　八十人
又约下同一班杂　此在天也又非程　这一保驾到店内
不论大小偶了前程
这内中唯康凤廷走付内暗说同我听见人在挑不前才起江
湖之中作义过天交天不的朋友故此我才访他久闹也走十三

里坐店我才投奔到店须知这是大十三里村店该当如此
也是吉星高照这见当今万岁从此路过那晚么里开寿那
还弘恩等在内再不想李宗求荐来在此投篱这件了差不
是李太尼苦求至上闻恩赦救只怕我作了反和之鬼了想
这人果不虚之女气
这可是　风虽付内这般想　知情感德在心中
再说好汉苗头来　在马上　也是低头想君情
情之只把仙长叫　恩师这之附内为　君不奇

施展法术抢救之　各人来去我进营　如今给我若进程
叫我救驾得当令　两巧偶见寨救宝　我乃却是有天人
梅老初　一派胡救不听劝　自知有过如何
到处自是我李渊　思因是　知小弟救在异性
多亏恩师度化我　一时荣是心内惭　少时我
大小官员封一个　心里不停回门封　恩之想之往里奔
真不了　前面至店快如风　且说正德大明主
你真近逢在当中　这是那　君臣依马往前走

忽见前面起店堂　这之只听虎虎响　沙之大马快如风
马上一人多凶恶　真不正德主吃惊　不识你等是何者
怒恨叔生与君店　双将杀利那兵小　想来是
这鬼为到不知的人
请说正德居住正作堂奇堪之打离主店不远忽见前面坐
土在空君一匹白马如飞而来那匹马也之清过那人跳下坐
奇来见皇上大家看了看天来是参将江彬打旧玉天
请问大店前来报是店一商来至店内立门请了上店

同时巳心久见当老尼把仙下的来临现出正法看了一遍是
星仙下何命立刻封李康二人新首年前试用李康二人
叩头谢恩大家正要起身谁知皇上金殿玉碗旧又见了
要知迎我二宝下回分解

游龍傳七

残唐罢念昨朝话表正德万岁假扮私行在[illegible]遣
見了使他捉拿妖道灵通天勅封救法如[illegible]真
人诉说已必圣駕行出十三里大溝之中收遣手响馬却擒
往了使他真人葛家村收服了李長光收邪归正与他
東帖一連叫之叁救正德卩保以素道草言小宗未李
不在听了皇卩说道有什庅大罪一概赦免叩谢
恩口等万岁东上小民原是响馬同为匪见使真人将
小民原是响馬因為匪见使真将小民指服拜真人为師

慕恩指教給了東帖上寫今时万岁有难是小民方々知晓
前来救駕皇卩拿虔不由心中欢喜说又未曾使真人指引
前来救朕之难到店中听朕封官但此溝甚险不可久停
必须出此方李知龍奏道我主万安况有保駕中大良無路
皇卩准奏君臣起身李知龍將示鈴卦左安寄一馬
前去探路先方碍回来啟奏方才保駕若往到了
正店睛中我下王天德的大店皇卩安駕用膳已
必令蘇陈太監出去御旨一道封李知龍新以守备

谢用侯有尤吉鉄出即非将御旨下与巡按郭任谈
郭行文李知龍谢恩过了一夜皇卩令的若走
去不表且說正德万岁打發李知龍去后也要
起駕前行

武宗卩　打發素然起了身　皇卩圣駕也要行
偶然間　不見了　死央一对影元宗
皇卩秀　门户未閑金真閑　国为失畫宝英珍
随令中胜心戲　久处尋便那有宗　睛不西

手变宝器已败空 但不知 贼人出入何方行
都指挥 先动问 你等我主详听云
店中失去皇家宝 别人偷去有不已 只问店家他门要
惊得把 他门进京寄你的 皇爷命听从不差
料店家 小民焉识宝共珍 走君那
还恐失落寡人物 主付小心名的神 店家你贼无此礼
宝是那 神偷々贼却是真 不惜这
无能缺个门道 并非我国打进贡 当你朝贡纳我朕

寡人心爱翎支多 玉兒央 也是天生奇宝珍
正旧毛妖作进贡 今被贼人偷了去 外叫我朕甚心疼
皇爷说此物被贼人偷去朕心不舍必须我同方赴朕
意指挥胡老爷莫若向地方官说明令他急々查拿
或可得回也未可定皇爷说外家还有见不道之处
係地方官能有什么大才智可以何能得著然进征
先有将他治罪也会将四反招的人皆知朕被盗失金镯那
盗金宝命得是朕的宝物来免害怕

倘亦那 盗宝之人心害怕 知道是
我朕东西宝吃亏 免讨害 他宝已
这走高飞从了身 那时反到难寻找 想得宝物怕不已
若非我朕心中想 此是有些费精神 似此非常贼窃盗
必访那 非常之人身受功 这件以
家派察院黄金印 包揽他 查访贼人已易容
武宗爷 说罢手付寄马走 非别前去又偏
乘爷恭易出代更 不省皇爷王同龙 上使骡

乘大队 随驾弃上马已行 此去前行
君臣六个往前行 一路无词来的快 去来过
珠斋问店尽尺中 当年万里反成地 桐青角
涿州三十里有家 武宗爷 同着夫了金玉宝
惭急前行把话云 说道是 我看此处利热闹
旧王速 镇座之上把舟等 義国公
恭九欣后的里走 一时间 来到近了大平中
睛了眼 瞧来一座大客店 连忙下马入店门

马拴曹的后屋内 刘也干净胡快树 旧向店家问与道
我何等住此店中 但只一件告诉你 不许你
容留别人在此存
義国公说这座店我们要不准留别人住店家说有多少住
房我这一座店莫非还有什么大老爷王后的走也要向店
小尔只管放心住下我不过是艮子国公非老爷说你叫
什么名字店家向我叫名字有名小名人人皆知当
々晓得刘海龟便是这店就是我的義国公说老爷

说你这店住一日多少艮子呢刘海龟说就是这座小店
有房上下十一间住一日净房钱只要一吊一百文灯
油茶水是我的国公爷哈々大笑说好一了没
造化的只要这几个钱随说这座店我们住下也别发
多少人我们住一日给你一日的钱刘海龟命听差了
个是不有馀那知若是不说佛尔临走常比房钱还
多些老爷见化店成旧是義国公转身迈步出了店
外替朕圣驾不多正德万岁进了店々家刘海龟说元

来是一趟当军的通共五天住把我一座大店十几间房
子都占下不多一时只见大挡小挡猪羊鸡鱼猪鸭茶项拉进店内
此间因为 圣驾出京暗私访 查办土豪恶霸凶
御膳房 劳占界有人伺候 不备有
就是镇店的庄村 暗中有人长打探 住在何方那店中
拢共十 初到皇帝来此店 那些个
办差人等那消等 内理菜蔬全运到 为的是
或作盏碗菜与美 刘海龙 他乃小民焉知晓

青眉暗暗自沉吟 付内胡猜自己语 有大支户后脉行
想来意 先予备 少时到来饭现成
不言店家胡猜义 单表那 正德万岁主当今
生在店中飞心问 想起来 金殿九央宝共珍
怎应失荒无宗影 素以素稀罕心情 睛々睛
天气尚早快々赶 非多行 款动龙步往外行
正德皇帝想起不见金殿寺玉兜央素与不亮的度心者
问又见天气尚早五月天气最長万步出府向本臣说不

川外随旧至大街上戏弄々々道几条东宗保驾的大臣
寻问作孩皇帝出店只见地方热闹人民丰阜地方乃
是看通达大道观睛只见那街东铁西住线药南家当良
号难货南粮食店茶饭保肆正主来往不断出入供是
茶正往方步也就是的南面但见里面甚是宽敞又见柜
上有一人生得出众
但只见 栅柜里面人一个 横目立眉長的凶

一脸麻子里又暗 无形容 年纪不过三十岁
几根胡子希不楞 由外一枝画龙屏 他的那
瞅望四海没有人 的代青缎巾一顶 分川杏俏道袍青
见了皇帝进南内 也不谦让也不恭 他只顾
大々架子摇不採 坐在柜内茶嗐 且说那
正德皇帝走近南 拣々个 正西坐在当中
半晌不见个人理 了间金口叫一声 来了人呀我问你
卖什东西快々云 天子刚说这句话 只听得

一人冷笑自己云 好大架子本才主 睛他的
穿代不过是当字 保店内 听他的
声音相是北京人 是茶茶店料苦々 少时过去且消停
又只见 外面进来人二个 坐在皇帝一处存
要俺坐下才要歇 那个人一身大寨不好了过见稀奇怪心情

皇帝进了南子好半天只见无人来南内卖什么东西只
见有人茶店说料苦々就过去说有打外面进来了二
人头代仿巾身川虎仿道袍足登乌靴单了手中了
皇帝坐的那了生兜二人上前彼此让坐走坐的连
忙过来问面代笑说二位请坐大帝还吃的干烧保
海棠也不用说二人说道叫我们喝水保不成只
听走堂的说茶店初进大帝门的秉性拿当保
来不多时拿来放在桌上二人怀里才要坐下只

受的眼子上針扎到一般　哎呦一聲厥列跳起來不往
板櫈上丟說哟些子什麼呢弄了膝了他二人那知道
是暗中前駕的君全是怕他小人們敢與萬歲皇卩
合坐故此他二人丟了合子板凳上又云有什麼東西
付又坐了這一便的一痛更受利得多疼痛二
目茂里的畢二人低栽倒在他走當的乃是撈力小人
一見二人栽到說二位太卩是怎麼來咧莫非是喝過了不從連

收拾起二人付又生下一連栽到幾次二八把皇卩瞧了
一瞧只受口舊陽建收列生爾上這才生怔走豈說二
位太卩們來它有這了毛病說奇怪々々且說皇卩見走
堂的撈力皇卩付又叫道那人回你過來你們誰
　武宗卩　招呼堂倌忒不禮　他還去
侍奉那邊眾了人　萬歲不由恁心忧　大叫小輩我不通
　舜軍的　來此刻有多年啊　都回伺
不來們很主什情　走堂的　看見皇卩動了氣

元泰秀此刻來陳　連忙說　要告店唱快言語
別生穷氣只管去　你這素　大嚷怪叫你什麼
　你少要　胡吹混撞來罵人　正德卩
爺聽走家一夕話　你長你短不中听　連了稱呼是沒有
全人心中氣不平　難道說　京外之人這等行
　比有那　欺內相欺天地全　皇卩忍耐胸中氣
只得開口把話云　說道你也別動氣　你去罷
高低拿來吃兒中　出奇的　上好菜蔬好味等

只管那來用了伶良
遠近一孔處處都有這道撈力人走堂的听見皇卩要好係
菜他說怎麼有要好的菜可得好了皇卩說不但好了好
良還有你快快拿去走堂見萬歲卩是那字實打非川代
有限想有了他人不是本地人路堂爾說這要炊生將而
菜與你皇卩怎吃不上口走堂爾說這個难也見你那吃不
上口除非喝寶的去了但只是你來必喝皇卩說你別
管為軍的喝的起喝不起你只管那來走堂的去

了來到柜上向掌柜說有一個老軍的要喝寶的
看他掌柜的說他必何喝的起只走堂的說那
當軍的說的話大我他打給他喝怕他還不
給了不成
　走堂的　將此打來菜上放　正德卩
伸手端中茶至店　嘗了嘗　說道這個才可笑
吃有方愛口中流　只听得　走堂接言又言話
當軍的人你是听　既說這個吃的好　必須得

先把價了要言明　到底你你喝多少　有一得一再算你
皇卩爺听走堂話　代安拿出回話云　你這人
過于狡狴來打哄　不中听　老軍的
走堂多吃你的係　自到多給你合良　你必這等只管齋
　過去人　全人瞧看不英神　走堂的
同著這了道座話　總是說的吳相爭　常与俗禮其不錯
怵是君子生小人　我們這　其好係
　吃一斤　價位相了八十文　若用之時好言打

不要你旧有一分　皇卩爷听微微笑　忖内说
真正不差獲狱人　忍气说道你去打　那怕你
入分艮子作一斤　为算的　大概也还吃的起
快々拿来莫消停
走堂的巴话说的走去将他打来　皇卩量如苍海有百
斗之量凡日因为龙心烦闷拿他杂只管喝那内理
要了一桌子又不爱吃又见一个穷人又见人年
纪有三十余岁到了歪腐着苍苍的然后又止的走

是瘸了吾不是个久惯讨饭之人上前说大卩可怜小人
赏给一文半文走堂的就往外推　皇卩说你不必推
他叫他要　皇卩说罢将一盘鸡臭说你拿去吃了以后
再不用讨吃只见那人磕头扒起来好了的收在囊内
那一个　穷人磕头扒将起　他把那
赏的鸡臭入袋中　皇卩一见忙迎问　说道是
给你不吃为何情　因何你今收什起　快把那
就里情由对我云　那穷人　见问急叫大卩呼

大卩在上请听爷　我小人　收什吃食无别故
听我小人细表明　皆因为　生来命穷该受罪
代果父母受双亲　存身说在庙内住　忍饥挨饿过光阴
小人的　父母现也没吃用　为这肉鱼我自吞
急々拿回庙内去　叫小人　父母今日吃顿荤
皇卩一听心欢喜　说道是　这才孝子古人云
果然家贫出孝子　我与你今才信真　寡人私巡除遇娸
孝子与吴孙　还见孝子休辜负　必须要

施恩于他礼才通　皇卩想罢不怠慢　一伸手
腰内取出一定艮
皇卩见是一个孝子连忙腰中取出一定艮子有十两还
多皇卩说既如此巴这菜品拿出这是一分之十拿去
以后走不用讨吃了谁知这人得了这一口金口玉言从此
暂々的运转时来不用讨吃不表上说自皇上他也不吃亏
叫走堂算了算共用了多一吊二百有余皇卩说你到
柜上叫一个人你看着为军去取多为军的代艮子方才给

了那穷人了走堂听了心中不悦说军官他是吃々斯
素穷人岂有不代々旧来吃喝这礼那些大话忒在店
你巴我们鸡鱼肉菜都花了赏了穷人不向我们拄赊
欠谒得你是谁皇卩说谁要给欠不差叫人你为君
的到刘海龙店内不便给你々去不给欠走堂的连
说那々取这帐子还有多少看那些人那有不用穷
而要走旧走脱不无去来拿々取出是一菓正德卩
赏小人之事至驾出来之时有人瞧々的尔随至

驾还了他店知道万岁卩为这几有艮子他也回
店去了皇卩听罢走堂一夕话问个为难
把一个　英雄主　真为难在心中
且说那　掌柜爷听这些话　说的是
军爷吃他不代钱　他反吃完要赊欠　不由心中动气呢
他在那　掬柜里边大声嚷　何处来的礼不通
我与你素不相识要欠帐　他要想走万不能　还他衣裳留下

爺万岁話还未落只見走堂的大叫当軍的你外邑
不是乱叫我們人張了取我們想会人服你々要回去取
了送来这雅人肯很你說有了有艮都去店内来算
說大話也不怕说了串数了尚且不能给你还有良子
你哄誰快々給了不然将衣服留下拿了来取皇帝
不去不难只見坐在上一人上前說道陈三闊这位爷也不
相不还了的人叫你们狠了取去你们不去給你送来你
又不信要剥脱人家衣服这等的惧道掌柜鄧剥

皮去說这位爷任平吃了多少了嘉爷賞他陳三闊
說你替当軍的还不到使得絶不該叫掌柜外号你旧
該打我們外号也是你叫的只听那人說着在打嘴好狗
日的竟爷走打了你在說只听吧一个嘴巴噗咚打出一丈多
遠栽到地下陳三闊扒起来見了鄧剥皮說好打々々鄧
剥皮一看鼻青脸腫问实之故方知如此他但替当軍还了
且不必他較量等他果然替还々我的银子在說法打他
一个响亮叫他式々我鄧剥皮的利害这等这人快乃人

心里生々已伙计李顺仁气死巴这位店的买卖白々關
占李懒仁又不是本处的人而此也笑人争论谁知他
燃運旺不过几年弄的家成業旧月蒸出横了有人是
看他仰赖人欠他债了还人到官争先因此人与他送了
了外号尔叫他鄧剥皮今日还見正在万岁在店吃作云
不叫人狠了店内去取他却不密言刻要下剥衣服今
有人替当軍的还了他到安心不端还了你了之民去
打那人

且不言　河恶之徒心不正　单言鄧
替还你下那一人　刘見他　将身迈步走到柜
进楼内　取出一物手中拿　說道是
这般金银放在此　并还你了可依从　鄧剥皮
叫朋友　快把这物你收存　我们不是典当甫
来良非是你债清　要当拿了剥処去　我们也
不知生四是之良　但只银问竟是板　首饰東西得不待
那人听了心気大惱　說这今日才仿真　这鄧剥皮太去不方恩

人送外号不害云　鄧剥皮　闹听那人一夕話
一口南腔語說因　因为少要剥言真　恶気顿生怒冲冲
有了拿来旧典当　探此白银用不中　那人拿听言共原
恶気太生往外行　不多时　当了同了三吊还
放在柜上叫一声　鄧剥皮　去爷拿了文钱与你
不付收白银給你要听　除了你　君前太爷欠的帐
下剥的　且暂收存你柜中
那人說我的話你都收白了这位客官东爷多少了留情

你的下剥的放在你柜内收存东爷唱了你东算鄧剥皮
他替人家还了你了又当实下了然后吃你一腔气忧一时
使不出来只恶气吞生不表且說正德万岁还見此人英气雄
识这等慷慨义气硬替代还了你了但見这人生的甚实的
威武昂相貌有间頂的代紫巾紫巾缠的多川青
纱道袍之登靴底乌飘嘆畏了走着自言自
語
鄭一卩　蒙士走着自己語　口中罵

猶恨君叫可怕人　連我也都不識得　你什麼去与往昔
給你金銀还不饒　不知俺的还是同　何叫道
狗能日的說了我　丟了俺也張不休　罢有了了來的道
來到皇卩面前存　武宗卩　為君的
金腮代笑巴语云　叫人那害你生下　一见不由心欢喜
有话要向你说明　那人说　小人不过草木等
写肯乃是大贵人　哪何敢与一庄生　我小人
禁当不起有罪名　不敢了了弄不敢　何須装有礼才通

正德了　腮含笑　叫声那人你要听
不为你替还话盼　方才讓坐说情由　只当生下咱们齐
我还有　要紧之言向你云
那人见皇卩讓之再之　有才坐下叫表生的快命高你鸡
莫过来云来换了一个走生的上来伏侍连忙答应不表
且说正德万岁说你是那里的人那里人氏姓与名谁你生
里那人说小人是江南人氏常州府常熟县姓戚名国彬外号崑
崙少人想唐朝汾阳王盗红绡女使夫妻团之因此才叫崑崙

那义士　说有些忙多谢我　口中说
军官贵人立上听　我小人　赴了这个残君子
千万逞要孝古人　要你凡件快心的　不枉立在天地中
说起小人这生意　今会有　贵人对坐罢非经
皇卩命你为心间　何内由心自说因　賭了说
旁些人　相挽不似你侠人　为何只言他有我
这话叫人好不明　你有话　只须坐下慢之言
相世间　小人之中有君子　君子之内有小人

只當生下先方得　為軍的　莫云計較巴你唉
那人閒听不敢坐　他还是　指点步形日內云
军官立三来追问　不敢说　小人乃
窄滚之望俗墙道　故此说　对坐程了齊贵人
皇卩听了心中喜　只叫那人你是听　既已说明你生下
这个姓怎等丑名
正德万岁说为军的不必挂想当夜常居留在秦那不敢(回)

回要求听他有白狐求了一件现在秦了方作册国相燕雅真情
拣方送白璧一双当见燕雅将话作不受说道孟常君有
白狐裘进与吉合我心甚爱若要我说情除非也送我一件我
今说去献他还同陡阳将话回付孟常君了了了怎说白
狐裘不轻容可得之有一件已现与秦王了那里还呆只
见坐中一客说君必有他诽初那到晚秦狗叫开门
盗白狐裘送与燕雅说孟常君秋回国去急了发行到了
函谷关方才来在帮秦王后悔差人追急忙过关果然秦

王后悔差人迎已过关去了到后来天冷才穿上白狐裘
孟常君送秦王今取白狐裘那要川只见封直来劫不
见了白狐裘献那实寄去将送与燕姬秦王知孟尝手
下能人甚多才不敢鸡鸣狗盗之人有益化为上客好托
似你生下会亦你贱的说却不怕人
你想那　你贱之人怕人呢　他善言
心把还要改多形　你如今　好了说出叫人呢

叫要你 你個仔細与我聽 戚崑崙
所以皇上將他問 此等貴人在上聽 小人無作賊兩分
都不聽 別處大人不相公 有一等
小小居心竟許下 三偷有五不偷人 一偷那
有名猛將大响馬 仗武藝 打劫來哄才寶
小人莽 令化一不私上通 二偷那
貪思貪官与污吏 不与朝廷盡忠心 莫害良民扶百姓
你樂些私不心良 此等人君我知道 一字偷他王不容

三偷土豪与惡棍 坑良善 克薄成家根又盗
加二加三放金利 济貧人 小人必要偷他在
又可存身恨不平 戚崑崙 剛然說完三偷了
皇上金听樂無窮 說道云 果然該偷實有礼
快把那 五不偷的情由对我云

萬里說着吳芝草淤泥淹往些金盆可見天[illegible]非一
業往往有少財主貪啚小利更愛消窮苦苦人[illegible]海也
的人身上打算盤閑來閑去不意遇見响馬大盗打劫來克
旧黃龍天報怨一把火燒寸草不存后悔遲早知道該不丟
破些尔馬巨成來克結果戚崑崙罷了錢更該拿有不当
命他還要交朋友那窮人天來世界上人人不会同与少飲
正往了會所崑崙言言這三偷龍心大喜果真那三等人當
偷你快把那五不偷說与為甲的听听戚崑崙說貴人今來問

說道云 小人今年二十六 現在有
父母双全在家中 也有賢妻与兒女 家道小可过光陰
我自幼 遇見异人偷授會 外把双鐧武藝來
不是小人說大話 偷若是 打仗沖年保賢能
因為我 不愿在家種田來 只慣買賣作活造
總說是利微又大 一日能賺几分良 服大情有不濟的
后來去全盡喪 于中取利多來快 又可以
根不平的得快心 再來良心隨便使 拯救多少窮苦人

五不偷在听小人細奏等一打听那人家一生行的不服好容易
挣人數多傳代來的或是或來衣服首飾若是偷了他的去
那家定不甚安所以不偷若是遇見夫节婦不偷若是遇見人家遭
了水火之災不偷人家衰貴之也不偷若偷过的不偷就偷
一次這為三偷五不偷小人一生作的从不賠人若是向人說了
這我偷了也不作又及悔誑所以从不犯也是小人作這偷盜之
也都是一人从不打伙皇上听了龍心大喜快說道你今年多大
歲數還会什麼武藝崑崙說貴人容小人細奏

除惡扶安良善 這个一生本居心 我平生
最怕強良与惧道 愛助孝子与賢孫 就是这
開店人一个 欺剝皮 如人最奸早百命
要心要他將正路 篡奪也 不过是个小小人
况且是甚太過犯 不与他 一般見識可恕容
誰知他 竟把小人不識認 給他金銀說去回
叫他後去店中取 他又說道没人眼 去日了
小人實在將他气 要想寬他万不能

正德万岁一边欲看他一边听看盛崑崙说话说他一生作
了了在心欢喜暗说此人虽然为贼其存心行事又在
豪士君子之中不知不觉的又想吃了许多方才不吃
盛崑崙叫走堂的过来睛睛叫你家鄧剥皮前来走
了有话直与你说正堂神鬼怕恶人走拿见了打陈三
闻知道莫么的利害忙走到前边说掌柜的后边吃酒的
那位说话鄧剥皮出的前来到了莫么很若说那一人有什
么说的只听盛崑崙说走叫你来告诉你方才吃的酒菜

多少々连这一席的々你都　收下々剩々你都给我存
至在々后日再吃这回是是々改怪你心快活了
只说道　你在此处我知道　流连的
远近一代大有名　向日行为多万恶　欺负良善先害人
若有些须得罪你　叛欠酒帐硬剥衣　今夜晚
剥要叫你识々我　去不回　老子合你大动嗔
小々孩童要一要　不要你　借々东西金与良
我也他　甫内你壹金偷去　明日个

叫你买卖作不成　不过叫你自知道　退々去了什么人
今日告诉说与你　瞎了你去不英雄　你不要
留神小心加防备　包管你　心服口服才算真
改恶向善不欺遣　去不敢　欺负此处良善人
盛崑崙说我可是你知道了各自小心去罢说完巴一个
鄧剥皮当着许多吃酒之人被他作这一夕话连说只气的
怒气冲肝有力无处使一言不发而去有知道鄧剥皮作

恶的彼此鄧剥皮今日过见吃生米的了更敢惹他々
也不敢作这利害俗与草怕霜々怕日恶人只有恶人磨
内有一人说他要偷你手脖子告诉他们要来偷去便知真
假又有一人说你话真万过说些大话威吓子他罢了任
手是一巴又巴多知的呢然就作偷的主这话我不信了可
贵人呼与扎语龙语且说正德万岁听盛崑崙之言记心纳罕
他问道　义士方才所言讲　要巴他
甫中他手令偷转　却之何　明々将他来告拜

防备留神加小心　还有真是此本欲　善去能偷要罢官
你还是　假说此话唬他哄　你怕与他好怕京
其中时刻不知晓　道要你　明々说与我知会
皇上说罢一夕话　盛崑崙　有语开言尊贵人
容我小人细々云　甲实在正请所贪　并非谎言是实话
那剥皮　他与别人大不同　为人奸诈多诡秘
若要是　不与说明不服人　今夜晚
小々巴他要一要　明日个　还求贵人到甫中

乖一乖　他的高手有没有　小人言词真不真
军臣说罢手了手　正提了　回转店内自忖因
今过此人多异气　虽然作贼是正人　真真爽
仗义疏才济贫人　到明日　看他真有好手段
我服的　全独此夫今夜寻　我吾能得专了尝
也不好　见了真实对他云　不言郎
正德万岁惭内了　夸他义士明一明

且說那英左由到店内 剛了夜净更深 換上夜行衣服
一概是青衣 從房上而來 可走平地又会跳跃 跳跃法惟
有跳法最是手巧 就是青樓城墻亦可跳的上去 輕
易無人得会 不多时到了鄧剝皮住宿到处 閃眞也撲不
住英左来去到了甫中 一看果然有看守的房子 那伸手一巴
会会的仍旧上房 只見一处透亮 走出一看 元来是天窗達
出来的亮亦
　这好汗 施展飛沿走必藝 來到柜房上面啊

天窗透出灯光亮 不見動静有人生 輕々的
揭開天窗往下看 灯燭大亮後眼明 則見他
伸手全捏桌上面 筷子上 生有一人自己云
睛了睛 都是常在自家守 恐怕伙計不小心
鄧剝皮 对灯独座心暗想 嗐声叹气不住口
細我想 住在此处年不少 人々都得懼三分
平素間 远近你素欺兒女 敬我如今父母身
怎不的 今日來了當事者 丢不他相富貴人

腔調却高架子大 要他能 到归娟
陪他叫我跟去取 店内良子供现成 意思要
剝他衣服作神祙 偏々的 来了一个猴談事
替还俾子我不怯 無元無故想吓了 昨了說
他要偺我过不去 今晚想 他手偷个干々净
細想要俺焉告訴 也不过 成帅不以信不真
俺不俺来再双可 不防不防加小心 门窗户壁関首咲
总是神仙难進门 我也這 伸手提在这还面

亲自看守不動身 你若不依偷了去 我为你
明日哥來怎見人 鄧剝皮 屋内自々言語
这不就亚怔走必飛沿 美了神偷的義士英左

鄧剝皮把使的酒壺尽都收放柜房之内 摆在面前点灯看守
可自言自語的說 話我看你偷不了酒壺去 明月甫内怎么見
人 房上的賊崽暗間听也覺為难 他真若是不動身倒在此处
牢々的看守不能下手偷不了酒壺去 怎見那里官貴人之
面呢 有了 也只可見景生情再作道礼 想罢 就生在天窗一
傍想 罢 观看動静 行事 従是合該英左成功 鄧剝皮本心里
打量着他再不来偷 既要来偷那有明々告訴之礼 又想石房
门関鎖孔紧々又頂上 丢是神仙也难以進来 喜一会子乱一会夜

深不由瞧着 且說好汗在房上坐了会子 不聽屋内說話 住至天窗
往裡一看 把一个賊崽吝楽了了当不有餘 咱々說真正的湊巧
你看他点着灯瞧着这到省事 不用不去動咧 就在房上罢想
罢 取出了傢伙乖安子 是什麼東西 元來是数根竹杆將內裡
打通 做成桶罢 用多長節作多長 一頭拴扎尿泡 一个將尿泡
粒細伸將下去 放入壺内 上面用口一吹 尿泡一鼓 把壺撐住 上
面將竹桶的泡口塞住 一把々々如此 取將上來 倘或万一有
倒着的 杆頭之上 还有一勺 把所有的酒壺都放在天溝中

仍把天忠安好回到下处且說正德万岁次日要多金銀尨正
思想不知果有手段偷得酒壺未还要叫他戒寻金鈌子玉
他夹而出金宝見一見他的本式如何随后重保駕大且說明
来到酒店只听有人要吃酒走堂的陳三闻說只怕今日這酒
有些賣不成了
昨日丫 酒壺收在柜房内 掌柜的
亲自看守未動身 一夜工夫全不見 真可巧
要一把見也無存 就使是 現打新的不能快

立刻高俳就打贼 不言走堂我对你講 那此丫
喝酒之人吞楞怔 且說那 鄧刹皮瞧惺作了看
酒壺不見影無踪 这一驚 尤如黄河他两岸
恰似華岳倒三峯 怔何半晌无言語 起来各处混我寻
連一把見也不見 偏遇着 喝酒的人多貫在
正德卩 所見酒店人言講 丟了酒壺果是真
起心暗々自思想 未知他 偷去还未進市中
也只得 奈非寒心將他等 座上坐定明英君

不多一時果来到 贼昆吞 若見皇卩尊貴人
單卩敢則早至此 小人来遲望寬容 皇卩說道你坐丁
有話商量再叙論
正德万岁全好汗坐下贼昆吞大叫过来々々陳三闻答应来了
々々好汗說还拿酒来吃陳三闻說酒壺被狗偷的偷了丫
干爷英吞一揚你掌狗出偷的你罵誰吃咕咚一巴掌把陳三闻
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下哼々好汗說酒壺是老卩故去叫你
們鄧刹皮未待老卩问他还是要兩不要伙計们听俱答應

說異說這酒壺敢則是他偷了去了还敢前来明說只得前去
說如兩鄧刹皮說掌柜的偷酒壺的才丁叫掌柜的你去向你
还是要兩不要
鄧刹皮 听罢伙計一夕話 心中不信有沉音
世界上 竟有这様人胆大 偷去前来敢应承
不免時机且就計 先把那 酒壺誆到我手中
暗々柳送衙门内 治死賊徒方趁心 打算思时主意定
未見好汗贼昆吞 英吞一見微冷笑 叫一声

鄧刹皮西神你是听 昨日丫 老卩有你来聽下
施展小々手段能 到也無有甚难处 不过費了半天工
尽情全都取了去 只问你 要兩不要快說明
好汗說劉刹皮如今先要說明你要酒壺必須替老卩吃一大
醉你若是不要就不必說了鄧刹皮心中一想好大胆賊偷了
酒壺去还敢拿来我房舍有酒壺如何賣酒不見待我回講
他一醉且消了酒壺再設法拿他送官鄧刹皮安心不良連忙
假意哄說若是尊駕肯我玩耍我情愿奉請一醉只求还我

元物好汗說那个是自然只要你知道老卩旧是了
這好々 一边說着不代慢 假肚内
取出酒壺在手中 代哄鬧言說拿去 快些送酒莫消停
鄧刹皮 瞒見却是一大串 四五把壺拴在傍
正是自己所用物 看来不錯半毫分 連忙說
酒壺元本是我的 但則是 短少許多私不通
昨夜晚 全都失去不見了 可恨一把不曾存
要拾奉求全拾我 如不然 請勞收在你肚中

好汗他　聞听不由哈〻咲　你去我
老丫痴呆是傻人　把那个　今同家去有何用
莫不成　費力給你送酒甫中　告訴你
全部撂在天漢內　有人上房去我尋　剝皮他
聞听好汗一夕話　依言而行不消停　果從那
房上有又取下去　一把不久數見明　登時這才能賣酒
終久代內起宜心　房門緊〻牢關閉　從何而入進房中
他把那　酒壺盡都偷去　真正希奇怪事情

且不言　剝皮心內細思想　再說那—
正德皇丫仁聖君
單表正德万岁今見賊崽崙把酒壺盡都取去龍心暗〻納罕
飲有酒後向如何能得他的酒壺好汗把如何用竹杆取上來
之事一〻說知皇丫聞听龍心甚喜說難得你有此手段可謂
奇想之才好汗說乞上貴人相這如此不过是小〻要他一要
着他那光景兒还是不服他还安心不端所性待我大〻的要他
一要想罢叫走堂兒的你去把你們崙鄧剝皮叫來你老丫—

还有話向他走堂兒的聞听只得答应前去照言告訴一遍
說有何事向我不免代我前去看他还有何話言講想罢來
至一边見了賊崽崙与老軍的在一处吃酒見了好汗說道你我
姓鄧的有何言講英雄說老丫吃的這一席酒叫了你來向你
是要錢不要鄧剝皮說論礼你偷了我的酒壺去該把你拿去送到
当官將你治罪才是既然再我送來我不把你送官旧算是情
了你了你吃我的酒菜有不要錢之礼好汗聞听鄧剝皮之言不
由的心頭火起

鄧剝皮　剛然說必一夕話　把一个
好汗英雄氣不了心　聽明火起大動怒　滿腔含嗔叫一声
鄧剝皮　当你是个男子汗　竟还不如一女人
大丈夫　一言既出白染皂　駟馬難追板釘丁
我方才　未給酒壺先言講　要把你
今日所用這酒東　是你亲口說的話　当着這
在坐吃酒的十多丈　情愿請我吃一醉　豈非押派出你本吋
多大的工夫就改变　前來臨賴太賊心　难為你

还說不把官來送　又叫老丫領你的情　元來你
人面獸心真可恨　一派奸詐沒良心　老丫一時是高興
不过嗷嘔当作真　你打有　我們是个騙子手
誰吃誰喝把人害　既進酒甫吃唱樂　豈不短少钱与银
似你這小人真該死　早旧該　剪除免害此方民
但只是　老丫不与你較量　暂饒姓命放你生
細想事情不大緊　情礼难当可恨人　你既說
要把老丫当官送　安心不端不必云　大略是

你的心內不服我　說不得　另有方法叫你信真
当着个軍官貴人的　还有送　合坐吃酒俺朋家
也不赤你再罰你　不要你的錢与艮　今夜晚
偷你老婆身上褲　要你泊神和小心　照旧拿到這甫內
叫丰仕　大家觀瞧暗〻心　賊崽崙
說到此处言不尽　把一个鄧剝皮只氣得怒恼攻心满面通紅

鄧剝皮闻听好汗賊昆崙要偷他女人身上穿的褲子那利市内叫大家敢哄不由的氣往上撞說㗅好賊人滿口胡說你若能偷去我与你打一个賭賽滿座上吃酒的人亦為之希罕一个女人身上穿的褲子如何可偷不過戏要他玩哄手人王有私下設論只听好汗賊昆崙說鄧皮書有這許多御东在此說的話自然你是不服还要与老戶賭賽也罢老戶既然說出口来大丈夫一言既出老戶要与你賭一賭老戶若偷不来你老婆身上的褲子老戶情愿输与你鄧剝皮白艮五百两将銀兑出同在公処老戶若能偷你老婆身上穿的褲子前来你也說明输与老戶什麼你也說出来大家听一听鄧剝皮又氣又恼消了見恐他不賭一心要赢他五百两白艮他若認真的偷去我就令他根宜便是过个主意然此說有這些御京在此你我須要立下合同文約寫下保人你若果能偷了我賤内身上的褲子前来我情愿把这一座酒店的買賣算與你闹如何你我各要尋出保人立下文書合同 好汗賊昆崙說狠好就是如此畧单言正德万岁听見此事龙心暗暗納罕

武宗戶 听見二人打賭賽 龙心納闷刮风音
暗暗說 朕当他戏要敢笑話 要偷那
女人褲子是謊云 那知他 如今公然打賭賽
扬放忘承却是真 少不的 寡人与他来作保
看一看 怎樣偷法能不能 正德戶
想罢多時接言道 叫不声 義士賭賽我作保人
输赢自有為单的 一力承擔的朱是明 鄧剝皮的保人陳三周
两下里 立了合同执照文 又听得

好汗英雄闹言道 叫声鄧剝皮你是听 我有這
单官貴人一席酒 就了你罢席補情 今日早々回家轉
暗々对你老婆云 叫他存神須仔细 丢了褲子反丢人
鄧剝皮 一腔氣恼难施展 心中怀恨有十分
平素慣佔人便宜 今日吃亏腹内存 白々的
叫人吃了一席酒 落了个 哑叭吃黄連苦在心
这也是 皆因昔時现报在 上天察照怎敢容
鄧剝皮 想起回家早防備 女人的褲子加小心

未到天晚不仍慢 急忙々 回轉家中那消停

鄧剝皮回家防備不表且說正德万岁向好汗賊昆崙說元何与他賭偷褲子為单的想一个人身上穿的褲子如何偷法只听好汗說单官貴人在上請听似此等坏心人若取他別的東西不足為奇必須如此方才使他丢醜在人前以後再哄单官貴人明日一早到此看這个哄声兒說罢各自而去单言正德万岁回店把賊昆崙之事向中保駕的大臣說知还睹下今夜前去单要偷鄧剝皮女人身上穿的褲子護同公張老戶等闻听俱各納罕齐說若被我主說来此人竟是一个異人他的本領可就不小若果然能把褲子取得在手真算是能人

中保駕 大臣一齐誇好汗 执我主
所言此人本領高 既把酒壶今偷取 偷褲子
想来大概他也能 皇戶說 我朕只等明日早
倘若偷得再設論 失去的 玉盞一对金鐘子
就令他替朕找尋 若被寡人看无景 必然得回定不成
中臣齐声口尊主 皇戶言詞果高明 臣等想

所夬我主兩宗宝 若非此人則不能 皇上說
朕看國乱滿異盗 他竟有 済困扶危一片心
常怀勇悪除强硬 專替人打报不平 观其相貌汗丈好
却与那 尋常賊人大不同 英勇挺作一员將
他对朕 言能打仗与冲鋒 豪侠之氣真少有
况又有 三俑五不俑又要源 似此行事称罕等
眼内还能認識人 替朕还賬在其次 难為他
敬重寡人不敢輕 見面便知我朕体 不似等閑以下人

賜他坐位不敢坐 礼貌不错甚謙恭 只等明日看一看
我朕亏 意思还要用此人
皇上說明日看一看事情怎樣再作道理 衆大臣齊說我主言
之有孔不言君臣在店内言語 且說鄧剝皮受了賊王上一肚子
氣惱無処可使皆因他從來吃不慣亏的今日白折了好些不
的東西又打下賭賽亏有那些吃酒的本人口々声々要取他
女人身上穿着的裤子今日心中万分的疑惑 不等天晚急
々回家無言不由又見唉声嘆氣

他的那 妻子閻氏房中坐 一抬頭
看見丈夫轉家中 不由時々心欢喜 不过是
所為風流事一宗 但思想 今朝不該下宿日
元何來家人不明 不知過夜不過夜 說話間
他的男子進房门 但只見 臉上帶有一團愁氣
愁眉不展少咲容 未晚心中有甚事 不住的
短嘆長吁嗐又哼 毎常間 下宿之日回不轉
欢々喜々樂無窮 又有說來又有咲 為何今日皺眉峯

如此想腸今人問 細想來 朕負了他無此人
丈夫從來不這樣 天大事 不以為然放寬心
其中定有希奇事 非動了 大費周折這等容
想累々時他陪咲 和顏悅色把話言 你今日
有什事情太為窄 元何來家嗐連声 這般愁眉不舒展
向々不悦主甚因 叫人看急是怎的 丈夫啊
你說罢 你不快々告訴我 到叫奴家不放心
快些說与我知明

鄧剝皮見他的老婆閻氏滿臉帶咲再三的追问叫說罢々々 你不說
叫人家怪不放心的只听鄧剝皮說告訴你真是沒有的事情
都撲我來了你是知道的這琉璃河鎮店一帶也就數的起我是
个人物是認人不知認人不曉不料昨日來了一个北京亏軍的
到店吃酒他把此雞魚肉菜尽都給了窮人吃去又給窮人十
數多兩銀子吃了的酒肉不給分向我打擂台叫人跟了他去
取你是知道我的性兒我那里打發人跟他去取我要剝
他的衣服

鄧剝皮 叫声娘子听我講 因為有氣大動嗔
既有銀子全付好 吃了東西不給銅 要將他
衣服收下作押賬 那知道 來了一个南方人
穿的体統替还賬 陳三周 話不投机動手拐
那小子 手頭也有動真的 一巴掌
他把陳三打倒在 吸呼無般喪了命 只打的
鼻破臉腫滿鮮紅 嗔他不服將錢取 又恼他
村身亏罪的那个人 說我行事狠哄道 要備酒壺把氣平

那小子　有些異様真怪物　算得神偷本武精
我把那　酒壺全收櫃房內　我觀白
点燈看守未動身　不知他　什庅方法实在巧
门未開　尽情偷去一把無存　今日早
醒来方才我知道　沒酒壺　買賣生理作不做
那知道　賊人分外胆子大　偷去東西他放云
他把那　酒壺献出反說枧　請他一席酒菜東
真把酒壺全偷我　枕了去咧段金銅　放此叙的心不爽

欲要报官治罪名　不料他　竟的全然不害怕
向我說　今夜还未進宅门　要偷你
女人身上穿的裤　故叫出醜丟尽人　我听此話氣下肺
再明火起往上外　鄧剥皮　越說越恼直動氣
则見他　怒目横眉嗔眼泊妻子手搵拳頭要打陶氏（他的女人）

游龍傳

八

鄧剥皮從來未吃过这庅大亏今日再見賊罡必定白執打一席酒菜不給不还要夜晚前來偷女人身上穿的裤子都想要扯人怕打不过不由的越說越恼真氣急了拿着他女人丟了賊罡鬼咧掄拳就要打但見他妻子陶氏連忙說道庅庅丁々々打起我来了鄧剥皮聞听此把拳頭撤回說道我不是打你定在那小子今日可把我氣瘋了你說他說偷你身上穿的裤子叫人可气不可氣我心中不服他就再我打下賭賽偷不去你穿的裤子他輸白銀五百两他若偷了去之時我情愿將酒

俯的買賣張再他立下合同文書他的保人是陳三關你說叫我还有什庅心腸恐毒豈不令人可氣偷不了去是万幸倖子百兩銀子的財若認真的被他偷去輸了酒店的買賣不笑你想我如何見人如何去關你如何不叫我生氣想的我連酒都也无心唱陶氏說店內的王文與送了好些南酒燒碼还有几樣肉菜你我說你竟不必想他且自唱酒快樂〻〻每日店中辛苦好容易下店每日叫我獨自睡有好生的推受好容易等的你來家我只有什庅大事你得（作得腸憋）

這陶氏　未從說話腮似吠　口叫夫君你是听
我去什庅天大事　这樣愁腸似憂容　那為你
男子汗丈夫心特忪　為着這　不值的小事惱沖〻
全不想　他是哪呼你的話　輕易就把煩惱生
別的東西还由可　要偷那　男穿的褲子未必能
那為你　是个閹南嘴閩北　好汗英雄惯走刪
一時間　竟被那人攪混住　没影兒的瞎話（作真）
想來他　整完的銀子未必有　我的伏下

五百兩銀子（那裏現成）　也不过　胡煩乱語混話道
到歸期　一笑而已完事情　依奴說
放心大胆且唱酒　奴陪你　哄〻樂〻是正經
我的那　褲子要叫他偷去　天底下
那过算个什庅（人女）　非道說　我是个死人由他推
就便是　死人立刻脫（下不非）
陶氏說去家的放心罢要偷別的東西我可不敢保他要偷我的褲子是事罢除了你來家裡來行夫妻的那件事才脫衣

衣兒完了事立起身就穿上告訴你老說我那庅先有赤條〻他也睡不着你不在家的日子想你难受什庅心腸獄了睡連穿着睡的時候兒不願有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見上穿着的褲子叫人脫了去那还成个什庅老婆子了呢陶氏的一夕話說的一鄧剥皮也到心下狠怀想如人說的也是一条褲子在人身上如何偷去随說雖然如此說他偷的了去偷不了去君子防不然你穿的是什庅褲子陶氏說天氣甚热我今日方才作上了那條桃紅布褲子你又来家我穿着

睡他还竟有涼快些〻鄧剥皮說你且別换你先拿來待我記上了个暗記号在上不然他若偷不了去他另弄一條來賴你的豈不费事

那陶氏　听罢丈夫一夕話　滿臉陪笑叫夫君
真个算你想得到　着他認賴費唇舌　說着話連忙就遞（過來）
鄧剥皮　手內提筆不消停　褲腰上
画了花押正三个　用上暗記紀相印　陶氏拿過一邊放
則見他　走向面上似喜容　暗〻說

丈夫今日回家轉　一臉愁悶死人　好容易
奴家才把心說動　撒去憂愁喜又欣　勝他心如渴思飲
打發他　歡〻喜〻樂無勞　这陶氏
一边思想不怠慢　從新梳洗整芳容　搽上官粉抹胭脂
換上那　桃紅布褲顏色新　連忙去
收拾酒菜擺桌上　把酒斟上待奉夫　鄧剥皮
他的老媽六旬外　時常病症不离身　家中閒事全不管
都是那　陶氏料理应酬人　媳婦也到多孝順

汝要如母一般親 先把那 酒肉送過與〻用
然後才 陪伴丈夫飲杯兒
李公鄧剎皮常在外面撥行根過在他母底根前卻好家中一
切事情都是陶氏料理叫他娘好〻孝老娘一点兒有母肥了
多病陶氏見丈夫春順方才把酒擺上叫男人喝了幾盞〻送進
屋內回來陪伴丈夫飲酒本來陶氏外把才不過二十六七歲
的人生的元有几分姿色見丈夫回家又打扮了〻〻人見灯下
俗語說灯下看佳人分外又好看許多引上宵興又見桃紅

布褲子來見動丈夫的精趣夫妻二人說〻笑〻你一盃來我一盞
只管痛飲解〻悶懷家中還使有一丁十八九歲的大丫頭傍
边伺候斟酒
鄧剎皮 一边飲酒閑叙話 口叫妻〻你是聽
你要依 解劝叫我心中樂 兩句俗語卻不明
好藥难醫寃孽病 好酒要解其愁（卻不能） 今日了
白吃了酒蓋義不惱 靠其惟値不几文 惱的是
要偷褲子來戲耍 他竟是 把我鄧某瞞看蛙

陶氏不容往下講 滿臉陪笑把話云 唱酒罷
不必提那煩悶事 放着寬心不寬心 奴有一句拙言語
色膽說出你樂無窮 你說的 今夜偷不了褲子去
明日早 令他要定五百銀 就使他窮不能給
也算丟人你的氣平
陶氏說你愁什麼他今晚偷不了褲子去就算丟了人了你
的氣也平了你老人家樂不樂陶氏一夕話把一个鄧剎皮也說
樂咧說道真你是会說話的老妖長罢咧唱酒罢鄧剎皮被

老婆說的樂不个事本有余且說好汗戚昆崙趁天黑與月未至鄧剎皮
的家中看見上房三間只見那房門足閉燈明〻行至窗外側耳聽〻
元來是夫妻二人行房事英雄窓下一聽不由的心中欢喜暗說正要
聽你們輸走了睡的方穩我好作事但聽那一種男女的声音那
些欢喜娛情由好听也就把持不住叹呼是了真宝戚昆崙在
外頭聽動靜元來這陶氏枕席之上極淫深蛋娼妓娘子也無他
这一番的風情真就如滿床飛這个名兒實在不錯所以把好汗
都令引動辛得戚昆崙乃是真正的英雄從不依女色爲意

若是別者之人定然熬忍不住英雄在外又不得不聽只為聽
他們不動睡穩方好取女人身上之褲無奈的切聽那知鄧剎皮
的本勢甚高急切裡不肯歇陶氏是个極淫之婦所以銅盆
對着鐵倒子正是棋逢對手但急的英雄在外暗〻的咕罵正聽之時
只得他女人引上穿的褲子
此說那 好汗英雄打臆寒 他的那
鄧剎皮兩个五命向 戚崑崙 自有里巾分下後
坐說有事那內停 一边走尚暗思想 腹內展轉自說音

暗〻說 閑酒餅的真可恨 鄧剎皮
实在令人氣不平 攪他酒席不服我 用此上
大〻要〻顯其能 要偷他 一女人褲子拿到師
中自今現取笑云 我二人 一个都把令同五
單官情愿作保人 今日个 古有中人說大話
少不得 夜晚施展我華精 戚昆崙
趁想之間到下处 夜间來而預備停 吃了些酒飯天色晚
掌灯一令有初更 英雄慢〻往前走 來到了

鄉剃皮的居住门　虽說是　小门小户多荒僻
房子不多间三间　进了门院仔细看　三间上房且居中
有几间　餘者闲屋堆零碎　且喜静情却无人
正房也是黑又暗　這英大　走至窗下侧耳听
元来是　夫妻二人行房事　淫語浪声正情濃
猛听房中一声喊　却是那妇人声音呻吟哎哟哟到把小（[illegible]）

慢〻轻把门推闭　排闼相间一边存
倘有動静好此〻去　作賊人　预備有　扳在退英要西神
這三间　正房一明两间暗　壹屋横伏在居中
東一间　鄉剃皮夫妻两居住　西屋住
大丫頭同他老（宗母）　賊思審　神眼夜看十数里
但見那　男女二人兩相親　好汗观睛腹内語
如此瞧　咻哉作事费精神
好汗見男女二人摟抱合睡一処不由的意难腹中热若是如

如此而瞧到有此些手量来天氣不能久往一処果不然出英
雄所料二人其熱难当又是吃过酒後瞧看更熱不多一時各
自淡閒戲完畢睡在地下借窗亮瞧的真切但見男女子脱了〻
赤條精光又瞧女人先穿有一條褲子英大得了便都放仰慢
（早巴一個阿不東西兩個東來竹他咖公寺是什麼東西啊）
是一色桃毛五月间正有麥熟桃的時候買回下処細〻剖時
下来用帝色好象来預備好叫陶氏受用
这好汗　因為酒市打賭賽　呈一顆
作賊之人本武高　未回下処主意定　買了好些〻熟麦桃

来到所住他房内　未回下処主意定　並不睬觑由封劳
細〻的　难為你　用紙包了一大包
预備掖藏在腰内　全把桃毛来刷下　恶人住宅用机謀
剪断闲言休頻叙　代至了　好汗英士小英豪
時竟拿来这宗物　且說那　專心鳥
好叫陶氏他受用　方法想的甚蹊跷　塞在竹杆那尾梢
竹杆的　捏一攥　身到那
窗櫳之内探了淵

妇人身边贴褲腰　用口吹上且不理　睬在那
黑暗去処眼情瞟　那知道　桃毛見汗沾肉上
發作起　癢〻叫人甚難熬
到位明公這宗桃毛吹在肉上見了汗癢〻的叫人难受生〻
把丫妇人癢〻醒剛醉眼朦朧的两手乱抓乱撓这一撓到不
用别人動手自己先抓了两手别処罢了下身他抓到这不便
処癢〻比别処更有难受他这炕是迎南窗户的大炕天意話
該老要偏在外边頭東脚西而睡好汗更是容易作事不多時

把妇人又癢〻的半醒渾身發燥用手把褲子退下了半截露
出下身被冷風一吹方才受用付又瞧有好汗他復又把桃毛
往妇人的下身两腿上一噗又吹上了許多不動还好一動之
時其癢难当妇人只為癢〻又搭着天氣熱糊里糊塗一路乱
抓乱撓把一条身上穿的褲子用小脚兒三登两登〻將下来
登在一边方有凉爽復又睡有英雄〻將此褲取到手中
掖在了腰內又取小刀一把放在鄉剃皮的枕頭傍边这才離〻
出房把门与他関好还從房上回到下処他却安然睡覺不表

且說陶氏被捆已痛〻的醒來醒去酒在肚裡事在心裏睡夢
之中忽然想起褲子來伸了一摸元來自己赤条〻精光吃了
一驚
這陶氏　睡夢之中忽然醒　摸了摸
自己身上赤条精　不由的吃唬一跳　未敢声張把手伸
摸着了　男人所穿那条褲　只當是
他的連忙穿在身　這才伏人安穩睡　一覺直到大天明
鄧剝皮　心中有事起來的早　穿褲不見影合蹤

連忙叫起他妻子　陶氏心中暗沉吟　只當丈夫又高興
不由欢喜樂無窮　伸手才要脫褲子　上前相湊把美行
鄧剝皮　一声大嚷不好了　我的褲子何処存
陶氏說　夜來睡覺我看見　就在那
枕頭傍邊記的真　你還叮嚀囑咐我　留神在意須小心
奴的褲子却剝有　現今穿在我的身　鄧剝皮
說的怎庅沒了影　枕頭傍　你自明〻怪事情
這把小刀子從何至　哎喲不好有了賊人　忙〻起來向找我

這个事情了不成
天色微明黑魆〻兒的鄧剝皮心中有事他的酒也醒咧猶然
爬起來就找褲子不見口中大嚷不好了我的褲子沒了陶氏
說不用你作吶那个晚上咱們睡覺的時侯兒我見你脫下
來放在那枕頭傍邊兒了什庅就会沒了呢奴家的褲子穿
為呢鄧剝皮說你睄〻我枕頭傍邊那兒來的褲子呢不用
手一摸說哎喲這把小刀子打那里來的咱起來把右找我褲
子陶氏連忙爬起帮助找尋

這陶氏　聽見丈夫沒了褲子　連忙的
爬將起來四下尋　慌上我遍不見影　也着驚忙楞怔
自己說　睄着之時明〻見　枕頭傍邊記得真
怎庅誰会沒了影　真正奇怪事情　少不得
另兩今一条兒小上　弃的大窮再我尋　此言剪斷不多敘
陶氏慌忙一翻身　能拒內　今古一条剛穿上
要時天光已大明　鄧剝皮　看見老婆穿的褲
是他的　由見那褲子吃一驚　只急的

口中大叫不由我　你明〻　我的褲子穿在你身
陶氏低頭只一看　啉的他　吳了七魄走三魂
叫声老天可殺了　什庅工夫剝了人　那禍他
怎把我的全脫去　把他的　這条兩奴穿在身
細想賊人實在巧　這也是　合該要我命殘生
哎喲這可怎庅好　叫我話有怎見人　借的這
街坊隣舍若知道　个〻色嘻咲破唇　好老婆
褲子都叫人剝去　剝的事情不必云　這陶氏

又羞又惱真動氣　急的他　碰頭撞腦似瘋癲
鄧剝皮　雖然有氣無法處　反到解劝他女人
你不必　這樣的急生惱氣　皆因貪杯睡昏沉
細想賊人真可恨　留下這　小刀一把嚇視人
合該我倆是寃孽　到要与他拼一拼　鄧剝皮
說罷〻〻跳下炕　看摸着把一把明幌〻的小刀子闖出门

列位明公詳礼怎麼不叫鄧剝皮生氣呢女人的庫子被人家偷去臨行之時又留下一把小刀子在枕頭底下公你小看盖膝子他又見閆氏氣的是稀的撞慌忙把妻子勸住他這口氣何忍耐的住閆氏少叙單表鄧剝皮回那拿人留下的那一把小刀子怒沖々要往外走閆氏一見嚇的那里還有魂到大声喊叫說我的老爺子你往那里去說着話双支手將鄧剝皮腰摟住不放出去鄧剝皮說我今那小子拼了命算完了閆氏說你拼了命不苦了老媽麽叫非奏話呢鄧剝皮會听說

要到果然不合他拼命必須設法害了他才消我心這罷想小刀子扔在地下閆氏松了丈夫拾起了小刀子回藏了一邊回來說道當家的奴家有一句忠言對你說那人既然留情不殺你々該感他不殺之恩才是之你反要害他天理良心未免有亏鄧剝皮會听閆氏之言心中不服說你婦人家知道什麼你別管他我自有道理閆氏說你又與他這下仇今又未連住店的買賣都要輸與他去呢何還要害他依奴的主义想他定是义氣的好人

這閆氏 陪臉代笑開言道 只等夫主在上听
依奴家意着想 那个人 也算豪杰一位英
一定吃軟不吃硬 到不如 邀請相厚中朋友
软款美和对他言 少不的 屈心下氣把礼陪
央求他 或者買賣讓一半 还可以
家有活计把老然毋 剝皮他 會听妻子一夕話
口面會填怒氣生 口中大叫好恶婦 氣殺不堪是何出浮
料你之知多少呢 也鸡代罵混冲冀 我乃是

此丈英雄称好汉 坑害河 這道一代大閙名
你如今 反去他人之志氣 豈不由
減了自己的威风 全不想 生平我佔人便宜
要吃亏万不能 今日在 我人非前輸了氣
以后何用闖不成 鄧剝皮 說着他怒往外走
出了自己傲疾中 急的閆氏無法勸 知道他
丈夫尚未犯又凶 只得由他出心去 一任他
去找仇人稱硬了

鄧剝皮別了妻子閆氏見丈夫賭氣出門而去知道這件事的皮氣妻子不听人劝也难已攔擋只得由他自去不表且說鄧剝皮代怒含嗔出了自己的家門不多時住店市内闖々語独自坐在那里暗々猜只見那位書字的來到住店之中坐在了店堂之上通后店中人昨日听見說打猪賽偷庫子之事俱記着布字說人今日一早也都來到店市之內坐下彼此纔之言講

那時節 存秋之人前來到 俱各坐在座宗上

单等着 听之昨日打猪賽 偷庫子
這件心情算学人 吉往今来是一礼 有点尔
从中必有状地圣人 内有一人他情快 只等到位來拍案
今下细想昨日事 二人打猪上下分 还有中保与证見
立下合全写下文 不知偷看与无有 也不見
畧等片刻便知会 又有一人開言道 叫声老兄你听言
休我說 這件心情很难作 要你可得许多人
大伙你 夜晚闖進他家 攢去会把手伸

吏扣那　女人俗例都扣住　剁的银钱作本为彩
徐孤这气不忍的　一个人　去偷库子子必休
身边又有一人爷　一拱手　呼末位
说要偷　别的东西还可关　偷库子
我说他莫是胡闹　徐孤是　两下妇人有奸情
谁肯把　库子轻易脱给人　这个说
你们来往都来之　当下的　那些文与结亲人
偷库子　那人岂还不见刘　一家言

妇人中衣去责身　去考进送西甫内　进之天子却是真
那人听闻莫说的　卿剁皮　马肯容放那个人
那个说　吾尔言词真有礼　当掌的
他要受累自找寻　掌柜的　令他要定良五百
他田不已不赔良　这个说　卿剁皮远近皆知
填道行由那个的不　旧肯轻易筹柱例　现有令金笔迹真
那个说　果然良子得五百　掌柜的
恭台叹戏难还神祭　我恐未必得的了　刘归期

猫叹承抱白费心　又有一人开言道　赵兴莽骂你不容
包底说　至有良子空欢喜　元来不晓这元内
昨日把　五百良子早花下　寄敢支
金良号真而切真
那人说你来你叔叔不知道昨日把五百两良子偷出来了
寄放在大奶的惠利号良甫之内掌柜的是韩什么的人
他也是赌俐拿走底正说之间见偷库子那人来见当
军的已至店中上前说军官贵人槩又早到小人来迟了草

言正德万岁正听人七言八语的纷纷之言存在心上揣摸不出
不知戚昆偷得别手不曾想来元本难偷或多容一个日
则也好你的昨之告所说是那一夜旧要必须又不见戚昆
偷前来在心上是宜手去偷别手　所以不来　皇上正点思
相契只戚当今来到在心欢之
戒宣下　差见义士但来到　不由的
不知大悦长叹容　来从闲之腾代笑　说义士
惧些生不找问吃　库子可曾得到手　不知你

怎奈为难费心胸　得了没有告诉我　当掌的
知道之之我听一听　戚昆偷　命听代笑开言来
口才贵人请听吃　非放福底得到手　可喜走去旧成功
此为简断　他把那　一往从前细说明
万岁不由心欢喜　代笑口把义士称　难为你
手断高座本武好　多亏那　妇人周全方可成
戚崑偷　说道军下话不错　贵人神见果然的
真正是　这个多亏那妇道　劝他的

男子欢喜饮刑伶　妇人家　见他丈夫回家去
未免私心来付中　皆因贪杯才候了　半夜之间睡带醒
皆因为　人去这里贪欢乐　偷库子
那的不识来心中　我小人　来费了
刘子全在凌笑中　常言说　话已成了已破了
将今比古一般公　说有话　叫左是
叫一声　陈三周你是听　素掌的
命听苍龙说来了　刘见他　重平傍立面代春

走堂史陳三闹来到桌旁占立说客官叫我有何分付盛
昆侖说怎庅来了你望有走卩粘糊壮又欠债你你日而
將〻心走卩的良子当有東八闹与惠利号銀甫叫你门救
心今日走卩将库了拿来你怎庅说你快去把鄧剝皮
当有乎位鄧亲去此说〻是他走器子库了不是
陳三闹　听罢妙仟一夕话　不由的
肚内有忙又惊　无料打来忙过去　对着掌柜细说明
鄧剝皮　暗不答言走到面前　見了那

皇卩义士也不说情　盛昆侖　肚内取出红布库
眼些看　鄧剝皮闹言叫一声　你睛库子已取到
快把你　还店买卖又完了　如今走卩荐善会
近一半　养活你的老萱庭　盛昆侖
走为奸仟多义气　那知道鄧剝皮狗肺狼心他安心睛害记作为

盛昆侖从肤中把一条紅布庫子取将出来剝皮你
睛〻这是你女人的库子不是当有这些鄧亲去此合全文书
上只要你一半买卖全部属我如今走卩还念你有个老娘
走卩只要你一半买卖留一半与你养活你的老媽来和你义
下如何东公鄧剝皮要是有這化的即旧店就岂不还是依
旧买卖怎奈他安心不良不但捨不了捨的买卖他还要将
人治于死地鄧剝皮接言既是如此且料生一生尔等我家

中取了店元旧合全前来一併交明盛昆侖说你得〻
了〻正德一万岁说你们即去此说那些咒你的人看見盛昆
侖如此仗义人〻俱都敬重吞说这位卩的本或不小鄧
剝皮他作梦也不知内中有一位万岁卩你保他如今安
心不踹用一个侯字〻计把盛昆侖稳住他又未是
前根家当和高派是大镇店地近京师大道人民
稠密地方上有一个地捡司衙门武官带一條把總

鎮守弹押地方上有一切窃案是他门所管鄧剝皮
到地捡衙门里报被窃衣物包伏闰光棍地状诉买
卖清走卩前去拿贼
东衙役　走日人〻皆知道　鄧剝皮
是一个光棍白来名著　琉斋门　闹看这座大酒店
専一爱把善良坑　見他前来报贼盗　走狗围随一窝蜂
地捡司　这生衙门设在此　巴不能

有人送些好剩回　今日送　剝皮他来报窃盗
连忙的　令人請近内花厅　地捡司
滇些分付将茶献　茶罢摘盏叙交情　我看笑
伏又闹言问情冤　鄧你里　怎设你会被贼情
鄧剝皮　以等走卩听我说　亲是京有奇情
那贼人　偷去衣服真胆大　以一日
我至小人店甫中　硬要把　酒店买卖分一半

白々訛去誰肯容　小人去奈特來报　等去捡拿那贼出
小人想　与共叫他白訛去　我情愿
孝敬老阝你下[illegible]東　巡検司　听罢此言心欢喜
睛々說　肥猪拱门送下推[illegible]　地肯上
有了贼盗当拿获　这也是我分所該　解送州等衙门内
送等着　大計々时准记功　倘若是
坐々不礼上司怪見　必說我　袖手旁觀礼不通

巡検司王天德肚内自思說地方上出了贼盗我不拿获解送
州太阝衙门倘若被上司会知說我縱容贼盗訛詐百姓那时
我的考成尤閙夜坐不成么媽也不用欧了　这王天德在又怕
他门牙役人少連忙令牙役等去知会请把总老阝快子的
領兵前来一同前去拿贼巴总郝成芳專管地方上的
的贼盗々心今听王巡捡知会焉敢怠慢
郝成芳　听見巡検来知会　地方々上丢[illegible]良

把总白　標下馬步兵丁等　拣選五十代刀枪
立刻等来不代曼　不多时　到了巡検司人公堂
此書剪断　王天德　把一往情由說端详
郝把总　听罢巡検前后說　回說吾兄莫荒忙
捷理論　有个情节得參詳　要是窃取为贼盗
去奈又　却因猪寨在当場　怎麼訛詐兩个字
拿等拿　不可胡猛闹莫唐　巡検說

休管他门那些个　現有实犯与真赃　不論打猪不打猪
把总說　也只得　郝成芳
因了贼情与盗案　如今此番料必難　一仝拘拿去相邦
呈报被窃为何道　一把总齐进柜房　霎时来到酒店内
王巡検　拿贼盗　忙问道
贼人現今在那里　我等有拿往上詳　鄧剝皮
舉目留神四下看　不見了　穿衣文士人一双

鄧剝皮不見了贼人着急迫向伙计只听陳三回說偷庠子的
贼人方才說把里内合仝那来他在对过兜刘海夜的店内
仝那当年的等候文给酒店鄧剝皮自听贼人无从去脫心
中方才放下店内众人方知是鄧剝皮他不肯隱瞞不[illegible]敢
合仝酒店買賣元来是把人穩住前去报官齐說这鄧剝皮
的心眼利害一悔叔报了官把人家治罪只怕得还書不成
不言众人談論且說剝皮出外面向巡検把总說贼人既在

刘海夜店内不免求二位老阝進店去拿
王巡検　听罢恶人一夕话　回答道
到店拿贼何用說　你且作眼頭里走　我二人
随你后面把兵捲　鄧剝皮　口中答應說知道
此書剪断　不时间　到了店门一齐入
大叫店家别把贼窝　刘海夜在听人喊叫　只听得
株叨不住把脖缩　舉目留神仔细看　元来是

却把总与王天德　只德上前忙叩叩　说二位卩
庙把拉这却为何　也捡介听做冷笑　大叫刘海为你听我说说
你怎庅　反打瓦兜将我问　我问你
可有当军的支几位有　刘海应　口中答应说是有
老卩细听小人说　店内当军有六位　单另起伙自备吃喝
不知老卩何以故　小人心渾难揣摸　王廵检
爷听店内有一起　不止一个人数多　不由暗暗心欢喜

邓剥皮欲乱要得　忙问道　内中还有人一亇
有去进店可晓得　有没有投宿快快讲　这可是
一宗差事不可藏窝
刘海在听罢王廵检之言连忙说道二位老卩方才有一个人全
当军的现今都在上房王廵检向邓剥皮说你先去看看是
与不是指与本司所那是一个当军的全贼人一是不是指与
本司处派访贼邓剥皮答应一声引路先走本官兵丁随

役随後一拥而入帀公方才若是荻国公张老卩胡老卩他
门不闯那一位在外这些官兵衙役一个也不能进店只为
都到上房去见盛昆崙大家相退正德万岁只有盛昆崙
收此了这店即令前去找寻金镯子玉钗央及宗宝闲与少
叙单言正德万岁正在帀保驾大臣与盛昆崙講话忽见许多人
闯進胡老卩恐其闯進房来京了圣駕連忙迎出房门以外
都指挥　連忙迎出房门外　满脸怒氣吊目睁

单言那　邓剥皮前引路　后跟着
文武老卩帀兵丁　堪堪的　来至上房离切近
院中站立看分明　此乃五月天氣热　房门大開看的清
瞧见了　贼人却在屋内站　不由添欢長笑容
口中大嚷一声喊　回老卩　果有贼人在房中
老卩们　吩付兵丁快動手　上前拾获莫消亭
王廵检　听罢恶人一夕话　連忙的

一声大叫帀兵丁　邓剥皮　他说贼人在房内
尔等快進上房中　立刻与他上了貫　解送州牙问口供
帀兵向前齐答应　内中有　頭目刘光卿
他旧当先的里走　手下伙伴后跟着　一个个
耍武扬威左科科　宣拳揎袖往上冲　刘光卿
奋勇争先才要闯　胡里了　吊目元睁喊一声
吁　何处人休往里走　頭里说

奉官差派敢不举　说有话　迈步回要把屋进
胡老卩怒冲冲　巴掌揣開迎脸打　只他吧
哎哟咕咚响一声　王天德　却成芬心冒火
叫声帀兵丁先拿住黑脸当军的问他个拒捕罪
兵丁刘光卿才要近上前拿人被胡老卩一巴掌只听吧哎哟
咕咚打倒塵埃只打的鼻破流血王廵检却巴总一見打伤
頭目兵丁齐声喊叫说是呀何处當军的这羕大胆子

硬不教拿賊　扢敢打官兵　这不反了庅大　吽巾兵丁有你
等上前先把这个黑臉當軍的員上然后再拿賊人好一
全解送州尊衙門治罪　哦巾兵丁答应世一擁齐上回要
動手指揮胡老卩乃是天星下界生来神力英勇这几个
兵丁役吏如何是黑老卩的对手一巴掌俱被打回只打
的这中人都难以上前王天德一見大怒說那是黑臉當軍
的你休得胡行老卩是本处地方官代人前來拿賊現有

鄧剝皮是被盗之人賊人現在房内还有一名當軍的他又
訛詐酒店你為何恃勇不容進房拿人我本司所乃是朝
廷命官难道說你敢不遵王法不成你令扢打官兵衙役你
这其罪不小快闪開讓老卩的人進房拿人是你的造化了这
胡老卩侖听說道你是个什庅官你且回去何只听鄧剝皮
一面之詞便旧混拿乱拿的也不怕蛰了手你訪〻打賭賽旧
賴是賊現有明〻白〻水家情愿立下令全那鄧剝皮明〻輸

了酒店的買賣为何訛詐他妄心悔賴反行妄告旧听信公
然前來拿人难为你在此作官連清濁不分巡檢侖　听
胡老卩〻言反到冲〻大怒
王天德　听罢黑卩一夕话　不由满臉怒嗔痴
吽一声　黑臉當軍好無礼　信口胡說了不的
現今赃証怎說賴　你替賊人抱委曲　元來竟不遵王法
扢打官兵　大概必是你一伙通局　巾兵丁

你等快〻齐動手　把黑汗　快上繩索莫挨遲
無奈巾兵丁答应　怕惹英庅把手吃　知道黑卩巴掌重
誰肯拿鸡卵去碰石　妆下外面且不表　且把那
好汗崑崙提一提　跟随万岁進店内　看見巾位暗京疑
一位〻　吊背熊要多威武　貌似天神果出奇
全非俗品真异美　氣盖軒昂有威仪　内中的
全来軍官更难測　公然正坐相个王子　那几位

奴僕一般尽侍立　謙公礼貌有規矩　常言俗語說的好
是光棍　必定有个眼前机　盛昆命
他見皇上氣派大　他早已　睛出軍官品不依
虽然明白有八几　这好汗　到庅难把细底知
正何尤宜胡思想　忽听說　拿賊犯
盛昆侖睄見正德万岁那一番光景旧知來派不小但不
曉得是个什庅人越發不敢輕曼那里还敢坐着咧一

旁占立与皇上答話正自思村忽見官員兵丁衙役前来口
〻声〻要進房拿賊黑臉軍官搁挡硬打那些兵役不
吽進屋子那一官員把黑臉當軍先拿住員上然后再近房拿
賊盛昆侖不明白原來是鄧剝皮坯子良心悔賴反去报官
今日个　來拿我　看起來
地方狗官甚胡塗　这几个　毛人旧要來拿我
豈不枉自費工夫　但則是　此事是我自己作

何苦代累膝在座　我如今　畏刀必见不出去
岂是英厷大夫丈　叫他貢　仝到衙門把氣出
这場官司打定了　拆一拆　鄧剝皮这个奴
料有不己定死罪　無非充軍杖流徒　也免得
代累軍官　跟有我把朽名沽　再看这
黑臉軍官旧不弱　胆量大　東兵丁
要想拿他不己句　如羊闘虎一定輸　他的那

手頭太重力量大　一失手　兵丁性命要嗚呼
盛昆命　想罢多时不代受　近步要把座子出
皇卩一件怔捆挡　口中連把壮士呼　往那里走
为軍的　盛昆命　听見皇卩将他门
好汗口把貴人呼　叫他门　这某闹
小人腈有气不舒
盛昆命说軍官貴人你老人家听〻由有他们在院中闹広

这是鄧剝皮坏了天良悔赖合仝他反到前去报官前來
以贼拿我小人我小人今日于心不忍事情原是小人所
作若不挺身出去旧以正夫去〻之罪两位万岁说
你且不用出为軍的自有道礼再者你正去三拳难
敵四手孤掌不成林受小人之辱盛昆命说收軍
貴人放心小人去打一拳踢一脚小人旧不算好汗也
门也不能完我门〻罗

倚小人　如今与他一仝走　须得到
去到州衙見他门官司　要与那　鄧剝皮把官司打
试〻是直与非屈　不出去　葉落归秋去了的
忘讓他　黑臉軍官甚捆挡　又恐一时把手失
此处相离涿州近　还有将卩与都门　万一他门去告狠
代欣有　大兵前来動走将　岂不旧
小了反弄成大了　那其间　反为不美后悔遅

莫論小人却不惧　说走旧能把步移　黑軍官跟我随後
要想拿我枉費心　只恐贵人連代累　不由的
正德卩　听罢好作一夕话　壮士不必你犬疑
應心欢悦把神提　代笑仝春把话云　如茶迟
这点小事交给我　就讓吾　天塌了包管我支
盛昆命　听皇〻下话　又称万岁激威仪
令这连兼不平了　难为他　不動声色也不急

軍官这个真诧异　令人好不費猜疑　其中定有别元故
也只等　事到归期方可知
不言好汗盛昆命心中暗想且说正德万岁今見盛昆命
果是一条好汗不是無能之輩真是敢作敢当的英厷朕若
容他出去定是容認其罪不肯扳扯朕若官員貪贓枉法
将他屈害岂不可惜那時救他岂不又費周折閙金口
说那人不必賭使烈挺身出去与小人争論为軍的有一

什東西可以平安去事过后个太明白俺是命說貴人不知
是什庅東西旧可以了事正德万岁說你只管放心少刻便知
皇卩說罢將御用馬鞭子令荻国公請出排在店外这位荻
国公張老卩領了旨請御鞭出外不表单言把总郝成芳
見黑臉的軍兵甚是英庅那些官兵衙役竟不能近身全
被打回心中甚實宜威今又見一个粉紅臉的軍兵手拏馬
鞭掛在店门以外越發加了疑心

郝成芳　眼望巡檢開言道　口尊吾兄听明白
你看了　当軍之人真古怪　光景令人犯疑猜
會得几言与几語　万岁出外　真若是
皇卩巫駕來到此　这个負的怎庅擇　你只管
任看性尓來胡鬧　只怕要把跟的栽　你我兩代兵不少
大器看　要拿軍官枉用心　非是我
不肯上前亲動手　都只為　看者軍人是英才

依我迂拙見　必須得　見了上司字明白
王天德　眼望把总開言道　郝老卩
松葉焉能碰的袋　那里又有什庅稍　你我拿賊礼正該
皇上二月旧过去　那里又有主英才　上司自太也要字
拿賊也别把手去　郝成芳　听罢巡檢一夕話
你旧等我调兵來　事不宜遲我旧去　簡直的
呈報上司說有軍兵拒捕快發兵來

游龍傳九

東公都把總瞒出这起当軍的有些古怪疑惑[illegible]的
圣駕王天德只说他胆小怕你我命官兵拿贼有功若说
万岁私巡二月间田起身过去了那里又有万岁私巡之事呢
若不是有一起万岁私巡过去了招摇都是一起诓哄各处地方
巡检王天德花过银子也吃过亏所以今这真朝廷反到不
信单言都成芳見吓不好巡检执傲违他当下兵丁在此伺
候瞧瞧吩付叫他们看光景行事此为芳断都把总急急

前去到牙门立刻令书办写文書申报上司参将衙门上写言
詞驻北京高门涿州营把总郝成芳呈报大事了于五月初十
日有開德店鄧福通外号鄧剥皮呈报贼人倚富欺又伏同
当軍的讹诈德店贼人现在德店呈报到后巡检王天德会
同卑職前去追拿及卑職细问情由乃因鄧剥皮盛昆侖打
賭盛昆侖盗取鄧剥皮之妻沙氏身上兩川之庫若取得
到手鄧剥皮輸德店的買賣若不得时盛昆侖情愿输银

五百两与鄧剝皮不意庫子被那人所得因立有合同文書鄧
剝皮保人陈三闻盛昆侖的保人是当軍的朱長明此案虽
係賭賽事関偷窃协仝巡检王天德到了德店中拿人
不料店中有六名当軍的不容進店拿人將衙役官兵俱都
打回卑職正要動手只見店内出來一名粉红臉的當兵手拏
馬鞭站在店门以外卑職不敢拉扯為此申报伏乞参府大老
爷谕令施行列位这位参將乃是教门中的回籍巴巴姓洪名

云龍為官惜軍愛民正直無私武藝高強今日奇报心
中一想兵丁及巡检併提鎮背总各衙门有火牌吩付说
目今万岁皇爷私行出外访查贪官污吏孝子賢孫节夫
烈女但有事故者通報衙门為证暗中保驾有获回公随伴
若不是罢了若是真驾了圣驾非同等闲恭将洪云龍那敢代
慢代领马步兵丁飛往前来不表且说郝把总打发人上各府衙
门差报吩咐道即又到店中只見王天德在那里

王巡检 看見衙役齐退后 不敢上前去拿人
急的他 满面含嗔大声喊 好一起衙役兵丁渾
你看看 現在贼人不拿获 难道说
老爷亲自動手拴 巡检嚷 衙役生生自沉因
王天德 又氣又恼無法处 开手扎煞把话云
要你们 这些人等全無用 敢則是
空费朝廷钱粮银 王巡检 伏又暗暗自私忖

元来他 腑中另有一私心 我如今
不把贼人来拿住 鄧剥皮 焉能孝敬与我银
若起来 总是拿住方才好 又得银子又得人
想罢多时忙吩付 眼望衙役把话云 口中大叫刘長腿
快快前去莫沉音 把老爷 衙役三班俱叫到
上下两班急速临 还有那 衙練土兵俱傳唤
协同一齐進店门 务必把贼要拿住 老爷心中氣才伸

刘長腿　答應而去先不表　且說把总代笑云
叫声老爷休急煌　事要三思免劳神　不必動粗大执意
依着我　向他们好说把礼行　向他说
人將礼乐為先話　花果為尤树是根　把总言詞还未尽
王天德　口叫老爷面代嗔　郝老爷
你的此話不通狠　皆因習武没学文　那有个
現放着贼人不拿获　还往他　講什么道德把礼行

王天德说郝老爷你这话就不通了有个現放着贼不拿〻礼还向他们分礼哄我一怔将他们一概以全窩主与贼全罪郝老爷你这意思不叫拿贼是什么无故你我在此為官有身家性名郝有考成于你无何不上紧那是何道理把总郝成芳说王老爷難道你不知道么这北京五城的军兵非仝寻闲乃是万岁获駕亲近之人公侯大臣世袭的公子公孙在内當差最是貴重非比外營緑旂你之要

得其有示行王巡檢说郝老爷你这话錯了自古说的好王子犯法与民全罪管他貴不貴你我有我拿你我立其功郝老爷你瞒着你可旧惟許其罪说罢亲自带来役军兵听真我乃是巡檢專管拿的贼盗走提走逃拐代一切等事你们既是把法我找老爷前来亲还不收〻出来受責若不出来老爷一發怒將你们全拿昆冈失火玉石俱焚叫你们悔〻晚矣单言胡里老爷耳听此言不由的微〻冷笑说那員官你听真

你的官不大若要拿人少刻自然要叫你肯拿只是你要拿们不能你不得执责以此叫你们的正經官不来说话王天德爷听冲〻大怒
王巡檢　爺听胡爷一夕話　心中冒火
叫一声　里爷当字好無礼　藐视程儒
你道我的官職小　看来你还不明白　你老爷
現在此处為巡檢　這代一　地方我也是

專管捕盗拿贼寇　你算说　不叫拿人把刘役
说話之間衙役到　刘長腿　口称老爷把头磕
小人奉命去唤到　巾捕快　齐来听候老爷派
巡檢命听说狠每　听我支派把话云　衙役们听将郎叩
爬起占立此磕〻　王巡檢　睛見他们捕快到
还有吵　你為同保甲〻　保甲人等市手下
卯假扁徽双齐立　大声喊　我的人忙〻進府去

拿住贼人質奏胯　不表巡檢贼又嚷　且说那
万岁當今是正德　齐光景　不由屋内笑吖〻
這个官　可笑如此甚执傲　真〻雅寡西茶楊
細想难以将他怪　地方上　捕盗拿贼是专责
皇爷暗〻说但念他不知其中况情那有見贼不拿〻礼不表万岁暗〻说冷盛昆命听見王巡檢〻言若不出去受責連当字们要拿其店有急说他的官虽小他是国家命

发来了他不戏嘱要豪不 抗违了王法还要提身出去
与他们不许是汗字而为想要往外旧去正德万岁一見
说壮士你不必出去为軍的自有道礼盛昆命说这字贵人
查上听小人细香
盛昆命 口中連把軍家叫 貴人查上請听的
若係小人命拙見 这不过 算是小了中一宗
列好今 京夜勅府前来列 反累貴人受辱凌

小人心中实不忍 必得出去补上通 任平他门怎麽来
賞奈俺捨自已庄 小人与 鄧剝皮把官司打
我门丹 上司衙门不弄清 似这等
良心坯旧真可恼 若要容他更逞能 我小人
若不念他有老母 那一夜 准要他的命残生
不忍杀他饒性命 留下了 小刀一把京恶凶
使他知道心害怕 誰知他 还要滅有良心行

正德卩 命听文士一夕话 龙面含春把话吩
口叫壮士听我讲 好汗你事又始中 你既念
他有老母不忍害 凡事还要方里行 你必与他来較量
以后他难报应天 跟下店家了你 你想〻
自有循还免受穷 你用去把衣己打 不必衙内把礼争
有我与你作主义 你暂且 休要出去逞英雄
卡大臣 看見好仟多侠仪 喜英雄

敢作敢当是英雄 皇卩亦三来相阻 不叫出去说罢名
一齐承順合歪义 大家劝解在店中 齐説道
壮士不可心急燥 争到临期自杰你 保駕大臣言来必
只听見 王天德大叫中牙役收拿贼人上貫
中保駕大臣正劝壮士不可执义临时便見和的心完子后还有
相收壮士之处盛昆命说中佳軍夜太卩要是好义奈因
受不过这些小人之气不如去了以完其事只見围上許多

人来乱打要御王天德大嚷牙役快〻将贼人首上急
的那巴总却成方連忙上前向巡检说不可〻〻王天德说
老卩自較量但見秦将洪云龙走進店来王天德却成方
正自較量但只一齐上前相見洪老卩向王巡检说你竟
在梦中听本镇告訴于你那当軍那位乃是当今微
服私行快〻将你的牙役叫他们却退去不必声殊唔了
在下伺候不必害怕单言巡检王天德听了洪老卩言不

由唬了个魂飞魄散連忙吩付牙役立剥上首代出店外
不表且说鄧剝皮正在觀看巡检替他拿贼忽見中牙
役将鄧剝皮首上这不有点你豈有此〻礼店中夜字兵
齐说你不必嚷叫你狗命少时明白了说看首在
鄧剝皮往店外而走单言洪老卩来至胡老卩的
面前弓身呂立却指揮見这員夜的代全袜尼
的蓝妆扎巾身川月白假花绝学旧不知是个三品的

前往胡老尸看罢说寿宫刘此何幹只见那员官方
身挂背说早贼乃涿州参将洪云龙特来参拜胡老
尸多年代我进去代你启奏此为剪断里尸进屈不多
时钦旨出外把洪参将代进见驾三跪九叩国家礼
刘把个好仔盛昆命观睛心中害怕不由腑内有忙
宣宪
盛昆命　参见参将行大礼　三跪九叩拜朝廷

英広方才心明亮　乃是皇尸主圣的　不由的
腑内有忙心害怕　七六诗　听候发落手命行
按下老汗且不表　且说那参将行礼　口中说
着不知圣驾到　你设来遭罪不轻　皇尸命听腮代笑
口中说　归家去山占为行　听朕旨义传与你
速把那　与剥皮买卖对你　交与那
性查收自科理　速速办结莫消停　参将答应忙叩首

占身退步往外行　盛昆命　命听圣旨忙跪倒
磕头碰地叫连声　口尊万岁民该死　望我主
宽恕小民不知情　皇尸降旨赦无罪　你全那
参将去到酒店中　查收明白来见朕　还要用你办的情
盛昆命　答应叩首忙站起　跟有还
参将去查收酒店赎贼封官查收金宝再表明
非朝话表盛昆命与郑剥皮打扮寡妇人所穿之库恶坏天良

讯赖投告巡按司代领兵丁衙役围店拿贼参将伸机且
奉旨查收酒店买卖任平义士萧人料理盛昆命叩头谢恩
全参将洪老尸会巡按天德押会郑剥皮立刻把酒店买卖
查收当夜交与盛昆命明白查收兑合讨饭吃的陈怀义掌
管果应了皇尸的金口不用讨吃这话郑剥皮只落了一个
后悔到后方知无知得罪万岁尸不言郑剥皮且说盛昆命向陈
怀义说我有事不能长一受一应由你调度将扁已改为天宾陈怀

义元来是个才能人了他酒店正理一就盛昆命又把所宾放良善
七入主店方才起身不提且说洪参将遵旨办理以完全盛昆命来
到店内皇尸说郑家只有回了门朕还有口与盛昆命办理洪参将
遂旨回衙不表且说郑剥皮见已自己买卖卖与别人他才后悔店
主到后龙说我只当住下写才要多少不就给多少不慷慨反将
他拿有当大头目乔代以至后来见参将洪老尸是架方知住下是
当今万岁那一比起来假万岁甚加下个只得小心伺候不表

且说那　正德万岁当今主　眼望着
好汗英広盛昆命　龙面含嗔呼叫性　你的那
酒店买卖收完结　盛昆命　速忙回奏口尊主
小民多谢万岁恩　供你收的全接见　打人执掌你任凭
旧言那　圣主赏过银十两　陈怀义
曾为乞丐孝双亲　小民观看人正道　这买卖
付他承管理公情　皇尸命听心大悦　哈哈大笑不绝声

说道是　坐所说宝在好　此乃宝数不凡庄
寡人今有一件了　非比别人却不能　只因为
前者朕在豆店内　夜宿在　天之德旅店中
次日起身才要走　失去了　双宗无价宝贵珍
一宗是　盃龙赤金钟一对　一宗是
一对兕央玉琢成　此乃是　我朕心爱双宝物
太奇怪　门户未开无影宗　若有此奇夜失我

只恐查拿未必能　还把借此机振心　故此才
无勇看派人找寻
皇上说朕看你能以有智有谋可代朕找寻二宝今朕暂封你
补付将之职候找得之时朕另有恩旨若有什么王公大臣朝郎
付马皇亲国戚只管任你行以备或以审或有不便之处朕今
赐你御批一角使你盛崑崙有所封他假补付将真乃是身入
青云连忙叩头谢恩说我主龙恩万岁暂退闲休在今既蒙我

主高龙恩此去旧便赴海投大爷必找寻此宝皇上龙心欢喜随
令太府陈放有罪必将国之盛典亦有江南常州府常熟县盛国
彬忠义素有志有谋可代朕找寻金宝金余布衣难以替
以今特加假恩封受而为付将之职御批上写前因是朕失去
金宝四件今看假补付将盛国彬暗行查访任其查拿以朝郎
付马皇亲国戚阮藏此宝金钟玉兕央任便行事敢讨偷过关津度
口不许盘诘便任敌你所到之处勿误准拘传到批者给付将盛

崑崙〻〻〻得了御批心欢喜
盛崑崙　得了御批心欢喜　登时间
辞主别王就起身　这些绿林江湖友　我尽知道都晓得
头一个　镇天王人称是外号　姓赵名叫赵习聪
他在者　西北一代为响马　专劫买卖与往花
此方也称是好汉　数一数二大英雄　还有一个有外号
花拴大王中人称　他在大道作买卖　假充王公帅高底

他住的　为体件大粗又笨　雁唉州县府牙门
从不作这些小事　作官吏　必须上千上万银
还有了　外号人称齐天圣　姓齐名昌是他名
专作绿林大响马　从不干　里应偷切那花生
其余的　那些毛贼不必论　靠他门
若偷金宝也不能
盛崑崙思想之间忽然想起一个舍身替死的朋友有了着覓

此人再去不知之孔因他好善乐施仗义疏才救人无不竭念心
力是一个侠烈朋友所有作这些的他都知道所以向他一问便
知想罢直往在家庄而来此书前斜到了村内却不知这人今在何
处询问明白才好找寻进了村庄走多时见一老者在宅门前站立盛崑
崙只得上前说老丈长上小可有一事相问老者覷睛盛崑崙相貌生的奇
正川代不然且盖谦恭和气人有这四个字到处皆不吃亏
那老者　看見好汉多奇正　人品不俗礼貌恭

又听他　口音却是南方语　一团和气似春风
老者不敢来挂受　连忙的　陪笑开言把话云
说道老者有何妨　请教明白诉我听　若是知道必言京
倘若是　不知之事不敢云　盛昆命
见问只得去丈　贵庄内　住有一位是我朋
若要找人令知晓　胡老叔　此方一代远近闻
指教我　家住何处住那门

老者闻听开言道老客问我错天鬼胡老叔呀盛昆命说正是
拾分替死好弟兄多年不会故此前来望见那老者未曾说话
先探口气自古言根底个的谁知恶人反倒便宜不料上天竟会
报应善人反倒早快此地狱说话之处若不气壅诗到底下去
叙盛昆命闻听老者之言就知有之故必是要问了他白连忙说
无故打搅不当老者说那里话来贵人驾临蓬草生辉说话之间
迎了草堂分宾主坐下老者连忙叫婆子取上茶来家只听婆儿答应

盛昆命说茶到免让只求老丈有何分付指教我说宜敢了了贵人听在
这老者　未曾说话先叹气　只得贵客在上听
若问我们这庄上　胡老爷　有段说情在其中
不怕老客嫌耳絮　小老儿　细细言来请听闻
我们这　那庄虽然不算大　也有那
二百多户住此村　内有一家本姓李　李仁亮乃是他的名
父母双全有妻子　只为家下甚贫穷　又无有

地土房屋难度日　托亲赖友帮借同　凑了那
此项不过几文艮　现今出外作佃工　不料他
一去到有二三载　音信不通　抛下了
年老爹妈花甲外　妻子正氏未曾三旬　可喜他
人物生的多美貌　贞孝之中奉爹孝　作得一手好针指
挣的那　不够养赡二双亲　自己汲水将柴捡
烧火煮饭作女工　侍奉公婆无埋怨　真正是

平天降下大村临　西井村　皇都庄头高大用
看见汲水女钗裙　爱上女子多貌美　硬叫媒人去提亲
胡老叔　济困扶危救女子　方才打断这婚姻
高大用　记恨怀仇州牙告　领罗往前拿英雄
盛昆命　听道这句心大怒　喊一声
说道是待我去救宾朋

老者说妻子正氏本生的美貌今年二十七岁他女婿[illegible]年
音信无有家中只仗做针指活计孝顺公婆竟会报恩不料被
豆庄西井村皇都庄头高大用名叫高大用外号夜叉神
崔家庄住过正氏汲水被高大用看见叫媒人说亲不允可巧恩子
将书正氏欢喜连忙叫公公李臣拆书观看上写男仁亮拜父
母前万福金安自离家下去后有扶男上太源柳州贾贵行文教
我以来之谦有千金现今账目未收完月内回家望父母挂念寄

書信回家以后人中先去白孩去安以助薪水男仁亮百拜叩安
这老者　口中只把苦字叫　听我小老去说明
正氏公婆代書信　又隔十冬雪花長　知道兒子眼下列
故此才　绝断媳妇出孫心　夜叉神
后来催取好几次　旧将这　寄書情由对他云
高大用　听見此話无法处　打断忘想这香心
果不然　过了又有十数日　李仁亮

真个回来到家中　父母去诉才提起　寄书艮子那一宗
不知接得这書去　臉些闹出天了悖　从頭到尾说一遍
叫把个　李仁亮会听着楞怔　半响说道真奇怪
为你的　並无寄信到家中　此书元来却是假
那讨这个顺便人　谁人送信告诉我　便知其中旧里因
他妻子　正氏接言等夫主　说起来
你也認得这个人

老者说李仁亮的妻子正氏見丈夫问他送信的是个什麽
人连忙回言说道提起是个人你也认得此人乃是鐵天兒胡忠叔
與厚朋友大刹鬼王松送来猛然惺悟说是了了一定是胡忠
叔見你真苦可怜无法可救故写假书送艮到家以安我父母心方
免不将你出嫁正氏会听罷说来胡忠叔是奴大恩人李仁亮去问王
松三哥所果是胡忠叔随备礼物四色又称文艮廿两带去谢胡忠叔
只收礼不收艮二人做了相交不料被高大用知道是胡忠叔打断了他

的好心道晴了晴黄州府说与私移牢大道半夜被差人拿去（不招下在监内）
真可叹　父亲好汉遭折户　下在南牢监禁中
如今不知怎麽样　未會他的信与音　貴宅想
好人反到遭奇讨　可見根上不分明　小老尔
只从听見这件事　我的心中气不平　老者说道这句话
盛昆命　會听不由大動嗔　一声喊叫气死人
真正是　无王法　我如今

若不杀了这恶棍　难消心中气不平　忽了只崔一声喊
吓的那　老者咕咚倒在尘　婆兒吓的浑身战
体是筛糠面如金　慌的个　义士好汉不代慢
连忙的　上前挽扶年老人　走下搂撞村又鲁
说道是　忠文快快请放心　但見那
老者會听爬將起　口内连说吓死人　说道是
好汗喉嚨声洪亮　犹如打雷振耳鳴　盛昆命

忙陪笑臉说得罷　望忠文　恕我于下心大洋
这老者说要究休要这暴高声若令高大太了知道我小老不难免
元柳盛昆命氣的烈火启膝大叫喊叫说忠文只管放心罢任平他
仗势力有什麽大讨但有我去承当决不累你老言把辞别忠者書云
门外心中暗想说道要旧胡忠叔是二名易但这夜叉神这恶实在
可恶难以饶恕必须先去會了这高大用怎系下个夜叉神
盛昆命　想罷多时不代受　迈步持多那诸停

此书並元韭花店　不审五里杏花村　到互店
我一层　敘甫吃罢又登程　向了向
芦村离此不甚远　云时来到々黄昏　看见一所大宅舍
前街房与成街道　四围壁墙高二文　四角更妻有夜巡
拎想夯救来不少　阮々的　烟花各罩一般会
生我朝南八尺窑　大门二门盖的转　似面壁房是倒座
里面住　郑是宋丁宗仆人　大小朝

里利庄头分不小　比一个　大官利害有威风
文武官员无不敬　春甘秋势怕恶人　闲言少叙归正传
单布那　盛崑崙　我多会
胸内暗々自沉音　似这等　恶人有不有势力
他一定　防守严紧夜巡更　虽然盛某却不怕
也要留神加小心　到这滴　大也难成
好仔盛崑崙一边思想瞒人胆子大本之容易况且村庄之中

天气交热多有之外面盛崑崙遇净之处多有高楼大墙也
当不住英宏去路前以表过英宏熟习蹿跳之法惟有跳为法
虽难住平你数丈多高一跳多形即使跳将上去且说英宏
趁天黑跳大房望四下一往一片瓦窑也有窗亮的随从房上川过去去
房屋不少英宏见之入防备之马园场陵里乘凉到了上房听了
听是些妇人之声人英宏心中思忖这个高大夜叉神今在那里
找他不有定去前听仔细俯听並无高用之内的光景

盛崑崙　房上會听时多会　再听云
夜叉神在那之房中　不过是　听之家中是妇女
闹议议论之笑声　伏又走遍群房处　里面居住是家丁
猛看见　对过房中窗亮々　有人说话点着灯
英宏随至上房门　失展形溜走墨云　轻々溜在地埃者
黑暗之处阮元形　躲在那　窗台之下而窗外
眼内留神耳细听　桶窝根　细听男女二人话

妇人声音向男人　你今日　有何心情那里去
为什麽　正去一天出黄昏　此时方不回家转
眼下不久代和更　告诉々了我知道　奴家明白好放心
又听男子回言道　去了一天有事情　我今日
特上涿州衙门内　旧为有　打断媚元那个人
胡支叔　州等差人拿了去　赖他窝藏乘录林
板打一顿严究问　追口供　现今在下监牢内

咱家的　去了恨他十分　今日个
给了艮子五十两　叫我去　打点禁子害他生
只因为　令他高那这件的　活吃饭就快工
上下花费四十两　我管是　剩了十两当夜艮
奴人说　去了不知怎么了　只要苦了要害人
今日不知从何处　拾了一个女叙裙　夫妻二人正言话
独听得上房之中一声喊叫利把个外什英宏睁目视

盛崑崙正在找寻髙大用找不着所房中男女之言方知胡志狀果至此中今日又去打点害他心下有忙万一要今夜欺人害死如何是好又想我今夜有急要去救他也不在料来未必就会顧害他常言说好人自有天加获胡志秋岂被他害死之礼好仔正在思想又听妇人说太ㄗ今日不知打那里抢了一个女儿来家中本未生的美貌不过十八九岁太ㄗ叫令川代与他那女尔又节烈又正道平他什么是之不肯依从太ㄗ不得对手大怒把人家打了一顿女儿

也死不能命晚去不依太ㄗ还要害死草言盛崑崙听见这件思之不由的大怒骂一声好狗奴才的这等可恶把去那里居住先杀了他这夜叉神搭救女子一边思想又听男子说道那女子现去那里妇人说你听我言听你知道才要说与听上房中一声大喊吓的夫妻也不敢言语好仔连忙汲退身形听向多时又来至上々房里叫人中人乱嚷盛崑崙代面神听屋内喜话

只听得　妇人闻言来喜话　听一声

当家面神仔细听　太ㄗ抢来那女子　现今送至罕房中
今夜晚　女尔若是不依怪　只怕那
性命残生活不成　我听见　不是活々来打死
他回要　怪好女子断不容　你想々
女尔贞节失分体　骂音倫生收怪人　一定会羞哥自尽
可惜那　美貌女　又听男子回言道
真々女子大牛心　顺從太ㄗ岂不好　何苦嫩肉白受疼

依允时　吃好穿好人伏侍　棟金代良乐无穷
这了办　真正是　打着灯笼无处寻
亲他家中穷又苦　总嫁了　女婿怎々享了荣华
又听得　妇女回答你不晓　女尔性烈是天生
咱太ㄗ　拿过许多衣服等　都是纱罗锦缎绫
簪环首饰与训　都是那　赤金打造黄澄々
他是正眼也不看　都面花色代怒容　若把奴家看光景

咱太ㄗ　枉用心机也不成

妇人说咱们太ㄗ就闹也有牛不不喝水难按头当家的你想々要依那件也是之是为家元又任平黄金过北斗不愿又你也有什么方法儿叔家主又不必打发人送了他家去到是正里用谦他怪好人家那了女子也是胆空兜要寻哥自尽又听男子说咱竟别管那宗闹也今夜赶着这了阴天又凉爽太ㄗ今晚要会那女子成它事叫也是什么也你我睡觉头要々々要又听妇人言说你竟是

丁色嵬子说罢灭灯而睡
且不言　夫妻二人眠房内　古把那
好仔其么的一的　听见男女二人话　怒气攻心恨十分
不由的　无名大起高千丈　说你丰豐去道仁
心中登记救女子　杀了恶人气不平　且去趁天黑无人影
盛崑崙　東川西走但任平　他伏又
跳上々房去面神秀　有一处　罕房里面点着灯

好件心中不由动　想起方才二人云　腑内暗々说不好
一定恶人把坏心行　前去首告那女子　听说今日把案成
高大用　硬要强奸行填道　只怕那
女尔难保不失身　这好汗　思想々间不代是
猝肩越岸那沥亭　奔目睁睛四下看　耳听八方仙面神
猛听得　房下打的脚声响　元来量是
影々绰々来了人　好汗爬伏瓦沟内　沈住身体侧耳听

细听那　梆子嘞々打二下　巡夜人
绕过后房往东行　英右听见已去远　鞋々的
跳下房来脚沾尘
盛崑命听见打更的走远俾北坠房来脚沾实地睛々抱住
涌上重花且在窗户呈上文下橘望里瞄的真切真是五间正
房但见那间双次间稍间通连三间双晴里外屋内呈照灯烛
照の白画一般顶棚都是蓆子扎就的棚椒眼当放一张大案

上摆古董玩器不少机椅俱全但见一人坐的凶恶坐在椅子上行
多了孤仆妇双边占立只见房花上吊着一人借灯光看的却是女子
这好汗　借着灯光屋内看　可怜他
吊下一个女叙裙　则见他　房花上
玉体要肢宗衬宗　下身光穿一条裤　上身衣服全剥净
乌云散乱如墨染　粉面芙容代血痕　三寸金莲直立伸
杏眼金闭代火亭　鼻似悬胆婴嘴口　悲青春山眉丹道

想来良身四两全　年纪约有十八九　大男之
娘娜身体背御倚　一根大绳拘膀件　捡在花上半悬空
猛听得　椅上那人一声喊　口叫仆妇我问明
女子奄々不应允　快々说来与我听　英右奔目面神看
打量那　夜叉神的貌与容　年纪约有三旬外
生成的　先説蛇眼肉横生　丞撒狗英黄胡子
耳小鼻高眷嘴唇　面代软巾残气相　身川薰服房色新

一派势力欺良善　生在椅上怒冲々　又听的
旁边一妇开言道　口尊太爷在上听　奴婢奉命去来到
好言好语劝佳人　奴婢说　你我劝你应允对
咱太爷　三十多岁年青春　也不老来也不少
你今匹配正相应　咱们生来是妇人　嫁夫我主靠终身
你的那　父母不过一穷苦　配女婿
马衣寇当有風良

那仆妇说想太爷喜爱他也不得苦々劝他依允奴婢说你外你
若收了太爷要这件心吃好川好的除了太爷旧房你大使奴婢
婢一呼百诺你们的荣要旧议你的爹妈给你寻一个女婿还我的有
这个才主你进了这个门你太爷说要这姑娘太半心不但不依
从他到骂我们都係開你要以口胡说你姑娘天生命
受穷不受吃好的川好的朗々乾坤硬要我奴家捡来除
非一死想叫从他万々不能且说重花上英右命听仆妇之言口

内暗々称赞 好达才是闺中烈女我一定打救他的性命不死
不言好汗肺内暗想但见那恶人所骂妇仆言々大喝你想脱过能勾
只听得 恶人大怒一声喊 大叫贱婢你是听
并非我去将你找 不由你 走手你过一万良
到如今 本利三年还不起 他的那
良心発现云本心 情愿将你抵算我 才是你
女儿尝侯孝天伦 故又担手胡你怪 退云正住假抛清

你想々 既然到了我家内 插翅安今无处腾
向你允不允快々寻 别叫太了动无名 猛听得
吊着女子一声喊 代疾含怒骂贼人 并不肯
我父欠你良共承 平空诡计使奸心 硬把奴家抢到此
惟有顶天秀的真 烧把拮外不与句 汝几一死就干心
作人言词还未近 在又神 无名火起大动嗔
口中大骂好贱婢 我若是 治不伏你本姓更

叫声了孙休代旻 快取马下莫消停 今日试々这贱婢
打不算 将你個御硬奸淫 盛崑命
听见恶人一夕话 不由的怒气冲々涌下重花要杀恶人救闺娟
好汗盛崑命此伏重花々上所看真切但见吊的那女子真算
的起是烈性人世上少有所见一声大喊好贼人平空把良女子
抢来惊惧还说我父欠你一百文良子龙天秀的真地是一死罢
要叫姑奶收从不能又见恶人命听大怒叫声了孙门快把示拿

除我拿来元打怕他我用不信这贼人才治不伏不撤台奉还
拾他面脸吗来刺他并芳去打不输口服我々用动填道御看惯
好看你还跪盛崑武拿所气冲又曲旁下重花来田要进房安贼
伏人杀住脚步说不好这一杀恶恶人旦吃尽掌但看上房支更
见近况房中了孙姻女不少看杀了恶人必要哭喊那时厚危々
岂不危我要走顶刺而走岂不害了女子的性命救人不能救撤包
是英雄而为伏又想了想必谈叱这般方能救得女子一来英雄

主义一定不动代变明之附宗只梳人住的房子我来找去
找至一又瞧々到了账房但见之来云来槅扇定将砍烟用手一
摸上有大锁々着估量必是仓库英雄心中猜々想
盛崑命 用手摸着隔扇真 心中欢喜乐无穷
眼望四下无神看 见七坛的 并无动净少人行
帐中取出千里火 幌着一照亮又明 却是仓房像伏库
里面的 粮柴席囤数不清 农家所用木器等

还有那 目器东西在其中 连忙又取引火物
硫黄抄选扇面形 上有物在席囤内 这才迈步往后行
原是一个大夹道 在中间 观睛动净现身形
且说那 东房从内烧将起 火势凶勇吓死人
不多时 引着隔扇烧连栋 焰到火光扛天红
自古常言真不假 星々火 万顷之田管烧完
霎时间 連房一齐引着了 家中人

男女忘力喊连声　大叫取水快救火　上房中
妇人嚷叫快救人　一个个　唬的腿软跑不动
跌不起来爬着行　这把火　恰似卜苦一般来
仆妇奔命各逃生　撂下太太往外跑　急的那
夜叉神喊　你们别跑等等我　抓住了
一个仆妇不肯松　看了急　不知奔往那里好
乱乱烘烘人碰人

好大牙这一烧真正唬死人也而公平素高大用的家人闲谈话自
巴夸口说你瞧若论我们这个家当谁敢合我比良田千顷金银广有
真是骡马成群日子杜穷的我内中有一个傻子他道说有了双句
话他说太了别忙相这素失户可住不赶一场夜里一场火谁知今日
果应其言闹的少钦草表高大用大女人见家中的火起忙乱之间
慌慌忙忙且去抱一匣子艮子抱在怀中一支手挂着仆妇奔了上房往
外丸跑心想总亦烧着有这一匣艮子也可度命

这妇人　怀抱艮匣拉仆妇　双脚慌忙跑似飞
正胖走道扑后面　亲动盛昆仑　才亦要乐只听响
咕咚跌倒地埃尘　但只见　一人上前忙搀起
口叫奶奶别往后行　不知还往前边跑　太了回早房有四情
撂下匣子也不顾　一步一跑回里行　盛昆仑
听见响声多沉重　知道有物里面存　连忙毛朕一伸手
摸着了　木头匣子甚沉重　上面贡

这好汗　用手摇着响然嘣　一匣艮
天教中定里面存　莫不白心欢喜　暗暗说
天赐才帛把功成　随即揣在人搭巴内　大料也有三百两
有神存　但见那　火趁风势着的凶
合家大小齐忙乱　男嚎不绝声　乱穿乱抢东西奔
恰好似　连凡刀兵久逃生　莫在房见远光景
心中想　正好搭救女佳人

好汗盛昆仑见火势心勇猛　直奔大的房上往后而去心中暗想
难道此时恶贼还敢拿活不成正好搭救女子直奔草房来现看
动静不提一言恶贼高大用全了孙把马示了敢未正要逼掳
烈女不肯依从才要合了孙把女子剥去中衣硬行强奸只见火光
照窗户通红高大用知是不好这一宗非小那还顾得奸淫往外跑
夜叉神　看见家中失了火　唬的他
动色心肠无荡了　撂下女子往外跑　匣面跑来一个人

双下里　来的力猛对了劲　主仆二人胸碰胸
只听咕咚一声响　俱各仰面倒在尘　只碰地
哎呀喊叫不绝声　主人慌忙往上爬　上前搀扶夜叉神
又听得　那人口中大声喊　好碰碰了疼死人
无人搀扶自爬起　高大用　闹乌问道最伤人
那人自己问回言道　小人高系恨心情　夜叉神
不顾奔在往前跑　怀踪道　一个个

狄〻研〻擁又桥 不多时 来至有大齐下桥
恶八见人秃大势勇 八急的 跺脚捶胸嗐人哼
大叫小厮休代慢 火〻的 保户我的住房屋
别处房屋不大紧 若救下 大房〻时赤实良
常〻俗语讲不假 重赏之下有勇军 人〻争前奔讨赏
一丁〻 换衣老生那清亭
眼看有把仓库房烧的难以相救都是为东西代为灰〻〻义手

八脚相邪连水大家齐奔高大用住房保户把牛马圈的那些牛
马骡会都京散跑開了许多也无人去管外面有素日偷又有
人会见这个机会送到嘴边东西岂有不吃之礼把牲口牵去不言前
面夜叉神有急救火单言盛崑崙在房上望下看的真見火势
越大高大用把牛人喊〻嚷〻在那里忙乱莫展一见说此时断先人
往这边而来此时不救烈女等代何时连忙下房奔到罗卒·房
盛崑崙 看见恶人去救火 奔到罗卒房救叙裙

既房逢之下老揆地 这是外面语高声 我道是
屋内烈火你听真 休得害怕莫疑心 遭了彼房我知道
特来搭救没牢笼 快〻跟我逃命走 倘若是
惧避时刻走不能 好仔言罢一义话 单等女子巴语云
且说那 女子被城扰到此 夜叉神
持烂仍惧动误心 那知道 佳人知我深失礼
节到冰霜老盛贞 夜叉神 因觉女子多美貌

先以富贵动其心 金玉那 彩色衣服许多件
全是细仍假罢使 智珠首饰摆一坑 都是些〻
珍珠宝石赤黄金 女子孝义不受 冰霜相恰似松柏全
高兵同 色胆色天毒又狠 俗语说
他比蝎蛇分外凶 老将那 女子盛怒打一顿
伏义剥去大衣衿 吊上罢房梁上 又膀倒剪背绑绳
用下柳打苦逼勤 这佳人 总未舍口把城从

才代分人要刺死 难免被辱定失身 谁到上天垂了佑
夜叉神 家中走水与火焚 要人蒋去救大
也不过 暂免一时磨难临 另休言表续往御
想要脱逃怎能够 忽听外面人声嚷 听了听
南方人的语音声 也只得 破着一死求活路
里面接言说仁德的了〻些快救个人

游龍傳十

女子被夜叉神高大用吊在杈上反手倒剪抽[illegible]下
手急未輸口出化烟残眼看看旧要叫了环什妇把女子中
衣要卸剥强奸只怕佳人难免失身玉体污辱多亏英広
放了这把火夜叉神惧下前去救火女子心中暗想也不过暂免
一时恶贼不来但身依旧吊他们救灭了火这恶贼少不得
还是到来强行奸污失身这女子又不脱衣逃命欲求一死
又不能自尽由奴乱骂揪心苦不可言眼泪哭干万〻的苦

〻有息忽听外面有人声说搭救又不知真救还是谁哄元
奈何又听出音南方声音〻〻洪亮恰似铜钟一班〻得啟
看一死在房内说外面〻〻救奴家性命英広威崑命所見
此言连忙应退房来将绳解開把女子松下吊来看見好
些衣服取將過來倒背身将衣裳递予女子说别管他是
什広不义之物只管快〻穿上將这些簪环首飾如若不代只
管包趁他来我好早〻救你出这贼宅那女子命听此人所言

奇异说话背过脸去不忍观看奴家量来是真〻奴家的恩
人不敢怠慢把那些好衣裳尽都穿戴上了也不顾他热与
不热把些首什尽都用手帕包好正見英広上前说話
威崑命　他让女子衣穿上　遮住玉体把话云
姑外只夜將心放　不必害怕与担惊　我今晚
吾見恶贼威逼你　妆心不善起歹心　姑外的
苦然来[illegible]你　故此才　奔救叫你出火坑

叫女子　离了贼宅免祸临　言罢英広存身休
也须背你方好走　服伏背上背在身　紧〻抱住颈项上
千万莫把手松　女子答应说知道　救命恩人请放心
这佳人　你只慌忙伸玉腕　双手搂住脖项存
英広伏又開言道　休要空走使恶人　爽利將他来四顾
推叫他　倚仗势力害良民　言罢现成惜灯火
引看低壁奔棚栏　这才转身迈房步　逢墙遇房蹿跳行

不多时　出贼宅　英雄步走快如风
晴々洗　无见庄义神家门　个々迹厥骂连声
众村中　早识难　皆用他
平乐恐人振来临　赤侠丁可怜　恨烧々々听谈烧
东邻民至杰人々趁愿但怕恶人的威势少不得前去靠张势的
救火好汉住意一王将女子背出村外庙的台堦以前将佳人救
下说姑娘至杰出了恶人的贼宅这件事到有些为难之故我见

你遭难不忍心怀不平之气将姑娘救可是我背出到何处而去
这道叫我为难不知你父母在那里若等到天明那时怎好我
不怕恶贼靠他门也不是我的对手不知姑娘你是个什么人
求这却如何是好但见那女子俞所英雄盛崑崙之言口等
恩人尸々若问奴家的父母住处听奴家细讲
这佳人　俞听好汉一夕话　口等恩人在上听
若问奴家我父母　救恩人　文与至店旅店中

店主々奴家也知有　王々德　却是店主他的名
尸々只有根奴走　地方兜　快々想々记的真
盛崑崙　听见店主名合姓　不由心中乚々十分
想起那　王德万岁失金宝　就是这
王々德的他店中　连忙回答说你好　姑娘只管放宽心
我也记得那座店　趁此天黑快々行　姑娘你
识小姓亏难以走　只得背你奔途程　这好汉

仍将女儿背将起　真可怜　天黑四顾却无人
一路走着闲话叙　问女子　父亲姓甚叫何名
佳人口称尸々叫　恩公在上请听言　奴的父亲本姓耿
名字叫作耿敬文　皇家考中一文举　母亲何氏女玉贞
说起父亲非小贱　祖上是　大明天子驾下臣
就是那　耿文炳的汉代代草　恩人大男也知俞
原住江南太平府　丹徒县内有家门　只因被处遭荒早

米贵如珠一般全　奴家自小父母许　定与那
翰林之子作妻房　包翰林　儿子名叫包维翰
书香代代广学文　一来我　父母北京就教少
二来为　父亲求取奔功名
女子说恩公尸々不男村遇恶贼庄文神高大用在豆店露见
将奴抢到家中百般逼拷奴家打量自身必被恶贼沾辱不
男恩人尸々至此救出火坑且愿尸々公侯万代子孙绵昌

未知恩公是什么人家中有什么人方肯得救奴家出此火坑
盛崑崙俞听说原来乃功臣的后辈是位小姐你述来
贞烈不枉我救你一场小姐若问某家听我告诉与你
这好汉　听见女子功臣后　口等小姐你听云
我乃是　家住江南常州府　常熟县内却是民
姓盛国彬是名字　外号人称盛崑崙　因为作贼怀侠义
适见正德主当今　遇我保补为付将　奉钦旨

查清夫妻拿贵物 一对镯子赤金打 外国进贡上有盏龙
送有那 外共一对玉琢就 上面的
眼睛自長是插晶 我此来 特访丢原一朋友
问了他 可知彼去那向存 非知道
胡老叔也被恶人害 現今坐禁涿州門 本来我
不是誠心救小姐 偶見姑州迳难星 文乃背
我的朋友瘝佩根 杀了恶人把恨伸 然后再到州衙内

救出那 胡老叔一念心情 忽听得
小姐被贼来凌辱 動了不平氣是真 意欲先斩贼恶填
夫妻二人活不成 小姐听出父母话 他把那
恩公了々叫几声 民女回答大人晚 這哭声
就是奴家二双亲 英雄听罢小姐话 連忙跳下地埃在
抬身迈步至门首 摸有那 门上有貫不消亭
勤動一摔貫吊下 將门開放黑洞々 耿敬文

夫妻不知什么現 只帰的 戰々兢々体摇鈴
黑影々中去炕上 双々的 跪倒磕的响咕咚
口中不住哭又嚷 只求了々饒放生 感恩命
英雄一見心不忍 接言说道休怕惊 耿相公
你们夫妻休疑惑 特送你女到来临 说者迈步进房内
放下女兒去似凡 感恩命 這一出店不大紧
怎知道到把个节烈小姐送至店主夫妻手内存

耿小姐正在了又可做言刚出罗網又入火坑被好仔审定救出那和又迁見店主夫妻却是夜叉神高大用的人分外的万恶少时便知了晚尊言盛昆命進房把小姐放说你们慢々叙话待我去替你们作件好事说罢出门而去耿敬文夫妻見了女你如今作梦细说已往从前的苦楚非这位了々又氣胆勇过天救得女兒出了高家的火坑父女门要想見面只怕比登天还难小姐说爹々母親莫要輕看了

这位恩公了々他是当今正德万岁御旨欽封候補付府々職乃是二品付总了只为奉旨找寻万岁失去的一对盏龙金鍂一对玉兒央而私行出外耿敬文夫妻二人拿听心内万分感念不已父女们说话不觉天色大亮耿敬文又喜又愁喜的是女兒回来得以团元稳的是难出此店之门盏费行李俱被店家拿去总出得此门所何走很不言母女们诉说苦楚且说高大用自從抢去女你把耿敬文男女竟与了店

主王之德收留说耿敬文该良一百两给了良子方许放他们走很可自把女兒留下为妻明知是活々逼死夫妻二人店主王之德怕高大用的势力夜叉神又许下得良一百两给他五十两店主王之德貪财坏义恐他夫妻二人咀寛逃走故此他才生出了俗念

常言道 酒色财气四个字 许多的
迷誤人錯入圈套 酒气双宗还可笑 为有财色甚一层

因材伤命也虎有　为色傾生数不清　细想恶钱高大用
家才万贯房金良　皆因好色抢女子　致令家宅被火焚
小人贪才更万恶　他的那　竟狠心毒与东下
秀起店主就可恨　王之從　因为贪财恶念生
他总怕　夫妻照定若逃走　乃十两良子得不成
再不想　恶钱倚仗有势力　抢掳良民女钗裙
赖讹欠他良共又　折算与他作妾身　迷人就上这宗当

贪图良子坏良心　你说他　作的也不狠不狠
引住他也听我云　耿敬文　衣服行李又盘费
全都拿去一傍存　旧使逃走去盘费　这宗绝念暗害人
一日只给一顿饭　不过是　茶粥烟饭把几充
按日开有一笔账　刻归期　他好折算作李良
单说店主王之德天晚起来叫小伙计门开店生理他心
中塾记耿敬文夫妻二人连忙走到门前睹秀封贞之

撺吊心下吃一大惊用手推门说快々开门々々呀是什
庅人将贞撺吊快々言来你说耿敬文夫妻女子三口面目
进黄洋身打战体似筛糠抱头痛哭不敢开门只听外面的
之德形如恶虎声似豺狼大声喊叫呀好大胆的囚徒你
不开门难道说就饶了你们不成耿敬文知道店家王之
德双口子利害那敢开门
耿敬文　深知店主多利害　双口子

万恶无敌可怕人　不肯开门有元故　惟恐秀见女钗裙
他旧的　把女送回高家去　那可就
三口活该走残生　女尔不允也是死　倘若强奸得不成
可怜他　到此际　心中着急十二分
这正是　上天入地总无路　插翅难元
按下这　过难三口去计使　遭逢罗网怎脱身
单表那　店々婆是黎氏　比他汉子分外凶

听他男人院中喊　欵动那　尺半金莲往外行
屋内走出一声嚷　满声浪气骚咦咤　说道是
当家的元何你叫喊　什么事情告诉我　王之德
见他女人相近问　就把那　撺贞的情由细言明
老婆拿听大动怒　满面含嗔把话云　口中大骂狗男女
你撒野　竟把门上贞撺吊　咱々是
私下想要去逃生　当家的　还不快把门打下

元何古看发标悖　待我问々他们等　是谁的
主意撺贞可恨人
正么尔有吴夫妻男儿不作横中只听店婆子大叫当家的还
不快々把门打开还等什么不成待我问々他们是谁把贞
撺吊王之德听老婆子々々不肯好歹上前一脚把门踹开
往里一瞧见小姐也在房中不由的心中纳罕说哪的女儿是
高大太々家的人原来逃出这么古怪大叫一声耿敬文你

是什庅工夫把这女儿拐出来的快々实说不然我旧报
衣拿你门前去 代怒拿嗔開言道
王之德 代怒拿嗔開言道 叫一声
耿敖文快把实话云 是羡敢出你的女 仔细说来与我听
不然我去府衙报 拿你去 当堂夹打问口供
那时也得要招认 皮肉吃亏枉受疼 傍边的
耿氏接言忙说道 买他门 实话不肯对俺云

若依我的主义作 这如今 把他们拿住上绑绳
连他的 女儿一併庄车上 急々前去莫消停
就给他 高大太了送家去 完了一宗大心情
那里的 工夫合他闲言斋 对鄙弹琴枉劳神
啼的那 三口跪在炕里面 磕的鸡奔碎来问
咕咚々々連声响 口内哀求叫善人 大叙仁慈饶我等
原你们 大发慈悲广兴隆 又口子

夫有这景拐不理 二人只当耳傍风 口中只嚷拿车送
太了一场得安良 蔡氏更比男人狠 揪住母女不放松
赶推的 三口吓在角急处 又见那
外面跑进几个人
恶店婆揪住母女二人不放只见伙计门王狗尔常大闹小红
尔三个人慌々张々惊外面跑将进来说当家的外面来了
个人要接耿相公上保定府去我门只答应一个去有二字一

巴掌把打的代死硬闯进店来了王之德说任平他是
谁不相干有一百双银子叫他接了去说着々々只听
乱嚷那人进来王之德一看只见来的这人是一个武
将打扮威凡凛々
王之德 举目留神仔细看 打良进来的这个人
则见他 青纱扎巾头上代 花布手巾挽数门
身穿道袍天蓝色 甚鲜明 腰计一条丝绦代

薄底官靴足下登 生成的 剑眉双道多福相
一双圆眼似明星 两耳垂肩轮又厚 鼻大口阔厚嘴唇
微有须冉是双撇 看年纪 不过二十有餘零
虽然年轻燥子大 说话声音如同钟 硬往里走一声喊
口中叫道耿相公 夫妻女儿休代忧 快々上车好登程
王之德 迎出房门迎上去 相貌且近把话云
你是何人来到此 硬接耿家三个人 耿敖文

高大太了文与我 现今看守在店中 说他该欠良一百
宋良方许敢出门 你若替代文还上 只管接去我敢应
莫在全听店主话 怒目元睁喊一声 口中大骂狗奴才
满口胡说少理能 你如今 助纣为恶反不饶
这不迷天罡霸名 你老了 要你脏钱极容易
掌上观纹一般同 王之德 听罢好汉一夕话
倚仗着 恶钱勇刀胆壮庅 满面含嗔大声喊

伙计门　哄々動手莫容情　打死這野囚無妨碍
自有那　高大太卩作主张　英厷俞听無明動
赶上前　照看店家臉上摟　吧一把掌打倒地
王之德　眼冒金星响咕咚　来八我見齐動怒
一个々各执棍棒围住英厷下绝情
店主王之德倚仗有花大神的势力大叫伙计们快々上
前動手打这个野囚打死高大太卩与偺门作主英厷

俞听怒气冲空赶上前来一揣那掌吧照脸旧是一个
嘴巴这一傢伙打的王之经的脸金星冒乱咕咚跌倒在地来人
一見英厷動手打了店主人这还了得一齐動怒大家上前動
手却是（擇床　一車糞　栗壳郎　刘刚　刘豹　小红一　常大阁　三猫子　朱胁）
牛腿炮背一个々手指棍棒齐奔英厷乱打且说店中耿叔
丈夫妻母女在店中听見外面動手乱打只吓的三个人魂
抓住妻子不敢行

来公英厷的这双把铜锤重六十四斤為的是防中人棍棒
不肯用锤打人若用锤打它不將人打死了咱一个旧是黎
氏手拿有棒槌充勇夸好仟的顶门打来英厷不用使動捶
々觅那锤这一磞咋店婆的棒槌上了齐唰唰的了坏不要也
不敢藏々了连忙的躲过一边下剩中的根棒全被铜锤
磕开王之经铁锹被铜锤振的虎口崩裂鲜血直流往
前一栽好仟只把锤往前一伸王之德眼睛磞在锤上疼

的店主哎哟了一声直跌了一个磨々磞懵了糊里糊塗闭
着眼睛把自己的妻子黎氏一把抓住死也不放好仟趁势
把王之德一推夫妻二人占立不住跌倒仟手压在老婆身上
英厷上前用靴脚踹住说狗毬奴的过来一伙个人内有
有伤我見如此光景不知叫去何幹都不敢上前只听
好仟说吩叫你们这店不过来这个意思你们也要挨锤
他们谁挨的起只听英厷又说挨的起锤旧别前来一

齐说我的祖宗谁拘的住那一傢伙只得说老卩小人们
並无敢動手只听好仟说並不怪你们動手你们只管来
老卩另有用你们之处只見小红王狗尔常大阁不曾有伤知道
英厷利害一齐上前真是神鬼怕恶人又道一正压百邪
他三个　走上前来开言道　叫一声
老卩吩咐我等道　英厷说　尔等快去休怠曼
麻绳取来莫消停　把这双　狗毬奴的捆將起

你老卩　自有料理他二人　他们薩
我見好仟这光景　来不善　细想店主夫妻两
万恶万刀不怕人　那怕天王当罪盖　仗势力
又会武艺欺良民　今日了　都被英厷来治住
抵命受死不敢哼　他三人　连忙茶店走了去
取了麻绳四條索　就把那　店主夫妻全上卯
捆截二人一处存　又听好仟高声语　说道是

狗秘奉的快青的　欧相公　我作主义叫把门走
你快说　还是放的不放的　只听得
双口子齐把店门叫　害不信　放去他们了不成
店家双口子说走不得〻〻那是真大太卩交给我们的人
若叫他们走了高大太卩要问我们算帐那时是好英雄命所
心中不悦说走庶的还要提恶戒夜叉神店他若来时你们
可告诉他有一位放火的救刘女盛老卩说与他知道叫他

从今改过罢不然盛老卩还要取他胆代夫妻二人还是
不是好汉说你二人原也不忍得老卩你们打听〻〻老卩
专打的是土豪恶棍不信老卩去琉隔问罢了杀了一孩就
赢了小〻一座店甫莫说你们这小〻的毛人老卩若要你们的狗
命值的萬草但老卩不信的与你们小人一般见识
可知道　俗语说　但剑是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罢看这　锺的你们架不住

暂留尔等命残生　叫你们　嘿〻这个铜锤把
只有店主腿上楞　言要不敢使大劲　轻〻的
就算老卩施了恩　每一条　腿上只打胚子骨
卯〻丑下痛难禁　王之德　叫咬口把卩〻叫
望乞饶命小〻发行　又把黎氏正羔打　咧有大嘴恸怨声
说道是　祖宗卩〻你别打　不敢指望宽容
盛崑侖　说道既然如此章　快〻请出欧相公

外面俱以备妥　急速上车好登程　王之德
连忙答应说道是　老卩吩咐小人等　叫一声
小二你们快〻去　上房相请莫浦亭　小伙计
众人答应座内托　口中叫　欧相公你们快行
欧敬文　方才店主苦逼勒　至死不肯把话云
云说云　救他女儿是那个　家住何方姓与名
听见好汉自言章

欧敬文不肯说出救女儿之人只恐害与恩人那知盛崑侖云
不说时还要故意使高大用知道叫他知道必然今日见小
红常大闹苦来相请上车欧敬文夫妻父女只当叫他们
上车送与夜叉神家去只唬得嚎啕痛哭叩头不止无光
是不好只得下有胆子破败出府以见店家双口子得被个
去那里不知是什么元故心下疑惑是一定为我们之事夜叉神
把店家相超月长害怕正在为难思所英雄盛崑侖说道

你们还不上车去况还有什么贪意不成　口中只叫欧相公
只急得　好汉英雄声大嚷　只管挨延不肯行
还不上车就此去　却之行
其中有什么恶处　岂是不知向死人　欧敬文
本不识认难答话　怎知了　救女的恩人盛崑侖
扶〻牵人千发磨　也不答来也不哼　带与房内欧小姐
被难女子名玉贞　天真父亲出来云　原来旧有好大工

不見丘府無音信 这佳人 不由腹內動疑心
又是耽驚又害怕 眼望着 母亲聞言把話云
此計皆因孩兒起 連累双亲受辱凌 仰想不知幾定死
全節自盡到于心 絕了賊人他惡念 也免的
父母今朝逼退門 可惜那 恩人好心將奴救
白白辛苦一工夫 指望日后將恩報 怎知道
造定合該命喪生 母亲啊 爹爹出去不回轉

定是賊人不肯容 俏母女 就此快快也出去
要死都在一处存 言畢去吉支往外走 母亲何代隨後跟
一齐出了店房內 來到外面院中存 耿小姐
閃目看見盛付將 心中欢喜樂无穷 口內忙把爹爹叫
不用害怕莫心驚 这是恩人了了利 快快拜謝禮上通
耿致文 听女之言不代曼 磕頭說那大恩人
剛然商良把車上 猛看見從店外進來了一群人馬闖進店門

母女二人一齐出店到了外面往前一看小姐玉貞說莫不是恩人卩了前來連忙大叫爹爹不用害怕了快快拜謝恩人耿致文听見女兒之言慌忙爬倒磕頭口中說道多謝恩人救我女兒之恩盛崑崙連忙用手攙起說道你且不必拜恩快快收什好上車行路尔公英公盛崑崙五高大用家得的那一匣銀子是三百兩有零把耿小姐交与她父母急忙出店叫開了車店雇下大車一辆蓆棚現成天亮又去置買了此舖蓋行李被套等項叫車上人跟去扛到車上鋪好說走就走想罢自然元有多余行李所以置办了一分齐全這才算為人為到底免得他父女受店家的凌辱英公一見玉貞小姐出房虽是无心打扮梳洗只將烏云用烏綾包裹把高家的衣裳全都脫去川他的素旧衣裙掩不了玉貞小姐的美貌方指差出這場是非總是貴人多磨难且說英公盛崑崙又问耿相公你們行李今在那里快快拿來上車只听耿致文說我們的一个皮箱被褥全被店家拿去盛崑崙向王之德說耿相公的行李今在那里快快拿出來王之德合被英公治住不敢隱瞞連忙答言說耿相公的行李現在後院收放你合卿有我們好何去取

店主說 現把我們綁在此 耿相公
他的行李後房存 要去取來及容易 必須把我繩綁松
好汗會听心好恼 連忙的 手拿銅錘喊一聲

說道是 囚徒休敢胡言講 狠丈去户用錘楞
快快有人後面取 再要饒舌活不成 唬的那
眾子大叫您別打 有人取去免動嗔 說有話
大叫小二快去取 交付这位免氣生 小伙計
連忙答應取來去 不多時 登時拿到院中存
盛崑崙 閃目留神仔細看 一个被套不算新
英公眼望眾人講 口中大叫耿相公 你來看看是不是

查收收白須点清 献敬文 当在折開拆本为
取出一包散碎艮 情了睛 什数不錯十來丹
箱子上 稠首未動好了封 自己東西全不少
告訴好仔查对收 才要般運将車上 从外面
之是江南本孰悉 卸与英在是仰親 素日本来就識認
如今又 報命之恩今如京 上京送來慶壽礼
剎催心中樂無窮 回書内 叫声士保托巡按

自古人情不私輕 胡成芳 見书不敢遅担
剎子祿 立刻旧把千总升 閑言少叙书归正
這武職 又奏著派进北京 見了好汗開言道
日前恩公在上听 我如今 巡按又差送礼物
投見吏部包大人
刘士祿說我如今奉巡按差遣上京要去投見吏部包大人送
礼物书信命所包大人了收清正較高不收外省的書信礼

物小夜正点起夜北公倘若包大人不收小夜回去難見巡按
之面把心的說了一遍今在此相逢你以答报恩公英在盛
崑命奔所說好你未的机会凑巧也不用你报答我这里正有一
事不能放心你来的正好指看院内的耿敬文向刘士祿說这
耿相公夫妻母女正要上京無人相送我因有要事一不能
親送
盛崑命 當面含春腮代笑 眼望着

十总拿言把话云 皆因我有要紧事 不能亲自送他們
耿相公 夫妻母女人三口 正要上京去探亲
路过此处高大用 外號人称夜叉神 他本是
皇朴庄頭多块道 看見那 耿敬文的女钗裙
生的美貌多俊俏 惡賊就起不良心 硬教該他銀一百
折算女兒作妾身 他竟着 搶擄家中的苗旦
那知佳人节烈貞 我因为 要替朋友將仇报

安心去来夜叉神 寅夜進了贼宅内 正遇着
惡人逼命女钗裙 是我一見心大怒 殺条惡贼至容易
只恐其中多不便 救不成 反累女子丧残生
無奈偶出一妙计 放把火 趁空搭救出火坑
送在此处旅店中 这句他人二双亲 我去与他將車雇
备办行李好登程 那知道 店主分外更可恶
凌虐父女三个人 你今此来实在好 等替他

了結这件大事情
英在盛崑崙眼望千总刘士祿满脸代笑說道既住耿相公为
保全人就是吏部包大人的兒女親家你將他夫妻母女保護
進京包管你的差事易于完結还有大大的好处好仔说罢刘
士祿点了个頭不有余連忙答在情愿効勞谁知刘宗果去包
叔天情不但收下書信礼物且在了巡按胡成芳大成回书
内开三的将什托他我住京待刘士祿急了升迁回去就升

亇仃畜岂茶不呈札分湊巧风话休题且说耿叔文夫妻母女这
时候方才放心十分的欢喜
耿叔文　夫妻母女人三仃　听见了
英石之言共吾穷　急忙收什不代晏　先把那
行李搬放在車上　点风叫　母女两个把車上
耿叔文　伏又拜谢盛昆仑　告辞恩人出了店
連忙的　也就上車不消亭　刘士禄

受了英石他托付　代领着　手下周随依莪行
此書套那　大車之新非比的　到了那
車站住　耿叔文　这才留神看仔细
恩人又给置办下　一分行李全是新　夫妻母女人三口
万分感激在心中　欲报不能恩似海　也只是
朝夕供奉把香焚　那一日　來到北京城里面
包大人　門前站住把信通　接进入内双相見

叙讲情由不必云　褡套内　掏出白银一百两
就知是　英石所赐深感恩　三口安顿住在此
到此来　刘成牌位写姓名　以报其德揭旌奖
顾只顾　恩公子孙代代宗　包吏部
款代千总刘士禄　背回他　莪送款家受辛苦
又有恩公来托付　急写回書打发行　事事照应不细表
且说那　好什義士盛昆仑　垫记着

奉旨前去找金堂　急忙忙奔州街搭救連心的賓朋
盛昆崙作了这件好事救了烈女又成全了人间的夫妻团圆阴功莫
所以子孫輩輩為官作宦盛昆崙虽然扎付千总刘士禄保護前去
量恐妨碍可以無憂英石作事细心把店内代伤不代伤的人也是
多大點全了數目總其前去报与夜叉神方一行两代人前去追趕
再去把小姐於同反到大费周折如何是好心中暗道说有了随向店
家王之德说老卩不与你每大人一般見識如今饒了你们的狗命分付將他

们的绑绳松了快去收拾饭食打好酒老卩用盛王之德连忙答应说
小人伺候连忙合人杀鸡烙饼煮肉正里饭食英石坐在店门前
等候书中前断直等至所饭齐备前来相请英石盛昆崙随叫天
之德一处而坐叫天之德先将酒肉而饭俱都吃毕然后方才吃用叫
店家先吃只恐其中有诈的元故所以王之德说老卩叫小人先吃小人猜
为老卩的第了还其丈在所内里面下上什么如今明明的日月朗朗的乾坤
光天化日之下小人有几个脑代还敢在老卩的跟前欺心小人往过老卩这

等义氣这者叫道從今改过也存一个好人想老卩这等豪侠的
英石实实的大有　英石盛昆崙闻听不由的微微的冷笑
这好汉　听罢店主一夕话　微微冷笑两三声
说是你　休要拥言来哄人　口是心非舌巧能
一派奉承流言語　深把老卩当别人　趣瞎的
合人情留的相与貌　下贱衣做分量轻　只要你
真心果然要改悔　方为好汉是英石　那也只是任恕你

改而不改难晓阔 异其哉 良言不过說外面
為能劝劝人的心 又想着 要与父母争口氣
才能勾 后辈兒孫光宗祖 把这些
教話你提我問你 你們的 店中也有多少人
快〻过来却见我 老丁有話分付明 以所的
中人連声齐答应 一口合音把話丑 老丁呼唤我菩王
有何分付小人尊 說的話 大家慌忙往前走

齐来到 英左面前站住身 咸崑崙
齐日面神抬頭着 數了數 不多不少正八名
英左看了看正是照旧的八个人一个也不少心中欢喜随後腰
中取出那高大同家的與义的良子拿了丹定約有二十余两說王文
德我在你店中攪擾又無從把那姓的東西留下你还算有些好处賞你
們这两良子拿去添補費用又取了两定良子向中人說賞你每中人拿去
均分買杯酒吃以後再不可欺客只喜的王文德与中人連忙叩頭道謝英

左咸崑崙另外称了一小定賞与小紅帶大閙狗尔三人英左方才起身
而去中人方知果然賞罰分明的英左人〻感念不尽書中單言夜
人神高大用天亮救滅了火就剩下惡人的住房五間没燒睄了睄
後照房也燒了又害女子火中燒死又打發人到王文德的店中向取
文夫妻二人才知被英左咸崑崙連女子一合救去这惡人動色的
恨在不必細表且說好汗咸崑崙無意之中作了这一件好事一心要
去救老叔急〻的奔涿州衙門而來

咸崑崙 一心要救連心友 两脚慌忙那肯停
此書不言沿途表 剪斷截說才真神 来到涿州城里面
肚内暗〻自沉吟 空手而去無此礼 必須得
这般如此这某行 想罢抽身往外走 来至了
有名一座西市门 朝阳娄 定作一桌上席面
三滴水 酒菜肴饌色〻新 急〻送至衙門內
就是犯人監禁中 市中說 老客先請隨後到

先把那 良子開發不必云 且說那
好汗英左忙迈步 監门以外立住身 上前去
見了該班禁子哥 拱手開言把話云 口尊班長丁在上
愚下借重问一声 特来看我一做友 胡老叔
不知可在此间存 如若在此求尊駕 行方便
容我見〻感大情
英左說罢但見那禁子說你尊駕可不知问的是那一个胡老叔咸

崑崙闻听心中一動說罕異難道說有两个不成只听禁子說豈只
那个監中現有四个胡老叔一个是貫賣假良子样吉草的一个打死人命
叩一个是調假印的叩一个是放人告積年大盗
但只見 禁子眼往英左時 口中說
尊駕方才可听明 胡老叔 現在監中有四个
不知你 睛看却是那英人 咸崑崙
听見禁子來相問 滿臉代笑把話云 我明的

就是被人告他有事　积年大盗案一宗　却是在下我朋友
特来瞧看可肯容　禁子闻听头低下　半晌开言叫一声
老客呀　此地不是说话处　请到里边告诉你听
他把那　与左领至僻处　说尊驾
须把实言对我云　胡老叔　是你亲戚是朋友
光为情他还有事情　见面有些大费事　皆因为
官府倚行法令严　说也不敢把私作　只恐怕

州尊问知问罪名　戚茂嵩　听罢禁子一夕话
未语满面代春风　说道是　我看尊驾是好汗
为人慷慨惯交朋　在下不敢相瞒哄　胡老叔
指教明白我就走　我岂肯　瞒着朋友连累朋
禁子闻听尊老客　你的言词很是明　既然知道情由事
我也就　不必重叙细讲明　胡老叔
又是你的至厚友　我不必　瞒哄与你就实云

被人首告积年盗　半夜贞拿进衙门　青红皂白不问
一夹棍　连打三十又下拖情　好汗子
一句口供也无有　官府害怕留人命　高大用
打发家人又送礼　叫把他　断了饮食要残生
胡老叔　素日与我两人好　我岂肯
见利忘义岂是人　担有干係不肯下手　为的是
寻个机会救宾朋　老客今日来看望　少不的

担有沉重叫你刑逆　禁子还要往下讲
从衙外哄哄进来了人一群　猛然见
禁子说小人素日与胡老叔交好不瞒老客说宝良在州为大同上下
不和把良打点官府只叫断了他的饮食把他害死我小人岂肯如此
忘义只是我在下担有干係为点私见想的遇见了机会还要救他老客
今日既来要看看他小人不叫见了面不忍算交朋友咧也不得担有点
沉重请出来老客略见一见不能多说皆因是官府要仔细与他作对

头了说着只见从衙门以外进来了一群人把禁子吓得也不敢言语
了又见搭的搭抬的抬原来是朝阳素上的人送酒席前来禁子
不知是什么人正然要向前询问戚茂嵩说这是我在下特的送与胡老
叔用的只听禁子说既是给他老送了来的但只一件官府不时打发
人下来查看不叫与胡老叔送饭何况是大东的酒席我小人不怕破
着打我一顿板子革了我的差使也是平常但恐老客不是官府的
对手前日有崔家庄见上的李仁亮来了送了一顿饭来还来拿进

去被人通报了官府立刻把李仁亮拿去重打了二十还要问了
私通大盗之罪幸而胡老叔还无见面今日老客正京的酒席倘
被官府知道断不肯轻轻放过老客要吃他之亏
戚茂嵩　听罢禁子一夕话　不由的
微微冷笑两三声　说道是　老兄只管将心放
只怕你　官府难把我治罪名　不是我满说大话
大恩他　还得把我敬几分　禁子闻听说不可

如此大話且莫云　常言說　衆人知㑚休輕視
滅人知其礼尚尊　老实只靠信口話　我料你
难以作对丑他拼　賊昆峇　口說尊兄我看你
实乜是个老实人　不知尊駕你貴姓　家住何方到此臨
禁子說　在下名叫金十義　出曾在
江湖之中作营生　皆因路配到此处　謀幹了
衙役差使遮影身　也只好　事逢机会得凑巧

倘然出頭定不成　說罢轉身他返去　向內叫
伙計們開了監门　收进这此东西去　你听的
里面各位出来几个　他把酒菜收进去　禁子付又把話云
只听禁子金十義說你們去把昆宗弟四号內犯人看看稿年
大盗的胡老叔請出来有他的朋友送酒席前来要看他一看里面的精致
与大哥一齐落店走出去不多时把胡老叔代出来到了監门只看見
是賊昆峇又外面的賊昆峇看見好朋友無派披枷代貢蓬頭垢

面英宏不由的伤心二人捉此千般有嘴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忽
見来了二人不由分說吼咧的一声把英宏賊昆峇鎖起回首把禁
金十義鎖起只嚇的面目失色
一公差　孫常守丙杜之久　他把那
英宏禁子合鎖强　賊昆峇　心中不免怎么樣
把一丁　禁子嚇的面如金　胡老叔
口中不住連叫苦　只急的　不住跺脚又捶胸

說道是　兄弟你来瞧看我　為尽朋情枉費心
今朝反被鎖拿去　却是我　代累一同受罪名
這件事情怎么好　也只是　想命由天任苍穷
止不言　好汗監內干急惶　單表那
两个公门应役人　一个鎖拉金十義　一个拉着賊昆峇
二人齐向英宏話　你可是　那裡来的到此臨
看起来　胆子竟有巴斗大　枉敢王法却不尊

官府的　倘们連飯不準送　你公然
差派我　二人前来貢拿你　看你的
守代休再受文刑　有什么話說快快講　此時間
如見官府好替你稟明
孫常守杜之久两个人齐向英宏說道朋友有什么話說没有
瞒你这光景道路上不是不明白的是跺子見馬見也拉出来我
們看看此時見官我們也有个道礼好替你回話賊昆峇聞听罷

是什么三钱戳不透的汗子何苦你刑不过光棍明知是要想个賊昆峇
說老卩特到你們衙门里来玩一玩什么叫跺子馬老卩一概不知若来是
个朋友何妨千金相贈老卩看你們不句朋友要想老卩一个不也是無
有要拳頭现成英宏說罢只是冷笑
賊昆峇　說罢之時微冷笑　嗔暗公门应役人
孫常守丙杜之人　二人聞听動無名　满面含嗔開言道
叫一声　那人留神你是听　若你滿為相朋友

有些你 道路之中無不通 我等才
故此合你把話說 那知道 元來是个瘋傻子
外面睛有到罷了 竟是个 不懂道理心內渾
罷了々々少時講 只叫你 見了官府再敘論
給你个 甚至叫你面君々 方显庄役手段精
總讓你 有什麽本武难施展 后悔遲了用不中
說罷拉頁往外走 怒惱了英豪誠崑恐 說道是

老爷不叫拉着走 我乃是 好汗休当匹夫全
光棍既然來到此 豈有个 不去見你狗州尊
特意找他來見々 尔等们 狐假虎威混逞能
若要拉着我不准 老爷不是你有何能 說罷虎体身站住
莫想拉動半毫分 二公差 一見不由心出异
暗々說 真正希奇怪事情
殊常守杜之人兩个公差使勁拉頁並無把好汗拉動分毫不由

的心內吃京暗說他到着力只所禁子全十義說老客不可如此
他二位也不是好意的前來拴頁咱們有去說的好官差吏差
人不差他二位現奉官府的火叶差遣不得不來老客如果有什
麽直計見兩妨見了官府当堂去講何必叫他二人為难誠崑
荷聞所全十義相功說罷了既是尊兄相功我再無不罷走々殊常
守与杜之人說那些什麽人如此高横強牛一般這个光景見了官府
大凡吃手杜之人說那光棍有作有受他也不知道官府的利害況且又為

的胡老叔之事我們只管頁去見官府究竟不言乎人到了堂上官府
升堂不表且說這知州姓王名喜全乃順天府宛平县人氏為人机巧宕中
也不大过得因他走通了太府列强的门客謀幹了這个美缺到任以
來倚仗他根子硬些王利害就任性胡為万氏合冤他只一味要財所以夜
大神高大用就与他講上相与宦良庄來往自然是得些使宜
這知州 他与宦良未方好 恰的是
就中取利扎胡行 高大用 時常又把東西送

私為知巴好宾朋 总因為 胡老叔救了那鄭婦
不得手 鄭氏巴配把婚成 夜叉神
怀恨打破他好事 又知道 好汗光棍是英杰
倚仗势力有來往 賄買贓官王容易 一旁告他是積年盜
心想着 屈打成招定罪名 一定要了好汗命
方消心中氣不平 王喜全 只圖貪財与受賄
那管天理使欺心 不小事的真是假 好歹清渾总不分

倚仗着 一面之詞冤好人 夫打英杰不招認
要拼要害好汗生 此案未結之過 誠崑恐
不怕是非胆大包身猶大虫

游龍傳十一

話說惡棍馬日充他見有人破了他的法術由不得氣
人惱又是急忌心里想着要用水法退官兵那曉不能張嘴到
相是有人捧着他的臉旦子一朶心中一急站起身形旧從轎上
出朕刀不肯在房屋之內存站連忙手擎朕刀左料：氣昂：
蹤出房來一声大叫：官兵竟將如此私敢前來動手豈不是
痴兒說夢生并娘夭來：：今日你我到要較量：：題起說千
總馬廷棟心中大怒一声叱咤大叫惡棍馬日充我与你較量

：：言罷手掄單刀直扑惡棍而來要說千總心中怎
是傻仙下的那道灵符的妙處誰想人：本長起威風只把那
此害怕想京一概全免別說千總馬廷棟旧是知县衙役兵丁
誰都要戶兄睹春拾掙惡棍再說千總馬廷棟元本有此武
藝因此上蹤出房來手擎朵刀一声大叫馬日充大暴似今別想
得生逃脫言罷迎上前去列住別把馬日充看錯了也是暗通
武藝本領高強

馬日充　手奪朕刀院中站　四面圍有衆官兵
一人：：　齊出房外不敢松
牙役衆兵在四面
滿院一仝葆知県　話立迎面語高声　說道是
不可放走賊惡棍　擎他好救一女佳人　且說惡棍心急燥
手内朕刀要殺人　此時眼紅路出命　他把王法看的輕
馬廷棟　直扑惡棍掄刀朵　召頂樓頭下絕情
表过惡人本領好　他的那　武藝高強刀法精

一見千忌用刀呆　唉坏行商棋道人　忙用那

手內服刀往上架　只听哈嗎响一声　二人出院動了手

爭强賭斗掄鞭铯　兵丁衙役圍四面　大略惡賊跑不能

黄鶯院　心中急皂无主意　晴〻說道好惡人

今日放走賊惡棍　如何去　交旨怎見主君今

怕急只喊斉動手　千万拿住方肯艮　軍兵丁

一斉用要往上狀　誰不愿把惡賊拎　書中不言馬宅內

单說那　正德皇卩与重臣

且說正德万岁一同那此保駕的大臣一見傻仙卩的神通廣大法術无边人〻点頭个〻稱讃都說傻子有此奥妙且說正德万岁一見傻子他把灵通天叫現出元形乃是一个大馬猴由不得龙心大悦連忙上前眼望傻子說道你方才对軍說過要求雨的神仙也望你說果然回把妖猴現出我如今相求你必得降下一场雨来好救天下的生灵之苦也回除了我一宗心病傻子聞听口說不敢責人如何說出相求二字傻子禁当不起正德故意問道这老天不降甘霖是何元故

武宗卩　故意要把傻子难　叫道穷人你是听

你既能把妖猴治　这一着　情意功劳不非輊

相求你把法術使　須得降下雨甘霖　我还有

一件事情要領教　只要你对我実云　為什么

龙天領怒不要佑　总不降下雨甘霖　万民塗炭生灵苦

求天不应空有閂　莫非当今有过恶　大旱五谷不收成

傻仙卩　未從說話哈〻笑　口叫貴人萬二声

世界总按人心作　才能有　善恶二字分的清

那方該早那方涝　天宫派定不能更　豈不知

自古周正天心順　昊天罔極不非輕　一元始世初分定

而仗四象列乾坤　春夏秋冬十二月　和煖金剛四季風

按四季　总有霜雪雨露　天地灵光世界人

早涝总是前分定　要靠相　人力普尽收成

雖為一定反相对　忘想徒常用不中　正德卩

聞听此話心不悦　叫声傻子好不明　既知不能天降雨

你忽然　除退妖邪有何能

武宗卩一聞傻仙所言非人力而強為求之不应乃上天造定必然无雨由不得龙心不悦眼望傻仙說道那穷人我看你象〻皆通諸般順從如何不尊礼又是何元故傻子說我告訴貴台我尊不來皇卩說世界中的礼如何尊不来豈是人爭傻子所听哈〻大笑口呼貴人世界中的礼義别說我貧道尊不来回是当今万岁合朝文武那此上等之人他们也尊守不来何况我傻子一人武宗卩两那此保駕的大臣一聞此話人〻不服个〻有氣怒听正德皇卩龙面含嗔叫声穷人几話越發胡說世界中的那樣礼当今万岁一同文武尊守不来

正德卩　龙面全怒成定怒　眼望傻仙把話云

先前見你說人話 一苐一 当而是孟字几宗
只知神仙來求雨 誰想他是馬猴精 若不虧
你來到此全識破 險此悞事害黎民 因為要救平黎庶
不見天降雨甘淋 不过求你施法力 你說不能扱天廷
你既說 不能旧說不能話 如何信嘴胡亂云
世界那宗要緊礼 尋不來 這句言詞要講通
我們到得听你講 頃間茅塞心里明 平臣宰

就中底事否說話 傻子忍悲降善心 既能无边除邪物
必定求雨降甘淋 皇恩浩蕩非小可 永固皇国万春
先請丨 世界那宗仁义礼 連上代下不能尊
我想世界礼最重 那个人 不能尊崇高欺上
占臣言詞还未尽 傻仙大哭兩三声 他說道
你們这句話到是 只怕不能似書生 如若不信听我講
想当初 始皇滅孔一宗事情

当年秦始皇不服孔圣人乃周圣人年交十岁始皇肚哎他岁
教你不大真宴如何稱為圣人之徒因此御駕親去要到孔宗
叫他何處代領合朝文武駕至門前可怜並不見圣人前来迎
接始皇有些怕意就有大臣奏道駕至孔孟祠乃李堂豈不聞
徒入李者故而不接始皇親到林堂門首但見小圣人双手怀
抱一脚乃是紅漆金字上寫為真古先師之位始皇見脚位
如師為有恭而不敬其行入內小圣人先將脚位供在上面始皇

行師徒之礼丶必归坐小圣人才見始皇行君臣礼丶必平身一
旁侍立誰想始皇还是睛不起小圣人等他当作幼童看代
秦始皇 其心不喜欺孔圣 他把圣人下眼看
坐定開言故意問 他說道 祠堂外面樹兩边
樹大根深方能穩 左右碑偺什麼言 我見那
祠堂左右碑不大 何人所立在此間 年輕圣人不下跪
深打一子把話云 先說石碑某朝立 某代何事立此間

上面是 什麼言詞從頭念 口似懸河句丶元
右边何言深丶念 旧如今 親眼所見一系般
樹茶如流无当日 他有一句話占先 他說道
孔家有書四箱正 傳出一箱未牘先 还有三箱並未動
可見孔書天下傳 若說孔家礼義者 才有年礼列世間
孔家礼 傳出年礼李不尽 古往今來誰占先
他說当今即登展 坐殿下 滿朝文武并官員

那个不食君王录 買不出忠心為江山 孔家的
祠堂每日清辰早 必有百官到此間 拜畫有食方出去
鳥比人呼礼又全 这些礼义誰尊母 人比飛禽难上难
傻仙丫 說為不由哈丶笑 朕坏文武并官員
又听傻仙把責人叫 秦始皇 还是不服孔圣夫
使向圣人有件事 只請細奏一佳言 自從那
開天闢地年代久 三皇五帝記不全 不知共有多少代

想君王　傳到了列国世、有多少年
傻仙說貴人孔家的書四箱才傳出一箱來还有三箱尚且未
動世尚並未讀完要說孔家礼义不全〻礼才傳出半礼盖世
之人並未尋到人心反伏不如鳥世间礼义尋不到假中奈假
全不醒怎知傻子去中如言罢吟〻大哭正德皇卩上闻傻子言
說列国之典四中更又醒悟那些保駕的臣宰人〻低頭了〻不
語怒听皇卩叫道劳人方才你言秦始皇同圣人闹天謗他

还有三皇五帝世、有多少年代那孔圣人下知悲出、回答傻
子見開口尊貴人誰想那年切的圣人不荒不忙他說这祠堂
外有祖上栽的檜樹九棵廿上有樹上有多少枝又查去至今
就有多少朝代秦始皇親自出去观看但見果有一棵檜樹枝
又茂盛〻雜〻実然难数正在为难之計可巧上有一支鳥
鴉亂叫為題高声說道一〻窩〻〻又一〻窩小圣人随口对那鳥鴉
那有凤凰多始皇大怒一心滅孔不用圣人立刻也叫把硯宝

尚过来可嘆乱了世界四海漁不成黑道從来因此古代傳流
同宗治世一日不可无孔孟
傻仙卩　說着不由吟〻唳　又听正德万岁云
說了这等半日話　这坛雨　还是求你降甘淋
你若不肯来求雨　宜除妖疾〻番心　你既然
護国佑民到此地　岂无慈悲善念心　傻仙点頭說容易
可能暫給雨甘淋　琉璃河内去借雨　暫救塗炭衆生灵

正德卩　听見傻仙在借雨　低面含悲長嘆咨
口呼道者既在許　这也是　黎民軍民要安寧
果然降雨助一陣　護国佑民方是真　但不知
怎樣去把雨来借　傻道只借你便行　傻仙見問吟〻唉
口把貴人尊三声　貧道有宗先傳宝　貴人一一看仔分明
說着話　回手懷中取法宝　鉄牌一面紅字真
貴人差遣人一个　速叫他　飛馬前去莫消停

將牌扔在大河内　挺馬旧回不可停　我求雨
不怕人冲来吹破　只用鉄牌去請神　正德万岁闻此話
一扭頭　眼望蘇進把話云
正德万岁先要过鉄牌看了一遍元来是黑漆鉄牌上有硃砂
紅字寫着紫脚勅令武宗皇卩看罢还是半信半疑也得頂
眼望太监蘇進說道你旧奇馬前到琉璃河前旧將此牌扔在
河内奇馬回来蘇進闻听口尊万岁却是低声奏道此良鄉琉

璃河却有五十里之遥遥此去赶到那里天也不早了只恐卩
上心急振怒奴婢惧事正德卩尚且还未讲話忽听傻子代唉
口說你只管前去把牌此雨今日不能下降现時提〻来正你
到琉璃河也不过戌时到河沿之上將此鉄牌只管扔在河内
旋馬回来也不过日出卯正
傻仙卩　对面高声言此話　兩边文武尽听真
人〻全然不肯信　暗〻說　这是悦奎要起身

听他言詞全无雨　正得明日早時辰　果然要
天降大雨还可以　一个支吾要哄人　你我不必多說話
单等明早再听音　今为无馬书活馬　水落石出在明辰
且不說　文武君臣暗思虑　且說奉旨内府公
蘇進接脚不代慢　淞〻加　回身到店衙衙行
板安連忙上了馬　紫騅坐奇快如風　好已此
星充電轉破坐騎　直朴琉璃河下行　不說蘇進奉命去

且說皇卩大明君　卩見蘇公急忙去　眼望傻子代哭云
你隨我　且到招商旅店内　也好等有信合音
傻子点頭口答应　不表罢　只怕貴人不放心
难免旧得跟随去　到店有話唱再云　且說那
正德万岁暗傳旨　急叫張勇曉諭民　明日一早必有雨
今日了　大家早散各回程
此乃扶録难比野史話語甚要剪断早黎民大家散去今还是

言〻語〻都說明日只有有雨没雨了且說正得万岁一同護
国公張老卩都指挥胡老卩參將江彬太府陳敬保護正得皇
卩一同傻仙卩玉皇卩所住的店内大家進了上房屋内正
德卩上面归坐君文武尽在兩傍站立忽見傻子哭音〻一旁
站立武宗卩故意說那劳人你如何不坐下呢傻子他擺手搖
頭口說坐不得〻〻貴人穩坐似山河九有華夷手内攀每
日常张代满客傻子長念无量佛〻〻〻實然坐不得正得皇

卩側听心中醒悟分付叫店家子備酒飯
总而言　君臣分付子備飯　傻時立刻旧現成
調桌按位分上下　估諒着　君臣尽在一房中
咧然調定酒合菜　忽听正德把話云　眼望着
強勇胡杰君臣宰　你们也在此房中　一同傻子吃中酒
我还有話对他云　君臣恭应說尊命　暗〻点頭算謝恩
总而言　比此人〻齐归正　傻子跪倒說謝恩

才要扒起归下坐　拾頭看　不由着忙吃一京
口說善義真不好　左輔星官不成功　眼睛着
只恐人〻不能券　总得傻子助一功　好把讒贼恩拱款
救出女子脚家中　想罢指月跑出院　仰面朝天看碧空
晴了晴　口說美哉好煙桐　指望你今要照正
那曉你的尊貴滿　礼在談　披莪遺於今日中
女子五行該有救　左輔星官要显名　想罢時

眼望賊宅東北上　用手一指显奇能　說声急来道声收
那曉得　千总立刻改变形
且說正德万岁一人那些保駕的臣宰刚然擺上飯才要用飯
忽見傻子跪出房去仰面朝天观看多時指手画脚不知是什么
元故遲向多時忽見傻子这才走進房中正德卩叫道劳人為单
的向你方才出房又是有何元故这般形景傻子見問未曾說
話晗〻〻傻笑一陣口呼貴人只因左輔星官現在賊宅不能成功

总有那些兵將不是惡根的对手我傻子在許多官所為要那
助他等於等了惡根客救女子完全一宗公案因此才到院中立
德万尖点頭心說你也辛苦了將且川此酒飯畧傻子点頭这
內中那些文武官員人丶不信他这般鬼古麻唐
这些丶丁 文武官員誰不信 瘋丶顛丶信口云
說他丶一会欲人傻 偏丶的 又有多少事見真
城皇廟內兩旁下 他那妖道若退脈 我見他

也是如此傻胡鬧 瘋丶顛丶不正經 胡里胡塗多吳么
他叫妖族現了形 滿嘴不說正經話 行東旧西信口云
串官員 人丶淌心將他怨 却是喜愛把他尊
不說那旅君隍等 且說那 馬宅動手將兩兵
千悠使的暑喘 兵丁丁丶汗淋身 串衙役
不敢上前心發怯 知县有忙心內京 察院黄卩心急皂
口尊嚐丶叫師尊 傻仙你既来承救 如何不来助一功

一句話 未完眼睛大更改 不使從前那般形
先前惡棍多么壯 馬日兇 那口朊刀武藝精
此時欢心馬廷棟 千悠單刀快如風 使了丁
太山蓋頂往下栥 惡棍黄龙大擺身 川武掄刀跟進去
使了丫鈎女認齊 千悠暗有神来助 全然不怕半毫分
立刻旧 上面用刀虛一恍 腳下用力奔前胞
惡棍只顧頭帶運 眼一黑 那知一腳中在身

只听吧的一声响 哎呀咕咚倒在尘 串兵丁
上前立刻上了綁 喜坏察院东胆日 立刻傳令我女子
又誰知 馬日兇下毒手使他把女子既身形

話說察院黄金印心中着急忍怕走脱惡棍嗐丶口叫[illegible]助
我一膀之力誰知立刻睛有串兵丁衙役威風令丶[illegible]丶
又見千悠馬廷棟將刀一恍馬日兇用刀往上一碗那晓千悠
將刀抽回腳底旧是一溜嗐有神力相助踢丁丁身形乱恍旧
勢只跟進一步此用刀背照定脊背打來只听吧惡棍哎呀丶
栽倒在地朊刀也扔了串兵丁一齊上前按住不容分說綑拴
二背到剪起来惡棍氣的口中大罵且說察院黄金印一見拿

住惡賊馬日兇滿心欢喜想了一想惡賊再不肯說出実話來
也旧高声分付千悠馬廷棟代兵川在此地看守惡棍休离左
右不許放走一人出入千悠答应派兵看守惡棍不表且說察
院卩一祖項眼望知县蔡永年說道貴县代領你的衙役三
班随我在賊宅前丶后丶搜巡宗家的女子才好不可容私知
县答应喝付了手下牙役一遍點丶跟定察院黄老卩立刻
旧此地滿宅搜找女子

黄察院　分付已必不代更　代領牙役两班尊
立刻前后細巡我　眼看着　日往西壁到黄府
傳令立刻去灯火　高齐亮子只油松　黄金印
考先牢中往后我　衙役还有知更尊　旧從前边往后我
那管旁户卧房中　相房書房配房内　正厅倒厅代客厅
旧便是　厨房堆房全我到　即由各兒細搜起
我到花园各处看　有一座　八角琉璃大井深

来到井前往下看　又深又大不見宗　各屋内
不管男女尽瞒到　问了多数的姓名　嗬的不知甚底線
儿哭女喊不絶声　只為恶棍行不正　才有今朝报應真
前边的　那房我遍尽先有　遍处搜起那见踪
察院心急各处找　登時間　我至一座小院中
有出高娄在面前　影々透出一股灯　察院下
分付知县代人上　看々娄上有何人　县官茶夜代衙役

登娄梯　不管深浅往上行
（串白）这娄上旧是宋計謀的女児贵姐有從前夜被哭道天明
那衙婿来被馬日先強逼誰如女子能死不從又被哉察院的假
書吩信恶棍旧将女子放在此娄派了四丫丫环丫老妈你们好
說相劝女子哭声不断一心只要死了自尽誰想丫环老媽不
不容年々守定用好言好語相劝正在娄上劝解忽听娄梯响
亮只当二老丫鬟来一人丫内目的神观看忽見從娄下上来

了几丫人考兄乃是本地的县官后跟此々衙役上得娄来且說
蔡永年来至娄上本目观看但見有四五丫妇人圍着一丫十
七八岁的女子又見那女子生的果然出众不凡
蔡知县　上了高娄西神看　並睛遇难女和秀
果然生的如仙女　他的那　貌似仙姐下廣寒
頭上青絲如墨染　巧梳盘龙别定髻　貝川月
秀花夾衫扇大領　桃紅配就藕合彩　百摺扇裙英歌录

徽路金蓮似牡丹　鞋兒绣翠来相配　金艮抑翼起光寒
耳边廂　代為金墜嵌八宝　羊脂玉佩桂胸前
面如梨花々似路　瞒他的　肤如楊柳々含烟
眉如春山々似翠　眼如艮杏々示元　满口中
糯米艮牙々如玉　英桃小口々色鮮　鼻似琼瑶々直主
玉腕如葱々步来　润眼含珠々乱滚　悲声惨切々难言
那里是　被害遭屈一女子　月宫嫦娥下凡间

知县看罢将頭点　嘆坏了　七品县令蔡永年
有語高声叫女子　你是宋家女嬋娟　这如今
有位钦差黄察院　奉旨查救到此间　你父保府告了状
現而今　拿住恶棍被绑拴
扶杀傳总是剪斷結說知县蔡永年将宋小姐救下接来参見
了察院黄老爷这才把恶棍馬日先叫人押送先进县衙还有
他的那些恶奴家丁二十多口插入监口到次日天明黄察院

不等奏明万岁見若知県蔡京年用一乘小轎將宋家的小姐連
夜塓馬日飛解送保府去見趙指郭維好給老民宋計秋元案
知県蔡京明話到次日天明派了十数名衙役保府那乘小轎
还有悪棍馬日飛家奴家丁往保府去見趙指不表且說察院
黃金印急忙々来至正得万岁府内見了皇上也旧把一々往之
事暗々奏明万岁往馬日飛救出女子
好一位 赤胆忠心的黃金印 駕前細奏主武宗

馬宅如此拿惡棍 一宗々 全靠傻仙所助功
怎柰輩佳賊惡棍 如此怎救女釵裙 这如今
微臣所派蔡知県 派他押解該犯人 还有宋家那女子
押送保府見郭維 微臣前来討圣旨 好元民冤結事情
正德爷 聞奏不由龍心悅 往下降旨叫愛卿
如今再差馬千总 急叫他 上趙保府見郭維
急叫惡棍償了法 释放宋家奴平寧了 再叫那

老民去當領女子 用轎接回轉家門 此女想来福不小
如今我朕降妻恩 此女許配年輕將 就是指揮吳士英
那女子 堪与吳卿作义女 不枉荅救苦用心
代等指揮認親后 奉圣旨 也好前去來取親
也算完結一件事 不枉卿家你用心 宋計秋
我朕封他為吏目 好叫卿家你光容 忠良叩首將恩謝
急忙々 平身出店不消停

宋公来过秋录传至不劳叨重叙总要剪断察院黄金印立刻
謝恩出店旧把正德万岁旧傅的这道圣旨对着千总馬廷棟
至尾從頭說了一遍急叫他昼夜赶到保府傅与趙指郭維叫
他如此所办不可錯悞千总尊旨急忙々同到本汛領四名
兵丁急忙前去傅旨不表且說当今万岁武宗皇帝一合大臣
陪着傻子用酒飯正々一夜天光大亮正德爷啍柱为永通息
忙々欠身形同東大臣代領傻子出店直奔城隍庙而来

且說奉旨的蘇公手拏鉄脚撒開坐奇直扑琉离河而来
奉旨的 内府蘇进不代曼 馬走似飛快如風（撒開坐下馬飛行）
手內拏定脚一面 叫拉々 马走似飛快如飞
送天眼看日西墜 堪々天晚至黃昏 五十里
撒開馬走急又快 此事如何脱的工 天有三更到河岸
明月当空亮又明 一望四野如白昼 举目观看明的真
耳輪中 只聽水响如吼叫 一片汪洋水無津

太府連忙下了馬 河岸上 幸喜有棵樹林青
將馬拴在柳樹上 这才迈步不消停 將那面
鉄脚用力一撒手 只听嗖的落水中 忙々回身解開馬
急忙扳安上鞍行 蘇公回来要交旨 且說琉离河水中
鉄脚仍在水裏面 漂摇々 順水一直往下流
此河燕王曾封过 泉下通着有龙宫 就有那
巡河夜叉將脚見 用手撈来看分明 上面寫有勅令字

旧知祥邦貴宝珍　立刻祁雨龙王曉　龙神一見怎敢停
立刻旧　與云生务代神将　雷姑風婆雨雷公
西北乾天生令务　東南上一陣雷响起狂風　蘇公剛至城皇庙
交音見过主明君　阴阳官（明然报道晴民）到　君臣黎民望碧空
云务布满雷声响　正德卩君共臣東百姓念観音西（見傻子显奇能）
由公虽然是傻子所仗令牌在此求雨並非所仗自已有此法
術任叉所行打頭上仗龙天垂佑下仗人王帝主的洪福齊天

黎庶的四備怨退浮难已满所以平白这占点机元凑巧全恐法
才暂借一坛雨来助大明天子所为好借此求雨来討御封扶
助正德皇卩列位别把这位傻仙卩看错了從此后他是在暗
処扶保大明的江山請公往后所正德万岁遊龙之后回轉北
京果〻救舊处〻汎另此乃閒言且說现离河下稍有一座龙
王宫居却是当年永乐皇帝勅封的精龙今見四河的夜叉得
了傻仙的勅令即急忙〻現出龙王現着怎敢違令先派水卒

夜至三更前去送牌不表且說鎮河精龙不敢代旻一霎時云
生西北务長東南雷声响亮並带時刻一到就要降雨且說奉
上的太監蘇進天有二古将牌扔落河中急忙〻回身扑了坐奇
蘇太监　回身忙把船江畔　認登板安上能行
一代坐奇而旧路　急忙〻直扑良（御小巫）分　那天不过三更古
幸喜明月昭乾坤　以拉〻　緊撒坐奇往前奔
晴〻的神望碧空　还是昭旧满星斗　大帝乾坤亮又明

蘇公馬上心暗将　但思傻子那穷人　若說你
風〻顛〻狀又傻　一会說話情里中　再說冷透好人家
（行的東就）兩話不清　以老賣老哄人傻　認不得假來認不真
昨日了　桑上叫他求坛雨　先前話語句〻清
将令比古說古典　並非信口胡乱云　句〻成文全無到乱
又許暫借雨甘淋　（他叫辛苦）一盪設要紧　只恐天明話不真
你若不能借坛雨　穷傻子　只怕难免大禍生

話言奏了乾坤变　一時佈满把天川　咕噜〻
雷声响亮声振耳　蘇公不由满面春　眼看天亮紅日現
来至了　良卿城皇庙山门
忽而言蘇公下馬進庙在駕前回奏就把如此〻〻扔牌的元
故細奏了一遍正德皇卩点頭說道你也辛苦早〻回店用此
酒飯歇息〻〻去蘇公点頭暗〻謝恩也回尋首出庙回店不
表且說正德皇卩一同重大臣还有那些黎民百姓一齊往空

中現看但見西北生令务東南起狂風雷声不住的响電光
射眼傻仙咯〻笑乱嚷大雨临傻子眼望武宗万岁口呼大貴人
眼下雨到早〻回店只恐少時必要看雨皇卩代笑叫声傻子既
然求雨救民為联又怕看雨一句話还未說完云中的細雨降下
君共臣　一同軍民東百姓　人〻举目看碧空
西北乾天生令务　一霎時　東南角下起狂風
凉風陣〻扑迎面　点〻滴〻降甘林　武宗卩看罢点頭暗誇獎

好了傻子大真人　不用細說有來力　傻子一定是高人
俗言一句再不錯　滿相自然不真人　（正德卩一見雨）降龙心喜
分付手人回店中　言罢迈步往外走　叫傻子
紧々跟着出店中　清風細雨往下洒　雨落田地草苗生
（有福的遊龙天）子心大悦　雨地行走水淋々　文武大臣淋的走
尽是虔誠一片心　一陣紧来一陣慢　水流满面透衣衿
君臣们　傻時回轉相商店　立刻設宴在店中

天子眼望傻子請　（叫一声奥妙神）通大真人　果然你的神通廣
為甚的昧信他一人　我如今送你外（号為如）意　天下聞知誰不尊
口中說　傻道謝君恩圣明
傻仙卩一向正德万岁封他為如意大真人口（不得）双久跪倒
謝恩連忙站起忌而言天子吩人立刻旧在店中大摆酒宴同席
欢飲但見外面的雨越下更紧一連九陣正德万岁在坐上代咲
问道說如意真人这了雨可有多远傻仙代笑口呼貴人君

问这场雨宽有多貧道有八句吉言請卩細听說道身
貴人何必问細雨　九有通連再不虚　一概華夷沾雨路
自有迎報進京師　風調雨順民樂業　三日唯来报卩知
现今又有一件事　傻子如今要告辞　（好一位紫脚罗）汗到世界
剪恶除奸救黎民　所為前來討御旨　封他是
随心如意大真人　慧眼一观知詳細　内中關果不非轻
（也不过大時必）有人根信　还得傻子走一程　真人言罢哈々咲

君臣人々心不明　正德万岁明一半　还有一半分不清
（龙附内晴轉出）雨落九省　岂不是天下休遊　正德皇卩心过虑
忽見那（黎茂黄走卩来奏君）　口奏保府文書到　郭縣照着办的清
（宋計秋領女如）今回家去　千总前来細言明　正德万岁还未語
忽听傻仙代咲云　貧道告辞旧要走　还要去救女釵裙
来家女　虽然脱灾得活命　誰知命中还有凶
总得貧道前他救　送门中　还得替卩收一人

迂难成祥受京恐　方得解天桂雨根　（說為話不由哈々）一陣咲
正得皇卩心不明　坐上代咲吩仙長　但不知此女又迂（什方人）
傻仙見问哈々大咲貴人不必細问久后自然明白因此告辞
前去貴人我有八句吉言要牢々紧記不可忘了說道是以后
須防备莫走十三里若迂人都道不可不追恐逢定休害怕
迂难化為吉好权双肩降龙虎風云時
請明言罢不起身形頭也不回眼睛他走出店门伴场去了

武宗皇卩在坐上心中犯想他送八句吉言他叫朕莫走十三
里我想这一起身只大也得走出四五十里再没說走了十數
多々里往下的道礼
武宗卩
以后須防十三里　心中暗想吉言語　前后話言参不明
（只恐怕路逢迂見都）道的人　后边还有一句話
遇难成祥有救星　他又說（覓中化尋休京怕）　連改双将話有因
龙虎化云四个字　他算認識我寡人　好了傻仙真玄妙

眼力高強果是真
行在西來又在東
后來相会面与容
（正德卩良卿住）了十數日
口叶隨駕手要卿
黄金印心死二意
可喜迷武亂軍
灵通天民不安

就只是
從此別后分散單
此書乃是救錄件
这日君臣要起身
宋計秋妹弟兄案
遍处查訪苦為民
迷是我朕洪福大

左疵責僂不正道
还不知
不可劳叨話語重
武宗眼望帀臣卑
察院回轉保府中
良卿遇見遭荒早
迁見僂仙显神通

（用法力治住妖）擺時形現
我朕如今往南行
帀臣苛
一條龍的往南去
独自直奔正南去
肖家庄不有五里
这一入

邪床外支不成形
你等还是随后走
一齐答夜說尊言
武宗卩
眼前就是大满中
大十三里在面前存
大十三里那曉得

良卿卩知这件事
你我君臣前后行
皇卩上了御眼从
逍遥禹走一團風
周过了
也是皇卩該有难
遇見佛林的人一群

游龍傳十二

話說正德万歲武宗皇帝在良鄉县東閣店内自[illegible]降往妖虎琉青河借了一坛雨皇卩实杰心中大悦隨口封了他為莜法大德如意天仙真人僂仙㕧恩平身站起若批正德万岁在意难捨僂子前去意欲要与他隨駕進京还要当居封官戢谁想僂仙卩对面皇卩說了好些世間生死穷富机元為人在世景中又提到宋汗秋你女兒还有灾难須得我去解救

因此漂然而去武宗帝在坐上眼望保驾的大臣说这个倭
仙今日在此他所仗有此法术治了邪法正想说不是倭仙
能展神通拿住妖底只怕此时一定要害黎民群臣齐声答
应是皇帝又提到黄金印在求雨坛奏明我朕要去拎拿马
日飞巡我宋家女子又亏了倭仙给了一道灵符代兵前去拎
拿贼寇谁知恶娘果然有此邪术符破妖法才把恶贼拿住
救出女子解送保府才得元了民案

武宗帝 危心难舍倭仙去 你说他的一派功
拿贼救女这些事 全亏了 倭仙施展妙通灵
抬能借了一坛雨 救了此方一郡民 因此上
我朕深服他奥妙 封为大德如意真 敕国天仙传后世
谁不知是倭真人 我朕往有这件事 从此地面今安宁
众大臣 一齐口内尊万岁 我主当把倭仙封
实在陛下这件事 起初时 臣等小看那穷人

拿他当作疯颠汉 又倭又呆是痴人 不过是
乞丐化子不紧要 那晓他是一高人 正是真人不漏相
果然道德鬼神钦 显了几宗希奇事 叫人睁眼心内明
因此上 微臣睁睛不敢错 万岁敕封大真人
可见肉目识邪正 甚么事 如何将哄主圣明
正德万岁哈高人 口内叫道众爱卿 朕还要
痴心还要留朝内 朝夕相伴我寡人 只恐倭仙不肯去

因此上 封他如意大真人
正德万岁眼望大臣说寡人意欲要留下他在朝纲相伴我朕
不过昼夜盘桓闲谈原去此去往南闲游保不住路途之中恐
有不测反为不好况乃苦留不住又听他言宋家女子名唤艾
姐乃是玉骨冰霜贞节之女多蒙皇恩钦赐与察院黄金印
为义女钦旨主婚乱与都指挥吴士英为妻乃是二品夫人他
的福分真乃不小黄察院又替父讨取贼首朕将宋计秋封与

典史之贼谁想艾姐又有大难临身我想但是人生在世这
三灾八难此乃定数难逃千万不可扣天别地得罪鬼神
武宗帝 眼望群臣腮代笑 尔等留神仔细听
倭仙的来历料不小 他的那 过去未来眼见真
他说人生是前定 前生早已板钉丁 行善的
寡人皆太多吉庆 作恶多端祸必侵 宋家爱姐到贞烈
二品夫人福不轻 眼下还有一步难 非我别人救不能

我当道 还做几件功德事 不能相伴主公行
因此我朕留不住 也不过 任他自去不劝言
虽说逍遥道遥乐 又有众卿保寡人 请不得
不测风云人难料 还虑途尤出本心 想到此间将他问
倭仙封朕话说明 主公闲游到各道 他先吉来也没凶
此一去 大累此去无妨碍 还主收留将英在
总有宗贤我敢保 也不必 疥痴之疾何挂唇

可有一宗话难结　好叫我朕心不明　从此后
须防莫走十三里　只怕要遇什么人　庞府几云收双将
这些话　叫朕如何心下明
正德皇卩说道朕想倭仙如又大真人虽杰有些来力法语尽是
机几叫人难测一旁敬国公张勇口呼万岁他临走之时臣听他
对朕下所言总有几浪他敌保疥疮之疾别挂心料他不能说咱
臣语何必尤虑张忠卩言还未尽忽见楞黑卩说我主只管

放心这一往南不过涿州三家店新城白沟河这回是一百三
十多里路以御有微臣保驾总有什么不测几的只用微臣一
战敌打他个落花流水卩看不见正德万岁一会胡杰之言反
引哈了大笑叫声卿家休要胡说料想我朕虽杰私自出京
所为来访大明老臣之后
武宗卩　生上代笑开金口　眼望胡杰叫爱卿
我朕既杰出禁地　丨　怕什么　颠险京恐几浪坐

所虑倭仙说的话　内中机几参不明　他又说
在外平安没出险　只怕回銮要受京　神州降者防内里
一安了颠险廷恩星　全仗此来收乘将　阴阳相帮扶大明
这些话　你我如何猜详解　全是机几人不明
虽杰半吞又半吐　四不旧　叫人尤闷在心中
俗言一句道不错　信者必有不信空　一旁的
太府陈敬呼万岁　话虽如此恐有神　陛下千万别大意

轻敌必败古语云　怎可听信倭仙话　别把他言逆耳听
常言道　若信阴阳灯指路　不信黑地抱车行
陈敬言词还未尽　正德卩　庞面金腮代怒云
叫声陈敬休胡讲　你把我朕当何人　岂不知
若是福来不是祸　总然是祸躲不能　如今我朕就要走
要你等　不过随后跟驾行
乎公世界中上至君王中至臣宰下至黎庶军民最怕一时脸熟

掃上动一定难吃亏且说正德万岁一会陈敬的言词说道不
可扭倭仙能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由不得龙心不悦叫声
陈敬不可如此而言我朕自此起身先行你等还照旧伏行那
因我朕马快走动不能对上言罢立刻叫人将狮眼从的坐骑
备好拉出旅店摘不住圣驾万岁出店扳安上马一催打龙眼睛
有直往正南倘将下去不表且说敬国公张忠卩一见正德万岁
代气出店也旧眼望苏进陈敬还有胡黑卩参将江彬等闹

言讲话
张忠卩　眼望文武呼乘位　圣上性教不服人
方才陈忠卩是好话　那晓得　万岁反到脸代嗔
所性单人独奇去　卩把倭先话不听　这如今
你我早了起身走　跟随圣驾往前行　总得赶上皇卩驾
大家保驾才放心　二位太府说非是　公卩此话孔正通
胡黑卩　口说先妨没有咎　难道一凡看不真

江彬口内呼东位　萬闲道　俊仙话语有机几
莫若早ゝ出此店　到是公卩许可听　笑而言
大家怕乱不代贵　賞了店家几两艮　人ゝ忙把馬备好
店外拔宗上鞍行　商了良御格酒店　直扑正南赴圣明
敬国公　馬上眼望众人清　口呼列位众大人
耳今往南涿州地　虞出世　保良恶根为永林
前日那伙保標客　就是模兼一般全　他腈見

兄妹二人多美貌　㧕敢胆大起邪心　坤外当真没王法
难怪黎民把冤伸　你我經了多少め　净是没和胆大人
说道此　猛然想起一件事　不由自己吃一京
口呼列位真不好　我想起　俊仙结言内有因
他说莫走十三里　内中其中大有因　前面有
地名旧叫十三里　口称皇卩駕崇京　步男泰遠其中め
那曉得　应此言武宗皇卩廷見经人

东公敬国公张老爷他是住久京大抵文武全才的英名馬上闲
彼忽然间想起俊仙临去的時节他说的那八句结言来仔
结一番想至尾从頭内中果有奥妙几机由不得吃了一京
在馬上口呼列位我想当今万岁此去大有不同祥ゝ兆众人齐
听齐说怎見得张老卩说你等可记得俊仙卩临去的时节
说了八句内中大有机几列位听ゝ他至上说道以后须防
备莫走十三里若廷秋道不用細巡恩廷难休京怕逢凶啰

化吉連收双將鹿席几雨时言罢在馬上用手一指前面那座
庄村口呼众位你看前边那座庄村叫作肖家庄尔过了肖
家庄有一座地名叫作十三里那里有些凶險不净之处打頭
樹木最多土崩高大南北山口足有十三里細想来那里
只恐有些不好你快ゝ前去急得赶上圣駕才能放心众人
齐听了ゝ京疑一人ゝ直催馬扑肖家庄而去不表也不说
正德万岁書中单表老民宋计秋保苂女兒爱姐

只从东　保府当堂顾女子　巡撫郭经对他云
你的女兒非小可　迁如今　奉旨将他乱与人
有位察院黄屋郎　認為义女作亲生　你女兒
许配指挥郝背府　姓吴名唤吴士英　現在近京有公幹
宋计秋　圣上封你為典史　早ゝ回家把香焚
硫郎站起将身下　命听不由心中楽　望北跪倒先谢恩
官兵牙役人敬送　眼睛看　女兒上轿出衙门

省城一座保定府　老卩奇馬紧很道　商了那
久后奉旨再取亲　直扑十三里小庄村　老者馬上心欢喜
口中不住念观音　很道轿后扑大道　自心欢喜暗ゝ春
一跟上　直扑庄村小三里　自己住宅快如风
众兵牙役紧很道　園随轿　前後由如一窩蜂
堪ゝ来到庄村内　京動合村众御民　人ゝ
齐来观看宋家女　都知此女牢京人　今日找回归故里

一家尔　骨肉团之喜相逢
众公抄录傳总是剪斩並不絮叨众兵丁牙将将宋家姑娘
送至住宅老員外每人賞了文艮一兩作為盘費回去不表且
說这小十三里庄村内也有三四十家人家居住尽是些向热的
良民听見宋員外將女子找回來了人人前來道喜登時全
到他家也有親戚也有朋情真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誰
知小姐下轎之時众黎民齐来观看那晓内中有一人骑着馬

观瞧見女子生的美貌无双真是人间绝色有不得心中一動催
馬出了小十三里庄村急急回轉自己宅中下馬回后
这个人　姓葛家住不算遠　却是李院叫洪文
因為貪賍坏李院　他家中　艮多廣有是富翁
行山填道多豪横　所仗家中众录林　那些个
盗取鬼强人又不少　往往打劫大客人　得了艮多到家内
呼兄唤弟論宾朋　李院但有什麼事　回家全众論实情

那些个　盗鬼响馬给他办　因此李院仗录林
因他秀見宋家愛姐　天生的　美貌無双俏俊容
回到家中前厅内　一全众鬼把話迴　擺筵宴
大家飲酒齐欢悦　李院对众把話云　眼望众人呼列位
小弟有件大心情　因有年有四旬外　並无坟前一条根
空有这　势力艮多中有用　缺少清明祭扫人
說看故意長叹气　口内說　偏了焦氏又不生

众魁奄听呼兄長　員外如何不聪明　岂不知
不孝有三无后大　难道取妻也不能　谁知此話正对劲
就是尔　代咲開言把話云
话语不用多只要提到心眼上葛李院一奄众魁說道不孝有三
无后為大难道不许娶妻这句話上就把在小十三里庄村中遇
見一个女子却是宋计秋的女兒生了个如花似玉堪可為妻
旧只一見众人說但不知是那李院說只恐那一家不准只

怕难取众魁奄听一个个心中有气齐說道他若不准有本武大
家前去抢来成亲亲后有话再論众公若要說起这群盗鬼都
是谁呢小艮抢趙春娱王鞭假四公雪送炭白士隆胡奎鬼怯
仁混世假唐人杰赛家得都成小罗成刘光李一朵云胡成
一片毡帐席这些人内中还有一家概是英雄
众响馬　之中有个怯尔赛　却是人间大英雄
此人录林多义气　他的那　本領高强武义宗

年纪不大二旬上　仁义过天懂文情　这才是
花尔白頭是外号　姓李名字叫志彪　一身本領武义好
手使梨花枪一根　自从投到葛宅内　心无二意情义深
这个人　一派向热多忠正　一门孝养二双亲
家中足有田合地　論家势　足勾一世过不清
因為好交天下友　不愿在家念書文　入主手
江湖之中作响馬　打劫经商过客人　他与李院為朋友

任去他家闹散心　叔来全良算一古　他算寛々王当頭人
且说那　花尔蒲頭小豪杰　一奔李院要取亲
又怕那家不依允　元来是　烟派先故要取亲
又听申人分々講　心中有些气不平　在坐上
微々冷笑开言道　眼望李院叫仁兄　不是小弟说大话
要取那　宋家小女狠哥容
申公花尔蒲頭李志隆虽是江湖中的响馬盗魁与别人不同

他去葛家住有吃喝良乡使有有些于心不安因此才对申说
道葛老卩你休要那家子不准你取亲不是李某对申说句
朗言大话只因我代人亲去到小十三里村庄々内给他丁腰抢
進门去把花红来礼放在他家依也是如此若是不依也是如此只
用將宋家的女鬼抱上轎来有人送入后面老卩你只用装胡一
间房屋来收什的干々净々摆设齐集只要里外鲜明我好將
女子抢来々时送入新人房内夜晚々晴老卩你成就百年好

合也就把一大卩好完
李志龙　眼望愚娘葛李院　老卩只管放宽心
明日李某亲自去　宋家内　底去取亲抱轿中
花红彩礼早予备　大男无人把我擋　李志龙
刚杰对申言此话　喜坏申魁贼一群　小良抢趙恭说狠好
喜坏填王庆四心　白士隆号叫雷炭里　胡涂鬼叫炬照仁
混世俱　唐人杰点的呼（長兄）　眼望賽敬德郝成

小罗成他叫刘光美　一条云　胡成代唉叫仁兄
一片毡叫作名姓彪　許多盗魁笑英々　齐说道
李二卩应承这件々　稳如太山一般全　大男新人到家内
准备底依喜前所　今年你老取新妾　过年必定得令公
申盗魁　比此大家齐言済　喜坏李院葛洪文
火夕形怜秀生　来至那　齐杰狠哥打一号
口内連々叫吴那　这件必仗弟功　我想亲必是得你

成全哥々你一人　言罢深々又一礼　时间江住李志龙
又卷申人齐与齐　英雄脸热面口座　蒲頭李口呼老卩
仁兄只管你放心　明日天晚我必去　代領有手下申弟兄
花红彩轿早予備　不用罗古青乐声　葛李院回说齐毕
到了次日早清晨　果然刚至红日现　李志隆
代領有申手下保获彩轎往外行

申公明世正德年间到目今大清这能多少人就是及豪尔那
時的人生性阳气交人真朋情論至友尽去五倫々中却是真
心实意不論那个朋友有什麼事不用求就应立刻就要得的
是何义二字古比今又了多少过节今世的人只真得意忘恩
丧尽天良这是出去本心怎見得到位如今交朋友先將狠谁
崩谁究谁比方用着那个人甜哥密祖真蒲論厚吃喝不多比
此川房过屋比亲者还亲比厚者更厚你自单贿他用不着
那个人这宗行為先把往日情常好厚撇在九霄云外立刻

蔺話順嘴 旧未只与那人〻錯再不畏己过那个朋友当初
引你進步季义傣本式他还並无全会这旧贅青专友反給
那人使坏列住听〻这並淂意忠思不是再不想敢有当初
约必今日这般何等人行的子为之利应承昨日取来大摆些
安这此必不表单表宋家的員外
这件事 已是心明不思憲 千万不可表良心
常言一句再不錯 君子绝交 不可传嘴出恶声

总尚过后見面日 终須再会不相逢 虽然說
凡司不村不倘的话 劝的却是君子心 无知的小人听不上
只言書中添散云 閑話收起說現在 单表宋家众宾朋
这一日 这来适友全来到 齐来到喜代押京
老尔厮房說摆些 歇代那 前来恭賀许多人
上下仆人端些菜 比此热闹乱烘〻 众鄉親
一齐口把員外叫 难为你把今霄迎 听說你去上保府
想是告状巡撫听 如何旧把小姐找 望乞員外细言昤

宋计秋 見問口内呼列位 說起这事了不成
小老元是要告狀 鄉胜淂 良鄉店内遇一人
是位軍官京中住 迁見一伙保標人 抄录傳
並不重敘說散話 又把前言旧事重 不过三言共双句
也旧把 書中节目表說明
宋计秋对着众人也就把吴士英兄妹迁见標客如何打闹軍
官如何此差人押送進京如此怎庅告狀軍衣太卩怎庅给右
字叫上保府怎庅見了巡撫賞了良受恩前〻后〻对众說了

一遍众御親人〻称贊个〻言請宋计秋听了巡撫郭鈺嘱付
的言詞不可傳說当今万岁現今在外私遊访事的話故此
对众並無漏出奉旨回家女兒給了都督府的指揮吳老卩
為妻自己身受典史之職宋員外与众鄉親言壽此事說了
个热闹中間忽見看门的家人回内口尊員外
門上的 家人口内尊員外 今有一事来的明
門上来了一化子 他口尊 只要讨損些飯吞
叫我前来回員外 給个不要来的生 宋凡秋

一會家人这此话 哈〻大咲及三声 叫声小刘好狗子
这点小事也不能 讨飯的化子要多少 你就几他几十文
他要吃 些飯給他成碗去 現成有些一大中
这也前来回两我 难道說 施捨我也把你嗔
快去厨房成碗飯 燒些一手叫他吞 如不依
你再給他个一百 总要叫他喜笑容 小刘答应回身去

先到厨頭把话云 手端飯來又拿些 迈步来至大街内
睛了睛 化子坐在门房内 口中只嚷化善人
小刘上前待勝笑 荐一声 穷卩不必發浪声
酒飯全杰拿到手 說完早〻好待行 那穷人
拿听台叹哈〻笑 这美東西給我吞 連忙接过地下摆
旧有那 几条恶狗不容情

你說那个穷人將飯接过到手瞧了瞧是一碗白米飯々上有此菜肉由不得哈々大笑口說你家員外瞧我不起輕試于我將些喂狗的東西如何叫我貧人言罢往地下一倒忽見來了凡条大狗立刻吃去你說立刻把个家奴小刹兒氣了个渾身乱占有心要上前動粗爲又想到員外善心在外少不得忍了又恐又听穷人說道你去再回禀員外一声叫他好々的捨給

我一頓斋飯还有好些善处小刹兒也是万奈々無少不得回身進内来至所前也就把化子將飯喂狗所說的言詞对着宋计秋說了一遍那些鄉親朋友一齐動怒斋說可恼

中徐民　一个化子行此事　不由人々怒气生
齐說这个真奇怪　討吃　如何善自这般行
白米干飯倒与狗　令人个听氣不平　細想来
此人有些来的怪　不如叫人打出门　早々叫他离此地

員外休要信他人　只管叫人藁他罢　休要信着他苦行
宋计秋　闻听口内呼列位　既然行善莫恶行
乞丐化子何要紧　就便是　請進能吃几何文
再者老夫我平素　吃斋行善常念經　言罢時
扭項吩付快出去　就說我請到大所　里面摆酒只請用
靠他能吃多少東　小刹答应往外走　来至门房代笑云
眼望着　那个穷人等老者　我家員外請進所

有法有席只管用　老人家　你算討吃的都祖宗
穷人个听哈々哎　摆手摇头說不能　你快去
还得員外他来請　錯过親来不進门　小刹時間氣又恼
附内說　这可是活该野事情

小刹尔一个穷人々言由不得心中有氣附内說好的这才是得一步進一步既有心立刻將他打闹偏々我家員外性情軟偏发招惹他們少不得給他傳進去且看如何想罢逐步来至

大所内口呼員外户那个討吃的化子他說还得員外亲身去請他才進来不然他不肯前来小刹兒言罢宋计秋尚且也未開嘴那些鄉亲人々動怒个々氣恼齐說还不是黄了月亮的事情員外快别信他只管叫人出去將他打開不止且說宋員外一个小刹兒之言付内也些犯想相他既叫我親身去請定有元故

总因事　宋计秋他造化大　不比尋常小人同

只見穷人叫他請　付内說　我就把他請進门
有桌酒席吃一頓　且看他有何话云　想罢時
眼望眾人呼列位　千万不可大動嗔　大略穷人不要緊
請進且看事怎樣　言罢欠身往外走　登時来至门房中
宋计秋　舉目台郎留神看　穷人坐在炕当中
渾身希爛穷又苦　瞧模樣　面目光彩善形容
見了員外並不動　哈々大咲叫善人　我將来

要到你家化頓飯　不知你可有善心　員外代笑说愿义
请已親到大所中　穷人荅应说狠好　連忙下坑走出门
总而言　立刻请至大所内　正面椅上把身存
中人一見心不悦　一个ゝ　氣他不过难動身
員外分付快擺飯　只听左右有人应　（現成厨房收什）两桌菜
一碗ゝゝ往上成　但見穷人菜不讓　把抓口嗌付内吞
拿起酒壶嘴对嘴　脖子一仰平内空　吃了个爽氣怯人

一桌酒菜吉光京　又是餑ゝ又是飯　（眼睛看吃看不）可只咩成
一旁小刘气不过　安心有意害穷人　暗ゝ的
厨房端了一碗肉　碗肉先把馬糞成　（你指望拿来好）咩穷人用
谁知难哄这个人　刚志端来往上送　忽見那
坐上的那穷人將手一指昰奇能

中公並非小刘尔心中不慈悪行这宗阴毒之事乃因[illegible]界中廣出这宗坏神行ゝ步ゝ总是要行这些损阴坏德外ゝ挨骂的事他还以为得意他見穷人把一桌菜連餑ゝ代菜吃了个干ゝ净ゝ酒喝了足ゝ有三四斤你说他端了这碗菜来尚且还未放在桌上忽見那穷人咲音ゝ高声说道这碗菜实与你吃罢你也来ゝ往ゝ多有辛苦孔当你用ゝ这免灾去病倒者損寿折福現時現报去罢小刘尔俞听人京天怕又是納罕付内说这件事来的昇怪他如何知道你说这个

畜生端着这碗肉呆ゝ發怔又听宋員外说既是赏你ゝ就了罢小刘尔荅应他肯吃麽立刻端到暗处可就倒給狗吃了那知他到次日在大门外就从台階子上摔下去只摔脑浆崩裂万人吐骂这是他的循环报应且说宋計秋一見穷人吃的这些東西大罢七八个人也吃不清心中纳闷

宋員外　一旁观看心納罕　暗ゝ只说怪以情
料他一人多大肚　这些个　東西可去何处存
一人吃了十人飯　可怜穷人肚内空　也不知

凡日並无見过飯　今日同斋吃的爽神　一等乖人也纳罕
々々都说真罕介　瞒他滛也喝的不少　世间少有这等人
这正是　乖人纳闷乱言齐　忽見穷人睁眼事
身子乱恍坐不穩　孙又眼　喝的家進不张争
眼望计秋時員外　我有一句话说明　今日个
貧道前来不為吃的　咱為看々女千斤　你把今爱叫出院
我要看々面与容　你言一句说的好　員外須要你心明
有元的　总有千里也相会　无元对面不相逢

領出今爱見一面　好免他　一時笑破福寿增
这个穷人真作死　小多你说个々嗔　都说是
穷人瘖问还未尽　信口胡说必有病　員外今听心不悦
免强的　代咲向与把诗云
宋计秋一介穷人々言他要看々女兒不知而因何故由不得心
中也有些不悦々々代怒问道穷人你要代頓斋飯将你请
进大所吃了个饱好飯兒又要瞒々我女兒有何说故也要你
对我说明还不说我女兒見与不見穷人个个吟々大笑口呼員

外貧道此来不為今爱特地前来也不过看他一看瞒々他的
造化可有多大皇受了圣上恩旨许配了状元吴忠為
妻却是二品夫人貧道算他还有一场灾难我瞒了他好解
救々々宋计秋一介穷人々々与由不得吃了一惊附内说他如
何知道这些的何知道内中必有隐情代我因进后面对爱
姐与斋听他有何话素見与不見任凭女兒一人作主
宋員外　思想々同腮代咲　眼望穷人把话云
你既要瞒我们女　等我進内说一声　听々他

見不見　回来与你送佳音　言罢返步往外走
出了大所往后行　来到閨房台前看　女兒一同他外親
娘兒俩　一見員外将房進　一齐站起左右分
且讓員外归上位　宋计秋　眼望爱姐叫娇生
也就诉说一往事　对看母女细言明　若依百
女兒母親不叫見　只言女兒不相泉　小姐口内尊老爹
叫个一事要分明　你内情的爱在氏　々就出去見此人
且看他　瞒見女兒怎应承　我藏在此見个真

言罢一全他的父　丫兒承　一全返步往前行
此時乃是抄录傳　话语劳叨不咸文　（爱姐他来至前）所見穷道
那人看見内面春　口说造化福气大　惟果的
是位二品貴夫人
穷人看見小姐面目生成美貌一团福々气口说造化々々请问罢啥
々大咲一陣醉煙了扑服桌案睡々的当爱姐也问他后不
必细言忽見天色已晚乖郷来也旧散去宋计秋先呼人把
那个穷人搀扶到外書房内任他頓睡不可京動与他明

日酒醒再议乖仆人答应立刻動手将这位穷人搀架台
至書房々内但見他呼声振耳眼看天色将晚这且不表乖
言宋員外里々外々尽请安排已定忽見有家人前来揣々张々
口等員外不好了今有前途萬家庄的萬家院差人前来
这家人　眼望員外向言道
差人前来先送信　今夜晚　花红彩轎到门庭
指名要娶咱小姐　先来知会通一声　他还说
花红表礼一塊不下　任乎是谁搁不住　尚下此信他回去

少時彩轎到家门　員外耳听唬一跳　不由有怕吃一京
嘴内説　这事平空降大计　事非却是立刻生
提起葛家誰不曉　窩藏有　录林江湖中英広
今晚他若將親取　有誰能擋這些人　細想來
愛姐命中該如此　不能受享御皇封　二品夫人担不住
才有如此危难侵　这件事情怎麼好　叫我无法救嬌生
老員外　心中一急腮代泪　老眼吊下泪淋心
迈步奔身往外跑　來至那　卧房之内代泪行

眼望愛姐与李氏　口説大禍來降生　這如今
蘭村葛家差人到　口々生々來取親　也用從前説一遍
唬壞了　母女雙々与仆人
李氏与愛姐听見如此之事只唬的母女二人京魂失色哭声
振耳老員外也是泪流滿面口中説道我宋計秋一事廣行善
事斋佛卜道念佛看經夕下無兒只有一女那是我行些興
端々事廣出這些异怪之災前日演夜之间一片紅光坐宵
細樂女兒不見好容易捨死妄生前去告状上了一盪保府

担京害怕經官動府將女兒我們实指望一家團元聚會誰
想又遇見葛洪文這个老天殺的行些滿天之事這便怎麼好
言罢夫妻夫母号啕痛哭全无主意別説父母女就是家下
仆人也是京怕
宋員外　一家上下京又怕　只恐有人來取親
男々女々心不定　一个々　叫声了々泪紛々
員外只恐賊人到　跑出卧房到前听　幸而亨
帶多鄉亲早散去　家中只有帶仆人　也是人了京又怕

堪々日落到黄昏　員外斷下往上望　自己把想附内云
到夜晚　果然有人來到此　难免女兒又受京
也是春音非小可　許乱那　指揮老卩吴王英
又是寨院他义女　兼々宗々不非輕　少不得
再到保府將他告　好會欺心胆大人　不説宋家人忙乱
且说吞陵葛洪文　一同响馬來盜衛　大家飲酒去前所
葛洪文　眼望花兒蒲頭衆　七天中西神你是听
這件事情全伏你　別者之人承不中　好汗耳听開言道

老卩在上听我云　搶親之事交給我　我保管
敢誠々手到擒把功成

諸説葛李院望着花尔蒲頭李志龍深打一了口諾多謝相
許之情等你回來再敬酒把一个好汗李志龍江往了口呼老
卩只管放心我算办定了這件事中公抄录傳總要首斬葛
洪文忙令家人了各备花紅彩轎打点花紅礼物登時各备花尔
蒲頭李志龍就把他所交的親友叫了有二三十个一人々各提
兵器花尔蒲頭説到位跟我前去搶親我説搶你們就動手
我説殺你們就砍取了親來好饒葛老卩的喜酒中人一齊
答应齊説那是自然花尔蒲頭李志龍却是全付弓箭腰刀

手执長枪占登上馬在前引路十數里之遥霎時來到閻逈庄村只把那些村中的百姓覌睛胡猜混疑不知是谁家闹女但見拆馬人夫齐到宋計秋的廣梁门前硬往里闯进些人來了哪的个宋員外叉腿窩軟跌倒在地扒不起来但見許多人手执明恍々的刚刀犹如山神悪煞一般只听衆人大嚷我们来取親来了言罢就往上房屋内闯見人敢搁尽是此庄家夯汗看势頭不好哪的早已躲了宋計秋一見衆人硬往上房内闯

宋計秋　一見衆人來的猛
各执刀鎗似猛虎　来至院中高声嚷　我乃是
特地前来為取親　人々長相夯似虎　大伙齐扑上房屋
宋計秋口中連声叫　列位休要乱胡行　女兒許給吳府内
却是养育不非輕　老汗若是不敢惹　只恐指揮他不容
大摇有　包背轎馬擡閙手　自己妻子怎讓人
一心啓奏当今主　到只州　圣上一怒罪不輕
那時你等無处跑　縱捨二背到牙门　問明時
人々尽是充頭罪　难免喰刀一命坑　員外聞急言此話
忽見怒惱一个人　大叫老狗少胡言　休要叨々来哧人
当真的　你才一概不説礼　还敢妄自信口云
一个女兒許几姓　你还説　奉青抑扑我衆人
既然接了我们礼定　你又許聘别的人　你别說
当今万岁全不怕　今早一定取親人　說話甚非别人等
這就是　花你許的李志准

本公李志准皆因他在葛洪文家中居住无功受禄寢食不安並非真心訛詐搶掠良民女子他是另有一番心又作好汗的另有一番心腸他想宋計秋不过是个民间他的女兒給李隆也了作亲此事說得与他二来也有心也算答報了葛家恩育之恩若太犯了官司所使葛家有个打点々々他来作成親啟再没完不了的閙言不表且說宋計秋听見那人之言只气的渾身打古体似篩糠又听那說哥你们抵可只听中人一齐答應一声一人如太岁不管輕重一齐进了上房屋内且說合村鄉民岂不前来救应只说是北京賊内吳府前来取親又想了想若是京中的吳府取岂不先来通信再

說冷不防就来取親之礼
衆鄉民　大家胡猜议論　内中一人把話云
却是老者最伶俐　眼望着　合村衆人叫
這事有些多又异　不是吳宅来取親　宋員外
元是好人多良善　大家齐去礼上道　晴々光景是怎庅樣
眼見是实心内明　内中若有别的事　礼该大家齐上功
衆鄉民　一齐答应説有礼　不必挨遲急快行
常言一句説的好　作老汗　必須迎頭苡三村
說着一齐不代曼　會齐回有一大群　心想着
要到宋家来相救　村口把守許多人　前后左右人不少
个々兵刃在手中　瞧見老幼鄉民到　估该必是救苦人
衆強人　一声喊叫休前走　快々回去是正経
大王早々将親取　今日前来乃是喜事情　不犯杀人伤性命
也要你等心内明　這件是不先京動　各自退步保残生
但若挨遲不回去　看仔细　刀过死頭項冒红

這些向熱鄉民听見強人這片言詞又見他等一个々手执明

恍的刚刀这事顽的疮催不怕死唬的乖人一齐㗳〻而退各
自回家将门紧〻闭正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
上霜且说狠随的乖人所見李志龙说声抢啊一拥而进
了工房宋什秋眼睁看乖人把女兒抢将出来只唬的京魂
失色大叫尸们的情不勾了〻那是奉青将女兒給了吳宅人
今日硬行抢去万一吳家前来取亲可叫小老尔怎来回伏
与他〻不说尸门如此强要小女只说我爱富嫌貧那時叫
我怎生是好列位尸门既在江湖中称为好汉之何行此无德

宋員外 心中急息声喊叫 尸们行事好不通
既在江湖为好汉 礼尼诶 替天行道作事公
剪恶除强是正派 如何行事鲁又村 宋什秋
一边哭有一边数 瞎費唇舌谁肯听 只管狠看女兒抱
乖人保获往外行 立刻抱入彩轿内 台起旧走去如飞
乖强人 随后保获出门去 手内刀枪绕眼明
这栏残立如飞去 喜孜〻 人〻心的咲英〻
不说狠斬人一半 还有一半当進兵 有一人

眼望員外叫老狗 不必如此快回程 定礼既然你收下
再要多说一命坑 員外尔所台阮弟 打量说活那个人
睛年化 大料充有三十岁 生成年貌是英左
略靠弓哥奔馬上 手内的 赤英拾花枪一根
不住双手搖又摆 一頭〻抖恍素英 宋计秋
一見不由真魂冒 死奈只得回家中 另啕痛哭心不定
且说那 花尔蒲配李志龙
不言宋计秋回家伤感就便哭了且说好汉李志龙他把宋員外

指闻又并了一会不见人来追赶方才代令那几个押后阵的人
一微马赶上花轿乖人一見英在前来不说二尸来了嗎好主
意真不错尤如採囊取物非不費一刀一枪唐去回得了武
门还打谅有必有一陣厮杀那知到那里連一个准备也无有
有性尔作的话该葛志尸的洪惠星发现有此一段美心恶
是李二尸志畏不错花尔蒲配在馬上口说不敢列位的付凑
活该成功言罢大家保获彩轿直奔葛宅而来这且不表单
说奉院葛洪文自从打发花红轿好汁的赶身去后那我慢

葛孝陵 打发彩轿好汁去 急忙收什洞房中
早以胡表多干净 不过用 打扫浮土屋内明
床帐设摆大红曼 实然令人眼亮新 坑上鋪
双魏大毡红白色 锦假被褥全是新 因为不親早治下
歛此川時都現成 玉钩悬挂大红曼 吊挂秀囊香喷〻
迎有门 该摆一张天頭案 紫檀雕刻巧令色
新庄油合双边摆 正当中 设摆一座五屏几
上面有个大同镜 镜套仔段秀蔓成 还有那

茶措瘦合同錫黑 傍眼生光恰實良 乱就古玩好几果
金中玉器左右分 瓶内澒掸搖已擇 还有一架自鸣中
阁手上 该摆奔素名公字 还有多少玉赤珍
只备新人進门弟 为的是 参儒好動女子心
早以分付与厨下 赤礁宰猪不肯停 准备有
抢親人等回家下 親自迎親出大所 予备庭席请親友
桌椅摆设来〻亲 羊角沙灯挂几对 穗子真珠五彩新
葛洪文 蚩然忙乱心不定 不晓此事成不成

走出走進心里乱　好一似　热地馬蚁一般仝
正自李陵心不定　忽見家丁报一声　来声
李二太卩伴孫到　忠卩大嫂迎新亲　李陵今听心欢喜
急忙々　迎请那花红轿去到旧要把亲成

葛李陵将济心俱已由设停当却是心川尤从不宁甚应说
泥岳即明媒正娶这心打发人去迎親鸟知拾得来拾不来
恐正大元有主头六见家丁来报说老卩大嫂了李二卩取
了親来了葛李陵今听主刻喜欢的不知抓那一塊才
好了連忙叫家个的仆妇了环快去请新人下轿怀抱宝平
来人到姑葛李陵这一天郎代乌沙帽身川大红袍肤玉花足
登鱼靴紧插金花十字披红一寄的穿桐身川大红也是金花
又系十字披红新去对面忍見那些了环仆妇请新人下轿只

听他高声念道　人间好心喜非常　天上人间傳妓娘
郎才女貌堪匹配　地年宁生状元命
请新人入洞房那些了环仆妇搀扶新人过安子迈火盆入
洞房葛李陵上前執有用杆杆挑去新人盖郎仔细一看把
了个李陵葛洪又乐優了眉開眼笑越看越爱真是从天降
下一位月庭嫦娥
葛李陵　闭月宝睛齿神秀　打谅闺门女叙裙
天生姿色人難比　那一派　凡流俊秀天不仝

大眼未必有心九　長月叫點果超群　星点々拄条罗襟帽
素帶々真剔中州　秋前々关尝挑花　小金々一双杏眼睛
细剪々　春山开眉加月　高双々其肝鼻孔仁
红非々未居英口抉　白貝々　猴牙良子宣貝玉
箭汕々西月手福相　元々々耳坠细如底　细行々
描柳肤肢细托樱　益生々秀秋稍金件　未註々其腊尚宿
赤深々一条紫仔巾　紅鲜々罗裾有机抉　一寸々金蓮二寸奇
々戴々　踩成底脚立穩　妓裝々黑脈花烘红

柔生々　扎肥却是丝央代　顏色々鮮昆面前存
着香々依郎多不语　尖生々　玉腕十指賽春葱
性尤々月庭嫦娥女　活保々一座廣寒宮　性急々
对面一位仙婵女　少喜々一个王昭君　李陵一見渾身木
好一似　识是从上方九霄女
葛李陵一見这位小姐天姿国色真是比花々红比玉々香那一
派俊消端壮温柔幽雅实在说不到所兜这才心消去恩是是恼
言飲罢互盃合卺已必这才吩付那些仆妇了环好生小心服侍

新夫人我且到前所待客言罢身迈步出洞房来至前厅之
上你说喜的一个老葛見了花兜笑郎面脸代笑深々一步到地口
中说道多承老弟兄費心成全了老夫这件好事言罢又拜谢
乘多好汗已畢吩付摆酒我与乘位酬劳那些仆妇了环家人等
早已安备下喜酒登時之间搭座位一齐讓坐就有乘好汗等
齐讓葛洪文上首一席
此一時　乐的李陵眉眼笑　乘多仆妇不消傳
大所桌椅安排定　一人々　欢々喜々咲英々

众人齐让葛荟陞 今日首席往上升 葛洪文
口呼列位弟兄们 今日不与往日仝 多蒙众位成全我
劳心费力苦用神 又把家人取到此 礼从外来都不通
列位牙 改日使得我道命 今日斷了不敢从
此乃家宴不必让 求你位 叙叢而生礼遍
让我再三方归坐 各安次序左右分 生客时
家丁这才忙上菜 盏碗端来热〻 仈席菜蔬另一表
吃一看二美味與 正鱼正鸭烹与炒 海参燕窝鱼翅更

葛荟陞 欠身出席将壶擎 旧斟各敬酒三中
点后门面杯斟上 一人〻 欢喜饮酒笑秀生
荟陞主席频〻让 大家回敬乐没穷 葛洪文
眼望众人呼列位 请问宋家可有人 告诉〻〻我知道
李志龙 先就开弓把话云
花儿苗頭口呼葛老卩若是你老人家红鸾星旺我们弟兄
办了这件事来面上光彩小弟一去时只为那里必有准备一
定大動干戈因此代令众家弟兄各備随手的兵器准备斯

杀争闹打发他等台有花红彩轿还有礼物小弟紧〻跟至十
三里村口偷下了几位哥你们把守只恐走漏风声宋家要拍
呼五里三村人等前来動手反为不好要说我李某不怕全
平備生下的馬手中枪料也指的住三五十人常言说的好
能狼难敌众狗好汗打不过人多面下几个人而为京哧那
些乡民百姓谁知果应其言将他等全点振哧回去便才
把新人取来
李志龙 代笑口把老卩叫 事〻相巧果〻與

打的是你红鸾照 備番卩 处〻相巧机会道
总因我等住在此 每日三餐心不宁 因此上
先恩恭报李荟陞 后承前去要取親 先在村前人把守
以振民等心怕京 总要事成多顺利 又肯枉自伤损人
这件事 益加仇敌去打仗 不过两方要取来
无功受禄实忖愧 皆因你 思你我等情义深
李卩今得美貌女 得生贵子喜盈生 为因事
宋家女子配荟陞 明日摆酒好会親 又姓配合朱陈喜

我们弟兄当尽心 剪断节说抬親事 一点搬拨不费功
为有那 宋员外心急良 哭〻啼〻不住声
被我用话吓回去 上京〻 万个无奈转回程
今岳元本多忠厚 那里見得这一宗 葛荟陞
眼望好汗又问活 难得他家少个人 花不消的腿代笑
他说道 提起他家那些非人
李志龙说那知他家連一个准备也无有院中却有好几个長工
夯汉睹是了我们闯進院内他们倒都吓了由不我们的性

兜作事再没这般顺当的了总说了合該是你老人家大喜葛
洪文一介李志龙的言詞由不得哈〻大笑说多谢众位弟兄
这番勤劳言罢摆次敬你众人一齐说道我等何功〻有此
乃是葛老卩大喜〻事我等借花献佛每人公敬你老三杯
喜你此書抄录通俗前断结说众好汗前来各敬荟陞三杯
葛洪文因为得了这个美的女子喜的他事不有余杯〻净
盏〻干独听天有三古自吃个酩酊大醉 良烛辉煌这才撤
席回归洞房之内

常言道　人逢喜事京神爽　话不虚傳果是真
虽然大路掌的住　住房中　心中一乐反觉輕
灯烛辉煌明亮々　仆妇伺候一大群　萬陵爷
眼望仆妇開言道　可曾吃了湯点心　正々一天多半夜
想来水米未占唇　新来乍到羞又臊　难以出口把话云
想必是　你若粗心也无孔　将他餓到这八今
李陵言词还未尽　有一丁　仆妇答言把话云
奴婢劝君吃的不少　粳米湯飯与湯更　就只是

一件总也不言语　也不哈来也不亨　想来必是还害臊
明日只怕不隐生　仆妇对面说趣话　李陵闭目不家人
但见他　独自坐立罗帐内　灯下更显美观容
烟龙芍药差多少　就尤如　犯鼻比丹一般仝
说什麽花昭君美　恰似仙女降凡尘　那里是
洞房今日花烛夜　恍忽身入广寒宫　李陵越发更爱
不觉慾火把心攻　分付了环秦出家　掩闭房门不须傳
亲自与　新人松鈕解与扣　吹灭银烛入帐中

秀憐言不尽欢娱事　直睡到　日出三杆太阳升
朦胧睁眼留神看　不由有忙吃一惊　一声喊
了环快来不好了　这件事情漏浑齐　更多仆妇齐此话
齐進房　一人々的神秀齐道　这事真正是新齐

游龍傳十三

正是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長葛洪文得了美貌的女子與尔新昏又荅有夜間大醉貪戀女色睡至日出三杆猶未醒来吃了这一京非小口中大嚷不好了々々丫环你们快来瞧々这宗怪事帀仆妇丫环听見老爷在屋中喊叫一齐跑進房中連忙问道老爷怎庅羕了李陵用手一指说道你们大家看々这件事怪帀仆妇丫环一齐拿目观瞧之来是李家的一条大母狗睡了半夜由不得又羞又臊这件事若叫人會知我与母狗睡了一夜这是什庅意思一头乱叫跑出房去气的

个李陵嗐声叹气不表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登時间合宅人々皆知尽晓以為奇事呐罕尽都私言暗笑都说昨夜他的信不沉如何放着如花似玉的新人不睡到与畜生睡了一夜万一那个母狗下了崽子呢人不作倘々不作人那可怎庅好这一路吵嚷谁知夫人醋盆子焦代爷听連说奇怪暗々骂道老天杀的一心只要取妾这不取出一宗怪事了这事什庅意思尔言焦代暗语且说葛洪文无京打米心中纳闷

葛李陵　独自闷坐洞房内　无京打来好不盅

口中不言付中語　莫不是　日期不好被人冲
昨日虽然我大醉　進房一樂自竟輕　我心明
明々白々没点錯　帳内生有女佳人　羕々宗々全是真
实然叫人真動心　成就百年姻缘事　瞧他美貌如仙子
怎庅　忽然々间出怪事　佳人变作一畜生
醒来睁眼全不是　美貌女子他影无宗　叫我怎羕对親友
何言荅对好难云　很不该　多貪杯水不大好
从今断了这一宗　不光我断这宗係　連親代友劝一声

野了只恐要顽狗　好歹别恨我来行　葛李陵
自己思想自己叹　又羞又臊打嗐声　自然少门难出去
親友问　叫我何言对他们云　新人变了一条狗
我舍畜類成了親　这不是　活々叫我丢尽脸
真是一宗怪心情　越思越想好难受　愁的他里间屋内跌要形

卞公葛洪文取親的事这间屋子却是正房三间乃是一明两暗李陵独自坐在里间洞房屋内自言自语低头叹气闷々不樂自愁怎庅出去見親友们要问怎庅回荅新人没了影了

我舍我们家母狗睡了一夜这个话如何说的出口来真正羞他妳的气总是我粗心自该先瞧々黄曆昨日的日子不好才有这件怪事李陵正自思想忽听仆妇丫环一齐乱嚷新人来了葛洪文听说新人来了心下京旋不止付内说新人身在何处又不知从何而来如若有了新夫人这还可以應承一二想罢连忙出了洞房往外一看但見果然新人坐在外间屋内

但只見　新人外间屋内坐　还是昨夜一般容

女兒模樣无闹臉　昨君的　恰似神女美花容
端然还在床上坐　紧皱眉頭两面嗔　葛李陵
身打一弓腮含笑　两面含春把话云　有陪叫声新娘子
貴体昨夜何处存　叫我下安独自睡　帳中丢变我一人
可惜你　古貌良宵美景夜　令人糊塗心不明
李陵一旁只管樂　但則見　新人不礼半毫分
粉面桃腮代有怒　微々冷咲叹三声　葛洪文
偏要我脸不惶眼　往上深々打一弓　口内連把美人叫

想是昨日怯又嗔　怪我款代轻又慢　休要挑眼把我容
还求你　总是往常别怯性　如今伙计一般仝
诸般事你含乎点　吃点亏　有何妨碍狠希松
千万总是我的错　等我陪罪把礼行　总是你
初到我家多轻慢　恕我粗心一派情　言罢施礼将要打
自己说　一筆勾肖不必云

萬洪文说新娘子你是心里必然恼我款代不周又吞着那些
仆妇丫环不会作事懒惰轻慢也是有的昨日系夫元在大厅

上陪席中親友多飲了幾杯后大家公散只到三更時分方散
故此把小姐忘记至今责怀受屈总有那些仆妇有些不周之处
休要挂怀乃因他并不是下流之背错在下這身上我今去新外
手狠前陪罪说罢之是了号倒把怒見堂上的新人一伸手烙
定萬洪文的脖項了了吧就是了巴掌只打的秦僕哎呀咕咚
仰面朝天跌倒在地萬秦僕一番不将热来由不得气往上收
用手一指新人口说好一个不识台举的贱人好多不知輕
重不懂任性胡為

老身孔争忙扒起　由不得　无明火起怒冲冲
一声大喝好贼婢　不识台举小贱人　你老身
一時高性无爱你　仗台高價任胡行　打諒你是无依宝
在我根前假抛情　擅敢无礼動手打　任性胡為要作宗
萬洪文　说着了了一伸手　指望要揪髮万根
小姐伏又一抑手　名着那秦僕手（腕下绝情）　只听吧的一声响
哎呀咕咚倒在尘　新外子　随手脸上又一掌
秦僕疼痛實难禁　外妇了环叫外子　打不得呀（别要把揭生）

他并不是别人哪　却是你铁主公人　小扑的此说露往下栽
急見新人眼瞪怔　口说你等胡言乱　萬洪文他了跟人主人站
言罢夹身怔站起　立扑谁说那个人　利非尔
将手一抑一巴掌　只听吧的倒在尘　仆妇抑往萬秦僕
这家伙　气坏了满好色的人
新夫人站起身来往下往上前来对这谁说那一个仆妇以为
并一个打脸就嘴巴原谁是个住的女孩子你个嘴巴不能以后的
话言不住一致跌在萬秦僕身倒萬洪文只觉的以中点声

大骂该好一个不识台举的小贱人你们快了揪下坑来只
管打乘仆妇谁敢動手不素自流错盛子起氏在左房中洞
闹忽听洞房中吵闹进了丑妇手拿了根棍趕过步入前的
金蓮兒邑进迤正迂見了秋菜風以後太了快来見新人那里
打老身呢你去劝了才好丑氏命听心中大怒连刻闯進房中
台的一番但见床上坐着一个美貌的女子尤如画上美人
一景你说把个丑氏也看默了且说新人正在气打仆妇忽见
有一妇進闯进房来

这位人　趁自丑妇将他看　他也打諒正夫人
年九约有四旬外　（頭上的黄髮希少）透亮的　紧個庥子里又采
双了色牙唇外生　黄黄的　眉毛相孔母猪眼
娃胖好相要油墩　可喜金蓮不甚大　横量足有四寸宽
長里下足有八尺　还是倒蹈脚后根　腈年化
大约又足四旬外　一臉含计化嘴唇　脸上的冠子张的伏
故文宗　扭了丑了似颠疯　前叠了然子代的不少
秃髮斜梳半边本　川一件　套件夫衫幂靴袖

青纱背心蓓色裙　令人一見笑不了　讨脱一个母娘来
未从说话先伸手　指的如箸棒槌粗　猫听他
口中大骂小贱婢　木音如雷把茶喝　冷不丁又吓一跳
旧相那　一声娘罗又了害　佳人观看道在代
又是好咲又是嗔　那只如　去骂贱人好无礼
你的胆了色了多　我时不見你之过　不知好歹混作来
我把件子讓給你　撇下去好冷清々　我的道
一肚子气无处使　你倒以闹不绝声　想是了的你作死

我的道　元又的实然不讓人　今日叫你嘗々我
知道々々我的刑　说有话　迈步直扑新外手
手拿棒槌下绝情　佳人一見微冷咲　連忙的
欠身形一伸抓住丑妇下绝情

醋盆子進氏氣鼓々手拿一根棒槌本又要来打新人因爲
睄見他的模樣尔長的好看也旧獻了这才開言大骂小贱人
好无道礼初到我家竟敢胆大包多拉打当家的去户这还
了得应佳人含听此脸代然说嗜你是那里来的丑妇你嘴里
胡说敢骂我是小贱人还不快々的滚出百里之外去俱氏命
听冲々大怒口说了不得了反了天了叫你敢叫我滚出百里之
外去我问々你怎应叫我回来小贱人你当我是谁我是当家
的太々师悦讓你清有去户　瞎了一花那是我的好又今日你

不该叫我應内去給你磕个頭你只說我你过於無禮尔也不懂衣
在这里撒野混打人我今要不叫你嘗々好说清我是是非兜
个丑婆子言罢右手内的棒槌收定新人说々打来但見新人一
闪身形反背伸手把右手内的那棒槌夺到手内丑妇大嚷
阿好的你敢夺我家俱没有又用左手内的棒槌一齐照定
新人的右膀打来但見新人也不慌也不忙往旁边一闪丑妇
的身形往前一栽又被佳人將那一把棒槌夺过去了急时
个醋盆子更嚷起来了好的々々小贱人你把我把棒槌夺

过去还应来莫非你敢打我不成贱人说我就打你
这佳人　你而今頂腿代恕　你叫我打我旧恨
打了你旧便宜妾来　也不过　叫你浑身遍体疼
言罢棒槌分左右　照定丑妇下绝情　也不管
的脸浑身打倒在地　所以敢乱果脚松　疼痛难忍哭又喊
口中大叫小贱人　当真旧是这寡打　想是不愿活世中
了的门　还不快々齐動手　难道丑有打主人
要你这奴才中何用　敢叫我　拿有菜纸白存人

还不上手等多咱　快々拿住小贱人　旧用那
麻绳绑起交给我　细々藤鞭把他捞　打他一下闹一下
方才饒他命残生　仆妇了环齐答应　人々一齐往上雍
且说那　一旁恶人萬奉隨　观睄不由睛吃亲
谁人不把主母怕　分付时　人々急得把他拿
夫人脾氣我知道　往日乃惡狠十分　如若是
仆人犯到他手内　被他打的太苦情　这件事情可不好
小外手　偏々惹有母大虫

急的个季院为难又不敢上前相劝暗々口说不好小奶子若要
被他拿住佛起来要吃亏这个怎生是好葛洪文回句思想
只听一阵吵嚷好打々々元来是新人把那些仆妇丫环打的
一个々抱头鼠窜落花流水四散奔驰人々代伤个々有[illegible]又
见夫人被新人打的披卧散法喊叫連声葛季院一见上前
说道打不得他是当家的夫人只听新人说有口胡说敢是我的
面前拉称夫人你问他是个什么东西敢作夫人你们净是闲
看门子自己赶团劳只好哄那些百姓迂人如何瞒得过我去

但这些无搭对的瞎话少要往我言肯言罢一扭项叫声葛
兴文你的根本又深柔々难以瞒我
新妇子 粉面含嗔腮代怒 叫声季院葛兴文
姑娘今日教训你 只要你 以后改过莫胡行
害卡成家由不好 流藏的马中来补 我知道
你作季院好几次 非偏良心起歹心 欺君枉有瞒哄々之
空有李同肚内空 用你作事才你后 折多把孙公根
你还想 接续香烟身有后 阴功损尽自不晓

那妾生子图结果 那晓得 如盖成水火化冰
再者还有一句话 咳你那晓暗中神 世界中
妻妾之星今有 明媒正那坐中况的 三房五妻咸曲喜
母相情无法又从 硬作烦填强如女 这件的情损尽阴
奇害你 小姐冰肌结依守 除此被你把权执
还有大胆合成亲 相那袁 又如司吹不择得
我戒夫人不害臊 罢我休你如农民 那该把
你们的古部全剥下 且叫他个陈々看 往后必改全本怕

你们々 都是些闲肯神々
新人说葛洪文啊你的所我个以丫[illegible]
她你赶快这果的踏撞[illegible]作的起人々成合前
来特为打你这不堪々物以羞世间的妇女刁顽说罢又打罢
季院心中大怒说这些事你如何知晓这不奇了焦氏听見拼
劳命罢你说撒谎打谎又扑上来作想被新人一个嘴巴
打个仰面朝天葛洪文一見如此心中大怒[illegible]仆一个々来拢

抬举的小贱人認真的这般无礼说着上前動手不管好
歹一伸手扯住新人往前一拖只听咕咚一声倒地丑妇的身
上三个人打在一處闹在一堆踏盖子焦氏得便把一个新人
翻过来按住真是狠急了用口咬住大腿不放口只咬的
哀声不止那仆妇一齐大嚷说夫人别咬了那是老户
这焦氏 听见仆妇丫环嚷 这才双手用力扶
低的一声发了怔 松开口 不由一陣气長出
忽見不是新妇子 咬的却是本丈夫 連忙的

扑将起来东西看 站起身来发胡涂 新人好々生上面
鼻子口气也不出 焦氏一見说奇怪 季院听的列嘴笑
又听得 仆妇丫环高声叫 奶々忘了不用笑
别生气了有人到 快些去 連接老々舍大姑
三舅母二姨大姐々 这些妹尔们全進屋 叫他们
也得見々新妇子 问他个心服口也服 季院向听止住询
忍着疼痛進到的屋 且说内親平女眷 仆妇搀着丫环扶
一了々 相々携々来至此 忽見焦氏腿啼瘸

救〻散法不相柔　又吝有　黃族凡机肽代秃
果脚搭拉小鞋吊　又只大脚指驱舒　一齐说
姑太〻今日大老事　为着你叫太胡涂　有话只能芝蔴礼
常言道　是小若得把大来妆
乖女春们说姑太〻你量一了娇嫩的身子又是头喜日子哟
此生气这了什么元故百一气出一个好多来到直多了只听
焦氏说了不得了我家去户取了一个不说礼的贱人来了
刚到家他也不会三〻二十一先与伴子拌嘴我听見耳先

不过来说他几句的哎呀好一个利害的小東西公然不
服我说他还骂我叫我家出一百多地四亲〻你说句公道
话我叫谁骂过我不过看有我们去户有点岁数了没深
吾女取了他来一个一得了一男半女的也是一个眼目谁想
他物台高傲的任性胡为你们打听〻〻就从我嫁到葛
家连一指的没有戳过他净给我一个嘴把用棒槌排了我
一个不以欒手脸上膝咧嘴也破咧浑身也青了四亲〻你说叫人气也不气
醋盆子　说骂不由频发恨　咬牙切齿怒气冲

乖多女春大家劝　四亲〻蛟手切齿把话云　我劝姑太〻睛看我
暂且息怒别动嗔　依我说消〻气你歇〻罢　任平这裏礼为尊
你是大来他是小　恕他愚去年幼中　我有几句话惹你
叫你又恼又动嗔　要为了取个小容易要非　乃因元子却无根
你的胃气我知道　一会家醋你要你不离情　不孝有三后为大
叫你年纪有五旬　今今后不用查详细　凡事大意与实供
至了大小过三日　自然拿教把你等　看看我们乖人脸
饒他初次把他容　焦氏说道气死了我　四亲〻说话不中听

莫非是我查详细　想我顾他万不能　三日廿一旁说不可
二姑小大姑〻劝一声　替我们去把新人見　教他一板叫你气平
言罢一齐将房進　瞧子女子坐床中　恰似天仙一般美
月貌嫦娥降凡尘　但見德亦見乖人详量　瑞然正坐不欠身
乖妇一見这光景　一人〻全然动气口向声　齐说难怪姑太〻恼
看来果然可气人　这内中恼坏妇人几个　上前惹他要行凶
揚起手来才要打　忽见那旁佳人檢梓植恰似木神一般仝

话说葛家院被新娶的宋宦小姐大闹一场就听那些葛说〻的乖
女客亲看前来解劝先把醋罈子焦氏劝住然后催洞房指
望前来说几句押〻姑太〻的氣兜也就完了一齐進了洞房
观看但見床上坐着一位天仙的美貌女子見了他们这些
好道進来端然不坐連動也不動四姑〻暗〻说道这个孩子不
知好歹空長了个好摸樣兒不知規矩禮貌三旧姆大姑〻二
姨兒五姐〻也都睄見新人坐着不理人個个不悦齊說你
看他的架子不小如何当人作得小老婆呢比个官娘子不

大道又听四姑〻合新人說你這个孩子太也粗心了今日这可也愿不
得姑太〻生氣又听三姑母大姑〻你們說了半天也說了這们說
着他連礼都不礼四姑〻二姨兒又說任憑你怎麽樣不如好
歹你想〻格膊扭不过大腿去你是新娶的小他是大你要不
給他磕頭陪礼斷也难開又是情是要打公道上說相你这
樣無礼别說姑太〻生氣連我們也有点氣兒牆听新人說道
你们到底是那里来的这一起子雜毛畜生红頭绿尾把该死
的東西往我砍刀〻你們也不打听〻　小姐是誰

新娘子 粉面含嗔開言道 眼望群妇把話云
我瞧你們这些妇 一派無耻大不公 全是些
油頭勢力拣臭脚 趁大赴勢中妇人 未從開口来讓話
你們打听口里情 說起小姐名合姓 口怕合村尽知聞
我的父 姓宋家住十三里 宋計秋張雉誰不聞
我泰不得方出門 黄家院 認為又女作千金
北京城内都督府 指揮吳老爷结下 你小姐
大人之妻大人的女 一品夫人前世因 你們竟是作春夢

無法無天太欺心 你們大家來到此 欺心胆大信胡行
拉扯把 姑娘推來要作妾 抢拙良民礼不通
罪犯天条真該死 你們还 前來对我假撇清
你我良言來相劝 少减罪孽免禍星 不然定遭殺身禍
他一家 个々喰的頂目紅
小姐說為他父為官貪賍不法被参革退回家亦居万章
你公々又作响馬所窩來真死中有餘还敢拉想小姐為妾罷
更深重就是这開私子焦氏自係妇人既不能替夫出首反不容

丈夫娶妻不思絶后之罪罪該萬死正一味居心可惡全不想他
自己出身微賤生來的丑惡不是个人相反到自役我今日打你们
这些無知的畜生以题与頂小姐这些話説的乖妇女不但不懂
反到叫那怒一齊説送了不得了你竟連我们説的通个抓小狗不
直我们都不是人罪々你是人这還了得么一齊那怒急所腦
焦氏及說道四姝々三旧母二姝尓大姑々五姐々作们都听
々这不思我不咧实在男人氣恼
脂粉子 氣的都是洋身戰 满臉的那子更不堪

四老々一齊要討臉 一派的、 道理不明就挿言
佳人空說良言語 竟是对驴把琴彈 空说了
一片良言全不懂 总未听出要的根元 丑妇焦氏这些話
深沖老爷把話云 未從張口那京慕 眉眼齐和挪了五官
姝々說 姑太々真也姐惡你 丑家孩子特不堪
实在令人真可恼 这件事 連我气的脸發藍
我親不信这件事 打不过來反了天 叫姝々
他的后詞还未尽 小姐不由怒沖冠 口中大罵老猪狗

不用胄泡吹的元 我今若不打你等 大罵人々不扶借
接嘴巴 只听吧的一声响 跌出数步倒在平川
打的姥々巴旧々咩 疼的亡 口中喊声叫皇天
三旧母大姑二嫌 一齊乱嚷反了天 一人々
用手指着新娘子 揎拳护袖齐上前 大罵贱人真作死
姥二庄 只是打的当替闹
東妇人一人々全都動了氣了内中大姑々先就上前動手要去揪
住新人被佳人押他的手腕子破開連推代打这位大姑本来有

些肯色打扮的俏摸肖代的细假一自脚々底下穿的是格基意
底鱼鼻思要尿脚小今被小姐々巴掌打的趔々趄々跌倒把一
个高底子歪吊了一齊大罵上前動手又听新人說好一起狗
賊还敢罵人且打你这起狗妇言罢一揚手吧就是一个嘴巴只
打得哎呀伏倒在地三旧母二嫂与刃个不知好歹的丑妇也要上
前撕护小姐但見新人左右開弓好打四妹々的冠子打碎了三
旧母的高髻打落了大妹々的高々底打吊了二嫂和不如上
她的衫子也扯破了五姐々的手上的鈍子也丢了一人々嘴破脸

腑厥胸霎怀大々不相
月不説
書中而表葛桌院
女眷来到壯回避
一直回房冊所上
睄見桌院这般容
連壯向
如此以閙説一遍

葛家桌底申女容
被小姐
指望顛在到庭中
但見親友一大群
衣破臉青不相樣
老ㄗ如今怎麽樣
眼望着

是被新人打的（打打）
打的鼻破臉紫青
壯这步
还有啲馬桌好汗
到把申人吃一驚
李院一柱説ケ清
花兜薄頭李志本

口呼安莬我求你
女子送回他家去
分明要ㄗケ禍體
李志本
世間竟有這件事
快説女子不要緊
当真不要交給我
叫他弍二

一客不煩二主人
或者打死我愿情
想早除却是正礼
一開李院这些话
豈不是
枉為好汗把我尊
一刀兩段把命抗
江湖汗李志本

或將这
那里是我娶小妾
尚不机荒打不清
如雷吃吃喊一声
反了天的大事情
葛孝
那有工夫送回去

且説申多親友賀喜的这内中有好有歹正派人一見花兜薄頭如此就要奈人如道他们ㄗ的行事蝶撞説命人送来不康眼由不得嚇了一跳連忙相劝説李二ㄗ暫且息怒葛老ㄗ你也不必如此挑我再下説姆容易聽了一ケ萬寵想是他在家做女孩兜嬌生慣养之見有的如今只想他一ケ幼女新来乍道的不敢做小媳的規矩细点心这也有的若要説他伝打老ㄗ今家老幼都被他打了則説再下不信就便三五岁的孩子也未必肯信葛老ㄗ你臉上代点傷兜想是酒后惧跌傷依我们

相劝則把这件好事閙坏了且説葛洪文元本送心里捨不
淡新人的美貌所見申人相劝送心内愿意

葛李院
打頭不落名声
二来难捨花容貌
假意代怒閙這
饒他和状兜喪昧
李志本

一閙申人这些話
被小妾
恰似天仙一般全
便宜这ケ小賤人
往后代君在如此
再将李院恩熱

正中心中十分
痛打一頓狠责人
同此上
暫看申位ㄗ们的面
准免鞭渴捐闭功
大局果事屡容情

將刀入鞘付又想
大家媒説付为休
才代要吃来坐定
口把老ㄗ申位尊
二姨兜衣衫全（砕扯）
老太々鞋帽光（脚帽）
满臉向了果窖
满屋的傢伙（砕着）

界想那
要酒只菜把飯吞
猛听一陣吵閙声
快去瞧々新媳子
三四蚂
果脚扯的碎了！
是被新大打了个（面）
现今还在后边閙

十拉岁的女（[illegible]）
申親友
送后路进西伏媳
此时閙的多紅話
打的滅躲魚然存
一ケ々
好相疯子一般样
还要杀以万打西

申休妇
还有啲馬申崽俎
一青还安往后跑
嚇坏行情亲其友
申啲馬

話言未盡李院忙
一ケ々
来了年轻小妇人
眼前所人々動吾星
仗兵刃大閙葛家拿ケ手停

立刻起恼李志本
拔起兵刃眼通紅
这其间
这一看到洞房内

話說萬洪文一念花兒溥頭李志龙还有中嗚馬逢陪伴親友
闹仆婦前报新人在后面混打那些女眷洞房屋内的賊盗一擁
了个稀研裡外遭塌了个土平李院心中氣恼好似李志龙心
頭火起大声喊道竟有这樣大事豈可容的言罢手拿利刀
迈步直奔后面而去中親友攔挡不住連李院代人往后闹不
表書中且說員外宋計秋只從在書里店村外被李志龙威
嚇回家心中难捨兒女被人眼看抢上花紅彩轎抬去急的

哭回家去來至大廳之上又見那些仆人忙乱老者心中又是
急煩又見[illegible]人哭鳥声听着[illegible]知你的命[illegible]好容
易諒良鄉將你救回又求多少的不見將你送在鬼門關前跟
前作為義女奉旨許配指揮吳虎為妻指望是一宗好事那
曉落流之中又遇見這些賊人前来趕散將我女兒搶去乃要指
望女兒[illegible]何言[illegible]那時一定要[illegible]人多
到此怕求哭哭喊喊大哭

宋計秋
怔怔低頭人多哼　不由一陣好心酸
淚兒一行湧直淌　由不淌　大放悲声哭蒼天

娇兒你的命好苦　命中遭定遇奇冤　好容易
丟离火坑遇人救　回家骨肉大團圓　蒙恩御賜察院女
真是平地上青天　将你許配吳宅内　二品夫人是天恩
實指望　一家仗你受封诰　命小福薄不能躭
你又遇見賊燋掑　抢了去　好叫老父心下难

娇兒此去你受汝　只恐难保節烈全　你若是
被賊燋掑沾身体　玷辱宗祖被人言　还怕吳宅将怪罪
奉旨前来祸滔天　老者越想越难受　二目淘淘泪連連
大廳上　員外悲声嚎啕痛　又边家人齐上前
人口把員外劝　齐說道　你不大哭去报官
当堂惧安言此事　好救小姐転回还　中仆人
正自劝解老員外　忽見厨子跑上前　口說回禀老員人

有一件　希奇怪事真罕然

家下的厨子慌慌忙忙跑了来口禀員外爷好生的家裡怪方才
給傻子所吃的那些肉菜等等燒酒等物俱各放在厨房之内
並不曾少一件眼睜着傻子吃了个精光元来一点未動还是
整整齊齊怎么端了来的怎么还端回去了这内中就自少一碗
肉其余的一点未動宋計秋聞听嚇了一跳附内說这是什
么元故也就止住泪痕叫声家人跟我到書房中看看傻子还
睡呢没有眾仆人闻听一齐答应但見宋計秋欠起身形跟隨仆
手内提灯這个天也也不过刚至四古一齐来至外書房内宋員外
仔細觀看吃了一驚但見傻子踪跡全無不見影向

宋員外　一見傻子無踪跡　一同仆人吃一驚
齐說傻子那去了　想必是　听見眾人他怕亲
老早起慌出门去　未見门上說一声　他还是
藏在那里不敢漏　你我各处把他尋　員外点頭說不是

你们我々便形踪　俾人前往外跑　前后分散细我寻
各处里　我到並無踪合影　回来稟报一柱情
各处我遍全无有　宋计秋　心中把想不定停
正是主仆心不定　忽見丫环到房中　眼望着
宋计秋把员外叫　请丫快到上房中　如々请丫有话请
不叫员外悲痛声　李因方才人稟报　说丫前面痛伤心
宋计秋　闻听安人来奉请　只当劝解免伤心

口渴迈步往外（後）走　正書房　直休后面卧房中
登时来至卧房内　一進门来吃一惊　但則見
女兒愛姐随母坐　並無惊慌失色形　员外也就连忙问
说道是　娇兒你从何处临
宋计秋刚一進门一眼就睄見自己的女兒合化外在房中坐
定由不得吃了一惊附内说这豈不是一件奇事我明々看
見焕人代令许多贼寇用一乘花红彩轿抢正卧房坐了轿

内一齐抬去我还赶到庄前村口被焕人用刀嚇回如何我女兒
现在房中同化母親在此又無惊慌失色到好想没事人的一
般这是什么元故宋计秋站在房中寡々發怔忽見安人李氏问
道员外為何方才在前听一阵悲痛人哏我母女有些放心不下
故此令人请来便问详细何况外面天交四古宋计秋闻听安
人之言更又又思口呼安人说起此事另人惊罕
宋计秋　眼望安人母女双　口呼娇兒与安人

昨日来了一穷汉　和尚那　痴傻獃呆齊々村
来到咱家大门首　化頻斋饭把机冲　我一朋
動了慈悲善念意　将化请進書房中　酒菜吃的真了没
一桌吃的精打精　酒足饭饱对我讲　只要看々女娇生
若拟我　不能叫女将化見　谁知我兒对他云
化既要把孩兒見　你女兒　难道怕見一穷人
因此正去将化見　睄了一睄無话云　化嘀咕

只言愛姐造化大　果是一位女人形　说着書房合上眼
不多一会打呼声　我说不可人在此　休要惊動这穷人
因天晚　遇見焕人闯進院　一乘彩轿放院中
眼睛闯進卧房内　明々的　抢正女兒入轿中
親眼睄着抬了去　如何你会在家中　这内中
还有一件奇蹊事　書房不見那傻人　这件事情闹坏我
宋计秋　想是活该遇鬼神

（平公）这个傻子並非别人乃是傻真人前来点化先员外大
客所中吃喝用仙法遮人眼目就从良乡收了女子回家早已
着就女子还有一场大难因此特来收代就有一件傻仙了有愛
姐未見过一面因此上若若只要睄々小姐所以好收假庄酒醉所為
单普花兒薄頭李志龙代领多人闯宅来的时节傻仙了用
仙法把真小姐護住使傍人观見自己却变了小姐的模樣
令親眼睄見被焕人抢去庄入轿内指去闹的合家荒乱及至

宋計秋被李志龙唬回家来 嘿喊心中不定 因此看見小姐随母
在房中穩坐並無驚惧 焉有不怕之礼 心下有此發迷
宋員外 对着 安人与小姐 就把穷人傻子云
如此吃喝怎樣醉 書房中 如今不見影無踪
厨子前来稟报我 更又叫人怕又京 化吃的
那此酒菜全未動 照旧放在厨房中 及至書房将化看
谁知傻子不見踪 另人四下里去找尋 那有傻子那穷人

这不見 活ゝ叫我見了鬼 想是时衰運不通
員外言罢長嘆氣 忽想見 小姐闹言尊父親
孩兒想起一件事 爹ゝ何用怕又驚 前日个
良鄉所見人言講 有位傻仙廣神通 両壇台下显本領
拎拿妖道是此人 灵通天地把元敵身 却是成妖馬猴精
他帮肋 寮院黄老了将救奴 全乞弓了傻仙爺
累ゝ他把孩兒救 这着恩 如何答报恩合情

小姐說罢前后話 員外安人心下明 宋計秋
合家大小将頭叩 焚香說告當院中 宋家如此来叩拜
驚動傻仙大真人 早知如此这件事 必就不肯用法家
且說那 葛家男女并仆妇 奇目觀瞧吃一驚
斉說不好有妖怪 你们瞧 新人变作一穷人
正是衆人驚又怕 来了李院李志龙 斉瞧見
女子变作一化子 人ゝ省悟个ゝ京 時间怒恼薄頭李

必不管 輕合重怒冲ゝ举刚刀照定傻子下绝情
話說葛洪文一同花兒薄頭李志龙还有衆灵林响馬听
見后面新人变作一个乞焉把洞房之内遭塌了个土平尽
把那此外兒们打了个不吃姜兒一个ゝ心中大怒才要前去
忽見那此仆妇了环小厮奴仆條ゝ斉前来叩尊老了与衆
位了们不好了如今四姑ゝ三旧母二姨兒大姑ゝ五姐ゝ普皆
望劝解新太人谁知不听反到動手把那此外兒们打了个頭

破臉腫衆太ゝ大怒一斉要上前動手谁知新人变了一个乞焉化子
用嘴将衆位姑太ゝ们碎了几口恶吐咪谁知立刻衆太ゝ们立
刻全動不得了葛洪文闻听連忙便问怎庅動不得了衆仆
妇說請老了親去看ゝ去罢如今也不知道什庅元故弄的我
家太人及支太脚朝后走四娃ゝ的眉毛長情底下三旧母頭髮
直竖尤如活鬼二姨兒的鼻子在一边大姑妳是青臉红髮红
眉巨口獠牙五姐ゝ耳朵長在臉胆上一人ゝ斉都是各别令

樣不知是什庅元故 稟报希奇罢怪事 吓坏親友许多人
衆家人 吓的那 人ゝ低頭心内沉
立刻所見無主意 斎說道
衆多咱焉斉乍庙 脉内把想自已云
这是那里来的这件 大声喊叫了不成 莫非此女是仙女
下界点化必有因 我昔江湖作買賣 常把經商客人拎
從不知 世上那有奇怪事 白晝青天闹妖精

拡敢变化將人混　细想来　此物作怪〻不成
这此灵林胡精议　都说这是〻成　葛亭院
眼望好汗薄頭李　叫声贤弟你是听　想来昨夜与邪物
冲撞神圣怯又嗔　难怪新人变如狗　我業遇見作怪精
李贤弟　常言一句說的好　耳听是虚眼見真
大家前去看一看　到底兒　瞧〻可是什么精
話言未了人又报　老卩快去瞧个真　申太〻

人〻院内吞跑倒　不住磕頭給那人　喜院闹叫無主文
众親友　内有一人把話云
这个人姓張名叫銳仁有个外号叫胡塗鬼為人粗魯横楞
別人未及回言諦話他先一声怪嚷口叫葛老卩你方纔說昨
晚上娶親的时節路遇妖邪拡敢变化說不錯准是妖怪虑
底說呢我所过封神演義就說的是紂王寵建妲〻他不是
蘇蒦的女兒用大軟抬進朝闱下在寿舘之中誰知就遇見

妖精把姐姐吃了去就是便了一个蘇蒦的女尔姐姐的模樣
兒進与紂王將他封為正宮外〻生〻他把高家滿天下闹散
了葛老卩起早兒除邪了才好我想这准是昨日在半路上
新娘子被妖怪吃了他变作女子才这樣作耗
張兌仁　信口闹合胡言讝　他会将古比作今
只說昨夜遇妖怪　把一个　花兒薄頭眼暈紅
大叫贤弟休胡讝　何惧魍怪与精灵　葛老卩

你〻只當將心放　請〻神来我送神　我不信妖邪这事件
好汗從心要真　雨下一片是好意　丹全其美好事情
元是我　致意抡来那女子　元何化作哄騙人
细想其情真可恼　就自是　窮人未闹礼不通
英雄言词还未尽　内有一人代咲声　他說道
李卩休怪我直語　別把此事你看轻　能于变化全至此
你要奈他就不能　暫把虎威且息怒　二思二肘方而行

你若是　性敖蟒撞不大緊　禍到臨頭用不中
英雄聞听心冒火　一声喊　大叫你等少胡云
好汗正应及句話　血氣方刚在年輕　这正是
初生的小牛兒不怕　長出犄角反怕人　那里肯听人相劝
一怒间只見他手提刚刀往后行
小豪杰李志龙心中一怒手擎明晃〻的刚刀直入卧房而走来
至门前但見院内果然有几个神頭鬼臉尾的妇人跑在外面

不住向裡磕頭英雄一見难按心中之火一怒闯進屋内一声大叫
呀你何处的妖人作耗弄神变鬼咸吓我若你的罪該万死我
李志龙從来不信你这妖邪怪物拡敢前来如此重公表过
这位傻仙卩在良鄉曾受过正得皇卩的敕封因救樊姐等
就此女还有这揭叟难故此前来获展神通大闹葛宅这内
中还有一宗阴罪諸公往后听自然明白且說小英雄李志龙
氣忿〻手舉刚刀照定窮人樓頭往下就砍

薄頭李　看見花子氣紅眼　一声喊叫罵窮人
扶敢如此弄神鬼　手舉着　明晃〻刚刀舉在空
蓋頂搂頭往下砍　渾身攢動力十分　心想着
這一下劈分及半　方鮮心中氣不平　怎知傻仙神通廣
契與無窮法術能　一見英雄用刀砍　微〻冷笑不绝声
但見他　並不躲闪端然坐　刚刀正砍在頂門
只听咯哇一声响　但則見　火星乱迸刃全崩

反把刚刀迸回転　打在頭上响一声　幸而手
刀背打在腦袋上　疼的他咧嘴又清滲　時间氣坏頂薄頭李
又氣又惱又是疼　英雄心中更大怒　付又舉起刃刚拿
但見他　傻仙頭上又要砍　他把旁人看的輕
又見傻仙用手指　説声止　這小把〻刀好汗李志龙
立刻站住不能動　手中刚刀双手擎　高〻的
斧前刃眼只發怔　扒如泥塑相死人　不能落下拐不了

又听得一声喊叫那傻仙叫道李志龙
豪杰李志龙手持刚刀高〻举着落也落不下来只听傻仙
卩説道李志龙你如此這等無知若不是我玄家人慈悲度
化愚蒙你的所作的那些事都該万剐凌遲不惜其罪且則
説你劫脱往商客人的良家傷得該死又要心抢擄人间的婦女你也
不知那女子的来歷他乃是忠正无私才智过天察院黃老卩奉
正得万岁的御旨認為义女又是奉旨主婚給了都指揮吳忠

卩你夫人那吳忠卩兄妹二人抢馬无敵有万夫不当之勇你
竟敢胆大無知枉敢抢掳他的夫人何况又是奉旨万岁皇卩
知道這是位節烈的女子
傻仙卩　眼望好汗微冷笑　口中叫道李志龙
你自知道凭凶性作　这内中　你怎曉得有善恶
玄家人慈悲施法力　免了你的大禍星　你可知
一時擒了你小姐　个〻應該項冒红　你不思想恩来报

反来動手要行凶　皆只因你有人命　該斩當日李双京
我道　慈悲為本廣行善　念你年老二双亲
无人侍奉缺倚靠　若不然　准叫你死活不成
傻仙説的是实话　那時英雄忽省听　只因他
年輕一派心性敖　只知暴躁行山村　總是未經高人训
缺少琢磨心太洋　入在江湖為盜贼　心高好勇不扶人
但見他　怒目横眉元睁眼　連〻喊叫不绝声

倚仗有些妖術法　好野道　竟敢前来拉欺人
李某江湖居好汗　如何怕你一妖人　傻仙卩
伴〻不惧开言道　哈〻大笑又三声　你今既然不服硬
叫你站到一年令　時间氣坏消的李　干自有急难動身
且不説　李志龙性叔受磨难　且説家人跪上听
大叫名卩不好了　李二卩　两旁窮人怡往外
更多响馬闻此话　人〻氣恼往后行　各拿着

有一名家童前来口称老卩不好了李二卩用刀杀那个穷人到不曾杀死如今反被穷人治住不能动转葛洪文听见此话心中急燥总不理惧回的肩者李俊登的这点才略已全伏看花兜荀郎李志龙的本领今日听见被穷人治住心中急的唉声叹气没法可处忽见那些东林中的好汗听见如此一人々只气的磨掌擦拳蛟牙切齿一齐动怒内中有胡涂鬼张老亿小良伶赵秀金还有烘王癞虎四公混世虎唐仁杰宴敦信郝士成小罗成刘光灵一块云胡空元一斤铁张苍虎这群人听见恼了寨主被穷人治住这还了得一人々各抓刀动才要前去怒见葛老卩跑上近郎口呼众位好汗不可动兵器难道说你们这些卩们连一个穷人拿不住么单动兵刃不成众人齐听也就答应一齐将把那些根棒刀枪尽都丢下一齐来至后面瞧了一瞧果然没闪跳着许多的妇道望着那个穷人不住的磕头又见一人々神郎兒脸难看由不得气闷胸堂

众巧贼　一见众妇改形向　果然个々狱左壘
望着良子俏郎们　、怜似好　难奈碎米一般全
回郎看见李寨主　奔着刚刀发愣怔　众好汗
一见不由心好恼　无明火起大动嗔　齐说何处野妖道
已伏邪迷混作精　各使前步蹿上去　照定傻仙把拳擂
傻仙卩　一见不由微冷笑　孽障无知善佑人
端然正坐微含笑　叫一声　无知孽障众畜生

你等若拟贫道我　人々猛烈似英左　俏众等
桐独堂々真好汗　武义高强本领精　有义安心来害我
无仇无恨把我寻　瞒々你等真无义　看々谁能谁不能
傻仙卩　话言未了众人恼　各掄拳郎要打人
指望大家齐动手　那晓得　傻仙坐上骂畜生
嘴内一动眼一闭　口内不住碎吣嚷　也不知
念的却是什么话　用手一指喝一声　你们还不快动手

打起来　贫道瞒々也由们

说声打但见一齐答应盖不由已大家也同动起手来又见傻仙卩将花儿荀郎一指但见李志龙将刀也放下来前去也动起手来尽都是自己打自己而来且说家童一见如此慌々张々跑到前所口称老卩不好了如今众宗好汗指望前去疗打穷人谁想个々众了那反到自己打起自己的人来了你看人家无不前来劝解々々只怕还要打死一双口子且说那些贼寇的众客一齐此言人々京慌个々害怕内中却有一人他必支其依的明白此人姓德名叫德意称乃是一邑庠的秀士見此必有些异义心中明白八九复又说宫有文故一定不求之妻未郎有些不明不是抢掳必是谁骗因此才有此祸

想必是　寅夜抢掳良人女　惊动隐士与高明
施展剑术仗侠义　特的来　若救女子治众人
这件事情若保你　只恐大家有灾星　得意备
想罢眼望葛秀陡　口把老卩等二声　遇下曾听人言讲

有位傻子賊侵宿中 求雨神仙他拿住 大展法術显神通
吳通天 被他洪的把元形現 元来是个馬猴精
述有一位当家者 求傻子 而为降下雨甘淋
莫非傻仙是那位 听说敕旨受勅封 封他为
術法大得如意通 果然是他了不成 言罢一往前后话
将向师傅葛洪文 一奔德姓这些话 如梦方觉一般仝
付向说 这件好情怎麼好 猛見家丁報一声

口手齐声快去弄 拿好仔 打的郎破脸也青
刚相人々要拼命 在這半刻把命抗 開示了
人命関天非小可 家敗人亡時刻中 李陵奔听失了色
又听得 秀生開言把話云
李陵葛洪文一奔德意南说大概是傻仙子来了罢連忙就向
忽見得是他而来呢得秀才说你去看々他郎上若有窟窿可回是
了话言来了又見家童来报说志子急仔到后面功々好仔子们如

今打的郎破血出快々前去救一救罢不然少时必要打出人命来你
说葛洪文此一时忙上加急々上加倍望得義备口呼相公这可怎麼好得秀上
说葛志子怎麼好设什麼说的葛得软然磨硬柔然磨刚你是人家之
管家去以礼相求比旧精诚多福不然甚福了小葛李陵奔听此是一百
个去耐少不得扶后而来刚到后面来到洞房门首一看唬了一跳
葛李陵 来至后面当院内 举目观瞧咤一惊
果然妻子卡女眷 一人々 大改平素旧形容

神郎鬼脸不同样 法散披郎似妖精 叫姑々
眉毛长在眼底下 三旧少的法相将宗 二根鼻子歪又腔
大嘴々的髮赤透化 在姐々再别扬了住 大改形色眼不灯
人々 跪在房门台階下 破郎磞地响連声
又看出人齐動手 当院内 来了往々比帷左
人々尽要把他忘 刚相执敵一般仝 葛洪文
連忙上前要解劝 撲搞指望拔開人 忽見一跑往上闯

来至房前一探身 偷而一望照楼打 只听呀的响一声
打的丫 李陵咕咚載倒地 眼冒金星耳生风
只说連我也打 莫非是 你害了々有个病
说起爬起忙说罢 未到新人洞房门 一扭头
仔细偷情往里看 床上坐着一个人 果然倩若不相象
就照看 秀才话语细留神
葛李陵说了一个嘴巴只打的两腮通红心中害怕連忙扒起来跑

到洞房屋的门首往里观瞧但見床上坐着一个男人头穿的
破烂人物生的奇面大耳鼻口方忽見郎顶上果有一个窟窿
葛志子佃请光景果有些未應越情越想越不胆心害怕从
夕晓倒往上硬郎心中当声吽吽道仙長子之望你可人家大
发慈悲救救去灾若难大开方便之门饶恕凡俗小人之前之罪
不住咕咚々之連磞响郎且说上面的傻仙子往下叫葛洪文你
今既然猫到回郎所来見我云家人去不送悲但到一件你不该

凭意胡行
傻仙尸
你分明的敢提悮
几句良言要你想
出家人前来寻等（你我）
皇恩浩荡别当轻
难道说

坐上有倘闹言道
示家人
你明事情其不明
柰回你於予太不似
奉旨救你免差憂
師理你家你不懂

笑知凡夫简误父
也要慈悲善念心
莫非是
身为儒家非小可
考拔秀才通文人
秀才王宗又也尊

就该意秉理赤胆
不畏貪才与孔法
变官腥々声名来
当知己过旧换新
你拄教
自知眼前多快楽
你宠乘冠胡於中

方皇门
私通闺信行凶々
才被参革抄家中
急改前非还不晚
窝藏响马与盗贼
也不思
望想贪淫攀王婚

报答皇王雨露恩
你想々
就该守分才是礼
谁想贪心太绝情
坐地不赃於中出
後来结果与终身
绝不饶

拄敢抢护宋家女
贞道不发闺々情
又是那
钦命许死指挥将
若被你等抢护去
你等全有杀身祸
由不得

难道你也不打听
此女本是奉圣旨
黄蘆陵的一義女
吴士英
有辱节烈一往名
尸滅九族碎尸灵
吓的他害怕肴忙走了真魂

方才若是别家女
宋什秋的女亲生
却是西征奉王文
元配二品正夫人
列只怕
李陵贪听一步话

游龍傳十四

話說傻仙卩施展法力把葛李二院一家用法治住葛洪文觀心里實状跪叩哀怜只求仙長饒命且說傻仙卩一見如此在坐上叫道道葛洪文你既心中醒悟听我貧道对你実言你想那貞烈小姐倘若被你拴到此処受此怜如也該思〻应有什么罪过打頭你的家產难保你是滅门該遭碎剐之罪出家人卦念你平素有此〻孝母尚有可取之処你既然愧却前非要嘆好意貧道也就不見你的过悪我便饒救你只要口应心全然改过只怕你还保的住性命若是不听我的今后良言仍蹈前轍定受大害那時悔之遲也你却不比那些無知的愚人你乃讀書之背也要你自思自忖难道你貪官迎私苦害黎民窩藏响馬这些事何用我說大畧你已事心明出家人的言詞要你察〻計以杯饒你去罢葛洪文口内答应連〻叩首口尊仙長卩还望大發慈悲饒放这些妇女他们乃是一些無知妇女

葛洪文　一時心中全惺悟　頓開茅塞尽皆明

一枉之事尽后悔　從今后　改过前非作好人
連〻叩首忙站起　一傍侍立把身躬　但則見
傻仙用手只一指　向着牢妇喊一声　怒你尔等起去罢
仙家妙真果通神　牢妇人〻身活動　大家站起四廢青
又見那　傻仙卩的憰一動　照着群妇把气噴
說声急来那是怅　牢妇女　打了个冷战心内明
人〻不由心瀰悶　不見新人影無蹤　正面上

坐着化子另苦许　衣服破爛一穷人　且說一傍葛李院
仔細觀着俏的真　但見傻仙施法力　牢妇嘿声不哼
一人〻　归本还元还照旧　頭破臉腫發蓬松
有[illegible]道[illegible]　怅〻来　叩謝仙長活命恩
因為他那小姐的事　仙卩施展法力能　般变化
新人前来備點化　慈悲方便禍离身　李院一杜全捐懇
牢妇女　又京又怕又罕闻

牢妇女一个〻心中驚怕人听見葛洪文对他们說道那宗害的小姐乃是奉旨却是察院之女方步主婚配与都督府的指揮史卩為妻真若被我拴来那还了得不亏仙長变化前来这宗滅门的大禍难免你们快來給仙長卩〻叩頭罢卩妇女闻听魂飛失色一齊前来磕頭傻仙卩一見說道你们起来罢從今后須要謹尊妇道的規矩工身得貌闲门女訓尊敬長上是代奴作方不可一仗夫势欺人改惡向善自有好処去罢牢妇女一齊叩首扒起各归房去梳洗不表且說葛洪文一祖頃觀看那些好汗还在院中動手乱打

但則見　牢多好汗齐動手　以死相拼下絶情
跳張乱打用架式　一人〻　闹展逞柳封避精
个〻使的呼〻喘　要想不打也不能　年輕的
有此身体強扎〻掙　手搖掌頭乱打〻　步[illegible]火中含[illegible]色
氣血不足倒在堂　不能还手难忍痛　[illegible]

葛洪文　　付人跪倒将頭叩　口把仙卩祖師尊
草木之人多愚鲁　恕他們　生性胡閙見浑虫
还望仙卩発慈善　饒他螻蚁丰蟻止　你老的
这本慈悲难答报　功得無量似海深　再造之恩今生受
早晚叩拜把香焚　李院不住将頭叩　他把祖師口内尊
傻仙卩　坐上闻听嘻々咲　叫声李院葛洪文
出家人從来不計較　饒他們　暫且睛着你一人

可有一件告訴你　内中却有李志龙　他生性
有些氣傲不扶我　不可替他来講話　貧道自然有法力
慣叫他　心扶口扶他才依從
代我叫他們过来貧道向々他等言罢只用将手一指説声住了
罢但見衆人立刻不初了睛了睛一人々尽是有重肉仿葛李
院一見实在心扶口扶連忙高声叫道衆家好汗快々过来
叩謝々々仙長卩且説衆盗一时醒将过来睛了睛葛李院

在那里叩拜人々想了一想那位必定是位神仙不然我等再不能
初省他如何自己打起自己的人来还似有睛詳々是他的模樣
鬼一人々正自思慮又听葛李院那里高叫衆家好汗快过来
叩謝仙長卩人々少不得上前跪倒叩頭有声又見傻仙卩
对衆閙言講話
傻仙卩　一見衆盗齊跪倒　坐上有語把話云
你等既然知己过　这内中　起禍皆因李志龙

枉抢良善民间女　罪該探天难恕容　他的那
心忒高傲多光性　兼々不扶氣不平　你等無干散去罢
留下此人有話云　衆人闻听不敢拖　知道仙長奥踪
葛洪文　一同响马衆好汗　难免人々奔前嘶
衆客便问拜合细　葛李院　至尾從頭細言明
大家闻听齐道喜　吉人天相遇丹里　從此后
福寿康寧多吉慶　家宅平安討不便　礼当我等先恭贺

摆酒与他要押驚　李院撑手説不可　后面还有李志龙
又听得　周姓閙言説無碍　老卩只管你放心
大概仙机不肯漏　常言道　法不傳路自古云
不説前听衆人等　单表后面傻真人　往下叫
李志龙你听我講　扶我不扶你快云　你若不肯来扶我
也不过　立刻起身别处行
且説李志龙虽然在地下跪有自覺有有太山一般的沉重系毫

不能挪動又听傻仙卩你不扶我々立刻就走由不得心下着忙
連忙叩首口中叫道我的親々的師夫弟子知罪了我可從心内
实扶你老还望祖师卩大発慈悲閙恩饒放了弟子々々情
愿拜為恩師伺候祖師卩言罢連々叩首傻仙卩一見李志
龙这般光景在坐上点頭口説善哉々々你既然如此但且起
来　好生奇怪傻仙卩刚説了一声起来二字自覺有开腿活動
小窍然立刻起身又听見傻仙卩説你既然拜我為師出家

人指你一条進身的明路未知你听不听花兜薄李志龙一問進
身二字連々叩首
李志龙 連々叩首拜師爺 弟子拜叩是真心
儍仙坐上哈々笑 叫一声 花兜薄頭李志龙
你今拜我為師夫 你的造化不非輕 可喜的
如小年輕好相貌 满囊武藝本領精 自古李成文武藝
光宗耀祖揚門庭 門排画戟天下曉 户列簪纓有声名

久已后 不敬你是名門后 將須借貴帝青門
你祖李尹保洪武 官封為 九江爵侯李景龍
扶保洪武尹的麾下 東昌府前搶燕兵 你想々
你祖他是何名色 西下子孫入录林 玷祖辱宗人恥笑
拎尹程商作老生 你想作賊不常久 那个強盗慶八句
終有个 事犯当官逃不脫 難免斧刀項肩扛
我今念你名門后 須要你 猛醒回頭去投軍

棄却录林練武艺 偶遇化因為李龙 一定要
蟒袍掛你身為錦 玉帶一条肤内横 那時方信我的話
諸事應驗才是真 英雄一聞儍仙話 口内連々叫師尊
蒙恩師 今日教訓这些話 弟子改悔一样情
從此不作录林事 大丈夫 如白黑見方是人
儍仙闻听哈々笑 你的造化不非輕 說有話
回手取出一宗物 眼望好汗李志龙 此物就是無價宝

你一身 無窮富全憑着这宗東西享大名
花兜薄頭李志龙他乃是孟世一位英雄明门之後今日被儍仙卩
几句話提醒有此臉上々愧口尊祖師卩弟子今蒙这番教訓一辭
才醒如夢方竟從此后再不敢為非作歹言罢連々叩首儍仙卩上
見如此口說善哉々々你的造化不小我今送你一封東帖要你
深々收藏若到是日打開觀看一身的富貴尽在上面言罢遁
而好汗言罢也就又起身形々向說偕师徒后会有期我今走

也言罢情身一晃化了陣清風踪影全無李志龙伏又叩拜收
起那封東帖那才来至前所見了萬李院而那此盗寇鄉亲也
就将儍仙劝化之故至尾從頭細說了一遍也就從此后弃卻录
林就此告别回家探望双亲不必細表也不說李卿民卞好
汗散夥舊洪文改恶向善一安分守己这些事一概不表書中單
表武宗皇卩正德万岁单人独騎真扑涿州大路而來刚过
肖家庄前面就是大十三里地面

列位卩 說起这座十三里 明末年間世不靖
此地有此不干净 廣出此 录林好汗劫商人
劫夺経商車过路 廣傷人命不非輕 地面上
雖然有此府州县 商此甚这拎不能 那時人稀此地野
又有土嶺似山峯 满内还有一攢樹 令人观明实在凶
因此上 到了康熙年间内 安上排撥派下兵
平々土山成大道 才能保 来往經商不受驚

周几僊仙說禪語　对着正得說机風　那曉得
万事一概全不解　独有一人邏走龙　進了山口抬頭着
迳而有攢大樹林　望了馬至樹林下　独听同羅响連声
嘡〻〻　借有土嶺声振耳　林中蹿出許多人
着来就有十數个　一人〻　威風凛〻大不同
搽首一頂頭上戴　正川花布手巾梆　尽都是
刘唐衣裤一身皂　白骨頭鈕扣上面丁　湖寨哥哥振裂内

但則見　明恍〻刚刀手内擎
正得皇上在馬上觀着这些人就如猛虎把去路擋住一声大
叫說那个人呎〻道下買路的金艮好放你过去不然难免你
的性命难保且說正得皇上一闻乎冠之言心不得龙心不悦
在馬上叫道那些强人為草並非经商客旅你等都住覺〻
艮不还有一說再無青天白日枉敢搶人难道也不怕王法治
人又听那群盗魁說你是作夢呢还是在胡說我们既在绿
林之中怕什麽王法起法我今告訴你知道〻〻这个地坊叫作
大十三里溝現有我家寨主在此权道我看你又是孤行单客
不必多說你呎〻下馬将来奇留下饒你的活命去罢
那一名　賊魁說罢一夕話　正得万岁吃一驚
猛然想起僊你的話　附内說　果然要应話語云
他說莫走十三里　这些言詞果是真　絶不謊
心性高傲独自走　略下大臣不叫跟　如今既然遇贼冠

难道害怕我不行　猛又想起一句話　豈有大禍且莫驚
他說我　还要赴收我员将　想来不能劫寡人
既然入在此溝内　少不得　暫且用話哄軍人
想罢假意叫好汗　何必如此你们动嗔　想你们
既然落草為盗寇　人在江湖道在心　買賣人回家非容易
見雪逃風路途中　刚下父母妻共子　所為賺个撈端门
又誰知　遇見你等下毒手　人才两空丧残生

古来就有绿林客　常听見　單奈貪官誤道人
怎想你等这般某　劫奈单行孤客人　这件事
难道终久無根底　既作好汗必留名　怎想你等太万恶
也没說　有要財物又害人
重公武宗皇爷故意兒在这些盗魁講話所為要等那些保駕的
大臣前来还指望叫軍臣们住这到衙中〻治罪也就假意
道說到你你们既在世景中称為好汗大丈夫到処要濟困
扶危疎財仗義替天行道若相你等如此劫住孤行单客一定
赶尽杀絶叫人害人财兩空父母不得見面妻子不得團圓豈
不与陰功上有損可見得作賊的人不能慶〻的我為单的身
携代的金艮財物都来你们留下几分情義等我為单的或是
官差回来不然或是跟我的人到為单的准有几百救兵相送
正得了　用話要還軍盗魁　指望說动軍强人
誰知对面賊人恼　一声喊　大叫那斯你是听

大王既在此地内 既不知道奔壽门 揪我說
早早獻出民命物 由下那個馬能行 何必饒舌使嘴巧
大王不信鬼合神 休要多說你在想 大略你命保不成
正得卩 问听不由心大怒 龙爾不由大動嗔
一声大叫眾賊盜 我劝你 睁开眼睛看看人
拋你自己那好汗 枉假佛藏自遲條 那曉得
你等尽是無徒背 豬狗同眠畜類同 抗着石頭不知重

頂着尿泡不嫌輕 坐井观天一般呆 痴兜說夢一般同
大略有 你等終須一定死 為罪不肯竟輕容
少時我的人來到 一定要 拏住你等送衙门
不用拷打細細问 是我眼見件件真 武宗卩
馬上越說真動氣 旭体馬上戰驚驚 得又一想將牙咬
暗暗的 真恨巡撫吳州城
正得万歲在馬上龙爾暗暗想此乃系都直隸禁地竟有這羔窩

馬大盜公然白昼搶殺劫奪硬要金銀这还了得仰想巡撫郭
経身做直隸全省乃為封疆大臣之職所干何事相這些响馬
大盜就該早行勦滅如何容疾成疗殃民遭害朕今到此尚敢
他等却住何况那些客旅經商小民百姓焉有不受其大害難
怪太監刘瑾在京中奏过我朕就言京外旁有賊盜擾人英雄好
汗奈因無力進京取武因此埋昧那些老將之后果不其然只使我
朕出京已來遇見了多多少少那些英雄好汗全是我明朝根牙

正得卩 馬上氣恼思前事 全在刘瑾話是真
就有可恨官員等 地面上 有些不净在耳邊
吃單之奉不管事 賊盜如麻耳不闻 正是那
万歲皇卩心过慮 忽听对面有人云 大叫那名番軍汗
不必低頭自沉音 大略你命难过去 空口白話有不識
豈不知 大王不肯打票賬 总得由下買路銀
大略你是不狀我 你看看 我等本領武又精

言罢分付眾手下 林后烘起眾寇殺 忽然見
空中来了一群雁 乱乱烘烘在空中 眾寇一見齊吶喊
那个單許你看真 叫你瞧瞧好飛物 你才知道本領精
說着話 人人抽弓忙拔箭 認扣搭弦乱開弓
大叫眾軍你看看 瞧一瞧 我等本領武艺精
言罢撒手齐放箭 滿空只見走羽翎 只听得
唰唰一陣弓箭响 誰知往下墜死禽 正得皇卩心害怕

又喜又愛又心驚 忽听眾寇高声喊 軍兵你可眼看真
快快的 獻出金銀放你走 不然叫你命歸阴
又有一寇叫到位 我看這 番軍不肯救眾人
大叫手下上前去 立刻將他上綁繩 拿到了
僧到下処將他问 立刻要他命残生 只听一陣人吶喊
眾強人 往上撞不管好歹立刻動手要拿人

空中乱飛鳥强盜起英豪只用一陣箭乱墜雁合翎[illegible]到
鳥落悲軒不錯（你說）把一位武宗皇爷正得万歲又驚又喜拔指稱
頭暗暗喝彩腑中說这起賊寇竟会演習的如此好箭實然可愛
皇爷正自驚喜交加忽見那些盜寇乱烘烘從四面上圍裹上
來一齐動手皇爷為此口說不好这起賊寇有些野性只怕我
朕難免要遭他等大害一句話尚且未出口忽見衆强賊

一齐從四面上往前一撞來至皇爷的馬前不管輕重好歹一
齐動手將正得万歲撇下馬來好一起該死的賊寇不管好
歹立刻將武宗皇爷綁縛了二背擁擁着進了樹林越过土嶺而去
这内中衆寇之中留下了四名手下在此巡風在有人來好去通
報寨主好來睹稍　余者的人都越嶺而去不表另中单表那些
保駕的大臣敖国公張勇都指揮胡傑太府陳敬蘇進泰
將江彬五家好汗在路行程

衆目窄　心中牽掛皇爷的駕　性傲不听人劝的言
傻仙留下結言語　十三里　内中一定有机缘
因此不叫人保駕　单人獨奇在路间　敖国公
張老爷心不放下　眼望胡杰人一攢　口呼列位老爷每
我的心中甚不安　頭里陳老爷所說的話　一片尽是忠正言
桌因為　傻仙結言全然露　莫走十三里一座山
誰想皇爷心性傲　一賭氣　单人奇馬扑了山

总得保我早赶上　大家保護才得安　前面的
那座村庄闖过去　十三里溝在眼前　但願那里若無事
聖駕無碍自有安　二位太府說狠是　公爷此話礼当然
胡黑爷　馬上口說無妨碍　总有强賊全有俺
不是某家說大話　总有那　强賊难抗我的鞭
說話之间将庄过　十三里溝在眼前　衆大臣
崔馬進了北山口　举目留神四下里覌　不見聖駕在此地

敖国公　不由馬上心内煩
衆公表过敖国公張老爷他的心为只愿立得万岁有些不好快顛
为四家好汗撒开了坐奇赶过了青家庄見闖進了这十三里
溝中留神覌着但見果然樹林從襍並無一人行走張老爷
为悵在馬上眼望着龍陳蘇二位太府口呼公公　依我的主意
二位老爷急急崔馬越过南山口若是遇見聖駕急忙不論那
一位回來我们也好前去見駕如若不見你二人　也要早早回

來大家商量我尋聖駕要緊蘇進陳敬二人聞听口内答应
也就一代坐騎撒放征向直扑南山口而來去此乃按录並不煩叙
二位太府去了有两頓飯時一齐回來眼望張勇口說不好
二太府　跑回来把張爷見　口把公爷弄二声
奉命去把聖駕赶　跑去了　南溝口外不見踪
往南追赶十数里　才听並無这个人　因此上
我们回來急送信　公爷才知这事情　張勇闻听嚇一跳

心下有些吃一驚　暗說要座便仙話　只恐遇見惡強人
万岁下　若有違慶京圣駕　我等人〻活不成
居家良眷尽难保　久以后　敗玷祖父一世名
公下一急呼列位　这事应当了不做　到只怕
要座使他老的話　难保皇下要受驚　公下言詞还未尽
恭將江彬前大人　若依末將源主意　大家前后細搜尋
就在这　满内左右細尋找　前后訪問信合音

有了蹤跡就好哉　再没了　訪問不有影与踪
黑下捌傑呼列位　皇下馬快却是真　細想來
万岁早把涿州上　你我細訪問信合音　依我大家快出口
也不得　進店便向細找尋
黑下說列位难道說你們不知的圣上龙意狠愛獨有单行早
〻下店步行閑遊你我只管在此瞎看急还不曉老下不在那
里独樂呢依我說大家早〻出南涿口趕到涿州再沒說我不

有皇下的道礼一傍的蘇進陳敬也是心中急燥口說難定也
有的下人紛〻乱請全無一定的主意这內中惟有龍図公張老
下忽疑呼圣駕在此受难这是怎么說呢奈同心中意思有便
仙下那八句結言只恐要座故此忽疑呼兄差此地尋我蹤跡
是要保有恭將江彬的語句〻有礼
常言道　人多嘴雜話必乱　你言我語亂紛〻
一人总是一个主意　全無有　一定之归該怎行

惟有公下名張勇　肚中忽有一番情　速些的
看見跳下能行馬　〻呼列位听我云　你們也把馬來下
你我大家定〻神　閒听一齐答应是　个〻看見下能行
四个下　不必乱言無主意　事教則元在不更
一齐圍住張勇站　龍図公　心中一急把眼睁
東瞧西看找蹤跡　看了疑道覌〻風　这也是
正得万岁洪福大　应該龙虎要会風　張老下仔細瞧林内

忽然看見五个人　尽在松林大樹后　藏〻躲〻在漏形
龍図公　一見不由心一動　眼望恭將叫江彬
你看松林樹背后　暗有人　偷覌有些岔眼睛
你去將他拿到此　大家一同便知聞　中大臣
閒听一齐回頭看　果然影〻有人形　江彬將聞不代慢
〻回身　这步直奔松樹林
且說松林中这四个婁罗奉命在此探听詳細忽見從北涿口

來了五六匹馬〻上尽是步兵打扮來此林前尽都不走了忽
見有五个人急忙〻催馬奔朴溝〻去〻了有五个時辰伏
又跑回來對有那几个人言講高的又远听不見所說甚么偌量
有这些〻之兵是尋找那个軍官的这几个婁兵一見这几位軍
官步的有些〻威風人〻尽有烈馬兵刃大略有些孔手一个〻
不敢上前也不过去暗〻藏听詳細听准了好去稟報中家寨主
四个人正向探听詳細忽見從那里來了一人面怒恶虎跳進

树林直扑了他等前来四丁委罗一見由不得心中害怕
那四丁　委卒一見人来到　心中畏怕暗吃京
才要發脚往外跑　那晓得　江卩不容往上冲
起上一丁一滑脚　只听咕咚倒在尘　一回身
伸手抓住那一丁　犹如兎兜雨黄鶯　拉到栽倒那人下
一脚踢倒难動身　那外丁得便跑脱了　直扑林后影無踪
又則見　蘇進陳敬二太府　忙忙跑進树林中

看見江彬施英杰　拿住了　兩丁贼寇在林尘
二位太府一回手　人人脫解带一根　总而言
上前綁起人兩丁　劳劳倒剪不放松　三位老卩不怠慢
立刻推出树林中　来至張胡二人下　公卩举目看贼人
但則見　人人宗帽戴一頂　花布手巾把頭擰
贼眉鼠眼大頭捐　恭透了　他俩不是善良人
公卩看罢開言道　你俩快些吐真情　有一位

哥馬軍官從此过　如今可在何处存　說了实話尽饒赦
如不实言刀碎身　兩丁委卒不肯講　一口同音不知闻
胡黑卩　時间有此真動氣　手奔钢鞭不施情
照定一人委頭打　只听吧　脑漿崩烈冒花紅
回身又要奔鞭打　唬的委卒喊連声　老卩呀
不用動氣听我講　那位軍官身被擒　等我对卩說实話
只求卩　别動氣代我细细尽都言明

兩丁委卒不肯說出实話口尊老卩們我們元是过路行人看見卩們前来
並無躲避望求老卩每闹是饒放我等的草命張老卩问道有一位騎
馬的軍官卩從此路过等可見了不曾快說好饒放兩丁委兵齊京
肯实言一齐說言並无看見那位哥馬的軍官乍公胡黑卩天生的
粗魯性烈剛強一拿委卒之手青也不肯实言心中氣惱罵一声狗娘
養的大略不肯实言要你何用言罢手奔刚鞭照定年長的卒丁兵頭
頂之上往下旧打只听吧的一声响亮只打了丁腦漿崩烈万朵桃花黑

卩由手奔鞭又想打那丁委罗貪生怕死眼睛一鞭把夥計打死只唬的
面目失色眼似銮鈴高声叫道卩卩别動手听我告訴那位哥馬的軍
官卩如今被我家大寨主綁到土嶺后有一座弘恩寺却是一座破
庙都在那里坐落每日在此劫奪拦商客旅我等是他們手下
的小卒不敢違拒是实　怕死的委卒將頭叩　〻把老卩叫的振心
那一名　一丁丁
說起那些綠林客　本領高強武藝精

為首之人本領好　年紀不大有三旬　手使兩
善战能征熊铁钩　每把上稱四十斤　有丁外号賽叔宝
姓秦名叫秦凤廷　武藝精通本是好　善能射箭百闯弓
在江湖　從来並未遇硬对　到处尽是他人赢
因此遇見軍官的馬　秦凤廷　爱上那匹馬能行
故此將他搬下馬　綁進弘恩破庙中　老卩每
要去打救軍官駕　只用过了那座树林　只求卩卩饒我的命

從凡不敢这些生、 婁卒吉把一此々話 唬林胡傑護国公
口内説 净敢綁了卑官去 这禍惹的不非輕
黑卩聞見驚又氣 口内説 这是盗口了不成
王法全無真該死 你我前去把他拎 这个賊
难已百他結果了罢 言罵奔鞭下無情 只听他的一声响
也打死 不忍婁卒不消停
胡黑卩也就一怒用鞭把这一名婁卒打死扭項眼望護国公

張老卩呌声仁兄难勝你說圣駕忽在此地正應了傻仙之言
少不得你我到土嶺后弘恩寺破庙内打救圣駕要保公卩
闻听也是驚疑不止且説蘇進陳敬还有秦将江彬一闻正得
万岁被賊寇卿去一人々嚇的驚魂失色齐説公卩这件事有此不
好大家总得商量々々前到肴城去調兵前来勦滅这起强人打
救圣駕才好護国公張老卩一闻蘇陳二位之言无不得微々冷笑
呌声二位公々你我保駕前来今日失落皇卩札該凌遲之罪再

要前去調兵前来救駕令人耻笑
護国公 眼望蘇陳呼二位 这件事情罪不輕
從今玷辱我祖父 既保駕 如何失落主当今
總得拚死去救駕 調将去救救玷名 二位明
現今既然有我等 雖說州城去調兵 言罵扭項呼秦將
朕吩拉馬莫有停 大家總得齐忠勇 拚住為首賊一名
江彬他 将馬拉到眼面下 人々抓宗上縧行

各將兵刃拿在手 准備着 打伏厮杀把賊拎
两名太府也預備 人々也都本领精 且不說
再帶大目要救駕 且說賊寇更强人 為首却有人五个
人々尽都本領能 寨主就是賽叔宝 他的名叫秦风廷
他手下 却有四家英杰汗 个々能杀战征
打頭号叫雲里雁 名張豹 手使加刚斧一封
净街鑼是第二个 姓曹名字叫曹陞 第三个

左銅鍾他名叫蒋顺 第四号叫双翅熊 铁保手使渾铁棍
第兄五个 涿州一代有大名
这五个人惟有賽叔保秦风廷他為首元本精通武藝本領高
强这五家好汗总在宝府一代邀截往商客旅只因秦风廷暴
有名有一家英雄好汗在这良鄉一代作買賣廣交天下的朋友
是个仁義过天的人物因此秦风廷代領这四家好汗前来訪
查这个人而来就在这大十三里滿向站住了弘恩寺这坐破庙住

了一個多月 並無訪着这个人誰知今日墨里雁張豹一同净街
罗曾他代領手下可就把正得有多叔住用繩々綁来两个人先進庙
見了賽叔宝就把一枉之事对着賊首細々說了一遍
秦风廷 一闻二寇这些話 坐上点頭滿面春
分付快把那人代 問一問 姓名可知何処的人
只听兩边人答應 晴来到相一窩年 到庙外
撮擁皇卩往里走 来至大殿把身廷 强人坐上往下着

果然衆官人不同　斜立在外滿腔怒　兩脇到那月受卿
氣昂〻　元睁龍睛双眉皺　全無半点恨怕形
賊首一見心好恼　在坐上　往下便向主武宗
胆大抬敢將講進　如何不給買路艮　你既然
被我遭擒不下跪　你把大王瞧的輕　还不快〻报名姓
現事衆官在那也　大略你今無処逃　只當賊寇是強人
正得卩　間听不由龍心怒　大罵賊寇是強人

你既拿住爲軍者　到不必　这来威武你趙能
狗仗人势胡作怪　犯下弥天罪孽陈　你〻等
我的人来挐住你　你才明白我爲軍　武宗皇卩龍心怒
正面上　氣坏無知秦凤廷
賊首在坐上一闻正得卩言道他的人来还要前来挐他们由
不得傲〻冷笑口說狠好〻〻通得等有你的人到了我面龍凝
諒〻〻再要你等性命賊首的言还未尽忽見從面外跑進

兩名手下高声报道乞寨主了不得北溝口来了五六个軍官
一个〻尽有刀馬兵器面如猛虎將我们的伙伴挐了兩个
个不知死活我等得跑脫前来禀报寨主早此前去方好不然只
恐那此軍兵还要攸人找到此面賊首闻听不得心中氣恼果
然那此窮兵有此〻氣派你我前去將他挐進面一並赤死
言罢分付好生看守这名軍官快此代馬
秦凤廷　分付快此拉坐寺　好生看守这名軍

代我去把此軍的拷　挐来時　一並几〻要殘生
只听左右人答应　慌坏手下中衆兵　又扳馬
又把双鐧拿在手　好汗欠身往下行　接鐧連忙跳上馬
帅領好下爭英厷　淨街罗面雲里雁　右銅鏈共双翅熊
一人〻　面外全都上坐騎　各挐兵刃奔樹林
且說正得大明主　月受卿　不由暗恨是強人
猛然想起傻仙的話　果然有此先見的明　他叫我

千万莫走十三里　元来却是一座名　可有一句將心放
八句结言有吉凶　他說君遇人报通　不用尋思林怕驚
果然应了傻仙的話　来到溝中遇強人　正是卿
武宗皇卩心思想　小卒看守在面中　接下皇卩月遇难
再把卿　保駕的重人明一明

游龍傳十五

話说大強盗寨主賽叔保秦风廷一伙手下四家盗寇張
豹與伊衛罗魯升左网陸蒋收从赵雄铁保等将正得万岁缅鞑
上御金边扎恩寺破庙之内盘问根底谁想護国公張志卩一仝
胡志卩恭将江彬蘇添二位太古天金兵刃要去围困破庙拎拿盗
贼怎知乘响馬一齐前来刚到松林外正是冤阔之地双下供打
了个对的张志卩連忙收住坐李左右乃是胡志江彬滦袋
雍進那边盗贼秦风廷也用收住坐李左右却是张豹魯升
在此並无别人却有几名手下妻辛分为两边且说贼首秦风

廷馬上抬头往对面观瞧但見迎面一人生的形红臉英会眉
袖有身在馬上手拿朋刀却也甚威几朵气代的多传也有
四五个人全都生大馬朋刀却都是字夜打扮威武我黑馬
上一声贼叫吵那几个人可知大王了的利害早了献出艮
孙不然一个了难免連於受你

護国公　一伙乘人會此话　个了阔目仔细观
馬上面神睜虎目　打谅着　在此都是贼一伙
但見对面人不少　个了言语馬上给　睄打扮

贼形都是一般兼　年纪岁数不一般　人了赤把宗帽代
袁布实的判感系　衣裤青假佑　白骨的想十了上边
一个了　伤畫乡斋多左右　多有兵器在手间
立目横眉心不悦　天生的　豪横凶恶在面带
多人睄見旧害怕　自来凶恶鬼一般　護国公
吞黑贼匪这光景　睄了自思在心中　难怪傳商人害怕
令人观睄心胆寒　他等每人不展眼　好手有权大兵当砍
古来的　綠林之中示好汗　只要回的自悍悟

以房工住參有多　有多少　贼名之人天下揚
運效赤林你响馬　叫来湖内你大家　为他们
读宗形象劉威武　只怕内中洗高员　以卩弄把一声贼
叫一声　吴知贼贼你听與

護国公在馬上一声叫道中贼匙青天白日拦截掳人是何道礼
只听那边的贼首他在馬上代咲口说他等既是當字的难道不
知我们綠林中的規矩凭是你们是什么人那有我们边界旧内
留下买路的艮子旧白了过去那是万了不能收去卩全听微了

冷咲叫一声贼匪想你们好歹不分轻重不晓政去此地劫道也
旧悄〻我们是作什么的人又非作商客旅有些个定睛旧
便劫住也有些想欺你睛我们乃是当〻之人奉差去外差
有盘费也难以给你依我说早〻的把那军收〻好〻的放
回来是你们的造化不然难免你等悔之晚以
護国公　内面含嗔腮紅怒　大叫强盗小贼人
好〻救示军帘架　只怕你　免惹非灾大祸生
你若痴迷不悟悟　尤如作梦一般仝　既你匪

此说打听你一话　我们是些什么人　是有〻〻九十对
為乚借与你求人　我的言词你要惕　免把残生性命坑
秦风廷　冷〻所说完〻这话　微〻冷咲承三声
你我说　不用好话把我熱
叫声当那人等　不管你们是何人　那怕你
了乚既在江湖内　也得当下出眼良　冷了上天王皇架
旧是当今万岁爷　实字查贼留懊闷　当下为禽拔下令
也得留下一幌去　赏来〻〻规矩礼　我说别的我不听
这则全

还有一句话说透　大王卩　曾来不来去乚的人
我看你道相好汗　必有武义要是乚　先说下
你我列上蝎牛陣　混杂乱戏非常人　一对〻比本領
你们乚　秦了我等当着拉
贼首秦风廷说我看你们这些个当兵的必有些个京人的武义允
惯捕盗拿人所仗的有本领也不用多说你们内中有谁敢来
比並〻〻你们瞧旧是我这左右的旁的四家好汗张你们怕不
论谁乚乚拳了他们情愿把那军收将他就将去来这还不算

旧從今日起以后永不敢道另去江湖如若不乚　你我说旧快〻
将你们的随另全艮順〻当〻的献去来且说護国公張勇一
貪此言心中犯起肘内说哎呀好一个万恶的强贼好大话拉
欺我等说这些朗言大话化把我们当作何等之人看代
述公卩　一个贼首这些话　付同展转自沉音
情说贼匪好大胆　一张嘴　招来较量比輸嬴
若论我等却不怕　大男〻强贼有何乚　金徳看
手中刀来生下马　敢把贼匪一日平　一百万军中斩上將

手到成功傾刻中　大男〻这些狗男女　瓦犬佬瑪一般仝
一了〻　标散の此说大话　痴鬼说梦信口云
到要齐〻来戏耍　细想来　人〻必有一番〻〻
不言公卩心过虑　且说胡杰与江彬　一个见
盗匪说些胡言大话　人〻心气的眼通红　畢了胡杰心跳火
中口大骂来强人　才要说道我去馬　忽見秦将喊一声
强贼呼　谁来与我比一比　吉中一空大峰丘
言罢一推生下馬　来之那　红墙〻内收走屍

且说贼首旦光景　扭项眼望从刘彪　此说道
鈇保你去見一陣　今有軍收才算乚　只听盗匪一声喊
将馬一代　来到江坊把话云
众公卩泰过贼首秦风廷去江湖〻内却是仁义过天爱交天下好汗
他代饮有些英広前来所为来访知己今名的朋友並未访着故
此总是恶人卑鄙较量〻〻本領未后也问名姓或交友也好
此步求此乃闲言少叙且说双翅燕铁保所見失寡〻叫他当
先前去较量这北一番分厄到跳下坐手步行去来一声大

噯呀那个軍左你何本領必貪望大王〻〻施展〻〻心要千万

留神方好秦將仁形一見賊人站住步下於是向來了耀武鉄

棍直扑他来口說道个贼刘有些豪横刘仁昭神越異去马上用

刚刀一指大叫強贼

秦將　馬上用刀迎面指　代怒闹言叫强贼

大男不知多犯罪　你押把　我奉軍令存作誰

我今一字聲揚你　送到衙門把冤归　將你等

一齐御刘仁昉内　向斬闸刀把令挥　鉄保今听心内惊

高声大吒似春雷　口中叫道当兵件　晓你不知我是誰

江湖中　提起那个不知我　号叫双翅不会飛

言罢迈步往上撞　气的他　咬牙且蹙皱双眉

鉄棍掄元打秦將　尤如泰山似山堆　口内说

我若今日不取秦　有何颜面把人为　言罢之间跳上去

一纵多形走如飞　双手掄闹浑鉄棍　只定秦將的上揮

仁秦將　一見心中气又惊　施展武义抖威风

鉄保步下多伶便　仁形他　連抖丝缰把馬催

强贼怪叫掄鉄棍　霞光冷气放光辉　仁秦將

总然臣征刀馬勇　怎比强贼扼来回　二人好相疯在席

冲奔来往在重圍　对面喜坏賽叔保　公子臻奘好强贼

难怪他　对面夸口说大话　惟果盗骏有奇巨

正是公子暗夸奘　忽見那　鉄保掄棍兜地揮

只字馬啼楪打　那馬难躲吃了亏　只听吧

火才之上乘了棍　到把秦將魂嚇飛　番多难讲坐下馬

但則見　這些个中妻卒大家上前把人圍

話說双翅熊鉄保又狠心毒他見秦將仁形施展刚刀来的凶

猛恐他的鋏門砍来佳怕將多一飛跳出一傍手内的浑鉄棍

声跃云彩步以加張主不住平多栽倒俗說积了秦將仁形的

左座疾倒在地那里相闹妻兵并以手备便肩好人来回上前

的狠酒他门〻每執盗贼人有才一見双翅熊將多一躍跳出

跟着掄闹了鉄棍吕字穿有的馬腿〻是一你伙一齐栽倒在

地一〻〻急忙上前不假保贼立刻动手將仁志卩绳捡二背推〻

擁〻進了松林直扑扑破扁而去尽仅見面不表且說对面崔同

公好之卩怀睛看秦將仁形被該連妻辛用使御去由只

嚇了一跳心中有及才要仲馬前去忽見黑卩胡杰走一傍

声喊叫快听对一起没有王法的贼寇抢把我们的人好去送

还了得代我前去將他们擒住〻〻治罪

胡黑卩　心中一急催闹馬　走扑仁坊双翅熊

来到跟前一声喊　叫一声　万恶的贼寇你是所

抢新婦氏你万恶　竟敢拿去我们人　今日个

呀想难脱吾的手　了了你当刀碎尸　且說鉄保有此话

气的立刻脸发青　手内掄动浑鉄棍　只字黑卩下绝情

胡杰卩　一見連忙不怠慢　並不用亦把棍迎

將馬〻代傍边闪　双翅熊　一棍打空内为形

棍打在地一声响　但見地下一道坑　黑卩的

馬偏切近用亦打　吕字淫贼顶上楞　盗贼一見微冷笑

晓把黑卩罵一声　他竟已闪躲过去　抢自来打我顶门

眼睛看　刚才打来將多踪　只听嗖的响一声

黑〻力猛将多樣 陰此〻更 肉下已然会走度
一挺多形旋面馬 口中大罵惡漢人 大罵有
而伐〻踪枱会跳 步下叫此馬上〻 二人〻场来動手
老婦了 对面观廠叫陣人
平公胡杰乃是正德皇尸的一員勇将昔年征剿塞北立那
万馬营中一条枪横挑番兵一把亣枑打毛获些系的都〻菡
長胆处魂忍如何拉扶漢欺毛贼且說对面的護国公法志尸
一見黑尸闪过一根亣打漢人又見贼将跳跳的伶便也解过

这一下由不得馬上点叫晴〻陰與妆一个万恶的贼寇他枉〻
用棍打馬腿又会跳跳踏躍果杰有些武又难怪那一名深
贼对平陰口说些涌天大话可見異土藏與宝添石沉奇珍
去不想盗欺响馬竟有这菜英盔好件可惜既有这菜的
武又如何入去盗欺之內
護国公 馬上点叫情賛叹 可惜这些将英盔
既有这菜伊多又 难道说 怎不示世奈前程
如何为江入江湖内 玷祖欺宗坏名声 賠起来

难怪太监刹權奏 他对万岁话語云 他说那件陂的外
天下埋没将英盔 丢力不〻将亲上 奏疏荒庄阮姓名
因此上 调奏呼尸来瞻訪 招架天下平英盔
有此光景果如此 肉中果在话几分 侯仙说
总进漢人思休虑 達面代吉有恩量 还有恩收双員将
细想来 这些贼欺有奇〻 侯仙话
肉中流藏将英盔 且而后来怎庇菜 睛此老景难怕共
現而今 万岁奈将金挪去 罚犯千条难怒容

打叫皇尸在心熬 從未有 受过委屈御〻偭
入尸过處一枉的 且往刘府奏伙近 一見铁保不敢暮
又則是 黑脸尸音有奇〻
好件賽叔係去馬上艰〻看黑脸尸庄有些武又着不尘双翅魁
的乃子伶利只怕难免平亣看倍界想该尸黑大件少时必中跌
係的铁棍我想这几个尸音有些本应总把他门拿住则示些金
艮才好不说秦风廷观看動手且説黑尸胡杰将馬一代收住些
季一声大叫一声贼寇你我说你门这些人何〻的把那係尸

夜送将示来早些散去送上你门天大的造化不然你等难免
都有藏门之罪胡黑尸言还未尽且說贼人深肉的亣黑雁
法豹净街罗禹升左铜锤鼎收拾的仔细观看黑一了
这些了 这贼而神观仔细 打量黑尸面与容
年代约有三旬外 生成的 偈那胡须星拂成
面目潦黑大环眼 威风凛〻似天神 叫代看
捲沿〻顶大毡帽 身川青假衍袖 身穿鏊代胶中衬
一把刚亣手内拿 乌且馬 迸登通靴排登门

只听他 说话声音宗子大 喊叫如雷似洪鐘
他说毛贼休動手 我有那 几句良言你等听
你等自然作响馬 打湖之中算英盔 难道说
耳目招张也没有 客旅经商误本哥 专尸盘尸往商客
那有餧物金共白 無郁黎民与富户 却是皇家作夜軍
相你门 信又胡乃捆住我 胆大之和
曼該金良去尘有 相豪有 明也不〻给你门
若依我的良言语 早〻数伙是正隆 你门要

又叫良言要作戒　难免个个丧残生　胡克尸言词还未尽
双翅鵰　心中气恼眼通红
胡克尸说旧是这些东尸们也不是善男信女旧把财帛白白
的旧给了你背罢是讓你前使事成功只怕你算都有诚门之
祸那时只怕后悔迟也来么胡克尸说的却是良言难想平
敌一来心性高傲二则难舍这位資才难背神信里尸的良
言且说双翅鵰铁保一听里尸之言心中有气一声大叫黑脸闹
军宜休我们你们既然捨不的宝良女男难已送出若不给你

个利害大器你们也不害怕代我打死你罢言罢手了奔洋铁棍
赶上前去照定里尸当头旧打好不利害
双翅鵰　两伏洋力猛力大　以遇辛年有英名
通步奔棍往上去　恶狠狠　要打里然大帅神
的是威风多么撞　更比先前大不同　双翅鵰
一棍奔似一棍紧　一棍更比一棍凶　来了往往歇又跳
打左西来歇左东　使的里尸口发喘　遍体洋多汗淋淋
只使的　双支帅目不住青　只恐一时躲不真

又敌多来又敌骂　冰下里　但有一外子不成
里尸急的睁开目　不住只骂恶强人　我好今
若不打死残盗魁　怎奈太祖救国公　里尸急燥乜场内
心中打算吞强人　常与一句言不错　人急抢了把命拼
胡里尸　暗了只想要取泰　算计纵寇命残生
且说铁保抡铁棍　那伙看　扭巳躲跳多伶俐
左右偏闹洋铁棍　前后左右不留情　想君全
手疾眼是满了空　想保残生万不能　以场只是残盗魁

不济里然大帅神　又是急来又是气　又是不扶又勤真
猛太间　急中生巧献出奇　急闹一嘴把眼睁
但见煋戏手奔棍　酒看的　留看馬腿下绝情
抽分忙将馬一代　铁保用力棍打空　只使的
將多一探倚道拱　里尸蹲下不容情　将卞一般打了去
也不夜　這一下使的力猛奔煋人

人急使兵及全仗有神灵死活这一下揄苍你说这这悬
闹一嘴奈因里尸真没了海臾了但见庚残偏之了那一棍
也想行奔好汉的那一匹马一兼难想里尸胡杰更留神
仔见残寇偏之了铁棍打来速忙将生季往旁边一代那马一
跳铁棍行空深残使的力猛分形一星隆些闪倒里尸得便偏
了左马上又向不看只得用脚下之空艇铁保的的孩嗖的一声
用下打去难想残再也想不到里尸奔下打来条不急
只听吧正打在深残的頂上上里了是急中加狠用力打去

这下子不轻只听吧打了个怔蹉倒列了蒸蒸死尸一倒仰
了铁棍又见里尸一转身跳下坐骑见前将卞抓起一回身
来到馬前一伸手抓住上了坐骑且说对面的纵肯秦凤廷
还有张鹤鸣翟升将收睛看铁保被里尸的甲有奔卞打
死由不的帅了一跳
众盗寇　一见铁保丧了命　又是气恼又心疼
一齐都说不好　这个了　写夜有些太欺人
扎敢撒下将八打　不是看受想人害　这件事

你我大家吞上去　拏住寧宦言寡人　不枉神茶有一件
物俺想難一般仝　他既狠心下狠意　他我也旧莫留情
衆盗寇　彼此有些多〻慮　你与我語私〻〻
非的有語平仁兄　云里雁　眼叩賊首秦風廷
忠哥我們人罷了　吞〻正〻很仁兄　正〻的
代了也有八九載　將来各先把臉紅　今日弔見少一个
可叫我若代正生　回去難对他妻母　還有猶尔年幼人
這段仇　總的狠了方是脫　不然旧死也情愿

非俺言討將來成　淨衛罢　還有藉收二弟兄
眼望賊首真孫係　八〻馬上叫仁兄　列位呼
豈知求走不出馬　難道金伏秦川廷　可有一件头氣数
説起来　總是賊首是英雄
列位説起這秦風廷虽在緑林之中多作响馬盗寇總是与別
盗寇匪人不兼更部豈這如今的川珠手下的妻子相〻〻
説出一句話来好似惱〻一般如若有人違拗与他支刻示家
難者受了打一拔求根恼一恼他来自動〻手用力來死殺

此大小什麼只管都是先待示他的話因此張豹与婁升蔣收
虽説心疼鉄係不敢私自示馬前去才用這些話言講且説
秦鳳廷一命三家的目之言去馬上叫道三位兄弟放心要
拿里臉的寧宦報仇這个不難　口呼兄弟請放心
秦風廷　眼望的目观盗賊　何用你等三个人
這段冤仇是要報　拿寧宦　你三位
尚先前来拴他等　狀如取物一般仝　拿住一个仰一个
只管在此現動淨　前馬上前旧御人

若拏綁到破廟中　一仝都必旧仇報　在坐兄弟三个人
云里雁　馬上点頭説多謝　此山全伏眾仁兄
不説三魁棄坐秦　多謝那　手下小卒再備馬
西神現秀大寨主　詢俗寧宦堂〻行　你等着
若是有人吊下馬　立刻小卿送廟中　小卒答應説知道
是你兄弟仰人的便　不説个〻在下面　且説賊首秦風廷
連忙的　一催坐下黄驃馬　走非片場賊一声
那了里賊休狂言　來〻　大王〻〻較量麼

我差容你走又盗　世界多人来林中　且説那
蘭田公〻名張勇　一仝太爺二公〻　眼望里〻掀示打
二位〻　又是寧怕又寧宦
蘭田公〻張兄〻全太爺蒲進陣放一声放炮但見胡里〻被擒
八千急急使了个掀示打人來者打死賊寇這若是賊寇殊
進一下去不用説這是推死去賊人手內還有是一宗捨命捨
虎豹豁命還英雄張兄〻正自誇奘胡来忽見那对面的
賊首一馬当先来到当场一声賊叫説那几位寧宦狀来送

死倒命大王〻〻別不怕你掀示打人這兩來本式些人与墨他
見他勒馬掣〻詢威凡旗〻一面余氣張兄〻再罢臏〻説道來
一个〻万惡屠賊果然有些威武
這公〻　晴了誇奘賊為首　果然的是有威凡
還有一宗真希罕　為什麼　那些盗寇不勤身
深道之中有规矩　好自寧宦一累好　尋起来
為首賊寇有来歷　常言不同殘根　於伍示身知規矩
於个与中大不同　別的命他去較量　可惜一件未必是

两手的 兵器並无随身带 只有防身剑一本
这若有我枪一杆 那怕他 已和众女将英雄
吃亏只为短兵器 只怕难挡倒牙根 性急了
想罢一催坐下马 只要夺剑要紧 惱盗胆敢来动手
难免个个命要坑 瞧准宝剑往上架 笑杀贼手慕风旋
忙用锏 来至当场喊一声 只听咣啷响一声
老了法吓一跳 只觉得 锏碰宝剑手震疼
果然淫贼膂力大 手内兵器来的凶 护国公

不由心中说不好 难行你新论去告 要小心中宫相
忽声问 胡志把剑摘
黑了一催马手内锏下 当宝剑盗妻的回答 集枪宝徽下拴关用
刚示架过忽又见胡志了宝剑挥来 淫贼旋展本欲砍下当剑
一边根色全无且说太原 藩陈二位一见胡二位上前去占居
贼二位了一见如此由不得心中犯想 请说这邹今至架连抵着
将旗救国公指挥众敌兵说 我本袖手旁观了不清
上前拴贼人想罢一挺项服望藩进口呼云弟你我收向

上前去挚贼斝藩道奔去口说 弓云有礼二位了必催马手挚刚
刀直扑奉风庭国上来
四了人 围住贼人实难保 好英雄
他父四人姓上擅 由不的 徵了冷笑开三声
手内双锏天上下 由此怪奈丹来度 架住了
三口刚刀下一把 实是二目分人鹜 耳内自听其吵闹
五人阵场比拼甚 又名太守有武文 昔年随架出过兵
因此上 伴驾随成在左右 一时不离了武宗

今见不已奏贼邪 二位了 施展武义在已行
心中一怒将刀举 当空将贼下绝情 寒秋保
又把热润往上架 大战在当中 一代生手然占凶
直扑快看叔国公 间打剑架破其刀 振的公了膊臂疼
付内说 淫贼果然力大 又把刚刀分量沉
正是咬了心思虑 忽然见 黑了胡志往上冲
好个贼首实报保 打剑破示把刀迎 他的那
眼尖手快其深来 生下纪制似欢感 杀气迷漫乾坤暗

滚滚尘沙冲碧空 四了人难把淫贼拿 锏破利刃膝背疼
且说那 太守藩进心犯想 不由睛了自沉音
略想难取贼人拿 我何不 早早当差调官兵
不论州城府县内 多少人来把他拴 想罢时
一旋坐季在圈外 撤转马行正南行 直奔圆正南外
上州县 调官兵施展英雄来拿这伏人

书说不到有太原但量思小苏公他见四了人大战淫贼不已紧
旧和贼然骁勇只怕一时被敌遭拴那时只怕难保性命还
在其次当今万岁现今被淫人拿去这件如此别的事大因自
己一想悬得到前边州县不论那衙门中调来一支官兵来
剿灭贼施救架要紧瞧了瞧张志了胡志了还有陈志了
这三个人果然不是淫贼对手大略也不能遭抵落他人之手
一代生事出了圈外竟奔南清口如飞而去且说张志了
一见苏进代马而去必是前去报官调兵不由心中喜悦

但虜北兵早到來往這伙強賊救出全駕大家休罷休
免中猶想罷了恨自己不代長安憂只今空手不得施展
平生多武又反被強賊之后恨當他在生擒去戰强賊劃罷
了的刚亦保主了肉宝剑三了圍住奉風非大戰那宵
救保的狀偷偷向寨中去問
曹吉祥 並賊原本是好件 武又精通本領強
此人本是名人后 他的祖 扶保英宗天順王
因為主上分被后 失陷塞北在番邦 秦將公
手使双斧戰者強 算他原任曹德王 刘扶英宗大救駕
他俱北番把名揚 那时代宗掌太作 英宗坐國虛作臣
又誰知 景太皇了多仁义 亲讓又位正開帝
英宗不肯先欺弟 對有那 合朝文武祈瑞祥
只因失陷在塞北 算來六年在番邦 先番朕
正統生了十四載 天文該你做為主 如今再當京橫
江山原是祖熹皇 如今再叫我是位 除加紅日掛東方
刘侍呀 那日天數申時分 七宣正掛天色藍
一陣陰云又暗 霎時見 霧蒙云開滿太陽
誰知日光又已正 果然紅日掛東方 因此上
正統年改為天順 什坐八年大吉祥 此乃他祖英名遠
遺留下 子孫后代界享福
正統改天順旧坐他祖後么在塞北救駕还朝到后来他祖又
傳憲宗成化万岁年又七十二岁善終他家此番前往他父
立孝宗弘治年間作了一任兵部道名叫秦怀忠那时秦风
廷才交双出日三岁孝宗皇帝作了又是一十八岁方傳列武
宗正德皇爷此乃秦叔保秦凤廷的出刚非是平常之辈故此天
生仁义一生慈爱结交天下英雄好汉此乃闹了且说对面观
陣云里雁兆豹淨街罗鲁升左同走前順三将鰲勃占勇
有他家寨主大战三四了回合
三个人 自知观看红场内 一名字住往南行
眼睛直扑南清口 他的那 馬走如飛號似凡 云里雁
人了观睛向眼亮 秦遠其事执里情
眼望鲁升與前順 口呼二位不观真 方才那个軍夜去
想要报夜去调兵 有心立刻進了去 只恐寨主他動兵
也不过 少时若是夜兵到 大家急勇往外冲
来他一陣方已服 回头看 望着那牙把狼神
总得擒他将来祭 方是你我义气深 净街罗
鲁升口内说根由 大家准备把兵迎 别容夜兵把進口
杀他一陣擋回程 将顺口内呼二位 你我还要暗留神
怕只怕 夜兵前来定多少 若動上千了不成
已多為秦难敵将 刘只怕 你我受敵难脱身
总得通知大寨主 偏他打仗与人争 云里雁
馬上摆手说不怕 給他見景在生情 不言賊头人三个
单表那 紅場動手秦凤廷
且说那賊首在紅場之内施展双锏横冲左右独挡軍兵英
杰他在馬上这前擋后来了往了冲来亞不能把他刘庄见有
些难敵刚把宝剑拔開他的刚不架过了他的刀又砍了来
紧进刚刀宝剑正在往闹之间忽見有一家軍在就面圍外
撒開坐騎一五扑南跑去去过旧秦遠然又想要前去调

兵少时必有良将兵若来奉令於金殿等有心立刻出了三
四个军官的性命少时的兵将若来反为不好此要今日既然
廷具这几个军官若来动手两性亲展〻的百囊的武文草
叫这起军兵前来〻旧知他共调了官将兵前来将叫他家
伏
此乃是　抄本难比野史传　旧使收伏也不同
别时我上本交战　有好些　古人野史上所云
打的必是看盔甲　这才动手对相争　说作庆

双征马短枪战水　一对征夫猛又熊　抖起尘砂迷宇宙
征云黑雾遮长空　但这番兵吹胡哨　若廷官兵把古鸣
此乃是　此世正德游龙传　虽说动手费尔的
黑户胡杰声喊叫　他的那　刚才奔赴想人打
只定我首迎面打　老将奔目奔天灵　秦凤廷
双手搞开热铜锏　上下翻卷快似飞　来往冲杀多又快
杨威耀武战场中　月杀月勇有后力　更比先前猛又凶
谱进一了　棋逢对手难藏兵　将廷良才各用功

此户是杰多英勇　吃亏了　手内枪多随义兵
有能不在战人下　敢将徐城几个人　旧便说
黑户胡杰也不孬　此是骁勇惯战者　未了往了江场内
在说那　贼兵之中受困的那
東位众是名公相这物録作乃是古书都是今作的听上了告
目书中的孔热闹到不真至要收耳要想我们必道中京反
常说游龙传你们户所的十数不少要相这一部游龙传却
是乃别令兼保顾进孔收再所着是书旧曾说书人不在工

夫每一回书望户门讨双了大了旧雨外自所的户门保顾賠不在
人不欣烦耳不介断不花有将处且说弘恩了敬痛的帝
小本前守看正德万岁御什么都皇户正九什中低耳瞎说
道但鹿汉贼此去所收良国公甘将他们拿住才好
正德户　越思又急又气恼　不由暗恨骂汉人
你把我朕御到手　在敢将　我朕当作什么人
只等将你全拿住　那时万剐不称心　正德户
越心恨怒骂贼寇　指望东臣把他拿　正然在此恼又恨

忽见庙外闹哄哄　只当东臣来救驾　皇户闪目看分明
乱哄哄　从外佛进人一个　正德万岁吃一惊
台郎细〻看形向　文来是　保驾的总将叫江彬
不由龙心真怕　只说如何又连於　忽然见
恭将御来到一处　睛〻点郎诗罢君　口内说道去〻辈
遭於彼家罢不轻　皇户贪听气又恼　口中只骂东汉人
大败自　人〻在该凄连罢　实在难饶这些人
不说皇户心发恨　如不表　被害遭将将江彬

但言江场赛叔伴　大战指挥救国公　手中的
刃把热铜扎上下　冷气嗖〻令人惊　映日生辉金色现
只见黄光不见人　恰似秦琼重出世　登州城内战杨齐
江场内　帕〻只是我为首　不防胡杰救国公
太岁落被吓不至　三位户　前日交黄彦迎更
贼首一见微冷笑　骑马一跳往上冲
热铜双锏迎面怯　骑马一霍抢上年　手内的　左手一扬声喊叫
休要逃　照字救国公取上下绝情

话说正德万岁武宗皇卩一命参将江彬他也被获进拎由不得
恨怨强贼不能将他立刻拿住万剐凌迟方称心头之恨又不
怕葳国公与都指挥张胡二人不是强贼的对手暗暗叫道江
彬你把被获情由细说一遍江彬连忙把强贼用铁棍打马腿
实然难防的话细说了一遍皇卩点头说你料着张胡二人
如何可敌的住贼寇江彬说卩上只管放心常言说的吉人
有天相大略张胡二人並力拎贼一定成功皇卩耳听江彬之
言连连点头不言弘恩寺受困且说葳国公张勇一伙都

指挥胡大人带领三位老卩迎住本领大战贼首秦川这
边不见强贼胆惧分外的强壮英勇真是铜马无敌勇烈
三军张老卩暗暗夸奖好一个英勇的强贼可惜盗贼我想
他既有这样的武艺可惜身作响马盗寇张老卩正自夸奖
胡老卩忽见雀全李猛齐打来
好一位　爱将公卩名张勇　心里也爱秦川
付中不住暗夸奖　这位卩　霸王将才一行
都是张老卩心中发　此乃天元不犯粒　打的是

正德皇卩洪福旺　天义该本将英広　明是英杰该出世
来保遊龙大明君　二来好汗空用计　想夺江山枉用功
只等有　正德万岁回朝去　愿还太山把香焚
皇卩被捆身遭难　那时节　方显此番一路功
恩收天下英広将　人人尽有救驾功　此乃是
后话不可多言讲　且说忠心的国公　正有喜爱赛狀宝
忽见里卩把下拎　各定贼首的枝打　忽见强贼用铜边
只听得　路喧一声架过去　又有陳敬把剑摘

又見座盗将馬代　陳敬的　宝剑架空探多形
此时公卩来至此　一声大叫那伙人　老卩有
一句言词要问你　不必动手且消停　你我将话全说透
然后将　大家動手也有名
葳国公张老了用刀把强贼的铜架住时一声强贼你我来
了这半日我看着你的本领真好武艺不弱且不知你姓
字名谁总然我们将你擎住送到衙中治罪是非也不枉
你这一身好本武二则我还有几句良言要你自己醒悟方

方为好汉贼首闻听微微冷笑叫一声红脸的军官你问我的
名姓总得你将我杀败武是你有什庅亲人的武艺叫我
见识见识可以我心中一乐我必把名姓家乡对你说明旧
便你有什庅金良石言也不是劝我弃邪归正免作响馬
好一个　又伶又透赛珠宝　全然识云一往情
不肯说出名合姓　乃因为　有人前去调官兵
果然少时兵将至　大略难挡我弟兄　杀退了
官兵官将虽容易　难免内中不伤人　私与官兵来打仗

情与谋反一般仝　我等所仗浑身义　可能人人不遭拎
那时节　各州府县派人馬　代兵巡找困家门
男女一家拿住了　难逃谋　不雇居家同共门
因此不肯说名姓　馬上冷笑双三声　那军官
快把性想收了罢　你我献出全共良　你等还是保活命
不难然免丧残生　大略你等也明见　此时旧是我一人
你想想　你门那边人三了　一条前来怎兼禁
在下说明是好话　快快的　多多献出全共良

還得一件得依我　黑臉軍夜不能行　總叫他
給我兄弟償了命　令他好去祭亡靈人　怪賊言詞還未盡
氣壞了　保駕將軍大俠
怪賊言還未盡把了胡杰氣的喊声大罵好一个不知輕重
好歹的怪賊敢如此說些无边的大話欺人太过言罵
叫声仁兄相近若賊寇不私往他們緊緊叨叨說那些廢
話少不得大家努力或是奈死或是拎救剎除賊寇有保
此一場的榮光太平不然只為這些怪賊苦害軍民大有不便

張飛了令听此有些氣惱在馬上一声大罵怪賊果然有些不識
尊卑說不得你我較量較量言罷催馬掄劍直扑怪賊胡杰
陣敗又動手來倒刀一齊發來把个秦風廷微微冷笑
這個賊　又高有此人胆大　他把公子丢的輕
憂病的張飛氣又惱　崔生李　直扑怪賊秦風廷
示劍刚刀一齊上　金玩意方往上攻　且說那
付鄉雙保人三了　將街罗名叫惡刑　还有張翔
施前集　但見軍將來動手　寨主不怕本事高

一人人　暗暗誇獎實非常　委果是个大英雄
又把热銅上上下　施展開　橫冲四面你對旋
黃膘馬走急如箭　蹄跳咆哮似欢龍　眼睛他
眼中不加人三了　克示指劍有威凡　北當眼望人知了
口內不住叫仁兄　我想大鬥多性救　初从从來不服人
我意欲　一馬当先冲上去　一頭斧子劈敵人
那里有貴這些的　早早的　打探他來令明白
回廟再把二人斬　薛順令听把示寺　你快些

惡性去把仁兄租　人來不容剔者人　性烈以火不容讓
他一怔　从來不念有交情
老弟前日我与他在茂州相住了一个布客保標遠言走差二
个人為兄見他一人独指三个遠方有些瞞不过我刀一馬當去
把三个保標的奈敗得了首才之后他將我仰起来一向安
向析他不說他來延遠有功出言為兄前他不起肉中多
為弟兄替我奮情善善哀告方才饒救探此多私此自討其
討此當令听依的不言不語三家照數私言不動手州面說

看也不說秦风廷独指三人江坊動手单言薛進崔馬犯出南
集口外順有育塘大从直奔涿州牙門而來
薛太爺　崔馬闖出南満外　加下頓變走度
心忙又乱扑大隊　恨不能　坐下拉向令奉之
棟翅安全飛了去　永肥克向快似凡　過了這
十三里齊往南貴　一心只要調官兵　太爺馬上心乳想
只恐皇下暗兵　那做京外地方野　土豪怪寇廣武犀
常典店　迷見保鏢人一火　又見女子起那心

兄妹二人什本肩　打散了　欺心胆大人一群
川勢令住送樹肉　女子入在坐禁中　此一案
而且未完人告狀　宋计秋香去如揭馭　誰知又作良節县
有个神仙或乱民　吳通天他全家而　使他施展法術美
治住了　妖屍立刻現本相　案陸又把惡娛拎
令住賊人迎我女　馬日和　現出宋家女嬌生
完了此案出頂花　誰知又多是非行　十三里
迷見一伙惡怪起　你自令去去当今　我今去把店將捆

叫他救架領大兵　前面旧是涿州郡　先到斗中送信音
趙雲时　猛然抬頭覌对面　前面來了一个人
也是桑林人打扮　奇盾匹　白在战馬似欢度
棋子未到迎面下　那人將馬只一橫　喊一声
快些收馬从何至　还不留下买路艮　言罢將枪迎面撲
这不就　吓掉了上涿州一倍向兵调將人

游龍傳十六

甲公但凡世人生在世都有个定数本造生先造死迭面[illegible]是他的寿元未尽命不該絕到后来定有好处如若好人遭折凶狠这是他命中造定这还是世俗平人怎相这位正得万岁他乃是大明一国的人王帝主若要遭此这樣一能打死一來也是不出天地神灵從今后也田不门提起后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將軍必是八面威風第二件就是寫書的人也不能那凑寫齊天刃这一鳥能对准了当頭只听咕咚一声响亮誰知这能把个本店内炮兜上的人打倒飽氣引止時间把男女吓的一班立刻打出

軍門而未保護本駕忽然交战來賊也不肯离远只在軍前的左右恋战之间忽見軍旦棍真打了軍前而來二人一見吃了天驚連忙上前保護不是迎敌就是石柱子乱打且不說軍棍同同男女二人動手單言那些保駕的大臣護同公張老爷都指揮胡老爷陳蘇二位太府还有秦將江老爷都只為万岁皇爷封定了常遇春的后輩能背帝青坐騎獅眼駹所為此馬急快在頭里先走

都只為　皇爷御馬走的快　欲先降旨两乖臣

不少急忙跟在后 因此上 人丶落后慢丶行
卩还私訪上桑坝 只恐括拉走漏風 曾言过
歇宿忍在常興店 二三十里路途程 衆臣尊旨难违背
不敢紧走且消停 在駕前这者的兒 大畧也有頓飯工
護国公 跟某衆臣腿似哄 有語開言把話云
皇卩奉旨当吩付 叫你我 落后慢行在途中
話虽如此这般講 元為保駕護安全 列位想
業已工夫也不小 保管早到地土中 咱們礼該赶上好

有的大家不放心 倘然遇見衆匪棍 驚了圣駕了不成
那時節 你我有話难分訴 若有疎虞悔不能
必須方近暗保護 那才是 方免一失保安寧
衆官聞听齊說是 国公言詞礼上通 衆官員
言罢一齊催坐騎 紧撥一遭往前行 不多一時來的快
霎時間 到了芦溝晚月城
二十多里全仗馬快不多時來至芦溝橋晚月城中但見衆人
三个一撥五个一伙紛丶言論却說常興店中刘春元店內出了

响馬劫奪了標艮咐实然利害護国公張老卩一聽此言心中犯
想速忙跳下馬来丶至衆人跟前滿腹戒哄口呼列位那里有
了响馬了內有一人回答說衆官卩我們也是听見行路的人
提說是從京城下来的一名軍官同有年輕的一男一女劫殺
的是標艮还把保標的人打傷了好几个人張公卩聞听心下吃
驚暗丶想到这些人俱說当原的同有男女二人劫奪了標艮
还打傷了保標的許多人这件事大有元故也就一指手回身
眼望着衆臣講話

丶護国公 眼望衆臣開言道 列位你等可听真
把我詳情共計較 当卑的 定見天子再奏今
可有一件生疑處 皇卩同人打扮艮 又有这
兩个男女好奇怪 又說响馬是寧闹 衆臣四荅不必講
莫非不是遇了事情 事不宜遲休代慢 快丶赶去礼上通
護国公 口說此件这般樣 言罢齊身上馬行
不說衆臣僚催馬 一个丶 直奔常興店內行
且說店前男女們 保護正得大明君 衆匪棍

手擎刀仗与棍棒 以死相拚那肯容 內有一人心大怒
他的名字叫刘青 闪刀要取正得主 照冷子楼頭下絕情
吴士英 一見口內說不好 赶上忙用通条迎
咣鸣一声架过去 刘青的 手既麻木把手松
誰知通条照頂打 耳門之上中兄悄 但見他
咕咚跌倒塵埃地 不見呼吸赴幽冥 衆人一見說不好
年幼人 他又打死偺的人
吴士英一通条把了刘青打死那几丶保標的衆人齊說不好了又

被这个年幼的打死了一个情心长的就如一个姐兒是的那般
則还是个狠戲丶非哥兒們怎得下狠心才好千万不可退后
衆匪棍一齊上前動手但凡是保標的人全都各拏兵刀前
来動手这一陣令人心驚誰都害怕好兩个男女所仗祖傳的
本領指東打西封南護北施展武藝忍无寓正得卩的左右兩
个人只使的渾身是汗口內發喘皇卩一見男女这兩个人的
本領高强武艺不錯若不是他倆相護只怕难保性命又是
欢喜又是害怕就驚的也不定

真乃是　难為男女兄妹你　还能持握把刀封
恐怕伤了若单许　吃亏了　正得万岁果住月
保護不離高左右　因此难已把功成　猛听得
女子招驾軍兵司　眼不错睛加小心　口中长声叫兄长
有日言詞你听明　保護单宦最要紧　休叫傷了貴体身
今日了　你我既然惹下祸　打死保標几个人
杀人偿命罪难免　我的哥　死后总要留下名
只管狠心休害怕　打死他们这伙人　咱兄妹

二爷相视总去剛　值的合他们拼拼　总然留情也是死
咱俩想话万不能　怕他们赤节刑役　許請從前已往情
总得要　保護单宦他活命　罪加你我兄妹们
倉唉滄刀死兄怨　死之后　見得先人咱祖宗
英士英口說怒罢　為首玷辱祖上的名　你哥々
咱两姑子你的話　事到其间不求生　二人只管高声語
总然是　封避腾挪晴两神
且說正得万岁呆說　唔怕驚他兄妹的言詞　听的真切起心

大悦连声誇獎好的似这樣男女两个真是世間少有不但武藝精
通开个人能敢这些匪棍而且侠義可欽等的起截因的两落拏
天玉柱皇上的龙心一樂高声大叫說卑切的英店你二人只管
放心杀贼不必害怕少时為卑的夥計们到来总然报到当官
管保你兄妹之人不死吳士英他兄妹聞看那位單宦来救不
你必有个听頂児所以方才敢怪他们不死由不得越發心在胆
壯不言兄妹且說胴頭部二他在店內去刻用朴刀把肚子
上的绳揔開回身把車客人代出店外一齐高声喊叫刻奉龙

店内有了响马了劫夺了標银谁道說此地没有官人吗
車客人　站在店门高声叫　响马劫夺標上银
且說地方总甲等　听此話　不由的吃一惊
听见客人声喊嚷　有了响马大乱林　内登间
硬在店内劫银鞘　打死許多几个人　他也不管真合假
只恐贼寇脱了身　快去报官楂拏住　失落银两罪不轻
俺遇见　把本总甲目失鬼　他也不去和打听
乱哄々前后事　訪一訪　盗寇共有几个人

不便情滔心忙乱　慌々张々疾如風　不多时
来至衙门忙呈报　门下說老爷乘兄东衙　今早出门有事去
如今现在西路所　因為官事見总帅　我们不能作主行
这件事　有些重大非小可　莫要挨迟耽悞功
倘有不便差错处　关係何　老爷考程不非轻
你等必须急々走　赶到桥上西路所　地方他
一闻总甲询此話　转身迈步走如風　此言剪断不多叙
霎时五里到来的　过了芦溝桥一座　進城来至西路所

到街前　就把来意說一遍　门上立刻往里行
照依此方訴回禀　吓坏了　镇守晓月王总兵
立刻传齐軍兵将　各带兵刃出衙门　急忙々
傳諭各处軍官等　大家上馬不消停　心忙急上常興店
前来拏　車响馬劫夺標银贼一群

地方恶甲是两丁月夹鬼傢伙听見人嚷到春龙店内出了响馬
也就拔先到店门前打听〻〻根底事内鬼在当根官好惈禍
子一般不常跟随就当根偏〻的常兴店的千总上了西路所播
夫人做生日当了门上的人听他俩上析上当五里之遥跑了个
浑身是汗衣服尽皆湿透了到步满桥进了晓月城恶西〻
之是处的衙门尽都报說各衙门内全知道常兴店内出了响
馬都奪了標良打死了人咧且說西路所恶兵王云付将陈英
千总崔福把总張寿听見京報中官有忙闹保駕自己的考程在

忙〻傳齐馬步兵丁各執兵刃又派官代領衙役三班出肥城
直扑常兴店〻內拿贼不表单言中客人一同部二在店门外
喊嚷了一陣仍然回进店中安護他寿的良鄉子不表且說那
些睛看热闹的軍民听見那些人喊叫一个〻全然离店门远
〻的齐說这个事闹大了大時官兵衙役前来一定是锁拿中
人难保軍官而那男女二人身遭大禍

平軍民　内有一人呼列位　这件事情不非轻
方才客人声喊叫　他嚷道　擄人打劫標局良

虽說訊賴怕不妥　难保男女合当罪　虽然說
指为標良都是假　凡居人佰都是真　地方恶甲报官府
难免出時兵將焰　圍住男女人三个　立刻官保受御祀
还不知　奪到衙中怎樣問　恶是標上站上風
又有良錢势力重　到只怕　三人性命保不成
正是軍人言此話　旋听远〻刚喊声　都說是
正此来的人不少　想是官將而官兵　此来一定圍住店
大概来奪三个人　你我远〻躲的見　到底听〻这事情

且不說　單民百姓闹言語　单言遊龙保驾日
晓月城中听見信　常兴店　当單一会两个人
保標調戏民间女　硬叛强奴拙在良　軍官員
心中設疑是歪驾　去避只恐王受驚　一齐紧催望下馬
旅不淂　一時飛到旅店中

護国公張勇指揮黑卩胡杰还有太府蘇進陳敬二位跟奔
將江彬只陪皇卩有难急忙〻加鞭顧不淂直扑常兴店恰似
風捲殘云眼睛石進了常兴店西集場忽見鬧街上東〻西五

尽都是粉〻言語都說道这个事越發闹大了大時官兵一到
也就全拿住了軍大臣向所回頭奔往到春龙店门口观看好
人那些軍民百姓尽在远〻的站立观看又見那些保標的風
棍在四面上圍果为男女二人動手又往內圍子里观瞧也就
見了我宗皇卩手內攥石馬鞭子滿面焦黄不住的喊叫赤呀

只官亲死几个都有為單的与你作主
護国公　一眼看見大明主　哪的看身下離行
大叫軍位快下馬　上前去　捉拿欺心这伙人

渊卩胡杰忙答应　心忙爬下馬安心　这位卩
一生粗鲁全不怕　一声喊叫往上冲　正遇棉羊名張寿
手拿单鞭往上迎　罵道平贼休撒野　卩〻前来詞救字
猛棉羊　一見又有当早到　心中大怒用鞭楞
太山盖顶往下打　胡黑卩　將頭一低手一迎
席爪抓住他的腕　用力一擰把鞭松　胡黑卩
一把删鞭浔利手　望定張勝下起情　罵声贼徒不必走
巴肪燎痛叔端擗杖　死尸一仰倘在地　唬坏保標人一群

衆匪棍 一見張勝也來命 口中大喊了不成
又有書單强人到 列位啊 不用動手等官兵
能可進衙到好講 私下忌是僧傷人 衆標客
閙所一齊往后退 回身跑進飯店中 得便衆且來見駕
一ケゝ 來奏皇卩請罪名
衆大且一見滿地横倘有几ケ死人又見皇卩手拿馬鞭子氣
的龍面焦黄一齊前來点頭口說我等來遲罪該万死王得皇
卩一見衆保駕的大且前來由不得龍心大悦口說准詰不必細

話了万歲把衆强人尽情拿住要緊是衆且奏在皇卩駕前將馬
鞭子遞與護國公張老卩領去拴在店门以外皇卩與衆且一齊
全然進店黑卩進頭往里所走 且說衆客人們一見如此口中大
嘆了不得了又來了一起書單的了等我前去报信慌ゝ張ゝ
往外就跑迎面正遇刺黑卩進上照臉一巴掌打的那人哀声
不止捂腮面问一声大叫了不得了又動起手來了衆大且人各面
神往对面觀看
衆大且 瞧有店门前刺着 那边站立許多人

ケゝ手内攥兵刃 尽都是 横眉立目狗眼睛
心中不忿对面着 满地民箱東西横 護国公
看罷扭頭叫刻砍 千万不可放走一人 別管保標客人等
都得拿住上綁縛 奔將江彬口忝左 大罵一ケ跑不能
刑黑卩 口說這事交給我 要拿衆人我故左
現得了 賊人们結攏一根
全伏手内有兵器 你就在
張老卩捏手說不可 扭無事兔不可行
店门立面捆去路 一ケ別放出店门 江卩你去拿賊寇

蘇陳二位保爲單 在下自然有主意 大罵一ケ跑不能
正是那 公卩你向衆哉喃 忽听店外吶喊声
齊説衆兵快闹往 千万的 不可放走衆强人
拉取白昼來打搶 王法全无真野人 元来是
西路所的人馬到 还有衙役衆官兵 登時來至店门口
兵与將 一齊就要闯店門
元来是西路所的那些付恭巡守代領馬步兵丁衙役人等來
至店门首果然有无数的軍民圍罪店前那些兵丁衙役先

用鞭子亂打那些瞧看熱鬧之人口中高声喊叫閃開ゝゝ老卩來了
拿和奪標民的強盜來了不多時來至店门首就要往里闯且
說正得皇卩一聞店外人喊馬叫就知是官兵來了連忙降旨護
国公快些擋住不可喧嘩張老卩與恭左一扭項向石刺老卩
江老卩說二人堵住门首不可放走一人言罷迎出店门以外
但見那些文武官員代領官兵衙役瞧往门口就要往里走
護国公迎頭一声断喝 你们要往那里走ゝ我是誰但
不知你等可曾認識

且說那 衆兵衙役問此話 一齊抬頭看分明
元来是ケ書單者 他的那 面目粉紅賽稿佮
却是咸代多異相 兵丁衙役怎知向 一ケゝ
不能認識齐喊叫 你是何人敢捆兵 我的狠官來至此
時爲未拿衆强人 今有盗寇搶標客 拉取打死許多人
你拉取 捆住我们不叫走 店内現有衆强人
張老卩闻听心不悦 衆狗頭 满嘴胡說欠捉拷
快去叫你们老卩去 他等前來就知闹 且說那

西路所的軍官等　人々馬上各睁睛　但見軍兵到门首
有人攔住不放行　才要分付打進去　延西来了一名兵
就把耶　公卩言詞説一遍　忌卯向听心下慌
細听此言有元故　再向石　万岁私自暗出京
莫非必是圣駕至　雅怯人言是古軍　王云他
心中慌慌犯疑影　馬上依頭有沈音　忽見付將開言道
口把忌卯喜一声　你我同到店门首　見了来人便知向
何必又　心中犯影仔細想　内中一定有元音

王云点頭口説是　催坐騎　將馬一磕扑店门
刚至门前抬頭看　不由為他吃一驚　一番身
連忙跳下催行馬　来至门前跪在塵　到把軍官嚇一跳
一丁々　齐下馬不問何事全然跪在店门

話説忌卯王云刚然来至店门首抬頭看了门前挂有一把扇
公的馬鞭子嚇了一跳就知当今万岁在此連忙番身跳下坐
騎嚇的他双々跪倒軍官一見忌卯如此他也不知是什麼元故
一丁々尤如下扁食的一般全部跳下馬来跪在王老卩的身後題
同公上前分付快々起来代兵丁進店將那些匪棍拏送進京交
部處審再將送来死尸掩埋將客人一齐送衙所旨意將落西
路所的軍官答应立刻扒起代兵進店不容分説尽把那些保
鏢的匪棍尽情鎖拏同車裝上派人押送進京交部問明尽情

發落不必細表時詞交代

話説正德万岁私行到常與店遇見一起保標的匪[illegible]民
女被護国公張老卩一全男女二人施展本領打死四丁匪徒
餘下衆人尽情拏住奉旨交部問罪尽發边外冲軍且説店家
刘春龙躲在店后皇卩眼望男女二人説到你丹丁不必害怕
跟為軍的到上房屋内你把名姓家鄉住处説与為軍的有
通礼二人聞听只得跟随皇卩進上房之内皇卩归坐開金口説
你二人是那里人氏姓字名誰為軍的瞧你二人好相南方人
雖然貧寒却也不是尋常之背你们只管实对我説来男女方

才要言禀忽听店外一声悲哭声不止皇卩向听逐令護国公張老
卩出去问々詳知護国公領旨示为往外所走来至店门首看
見男女二人明年把約有四旬以外相貌枕良穿代尽是丹細
緞衣服跪在那里張老卩便向你二人到凡為何这般大哭有
話快講男女二人説道小人毋有天大的事切將来見々那位
軍官老人方敢訴説望求軍官太々大發慈悲方便々々感恩
不淺護国公向听心中不解説既然如此在此等候
護国公　听罢男女二人話　不解其中就里情

只得含呼回言道 你丹丫 在此等侯莫动身
男女答应說知道 畢竟太卩你請行 張老卩
才要迎出府房進 又見來了許多人 却是東住兩家將
專奉圣旨到店中 万岁店内先予備 飲食伺候為今
諸般的 菜疏茶情全办脫 予備御膳进当今
听見店内闹了事 才晓得 正得龙驾在此存
来至公卩面前問 討听示下怎摆行 護国公
一見心明知其故 代咲含春把話云 皇卩而與我在此

你等可站那店中 但是你等予备的 什麽東西莫消停
快々去 那果子備休代慢 好生伺侯加小心
東住家將齐答应 一丁々 轉身出去不消停
登時酒席饭食物 搬進刘家旅店中 刘春龙
所見如此正異呆 立刻出来暗々云 这果天大事非禍
忖自会 一旦消滅没有事情
刘春龙自已暗說这一场天大的事非全化為没有这就是没
有的且說護国公今見那男女二人身穿的細緞不相貨賤之

背不知所因何事代我替他奏明想罢迈步進了房中也就把外
面有男女二人啼哭的情由細奏明白現在门外跪着正得卩问
所心中奇異他如何解說我朕不免先问々这年輕的男女然
后再向那男女二人天子想罢在坐上開金口眼望年幼的男
向道你二人快把上京的情由細々告訴為卑的知道但見那
年幼的男子見问口呼卑官卩々若向我们乃是兄妹二人因
奉母命上京投親尋找未过门的妹夫因有詳細听我細禀
那男子 他見皇卩将他问 未從說話嘆連声

口尊太卩听我诉 說起来 小人名叫吳士英
今年方交二十岁 此女与我一母生 他的那
名叫月娥十七岁 提起祖上真惱人 当年保过朱太祖
洪武卩駕下打称臣 征南战北誰不晓 我祖名就叫吳禎
二背的 卩々扶保永楽主 英雄吳平老弟兄
祖居住在江南郡 太平巷 現今还有旧门风
总因妹々年岁大 在当出家两名门 回太卩
提起妹丈根不小 却是名门后代根 他祖也是大明的将

若向他 年紀不大与我相逢 他的名字叫常青
总因家寒难度日 我丹姓 奈因俱丁甚貧穷
小人父母意欲定 攀高就底把婚成 那晓得
小将常青多志氣 身無作成不成亲 只恐玷辱他祖上
一嗐氣 独自一人上了京城
常小将一同小人尽有此念不肯玷辱祖上的英名因此上小
人的父母打発小人兄妹二人赶進京都所為就亲不料到此
店中吃飯遇见这群匪徒越礼万般欺那小人兄妹忍耐只為

父母在堂兄妹吳士节恩年幼方交十六岁二則動手只恐伤
人命不料这些恶棍要伤卑官太卩又想卑官是路見不平
心怀丈義暴侠護庇小人致使卑官太卩陰却了甚些小人
每良心不忍断以不顧死活而恶棍交战幸于神佑僅存
天明尽把那兇徒恶棍拏住这入衙内正得皇卩一間吳士
英之言猛然间想起太监刘瑾在京中衙奏之言
正得卩 一間士英报名姓 猛然想起刘府公
他在宫中啟奏我 就言道 大明臣宰尽有揣

閒手遇見常小將　他祖乃是常遇春　這如今
大遇男女兄與妹　姓吳名叫吳士英　他祖是我大明將
誰人不如將吳禎　當年扶保我的祖　興隆金上景英名
那一口　三夫丑刃無人抵　杀的元朝丁〻京
功狂子孫尽落破　一个〻　可恨他（只是）叫朕英左
細想刘瑾保我朕　所虛朝明少英左　他叫朕
擬行出外来訪事　好收大明后代根　皇卩想罢向言道
叫声小將吳士英　你們所言為異晚　自有道礼便分明

你兄妹　暫且跟廷所准信　照着行李外面存
男女答应將身轉　出上房　士英低言对妹云
英妹你有当單者　如何相貌叫人驚　吾兄我
往他說話就發惨　真正娃事可疑心　士英言詞還未尽
吳月娥　代哭向言把話云
吳小姐代哭口呼兄長挺小妹看来大有元故当日我师夫金刀
丞母打發我下山回家之日曾向妹子說过若遇有貴人提拔
方是成名出頭之日如今遇見這場大事不見凶險豈不是遇

見貴人在不言兄妹且說正得了步打發兄妹出房今（護）新聞公
把男女二人叫進房来張老卩領旨出上房把男女二人代至
门前說道你二人須要小心是知道二人答应男婦進房見了
武宗皇卩一齊說道果是貴人言罢一齊跪倒往上磕頭口
尊悪悲心的軍情大卩救一救小人的性命还有小女兒我們
一家兒感是不尽言罢不住磕頭天子向所坐上的神往下观看
武宗卩　坐上的神观仔細　打量男女丑个人
相貌渴的多良善　前年起　大略都有四旬有今

頭代一頂藍毡帽　蘭紬道袍系着身　進房時
也就瞧見土黃襪　青布鞋在足下登　看罢男子瞧婦道
年紀也有四旬令　馬棧罢定青系髮　頭上貢環看丁真
身穿着　醬色細作夹衫衣　腰計一条月白裙
美佳金蓮人不見　生就的　端莊相貌更又沉
皇卩着罢心犯想　看他不过朕的子民　因何故
罪〻要把我朕見　莫非識認我寡人　想罢多時開金口
你兩可是什麽親　家住何方甚名姓　所見為卑何事情

但則見　男子含悲向言道　口把貴人尊二声
小人家住十三里　元本是　良鄉县内土居民
姓宋雖扶另合姓　此婦妻子他姓孫　我夫妻
所生一女叫宠姐　今年二八零一春　情性温良多齊整
長的人才貌十分　外公教訓將書念　最是女流筆墨深
自来的　量大宽洪明世事　女工針指件〻通
上奉双亲多孝順　恩代那　下人就如弟兄同
三月二十三進怪事　夜至三更音樂声　明〻的

灯球火把明又亮　愰〻忽〻並無人　小人夫妻去看女
原情了　秀房中不見了宠祖女兒的人

宋計秋口尊軍官貴人小人的女兒雖然才交一十七岁生的不正情性温良跟石他外公念过書深知礼義大量寬洪世事皆明女子（工）針指描鸞秀鳳件件皆能孝順双亲恩代下人是一个万全無敵的女兒不幸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音樂响亮鼓樂声宣房中吞亮小人夫妻兩个從夢中驚醒速忙跑到女兒房中观看哎呀貴人那小人的女兒突姐不知去向遍处尋無宗影是处我信不通我夫妻连尋了數日亦無影向幸喜遇見一位灵应算命的先生叫他算了一算

他說你要尋我人須往正北迺方走必遇貴人便知詳細我就向他这个貴人怎生模樣多大年紀那个先生見向也就哎了他說我所的是卦這亞非神仙你只情迺石頭往北不过二三里必見一宗路見不平之事你若是看見有丈義送財而生慈善比俗人生得異常者就是貴人因此小人照他言詞来至常员店镇上刘奉龙店前眼睛軍官太爷路見不平結救那年輕男女豈不是正应那算命先生之言叩求軍官爷了賞給小人的女兒感恩不尽

宋計秋
口中只把貴人叫
吾與子嗣只一女
宗嗣全無抗杰栽
破頭磞地响連声
貴人那
此恩此得难吝根
說罢叩首爬在地

說罢一往前后話
須念我
麻如宝珍一般同
只怕夫妻二命抛
口口声声嚷救命
阎思賞給我小女
也只是
如人也是痛伤心

丹閉千行大放声
夫妻年有四旬令
这如今
說另付又将頭叩
妙恰夫妻命残生
再生父母一般同
来世搭鞍 銜含
宋計秋

夫妻哭的人人憐
十几岁女子何処去
想必是
再說不信这件事
定有内界未可定
尋查道情細了我
在坐上

正得万岁暗沉吾
好好在房就不見
小女生来定住貴
宋計秋
千岁不見女欽招
不然岂不幸自氏
随向全口把話云

細想此事真奇怪
定有元故在其中
不然京动我旁人
他能識認是貴人
少不得
皇爷起意心一定

正得万岁思想多時叫一声宋計秋你夫妻不必有急你們既来相求也不用為軍爷你们去尋我如今為軍給你一件东西就可以得見你女兒了宋計秋闻听滿心歡喜但不知是什么东西就可以能見我的女兒了才要向但見那位粉臉的軍官上前向那坐上的軍官說官說道軍官已將匪棍尽都招認調戲女子们刘俱道請事是实現有口供東官尊旨將軍至徒俱了送部今將所得的客商的良子一千两解送前来望爷分付將此良賞與被殴打死的那人家中二百兩以為殡葬稍理之费在賞店家一百兩下剩七百良賞与吳士英夺去以作席赤

与吳月娥完婚之费

正得了
朕念他服功臣后
略他兄妹名臣后
朕封指揮将京進
好好送上北京城
護国公
賞了尸亲艮二百

坐上付又傳圣旨
忠国公
礼应将他把官封
都督府内要欽尊
不必謝恩就去罢
若虔領旨不敢慢
周四了

服兴公了把話云
護駕保朕有大功
吳士英
司派本地文共武
单等我朕駕回京
輔月迈步出房门
妻子朝北謝了恩

然后又把衣家賞　一百兩賞占刺來花　與的他
望空不住將頭叩　謝恩感喜不必云　且言公卩有傳古
叫声將軍與士英　你兄妹迎而听我謀　要你留神你細听
恩而言　公卩就对他兄妹　什麼情由槪实云
兄妹这才心明亮　就就如　夢中方醒一般同
雖惟口氣來的大　元來却是主武宗　兄妹們
連忙望空將恩謝　人人歡喜在心中　本官急去備車輛
不多時　予备齊整伺侯送行

地坊官將車輛予備齊妥何侯送兄妹進京不必細表且說正
得万岁向石蘇陳二位太府要了一道密旨御筆親書封果停
当这才瞅望宋計秋說你可將為軍的这个字兒拿去郎上保
定府下而迎撫郭佳他們然也就有你的女兒的下落宋計秋
聞听半响無語遲了多時這才往上瞧開口說小人是何等之
人如何敢去見迎撫大老卩所見人說真來全者出來之权只是
迎撫大老卩一人掌管小人下不成書以怕我的性命難保軍官貴
人你老人家不管就說不管的話可不該用這宗毒法子陷我

叫我们投罗網这是何苦來晴進我的性命
宋計秋　口內只把太卩叫　貴人何必下狠心
不管只說不管的話　如何用　卻拘底官方把我成
迎拐自前送書信　倘小不敢進衙门　別說是
大老卩偏偏從意見　本处官員不能進　总交小良共的草
万分無奈進衙门　交着惡精衙役手　要見官府也不能
这封字　小人实然不敢領　另遣別人把書呈
天子聞听这些話　暗暗說　果然是个老实民

叫声宋計秋你安的　為軍不肯那等行　你只管
令我家求上保府　衙门投遞見迎撫　略他不能沉鉤你
不必只怕而且驚　只管放開你的胆　為軍不是那等人
他若是　見了書字不敢錯　管叫你去如上宾
不但不奈他不打　我保管　還有好处没如神
宋計秋聞听這些話　半信半疑不沉音　附内說
这位軍官好大話　莫非必有亂迷心　說話全然無相对
他只管　信嘴胡說全不怕

一个保定府的巡撫他是帥外的天子好大的威权呢我道衣兒
是小誰明就見那封字兒叫他敬我这个話誰信去不得〻〻
正得万岁武宗皇卩往下觀瞧宋計秋不住的搖頭犯想也就
猜透他的心事必是害怕不信也就（住）叫道宋計秋你不必心中
設疑你只管拿这為軍的这封书字前去隨後為軍的也就前
去保管你無歹平安还有好处宋計秋聞听也是万分無奈
只得依允口說軍官貴人千万的不要哄了我小人才好言罢夫妻
二人急忙〻回家要上保府下書軍公宋計秋他元是这十三里

庄村内的有名的才主胆小良人善良忠厚老实的良民
宋計秋　他乃良民多忠厚　良善之中第一人
一门好善在本地　人〻称　他是一个大善人
雖說接了这封字　心中却是不安寧　附内說
保定撫院威不小　帥外天子一般同　威鎮（直）隸一全省
出入炮响許多人　叫來調遣威权重　焉能容我把書呈
不去罢　这位軍官說大話　倒相容易千〻分
再者只為京生女　到而今　不知去向影無宗

他既應成有我的女　難免就得走一程　隔壁的
九吉死在保定府　定閣巡撫大衙门　岳得是我我的女
父女見面死干心　明日一早起身走　赶到保府去投文
宋計秋　想罢急忙回家轉　一仝妻子不消停
商議打議存牙狗　先雇車　一路盤費不細云
次日一早別妻子　不代手下兩家人　宋計秋
先把御批那道旨　紧紧收起在怀中　上車离了十三里
直奔保定北正门　虽说坐在車上面　胡思乱想心不寧

所遇的
到了保府將書遞　实在难闻那衙门
饥食渴飲登途路　也不过　消行夜宿往前行
秋景說動急又快　这是来至北正门　就在那
闻内找了一座店　住了一夜到天明　急忙打点投書字
北一声　那時得把一住巡撫郵卩師昌魂

游龍傳十七

宋計秋到次日打点盤費行李他兄是方便人家[illegible]長工名叫郝仁義套上馬車第二日並不代家人好[illegible]就[illegible]赶車的多叫郝仁义一早別了妻子起身一路上虽然坐在車上兩眼観景尽情盤算胡思乱想这一日来到了保府的北関之内因天晚也就住在陶二麻的店中吃了飯赶車的解了牲口喊上也去吃飯不表且說宋計秋用罢了飯向為陶二麻說道主人家借問一声此处的这位巡撫大老爷為人的情性如何陶二麻見問先把宋計秋上下打量了了說道老客我看你也是

我们直隸府的人民你向巡撫老卩何幹若要說起这位巡撫
大老卩秉性如烈火仍般赤人宋計秋同听說的一声大叫可柰
了我例这可怎么好陶二爷一见这宗光景連忙問道說老客
你有什么事向这位巡撫大老卩作何勾当宋計秋說我投一封
書字若是这等性烈赤人这可怎么好我如何敢去陶二爷連
忙說道老客你不曉得听我对你細〻告訴与你、
陶二爷　眼望計秋腮帶笑　老客留神你是听
想你离此住的远　大略你　难得底切不知音

元来巡撫情性烈　眉皱赤人情是真　虽然他
奉法太平人却好　保府省中大响名　惜軍爱民疼百姓
办事清廉最公平　不貪民財怜孤寡　最喜孝子与贤孫
惱的是　土豪恶棍欺良善　拿住不死也發落
好盗邪漢不用拷　所見了　大人名頭冒真魂
無罪之人自然放　枉敢刑法冤枉民　但不知
老客貴姓何处住　你替何人把書呈　計秋見問心犯想
不肯实話对他云　想罢含糊用言道　这是郭卩至厚的朋

我再下　姓宋名計秋順便腿　叫我送至府衙门
听見官府很利害　皆因我　胆小怯官是实情
不懂此書怎么下　僱此领教老仁兄　陶二爷
問听不由哈〻咲　叫声老客只管行　那却是件大好的事
你何必　这等害怕又吃驚
店家我咲說老客你等也胆子小例是撫大老卩的至厚的朋友
托你代来的書信算是客情兒也不得什么別的官事这是奉
托可怕什么兒老客你既然不懂得下書的規矩我告訴你此時

天晚也不是下書的時候明早等郭老卩升堂收齐各处的公
文方好投遞保管你还得个好兒还是一宗美差想来那位托你
下書的人我看你是一个禁托老实人把这封書托你好事〻宋計
秋一聞陶二爷的这些話說的丼〻有条也就说道多承店主人指教
总而言到了次日天明急忙爬起穿戴已毕少怀揣那道奉書竟奔巡撫衙门来
宋計秋　怀揣家書不怠慢　迈步連忙那消停
要到衙门将書下、不多時　來至巡撫大衙门
東西轅门都開放　执事排開老迎新　又听得

吹吉樓上嗦音樂　一派响喨到好听　吹的却是將軍令
喇叭号筒合上音　付將遊守皆預备　穿紅掛綠把代中
齐到那　排号所內先掛号　俱按花名查点清
还有一座所事处　伺候的　整〻齐〻两旁分
恭〻敬〻轅门下　单听炮响往里行　正门內
两杆旂杆高数丈　上面黄旂写的真　巡撫郭院四个字
却是真隸全省所　宋計秋看罢多一会　不由害怕心内驚
又不知　这封書字怎么下　衙门之内找何人

才解得見巡撫面　好交書　也就完了事一宗
越思越想更為窄　总無主意不安寧　宋計秋
此時心中如麻乱　此時進退两無门　正然左等胡思想
猛听得　大炮三声振耳輪
本公当年大明的時節保定府是巡撫的衙门就便到了我们大
清順治康熙年間仍而还是如此再者但是听老们更住公名原都
是知道康熙老佛卩樂下有位清官于成龍老卩他就坐过保定
府的巡撫為什么人〻都称為他是于撫院呢已到了雍正年間

方才改了吾哲威衙衙门就是從前保定府承不使布政使按
察司守巡二道所管在赫通看的不振作只的体示兵丁的本
稱還有那些姓户田土多少的户丁人口布政使管的是那稅按
察司管的是刑明守道管的二巡道所管通看那些黎民户丁人口
此乃是 閒言敘起說現在 且說許秋逕了了
正然蒼慌心害怕 猛然見 衆人紛紛往里行
文戚烏紗身穿蟒 玉帶一条肚內横 武戚等
各分品級有大小 金銀貂帽兩希巾 也有身穿五色靠

盔甲扎扮各色新 俱是皂靴足下登 並無兵刃在手中
那些丁 下役人等跟在后 屢屢頻頻進衙门
眼睛走石人不少 宋許秋 不由犯想自己云
我看這些人俱看 不是閒雜一善人 那曉得
都是当差身在役 並無閒雜衆黎民 文武官員都進内
都是回京有事情 趁有熱閙也進去 想罷邁步往里行
那些丁 衆人看見不理会 睛也穿戴甚鮮明
打諒傍案為他事 看形景 狠相交粮一鄉民

他見無人將他拘 放開肥膽往里行 登時來至大堂下
暗暗的 齊目觀看唬死人
宋許秋跟隨那些丟役書差人混進衙门來至大堂以下站立
舉目衙眼觀看但見威嚴無比那些衙役三班皂牢夜役細御
手劍子手程列丹傍又見許多文武官員人等俱在月台丹傍
熊身侍立登時向那丁丁刀斬斧斧不多一時但見人聲寂寂
各色人等規矩正看宋許秋仔細觀看只聽得大堂一陣衙役
喊堂忽見從后面出來了一位軍官威風凜凜一團杀氣但

見他兩目果紫原日然眉秀年紀相有四十向外胡須瀟灑一
圍嘴帆頭戴烏紗身穿大紅蟒服横玉帶另人見明概不由己叫
人害怕 宋許秋觀看由不得心中害怕
真乃是 鐵面無私色文正 誰見敢得尉遲公
衆人喊堂聲威武 眼睛着 那丁高坐正居中
中軍站立在左右 一丁老又一丁年壯 一人人
生相奇得多高大 胳膊横肉相貌兇 年紀都有五旬外
兩丁人 打扮都是一丁樣 身穿蟒袍為大紅

頭上戴頂中軍帽 有一口 防身腰刀肋下横
站立丹傍多威武 齊齊排排兩傍分 又則見
州府道守千把等 叩見已畢站起身 退內丹傍侍立定
又有巡捕听事軍 文武官員參見畢 衙役三班站公廳
一丁丁 禮畢平身忙站起 分班站立吶喊聲
宋許秋看嚇害怕 立刻把 下書的心腸嚇驚冲
心中不住亂亂跳 渾身打戰体搖鈴 此一時
要想躲避無処躲 意欲逃走也不能 觀看裡外九殺案

唬的不住往動身 自己伏又仔細想 暗暗叫苦自己名
既為女 豈得露出送殺命 投書硬去見大人
別管死活拚一拚 怕会子 事到临期也得行
想罷之時壯壯膽 眼望大堂喊一声 下書來了
喊叫一声頦子大 唬坏公门許多人 巡撫郭姓心大怒
此分付 收綁數心胆子大的人

話說宗計秋惧怕大堂上那一番的威武光景实在令人可怕
他又一想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說宗計秋你已然來了想要出去
也是不能了我元是所為女兒求得这封字兒那位軍官貴人〻〻
声〻叫我將他的書字下与鄧大老爷就有了女兒的下落今
日正然不敢來見这位巡撫大人恰巧遇着这个机會想必
这堂上一定就是巡撫鄧大老爷了这等是好容易來到此处这
还怕什麼呢既為女兒别管死活好歹我给他个喊叫一声
想罷那肯怠慢一声大叫〻我下書來了这一声喊叫声音

不小莫說巡撫鄧老爷所見合衙上下大小文武官員軍兵衙
役人〻吃〻京了〻害怕忽見巡撫鄧大人在正面手拈胡須虎
目瞪往下問道门什麼人在此这等无礼喊叫喧嘩晚的軍官
員衙役人等四下里尋找查拿了正在慌乱着忙與处尋找誰知
宗計秋又喊叫一声說我來下書來了怎麼不見我这一声
喊的声音更大平常員一同巡風的衙役人等这才看見是他
这等喊叫一齐跑上前去不容分說把他一把擁住
軍衙役　拟住計秋一声喊　好个无知胆大的人

那里來的太無礼　下什麼書　这等乱嚷喊叫声
你給我們未閗対　这个乱子不非輕　軍衙役
人〻言詞还未尽　忽听巡撫大站哄　什麼人但大胆喊
快〻卻來问个清　中軍答应往外跑　轉身近前那厢停
來至那　堂前站立往下瞧　衙役拟為一个人
至不識認心大怒　卻这來　老爷分付要问明
巡撫衙门威势重　五花大綁背剪起　这件事
却是巡撫不分付　誰敢鼻私不尊听　中軍將來帶見到

上前喝着卻令人　不容分說上了綁　計秋嚇的走真魂
好似似　鷹拿燕子一般樣　恰似猛虎遇羊群
就把捆出金亦的　真刀是　從天降下大鵬鳥
立刻上了五花綁　宗計秋立刻走了人　嚇的他
大叫軍官抗来我　話〻害了我的性　不来害了說不怕
到底兒　把我连连狂死喊
宗計秋这一被綁卻不知緣要嚇魂不附体口中大叫軍官太
了呀你可来了我們我等死定了我說不來了〻你一定叫来我

役則是怨我到此送命去罢闭眼要门中軍官问道你是什麼
人到此所幹何事兒宗計秋此一時等真嚇糊塗了見问口中
只嚷我不下了中軍官連忙上前來禀巡撫口中說道啟上
大人小人等问他〻只說不下了他的渾身乱战巡撫鄧森說將
他代上來本軍门親自審问不下什麼中軍官答应立刻轉
身站立堂口高声喊道快把　奸細代上來大老爷親審喊只听
一陣吶喊軍衙役把个宗計秋擁上大堂双〻跪在下面
軍衙役　擁着計秋將堂上　慌忙跪倒在堦塵

巡撫坐上往下看　打諒為　前来下書奉卡的人
頭戴一頂藍毡帽　蘭細道袍穿在身　一上堂
早就看見腳底下　土黄襪青鞋足下登　面目純良多慈善
不似奸細匪類同　巡撫看罷往下問　那人有話快言明
你的那　家住何方名合姓　私闖衙门何事情
為何嚷叫細〻講　你若是　一字虛言動大刑
兩边眾人齐断喝　快說〻〻擬实云　宗計秋
有從桃却跪怖肯　单〻等死闭双睛　忽听有人問他的話

这才除脱把那吓 口角声一口容我禀 宋計秋就是小人名
我小民 家住良鄉十三里 因為家中遇往事
三月二十三日夜里 不見了 亲生女兒十七春
遇見軍官去求告 軍官給我書一封 他吓我
急急下到此衙門 無人礼我才啓声 小人情愿書不下
求老爷 放我回去見見那人
宋計秋口中說道既然如此那起我來我也不敢下这封書字
了我还照旧回去見那位軍官再說罢巡撫鄭莊一聞此言附问

說向本軍门從来無有書兵的亲友这書兵的他是什么人敢出我
本軍门書信之礼（甲公）总因宋計秋被这一嚇唬的把亡魂都冒
了那里还說的上話来他若說那位軍官是北京城内来的書兵
的巡撫鄭莊自然也就明白是武宗皇爷私巡出京一定下的旨
意那晓宋計秋他有說是書兵的叫他来下書因此上鄭莊再他
也想不到小民百姓怎能遇見的見万岁皇爷之礼且說坐上
的鄭莊犹疑沉音犯想
鄭巡撫 坐上沉音心犯想 此人生相非恶形

堂堂威严巡撫院 他怎敢 在府前面来衙門
口口声声有書字 提護府名字姓我鄭莊 本軍门
細想並無朋共友 另人啓疑心不明 一如今到有好主意
看看来書就知道 想罢高声往下叫 中軍你等仔细听
快把他 書信拿来我看看 瞧瞧其中就里情
中軍答应回身將 走至那 宋計秋的面前存
又見左右人拉定 守備揪住不放松 中軍官
答应一声往下跑 大叫那人把書呈 計秋口說不下了

書字拿都何必云 中堂闻听說胡話 休得胡言乱話云
此乃是 公堂居坐非别处 那有任你乱胡云
快把書字早呈献 再不說 只怕难保命残生
宋計秋口說在怀内 身受綑綁怎把手伸 中軍官
闻听連忙亲动手 怀中一摸到手中 拿着回身往上走
將書字 呈献巡撫鄭大人
中軍官就從宋計秋怀中把那封書信摟將出来不敢擅闻观
着連忙往上呈巡撫鄭莊分付拆開中軍这才把外面的包

来的封信拆去鄭老爷仔细觀看但見里面並無名姓由不得
心中發了慌連忙要到手中仔细一看見上面寫的是朕諭巡撫
鄭莊拆開鄭老爷一見元来是一道圣旨登時间只吓的魂不
附体魄散九霄連忙爬起身形还不知里面為有何事急忙
了令人設摆公案巡撫鄭老爷恭恭敬敬行三起九叩礼必还是
跪着拆開[illegible]仔细观看
上写的 奉天承運皇帝詔 朕諭鄭莊得晓闻
令有贓官西污吏 西那小 土豪惡棍廣害人

朕在深宮知風信 假扮軍官暗私行 怕的是
文武作弊害良善 誰知遇見事一宗 十三里
宋計秋女兒叫愛姐 今年方交十七春 正得六年
三月二十三日夜三更 忽听一陣音樂响 不見女子影無踪
細想来 此事有些多異怪 從来未闻罕事情
想是妖術拐了去 这件事 王法何在法不存
巡撫封江職不小 官轄直隸作大臣 这件事
礼應全省应知晓 由此異怪不知闻 地面礼該细查照

任事屡〻要挂心　朕今采訪得實信　特論尔等要听真
若見了　朕書旨意須用意　如意西神要細心
限兩尔等一个月　必須要　用意晝夜把賊拿
拿住惡人慕刑問　為甚拐騙女欽犯　追問出
是何妖法与邪術　愛姐捐去為何音　深追真节細審問
还要女子見其真　朕念郭經多忠烈　暫恕尔等不經心
如要是　近侯限期不得女子　我朕一定不相容
按律而亦难寬代　定然要　安仍律同法問罪多

欽此欽尊朕書旨　不可為怏要挂心　巡撫若完这道旨
把一位　忠烈的巡撫郭經唬昏魂

話說巡撫郭經他把正德万岁的旨意看了一遍只吓的魂[illegible]說不好如今聖上亲自訪出这樣異事我若查訪不着決定难保性命思想之間一抬頭但見那宗計秋还那有兒亲身上前叫人立刻松了那宗維秋上前磕頭郭經往下叫道宗計秋你且起來有話問你宗維秋答應立刻站起郭老卩伏又把他失去女兒的情由細〻向了一遍果然是件奇事这才叫人給他十兩良巡撫說你只管回家本軍門差人定與你巡找你的女兒宗維秋聞听連忙跪倒口称大老卩良子我也不要你还把我那封書字給我罢我还炤回四吊文與那位軍官貴人他算哄了我們郭經向你

心中不悦往下便問宗計秋你把那軍官與你話告訴〻〻我听〻宗計秋說吉那位軍官太卩給我这封信的時節親口許我你只管等着有这封書这到保府叫巡撫親看料他見了我字准替你巡找你女兒定有下落还說那巡撫見了此字不但不能杀你还得敬奉与你誰知我回信以為实敢只是这不敬奉先捆了我这纔后給我十兩紋銀差人把我女兒巡找
宗計秋　口内只把老卩叫　这件事尔許〻詳
到底还是哄了我　軍官卩　句〻言詞全不真
元說巡撫見了字　准要巡我女兒身　这如今

開了一个差人我　也没日限怕不能　敬奉回是良十兩
見情兒了一捆繩　我等於了一条命　想京害怕走一程
今日了　十兩銀子我不要　还求給我書一封
炤旧我还回去罢　到良鄉　店内見〻那書单
一往從前說一遍　再也不敢進衙门　老卩你
旧是不肯將書給　我旧空身轉回程　不用你老差人我
大略女兒不能巡　总是我的運不好　处〻遇見这事情
我不来　軍官有三叫我到　来了先回綁一繩

險些瘔了这条命　到底尔　还是不能見嬌生
言罢回身旧要走　到把巡撫吃一驚　口内說
哎呀不好我大錯　他是欽差奉旨的人　这一回去從新奏
到只怕　难免大禍把我尋
巡撫郭經一聞宗計秋这些話猛然醒悟过来暗說不好且說計秋他是黎民却是万岁的欽派接礼他是奉旨的欽差如何輕慢的他这一回去見了聖上据实回奏說本軍门竟相代与他那里是輕慢宗計秋分明是輕慢欽差我有欺君之罪只恐万岁見怪其罪不小怎得依欽差大

人之礼相代才是正礼还用咲〻将他女兒巡我〻才好郭姓想罢連忙
内府中軍說道你们快去别叫宗計秋去衙 他是奉旨的欽差大人快請
轎凋来本軍门也好請罪侍武〻 你說〻你郭老爷書堂这般分
付把那些文武官員合衙上下人等尽是京栽不正
衆官員 一向巡撫这些話 吩咐合衙上下人
付参游守說不好 真当是 欽差大人假扮形
衙役三班必害怕 不該方才那一跪 怪不得
巡撫叩拜那書信 就是皇上圣旨文 暗为巡撫心忙乱

叩拜書信叫人京 三起九叩朝王的礼 错了旨意不能行
还不知 内里所為什么事 既是旨意田不輕
不說本官京人怕 且說那 母了中軍不消停
听見不叫放出去 那是欽差奉旨人 連忙的
赶上延頸衙内口 眼望計秋尊大人 我家老爷請回去
現在堂上候驾临 計秋聞听忙站住 又叫回去何事情
想必是 喳我方才說錯話 莫非还要那一跪
中軍口内說不是 請大人 回去請罪莫疑心

計秋九奈忙回步 上堂跪倒尊大人 郭巡撫
吩咐速忙往下跪 上前高探代笑云 有是欽差休見怪
我郭被 一時粗心望寬容
巡撫說請问欽差但不知公館站在何处請合付明白下官也好
予備宗計秋 向听两眼齊直此一時也不知什么話你还句半响才
說小民在北関陶二屌店中住郭老爷說既然如此欽差大人請回公館下官亲自
去拜还望千万不可記你宗計秋一見巡撫大老爷如此行事口〻声〻叫他欽
差他也不知这了欽差是怎么了称呼还是要下跪被中軍揭住他可

眼望巡撫口尊大老爷你不那我这回是天大的造化那里敢叫大老爷
这般相待恩是一句話要將我以求大老爷將我女兒巡我〻一包賞我
那十两良子奉強几倍
宗計秋 眼望巡撫闻言道 口中以把老爷尊
我本白下子百姓 禁不起 老爷这等厚待恩
还有一件叩求止 什么欽差不晚闻 百某兒
当不了巡我我的女 叩求紧〻細根巡 郭姓闻听腮代笑
欽差大人詳細听 元来不晚其中故 可有一件你不明

我請问 給你書信那一位 你何晚的是何人
宗計秋回答我知道 他乃是 北京城内一当軍
見我書信見巡撫 許我不难見了京 这回是
一往從前大实話 並无虚情詭話云 巡撫奔听腮代笑
口呼欽差你是听 你的造化真不小 别把軍作暗府難
那回是 正德万岁当今主 給你書字旨意回
下官奉旨訪令處 限了我 一月之内交代清
欽差只管将心放 只請回府听信音 也不必

在此等候住公館 下官差人送回程 巡撫說罢一夕話
把一夕 宗計秋奔听長了笑容
宗計秋一奔巡撫之言这才心中明白暗内說元来那位当軍的是
万岁爷惟不得那柔銀子说重似此看来我女兒只怕还得（能）見也未可
定由不得乐的他把那些京梢憂愁全忘了又听巡撫郭大老爷分付
全人看轎好送欽差大人回公館城里里下〻有多在登時间抬过一乘大
轎郭姓在一傍手负口尊欽差上轎宗計秋說的祖宗我小民实对你老
說我時常的騎驴坐車從来不曾坐过轎郭老爷說无妨請上去罢总

而言宋計秋万分兒奈还月口中答应說我坐乜試〻言罢毛朕往
轎里一鎖前后左右有人伺候宋計秋在轎内猛然想起未說道
我的車还有行李都在陶二倴的店内
宋計秋 明然坐在大轎内 想起一事語高声
我的車輛与行李 現都在 陶二倴的那店中
車伍卩的送了信 叫他赶到公館中 宋計秋
他的言詞还未了 向过衙役与中軍 上前子貝齐回話
存把欽差大人尊 公館下处无二地 旧是陶二化店中

並非是 別处又把公館立 此乃官礼不錯行
公差說罢前后話 宋計秋 坐在轎内才放心
大轎人抬走的快 即比坐車穩十分 又则見
前面还把执事摆 鈌必唱罢喝道声 前后左右人围果
所以尊奉圣旨文 不敢輕慢下書者 與這欽差敢歪
此乃是 秋録通俗休几禁 速快為奴才契神
登時來至店门口 早回把 店中攆許多人
旧是店家陶二倴 子有欽差大駕临 眼睛冇

那位欽差下了轎 却是昨日老客人 心中害怕說句了
子我五兄多話云 不說店内这些事 單表巡撫叫郑姓
先叫人 送去欽差起身信 奉旨之事不敢停
立刻去把巡道請 还有那 平府姓汪叫之彬
巡我女子与要案 商量大家好我巡 中官員
過不停蹄存未到 郑級旧言这一宗 登時巡撫倚门孔
商量的 暗去訪拿拐騙 女子那起恶人

宇公此乃是机密通传这是府断不可多說不言宋計秋回寓且說
巡撫郭桂听見不多限他一个月定要那个女子也叫不敢怠慢即
命中軍官去請各府道台前来此事且說共巡二位首台一齊
巡撫郭大老爷傳請只得急〻赶来含說元来安道姓汪名之彬却
是蘇州府昆山县人乃翰林出身為官刚烈正直无私心地明亮不惧权貴巡
道姓赵名永安乃是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此人深謀足智出身两榜
老爷傳說旧知必定有事只得一齊前来进轅门在大门外下馬來
到官衙手本一齐进门來至外书房门前參見巡撫郭大老爷已畢巡書房

来彼此見礼謙让進房中巡撫归坐彼此見礼二位守巡向上打躬謙坐
坐定巡撫坐上二位道台旁坐吃茶已畢忽听道台說大老爷今傳
本道前来不知有何分付巡撫郭桂在上說二位敢只还不晓的這如
今正德万岁当今皇上和我们当京前来訪查各省州城府县之貪官
員誰想竟訪出一件異怪之事
郭巡撫 眼望道台慢含笑 口尊二位仔細听
死事不敢来京動 有一件 希奇怪事对你云
今有古意不到比 同為良鄉小店村 离不远

地名叫作十三里 宋計秋却是一鄉民 夫妻两兒当今主
悦求皇上主武宗 所為夕下一媳女 不知去向影与宗
他所奈 本年三月二十日 那天不过半夜中
只所一陣音樂响 他女兒 房中一片赤通紅
夫妻京醒前去看 不見女兒影与宗 他女兒
名叫爱姐年不大 今当方交十七春 旧在良鄉招商店
哀求皇官去找尋 那晚万岁暗私訪 正遇蹊跷怪事情
旧命那 遇事老者降御旨 送到巡撫我衙门

限期給了一个月 必把那 女子下落訪个真
本処另派安人去 四処暗訪信共音 相保我
同君為作一般来 把両不浦有罪名 此乃春香川出奇
因此上 本請二位商議行
巡撫就中問春香那問少可再者教把両出了事 約有責罰 要个家
此乃限你二位二十日限期 要查了女兒的下落 若過了限 本府早门了定行罰
本春奉大宗勅不得免罪 巡撫知府也是为了急的 說二位通台不必跪過
急々前去亦要早半门不敢久留 說罢滿腔怒火起身来 二位通台一

見巡撫連話也不容往下多說 也只得告辭向上連叩三个頭 往外
當先巡撫他回道至川堂前 二位通台送出來 出了衙了方才出衙外上轎全到台
府汪老爺的衙门内 二位老爺就新坐 細想此事有些奇異 只得商量
怎麼办理 忽見守通汪文彬他们跟從趙永安 向言請話
二位爺 一齊全到衙门内 書房之内獻茶更
吃茶已畢撤去茶盞 這才把 下人撵出房外存
汪老爺他先開言道 口尊你兄在上听 郝也大楓
今日傳請你我去 若說此事不非輕 却是春香関係大

限期下急二十日上 須差能役方能安 方要留神要小心
急々的 各処暗々去陥訪 耽延時刻有罪名
趙永安聞聽此話 連忙的 回答口内叫年兄
限滿不敢耽誤日 只得差使才放心 若起識
下官到有一拙見 只恐限内未必能 因此出些拙主意
說來不知通不通 如今差派到知府 平元愉次出面的人
他本是 進士出身多才智 保定府任上作官清
叫他上緊去查訪 也不过 限他半月刻錯行

年通间所說很好 但是如此方可行 此乃是
秋君前新不多日 立刻傳派知府尊 誰知府尊胆子小
見不得 大事一宗上司的來文
保定府的知府到司一聽今春二位通台派差 只給了半个月的限期向他
要人由不得他心內着急思想無奈將了此捕快頭役前去 只恐難以了事連忙
全人前去把情究 只的黃金印 立刻傳請前来 正在清究其的知其是了
缺是煩威那做知是个短鼓 必有大才大智方能作的巡撫才題則这
个能不月的却送這位知其黃吾 也是到任不久 乃是奉正德万岁

御旨特放的名叫黃金印 却是本籍順德府以河間人氏進士出身
因為他到过非同寺遇見方丈小者他見面多有贊賞他的詩句
黃老爺來自作詩巧罵廣惠勢力小人暗怪群臣史當眼實粗心一十
六个大字貼在墻壁之上
那晚得 却被正德皇爺見 知道金印多问濟
后來巡撫上任來 因此上 題此作了知其尊
引見万岁駕前對 學富五車大才人 這位爺
諸子百家見不曉 才高八斗通古今 龍心大悅十分喜

特旨陪完管万民 上為國家下為黎庶 安心任事作官清
此乃是 闹言少敘不多表 單表知府差派的人
奉命即忙奔進署 門上人 回禀老爷此事情
忠良一直知府喚 立刻子備馬前行 忙上馬
一会上署忽奔府 來見上司到府尊 來到府衙下坐奇
回明知府住里行 立刻見了到可教 行禮已畢把身子
府太爷 東西忠良先看坐 一團和氣滿面春
知道黃印是才子 他附内 暗隱机謀賽百人

口呼貴異你請坐　哟好商量大事情　黄老爷
謝坐下右身梧背　有語問言把話云　令傳卑職來至此
但不知　有何分派所示音
黄老爷謝坐下右坐兒口尊府太爷令傳卑職前來未知有何見諭知
府閭所也里把不見了女兒寬姣春花前后府的黄老爷說了一遍說
知今請貴異商來本府深知貴異才高專能办那希奇古怪之事无
不可消此乃本府落要女今本府限貴異十日要這女兒的下落若
遲限本府必行𢯱參那時貴異莫怨本府無德黄金印介所做上而哄

口呼府太爷廷禀大老爷行文知會順天府再求太爷向　廷禀大老爷将白前講
卑職討下了護身的牌票准行卑職便宜行事不論他什麼人容任從
卑職查拏方能够得了那女子的下落精想此事算不了难办的大事
黄金印　眼望知府開言道　府太老爷在上听
卑職討了護身票　為的是　便宜行事方好行
任得女子消息　得便拾拏王昌客
倚役三班不中用　不能尽心用死工　要卑职为　他們乃是吳芝草
堂上牙爪有威風　鎮押世界本省內　黎民百姓不錯行

似這承　驚慌異性不敢办　大動干戈枉用工
還有一件容裁禀　必須得　卑職亲身役拾行
太爷多扮几天限　再去查一訪暗私行　若私成
卑職細想這件事　只要細心作事成　不算什么很重大
殷勤有然得信音　這件小事若如此　再有重大事怎行
刘可敬　一聞金印這些話　心中說異暗吃京
此乃舉奇引兒戲　把心說　不算什麼大事情
平素知他操器頗　聰隱辨机有才則　但只他

口稱扎的實在大　他把此事看的輕
料居人誤異你是所　要討牌票不敢也　想要多時開言道
下一番　甚要天列忠事好　代異才有高心家
我想此事異要私行　這件事　仔細詳参更不通
現在办那異樣的事　保四何人必民情　黄老爷
四答口把太爷叫　這件事情請放心　我如今
早已想出一条計　大異那出吾子中　此女已管往我要
只用卑職如此這般拾也忘生何惜事不成

黄老爷口尊府太爷不必宽限卑職几天假若想兒人代理異任卑職所派異史金
光儀其人雖然官小職卑他的奇才廣大足智多謀可代理異任金光儀却
是卑職保奉所恭倘有差錯卑職一力承当（平公）黄老爷此話到把胆
胆筋的知府放黄金印說住了手的无言可分兄奈口說住游草異前
去办理黄老爷也四告辭出衙回到自己署內即委异史金光仪（渐公后）
來這金光仪坐到發堂知府之任此乃后話不表且說黄金印立刻令
人將那平素有名拉雅办大事的捕快全都傳唤前來却元來乃是帶進
忠馬洪亮黄士英孫辰臣王福禄张希凱刘应龙等八名傳至書房门

外請官爷叫至跟前說道尔等听着今有良鄉县十三里村之內民人名叫
吳討秋于三月二十日半夜房中将女兒年方一十七岁名吳寶姐忽然不見
去向今差尔等八个人急急前去訪查查都是什麼人将那女兒拐去給你八
个人五日限期务必要訪查明白这是救民今开令去將作照票
清官爷　眼望八人腮代笑　尔等留神仔細听
良鄉去女這件事　此乃是　奉告之事別当輕
這見收民八十两　令去將你查貴民　尔等們
分為各处去訪訪　必須留意要經心　但能得个真实信

急〻回轉與衙中 本則也好定主意 於事斟心還賊人
成功后 本與一定為冊賞 桃根你等往上升
清官言詞还未尽 只嚇的 八名捕快驚了魂
一齐跪倒將頭叩 口內連把太爷尊 這件事
既是春梅非可逆 人〻為啟拾在承 打頭兄名又兄姓
不知住在那庄村 不曉何人是賊犯 却住何处去找他
再者兄 草木之人多愚魯 不过住
老爷為前該殷勤 似這等 真怪希奇為能加

此遲假 何係老爷你的考程 忽然处死在台下
小人等 胆大敢說犯全家 實在不敢今爷責
望老爷 另行調遣做安人 公役寬要一夕話
清官爷 答咲閑言把話云
清官黄老爷所見八个人不肯去的言詞做〻答咲說你們不雜
非因是我本與為官在此壯娩花兒奈好也要來幫扶持本官不感牙爪
感蹈這这是小事你等这某扯委莫非不尽不成你們故意以官到良樹與
如此這般等老爷是你中有了主意回再本與打發你等去后本與過音

閑在衙門也要前去不若好訪閑所清官之言不敢再推只得硬頭令
償而去清官爷到了第二日扎了公出牌委堂吏金克侭代理與衙事務
不表且說清官黄老爷假扮相面的先生要去私訪
清官爷 假扮相面先生來 前去私訪去女那情
內領门子叫玉秀 充作跟随一小童 拿一个
相面招牌是白布 善观氣色嗎的真 旁边写
卦礼收良正一兩 善斷吉凶定修貝 暗〻出了衙門外
肩抗行李小道童 出了北閑止住步 便叫玉秀莫尚停

安開言 衙了脚步奔東大 出什五奔大路也
清官驴上思旧事 前日丁 出京上任路迳中
那日正过良鄉县 來閑大衣飯鋪中 听見說
西山有座峡山路 村內住着财主公 欺那良民行狠道
謀害多少是良民 家中現有百万富 势力通天招於人
他的那 万恶滔天无人惹 放害道庄无处伸
所作東西兩作做 京都內 太監刘瑾是至亲
所以任性行万恶 橫行狠道欺好人 房山县

知县恨他惹不起 時常送礼去奉承 此去莫非他欲去
少不得 舍死忘生訪〻此人
清官爷在驴上思想罢說往程途心中这房猛然想起上年
出京上任在良鄉县因打尖所見人說这个人名叫賈天貴人〻都說他家
中养活的許多閑人死所不為他的势力通天若遇見烈性的清官不
去奉承与他不給他送些礼物他的心中一恼大略你的官也作不長了這
樣的神通势力所以任意胡作非為想來定然是他所見此女有心要
色使了个什么法兒將此女愛姐拆去何不前去私〻訪他一訪如若果然真

他這是为非作恶别人恨怕于他我黄金印到要惹他一惹大胆我这
七品前程恶然不坐定要拆了恶根
清官爷 安心要訪賈天貴 不住催驴像飞
若遇鎮店熱鬧处 下驴來 暗〻私訪所信音
逢人言談三分話 相面為由訪事情 乃周他
忽見遇见古怪事 也見遇见奇異人 此方乃是扶手傍
不必多說前面明 一路私訪奔古道 飢飧渴饮宿店中
这一日 来至良鄉州城过 东门以內相面神

路北一座大房子　那一派　清堂瓦屋甚的精
大门以前人不少　个々尽相活模出　清信户
暗々的神相訪問　却是户部在京城　此宅元来本姓馬
名字叫作馬元珍　大兒現任翰林院　馬千里却是他的名
他的孩子　馬如飛現在此处住　却是翰林的四監生
忠良諸般放心内　急忙々　要出良卿東正门
将往以前来往業　你細暗想在心中　京都内
大邦之地人烟广　諸々馬宅甚忍形　也是清官多忠正

為門為氏一居王誠
万時年吾
年公所催黄金印他的忠心耿々一片赤胆報国他見馬如飛的這所宅子房
舍高大门户齐正只得要訪查々々誰知此宅却是户部左堂馬元瑜的
私宅現今馬元珍在京中任户部之職如今他的次子馬如飛在家閑住
他的大兒子馬青重乃是翰林院的主事也在京中当差忠良口所以訪
在心内突然有个不安分行事揚道這元氣色思是心中暗狂貫天貴
的心芳甚得前去京到他们前訪查々々得他的真底也明明白字
家賊的下落因此先細訪馬宅心北意孔貴了東内伏又步丸挾買家庄而去

黄金印　一心要訪貫天貴　夜非房山两界中
地名叫作峡山峪　情因為　所見他家庶閑人
所属女子他拐去　这根捉底訪查清　且不提
清官在路催驴走　原来正德大明君　長安在上招商店
貴子在家一百艮　何做御民领書去　保府降旨与御德
家計秋　他往保府去降旨　皇爷有些不放心
保護保駕中之武　說道是　王御前神仔細听
良卿既有旦在事　具了女宅吳捻能　这如今

你我昔日大家去　良卿国内許可真　須得你等有心意
不可再出这一宗　指挥胡杰說真音　还有張勇暗面公
二太府　陈欲苏進京奏音　还有奉将叫江彬
也日保護明天子　四在那　不内相高為外行
出离在外朝南走　要到良卿小與分　正德萬相閑合口
不过只十二十里　在路君臣閑話云　訪查一女子在此店
你等須要加小心　前面旧是良卿與　訪查女子在此城
这如今　我朕到有一条計　須得你等記可清

你看前面有座店　嗰何不　大家齐到破店中
君臣正有来商議　忽見迎頭有一人　在道旁
双多跪倒呼万岁　不住叩頭响連声　到把君臣喚一声
参不透　什麽人能識認武宗皇爷君共臣

游龍傳十八

話說正德万岁同軍大臣往南正走忽見道旁跪有一人連忙問[illegible]不識說武宗下馬至跟前所尤睛仔細觀看元來是一ケ儒流秀士打扮他的頭戴方巾身川青紬道袍腳封粉靴但見他面日黑紫髯須長冉冉是文人恰似武將相貌京奇皇卩看罢有些面善列像見过的一般一時想不起來馬上問道那ケ人你是誰元何見我犯駕軍的人不跪是何道理乎這ケ人並非别者乃是清官黄金印騎驢正往前走忽見道西來了一群人尽都騎跨坐李也因在一旁仔細觀看及至到了跟前見正面迎頭那人却是軍官的打扮細〻的觀睛啉了一跳元來是当

今万岁（与公）黄金印一來朝見过万岁日子不久二來人知道正德卩暗地私行私訪在外三來這位卩的相法高強見面能知貴賤相法善斷生死因此抬眼睛一看皇卩立刻識認是一位人王真命天子自然与别者大不相同一定好認由不得吓了一跳連忙一齊身跪下驢來伏在道旁双手跪例

清官卩　熟習相法分貴賤　認出皇卩主当今
扣离聖駕不大远　連忙的　道旁跪例在塵埃
驢夫上前忙拉住　眼望玉秀叫相公　你們的
老卩騎驢正走路　忽然跳下跪在塵　莫非是
他老人家有甚病　素常竟連有瘋　玉秀四言全沒有
連我不曉為何情　且說清官黃金印　所見天子問元因
連忙的　往前跪扒多半步　口尊万岁聖主公
微臣乃是清官臣　黃金印　今日天幸遇主公
既然遇見卩聖駕　如若不接罪不輕　武宗卩
所見姓名黃金印　不由的忙吃一京　幸喜遊逛人帝來
离的很远看不真　皇卩往下用金口　前面有座般禪林
心快忙　跟隨快到那廟內　言罷催馬不消停
登時來至山門下　思而言　君臣下馬入廟中
太府陳卩面禹禱　皇卩坐在正居中　黃金印
上前伏又將頭叩　口把皇卩万岁尊　武宗天子腮代咲
跟起身　清官聞言把話云

正德万岁往下叫道黄金印今在道路之上見朕竟行同礼你元何認的我朕清官說微臣乃是上年十一月之內引見崇在玉天且昭曾叙爲清官與万岁的龍顏微臣時〻刻〻放在心內焉有不認得之礼

為万歲乃天下万民之主却是容易相認正德卩說你既自受清苑县事务
紧急朕想清苑县乃是衙門最要之缺地方上事务烦杂最难办理非
实心任事有識刚直忠烈全备之官难以付任朕前者因你為人正直刚
烈対答如流实堪大用因此特將此缺放你我看你為官果係用心尽力你今
不在本任小心办理務元何了如此乔在打扮手执相面招牌是何元故黄
老卩向听口尊万歲容臣細奏

請官卩 听見正德皇卩問 不在任上主何因
連忙双々扒平头 口把那 万歲皇卩尊二声

你臣假扮一相士 遇訪希奇怪事情 只因為
良鄉縣內十三里 宋許秋氏人住此村 夜至三更出怪事
不見愛姐女嬌生 天子聞听这句話 龍顏又疑把話云
他說道 这件事情朕降旨 所為民人到店中
差他降旨保定府 叫巡撫 郭趙查訪要謹尊
限他一月要此女 如若違限將罪名 却元何
你又前來暗私訪 我朕心中好不明 請官付又將頭叩
口尊万歲我主听 元因奇差派巡撫 巡撫二道為此情

因此上 又派知府刘可欽 他又派了我微臣
事情紧急是奉旨 給了臣 不过十日欽限工
上司差派敢違却 必須留意要細心 微臣的
細想此乃是奉旨 事関重大不非輕 要差衙役不中用
因此上 親自改扮暗私行
黄金印口尊万歲忽然差派那些衙役四処查訪一時斷不能了
事因此微臣向知府告假私行出外必須親自細々查訪可得女子的下落所
以微臣有宗难処臣乃七品郎官平職小少權先弱忽然查出倘然是

王公府弟族们大族違法高陞难以動手矜莅因此微臣往知府討求
恩旨討一张兼自的那票便易查尋不料刘可欽胆小不敢前去討
只得微臣自己巡查如若訪出女子的下落再行定奪微臣无奈只得私
行出外到処暗訪正德万歲一聞此言龍心歡喜說黄金印果是忠
任事的好官上而為君下而為民不惮勤劳这衆古怪蹊跷之事这
差衙役有然无用

武宗卩 龍心喜愛黄金印 暗々誇奬不絕声
做官都像黄知县 方算是 忠烈实心任事情

似他為民不辞苦 將身出外改私行 旧只是
官卑職小难作事 執礼祥慎果是真 这衆烈臣不重用
豈不古負為国心 細想还是我朕錯 大才小用礼不通
正德卩 想罢金腮似春色 那望保駕卑大臣
王張金口向言道 說道是 你等卑卿仔細听
尔等观君黄金印 清究異官事怎行 相此人
你等观君怎度衡 好与不好快々云 卑臣見向尊万岁
皇卩所度实可行 观者此人黄知县 实然忠烈可人称

可嘆他 七品前程胆子大 為訪民情改私行
真乃实心能办事 再不負 我主以他那番恩
陛下所向微臣等 不敢隐奏执实云 望我主
至意竟是加知县 皇恩浩蕩雨露深 万岁聞听卑臣奏
坐位上 喜坏了私行暗訪的龍
正德万岁武宗皇卩一聞卑大臣所奏正合龍意由不得心中龍口說
卑卿所言近礼想你等观瞒清究果的知县黄金印果是一員好官
之自為民的清官但可惜他官卑職小无权无势钦必威武尚可实心任

事可為清官言罢全腿跪咲叫声請宛罢臣黃金印在天子說你今
既然遇見我朕居心事奏明你也不必為難今朕降旨將你升為都察
院正堂之職使你得以办事以便訪查那些贓官汙吏惡棍豪强外戚
都御史加兵偹道之職駐扎大明府協同巡撫都督办理事务可以保
民齊樂朕今再賜一道御旨好叫卿便于行事
正德下 龍面全腿代春色 叫声金印黃愛卿
朕今賜你一道旨 為的是 叫卿便以作事情
凡去只管暗查訪 必須留神和小心 也别論

剿郎付馬功勋后 王公侯伴大臣 五府六部中臣宰
文京国四品公卿 贓官污吏強梁棍 土豪地棍平軍民
犯了法 只管拿獲重治理 按律治罪莫容情
只管任意按国法 然后再 啟奏我朕不寬容
你若但有用兵処 隨意調遣任施行 正德下
伏又祖頃向金口 眼望陳蘇二内臣 快忙子后一道旨
我朕御筆降宣文 蘇進陳教說尊音 文房四宝隨代身
武宗下 未出京都早子備 同宝玉玺早安停

所為賂遊多方使 降圣旨 急忙進京好通行
且說正德大明主 御筆親書降宣文 黃金印
一向天子加封賜 情官接旨忙謝恩 心中暗喜腑中語
從此那假武共文 任他放高勢力大 犯法一定要施行
那里是 情官連升三級任 分明惡與惡滿盈
撒開假量去私訪 怕什么 虎穴龍潭万丈坑
作主現有武宗帝 合似猛虎坐山中 黃金印
猛然想起一件事 房山县內訪惡人 忠良送一去私訪

别只怕 情官下遇大害險把残生赴幽冥

話說武宗天子正德万岁龙心一喜立刻將情官黑河知县黃金印越
級升為都察院外兼都御史加兵备道之職駐扎大名府協同巡撫
事御筆親書一道存旨叫他任意隨心便以行事情官謝恩叩首起
身見正德万岁一祖頃眼望著陳公張勇降旨道你既善然奏事回朝曉諭
都察院一並吏兵户礼部院各衙門知道誰同你各處頒旨于你到者下
大臣只在外州府县只消一声令下都察院各部立刻雖晓飛状先吃且
說正德皇帝連忙向道黃察院你今到此処未見我朕莫非所為保
計执要先应情官下問所連忙叩首口尊万岁風聞房山县有座狭

山峪有一惡棍微日常到那里探訪一朝也曾遇出女子愛如而下落里
下点頭口說卿當替朕訪查此女也不用你送駕我朕自来卿也要
到良鄉十三里庄村之内卿當保若此去若遇什麼為難的大事只管寫
本奏朕察人无不准行
情官下 一問正德皇下語 連ヽ叩首說謝恩
辞王别駕往外轉 出离了 逐座神堂破庙中
且說馿夫合王秀 眼明忠良犯在產 那馿夫
拉住门子問詳細 只為忠良有遲瘋 放着脚馿不騎坐

端在塵埃王何周　门子王秀也納悶　忽見來了人一群

尽都是　京中下來書兵者　旧知内中有別情

猛見那群書軍一者　急忙く　直奔前面破庙中

他叫老卩跟了去　手拉石

毛驢站立山门外　一个驢夫不消停　忽見他家知县主

慌忙出了破山门　急叫手下快些走　忠良迈步往上迎

思而言　门子扶侍將驢上　随后也旧要登程

脚夫赶着跟在后　一直的　净扑闲塘大路行

只為听見人言講　賈天貴家养閑人　只恐他

听見良卿有此女　要着方法弄到家中　因此直奔此庄内

捨性命　來訪兇徒悪棍去

请官卩催驢直扑房山县狭山峪賈家庄而去门子一个脚夫紧く

跟定在后要去私訪不表且說正德万岁君臣一見察院黄金印前

去武宗皇卩金腔代咲說平卿朕着黄金印实然是个為国為民

的好官朕今加封可能稱職平臣亦說這是我主洪福齊天才能得

此幹国宰天子点頭口說此乃是大太監刘瑾所奏不着他叫我朕出京訪

來取宰我国老臣之后果然朕得这忠治国安邦的文武這一回都一定另眼

着代刘瑾这如今你我君臣也要早奔良卿訪查案計被害女之事

正德卩　龍心喜愛黄金印　嗐く誇獎不絶声

又誇太監名刘瑾　他叫朕　出京閑遊訪奸臣

恰似古時趙太祖　夜月雪后訪奸臣　一出京

先得一員擎天柱　年輕小將叫常青　他祖乃是先祖將

扶保高皇朕祖宗　洪武駕下有名將　誰人不知常遇春

又訓話　當與店上去商处　飯鋪遇見平恶人

伏似兄妹人兩个　他人是　我国大明老將根

吳禎吳爾扶老祖　吳鵬吳保永樂君　又得了

驍勇无敵男共女　吳月娥与吳士英　可く遇見民间事

計秋去女怪事情　世间竟有这異怪　細想究然有妖人

今遇見　察院前去暗私訪　此去一定必得音

保我大家早く去　良卿县　十三里的小庄村

言罢欠身忙站起　有人子偷御眼龙　思而言

正德万岁上坐奇　保駕臣宰上路行　一直竟奔良卿县

旧是此地狭山峪　庄中員外才主翁　又遇見

欺人填市行万悪　着見月下比命欽　家中現有百万富

勢力通天了不成　常く无礼行恨通　於人妻女在家中

他的那　万悪陥天无人惹　被害之人无处伸

所仗京中刘太監　東西厰　刘瑾是他貼己亲

此人旧在庄中住　誰人不知員外名　賈天貴

近近人等尽知道　无從見他撞过一文　天下若講刘萬兇

他旧等（算）　打頭為首第一人

（千公）俗言不錯一家飽媛千家怨若說這个賈天貴虽然他家富

此人最是可恨的人民不上用工夫真是兇米菩八糖一个大户都是好

的這有一宗恨人处記人與仇忘人的大恩任憑是誰割肉扒皮的他恩

情似海若有一点不到之处他把一切的好尔全无這回処く使坏言語相傷

他也不想暗有神佛查看因此上口〻落的少兇鞋女方人恨怨且說黄察院

將話听在腑内这北略く叫门子拿了飯賬嘱付王秀与脚夫在店前等候

老卩出铺步行进庄瞧了瞧果然路北有座高大的门户老卩由在门前

賣卜為口高声朗誦引誘恶人

且說那 賈天貴在大厅上 思想缺兒悶在心
愁眉不展長吁嘆 自己說 空有良分用不中
四十多岁无子嗣 収元結果少后成 賈天貴
正在厅上愁无子 忽听街上喊叫声 仔細台頭仰面瞧
用耳留神有意听 外面江湖人賣卜 声音洪亮似銅鐘
他嘆道 若定終身斷貴賤 救良一毋兩不更
若怕眼前流年人 吉凶事 卦礼不多五分良
員外而听心一動 何不叫進這位先生 算一算

兒女有後却无望 可是那宗缺了門 想罷口把三喜叫
街上有个老先生 你们說我要算命 即刻請進咱家中
三喜小 口中答应往外跑 來至门前站住身
見一个 相面先生長的凶
舉目留神觀仔細 兩目吊眉兔子京 他的那
一臉麻子黑面目 文人打扮武將形 方巾一頂頭上戴
三綹胡須如墨染 絲絛一根腰间計 云鞋一双足下登
藍紬道袍穿在身 手拿招牌畫黑字 白布作成二尺全
他的那

再表那 為国忠良私訪的臣
這而言正德卩上馬代領保駕的甲大臣直朴良卿而去不表單說清官察院黃金印得了御旨心中歡喜乘跨毛驢直奔房山與猴山峪而來不多時來至此地瞧了瞧前面果有一座店村离此不遠忠良上者跳下驢來门子玉秀也川下驢脚夫上前拉去請官卩說道你们看前面有座店村你我前到那里找一座茶館歇歇、、吃杯茶再走未遲门子脚夫一齐答应主仆后來至一座茶館飯舖門前脚夫在外拴驢喂上吃茶不表老卩進舖坐下忽見堂倌过來也川倒了茶忽而言主仆川在此舖中

用了頓飯問官卩手内端了为茶盅一眼不而神耳内听話
黃金印 还要秉正怀赤胆 只為受了万岁的恩
手内端茶听詳細 还因為 此处恶棍住此村
但見满座人不少 也有軍來也有民 各坐上
你言我語齐談話 兵過不等乱紛紛 清官依然听詳細
但有楞進好進情 有說買貴賠了賤 有說天年不收成
回從那 春天到此不見雨 在稱地里烟氣生
高粮麦子全都旱 回是那 萊蔬件件不見新

家童一見忙招呼 說道是 先生快來進宅中
忠良听見有人喚 不由暗喜在正中心 連忙的
跟着三喜將宅進 要訪本宅善惡形 總是正德洪福壯
此一來 立刻川訪出了愛姐女子遭害的事情

話說察院黃老卩騎着驢代領门子玉秀驢夫赶至村中下了驢料玉秀脚夫等候安心要訪賈天貴為人善惡果然若是行兇模道也好冰人拴好还要進問那女子的下落說兒扮作相面為由川在门外高声召喚算命誰知川被賈天貴所見打發家童三喜兒出來叫進去誰知这小子瞧見清官卩相貌兇恶心中害怕因為主人叫他又不得不有胆子向前问卩对察院卩說道先生这里來清官卩知道这是賈天貴的家正自兄内可入听見有人叫他满心欢喜連忙答应說道在下來了相面算命判斷吉凶卜知疑难心事小相公有甚麼心事要向三喜說

我家員外請先生算命察院了說是那个員外三喜說 吧我們這村內
有几个員外頭一个大才主賈員外么察院了說旧是天貴姓賈的員
外么是他不是他呢三喜兒說我家員外了為人最是良善的旧只一
件良不上有些說的真闹的連个兒花女花全无每日昼夜想念思
是不能察院卫上問几話記在心內這才很为三喜兒往里所走
小家童 迈步當先頭里走 察院黄了随后跟
清官留神仔細看 这一所 房舍盖造果然京
山墙磚砌灰勾抹 都是干摆細作成 大门前

丹茶大凳分左右 由向有个大灯龙 進了大门往里走
丹陷门房在西東 且喜房頂兒瓦尾 尽是石板帷实京
有一道 西路乃是石子漫 二门之内是大所
清官正把宅舍看 猛抬頭 看見正面坐着人
小童上前忙回話 算命的先生叫進门 清官了
細看那人才主系 面如古月眼有神 丹耳䏍厚鼻端正
天庭飽满地格豊 陷部剛须黑又亮 大约年紀四旬零
頭代冶 一頂方巾掐金線 藍緞素廠川在身

足川一双月細鞋 他的那 秀花云鞋足下登
老了看罢心犯想 此人氣相非凡人 為什么
多少人傳說言論 許多愚处乱胡云 幸喜本院亲来訪
險些尔 冤枉良善屈了好人
中公黄金印昔日熟練相法善变美愚能分貴賤一見面旧知道是了
好人附白說若非本院亲来相見几乎冤枉了良善忠良了正有說音只
見賈天貴走下大所滿臉代笑搬手当胸口呼老先生請至草舍尊坐在下
也好求指教了 随清官了上見某人這般礼貌謙恭也川代笑說道 員外了

人同至大所分賓主归坐員外分付看茶家童三喜兒答应不多時間
茶盤端上兩盅放在桌上員外一盞清官一盞茶罢接去賈天貴說
看察院了生的威武严正川代的不俗北方古今尽是衣帽取人所以
賈天貴才不好輕易欺人
賈天貴 一見察院氣派大 不敢輕易礼貌恭
未從說話腮代笑 他把那 先生連連口内尊
貴处祖居何地住 尊姓大号貴芳名 清官了
見問隨口說豈敢 再下汝河縣内的人 草号平仙是王姓

初到貴处作經营 全靠相法來糊口 代請子手过先門
但不知 員外貴姓請領教 叫我所為有何因
員外代笑說不敢 我先生 有件心事領教明 黄察院
再下姓賈名天貴 千万直言莫奉承
早已所見童兒的話 借字呼音把話云 若換我相你的氣色
一派新光亮又明 依你直言莫见怪 按理批斷相貴容
我看你 目下月令旧那好 无什么災脇諸事通
衣禄食禄多豊盛 断於身 果了宗了人随心

旧只一件狠不美 子嗣缺少貴如金 若說着
心事員外兒两見 只為兒兒恨在心 不知在下所說的話
是否不是 只要員外你实云
賈天貴一間察院了之言誰知頭一句旧碰在心眼上了由不得心
中暗喜暗了稱奇連了說道先生果然称為半仙這又算出正位神
仙了中公賈天貴无心可說出一字來又不好害羞這正是的河撤下白
合綠從死內出是非來清官双居聳天手落难女子出現這件事若
非察院黄金印前来血海的冤屈何処去伸且說察院了聞听賈

天貴之言口不得心中一動速忙往里跟話饒意代咲說道在下不过熟
讀明家的相書批理而言那里敢出妄談時才尊駕說那里还有一位
神仙不成到要請教〻〻賈天貴見问呼先生你的相法高強
賈天貴　代咲口把先生叫　半仙二字果是真
心事已被你猜破　我在下　实然為子愁在心
望求先生請一議　相〻啟貞細〻云　到后来
可还有子或无子　告訴在下也心明　相完我定告訴你
那位神仙大有同　清官闻听心暗喜　得此消息好进情

細想來　女子下落他知道　須得如此这般云
忍得相法話中漏　但得他　口中題目要成功
察院想罢隨代咲　口尊員外你是听　弟执我
在下細观尊駕相　貴貌清奇却是真　一生衣录不必議
才元正食过光阴　相書上有兩句話　河目海口录万中
此乃是　員外受享富貴处　啟貞造定不非轻
寿元以外考家早　你一生　多至燥勞費精神
印堂缺欠不大好　所以子宮落在空　自然是

如此山中还不怕　遲〻晚立早不成　只等交为泪堂運
那時節　只有二字定送終
察院卩代咲說員外現今你的泪堂未尚子嗣晚立命中应有二子
送終只等泪堂平堂滿現出紅光定主先得一子还是一位貴子在
下还有一事尊駕莫怪我說員外一生好色可見在淫慾之中太重
不但傷身而且損德我乃直性奉劝尊駕以后戒之再无不生子息
不孝色不戒成昌順之礼賈天貴听察院之書真是事心服口服
滿心欢喜正乃心中喜悦之间猛听察院卩代咲說道員外我在下細观尊

鴛眉梢上起了一道紅光氣色透出一宗天大的喜事正应在三月之内
黄察院　滿臉代咲闻言道　員外氣色面代紅
应在三月二十外　过清明　定見喜事巧相逢
不知可曾見过否　白得美貌女钗裙　員外卩
趁此机会告訴我　管保得子喜重〻　賈天貴
一聞察院这些話　搖頭擺手叫先生　在下狂言休見怪
千万不可你沉心　相我諸般柔〻对　一往從前果是真
惟有你　說我得了美貌女　可咲一句未說真

在下怎比那人的造化　我的这　命小福薄难受情
清官闻听忙假話　口把員外叫二声　休得要
用話搪我說不去　面貌之上透形宗　如何說是竟无有
他人造化我不明　誰能白得一女子　不信别者更不能
賈天貴　一聞察院为急问　代咲口内叫先生
大器我為人你不曉　從不会　撒謊捌皮又哄人
眼見又恐还怕假　豈設人非不敢云　若說我
这件事情真奇怪　不但无闻從不听　良卿里舍京城内住

姓汪有亨是他的名　昨日前来探望我　告訴有件事新闻
他說是　来了位神仙真奇怪　住在城隍大庙中
法力高強神通大　灵通天　武藝超群神鬼京
清官一聞这些話　心内一動有沉音　不用說
此女定是他盗去　要拿此人便知情　清官只知要訪事
怎曉的　这内中只恐眼下大禍殃

黄察院說道員外你今來旧在良鄉县城里居住他叫法有[illegible]前來肴望員外也旧告訴与你說有了神仙住在城隍廟内可[illegible]忘么旧知道什么灵通天他是神仙先賈天貴說先來你若向这件事可真有景然不然誰也不知他是神仙内為刘家府以前有一座狀元牌楼誰知旧被灵通天肴見喜的巧妙他旧親自去要化那座牌楼要蓋在城隍廟前刘狀元不肯把捨灵通天可旧对为狀元說你若捨不得也要立在城隍廟前你旧施捨了也立在城隍廟前言罢手一甩佯長去了誰知事來的古怪只隔了一夜第二日忽然見到狀元门前的牌楼不見了竟们挪到城隍廟前手人俱各納罕称奇因此人才知他是神仙住在馬二老卩家内也不知他们有甚实相契也旧傳受了馬二好些法術还有一宗春方採戰却是一宗邪術一言难尽

賈天貴　滿面含春腮代唤　口内不住叫先生
方才尊駕你說我　白得佳　美貌年輕一叔裙
從來不作亏心事　故此有意我才云　常言道
净坐常思自己过　莫論人非礼正通　不瞒先生尊駕你
家中妻妾好几名　俱係良不明媒買　兩相情愿方可行

清官卩　闻听代唤用話人　員外散言不必云
方才在下戏言語　你把那　神仙法術說了清
不枉你我見这次　代我回去講新闻　賈天貴
口説我也不知底　全京告訴我才明　神仙他与馬二好
又因那人在年輕　傳受他些妖邪法　不是好事孔朋行
他还有　自配丸药实在准　種子金丹妙无穷
年老之人用一料　他包管　准住男胎不錯行
此药要配價不大　一料不过四千丹良　此丸药

只有果子大小粒　三十六丸一不五分　賈姓言罢一夕話
黄金印　唔說此乃非是好人

察院卩一闻賈天貴这些話由不得又氣又恼附内說何用往下講那女子定是这了妖人盗去豈不知神不見邪是妖蔣子靖官卩正句恨怨又听賈天貴說王先生說起那位神仙來述令一宗搬運法爪光搬運牌楼不算為奇他还把人家搬運了去按此說此况若有丁要美貌只用到夜至三更施展法術眼睛有有些燈冠火把恍忽之间時那婦女旧搬運到家運那婦女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任憑那馬二老卩忽生受用如若不用了照旧还送到他家所以这近人家正經婦女知道这宗元故尽都不敢輕易出门

賈天貴　口尊先生听我講　現今良鄉不安寧
所以远近人知曉　嚇的那　正經婦女隱藏身
怕他睛見搬運去　輕易不敢往出门　昨日了
合京对我閒說話　談論神仙本全京　呼風喚雨他全会
又能相面看手平　算人榮身分貴賤　禍福吉凶先見明
因此上　在下听見多異妙　也要叫他断終身

结果收緣怎么樣　有一着　或有后成先后成
討他一个安胎法　或得一男半女生　也不枉
人生在世来一次　不孝有三自古云　幸遇先生指教我
清心寡慾果高明　頓開茅塞实敬仰　如夢方醒一般同
似此想　種子金丹却无用　世上再得是絕门
賈姓死心説此話　他怎知　遇見这位有心人
他算暗把神仙告　題日得了八九咸　只用把
这伙妖人齐拿住　立刻便知一往情　清官時間心大悦

由不得　又是氣又是恼那妖人
察院卩上見賈天貴是个忠厚良善之人也冊口呼員外你既要
求兒得子恁要把右我兩話相書上有兩句話說道是寡慾多男積德春
佳兒世界中断无損人利己而麻生子得好之礼如若是這丟金丹世間那
里還講什麼主陰了員外千方不可信那些妖術那些一朝勢敗只恐災累家
破人亡那時悔之晚也　如今你只管行好積德保你日后生子富貴可得甚是
听我者明灯指路不听者黑暗行車　書罢急忙叩拜賈天貴連忙高称
了救艮母作為相面之金清官卩只得聚下出了賈家大门但見脚夫门

公玉秀在外等候清官上驢脚夫跟定奔良鄉而來
黄察院　今日探得此消息　要奔良鄉訪恶人
連忙上驢不代慢　门子脚夫緊ㄟ跟　這出曾所不多叙
速快為妙才爽神　不用观看路途景　赤花店西赤花村
這一日　到了良鄉交界内　清官卩
仍然下驢款步行　吩領门子往前走　脚夫拉驢隨后跟
進了西门抬頭看　見軍民　三五成羣把话云
清官有意来私訪　踮在一傍细听音　忽听見

只聞一人呼老弟　咱們良鄉出新聞　只因為
旱落不收地場賤　從春到此了不成　三四了月不見雨
人ㄟ有慌心不寧　高粮眼看要秀　長的才有二尺零
又有人　口呼列位放心罢　話說你我有救星
今有神仙來降世　現而今　住在城隍大廟中
家常馬宅去走動　放如話伏一般仝　前日丁
與白老卩亲去請　設坛求雨降甘林　你我大家何不去
晴一晴　恐系求雨叩天神

又听那些軍民老少一齐說道這位神仙卩神通廣大法力无边冊在城
隍廟內設坛求雨你我大家前去哨ㄟ是恩系求法重人回答使的
使的直奔大廟而去不表且說清官黄金印聞那些黎民之言滿心歡喜
腑內說須得亲身前去那怕万丈深潭恶得捨命訪真情黄老卩想罢
逕屈步跟隨軍人往前所走又听那些軍民說道這如今那位神仙卩
現在馬老卩家住宅之內兒本县里哭太卩令千悉李老卩來相前
去相請你我前去看ㄟ罢察院卩聞听心中暗想前番我從此処所过
也從明过户部馬貞珍一次

前日丁　本院也曾從此过　旧知馬家住城中
觀着宅舍有凶氣　却元來　竟是妖術陷害
現在户部真可咲　枉作朝廷二品臣　馬貞珍
縱容子弟净胡闹　作此滅门大事情　他竟全然都不管
大晷為官未必清　一味胡望坑黎庶　办事不明害民
因此是　溺爱不明嬌縱子　胡作非為罪不輕
思想之间往前走　不多時　来至良柳正東门
但見黎民人不少　千伏頓系鬧烘ㄟ　那些人

擁ㄟ擠ㄟ齐言講　都說軍等仙駕臨　軍着神仙卩求雨
答救良柳軍共民　清官隨中也来看　扭項俏語把話云
眼望着　门子王秀低声語　你与脚夫别動身
將驢拴在破廟內　你伢们丹　寬闊之处听信音
不必在此晴热闹　等我事完咱好行　丹丁人
一齐答应扭身去　拉驢躲避不必云　且說清官黄察院
独自款步那前停　来至馬宅大门首　奉目西神細聆睛
但只見　门前許多人不少　尽是寡橫無家丁

也有生为也有站立　一个〻　怒目横眉活横虫
正是察院观動争　忽听人喊不絶声　齐說道
外面予着神仙到　立刻進南求甘林　察院留神往里看
從里面　走出了凶如太岁一个人

察院黄老爷来至局宅大门前在目观着但見那此〻家丁尺〻都是立目横眉一派豪横老爷一見这宗光景旧知不是良善之家眼下若有牙爪立時先把这起恶奴拏住然后再拏他的家主請官爷立刻沉音忽見有一文一武兩官員前来文官乃是知县蔡永年武官是千总李廷节来至门前恭〻敬〻口呼列位那位爷们替我们通禀一声但說知县蔡永年千总李廷节在外迎侯請神仙老爷仙駕前去施展慈悲降一坛甘淋以救万民君德无尽察院爷在一傍观看但見那些家奴連見也不久从里面出的說道哦你们是来請神仙求雨叨什么要緊叫我们替你回禀一声回只不得闲尔我们又没有吃你们家的粮尔寛你这么容易神仙老爷正在我家二爷說話呢出门的時候自然出来又有一人说老八明你与他说什么閑話那有那们大工夫里他手恶奴一些話只村的这兩員官不敢多說諾〻而退你說把一位察院爷闻听把俺都氣下

傢時間　察院气的渾身战　咬牙切齒恨万分
口中虽不明言語　在腑内　暗〻罵道狗畜生
朝廷家　的命官你小眼着　如此情節礼不通
手狗奴　王法全无真要反　杀之有余难恕容

此時才叫你等曉　了〻　拏住上柳绳　我若不把脑代要
從此误道了不成　这回書　清官誓下狠毒意
少時苦死上下人　且說千总而知县　赦恶奴
村杠一香不敢云　退至一旁貝站立　等候神仙出大门
直等到　已末不竟天挂午　音不通来信不闻
二位老爷心焦皂　不能自已转衙门　知县眼望李千总
不敢高声低語云　李老爷　你瞧这事怎么好
实在活〻急死人　所怪神仙分付的的　城隍庙

子偷求雨降甘淋　怎么搭来怎么蓋　許多物件与人工
好容易　叫人搭成坛一座　神仙不去話怎云
淵不好来战不好　好叫人　恼不恼来嗔不嗔

知县說只為本处这等荒旱不收黎民荒乱旧有馮老爷知会叫我予着城隍庙求雨的法台費了多少人工才料好容易才搭成了这座雨坛这若是神仙不去求雨这可如何是好千公这位千总李廷节為人正直虽是結交一生世最不信这些邪魔外道恐因地场遭其荒旱这些万民為重不得不随千而来下氣相求受小人的耻辱总是千万方忍只得等候方才又听知县蔡永年这一言連忙說道这也无方可治正在既在娃詹下怎敢不依順但只一件於久不信神仙豈有真的如此高傲这来欣為在援在様旧是看他求雨如何再作道礼

李千总　眼望知县闻言道　口尊老爷在上听
下官為人你不曉　平素间　不信邪术而妖么
今受小人来欺辱　千忍百耐在心中　為百姓
总然受此下人氣　只要降下这甘林　他若不能降下雨
难說今他程一程　捨有千总这成分　不坐此官也奉松

定雨他　較量〻〻作定了对　試〻神仙有何能
千总月說趣有亂　由不得　滿而通名赤通紅
知县一見此捆住　口尊老兄莫動嗔　神仙卩
現今人〻都尊敬　老卩何必動无名　他雨馬宅常來往
个〻信服把他尊　馬老卩師兄相拱伏　札如兼春一般同
提起來　馬家勢力人〻曉　无人敢惹有厘根
听若蠻狀行粗魯　他若是　施展法術人怎禁
万一神仙他動怒　大家不便把氣生　蔡永年

伏又代咲呼兄長　忍是耐性忍在心　老卩你要听我的話
諸般的　事〻默來自然停
知县說李老卩你听下官相劝不必動怒求下雨來更好如若求不下雨來哟看他
是怎系結局二人正然講話只見馬家大门內有人喊吁快〻搭來轎來
神仙老卩出來了登時間荒的知县蔡永年大叫快〻的搭轎衆人一齊答
左登時间搭來轎子落在大门以前那些百姓軍民人等一同神仙出來了
世上再沒有人揚帳誰知都要若〻这位神仙一齊往上擡轎誰知察
院黄老卩果在其內誰知又被那些衙役官兵用鞭子棍子一陣好打只

打的那些人亂搶把一位察院卩擁至门前多亏黄老卩身形高大虫不
得心中有氣也是要看〻怎麼一个神仙只得忍耐為觀看
黄察院　心中當然動了氣　只得忍耐看分明
睛〻神仙怎麼樣　為的是　認准方好把他拎
不多一時出來了　四个小童左右分　但只見
个〻模樣長的俊　翦白唇紅在年輕　不过只在十四五
恰似女孩一般全　全都代着孩兒髮　紅袖道袍川在身
一个〻　服中尽把絲縧計　袖戰襪鞋足下登

一对童兒一对宝盖　丹个人　一把羽扇一把拂塵
地立轎前分左右　探的齐正甚鮮明　随后是
神仙老卩出來了　紅面金睛嚇死人　年紀約有六十外
連鬂鬍須毛烘〻　相貌凶惡代妖氣　令人观看怕又京
但則見　道冠一頂頭上代　无華明亮是赤金
一根金簪別在頂　身川着　八卦道袍是豆青
黄絨絲縧腰中計　云鞋一双足下登　他手內
拿着一柄大如意　樹根彫成甚稀琉　大搖大擺往外走

一團的　高傲氣派日中无人
黄察院被那些軍民擁擠到大门前算把这位神仙看了个真〻切〻不
由的腑內沉吟暗〻說道好一个神仙打扮的不俗竟不像出家人修煉的
系正一派雖然充惡之氣难惟他作这些違条犯法事想來必有
些妖術邪法才敢这般惑亂人心妖言惑衆本院多讀廣見自古以來
正能押邪豈順那些妖邪匪類徒地机察院卩正自暗轉但見那
个神仙連忙上轎前面的机事調南直奔城隍庙而去有那些軍民百
姓跟随后面就如人山人海俱各而去忠良卩观看由不得心中犯想

这件事當然全然有真田是无处下手
黄金印　一見神仙坐轎去　依頭犯想自沉音
料想神仙非正派　一定他　所仗妖術迷愚人
他雨馬姓有詳細　內中只怕还有情　必須要
早〻設下良謀計　还得拿到那庙中　瞒他怎系能求雨
这宗邪術怎系行　还怕妖人伤性命　常听有人细言明
还怕他　要用黑牛与黑馬　童男童女个个人
鷄犬等物用邪術　还須得　四面子居軍官兵

怎得時他拎拏住　不可走脫這妖人　想了想
天无手下半衙役　須得去調守派兵　我且猴他到右內
看看求雨怎柰何　万一他不傷人命　好好求下一甘林
他果然　來查正派面肖愿　本院也得善用心
還得探探禹宅內　禹日无　他的形字了不成
須得如此這般柰　前后搜他細盤察　但能夠
搜出女子那妖怪　也好回奏主書今　賍証俱明无的賴
也好廢除動大刑　胡里胡塗不是礼　只恐勞而变成空

察院卩　想罷迈步很在后　隨着軍民朴正東
登時來至城隍庙　晴了晴　山如人山一般同
又听一陣人吶喊　神仙主刻把坛登　察院卩
听見神仙要求雨　用力擠進大庙中　肉目留神覌仔細
由不得　把一住赤胆的忠良嚇肖魂

話說察院黃金印安心要看看這通天怎柰設坛求雨還不知是真是假且到城隍庙前看看一則是所爲晴他怎生求雨二則就便事情漏假也好就近調遣知县秦永年千总李廷弟傳兵丁衙役本院拎拏想罷迈步來至城隍庙前細看形景不表

且說吳通天坐轎子人马先到廟館至中下轎入內敲代畫齋步時進庙求雨且說正得万岁因爲将請完县內的知县黃金印封爲都察院事過京根前來君日就在良鄉县的東関店內探訪事件又遇見奉旨調來的三員付參將刘遇遊擊錢宰馬許太三員將原是正得皇卩送向救駕的英者還有現在的參將征形天子喜愛這四家英玄武藝精通所以特將四人調取來京練操演安京城平任這四家好汗尽是得寵之日又遇見丞駕私行出外所以四明內閣急急趕駕前來至此奏明正得万岁因見這三將保了回京訓練兵丁不必隨駕三員將領旨急忙一回轉京都防備太監刘瑾不必細表

且不說　刘遇楫錢宰馬許太　三將奉旨保都京
正得打發三將去　那曉得　付又貺格數日上

這日代領平臣等　穿城而过進東门　猛然見
軍民百姓人不少　乱乱烘烘一大群　齊声乱嚷說快走
去遲不能見新闻　仙卩設坛城隍庙　所爲求雨救万民
正得卩　听見神仙丹丁字　龍心留異吃一驚
眼登平臣问言道　方才的　軍人言詞可听真
言說神仙去求雨　這件事情不可閑　少不得
你等跟随我朕去　看看此事假共真　平臣答应說尊旨
佈随龍駕往前行　皇卩代咲问金卩　眼望保駕平臣云

若說這　世上神仙就露躰　並不眼見是耳闻
我同高皇朱洪武　那時節　還未得帝便是軍
偶然遇見人一个　名叫周顛却罕间　他竟有
許多奇怪人难測　奥妙愚机大不同　不吃不喝永不餓
他若要　吃頓飯食嚇死人

正得卩說起那个周顛他成日成月可以不吃飯食永遠不餓若要吃一頓飯把人嚇死但有一斗米的飯一支全羊也不知飽君見了太祖皇卩就称太平天子叩頭在地那時太祖卩

因為还是公的爵位自然是不敢居天子之名心中嗔怪周顛称
呼天子惑乱人心 立刻叫人將他拿去因在空房屋中傳下一道
令去不許与他飲食断了他的吃喝有半个多月这一日太
祖卩猛然想起周顛来了对眾說道周顛貞在空房屋內將近
也有二十多日了一定准〻餓死何不將门開放看〻他的死尸怎
么樣眾人尊令大家上前將门開放一齐观看怪事罕人
正得卩 眼望眾人開言道 卿家你等仔細听
寡人听見君又講 就提起 当年高皇遇新聞

奈因遥見人見講 就提單師刘伯温 言講他
过去未来先知道 就是在世活仙真 世上神仙却也有
真假有然人不明 当日太祖就不信 故此因起那个人
急叫人 領在空房屋裡面 断了飲食半月令
偶然之間忽想起 只打量 准了餓死喪残生
今人打開安房看 坐在里面咲英〻 睛莫樣
更比先前白有胖 更覺精神和倍增 眾人一見齐納罕
回来告禀太祖聞 高皇反封心大怒 定有妖法在其中

再不然 二十多天餓不死 尔等迷人焉信真
若不早除容留恙 久以后 遺害庶民禍不輕
因此子各缸一口 周顛叩住在缸中 太祖卩
親自瞧着又分付 四面架柴用火焚 足〻燒了正三日
那曉得 更是一件罕事情
正得卩說你等細想一口大缸將人叩住四面架起柴草上〻
燒了三日將缸燒酥了那里面的人焉有不死之礼眾臣罕齐說
道正是皇卩說真正奇怪今人將缸打開瞧了瞧誰知周顛他

竟自好〻的坐在那里喜咲旁向太祖卩見此光景無陆可使苻
付又以礼相代假將太祖卩正要与陳友亮在鄱阳湖交戰难分勝
敗元本的陳有亮的兵多將廣船多浪盛驍勇無敵一連敗陣
失机不能取勝元本太祖的勢孤將寡兵微难取敵人之勝也
是万分無奈才想起周顛而来
武宗卩 对着眾臣言古典 却是本因真事情
並非正得假才志 奈因為 听見神仙二字文
將古說今並非假 古来就有是真情 因此上

对着保駕眾臣宰 龙面含春代咲云 那時節
太祖兵微將又寡 勢派又弱难戰征 心中憂思愁無限
坐卧不安体不寧 孤恐难勝陳友亮 寡不敵眾為難芭
猛然間 想起周顛来商議 便向打仗輸共芭
就提一定去交戰 明日〻 出芭交戰要戰征
勝敗如何难料定 未知你可得曉聞 但則見
周顛滿臉仰面看 观瞧天象把話云 主公只管將心放
比去打仗一定芭 就有一件先言过 难保損將要傷兵

太祖卩 聞听不由心大怒 出言不利豈是人
心中一惱忙分付 將周顛 立刻上綁討麻繩
次日大家將般上 先將周顛扔在湖中 立刻就
鄱阳大戰陳有亮 果然赤敗將賊兵 傷損兵將無其數
一宗〻 全然应驗非虛云
又有眾將言道周顛並未淹死他还是笑〻族看主公的戰船一
傍太祖卩驚疑随令人將他打捞上船松了綁柳但見他將頭
子一抽向看太祖說你赤了我罢太祖說我不赤你〻竟是个神

仙去罢同顛这才辦 思而去后来太祖登了帝位差官遍处访
他不見到了洪武十五年太祖得病太院醫，祭敌怎奈不好
堪：當爲朝门外来了一个紫脚和尚來周顛仙送藥一丸
众臣不敢主張还是馬国母作主將藥與太祖吃將下去登
時間出汗化体全愈指望尋和尚踪影全無正得了親这神仙
世間有誰能認得清修得根横滿須封帝主封他若封了封
号才成真仙 众臣回奏 听我主之言神仙已定必有
正德了 金腮代吠闻言道 列位卿家仔細听

还有一宗事罕見 却在这 永樂高皇五年中
出位神仙本姓冷 参議却是他的名 在世間
行東就西治人病 有誰識認是神人 他有一朋甚交好
此人却是一个庫子 实然営者家中巾 参議亦刻显神通
在墙上 西丁假门叫慶 出音進内去搬良
是句閑的就罢了 你若是 多者只怕大禍生
那人答应果進去 大小元宝許多良 那个人
不听参議他的話 任意搬了許多良 但是庫子有名姓

誰知失落一批文 闻庫被人見此物 啟奏当今永樂君
那時節 即將参議拎拿住 天子親審問了供
鎖在朝门人看守 忽听見 参議只嘆渴难禁
众人因他是欽犯 恐怕渴死了不成 因此上
衙役忙取一礶水 送与参議叫他吞 誰知喝完顶一探
鎖入小礶影無踪 众人驚怕齐哭喊 只听礶内有人声
他說道 不必害怕我未走 將礶進上主当今
众人依言忙奏主 承禀了 要上來礶看分明

叫了礶内人荅应 快些出来見寡人 参議說
不敢出去見有罪 皇上大怒用火焚 大火燒礶不要紧
偶然间 献出了稀奇古怪事罕闻

游龍傳十九

話說正得不多对自要保駕的天〻說起去年不[illegible]見夯譲之故 此曉不推排知從大內起了一股清烟〻上[illegible]出夯讓永樂万岁說元來你是一个神仙夯讓查云端中稽首而去平日常說如此說來神仙是有的正得卩高頭說道如今既有神仙求雨你我前去看〻言罢来至大街前忽見有个少年的男子色在那里哀声不止一傍还有坐着个中年的妇人阴眼汪〻但見那个長了个搭背大疮其疮黑紫少年人哽咽妇人拿水去万岁一見龙心惻惻可怜小民害这等大疮嘆惜不止只見那个妇人拏水一碗給那少年人喝那里喝得下去付又跌倒哀声叫苦那妇人也是哭〻啼〻正得万岁武宗皇卩随開金口說道那日妇人这是你的什么人只听那妇人說这是妾身亞子妾身張氏丈夫姓陶名露只為家中穷苦少衣缺食妾身之子名叫陶金為人至孝百般营謀孝順奴家不料竟業生了个恶疮無人医治今早有人指引說道城隍庙內神仙求雨你娘子何不前去哀告神仙医治自然好的了小妇人听見鄉亲之言故此前来

那氏妇 說着不由心酸痛 兩眼含泪把話云
口中連把卩〻叫 世界上 無有母子最怜心
听見鄉亲人指教 去求神仙包管灵 今日了
正遇神仙去求雨 因此我子忍痛行 見了神仙將頭叩
母子哀求用不中 神仙不但不肯救 並不回言不瞅人
小妇人 一同儿子实無奈 只得转步奔家中
不晓削想到此处 我孩儿 一跤跌倒在埃塵
扎掙半晌爬不起 疼磨利害痛难禁 細想來
母子兩个該分散 着他九死一分生 說着〻〻察咽痛
大放悲声兩泪淋 正得天子甚不忍 肘中怜念有十分
意遇要 賞他银子回家去 請人医治恶疮根
忽見跑过人一个 眼望着 長疮之人嘆几声
点頭口中說可嘆 莫非今生是枉用 但見他
嘆罢連忙一伸手 搂起他的破衣衿 半截破庫落着腿
明〻的 腿上生疮有血脓
但見那个人把他自己的疮窟窿内的濃血擠出好些不容分說

上前就在少年長疮処一路乱舔只听那少年人哎呀大叫了一声登時死将过去妇人一見儿子被一个叫得化子無元無故上前只死卫氣的又哭又骂跑上前来拉住傻子不放口〻声〻只嚷說杀我了且說武宗皇卩正得万岁少年人長的这等恶疮才要賞他几兩银子好叫他母亲前去請人医治不料不知從那里来的这们一个傻子渾身穿的破烂不堪拉里拉他忽然身体破烂可列生了个方面大耳臉上紅白可爱痴〻傻〻上前生把一个長疮年少之人活〻的治死

正得卩 一見那人行事性 龙面生嗔動無名
用手一指開言道 那傻子 好生無礼行事村
朗々乾坤行無法 好端々無故害众生 但則見
傻子一聞武宗的話 代怒含嗔叫爲單 睄你生成貴人体
不是人养的一个人 放着大路你不走 反來唬我閙事情
正得卩 一聞此言龙心惱 大叫窮人該丧生
罵我爲單好大胆 也不怕 一定拿刀頃胃魂
一言未尽人來到 指揮一同教国公 还有那

兩名太府齊催馬 後跟參將叫江彬 一齊在尚保護駕
若見天子石窮人 听見傻子罵万岁 中且人々大動嗔
一人々 才要下馬來拏獲 忽見傻子吟吠声
方才說的是好話 你爲何 听見此話你動嗔
我說你不是人所养 却是龙生風养的嵬 正得卩
一聞傻子話古怪 不由腑内自沉音 别着他是痴呆汗
話語中 内里沉着有机風
天子一聞那傻子所說的話來的古怪他言我朕不是人养的

分明是一句罵話他净說朕是龙生風养大料必有此來歷不言
万岁回嗔作喜且說那些保駕的臣宰听見傻子一片言词也不
敢輕易上前動手这一來閙的那些睄着的單民齊說那个傻子
一个少年長疙的活々治死了大家都來覌看果然如此人々悵惑
个々口中不訓就有地坊保甲听見說有人活々治死人了这
还了得了一齐前來覌看果然是真又見一个女人用手把傻子
揪住不放一齐上前大罵好一个囚攮的如何拾把人治死拴起來
送官治罪說着就要上前动手但見那个傻子却向一个当單

哭嘻々講話
那两个 地坊保甲要拴起 傻子不理半毫分
他两当單人講話 口内說 貴人不知就里情
皆因有緣遇見我 五行有救不該終 非處了
我的妙藥将他治 别着庸生枉用功 好心念他是孝子
大放慈悲救他望 他是他的時運至 难满实情遇貴人
那些个 愚人不知反怪我 怪我治死这个人
略等片時才知曉 送了人 或生或死自然明

傻子先向貴人的話 治好疙症忘了行 武宗卩
一聞傻子这些話 不好明言腑内云 这个穷人真古怪
元何說我朕是貴人 方才又說不是人养 却是風养是龙生
他又說 長疙之人是孝子 难得他知問死人
此疙他能保准好 到只怕 此人有些話不真
若說他的話是假 萧々宗々京的真 正得卩
才代進向傻子的話 忽見婦人喊連声 大叫列位快救命
再不然 連我今朝活不難

正德万岁才要進向傻子怎麼就知道長疙的那个人是个孝
子以后治疙的情由忽見那个婦人他見兒子已死痛哭不止
口々尊手位卩每救命这可怎麼好啊我兒子被这个傻子活々的
著死了地坊保甲眼證那个婦人說是老太々怎别救他罷了
他淨是信嘴開河說此傻話那里信得他等我们将拴将起來
你在撒手放他也好代進衙门中向罪婦人聞听更又死々的揪住
不放地坊也就回身急忙前去尋找绳子前來要拴傻子忽听那
个傻子向言大罵好丹个畜生不要命使了你们教拴那一个有本

武立刻叫你们引道大客
地方等　手提繩子往前走　要拴傻子送衙门
忽見傻子心大怒　用手指　口中大罵好畜生
誰敢上前來拴我　提防人要遭溺　那些个
明看之人斉動怒　大叫旁人了不成　討吃花子不懂理
把人治死罪难容　不叫拴起还被罵　料你棒打也难禁
說的話　一斉上前要動手　大家揪住上綁繩
皇上一見忙搁住　說道是　休要動手且從容

為卑有話將他问　着他对我怎系云　也不过
静着為卑这分两　自然少時見分明　衆人聞听止住笑
一斉松手左右分　傻子反到满腹怒　忍氣用言把話云
我瞧誰　拴敢前來將我綁　上前動手必遭瘟
別說你们十来众　就便是　万岁至凡也不饒
正得皇上来私訪　那有工夫对你们云　說的話
眼望当今正得主　貴人留神你是听　我把病症若治好
怎未謝我討了明　正得万岁聞此話　松心把想内沉音

果然要　治好病人在其次　何不问々那欽裙
又叫傻子问言道　叫一声　貴人不必你沉音
要尋女子真下落　只在眼前頃刻中　一句話
而且还未說出口　忽听那人喊一声　哎呀一声忙爬起
到把那　衆人观瞧唬冒魂

武宗皇上忽是是排为尋我爱姐女子指望要问傻子忽見那
長疮的人大叫哎呀一番身跳將起來吓到把衆人唬了一跳只当
死有个了尸了一个々斉往后退但見那長疮的人口呼卿亲
上们別害怕我好咧方才多蒙那位恩人用藥將我的病治好
疮上抹只药的一阵舒服心中好加爽快我净了蒙危慷青方才
醒來竟不觉痛了衆人聞听一斉上前观看但見他的搭背疮
果然已好了九仅个心中納罕个々称奇又見長疮人走至傻
子跟前双膝跪倒磕頭口中說多謝恩人救命之得但見傻子

連理也不理那人叩謝已畢連忙站將起來不表且說正傳皇上
一扭頂住为太府陳敬要了一个大元宝手中拿定迎面傻子說
道你拿了去買換些不買几件衣服穿上也相了人某兜只听
只听傻子用手接过元宝說道貴人你不曉得我这破烂的
衣服的好处听我道來
破爛布補可長穿　那曉其中有先天
寒暑不侵無灾禍　袖吞乾坤日月悬
又則見　傻子手扎大元宝　眼望皇帝叫貴人

世人不論貧過賤　尽都為　要死要活再相拼
似我無有用他处　却元不爱礼上通　我会猜
貴人濟貧增福壽　迎面長疮那个人　你的造化真不小
該受貴人雨露恩　拿了去买休怠慢　急々我尋你父亲
往后来　喏々叫膳多順利　無灾無祸永安寧
孝子陶金忙跪倒　但見他　磕頭碰地响連声
救命之人难補报　又蒙宠我这恩艮　從此后
合家感仰恩似海　早晚向空叩拜神　但見傻子全不礼

且中天子把話云　陶金叩謝忙話起　一同他母轉家中
且說那　正得皇卩腮代咲　叫声那人你是听
向你可有名何姓　但不如　何方人氏住那村
如此光景人不曉　意欲何往甚事情　忽見那
僕子見向哈哈咲　貴人何必向姓名　代等有了閑空処
說姓名　还有多少胜奇文
僕子說貴人向我的名姓沒有工夫我还有多少的事情兒等
為我得了閑兒再告訴貴人知道若向我要往那里去我实对

貴人說我却是隨風飄蕩到処為家天為綿帳地為床行東就西算故
鄉正得皇卩一聞此言点頭說道你既說此大話原何又座流作僕是
何道礼僕子說若叫我伶俐我因伶俐若叫我僕我就僕說我
瘋我就瘋只好恐人叫去罢了惟有自己知道武宗皇卩說道
為軍的日下有一宗心事不用我說你可能知道麼僕子聞听
先把万岁看了看口中說道貴人的心事並無二宗所為尋丶丶
我丶丶丶所為女子費心罢左輔星官現在此只怕難脫他圈
套

但則見　僕子眼望明天子　貴人留神仔細听
若叫我猜你的心事　所已為　丢了女子無影踪
不知說的是不是　貴人可要批实云　正得卩
聞听那人一夕話　不由納悶龙肺中　朕着此人瘋又僕
元何就知肺腑情　莫非是丁神仙到　特的前来討朕的封
常言道　真人到処不露相　露相之人就不真
更有一件可疑処　那有丁　神仙曉朕这事情
天子低頭心过慮　何不如此方曉聞　正得卩

恐罢代咲開言道　叫声那人你是听　心事已被你猜破
何故能知这事情　皇卩言詞还未尽丶僕子大咲兩三声
他咲罢　口呼貴人心不亮　内中音為暗玑諷
要不知就不知知不道知　要知道　立刻曉異数更深
能知能曉能就了　不知不作心不明　武宗卩
所見此言更奇異　代咲有語叫那人　我今还有一件事
但不知　这丁女児可能尋
為軍問你如今还我尋可能得的了得不了告訴丶丶為軍的知

道僕子見向口中說道有丶丶得的了須費工夫去尋我若得左
輔星官到难脫他手不能逃丶丶言罢略丶丶一陣僕咲正得
卩内听龙心犯想也有懂得也有不懂得的是若得左輔星官
到但不知这丁左輔星官是誰正得万岁那里曉得寮院黄
金即乃是左輔星一轉春帝音烙几扶保真命帝主到后来
判断許多疑难公案正得卩金口封他為寮龙當黄府子且說
僕子轉身才要走正得卩說那人你往那里去僕子說我要着丶
神仙求雨不知怎弟求陆

武宗卩　一聞僕子看求雨　不由正中心内情
口說我同你前去　現有这　為軍坐奇馬能行
大家前去看一看　你我見丶那新聞　正得卩
他的言詞还未尽　僕子摇手說不能　向切无奈合奇馬
不懂怎弟嬌能行　怎比貴人福分大　奇馬坐轎正当行
我本当　命小福薄無造化　前世未修这善根
步下行走心到爽　受不貴　那宗洪福把馬呈
皇卩聞听回言道　叫过那人未听明　告訴你

我們奇的走的快 怕你步下跟不能 还有一宗事問你
神仙求雨真不真 如今此処遭大旱 有春至未見甘淋
庚柳與 黎民百姓心忙乱 所見求雨叩拜坐
投坛就在城隍庙 你可曉 他能能求下雨甘淋
未曾真假可知處 只管对我細言明 傻子他
見問連ゝ哈ゝ笑 仰面朝天看碧空 有句多時間言道
眼望着 正得万岁口說不能
傻子一間皇卩問他神仙求得下雨来求不下雨来呢 他往天上

一看代笑說道不能ゝゝ 他焉能有回天之力是机之能 皇卩
說神仙如若求不下雨来 你可能舍求不舍呢 拆比說你可能
求的下来求不下来呢 傻子說要叫我求雨要舍就舍若說
难也就难丞是到了跟前再晴忌得貴人登一宗菩提之心救
傻子就能求的下雨来 皇卩一间傻子的話龙心喜爱 伏又代
笑說道你若不騎馬如何赶的上呢 傻子說走为晴不吸赶的
上赶不上难定 貴人的只怕無有我的腿快 天子說你稟着
了我的此馬我若不說大略你也不能知曉此馬的能処

正得卩 代笑舍春向言道 那人省神你是所
我若不說你不曉 你休要 不看我的馬走龙
此馬不是本処歌 他亦别馬大不同 生在那
大宛國中另一種 進貢三人代工宗 皇卩喜愛常奇疼
御馬圈内喂养存 日行千里何足論 此馬名叫獅眼聰
他走動 四蹄如風急又快 鞍心之内穏又平
天子只故誇奬馬 不提防 話語之中失了神
言語叨ゝ全漏空 瞒哄愚人也不能 一時間

話語之中难改悔 御馬有誰敢私承 有已危有話張了
不防有已是私行 伏ゝ又代笑就撒謊 可有一件你要明
我就在 御馬圈内当差使 專意帶馬一名軍
上司差派有公务 就叫我 押涵此馬都是真
丞理御圈忌为我 官派当軍朱長明 因此上
我才敢把此馬捞 龙句有誰敢抵承 皇卩言詞还未必
傻子大笑不絶声 笑为口把貴人叫 你的言詞哄愚人
你的逗 机关早已参悮透 要想愚我也不能

不必說出事中故 这叫事 大概我知你也明
根本元流我早曉 各姓家鄉也知闻 你本是
日月兩輪天地眼 一生一世無双押万人 你的那
智相通天真君子 為国安民一片心 傻子說出四句話
登时间 吓坏了大明的天子主遊龙

正得卩一间那人所說的四句言詞分明是点破了明君二字由不得龙心害怕只恐走漏風声為害不小連忙接言說道那人休要說此傻話傻子說可道不是傻話却是真話你說你的馬快日行千里別管他千里万里總是走的晴皇卩說如此你就先走一步我的随后必得赶上傻子說貴人叫我先走我就有賤了言罷疯ゝ傻ゝ大笑而去且說平日保我圣驾ゝ齐上馬随後前来正得卩說这个傻子原彼四里所愛平日希奏傻子生疯男上破烟至無娼嫖之处說話之向皇卩打諒一瑕連頭

也就赶上那个傻子了好奇怪眼看着他再前面再也不能
赶上天子龙心甚是暗々説我朕的馬豈有赶不上之礼眼睛这
傻子在城隍庙前站定皇卩龙腑中納罕暗々説我朕竟無赶
上思想之间也就来至庙前聿大日先下馬暗中保救皇卩下
了龙駒有人拉去傻子説如何馬快人快皇卩説快不快休提
你既先到原何还進庙傻子説現有大貴之人我傻子如何敢先
之礼皇卩点頭只得迎龙笑往前而走
武宗卩 一同傻子那些語 並不回答開談茶

移動龙步先進庙 聿大日 暗中保救随后跟
一齐奔日觀仔細 人山人海一般同 且不説
郡旧軍民看求雨 軍表本地知男尊 敕代妖道斋茶罪
听見要斬頭里行 一同千总来伺候 雨坛之下左右分
一来為 子為神仙来求雨 二来誠押軍民
正得万岁往里走 聿大日 保救天子名治神
正面高搭台一座 看来約有一丈零 那上面
墨花結彩細桌色 錦毯鋪設直地平 七口大缸摆正面

柳枝排在里面存 五色龙形竹子作 綾套彩画甚鲜明
却用那 青黄赤白黑五色 頭前尾后一字分
供桌一张居中摆 上面摆 燭台香炉一色新
紙叠一个堂中供 風婆雨师与雷公 云雾的
两个童兒伏宝劍 画在上面有威風 正得万岁睛看到
由不得 腑中暗々龙腑沉
武宗皇卩看罢暗々説道未見真假先得花费此良不虚説不
能動我朕的国事再不得甚实那些軍民皇卩正有过虑想

見黄金印暗々前来見駕天子一見晴官也在此処由不得龙
心甚喜暗々问道事情怎么来了黄老卩也是你声暗奏事
漏八九只在朕下微旧時到此间前々神仙怎来求雨得便也好
進步於雄宽语以究此事略微且忍見何有神仙元是耳闻
再不然就是書上所載如今何曾世上怎有起神仙分明是
哄百姓惑乱人心那見世上有人真会求雨 傻仙卩在一傍闻
听黄金印之言由不得心中不悦連忙接言代惡講話
傻仙卩 一同晴官那此話 不由滿腹代上嗔

服望察院闵言道 我看你 坐井觀天見不明
公然敢言世界上 並無神仙在松老 大略为
便有神仙在此処 只怕你就認不真 肉眼凡夫怎能曉
空長二目不識人 就在眼前為不远 忽然且向信不真
你还敢 胡思混想信口謊 你的心事我早明
若肯听我良言劝 早々的 敬了心思是正経
你还要把神仙謗 依我腑未却不能 傻仙卩
对面説罢一夕話 察院皇卩氣在心 口中説道好化子

乞丐貧人枉敢云 趁早沿街去哀告 残茶剩飯把飢充
我看你 將久一定要餓死 月卧長街被狗吞
妄敢欺心用語棒 好化子 公然如此冲撞人
眼前現放神仙在 却是那个对你云 傻仙卩闻听哈々咲
説道是 何必如此好不咲人
黄察院越説越惱只叫快説真仙現在那里傻子闻听微々冷
咲説道你也不用動怒你説你是大官藏頭露尾哄騙思害就
是我傻子可也算得一个真正神仙罢了但則我傻子認得你

吵形疵可怜你不识的我是真假我若不尤有大罪人救我、、
那有土大理你阳官了满腔气恼才要上前动粗鲁只听正得
皇了万岁口说不可你却不知他是何为卑的前来有许多奇
处就是这本庙、傻、到是本来的姓黄金印一闻皇了之言
只得忍耐急然如此那里面得起这位傻子那知他所以的元故
世上以衣帽取人的甚多如何知道他的肚中道揽
黄金印 一闻正得万岁话 按内封大不动嗔
只因皇了将他难 因此上 不敢冲撞怕君恼

恶是心中你不信 伏又闻言我怒云 叫一声
那个贫人叙向你 既是真仙有何能 施展本领我看、
虽、真妙才信真 平内合观果不假 心附拜你为师尊
你若是 也说大话伏利嘴 哄骗愚人哄我不麻
清官言词还未尽 傻仙了 哈、大笑两三声
神仙不是神仙位 何必又显本能领 可惜你
枉们多读又广览 满肚学文恶是实 所黄学缘屡好看
玉代一条肚内横 头戴乌纱丹翅耀 足登皂靴是斯文

恶如我 脱烟身穿平文貌 也無灾祸也無驚
任你彩霞满华色 游者日 云露散时不久存
桃山青石出我住 高楼大屋你不守 似这我
山寺日高僧未起 你得我漏五更中 若你其志各人语
恶而言 你贪富贵我爱贫
你我不必较论分明我提得你了不认得我何用细诉说某咱
、、一阵傻咲你说一此话只说得清官心中猛醒附内说
元来是个高人这才看重大目相见忽所黑了胡乱说從来不

信这此邪在外道今日被这个傻子闹的真有玩艺儿察院说我
在问他一同三回罢说通今日那个神仙求的下雨来求不下雨来以往
见傻子往天上看了看口说而诶他忍有法力难求、、本不该
下雨只他来必有回天之力为能情苍于天黄老了闻所有此
似信不信猛所一阵乱嚷神仙了上为求雨本公灵通天用了齋
出公馆上轿抬至山门以外下轿这才步行进庙内观那些奇
人奔门一齐观看妖道 八个小童排而对 十三四岁正妙灵
但则见

打扮却是一个家 竟都是 红细道袍齐色新
肚中都把条绦系 水袜云鞋足下登 一个、
头上尽代孩儿帽 束是却童似女容 手执悍幡两宝盖
分为左右四个人 后面还有人四个 每人手内各一宗
一个是 丹手持定净水盏 一个宝剑丹手擎
一个擎着朱蕉扇 那一个 丹手拿着一拂尘
后面跟着一老道 年纪约有六旬零 長了个
相貌凶恶赤红脸 一双二目似金灯 天生長就耳朵小

连鬓胡子乞烘、 道冠一顶头上戴 金锁横列上面存
身穿道袍合五色 黄纛丝绦肚中 手执一柄大如意
元来是 树根雕成甚玲珑 大概大摆捏酸款
那妖他 欺心不善任胡行 所使有些邪法術
求雨是他诓哄人 后面跟的人不少 川青川白一大群
灵通天 只望求雨显手段 那知道
遇见衍得道的真仙把他拎

吴通天察跟府小童来至法台從后江搽踏板上台[illegible]卑
人也都上去八个小童分兩傍站立但見老道把手中如意[illegible]在桌
上然后点上蠟燭炉降名香參拜佛相以畢知县蔡永年千总禹
廷棟率領合县官吏一齊下拜叩首已畢吩付兩邊都在台下
伺候不表单言吴通天從二小童的手中接过一把劍净水瓶来
暗々說道今日趁天旱无雨施展法力祈求昊天甘露以想銀錢
想罷拔起宝劍喝令穿青的七十二个人占在台下喃七十二个黑磁碗一齊
摔碎又令穿白的七十二个人柳枝水洒 他却口中念咒手摇劍訣托

一盂淨水往上一举噙口淨水用劍一指用口一噴果然是乌云
立至登時天陰浮云四起滴々雨点落下只听众人一齊大嚷哥們
々々下起雨来了多虧了这位神仙救咱們这一方人的性命不然
都要干死了你說这下人的声音振耳那吴通天在法台上听
的真切心中是得意洋々喜出望外不表单說正德皇爷看見吴
通天相施行景又听見察院將私訪根由陪奏明白知道他的妖術
誆哄迷人猶听見众人一齊乱嚷下雨咧果然不錯 皇爷眼望傻
子說方才說此雨难求他无回天之力 你看天陰雨点下落着

起来他果然是个神仙也
武宗爷　望着傻子爬伏哎　有語開言把話云
你才說　老道无有回天力　焉能求下雨甘霖
你看那　阴雲四起皆密佈　一霎時遮住太阳紅
說話之间就下雨　点々滴々往下淋　似此晴来就不假
是一位　游道真仙有神通　怎么說他无本領
这事叫我好不明　皇爷还要往下講　傻子接言把話云
大贵人　你別上他这个当　他不过

哄片愚蒙那些人　要想瞒我不能够　根底由身我尽明
此時不必講言語　少刻包管見分明　他来若能求下雨
我也就　也不傻来也不疯　正從了
听了傻子一夕話　仍然龙付起疑心　正有不信暗思忖
猛然间　霎地东南刮大風　番土揚沙似牛吼
刮的那　黎民百姓眼难睁　急然風大往的快
一霎時　風定云息現光明
你說真正奇怪这一陣大風不但无雨連天边睛了只見紅日

當空且說神仙吴通天忽見中軍内吵嚷說他是神仙求下雨来了
趕發得意洋々満台上乱跑不向他闹的咧才要說并不是為工
老爷再三講說貧道也肯輕易求一个雨字还未說完忽听呼
大風將雨乱散紅日当空四下吃一大惊說这是什麼无故（連介）吴通天
他哄騙群众那知今日内中有一个真命天子紫微大帝又有許多
星宿大臣保駕在此靈光護天子所以刚々天阴雨露被一陣大風
吹散吴通天不知其故还施展法力只見他使又述噴法不用劍連
指三指大叫此雨不落兼街何時誰知这一次回不靈了别說是下雨

連天也不能阴又燒将作法也是不灵
吴通天　連燒催神符几道
咕々噥々念咒文　慢說下雨不能够　他口内
時间急坏这老道　暗々說　不見生云把天阴
不由的　心头火起高千丈　无何我的法不灵
但見他　一朵黑云生足下　居上生烟大動嗔
車軍民　不約而同齊乱嚷　騰空而去影无宗
他必是　求雨不下有了氣　神仙老爷動无明
一定他

亲问上天我龙神　揪住龙王问一问　是那的
意什不下雨甘霖　按下申人不言讲　且说那
老通架云起在空　元本有个妖邪出　修炼多年都是真
来王保山背阴处　一按云头落在尘　看见了
魑魅魍魉申邪的　山精鬼怪一大群　都在那里齐孫怔
灵通天　我怒令嗔喊一声　以你等的
今日不听我的话　是何道礼快言明　违候法有该何罪
不怕我　五雷正法烘顶门

那些丶申邪等是灵通天动怒说法今日要五雷烘顶丁丶为忙吓
的一齐跪倒磕头口尊此官老爷饶命亚非我等胆大敢违使令
只因今日雨坛有许多光华气又有神圣护我等不敢下去相助
法官难道说不知自古言邪不能侵正有正能压百邪我等实在
不能不过哄骗那些信邪人福薄者但是运旺的人我也不敢侵犯
法官请想今日法坛之内祥光缭绕紫雾纷丶有一位正气大
贵人在此我等丶丶邪崇焉能比的上法官道衍深大不堪只求
法官赦魁问天地之恩饶申邪灵不死

申邪崇　说罢不住将头叩　一齐的
口尊法官饶放生　灵通天　听见申邪一夕话
万分出于无奈中　连忙的　足架妖云往上起
反转云光回头行　霎时来至良卿县　仍落雨坛台上存
大叫一声众尔等　军民百姓听我云　贫道方才甚无故（奋空起）
上天宫　竟奔南天大宫门　直问其中什无故
为何不降雨甘霖　元来是　内中有人不洁净
冲破灵光得罪神　龙王生嗔大动怒　说我贫道有罪名

念丶我求雨为百姓　暂且免　违者五雷把顶烘
你等们　只在晴看不大济　冲破我的法不灵
斋丶戒洁净将坛设　那才方能把功成　不许闲来人等看
求雨好救申黎民　若是不听我的话　贫道就
不管回我古洞门
通丶灵天一派谎言申军民齐说有元神仙老爷说的有礼单言
正像万步听见灵通之言就信以为实眼望傻子说道原来先
雨是有不洁净之人冲了雨坛大概也是有的只见傻子跨大

哎那里是有不洁净之人冲了雨坛这灵通天他求不下雨来遮羞而
以再者贵人不知这灵通天并非正觉修道之士他是为妖出
现迷坑害人民不少今有左辅右弼星要拿他与民来除害但
左辅星虽有心为国为民除妖去邪之心只是拿他不倒能勾
傻仙卩　眼望皇卩腿代哎　口尊贵人在上听
左辅星　安心要拿那妖道　为国除害免坑民
但我观瞧不能勾　可惜枉费这片心　难以捨拿是小事
倘若是　被他走脱了不成　要想拿他空费力

隐踪藏形恋我县　今趁这　妖道正在法坛上
将计就计把事行　大料他　心中一定想不到
有人暗算不留神　我等我　今日作一件功德事
勇恶除奸救生灵　一来那　军民百姓免遭害
二来为　帮助左辅把功成　也不枉
贵人不辞劳而苦　出京私访这一番　傻子说道这句话
万步皇爷直动心　龙附暗丶沉闷想　纳罕称奇不绝声
细看傻子这光景　到剃知道一般仝　说出了

我朕乃是当今主　天子假扮晴私巡　但想他
痴〃傻了这般樣　高低是　神仙对手看不能
万一有傷他身体　可嘆劳而反无功　正德爷
思想多会聞言道　眼望傻子叫那人　依你方才所言語
今这老道豈易容　若要是　比並輸赢分上下
手无寸鉄怎相征　傻子聞听哈〃笑　貴人只管放寬心
量他能有多大本領　並非講口把大話云　今日与他闹一闹
看〃誰输那个赢　說有話　精身迈步往前走

奔法台　吴神通　要把妖老道擒

傻子听見皇爷說与老道比並輸赢手無寸鉄兵器如何是好他的对手慢說是还想捉住只怕不能取胜傻子哈〃大笑說我今日与他闹一闹去家人要兵器何用說罢回身迈步竟奔法台前來一声大叫吴通天你今求雨借賜恶人怎奈邪不能侵正求不下雨来不說自己无能所奉乃旁门邪道並非正教只仗妖術心怀不善礼当改悔前非各去修煉方是元何反頼不潔淨之人冲了你的雨招一派遮羞之言反頼人冲犯我着求雨不動只管人〃观着那怕他是妇女每观睛也无妨碍单言吴通天求不下雨来正在恶

也只得遵說根不潔淨之人冲了雨法不果被这一个乞丐討飯的穷人全法台前一夕話說的个吴通天面上一時难过大骂何处来的叫花子扰敢冲撞你神仙老爷傻子哈〃大笑說你是神仙老爷令人可笑我從未見修行和尚道士白日討為擅抗害人家的女子百般害民傷天害礼王法全无你还自称神仙二字吴通天听見这穷人言語不由的心中大怒

吴通天　听罢傻子一夕話　不由得
怒髮冲冠動無名　你是何处叫花子　扰敢冲撞老師尊
满口胡說混言讒　那里来的这个野人　大闹雨坛該何罪

料你这　无名无姓敢横行　神仙老爷若一恼
唯叫你　目下立刻丧殘生　傻子聞听哈〃笑
叫声妖道你听云　骂我野人我不恼　把我說
為真骂我是实情　我本是　山野之人原不假
无惧无管任縱横　自在逍遥多快樂　逐風漂蕩走西東
妖道你才是胡講　信口胡說不晓聞　你說我
又无名来又无姓　元来你在梦中存　天下无人不知晓
李二傻子是我名　你說叫我立刻死　傾生丧命只怕不能

依我劝　你是个老道无名姓　竟是四罢氣来尋
若听我的金石話　改恶向善是正經　搬運来的那妻子
名娱爱她十六春　快〃送回他家去　我傻子
留条活路救你生　改邪归正作好事　以贖前过宽罪名
你今不听我的話　強要事搬騁運能　只怕你
不能使我將命喪　反倒殘生活不成

单言吴通天本諒着傻子不过是个穷人那里瞧得起呢心中暗想說这有了我今日何不就拿这呆子出氣作一个榜樣叫此处的单

民知道、、我的本武以后好尊敬于我想罢就在法台上大声喊叫
呀尔等闲亲人等听真贫道今、日、拿、这妖人害三傻子与万民除
害闲闲、、尔等都保远些我用掌心雷将他打死
众军民　听见神仙一句话　个个后退闪身形
亮出台前中一路　众人都在两傍分　不敢高声闲谈论
一个、　悄语低言弟兄　这一个
叫声老弟听我讲　那一个　回答老哥只管云
这个说　只因春天不下雨　黎民着忙担心京

那个说　幸遇神仙老爷到　住在东门马宅中
这个说　县主闻听这个信　聘请礼貌甚撰恭
那个说　代领官员手丞等　来向拜求才肯应
这个说　想然搭台非容易　花费都是众人民
那个说　上台求雨刚有信　偏遇山人到来临
这个说　神仙说是冲破法　不能求降雨甘淋
那个说　感则就是这马许　前来打搅戏乱人
这个说　傻子不知从何至　冲撞神仙了不成

那个说　看起那人真个傻　不然焉敢乱胡云
这个说　大概他是要作死　倘生病命难怨人
那个说　咱们坐山瞧虎闹　别管推输那个芒
众人正然闲谈论　只听得　神仙高声喊的明
众人正自读、以、的纷、议论只听得灵通天在法台上一
声大叫呀那穷人你神仙老爷有几句良劝你今日求雨安然被
你冲破到也不计较于你若知好歹快、的出着者赶早沿街叫
化贫道宽是闻一条生路饶你不死倘若痴迷不悟再要在凡

搅混管叫你眼下顷生用掌心雷打死后悔迟了妖道言词未尽
只听傻子哈、大笑又说道你说你会五雷法呀你会五雷我傻子就
该会十雷不信你就试、灵通天闻听不由的心中大怒一声喊叫说呀
你老爷明人不作暗事善功不听也难怪于于我乘言正德爷面保驾
的大臣站在人群之内听的明白　站在人群身背后　众大臣
武宗爷
保驾左右紧随跟　眼瞧傻子非台下　他乃老道丹分争
话不投机神仙恼　动怒喊叫不絶声　他说道

众人闲闻怀躲远　好谋哉　掌心雷打这贫人
又见那　军民着罢心害怕　都往两边左右分
大臣闻听也害怕　仍为抱驾了不成　慌忙保护当今主
挤挤万岁一傍存　正当中　先剩傻子一个人
台前独剩立身形　百姓军等着慌闹　神仙爷
怎么雷打那穷人　一齐瞭目两神着　则见他
老道宝剑手不擎　但见他　一指、腾指伸左手
吩咐、　雷声响亮振天亭　众人闻听说不好

傻子合该丧残生　个、啼的浑身战　不敢明言腑内云
这是他　自作自受在该死　谁怪他
冲撞神仙罪难容
众军民听见掌心雷声响亮嘀的一个、浑身乱战那里还敢
睁眼都把两眼闭上只听的咧啦、、、、一连就是几个雷
齐都在肚内暗想说罢了、、可打死那个人了不但黎民百
姓害怕就是正得万岁黄察院中保驾大臣见不心京害怕
就是正得不岁黄察院中保驾大臣见不心京害怕揣嗟傻

子又只打掠这一阵雷把傻子打死不提乎人暗怕草言正德了
見那人起初瞎氣走至法台前要拿老道要來与神仙比並輸
芭勝敗过不与灵通天說了几句話雨掉前雷响天子就哎呀
这丁老道勝手有雷相想他的法力可就不小
武宗了 听見雷响心一動 不由為他就怕京
不好明言肭内語 朕轉多呼三兩番 只因為
我朕風在京都外 廣出榜帖招道人 假扮私行离内院
（有我朕主了京）羊尤芸门 寡人不知那方走 多秀了

（近御邪通二內目）暗調兵丁拘此人 蘇进陳敬他们俩 引路保駕朕私行
打死那人（前门外）了不成 拿了恶棍刘太岁 除恶安良尚界若
那（長真）傻子（好） 遇見保標人一伙 有見女子起邪心
（兄妹動手左打伏）死人可以把功成 就是将筆送衙门 此案完结駕未定
柴計秋 告香女子影无踪 寡人降旨派起標
他等人 委派青宪男私行 我朕路过贵全印
封為容院吮不輕 难為他 訪出題目施巧計
假書套得真口供 心想着 起此老道求雨

暗調兵丁拘此人 那知这羔法力大 掌心雷
打死那人了不成 朕看傻子有來歷 机謀况藏認出寡人
那傻子 他若难敵那老道 大略为
死人可以把功成 正德了 一边思想一边着
瞄見了 傻子台前才動身 又听他
哈〻大咲叫妖道 你这法兄不能灵 有什么
妖術邪法只管使 施展〻〻我看明 老道听見这句話
无名火起扛天紅 那旁人 打掠雷下必丧命

竟敢胡說要逃躲 想要逃生不能句 我叫你
轉世投胎在凡生 說着話 手中宝劍只一劈
赤晴〻 騰空而起竟奔傻子他的頂门

灵通天見掌心雷連序數次竟无把丁旁人打死反到哈〻大咲
叫他有什么法術只管施展〻〻我看〻〻你說這妖道那里还
受的咧氣的三尸神暴跳五陵豪氣充空吱哟好一丁撒野的
旁人你打掠雷下不不能傾生竟敢大胆逞強那知你神仙老下神通
廣大法力及多辞你有何本領如今想要活命脫逃也不能句
看我的宝貝取你說着話只見他把手中宝劍往空中一扔赤的〻
騰空而起竟奔傻子的頂门落將下來（平公）方才一陣雷响㩳的
那些晴热闹的平皃民一丁〻陣身乱戰那里还敢晴咧都把兩眼

闭上起初傻子前來捲模元本人〻可恨怎么說呢花費若干錢粮
糕作動有都是百人攢湊压衆人指地為生得了好年程多打点
子粗食好春瞧老天的家口好容易写耕種鋤的耩上一季子夏粮
春天〻〻丁雨点也不下不完了花費多少的事才請了这位神仙来求
雨被那旁人这一闹雨也求不下来叫平人怎么不嘀（咕）急話免如此常
言說圣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别說是丁人眼睛看叫他死就是
猫狗生灵之類尚且不忍平人見这一陣雷响一定把那丁傻子打丁
骨化灰塵魂飛魄散救此人〻反到讚嘆不息此乃是闹富不来

單說那此众人听見雷声不响又听二人說話一齐把二目睁開
申單氏　听見二人又講話　才知傻子未喪生
又听雷声也不响　二目睁開看分明　猛睛見
老道宝劍騰空起　竟奔傻子他頂门　唰的一声往下落
那傻子　呈光兵器毋手空　則見他
不慌不忙手擡起　他把他　賊门拍的响連声
申人不解其中故　人〻納悶在心中　且說那
清信察院黄金印　本意要把惡人擒　拏住妖道受刑害

追向女子何处存　招出实情好定罪　西氏元案結事情
这如今　見他騰云念福旁　法力无边廣神通
不由心中太為常　付内京慌暗沉音　傻子他說帮助我
捉拿老道把功成　我觀瞧這光景　只怕有輸难保盈
春敗到还是小可　倘若是　妖道脫逃了不成
察院正然心中想　猛然抬頭吃一京　灵通天
祭起宝劍耗刚刃　要伤穷人命残生　氣的黄门神眉立
麻臉含嗔稱目睁　急的大叫一声喊　傻子忙跑莫消停

少若迟遲有利刃　只怕你　善見問易起凶冥
清信黄察院見灵通天祭起宝劍要伤傻子的性命又氣又恼
一声大叫傻子不好了快跑〻〻那老道祭宝劍要来傷你呢那知
傻子全然不理乎公灵通天炼就此劍善能飛騰斬人杀害
生灵只為頃要那口劍唰的一声落將下來此劍若是凡人难作
見頭之鬼傻子他乃真仙修炼多年道行不浅但見他手拍他的
頂门天门大開冲出股白氣别人觀看不見真冲的那劍在空乱
轉下不来傻子用手一点把那口劍点回灵通天一見晴說不好

那傻仙　用手点回那口劍　直奔妖道頂上行
神仙暗〻說不好　忙念咒　收回保劍手中擎
暗〻說　我到將不起這傻子　竟有这樣法術精
又念避雷能退劍　怪不的　大話滔天信口云
我賀道　煉就這把天罡劍　善能飛斬不托空
那知他竟全躲过　真正希奇怪事情　我今不能傷他命
心中怒氣怎消平　思想多会說有了　另取那
刷的宝貝要他生　一边想為不伐慢　連忙的

放下宝劍把手伸　錦囊内取扎掌上　是西卦
小〻金頁好元劳　一共是　三百六十五个和
按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全　灵通天
劍訣指定在手中　口念真言咒語灵　說急道快說声起
真奇怪　尤如那　一条金龍向空騰
不言灵通天祭起一排金頁指望要把傻子捦住且說那此〻睛看
的申單氏見神仙的掌心雷竟无打着那个穷人宝劍又不能伤他
性命俱喊呐詐妖好〻啊到不知這个傻子他竟有這些〻鬼画符敢

的神仙傻闹正然說為此見那神仙老个在台上跺着跺了个子
楞打衣服底下把手一伸取出也不知是什么東西在手中扎着又見
嘴里咕噥他猜着必是念咒呢不大的工夫听見神仙說起申人拾
頭观看只見一道光華内〻就如一条金龍一般竟奔傻子而来
申單氏　正然奉目注看　猛見那
一道光華遮眼睛　金龍一条長空起　又奔傻子那窮人
但見那　傻子抬頭哈〻咲　往上观看不竟听
大叫妖道听我講　西神仔細你是听　收說罢

你若合的我金令　何必再　夫子门前賣孝經
这戒法　只好去把愚人哄　嚇呼别人豈你能
再我跟前不能句　趁早收起是正經　不信叫你看一看
袍袖展開往上伸　只听咧的一声响　那金頁
落在傻子袖口中　灵通天　一見不由心好恼
氣的他　胡須乱乍眼元睁　羞恼成怒一声喊
那旁人　胆大无知少理能　拐骗賊盗仙家宝
豈不怕　賍污你的罪更深　趁早还我黄金頁

万事俱休无話云　我貧道　出家之人行方便
廣發慈悲善念心　叫你去　改过前非不見怪
饒你的　一条性命去逃生　倘若痴迷不醒悟
难恕我　貧道缺德損陰功　你怎知
变化多端无穷妙　另有那　法術治你活不成
灵通天口〻声〻只叫傻子快进他的宝貝黄金頁而罢干戈
饒他一条穷命但見傻子甚不礼他〻只是哈〻大咲皇上正德
万岁見灵通天頭一次用掌心雷不見灵在二次又祭宝劍只見傻
子怕了怕頂门不但不能落下用手一指把那口宝劍点回反
奔了老道而去平公常言讀書識戲話真如此大概还要道礼此乃
一部古書令人李作愚人听过做道中的朋友開演明傳就有人
說正德万岁看見傻子把頂门一拍一道白氣把那口宝劍冲回
皇上虽是人王帝主百灵相助那不过批礼　詳情要說看見着
見頂上一股白氣那就非礼且說正德万岁今又見傻子收了
灵通天一道金頁不免的龙心大悦
戒宗卩　看見收了妖道宝　就知他

神通與妖道何深　怪不的　他說前来要帮助
左帅星宿好成功　倚拿老道元氏桑　才能句
女子心家見双桑　打量他　信口胡言說瘋話
看起来　大盖無假話云　依朕看
老道不是他对手　忽有那　本勢施展也不灵
他今使来他今破　犹如那　棋逢对手賭輸赢
先一有的必然勝　后有往費心一番　慶只慶
天意合該功成就　傻子枉（押往）費这恶人　正德皇上心欢喜

暗有沉音不必云　則見那　妖道台上要金頁
台下面　傻子不礼半毫分　只是大咲不言語
把一丁　妖道氣的喊連声　說道是
穷人你好无道礼　其情可恼太欺人　收去了
我的法宝合你要　給与不給快〻云　你若不还我金頁
想要饒你万不能　冲撞神仙非小可　犯下了
弥天大罪不非輕　站稳身形莫别動　其有我
立刻要　拘請五雷碎你的頂门

游龍傳廿

且不言身上的灵通天氣的喉喊怪叫要拘請五雷[illegible]下
傻子聞听半晌開言說道你不用喊叫俗言丈夫何[illegible]声
我才說过吓你有什麼妖術邪法只管施展〻〻若死於龍手段焉敢下
海我傻子要死亦不武兜也就不來惹你我也不用你吾恐我也不
用你方便你才說吓我把黄金頁丕你〻便饒了我你可不知道你
造孽太重傻子我今日可不饒了你想要你的金頁那可不能你有
什麼法力使來可試〻我傻子的傻閙如何傻子的这一夕話把了
神仙灵通天氣了个暴跳如雷大叫罢了〻我到要慈悲你一条

旁人偷你反道无知也难救于你也就难怪于我吾家人无于慈悲
忍負道已言过明人不作暗事今日我明〻告訴于你知道还
我金頁便罢不然我就拘請五雷將你殛死傻子聞听哈〻大笑說
那怕你拘請十雷你要想此頁你那是白說了你既要雷殛我〻躲一
躲不為傻子說我就站在此处看你怎樣殛我
傻仙〻　末曾說話先大哭　哭罢多時〻南声
大叫桑毛不少論　咋傾散言忌莫云　萬般結說要忌哄
嘮〻叨〻懶怠听　你說是　拘請五雷碎我頂

迭是我

迭是我
慈悲二字不領情
站在此处身不動
灵通天
大叫傻子少狂話
破我法術連三次
根你休的淺共深
死后那才有莫名

罪而者行难恕人
我到慮意早外死
等雷打
聞听此言越發惱
休将大話信口噴
以為得意就運解
只要你
灵通天

亞不是你缺慈善
免在人間現眼睛
躲一躲免枉為人
死君丈起燈〻
你打量
今朝到衣試〻你
站穩身形若不動
說話之間不代慢

摘去那　道冠衣在桌上存　披髮右手执石剑
叩齒三通誦灵文　踏罡步斗又叩拜　又見他
一道灵符灯火焚　随后又燒符一道　催雷速降到来临
中公這灵通天修煉多年参星拜斗苦熬多月本来用过功夫
方才煉成但只件可惜错悞了傍门並未得天罡正法又被声色
所迷伏有些邪術好色貪淫怎能修煉得起這叫作火烧屠
毛且在眼前見不是傻子的对手一些构請五雷要把傻子擊死
好利害到那是他家的妖法只听空中雷响神仙灵通天連叱将门

神出壳外到空中站住只听中圣开言說法官今令吾神那边使用
灵通天說无事不敢惊動吾住上圣只因此处良卿县代荒旱善男
善請贤道前来設坛求借細雨我賢道動了慈悲真念意欲廣結
善緣以救此方的黎民百姓幸多生灵見遭涂炭之灾今有无名
妖人李二傻子坛前搅扰罪該当死借中圣施神威用雷擊死不得
有悞只听中圣一齐口說領法旨說書我且问你头里你桃人家說正
使万步也有就着見傻子顶上一道白氣神空化想来人家是凡人你
說書的必是神仙不然怎么你又听見空中神圣說話呢中住明公

挑的有礼愚下也听不見也看不見就是中军民以至五鹿万岁重大日
黄貴院也看不見也听不見說話不过所見雷响再者道教講的是打
坐煉運五氣朝元天门坐破就能出現陽神看的見世界景相圣人
云鬼神之道其盛矣乎今言敬鬼神而远之明公祥礼空中若无神圣
那有昼夜阴阳神圣却有并妖非仙不能看見拙比說住了病人将死
满口里胡說了了來咧奶奶來咧這就是見了鬼說書演戲无非
是醒人耳目总要在规矩之内在下說老道阳神出壳空中有神圣
說話不过是拙礼詳情你要說中人所見看的見那就非礼闲言

又叙单表中圣一架云頭直往下看
且說那　中神爷應領旨法　脚架祥云站碧空
圣日斋往圣凡看　法台前　公然站着一个人
身穿未服者破爛　满面灰苦甚贤劳　今因那
拘請雷部中神圣　法青相占頭謹尊　皆因他
槓攪雨坛罪大中　叫命擊死显威灵　中圣一齐不怠慢
立刻要　施展法力除害人　中神圣
慧眼观瞧师一那　但只見　穿的是位得道真

才仙之体非凡品　顶上边　白氣直冲九霄雲
冲的那　中住神圣站不穩　又有那
紫霧紅云护住身　那里还敢往下落　到他眼前却不能
列住明公這股白氣乃是傻子元神未曾残漏煉成舍利元光
可能保護身体中雷神不能下落只得回来見灵通天說乞法
官所知那李二元来他阴功德行甚大又有寿成白氣冲空冲的
吾神等不能下降似此功德无量了了之体五雷焉敢擊他灵通天一
闻中圣之言心下吃惊說料他一个傻子有什么功德竟連雷也不能

惠他似此看来我竟难以拾他不死如此：：便了灵通天想罢連
忙念這神咒語中圣歸位不表单言傻子本是修煉真仙能知过
去未来之事一動一靜难以瞞哄于他見妖道初請五雷也不过害恩
私不能成功羞愧难当倘若叫他逃脱只怕再要拿他那就太费了周折
有些不好
傻仙下　不好明言心内語　心中展轉何沉吟
暗暗說　妖道這番功不就　只怕他
羞愧难当中军民　一定有些难存站　倘若走脫了不成

畧他不出我的手　未免有費旦高心　不如將計就机作
擎住他　就算完結這事情　常言說的話不假
未搶你　先去牙爪果是真　禹日兆
所仗勢利欺良善　无非是　伏為妖道在其中
我保唷　搽業取物殺索摸　掌上观文王易容
我为女子完公案　才知我　傻子並无虛謊言
放他走脫是难办　再者有　渾出不分怎為平
按下傻子心内想　且言瞒着軍軍民　大家西神法台生

平等神仙請雷神　只見他　灯火焚化符三道
果不然　空中雷响不絕声　若不見
神聖威旁怎左罷　明傳勇斷要分清　却没有
雨丁閃翅生肋下　雷吉背在身上行　手内拿鎚与鑽子
夫嘴猫腮惡行容　听不見　妖道他与神說話
只恐多公把礼平　不过是　睛見神仙手執劍
站在台上怒楞怔　但只是　一塊烏云如墨染
霎時散去影无踪　閒言少敘归正傳　单表那

傻子旁人明一明　想罢多時不怠慢　施法力
要請那　手神圣　搶拿那
京妖作性的老道人

話說知县蔡永年見傻仙不服鎖拿但見他傻笑口中說道你們
要求雨的神仙也望我要如若求一場甘霖雨也望我要就只見
你不过七品的知县焉能拿的起我呢蔡知县聞听心中不
悦才要分付手下只管鎖起他来忽听傻子說道大略你們這
些人全不省悟也罢如今你們既然不信我我先罢那求雨的神
仙叫他下来你們看〻方能信服說罢但見傻子望着半虛空
中控背着身口中念〻就將手望上一摆元来大傻仙卩退神归位
王灵官只得將一个妖道摔將下来扔在塵埃又听傻子說你們軍

人若〻且說那些軍民还有傻子胡鬧信口胡說連那些保駕
的大旦尽都不信这内中惟有正德万岁龙心希的出来傻子是
個高人暗運察院黃金印說你們不可輕視了傻子料他有些来歷
那能拎的住妖怪呢大旦还未及答話忽听軍百姓一齐乱嚷說神
仙老爷下来了蔡永年聞听連忙上前指望迎接　但見灵通天下来
可是下来了可不能站起身来扒服在地
蔡知县　眼睛神仙扒在地　想要起来万不能

脖項素珠来押住　睛眼看　淌在地下难動身
知县一个焉千岂　还有那着軍民　一丁〻
平日全观斋若見　一掛素珠代項中　彼此大家胡猜論
神仙老爷来度誠　必是空中云端起　因為求雨苦念経
想必是　打坐参禪工夫大　頭暈眼花吊在塵
蔡知县永年往上走　実指望　用手搀起好平身
口說旁人冲状你　夫子竟直望恕容　下肯来
代全衙役特陪罪　貴手高抬恕迷人　知县一人搞鬼話

不見神仙他動身 如具思想說是了 想是素珠合量沉
押住他 不能動轉背住氣 須得郡住方可行
根填眼望馬千總 說道是 你我動手莫消停
將他素珠扯摘下 好請神仙署貝手 馬千總
一人知男斎動手 想要拏起万不能 大叔此物千斤重
一人〻 斎都吶罕心下沉
且說 正德皇卩武宗万歲眼睛有灵通天从空中吊下来脖項
中代芳素珠你摘不下来尤心不明白面有傻子問道是什麽

元故傻子說不瞞大貴人說这怪物 不号我傻子的这挂素珠
你如何將的住他不能要使妖道逃走那時清浑不分除了我傻
子自己明白不但这些平官員軍民百姓人等所被妖物灵通天
哄騙說他是大神仙但是貴人也不信不肯信他是作怪妖物前
來坑害那些軍民百姓但便丧去的女子要想救轉出來只怕有
些難処世界中人心最反伏眼不見不實耳不听不真信口傷
德大有不便
傻仙卩 說到此処哈〻哭 眼望皇卩尊貴人

世界人心非不難 奈因是 真〻假〻分不清
慢說平人不信我 只怕貴人有疑心 只說我
疯〻顛〻来傻閙 冲状神仙果是真 我若不把他拴住
走了女子事难明 左輔星宦空費力 要使官兵事不成
如若是 放走妖道不要紧 难猜定娘把恨伸
不能无案事怎了 到只怕 听信了匪言認作真
总是尊貴人福氣大 不圖年苦暗出京 情官二字親不清
内且調奏不辞苦 為国為民是真心 又过察院多中正

假扮私行訪民情 因此用心拏妖道 成全他的美声名
正德卩 一聞傻仙这些話 龙付大悦面生春
代咲向道这妖物 摄騙那 女子想畢是此人
不知他是什麽物 成妖作怪甚精灵 变化了
人形前来將人咲 何不叫他現无形 傻子聞听哈〻哭
說道是 叫他現形狠易容
正德万歲說道他既不是神仙你說他是妖物但不知他是个什
麽東西成精作乱何不叫他現出无形使平人看〻方信他是真

正妖物以解平人的疑心也就洗出你的清白之名 傻子聞听
代咲說道貴人既要看〻此物这有何难叫他現出无形方信誰
真誰假且說那些晴看的軍民百姓听見傻子辞神仙灵通天
是了妖物前来坑害百姓求雨哄騙愚人既然下雨也不是正
経的雨不能滲地这如今傻子要叫神仙現出无形来由不得人〻
京師又要看〻真形大家一齐往上擁將仔細覌看
平軍民 一聞傻子那些話 要叫神仙現无形
人〻往上擁又擠 看一看 灵通天是什麽精

人〻兩傍观動静 且說知男在当中 一周肖
千总未把神仙救 要把素珠摘下身 正在為难有怎処
又見傻子对平云 他說神仙是怪物 王到叫他現无形
榮知男 不由心中氣又惱 暗〻說傻子了不成
明〻神仙灵在他 两支眼 直勾〻的照着人
满嘴胡說是妖物 分明用話哄平人 榮承年
正有胡疑不番信 忽見傻子叫男尊 那挂素珠你难取
與妖主凡不非輕 别說你们文共武 总有千軍也不能

戒晴你　捌里捌塑心不亮　步為真人眼不事
劝你且在一傍站　我好叫　神仙立刻現元形
也叫你等心安淨　水落石出方信真　蔡永年
閃听也旧往后退　千總一傍看的真　但見傻子不似慢
一伸手　要把妖物頭頂乎
且說忠良黃金印方才听見傻仙言道去女兒之事尽被他
說着人听見他說神仙灵通天是丁妖物由不得心中暗喜眼望
為正德万岁晴了奏道口說我主方才这丁傻子說的言詞內阢執

風若得女兒愛姐大報冤你再把高月丸拿住正陛閃刀方趣
心意正德万岁点頭說道且看〻傻子他要叫灵通天現出元
形你我晴〻到底是丁什麼東西这等作耗然後在設黃杏院
領旨一同衆文武留神观看不表且說蔡永年上前傻子那些
話还是不肯听信口說窮人休得無礼你把神仙老了冲状你
的罪孽不小
蔡永年　有眼不識真人相　他把傻仙当窮人
傻子聞听冷〻笑　叫一声　如果你好心不明

至此难安真合假　你拿妖物当神仙　他如今
現在你的地面上　與妖作怪害黎民　你不除治反怪我
犯下弥天罪孽深　眼下许多百姓女　被他所害在其尤
你如今　一概不知將他敬　指望求下雨甘霖
負達早知不能勾　他不是　修真養性善良人
元是妖邪一怪物　法術高强動正神　我看你
一同千總心恩疑　不知其中真與美　要將妖珠取將下
大器劳而不成功　那里曉得半中妖　並無虛言却是真

劝你等　暂且內〻等我去　傻子上前且了能
叫他必要元形显　看一看　方知誰假那丁真
兩边軍民为百姓　人〻往上擠又擁　單要晴
傻仙正的神仙鬧　要叫立刻現元形　大家齊白西神看
晴〻希奇罕事情　不說衆人往里湊　且說傻仙怎清停
連忙的　手內掐訣口念咒　咕〻噥〻听不真
召定灵通天臉上　噴一口　仙氣立刻显神通
正德万岁合文武　还有千總知县全　並黎民

大家爭睛西神看　果然神仙現真形　渾身立刻火光起
喊一声　從他上現出一物好不怕人

傻仙了这一口氣不知哭要現了神仙的真形立刻火光一起但見
他通魁道把樣擺一緊見有元來是一丁吡牙咧嘴的大馬猴尚
在地下令人害怕且說正德万岁一見如此老心大悅口說若不
是傻仙前來有誰拿的住妖度这件功勞不小座院黃老了晴〻
口呼万岁果然不錯若不是这道人拎住那丁是妖猴的对手我
等微臣看〻怎求取下那桂素珠來好將妖精鎮押監禁再等
等住高月死奏明我主請旨一併辦交迎撫鄭拴以完日之心事
皇爷准奏且說傻子上前召定妖精頭頂拍了一掌这才伸手輕〻將那

素珠不敢將下來 名已別本還原是小〻一挂素珠兒枕在自己脖頸之上
傻子兩那一巴掌拍頂 妖猴不能变化 逃走叫人拘他 直起來一扭項眼
望黄老爷說道 我傻子所為星官成功 好就你的千女而來不言傻
子向黄金印說話 那些軍民百姓一見傻子把灵通天現出是个馬
猴精人〻吶罕 都說事〻〻 且說蔡知县也已看見
蔡永年 眼睛神仙元形現 修煉多年馬猴精
連〻誇獎傻子好 果然的 奧妙神通有奇能

若不早把来拿住 本县焉雖心下明 我就把
妖猴当作神仙認 誰想他是作怪精 既然他能善变化
法力不小令人察 這个傻子有來歷 拘神遣將顯本精
不用說 定是高人非邪派 想是神仙降凡塵
穿的破綢尤剛可 吼手了 痴〻顛〻這般形
令人难猜又难解 不相神仙降凡塵 他既把
妖猴拿住不能放 也得發落才穩成 想罢才要叫人綁
忽見來了一先生 上前拉住蔡知县 別動妖猴听我言

跟我来 有句要紧話言講 不可在此怕走風
拉至避處無人地 忽听得 那位先生叫县尊
大署貴县不識認 有宗東西你看真 你也明
知道本院名合姓 不知声張要你明 言罢回手取一物
打開時 仔細一看嚇冒魂
但見那位相面先生從怀內取出一個黄綾聖旨 由不得嚇了
一跳 連忙非過跪倒 這才仔細觀看 上寫有奉天承運皇帝詔
曰 只因朕私行巡訪 查拿那些貪官污吏 土豪惡棍 地棍強梁

忠孝美良 義夫節婦 孝子賢孫 今訪得良鄉县十三里村中沈
人朱計秋半夜不見京女嫂姒之事 查訪金無影向路過清苑
县知县黄金印善能私訪 不辭辛苦 為国為民 今朕加恩越級
升為都察院副都御史 內管兵備道事務 一以至王公大臣朝郎
付凡京国男不法者 許你随处办理 任又調遣 便意行事如
有疑难一切案件 一全迴換郭謹亦理 欽此欽遵
蔡知县 跪在塵埃聽聖旨 上面言詞寫的清
看罢不由真魂冒 由不得 心下为忙走出人

难怪張嘴称本院 我当他是一先生 口氣大
敢則他是都察院 奉旨前來訪事情 想罢叩首忙跪起
迎接御旨罪挨塵 三跪九叩尊万歲 幸喜此処無人
叩頭畢 連忙站起開言道 眼望眼良尊大人
卑職地面出怪事 全手了 忠心赤胆日如神
查出卑職該万死 只求寬恩恕罪 察院下
分付趕去听我講 告訴你知道休怕京 前边那群当兵者
內中都有王当今 要你留神休忙乱 聖駕出京暗巡訪

這道旨 預先早已傳下過 不許官員罷接迎
洩漏机関多不便 怕的是 走漏風声了不成
你到不必去恭駕 只管暗保也正通 先把那
妖猴令人肯捉起 倘有疏失罪不輕 还得叫人親動手
那猴精 因貞川他不留情
黄察院說 貴县你叫人將妖猴琵琶骨川了 監禁不可叫他逃
走 再將該好上跟随妖道的那个童兒拿住收監 你等拿住焉如
飛对詞閑叙 知县答应 立刻將黄老爷分付的言詞 行事又說百十

忠馬廷棟知道不表 且說察院面知其說明來歷回至皇卩身旁
奏明要去拎拏馬日飛又怕惡賊受過妖猴邪術傳授恐他要施展〻
那些妖術邪法只恐走脫再想拏他豈不費事望求道長仙師指教一条明
路我好前去拎拏惡賊救我女子脫去賊宅好見民衆不知道仙長的又下如
何

黃金印 眼望傻仙腿伏哭 口把仙長尊二声〻
口把仙長尊二声 好去女子了不成 不能拏他難元案

画虎不成反類犬 枉費精神又化水 清唱言詞还未尽
傻仙口内叫星君 不必投疑担京怕 只管開怀且放心
皆因你 多讀廣覧多直敢 自有神仙保救身
常言一正百邪退 為有了 赤胆忠良恨匪民
馬日飛恐有他眼法 妖術邪法不能欺 我傻子
有宗東西送與你 與妖無窮宝貴珍 佩在身边只管去
临其保管把功成 言罢回手取比物 拏在手内唉英〻
黃金印 举目看神观仔細 並非直令宝貴珍

元來都是一塊紙 上面有 硃砂大字赤通紅
傻仙說道拏了去 平等親自是本人 对有他
只管用火把焚化 不用費事把他拎 拿住惡棍救女子
好送他 早〻回家骨肉逢
忠而言 察院黃金印上前接过靈符紧〻收起事情緊急忙叫
千總馬廷棟挑選手下兵丁人馬又叫知县蔡永年將手下善
能叫差的馬快捕役挑選了几十名文武齐庄千總馬廷棟听
見知县告訴他說这位算命的先生也是万步私行在外封

受的都察院兼管都御史之職他元是清苑县新升不敢代慢
忙〻前去將手下所管的馬步兵丁挑選了五十名強壯的好汗伺
候黃老卩調用二位官員兩然齐備前來稟明察院卩忠良黃
須也旧分付跟隨我前去拎拏惡棍言罢令人將馬拉將过来
察院卩 任蹬扳安上了馬 还有千总两县尊
為下官吏不代慢 一人〻 也有乘騎步下行
兵丁衙役齐攏護 刀枪棍棒手中拏 清官卩
馬上分付衆人等 仔細兩神要听真 此去拎拏賊惡棍

奉旨之事休当嬉 此人有些多万惡 所伏妖魔傳受精
馬日飛 他伏妖術共邪法 非比尋常別者人
須得大家要您勇 到那里 为意留神要小心
拏住惡棍元民案 兵丁衙役有賞银 一扭項
眼望千总馬廷棟 要你留意仔細听 預先將兵要一半
早〻派他把守后门 休放一人私逃走 只管拎拏别放松
余者的 全從前门打進去 闯进賊宅作惡人
但有人攔只管打 打倒時 立刻將他上綁縄

若遇惡棍休伤命 留他活口奏当今 立刻將他上綁縄
人〻您勇闯進去 放走賊人罰典刑 要你們
分付牙役两兵丁 人〻闻听齐答应 千总知县齐答应
說話间 登時来至馬宅内 大人分付敢不尊
前门但見紧闭 黄察院 千总撥兵守后门
不闻只管用力撞 闯进賊宅細搜 分付兵丁快叫门
軍兵衙役人呐喊 京動賊宅衆家丁 人〻 只听得
早〻去 报与馬日飛代領多人要把仗迎 立刻不代慢

此書殘斷接說羞如其馬千惡率領兵丁牙役兩上并下擁護
著察院清官卜來至賊宅大门以外一齊下馬千惡馬廷棟分
付頭目搭兵二十名堵住后门牢丶把守不叫声張如有越墙逃
走者只管用撓勾搭倒上鎖賊手兵丁答應不來且說千惡与
知县我領二十名老兵二十名牙役捕快堵住前门一排桌住察
院卜偷丁暗賊人的大门來丶闹闹分付兵丁街役只管叫门
且看他闹开不闹賊平人答應一齊上前大声喊叫快些闹门來
平公賊宅如何將门老早闹的這等嚴緊皆因馬日飛自從得

丁察院老卜一封李寫灵通天的假回書只因他得愛姐到宅忘
未得手心中急急誰知這封假書上寫为灵通天的名字叫他
耐善求雨完必回家內有妖術奇能叫愛姐百依百隨甘心依
從因此上這个賊在內書房中只盼神仙早丶求雨完結回
家才好偏有个家人回來旧把神仙老卜這見了一个傻子現
出元形的話說了一遍
馬日飛　听見家丁那些話　不由着忙吃一驚
因此胆虛心害怕　老牙的　緊丶闹闹大街门

又把家丁平白戶　派去把守別動身　如若是
有人前來惊门叫　千万不可扛開门　那些家丁平白户
人丶豪橫仗主人　平素街上欺黎庶　无人敢惹縱性為
這如今　听見家主親分付　人丶前來守大门
但听果然有人叫　一个丶　全然前來氣紛丶
且說察院黃金印　眼睛叫门步人在　心有氣
代怒含嗔開言道　豈有此礼可惱人　扭項觀看大门下
左右人覓靠墻根　路旁豈有百斤重　堪可中間這座门

黃老卜　分付左右平街役　只管用槓冲大门
兵丁牙役齊動手　上前來　什起大槓下絕情
只听咕咚三两下　立刻冲闹两扇门　忠良卜
一見门闹心大悅　分付大家往里攻　只听一陣人吶喊
一个人丶　闹進惡根廣梁门
加且說馬宅的那些家丁白户毒奴一見外面來的兵丁砸门
冲闹利害由不得心中犯想大略此地无人扛敢前來如此想是那里
來的响馬強寇平人說不如早丶前去通稟老卜才好想罢跑至

馬日飛的根前口尊老卜不好了如今外面有无數的強人前來
要進宅中打劫哨家而來馬日飛聞听連忙將身躲進后面房
中全家丁快丶的去出听丶丶到底是什麼人前來家丁答應往
丶往外飛跑剛至大门前誰知此门冲闹迎頭乃是察知县馬
千惡代領街役兵丁一齊破体里闯又听那些家奴白户一齊大嚷都
說知县千惡你们的胆子不小扛敢闹進门來
馬宅的　豪奴家丁人喊叫　知县千惡丁不咸
扛敢如此將门冲　你们倆　想是作死不要生

平如言詞還未尽　唬的兵丁不敢行　平牙役
人丶后退不能進　皆因平素有惡名　知县千惡也害怕
誰人敢惹這史星　察院一見心好惱　代怒含嗔叫兵丁
那一个　退后不敢將他們頁　立刻先拿他的滿门
此刀奉旨非小可　難道說　尔等還怕可惡人
平兵牙役看此話　人丶立刻長威風　齊上前
立刻爭先論利刃　刀和棍棒下絕情　那些豪奴兇王法
手执棍棒往上攻　各然惡奴勢力大　孤架廝敵也人燻

如何是　官兵牙役他弱对　又有察院助威風
大声喊叫只管真　那个要　不尊王法用刀楞
只管杀死算先罪　还要計功有賞叫　牢兵丁
听見此言全进去　功劳能動世人心　立刻打倒五六丁
不多時　拿住人〻上了鄉繩
牢兵丁衙役一齐動手打倒了五六丁人立刻上枷又有几丁
人見势来的不好直往后跑黄老丫分付留下几丁兵丁把守大门
不許放走一人其餘的只管往里闖迋見旧拿達着旧鄉喊更人

答应蔡知县一全馮千恶代領兵丁硬往里闖内中那名家丁慌〻
張〻报与馮日充說道老丫此来必并非短寇乃是蔡知县合馮千
恶代領兵丁捕快將大门冲开闖進了院中說来貴拿的是咱家
的人馮日充闻听此言不得心中不悦說您彦素蔡示年合馮廷
棟守敢代兵如此难道說咱家那些人不会動手打人你快去
只管叫他们動手恶然打出人命来有你二老丫
那一名　家丁答应往外走　立刻召話傳牢人
一丁〻　各拿了棍棒往外迋
亭無家丁牢旬戶

且說知县馮千恶　率領衙役兩官兵　刚闯到
二门以外才要入　正迋家奴一大群　手执棍棒凶又勇
賣弄兵丁打伏人　在許丫〻齐動手　不过以多便為能
兩下里　只在一齐動了手　蛮悍忠良黄大人
清官一傍声唱令　尔等们　只管您勇把贼拎
拿住一丁加一吊　功劳簿上写花名　常言道
牢賣之下死弱将　人〻您勇往上攻　小撣木棍刀枪数
铁尺全悉收又灵　蹿跳踊躍多饒勇　尽是年輕力壮人

这如今　听見查院那些話　又得钱来又高升
要学家奴血氣勇　好以似　如羊闯虎一般仝
登時打倒人数丁　人〻立刻上鄉繩　有几丁
打倒爬伙难動轉　还有中刃把命坑　登時家奴全打倒
黄察院　分付全都上鄉繩
牢公此番乃是秋录通俗恶是贼断接說虽時是向將往廿多人尽
都上鄉跪在清官的面前查院向道馮日充現在何処快〻言来誰
知人〻不肯說出实話忠良丫立刻叫人用嘴把打的丁〻牙吊嘴

烱鮮血直流忠良丫說道你等再要不說实話我立刻叫人動
刑了幸家丁家奴甸戶闻听嚇的一齐叩頭有声口尊老丫饒
命我原是他家的长工作庄家苦汗活不能入他家房屋不知
二老丫如今現在何处小人难道王法不怕虑真不如通底切查院
闻听料想他的言詞有些不假分付兵丁衙役只管進内搜赱
西楔
且說那　查院催逼牢兵等　且說馮宅恶家丁
急忙跑進書房内　他把那　老丫連忙尊二声

知县千恶代兵等　拿住咱家許多人　明光景
来頃有些真不善　却与往常大不同　打伤倒有好几丁
也有死来也有活　还有几丁伤不重　人〻尽都上鄉繩
我小人　看的有些势不好　将他前来禀主人
大男代兵闯進院　老丫呀　千万留神要小心
恶想闻听心好恼　眉頭一皺計上心　今日丫
不給他等一丁利害　不得我是那有动神　想罢叫道小犬狗
你与達子莫消停　早〻出去見知县　还有千恶他之人

你就說 我家二卩有尊請 内書房中候尊容
二人答应忙站起 急忙〻 拿身迈步往外行
明王二门單兵王 一齐動手要挪人 馬宅的
兩丁家丁闻言道 到位將卩請听音 我奉家主前来請
果主千总跟我行 查院一〻闻家丁話 心中欢喜十二分
腹内說 正要見〻他的面 就中取势把他拴
想罢開言叫家將 你領路 我們去見你主人
六狗你答应頭里走 后跟為官受禄人 有知道

那定家丁将身進 那个府中計策先 明然走進書房内
猛然间 一道火光直扑查院面前行

平原悪棍馬日飛他的義高人胆大所仗灵通天傳授他些邪術狂能
用火用水有護身体因此才命家丁去請知県蔡永年馬廷棟心想
有他代領多少官兵牙役這一見面料想叫他們人〻恐慌丁
丁害怕他恐如這内有仕左輔星官在此打頭邪不能侵王何
况又有俊仙丫在暗中帮助還有一說悪賊馬日飛該他尊貴
将满烈女实姐應該有救所有查院黄金印這个人胆子正派
任憑是誰他也不怕因此所見悪棍馬如飛丟人来請知県千
总在内書房中会面由不得正随心意暗〻对為知県蔡永

年使丁〻眼色先叫那个家丁当先引路又嘱咐千总叫他暗〻
告訴那些〻官兵衙役這一進内須要丁〻低勇拎拿悪棍千万
不可傷他的性命留下活口好与黎民对詞問罪千总馬廷棟
尊令也〻明〻傳与頭目〻〻告訴手人登時间帶官兵衙役
分外留神多加仔细
好一位 足智多謀黄查院 吩咐衙役与官兵
安心有意拿悪棍 好赦那 迂邪遭害女娇生
因此拴死将宅闹 不怕悪棍有邪能 且說那

家丁当先頭引路 直扑内舍客屋中 知県千总緊跟走
還有查院赤胆目 又有官兵与牙役 緊〻跟随二家丁
霎時间 川过前院往東拐 又走夹道小角门
走進一座小板院 来至那 客屋奔向書房门
先是家丁将身進 知県手人站院中 一人〻
看日西神指頭着 正房三间盖的精 隔扇尽是翻板眼
班竹簾挂在窗楞 院中干净多清雅 不見有人哼一声
睄丁睄 院路蓝然不算大 一道通路冲房门

石頭子兒砌的 也不过 鴉卯大小永配紅
正面三间高又大 氣派不俗官相同 窗户是
上支下摘周凉爽 梓黄油漆透亮明 忠良看罢心大怒
大君有 悪棍想跑万不能
查院黄老卩看罢暗〻西神多加仔细不表且說知県蔡永年
一同千总馬廷棟来至此处瞄了一瞄看此万悪少不得
听屋内的詳細且說六狗兒与二達子連忙進内口尊二卩
外面知県与千总所廉示下馬日飛向听由不得随心欢喜分

付家丁只管將他二人給他叫進房來代我問〻他等如何拐
敌前來閙我的大门家丁答应一回身走出房门高声叫道恩令
南將卩快〻進房我家二老卩叫你們問話蔡知县一全禹千
總一聞此言心中有些發切敘代不進房去現有查院卩在此
進去又恐惡棍的邪術
兩丁〻 心中有些漏害怕 次后查前在院中
一傍察院心不悅 說道是 你兩只管進房门
本院隨你全進去 見〻惡棍有何能 兩丁人

聞聽忠良這些話 壯起胆量往里行 查院迎头紧跟定
一齊直扑上房中 牙役官兵將门堵 各执兵刃守住门
專聽那 屋內一声傳下令 大家動手拿惡人
且說知县占于忌 進房中 一齊奔目看分明
但見惡棍床上座 揚眉吐氣架子沉 一見了
他倆進房代怒問 叫有知县官諱名 你倆拐敌代兵至
无故來冲我的大门 想來你們不要命 何人生事快〻云
蔡永年 見問尚且還未語 忠良代怒把話云

大叫惡棍休胡閙 禹日元 你的万惡誰不聞
窩藏奴人何无法 寅夜拐取良妇人 我如今
奉旨前來將你获 所為來救女欽裙 札該放出宗家女
身受卿 拿你治罪晚諭民
忠良卩叫道禹日元依我劝你好〻將宗家的女子放將出來
元了民案本院也好間县好免你俱家良蒼老幼不死你若不
听良言只恐你身遭大祸禹日元聞听在生上微〻冷笑叫声
狗官你是何人拐敌如此这等胆大礼該先叫人將你拿住吊

在空房屋內百般痛打一頓你知道你二老卩的利害黃老卩
聞听心中有氣一挺身形往外分付手家兵丁衙役快些進房
捉拿惡棍不許放走众人察院卩的言詞未尽只听外面一陣
吶喊先有兵頭上前將房门的簾子一把揪將下來就要闖进
房中動手
众兵丁 衙役人等齊怒勇 要拿敢心胆大人
凶如猛虎往裡闖 一丁〻而 抢進惡人房內中
且說惡棍見光景 不由冷笑兩三声 附內說

若不給他一个利害 他等焉知咱又京 想罢嘴內忙念呪
妖獲傳授邪術灵 只用將嘴吹一口 登時烈焰火光生
登時間 大火一起扑兵將 只往衙役隊內中
霎時烯坏蔡知县 还有那 千岳石忙走吉人
燒的兵丁往外奔 誰敢往裡去拿人 只燒的
人〻頭髮丁〻去 身上衣服被火焚 声音喊嘆說不好
这宗大火來的岂 知县手足皆害怕 被火燒的无処存
黃察院 也被火燒心害怕 一時不能找內门

一片紅光滿屋內 一人 声音喊叫振耳鳴
忠良為惡說利害 果然惡棍邪術能 猛然間
想起僊仙送的物 一道灵符在身中 連忙的伸手怀中取
將一道 灵符取出手內擎
查院黃全卯一見惡棍禹日元果然有些邪術猛然想起僊仙
送的那道灵符來附內說現有这宗東西临來之時也曾对我
說过若遇惡棍暗使邪術只用將这道灵符用火焚化必有轄
救也好拎拿惡棍打救女子想罢一回手從怀內將那僊仙卩

所送的灵符取出用手擎定又見火光滾〻只在面前乱燒忠
良乃得便回将那道灵符往火中一扔但見那道灵符被火一
燎烘的声為将起来猛然间大火直往回里為到把惡棍馮日
禿燒的頭髮胡須全无不由嚇了一跳口說不好連忙将嘴一
匾 好不利害
馮日禿 将嘴一匾不能念 烈火直往回里行
忠良高声叫兵将 尔等们 只管上前拿惡人
且說 知县酉千惡 心中害怕被火焚 忽然見

查院用手只一指 有宗東西墜火中 眼睛火光燒回去
不由歡喜满面春 只說查院会邪術 大罵不怕惡贼人
馬千惡 一見如此在心狂 大叫尔等衆兵丁
只管上前拿惡棍 馬日禿 大罵你的法不灵
我們查院会法力 惡有邪術用不中 衆兵丁
所見本官這般講 人〻觀着長咲容 果然此火尽消滅
到把惡棍燒的凶 丁〻欲又往上奔 来拿欺心胆大人
且說那 惡棍時向心害怕 指望念咒用水攻

誰知自己嘴閉上 再要想 說話想動万不能
千要張口時咒念 到想有人把嘴拧 自覺的
又是疼来又是木 两支眼睛似鏊铃 心中一慌忙站起
不能用邪把命拚 伸手墙上取兵刃 胀不一口手中擎
往外闯 跳出房屋查院站 一声大吃似雷鳴
大叫官兵与官将 来〻〻 咱等一定見輸贏
大略以多难取勝 試〻馬某能不能 且說那
查院千歲馬廷棟 看見惡棍怒生嗔 立刻掄刀往上去

要拿欺心万恶的人

游龍傳廿一

平公正德万岁乃是一位惜軍愛民有德之君一見這男子丁長的十分美貌男子卻是英杰一派豪氣可怜他身受貧寒皇爷立刻動了怜卹小將之心有意要問他奔馳的元故但是一件人生面不熟只恨又有女子在一傍令人觀之不雅因此不好上前問話正在危难之間忽見來了毋丁人長了丁凶眉恶眼身穿一色青緞短衣襪褲一身的白骨頭鈕子但見他轉身形走至店門口高声大呼店小二快〻預偹茶酒吃食少時我們的大標也就到了吃了还要赶路呢說着話把手青放在店門外這才又叫店小二先拿脸水到茶店小二答应着唯立刻端來又跑了去倒了一手茶來連忙放在桌子上且說那丁人將臉洗完一回身在外边撩了丁查你坐下伸手拿起壺來將茶倒了两中子又听年長的說老弟你我喝碗茶你且等吏人保為大標前來完了進了店一会乎人才吃飯罢又听那年次的口說正該如此

毋丁人 言罢一齐將茶用 他比伏又把話云
正得万岁心犯愁 毋丁人 猜些京横相賊形
方才对着店家論 也叫早〻預偹停 茶酒飯
吃了还要赶進路 又提大標旧到臨 大標二字非小可
这是一起保標的人 他两必是來打店 因此他才這般行
怪不得 光把手青桂门外 必是大標店面行
想來人〻有武藝 尽都是 俱征慣戰武藝精

丁〻尽是英杰汗 方能保標在路程 这一宗
買賣身輕易可重 并是好汗不能行 我朕從來没見過
乃因所見事一宗 吉孔口將軍麦过 一遍来子進了京
就言道 口外有起大客商 遇見綠林人一群
賊匪到有十數丁 保標的 丁〻能征武藝精
全憑的覺真本領 尽把手匙傷損身 為首的
万惡強賊人三丁 所被將軍一齐拎 拿到衙门奇問罪
因此上 拟子进京啟奏寡人

若說保標的这行人丁〻都是英杰好汗我朕没見過他們是怎麼一宗形景帝言道耳聞不如親見為真〻因從前不过看見馬與棠的本事說的那兩丁保保標的本領高強武藝精通都是耳聞这如今这見这起標客總得見〻他等正將皇爷心中正自思想忽見迎面前人声喊說道当槽你的快〻幫出兩桌人等我們的大標來到只听当槽你的說太爷们只管放心店內

從從有閑雜人等我們兩在此敢存站　話言未了但見一既子丶丶
丶丶的赳進店门往店后面去了　又見后面那有的那些人生相凶
惡
正德卩　坐上面神魂对面　仔細打諒這起人
后面跟的人不少　有几个　稍長大汗魏驍左
人丶生的多凶惡　果然尽是好汗形　頭一个
却是一个赤紅臉　連鬢胡須毛烘丶　后面又跟人一个

身形高大六尺零　那个病形具黃臘　豈是一塊丘子同
那一个　臉上油泥有多厚　風吹日晒似灰塵
甚有黑色却是暗氣　說不得　揚眉吐氣抖威風
又見一人多粗横　臉似傷痕腫又青　但見他
青緞小祆多紫趄　四眉吐氣活横出　又見一人生的俊
年紀不大有二旬　也有身背鈍一杆　尖斧利刃秭紅英
也有那　白蠟杆子長丈二　更比秋棒實在精

人丶緊丶跳跳子　齊進了　這座招商旅店中
个丶川似多炅便　果是英左好汗形　正德卩
現看重人進了店　又見來了許多人　人丶打扮不一樣
一个丶　保護艮標氣脉左
正得万岁安心要观看這些保標丶客　但見那老少丑俊不等
不过尽是青藍布衫褲子快鞋　頭似有青內黏帽花布手巾
醒頭尽都手擎兵器棍棒刀鎗大家　進了店房又往外看看

一群人尽都奇爲騾子未到店门口全都下了牲口那時侯四
外大道上尽都有响馬盜寇撲人莫說行路的客商有搶人劫
就是朝廷的家小粮往丶的御敵他們都未只等到了大清
圣祖老佛卩坐了殿　天下太平土匪殁業　就有大買賣銀本
雇了保標的保護　还有些不放心　爲得到了地頭这才一塊石
頭落了地咧　且說重標客將那些艮䭾子赶進店中安放停妥
重標客　一齊進了招商店　先安完子兩標只

里丶外丶諸事畢　又叫那　店小二早丶預備停
槽頭喂上騾共馬　姓口撒花不必云　重標客
这才邁步齊进店　來至前边飯廳中　人丶全都洗了臉
这才归坐把茶吞　全有先來人兩个　彼此大家把話云
只等着　此標明日送到地　你我这才都放心
言罷一齊全归坐　有一人　扭項回頭看分明
猛見里边座兒上　坐有男女兩个人　在那里

低頭不語齊用飯　仔細一看長嘆容　男子生得多俊俏
眉睛目秀眼机伶　白面無鬚透紅色　五官端正在年輕
真可嘆　就只身上多襤褸　渾身衣裳有補丁
伏又觀看那女子　那一分　風流美貌大不同
柳眉襯着杏子眼　花含露水一般仝
玉腕双手可人愛　十指尖丶真似葱　他的那
叫一声　叫一位把谷內的人　那人看罷向言道

平標客一閙这个人的言詞一齐扭頃回頭往里边观瞧見
二人齿的面串未合人听方方先看見的那个他姓常名叫七有兜
外号短命狼此人一向不作好事世界上那一件事挨的罵多
他作那一件事因此人々都叫他坏種常施他对众人不肯說正派話
嘴内調着坎尔說合子你把合那个伯丁果还是个斗花咕嘟尔
呢称的起盍尔夫不咧又听一人接言你再把合那个伯丁填的
盍尔就不錯这月丁尺丈都不大平公但凡調坎尔有憧得的有

不知道的就得顺說〻丁把合是瞒的丁是一个果是一好道丫
花是个姊娘咕嘟子是一女孩盍尤大胆兜知好这一起標客調着
抔兜又喝了点酒水胆子不小

这一起 万要漏天平標客 所仗武艺乱胡行
招的一齐捌六謊 男女二人尽是真 一个〻
分明所見說他不 兄妹全然不動心 才顯他从胆心小
行路难免有人云 故此所見还不晓 一言不語还不哼

常言道 色胆包天敢王法 此話元來果是真
起初說昨歷言語 到后來 个〻胆大動了色心
皆因看上女子美 又見男子在年轻 一人〻
身上貧寒不樣系 希烂破的旧衣衿 又是那男一害女
靠他素了有何能 倚仗人多助力中 保为標貌辞多佳
因此上 艺高胆大胡行事 要去調戏女钗裙
他見男女不言語 常五他 胆大色天欠起身

还若來至那座上 眼望男女面含春 盍着丁
脑代眼看那女子 我瞧你们两个人 那里來的有何事
还是姻亲或姑亲 你丹可是小丹口 还是兄妹親弟兄
告訴我 肯保你丹有好処 立刻肯叫不受穷
元何问你不答应 說句话尔 叫我听〻也放心
親近〻〻何妨碍 想來相逢不非轻 好常五
說着不往往前凑 伸手要拘女佳人 時间氣坏年切特

小亲末 氣的胸膛要紮断心肝大的人
平公此男女乃是名门之后府门之孫却是同胞兄妹这一群惡
人信口胡說並非不知怎奈他等胆子小怕惹禍誰知所牽凑了跟
前有着要說話且說佳人看見这一伙不良之輩惟怕他们前來
動手動脚的有些不安頬再旁姑娘也不小咧十八九岁的人还有
什麼不懂得呢要叫他们摸一把那还是什麼女孩兒呢豈不
有玷千金玉体閨閣之名無說低頭不語却是暗〻偷瞧着

神早已防备忽見狗贼說着話一手佳人暗說不好連忙
将身一挺站起往里边一闪把个常金扑空丹只手按在极觉
上招的平恶人一齐大笑这个贼並不羞臊一回身反到叔好
的到不知你們有这麼一角你呢頑了个鹞子番身朵闹我咧
坎時再說又有一人叫声老五哇难性色朵坏〻不該臊人家
的皮他是女孩人家害羞这件人豈有不害臊呢算了罢别闹
人家了过來喝咱的酒罢又有一人來至那座尔根前叹說

逼別害臊咱們既全在一処就算有係你們任平吃多少不
都是我給了只用跟了我們去偺保你們吃穿不了
这丁人　一派說的儘那話　安心打取丹丁人
元何閑着悪不語　你們丹　莫非内中有脫情
今日既然过見我　你們想走也不能　依我說
眼把正經来豈了　不用閑磨悪不哼　且說皇卩豆得主
瞧着男女有恨心　誰知来了串標客　硬行調姦女民

又見那　丹丁男女甚不礼　恭這恐怕把衬生
皇卩有氣恩又恩　皆因為　欲大保駕乖丈月
誰想惡人更得意　實然雜恩氣不平　正德卩
龙心大怒从話起　满臉含嗔叫一声　那起惡棍好无礼
难道不是我闯的人　此乃青天化日下　閙了乾坤敢胡行
净欲去　調戲人家良民女　不怕王法刀除身
快了栾向旗人走　如若是无礼一定我不容　少時当卑的人来到

丁丁擲蓮进街门　串惡人一向此（言不来）日　丢无礼今王当今
听他說話才知曉　听了晴　无来是当卑把話云
東公外州府县旧是这些保標的肯此不講礼很现道无比不然
如何扮故調戲人家的良女正然任意胡行忽見一人如此言
語大家有些心中不悦一齊观看元来是当單的嗔着他们
調戲了女子晴了晴他是独自一丁坐在那里指手画脚的言
講串人看罢由不得心中不悦說道你吃你的酒罢是正經你

旧扮故的偺太卩们的事你也不必听了丶我们是誰你未從前
也我们你該想丶好的起好不起我问你丶認的他们为他合你
前县为觀为太卩们偏要问丶他丹的話行了还代有他们丹
走吧正得皇卩一闻此言由不得龙心大怒一声大喝好一起
沒有王法的凶徒
武宗卩　龙面焦黃腮代怒　大罵狂徒万恶的
无法无天世间少　相你们　那有王法乱胡行

你家难道无姊妹　妻女姐弟在家中　算起来
世界之中一般系　明有王法暗有神　难道不是父母养
未從存意想自身　树比你家有妻妹　被人作践可肯容
难道說是吃人飯　也該自己细想情　為卑的到要问丶你
你等不
你等們这起都人　忽見當今串人等　人丶合嗔語高声
问丶你是什為
都是那里来至此　卩们跟前敢胡行　張嘴扮故将我罵
天高地厚你不明　天罢你却不知道　等我对你表姓名

我们是　專意保標串好汗　可以哄動滿乾坤
天下各省誰不曉　專走那　山陝河南両廣東
江南湖廣福建省　不是无名少姓人　常全的
言詞尚且还未尽　又听一人叫当卑　你既出頭臨管事
你等我　一往從頭对你云
这丁說五兄弟你且排言等我告訴丶丶叫他明白丶丶丶言罢
叫声卑肯我们这些人不是无名白都是英方好汗都是保標

爲生我在下是何頻人姓高名叫永珍有个外号叫閻不荅
他是我的伙計姓常名全号叫短命根吾拜你这些人送頭鬼
王必假五道神伙秀死上卜出刻青活綿羊張秀一杆花李順的
腦猴馮八賢天王周方捌指綿田礼两頭蛇飄天壽捲刃刀趙
福壽我們这几个人走遍天下南北那里不去呢任憑他是那家
的婦人閨女我們要處上了叫得跟着唱个酒你大家取会子樂
你何人在此一个女子本下们處他瞟了眼你这有何妨碍

我看你　不过在京是單汗　靠你又有什麽能
叫你光棍多麽大　招敢來　要管下們的事情
你知你標人利害　越早走開是正經　佛不能
不知進退充老硬　要想搜閒來必能　俗言光棍两只眼
柔下汝子万不能　惹的下們動真氣　打死当軍也奔松
大料的　不过是件平常事　花工上几十百兩化具
惡人言詞还未尽　傍边亚　氣坏正遇大明君

忽而供黄閒言罵　凶徒人々不要生　想必是
因徒个々要進反　不怕王法天外人　拚命若單这般講
还要講打你们凶　若不早々离除滅　良民遭害不非輕
作惡棍　一閒万步这此話　瞞口大罵不絶声
还要蔺除凶徒等　一　忠耐不住火上升
他等平素搬入貫　心中大怒髙背答　齐說道
这个单作大逝礼　招敢如此你逛人　該陪你今要作死

想必是　懶代語的要赴出宮
乍惡棍一聞正渊里下这片言詞那里肯听明一齊動怒也川剛
小大罵好一个兇知如小華竟敢要剪除下们这个話你說
的起這还了得麽哼列渦向了你是什麽人敢罵下们那些
的短命根常五向言講話口呼相这屎的人还有他講什麽礼呢
只管搭他了嘿打麽先叫人前去拒他一个於奎標民也就完了
事咧难道說还有什麽乱麽車公这也是武宗皇帝該过此难

只因常五的这些話把那些賊鬼齊都動了氣了且說送頭鬼王
忠还有五道神伙秀这两个不知死的囚徒一齊上前眼望正得方昔
一声大罵好个服大胆小輩招敢如此等我亚你性命
好一个　不知死活亜匪棍　要打当今大明君
狗賊名叫送頭鬼　这个人　姓王名字叫王忠
还有五道神叫伙秀　人々氣恼大動嗔　兩个人
一齊怒惱往上撞　叫声兇知那名卒　料你鍘草合喂馬

拚的勾當考了单　靠你本領我知道　白日看見夜打更
你怎知　下们江湖買賣客　並无騙情細察民
那里像你当单者　吃分糧　每月工食六兩良
怎知下们遊天下　又賺元宝又樂心　你还来
自已死能鬧傍氣　利害只好嚇别人　好汗英雄怕你
想要混爆不能行　下们的閒事你設情　給你个利害方信真
說的話　時間赴臨送頭鬼　他要施展本領能

他有一宗絕武藝　列位呀　听我細説自然明
不仗刀鎗棍和棒　全仗渾身力无窮　專意含
能使羊頭碰人腦　保管有准再不空　若被羊頭碰一下
甚点不死也昏迷　不然怎叫蓮頭鬼　全仗腦代把人芭
好惡人　所仗羊頭他有准　安心要碰大明君
往后倒退三五步　他的那　渾身使能力十分
往前飛跑眼为真　真那來得土当今　説道是

不管輕重用頭推　時間吓坏主逃在　才要躲向時间耕
只听他　这一下子不難令人觀瞧吓死人
東公正德皇帝若被蓮頭鬼王忠这一羊頭碰着那是准死先
挪一來是真命天子有百灵相助二来却是这些人的循坏根在
到了王忠的这一羊頭直奔万岁的心口撞来正得皇帝一見
危心害怕連忙往旁一閃誰知惡賊一頭正碰在前朴天栅
柱子上只听吧咕咚栽倒在地下嗨嗨鮮血直流无通神傢伙

一見一声大叫不好了王忠被当單的也倒了且还了得方言
罢恶根丶照定皇帝就是一拳万岁將身一躲賊人的一拳打
空往前一栽仰面朝天跌倒在地武宗帝危心大怒口説好凶徒
打起為單的来了真没有王法了且説衆人一見当單的打了
他們的人咧丶一齊都説了不得大家上前只管往死里打都有
我姓常的飛串風棍一齊上前大嚷都説把他拿住挪上送
官言罢從四面上往前一丶果盖到將武宗帝围住誰知我

倒了刑丹了人大將起来兆至眼前也来動手正德万岁一見如
此危心大惹只恨保駕的日军未到只恐我朕要從京若叫
他等傷刺寡人有些不好
且不説　正得万岁担京怕　且説男女两个人
女子開言叫兄長　你看这　凶徒惡根了不成
百般调戏我小妹　胡言乱語説韵耕　皆因是咱怕惹禍
（不非罢他）那種單官在丹花　誰知凶徒真胆大　（你我们）走进前来要胡行

那位單官情不过　仗义相助抱不平　（傍边里听有不）上来解劝
他等反到齐動嗔　以多為寡齐圍住　看先景（要打單官那个）人
大男子身不是对　寡不敵衆自古云　那單官
元為救護咱兄妹　一看好意仁義心　万一被賊傷身体
你我天良何处存　從前恩耐不忘動　只恐咱的
这如今　事到至此諒不起　生死相關不外輕
旺为單官受了热　豈不就　踏辱你我祖父名

常言是禍不是禍　是禍想脱也不能　这位人
言罢亂的渾身战　外切英去呼一声　口呼夫妹亂的是
代我去　含丶貼心狗畜生
東公别把这兄妹当作尋常之輩也是名门之后將门之孫这
位小寡杰的渾身的武艺本领高強少時表出名姓祖上的
元籍諸公也明白且説少年的男子一閙他妹子这几句言詞口
口中説道夫妹你的話言近礼你我无為何路上京再不肯招灾惹

禍那知行至此处打尖吃点東西迂見這起作棍太也不知好歹調戲
欺抑那位仁人君子事已至此我也說不得了美姝只懂看守咱的
行李待愚兄前去也那起悪人言罷迈步来至跟前將身一縱使
了一个箭步竄至卑人的跟前口中大罵叫卑匪棍好生无礼在
敢闖住軍官動手　年幼的
听見妹子那些話　男子实然忍不住　惱恨凶徒這些人
登時间　長起一着精起神

晴說妹子晴不过　只恐你為那个人　我若是
不把卑賊之打散　也叫卑官瞧的輕　英雄想罷將身縱
竄至跟前喊一声　大罵一起狗男女　真是凶徒狗畜生
你們还　同卑稱為江湖客　保標好汗英雄
滿嘴內　混嘘嚼毛信口噴
硬行調戲良民女　打諒惧怕我无能　那一位
我怕惹禍不里你
軍官乃是正人君子　奈然狭义在心中　誰想你等不听劝

枉為人是在世中　可惜人皮披身体　却面畜類一般公
也不用　你們闖果軍官他　小官也我論輸范
但能將我打傷重　連軍官　服輸認錯把罪名
如若不能落在下　須消殘頭叩当年　小姜末
对軍言詞还未尽　惹惱保標人一群　大家齊目面神青
瞄小將　却面先前大不同
軍公小宗傑全卑這些話却是一計他伯卑匪棍上前一齊動

手傷有了軍官故此先用話把卑人穩住所為也好伏武英雄
了收什這些凶徒誰知那些賊人全然信以為真一齊率日睨看
這个年切之人比先前大不相同但見他站立迎面左料先昂
〻好你一丈模樣且說卑人一見如此由不得歎〻叹〻一声大
叫知兒这不住口房你不过倚伏人勢有什麼本領合太了
們比式〻、柱敢買弄你的朝言大話素你也不偏的大似
你咱你動手如今也依你不用合卑軍的比較單合你較量〻

言罷立刻要去忽見一杆撑張九上前
一杆佬　張九高声開言道　列位不可同他争
恭我合他比一比　勢〻他　到底有些什麼能
言罷迈步赶上去　叫声切兒少遲能　皆因我
看看你的妹子好　了們兩情兩大想　你人前来論武义
你替當軍把氣争　来〻我合你比〻　勢〻你有什麼能
且說那　不得万歲大明主　忽見闖上許多人

忠附之中心犯想　保駕的　東臣不來怕受京
大畧他善高有遠　曾有奇意叫更行　想我朕
元為出京訪英士　勇除悪棍安善民　迂見儳賊想
死法死天了不威　倘若被害遭毒手　我朕只怕活不成
正是那　武宗皇了心害怕　忽見一人語高声
不可闖界軍官駕　有本式　只管合我比雌雄
天子面神觀行刺　元來田是年切的人　也不得

又是京城人欢喜　危附之中有沉音　莫非幼兒全本領
再不然　怎敢前来这般行
小将心中他想这个年幼的人想他必全此武艺才如此
前来摘住这些匪徒不叫走了为單丈想道这些凶徒今是此
保标的人了々都是有本式的人料想幼兒未必是他们的对
手想是他兄妹見我替他摘捎平人才放他等回住我朕必是
才分无奈前来舍命急闹一嘴代我朕若々他有什么武艺也

好放心不言武宗皇了龙心不定且說小将一見張儿他的面
日焦黄叫声病兜莫非你要合我较量々々保我說你在一傍
瞧了欺剌罢叫一个硬朗朗的合你步了比々他还赶的住咱我
瞧你们元指着肌肤腿你争饭吃万一叫我伤着你们的筋
骨岂不殿了磨人活々饿死
小英雄　虽然寒苦心惟傲　眼中那有这些人
心想要与他比較　一動手（似保兒戏一般）仝　口中說出刻薄話

恶棍闻听大動嗔　他用手一指叫道年幼子　太了问你你报名
說々叫我也知道　我好多々把你疼　小了闻听微冷咲
叫声狗贼你是听　你问我　要你留神听詳细
小了々名叫吴金英　祖父名色不用表　（把不上对你细）說前后音
你可也有名合姓　說々了我听々　一杆枪
口說太了叫張九　旧平兵器外号名　小将闻听微冷笑
狗贼小辈怎算名　良言相劝你不醒　我說手脚便為能

你不信　小将前来试一试　别說了我横闪
張儿闻听不答話　忙用那　双拳一横往上冲
炤定小将迎面打　指望一拳倒在尘　这个贼
眼中藐視年轻客　怎知小将本领精　高顶接头炤腕打
咲坏年轻小英雄　晴拳临近至不呆　用手扎腕扭自那
使了丁　金条缠腕只一拣　怀中抱月势手撑
往下一接忙使力　一杆挠　張九哎呀秀色更

不能動轉忙跳下　小将不肯善放松　骂一声
狗贼不用你混動　了々叫你永远疼　言罢将手住
只听得　唬崩々一声响張九咕咚倒在尘

表公今古都是一礼但凡街市上有点大小事你必[illegible]闹子人又在一个大镇店上倏时招聚的来往行人不少瞧着热闹的有不知之人向知者之人所问何事知者旧把那群人元是保標的在此吃飯因為着見那边男女二人有些年数長一的好着顺陷怎么来打挂脾皮又过見那位單官实然瞧不过上前相劝平人不听不算反到要打那位單官大伙好奇扑了当单去那晚单保標的有两个人受了伤了这些話前々后々

首都圖書館

告訴了不知之人一遍又有人問道那位少年人也有本勢那个
人兩答說因為甲人　他這位年輕才过來合他们不依
咧保標的瞧不起那个年輕小兒因此过來了一个人要合人
家比〻一〻占手尔你瞧〻哎了咧〻你们瞧那边又过來了一大
漢是也要比〻咱们到要瞧〻他的本式列不言甲人知〻敌
論且說一杆槍張九被小寡未用拿法將他的手腕尔擒住
使了个金絲纏腕用力往下一按只听咯崩一声响亮張九哎呀

口說我的娘〻可扱了我了誰知扎掙不住倘在塵埃
一杆槍　手腕子我骨頭坏　疼的满嘴叫親娘
我的娘咧疼殺我　往后仰　一跤倘在地埃塵
且說一帮甲尾棍　一見如此喊連声　有說道
年幼之人真胆大　拆敢打坏咱的人　等我合他比一比
試〻这个小書生　料他有何本領　他把張九掙在塵
我还替　九哥前去出〻氣　方顯保標我藝精

甲棍齊用招頭弟　元來是　賽天王周方往上行
未至那前要動手　咲坏了吳士英　口說道
意思也要比一比　却像才才那个人　瞒着長相还罢了
不知本式精不精　未從動手想一想　自己心中評一評
你要比〻　一照張九樣再動手　不能如他別[illegible]
少年言詞还未訓　氣坏了　周方保標有名的人
迎步竟扑年幼時　痴心妄想要显能　且說那

小得皇卩大明主　一傍兒看瞧的真　先是一人飛起腳
眼瞒着　被他拿法倒在塵
正得皇卩眼看着吳士英把那边保標的人用拿法拿倒在地
怨不得龍心大悅〻听得甲恶棍大漢打坏了我们的人咧大
漢齊上前動手打死这个小書生才好万步間听咧了一聲口說不好大
漢这员小將如何能將甲多恶棍只惡年幼人受敵正在京瞞之
間又听有一人攔住甲棍口說道不用你们甲人動手我獨自

於拿幼兒皇卩向听这才將心放下却用龍目觀看誰勝誰敗
腑中暗說这个年幼的他叫吳士英元來有此武藝得恩他將
这一个獨賊打敗將甲恶棍抓住都不敢惹他再等候那此保
駕的甲卩到來将他等尽情拿住却这押解送部治罪才好
正得卩　不好明言腑中語　恩想廷見这此人
手內拉我们护造　若如明言腑中語　我服劝他是好意
誰知个〻反動嗔　一竹〻咽我如〻子孔切行　王法全無真野人

偏〻保駕甲目等　好大胆本还要前朕　倘或甲棍齊動手
只怕难保吳士英　落在后面悉不悔　可惜正在书今中
还怕甲賊要逃命　万一要年幼小將有好歹　於拿有此費精神
更說人〻元处跑　那時节　正得卩一边思想一边看
龍目觀瞧動手的人　不如拿住才有心　身量高大猛又凶
比有頭一个差天地
却是一个赤紅臉　連鬓胡須毛烘〻　賽天王

綽号人稱就奇怯 周方到处很有名 雖爲他等悉齊配
代拍帽青把收鞋登 迎美真非年幼將 指望要考吳士英
全都等他怎知 小將家傳真本領 武藝高強是英宏
别説旧是乘風棍 到后來 万馬营中斬賊人
平分返貞小將現今无時只等受了武宗爺的勅封到后來正德万岁
回轉京都被太監刘瑾誆哄上太安 迎看遇賊兵受用多手小將
赤敗賊兵大殺賀鳥張隨元帅刘文度征勦黄甫春建功立業名

振天下此乃后話不表且説那些瞧着熱鬧的一見實是王周方他
的身形高大想來必有本領齊説只怕那少年輕的可要擋不住罢
又有一人説道這樣的要没有真本武也使不的别瞧那宗生意
是容易万一要遇見江湖中綠林中們旧得大動干戈呢必是人人都
是有本武才使得呢又有一人未從説話先旧点着頭兒説有的
愿不得人人都有本武那一个一伸手旧被年幼的用拿法將手腕拿
折

这个人 不服拳棋重压棍 代笑向言叫仁兄
你説他们有本領 一个个 果然满有奇能
頭一个早頓吠在棚柱上 腦代砸破满鮮红 第二个
打人到被人打倒 这个大汗在動頂 剛一上手量本領
就被小下用手拧 下的口内將娘叫 真才実料出本心
那个人 向听口把老弟叫 这話不能你问窮
敢説老弟你不懂 常言道 針刀各用話是真

世上不論那一眾 李全天下飽飯吞 这不要
見者就吞心里愛 件件不字枉用工 若説保標那几个
不容[illegible]倒在架 皆因瞧視年輕者 欺敵必敗古來云
到衣尔 武藝有限半年醋 到处一定砸破了
正是平人閑言語 怨見那 周方要踢小英雄
拗定耳门挂两脚 小下連忙把身存 旧從他
腿弓彎至肩后面 肩背之上下絶情 惡棍才代將身轉

吳士英 打肘打倒嘴挨靠
小將吳士英一見周方一腳踢來忙將身形一存嘍的声就從他
的腿子内溜到身后肩背挨着周方一腳踢空便的身子往
前一探就知不好才要轉身誰知被吳士英的一豎肘打在肩
背之上嘴吃屎扑在地上乘惡棍一看大笑都説不好啊又把咱
的人打坏了大家快上手罢乘人聞听一个个氣滿胸膛才要
大家上前忽見短命鬼常五跑至年幼之人面跟前一声大

罵好一个万恶的囚徒扰敢連傷我们几个伙伴我而你比試
比試言罢上前焊定吳士英迎面前嘍旧是一拳你説话該这
个賊要遇天振他把年幼的小將当作无能之輩看代
好一个 不知死活名常五 他把小將看的輕
一声大罵往上状 照定了 迎面撲頭用拳傍
年幼小將微含笑 惜惜罵道狗畜生 大器你
不見棺材不落淚 不到黄河不死心 我若不給你个利害

这群狗賊不死心 忍到如今下死手 好退这些狗畜生
吴士英 想罢本日留神看 但見常五把拳掄
小將安心下毒手 暗拳近 他用左手往上迎
先將狗賊拳搪住 將身一縱往里跟 將右拳
照定腮帮十分力 只听吧的响一声 常五哎呀站不住
往后一仰倒在塵 也是狗賊尊貫腊 將頭砸在台階中
只听吧 脑子花红崩一地 死尸横卧摆流平

众人一見齐呐喊 不好了 幼兒打死標上人
大家上前齐動手 不要走脱吴士英 但見那
众多匪棍齐動手 四面八方往上攻 白脸狼他往上闯
还有佟秀共刘清 田礼勇叫胡鼻蒜 赵虎迈步往上冲
众匪棍 一齐围住年少將 吓坏了真法義宗
口説不好大禍起 到只怕 难保今朝書共画
正是天子心害怕 忽見女子喊一声 他把那

布裙解下掖在地 一个箭步到院中 手拿一根石頭杵
这不就 好作風虎个一支巡山母人出

話説正得万岁在一傍觀看但見小將吴士英施展本領連勝了三个惡人並先暴有費事占手兒就躺下又見他把一个魁胖子大元眼的高徒一拳打死龍心大悅一時高幸叫起好兒来了好这才算的起本武真是一条擎天玉柱架海金梁事完之后寡人一定另眼看他必当重用皇上正然讚美忽听那化ゝ

匪棍齐説不好了ゝゝゝ幼兒那將咱們的人活ゝ打死大家还不快ゝ上前動手莫作要放走了凶徒言罢一个ゝ凶面上前的一声圍裹上来一齐動手且説皇上一見如此由不得心下着忙暗説不好他等齐来動手何苦这好汉也不过人多他們把个幼將圍困居中暗説小英雄有些ゝ本領拳腳精熟不是他們的对手只怕小將單有些ゝ不好只怕性命难保倘有疏虞豈不是可惜一条嬌年幼的英雄好汉有多少的龍心一急起身往東来

兆兒着指望那些保駕的大臣前来解救才好
正得卜 一見众棍齐動手 要打小將吴士英
不由龍腑心驚吃 暗ゝ説 雖狠心焉平大狂
惡棍並非力把手 大概个ゝ本領雖 人眾有
有些难把小將保 三拳难把四手芑 敌挡不住自着重
可惜擎天柱一根 目下虽然身破落 恰似病虎山那龍
万一要 傷損他的胳膊腿 豈不把英秀成廢人

天子正然心急燥 猛着兒 那个女子站起身
布裙解下搭在地 一条汗巾計腰中 明ゝ的
露出中衣旧绿布 颜色搭的布補丁 又把袖子摸了一挽
接ゝ乌云紧ゝ松 將身一縱跳上去 英桃從破喊一声
呀ゝゝ 你們众棍太无礼 凡耻兄羞枉為人
你們無能狗男女 被我哥ゝ 全然打倒在埃塵
以多為勝什麽臉 想是有意閙事情 这半天

盤的姑娘實难惡　閃此前來向一声　古真果然要比較
來丶丶　那个姑娘較量去
一些拈个把那些歷棍全碾住了一个丶也不去動手一齊發怔
可慣不錯眼珠兒的瞅着女子　你說这位姑娘合顏多有忙安
心要把眾人穩住好一个丶丶的收什他們但見他粉面含嗔
微丶冷咲說道你们这些猴兒羔子们好兒無耻打諒姑娘是
別者的女子怕人瞧着躲丶藏丶的你姑娘不怕人瞧看的你们

顛里滿嘴胡嘮嘮毛孔姑奶丶真利凑了你们來了所惟
叫你们瞧一个勾着一个足言罢故意兒的把柳支手伍眉肤一
桔胸脯把粉臉高揚說道睄罢你们只管看你說那些保標的
人一見这宗光景闹的到不敢言語叫好的那些睄热闹的合齊
說好的这个才是女中的魁首勝强兒來壞的男子
人則見　女子粉面腮代怒　燕語英声把話云
眼望保標眾人等　叫一声　无耻无羞許多人

走闖江湖作買賣　也算好件是英豪　方才的
這件事情太大錯　調戲奴家礼不通　滿嘴胡言信口謅
自己細心評一評　先前動嘴信口啶　不礼你等茁不明
次后來　越發胆大真无礼　湊近奴身有何心
我乃明门根底女　出无奈　露面拋頭在途中
打諒那些无耻女　那等俏訛定盟星　若依我
良言相劝眾人等　姑娘不是尋閑人　想过你们不見怪

兩罢干戈是正経　鬧个將軍下不馬　你做各自奔前程
常言道　生事不如省事好　禍到臨頭悔不能
不值的　吵鬧招人耻咲云
並非害怕言此話　不过想他是外人　劝你们
我哥丶打丶算挑倒
以后若到胡行事　誰人不是父母生　女子言詞还未尽
把那些　瞧着之人長咲咨
女子的这些柔嫩剛剛的話把那瞧着熱鬧的人个丶丶須人丶

硬嘴称讚到底是大家子的姑娘会說話句丶有勁真是乾
中代硬到相是哀求的意思又不闊哀求脑那个保兒想是还
会本武罢你们没有看见一个勇夫就到了眾人的跟前了你脑
这个樣子色嘗本武还不残顏真要是叫他施展丶拳脚太[illegible]
兒睄丶也閒丶眼大概那群保標的人不敢氏罢忽然說兒你
睄一个丶全都嚇在那兒了不言眾黎民粉丶言講且說正得
刀事心中正當害怕只恐小將使敵齊目往來凡現着眾家

騰的大旦前來猛見那條女子攔住眾人的跟前
武宗卩　一見女子攔至此　一派胡直正亂方
打扮雖然翻之旧　有一案　精田所内計肤中
露出中衣緑汗巾　烏綾單頭巧又伶　但見他
一个剪黄城至此　对眾說話燕語声　后來兩手將肤論
粉面高仰看眾人　天子一見暗誇獎　活托一个女魁英
恰好似　梁山細（女將）想起大嫂　孫二娘丌一丈青

好个女子這般系 細想来 一定也会拳脚能
两个男女有来歷 不是尋常下等人 正是那
万當喜愛年幼女 忽听匪棍把話云 叫声女子快退后
懦弱身軀一傍存 我们動手难为你 又怪无礼傷了身
你哥ゝ 他把我们人打死 不能由散闹事情
這件事情你难管 岂得把 你的哥ゝ一命倾
不然送到衙门内 当官问罪也不容 任恶你

能言巧語会說話 白打由撒实不能 恶棍言詞还未尽
忽听得 女子闬言把話云
那个保標的恶棍言詞还未尽 忽听女子微ゝ冷咲說那个說
話的你貴姓啊那个人說不敢再下姓郭名叫郭天寿号叫两
頭蛇這件事总因当軍的多事我们才合他不依指望与他打閙
誰知你哥ゝ前来所仗有些武藝将我们的人打坏了两三
个难道說就是这么拉倒了罢不能告訴姑娘說罢实不能

岂得将他送官治罪女子闻听口說這个甚恶你们是不依定
了罢好ゝゝ且說小将吴士英正用挑山蛇把个短命狼活ゝ
打死又見那些匪棍要一齐動手由不得微ゝ冷咲肚内說总
得施展ゝゝ祖傳的武藝傷他几个方觧心頭之恨
小英雄 正然心中恨众棍 施展平生武藝精
事到临期难退步 說不得 就得傷他几个人
闹到如此难出去 自古由事不由人 這小将

他把王竟當安鉄 此時英雄两眼紅 才要上前去動手
忽見妹子跑到臨 眼睛也合众棍辦 一派闲言話語消
吴士英 一向妹子話進礼 句ゝ言詞激成怒
且听他等話怎講 还不如 他等如今怎樣行
不說好汗听詳細 單表佳人女俊英 這姑娘
微ゝ冷咲開言道 這宗光景我心明 善說不肯干休罷
岂得情ゝ方死心 你說我是懦弱女 姑娘也会几分流

說罢話 浑身攢勁揚右腿 吧冷不防只听响一声
一脚踢着郭天寿 恶賊的 耳门之上下绝情
咕咚栽倒平川地 气断身亡一命倾 众匪棍
看見女子把人踢死 一齐乱嚷不絶声 那里是什麽男共女
都是响馬众綠林 大家動手快拿住 先拏男女两个人
人喝叫 那个匪棍跑不了 不要放走三个人
言罢只听人吶喊 從口出 圍上許多众棍东

兇徒也有二三十个 凶如太岁一般仝 這其間
吓得万分心害怕 欺負男女两个人 好个女子浑不懼
但見他 施展闲消贵武藝還打众人
話說女子心中生怒施展本領浑身攢勁照定两頭蛇郭天寿
使了个旋風脚只听吧冷不防一声响亮一脚正踢在恶賊的
耳门子上列公别瞧姑娘的脚小力量不小来的可神只听吧
咕咚栽倒在地誰知郭天寿的气断身亡身形直挺那些众匪

棍一齊砍着又是驚怕又是氣惱人〻喊叫大家还不動手麽
那里是什麽男女单信分明尽都是綠林中的响馬強盜男女
三个假扮商来搶奪民財就武兒上前動手擎住才好言罢就
從四面上圍果上来動手实指望以多為勝要擎男女誰智吴
士英一同他妹子施展本領脊背靠着脊背指東打西且說正
得了瞧着如此由不得龍心大悅高声人說道打〻〻〻忽有人个
為单的和你兄妹作主言罢手擎了馬鞭子站在車匣棍的身

后且說標頭瞎虎齊天豹一見男女施展武藝 眼睛有把他
们自己的人打了个四散五落〻花流水自已一想要想空手
拿他兄妹只怕万〻不得能勾
齊天豹 一見男女多驍勇 空有許多单弟兄
大略不能將他拿 想了想 要賭拳腳不能行
總得个〻有兵器 料他空拳怎系封 想罢時
眼望車人呼列位 仔細留神听我云 你瞧男女有本領

事〻在行未的精 打頭脊背靠脊背 封避攔架難進身
这如今 不可圍有他俩个 料想拿他万不能
快取兵刃須施勇 大家要 施展武艺把他拴
事已至此講不起 打一个死伏拼一拼 眼望着
銅頭鄧三聞言道 快些前去莫消停 須得如此这般樣
全憑眼前要机灵 着事不詳就動手 用刀挑開綑綁的繩
大声喊 此地有了大強盜 硬賴他们搶標良

共到当官也有礼 大男有 你我有礼非要他
個頭鄧三說知道 齊頭兒只管放寬心 这点事
不用多說交給我 你们只管去拿人 二人商議話未尽
忽然見 車多客人把話云
車客人一見如此 自然是站在保標的那人頭兒也不管誰是
誰非所仗着有几兩銀子吹胡瞪眼的大模什麽人这樣無礼竟
敢打我们標上的人这不反了麽齊頭兒只管去打忽然打了

官司交給我们不过花上几千兩銀子不吵瞎嚷一闹車客人
之言且到得了主意吩咐声弟哥兒们快取兵刃来衛他要
死伏可要施展具本領了車人聞听一齊回身進店去取兵刃
月不表且說吴士英兄妹正被車匪棍圍住動手忽見有人說
快取兵刃打死伏的声全進了店取兵刃去了兄妹二人
說不好他们要取了兵刃来我们空手如何敵得人要是急了
生一計吴士英進鋪子把一根大鐵通条拿在手內姑娘走去把个捣蒜的石

杵子取到手內掂了一掂口說这宗東西可也打得死人
不說正 四下里一心打死伏 且說正得大明君
站在迎面瞧的見 龍耳聞了尽听真 一个〻
跑進店內取兵刃 安心要把他〻来拼 心中不言暗内罵
未聞兩從了不成 欺壓良民还山可 不尊王法太欺心
偏〻的 保駕車匪惡不到 合該縱放任胡行
幸喜男女人兩个 仗本領 搶前護后救寡人

正然思想平之到 个々兵器在手中 武宗了
一见如此说不好 这起刁徒了不成 逃跑逃大更利害
要拿兵刃要相征 又想男女难敌挡 性命残生一定诡
武宗了 付又油神观仔细 打谅男女妹两兄
女子手拿石头杵 吴士英 通条一根手中拿
皇上有罢这光景 龙意少安料放心 且说那
齐天前他叫瞎虎 催有平人往外行 平多匪棍有兵刃

一个々 齐出招商大店门
这些王大胆不管死活谁还顾命了此一时々把死忘在肚皮
之外一个々手拿棍棒刀铳齐来动手 且说那些瞧着热闹的
黎民一见如此越闹的更大了 又见那标上的人一齐执拳
男女三个强盗 知道的说这是讹言 内中就有个略不知道的
人所见刘春龙店内出了响马强盗了闹有打伏呢 任手有什
么急事也要看々 因此上这个人也就不少了 登时闹成了

人满了 这内中就有刚到的见此光景口说这还了得 清平
世界朗々乾坤天晴白日里闹响马强盗的 这不是野事情真
没了王法了 忽见知根的人说二哥 谁是响马那个是强盗
别跟着满嘴内混讲
这个人 眼望那人闲言道 别听他们嚷叫的声
起祸还是他们的错 所仗着 只有本领任胡行
元是男女来吃饭 他们调戏乱胡行 你们瞧

那位军官将他劝 因为不服打为单 谁知男女有本领
五封前来两相征 外加男女更然强 人多势众怎相征
这件事 私下只怕不能了 还得大家进衙门
就便据实言凡话 谁肯去 出头给他作证明
标上人必生讹诈 说他是北贼绿林 於标民
他两干系也不小 到官总是标上苍 如今时通一概假
总得有钱站上风 此事关系有天大 少时必来军官兵

正是那 人々言讲这件事 忽见兜出人一群
个々手内执兵器 齐都来 直扑女子两吴士英
棍棒刀铳多凶险 令人观瞧胆又惊 胆小的
老弱行路去往遁 胆大的还在不动身 彼此点划要动手
再说那 正得皇爷私访的在
且说武宗皇爷正然观看吴士英男女人々都有了手使的东西
略々的放下心 怀又见从店内出来了个匪棍人々各拿棍

棒刀铳短棍铁尺凶如太岁恶似凶神从四面上把个男女兄
妹围裹起来一齐动手 又见吴士英兄妹毫无惧色左抖々气
昂々由如两支猛虎 皇上见他正喜爱 手拿着马鞭子高声
说道有本武只管打々死几个无妨都有为军的 两你们作
主 一边里喊叫 一边里留神观看 忽见那群匪棍往上一累 各
拿兵刃齐来动手 好不利害 且说小的吴士英一同他的妹子还
是奋背并名肩背所仗铁通条与石杵子遮挡车棍好不利害

但則見
一女子手内有兵器
当先乃是名佟秀
只用通条往上敲
小将付又把头跟
只听他
那边又来胡梆蕊

男女二人跳出衙
梆蕊的
舞动钢刀下绝情
只听咯吱响一声
乱声的就往下打
哎哟咕咚倒在地
小姑娘

通条一根丁小行
不顾杆子重人沉
吴世英
忠棍只绝手搭木
佟秀后背响一声
但见口内吐鲜血
石头杆子下绝情

谁知正碰在頭上
馬八遇見年幼将
兄长出名子叫刘青
齐天豹
两个男女施英勇
何不先要他的命
回身立刻跑进店

杵的脑代往外崩
难挡通条来的凶
捲刃刀他不中用
一傍观看驚又怕
所已為
然后再拿小畜生
他把乌能抄手中

内脑浆
又有棉羊不是对
陰不答也胃了魂
啃々多呼自乱音
那名书单一个人
想罢时
先把砂子在上药

钱根下在能内中
这个贼
要打别人还可已
当头对准手一动
咕咚一声乌能倒
口内说

勾上儿子对了准
他也不管生共死
安心要
火枪碰药烘的声
直扑天子主武宗
可罢了那位平定護驾的人

火枪早已预备停
两手端能下狠心
乌能烘死大明君
只听得
时间姊妹男共女

游龍傳廿二

中公正偹万岁虽然心中有些疑累〻们深信太监的話仍倚保
駕坐御常有陳敬蘇進二位太府所有甚麽為难若情的事尽
是这二位太府老爷调停武宗爷也把刘瑾当作这蘇陳二位
太府一系相我只当他等尽是一般的心意爷您知道刘瑾所
為未太岁刘三斬太倉刘二还有王敬子心怀不正只要篡位奪
权暗害武宗皇爷所信家丁刘可用之言进宫来用話說動正
德万岁安心要出外私行此乃是调虎离山數龙出海之计当今
万岁前脚起身后脚就旧要調兵困城登基改号他也不想回
廷佐逍遥神侯查照大明的江山正在興戚之间爲作敗所所
宫且說正德皇爷口說刘瑾所奏我朕准行明早登展合朝公卿
合朝文武一一会議准朕好出外私行刘瑾间所只得谢恩平身
也就出宫院离朝門回轉私宅不表且說左右賠己的兩名太府
陳敬蘇進方才一闻刘瑾所奏之言不由的心中咤異
二太府　一齐琛陪正德主　時〻刻〻不离身
方才听见刘瑾奏　他要叫　万岁皇爷离北京
天下各处訪一訪阡　大明老将后代根　都只為
朝中缺少擎天柱　那有扶主保駕臣　座上一時准了奏
明早当展向武文　虽然却是正派事　只怨权朝派何人
这件事　中大要紧非小可　总得忠心赤胆臣
内外全辖刚直烈　更比这　当今万岁烈又忠
未斬存而不容欸　实算一派事〻公　每日里
常览天下当入本　制城府要作南氏　兵刑工后吏户礼
六部全然要查清　外辖諸般要紧慎　还得内辖在宫中
这些丁　三宫六院中太府　各处太监不扶人
一派性敖不伏管　因此上　东西开厂立衙门
总得内外要排难　用便出京也放心　若不然
只恐京都要大乱　这件事情不非轻　二位太府心不定
陳敬他　一傍跪倒尊主公
太府陳敬尽个礼叩首口尊万岁爷上方才准了刘瑾出京私遊
天下訪贤招士万岁须得先把在京权朝内外的臣宰想定安
准再去出京訪贤招士方保江山得稳社稷得牢由便爷上出京
也放心闲遊奴婢多言主公你自慎言罢叩首在地正德爷闻所
叫声陳敬我想权朝旧叫太监刘瑾以企怀王岂不是好何必多
虑陳老爷间所只嘛的京疑不止連〻叩頭口尊万岁畧想那
太监刘瑾虽然啟奏陛下出京外訪贤一派忠言若把奴婢細想刘
瑾他並非是个诚实的君子却是无智的小人大是詐人
仇心毒意狠行事有些〻奸詐
好一个　赤胆忠心陳太监　看透刘瑾非正心
只恐入在他套内　因此上　探听皇爷話語音
听见权朝特他派　不由有些心内京　連忙的
近礼跪頭尊万岁　皇爷龙耳仔细听　权朝不可派刘瑾
内中三件動疑心　打頭是他来啟奏　提說外訪有英方

只恐怕　調佛南山下毒手　龙离苍海恐被心
二則刘瑾心性窄　他恼了　杀他侄児与王親
太岁刘三親骨肉　親家兒子叫王敬　太仓刘
也是他的親与故　杀死未兒又動心　第三更又犯疑处
他有十成恨在心　坐上当展将他打　四十御杖不能軽
且闻为　刘瑾廣招車周听　四外若者有名声
並非奴婢心多想　其為人　有些奸作不正経

陛下总得加防備　权朝不可用此人　正德了
闻听低頭仔细想　陳敬之言孔上通　坐上只說朕准奏
明日了　寡人自然有調停
俗言聰明不过帝王一闻内府陳敬之言猛然醒悟虽然如此
皇了还是半信不信不但不留神坐上点頭口說准奏律〻平
負我朕自有調停陳老了叩首扒起一傍伺候車公权録通
俗並先散話正德万岁到了次日五古登展要看那些〻文武〻衆

不表且說狗贼刘瑾听見正德万岁准了他的言語应承出京
闲逛訪美田不的满心欢喜急忙出朝回王私宅進内立刻将
家丁刘可用叫至跟前也就把圣上準許应承出京訪美明日
登展〻〻今合朝文武議論的話对着家丁說了一遍狗奴闻听
口尊太了但不知万岁肯派何人权朝办事
好一个　狗奴家丁刘可用　口把太了尊一声
可知万岁降御旨　权朝事　不知派了什麽人

太监刘瑾回言道　万岁並未提这宗　但說是
准奏明日就升展　还要问〻武共文　不定要派那一个
还得明日進朝中　家丁闻听開言道　太了留神有意听
这件事　虽然作成有八九　还怕内中有变更
万岁明早若升展　一定要　会合文武众公卿
必言出京去游戲　所為君者訪美方　都只為
朝中缺少擎天柱　招来納士暗〻私行　委派别人怕不好

因此御駕要親征　必是先派人保駕　内外一定是大臣
然后是　钦派权朝掌国征　且看委派是何人
但恐派上太了駕　我肯保　大明江山得八城
那時早〻朱宅内　只用太了書几封　代我去
山東投書将兵调　不日前来兵困城　只用一如此这般樣
怕甚麼　北京空〻有几万人
内中只怕不派太了朝中那此〻文武所慮最怕吏部的刘三貴

宰相朱年華内阁中書賀金章孔文阁大学士方燕禎还有
護国公張勇都指揮馮賊胡刚内目陳敬蘇進这几位若要
权朝只恐难以下手内它中若派怀王千岁还有些促將最怕再
派上小千岁林王朱友那位了生性刚暴眉皺杀人虽說年
交十岁他的心高氣傲满朝文武尽都惧他三分明日早〻進
朝听〻便見分曉刘瑾闻听也是心中不定准備明日五古進朝
不所不表單說武宗皇了到了明日清晨忽〻陣鐘鳴鼓响車官

眞止嗷退班 大家伺候登殿
這一日 合朝文武來朝賀 轎馬齊奔東華门
來至朝房等王駕 專等着 武宗皇爺把殿登
書中单表刘太監 五古整衣不消停 宅门前
扳鞍上馬催坐季 不代手下兩家丁 穿街越巷來的快
來至東華龙禁门 下馬入內刚站定 忽听鐘鼓一齊鳴
京動了 正德天子武宗帝 連忙傳旨把殿登

只起龙体出正院 旧有那 太府宮官不消停
扶接正德上御輦 擡起皇爺大明君 众太監
左右圍隨在前面 大殿龙樓聚武文 登時來至金鑾殿
下輦駕坐九龙墩 群模文代居班右 鸑簡排頭位列東
但和見 蝦須簾捲金勾掛 九五位坐下大明君
御女执掌龙风扇 一陣〻 香烟繚繞玉爐中
淨鞭三下傳止嗷 文武朝參臣拜君 一人

舞蹈揚塵丹墀叩 比比朝罢列西東 群臣朝規刚然定
武宗皇爺降御旨 众位卿家听我朕 寡人心事对众云
明白了 朕要私行暗出外 所為天下訪英左
只為朝中缺良將 因此上 权朝現今缺少人
那位卿家肯此任 可保我朕錦江洪 正德爺
刚然問了一句話 來了忠心赤胆臣 現晴师有五六位
班部中 把一个丁佞党 奸賊嚇骨魂

众日正德皇爺昨日一聞陳太府那席言詞爺的龙腑中早已
有了主意刚因此今日升殿在宝坐上也就罢太監刘瑾在宫
中所奏大明老臣们有后輩子孙如今尽都隱姓埋名叫朕親
去訪查招賢納士这些言詞众爺說了一遍皇爺說朕这一
出京私訪巡訪事又恐朝中无人把守因此寡人所為卿等何
人权朝中朕治理国政安邦皇爺的一言未尽忽見班部從中
闪过些文武官員一齐跪在駕前且說狗贼刘瑾一闻正德万岁

当殿所言向道何人权朝才要这些出班忽見有好几位文武
官員越众出班在駕前跪倒狗贼只得走往脚步本日細看
还有天子一仝合朝文武留神观看元來是内阁中書賀金章
乃是当年高皇駕下老臣賀子英的孫〻还有方孝孺的孫〻
方燕禎宗景康的孙〻宋年華还有一位忠烈刚直不怕死
的忠良刘三吾的孙〻刘三資现任吏部天官之職扶保当今无二心
这都是 大明世代忠良后

所見权朝母丁字 这件事 有此众人不非輕
故此人〻齊答左 越众出班往上行 还有那
都指揮胡杰是黑脸 他祖当年有大名 誰人不知胡大海
捌嬰朝棣后代根 还有英左叫張勇 世袭封侯燕国公
一个的 赤胆忠心定世武 尽在駕前拜倒身
正德万岁龙心悦 腑内說 朕若出京才放心
想罢往下開金口 便向文武众公卿 細想来

你等原把朝刚学 朕的大事伏乞卿 正說（徳）刚說这句話
枉听吏部把話云 刘三贵迎礼学万步 陛下龙耳納目音
既然是 万岁出京訪贤士 也為搜選将英雄
元本当年老爷后 耳闻有 尽都埋昧在庄村
也有安想扶主意 怎奈无力难尽身 户上人
不能设立绿山居 陵武所前遂英雄 便叫遣官去暗訪
这内中 到有多少私弊情

西宫吏部天官刘三贵所見这件事却是太监刘瑾所奏有此心中
不服所虑怕他心怀不正用為他任你太岁刘三被万岁未死在
城外因此要使调虎离山之計故此前来奏明好叫万岁出京
放心違怅進礼口尊陛下既要出京闲遊訪贤納士且有一者
調遣安路嗜叫皇爷在路走的放心与无日限叫便去之一年
半載常保北京城穏如太山江山有靠社稷得牢叫便爷的龙驾
行至何州府县那座省城臣等在京都也叫知道叫便遇見卿

此英雄好所姓字名谁家鄉住处臣等也叫知晓皇爷加封他
的官職大小臣等早以明白
好一個 赤胆忠心刘吏部 果有奇才謀畧深
未從出班来見駕 早就有 安邦定国一片心
因此当殿細奏主 正徳万岁龙面春 往下叫
你等平身朕有話 众臣叩頭謝龙恩 大家站起分左右
天子代唤叫爱卿 才才所奏尽通礼 果是良謀治国情

保不知 何何用度能通信 能在何处尽知闻
卿家細々奏与朕 才能晓 用何良謀保京城
刘老爷見问呼陛下 皇爷请神龙耳听 这如今
万岁既要闲出外 权朝尽都有重臣 内院皇宫非别者
须得林王小備君 虽然他的年紀幼 可喜刚强难列公
再派上 怀王千岁查宫院 總此内外要分晴
保驾随龙人几个 到不用 多代臣宰帅相凰

指挥胡杰暗保驾 须得張勇護国公 再把卿
孫泰的番将派他去 此人骁勇叫江彬 还得贴臣二太府
旧是卿 陳敬蘇進兩个人
吏部刘老爷說万岁这一出京預先在宫中将宝頒旨意叫
蘇陳二位太府代上内中色果有文方四宝所為便宜行事
不論爷在那州那县若遇見偏将英雄豪好汉真宰封官贈职
立刻傳旨只用爷驾親筆或叫本人或派州县恩送進京為臣

等焉能不知圣驾現在何处叫便京都有何緊急軍情也能啟
奏万岁得知從此后就命京营节度黄文善多々派上京兵
在九门緊守查看四外的奸細亦防内患还有一件要降旨迎
京总得到省々府内接迎也就不能走漏風声臣言以畢望
我主龙意天裁
刘吏部 奏罢一往前后事 喜坏合朝武共文
人々点頭齐誇奬 都說道 果是安邦定国忠

内外察慎多虑家 武宗皇卩才放心 别說是
私行京都九个月 果然一年尽安寧 胸中果有良謀策
治国安邦定太平 实然調停有進退 内外防備最又精
众群臣 一齐誇奬心欢喜 唬坏欺心狗佞臣
太監刘瑾心害怕 暗々恨 吏部天官奏事情
出々坏了我的大事 我与奸賊仇更深 從此后
我若不把老賊害 誓不爲人天地中 今日刘瑾怀下恨

千里駒上見分明 是些害死忠良輩 一家骨肉特苦情
若不虧 正德皇卩权好汗 天下招聚許多人
只等回鑾將京進 刘瑾他 当辰啟奏主武宗
泰安神州將香降 却安奪权篡位心 那時节
又是吏部來識破 当辰拦駕主不听 此乃后話不多叙
且說那—— 正德万岁主遊龍
众公刘三賢乃刘瑾結下這断冤仇旧是同这件事起此刀

后話且說当今万岁在宝坐上往下降旨說道权朝政事务欽派私文阁大学士方燕禎內阁中書賀金章宰相宗年華吏部天官刘三賢等專理朝剛扶助社稷內院皇宮所派御弟林王皇兄怀王协同办理謹慎宮悼京邑节度調遣五邑四门每日派兵各分九门查看防備賊徒随朕保駕旧派都指揮捌杰護国公張勇参將江彬內府陳救蘇進明日暗地出京也不用合朝文武送行子俻只恐声張有些不妥我朕自便私行

正德卩 大展龙樓傳圣旨 拜倒文武众公卿
人々謝恩將頭叩 班部中 唬坏刘瑾狗佞臣
暗々只恨刘吏部 老賊行事將狠心 你算將
我的心事全参破 使我后想影无踪 前々后々安派定
退不能來進不能 一派痴心全打断 难免还得另生心
少不得 未害正德大明主 先除吏部老奸宏
我若不下狠毒意 刘三賢 他算是我眼中疔

少時出朝回家轉 再命家將設牢笼 刘可用
心中有些多謀略 且看他有何計行 不言狗賊名刘瑾
单表正德大明君 高声傳旨众文武 從此不可走漏風
明日早 众卿不必來送駕 忽然上朝將前奔
每日如此照常樣 十方的 不可显出服出京
言罢朝袍只一抖 是散合朝武共文 一人々
眼睛万岁退殿去 众卿送才往外行 皇城外面上轎馬

回宅回府不必云 書中单言賊刘瑾 出朝上馬轉家中
來至那—— 自己私宅下坐騎 迈步直奔書房門
正遇狗賊刘可用 主仆俩 見面就言这一宗
刘瑾口把家丁叫 事々全然落了空 他就把
朝中一往什么事 对着狗奴說了个循 好了狠毒刘可用
立刻就 生出了個坏狠毒計牢笼
話說太監刘瑾朝罢回轉私宅則至外書房內忽見家將刘可

田前来狗贼一見田不得滿心欢喜叫声刘可用你来的恰巧
正要叫人也你前来家將閙听連忙上前口尊太ア但不知今
早進朝可得听見正得万岁武宗皇帝当居派了何人权朝
万岁几時起貝保駕的官員此去几位都是何人刘瑾見向
嗐声嘆氣叫声家將我的兒說起此事様〻宗〻諸般合意
今早咱家進朝到王朝刚鐘鳴鼓响万岁登居那些文武朝恭
已畢正得万岁对衆說道因為昨日太监刘瑾奏向我朕駕下缺

良將現今風向天下君省尽有先年老祖駕下老將尽有后代
子孫埋名隐姓不能出世无力進京寡人要私出京都訪英
招士无人权朝但不知何人担此重任咱家一聞万岁之言立
時回要出班前去見駕誰知上来了几丁官員一齐跪在駕前
哎呀我兒不消說了活〻氣死人也
刘可監　說到此处心冒怒　氣滿胸膛眼无睜
叫声家將刘可用　上来的　這些人華氣死人

当先同閣大学士　姓賀全章是他名　弘文閣
学士此人多忠烈　他的名叫方燕禎　宋年華乃是宰相
尽是大明老臣孫　还有一人作吏部　刘三貴奏事氣死人
他華把　响的大事尽皆坏　里〻外〻尽恭明
此書乃是抄录傳　刘太監　一往言詞說了通
爾使差上那里去　来回尽都有信音　如若是
何処收了重好吓　在外立刻把官封　叫人代有空頭吉

立刻封官回進京　旨意不往那里下　都皆府内接差文
這件事　做的機密実謹慎　叫人有些不暁得
更有一宗可人恨　正在了　你的言詞句〻真
内里派定小居下　性命的林王叫來左　那怀王
反到休亦小千步　不許諸人拉進宮　刘瑾言詞还未尽
把一丁　万恶的狗奴嚇冒魂
家將刘可用一向太監刘瑾王言嚇了一跳口說不好你我的

大事算是叫吏部刘三貴全然恭透忽有兵不能進就有
力不能使空有人不能行閙了丁大假门不能入这件事来的
又毒又恨又厥又密有些难伸太ア这件事說不得恨小那君
子無毒不丈夫这如今小人到有一条根毒阴坏計可要太ア千
万不要性急正應俗言要报仇三年不晚明日太ア写一封深
托皇几和尚的密書一封叫他招聚天下四外的响馬盜寇
有名的世间小人所使酒茶指能行走的兎腿無違一処我少

親到一起只用我作的利齒說動盗寇之心管叫他傾心出胆投得太ア
好一丁　万恶临天的刘可用　果然阴坏有才能
口尊太ア休急兒　常言道　君子报仇等三春
略想正得出了外　陰城府里后庄村　再没說
不能遇見英宏時　相巧遇見老將孫　果然权能明將后
万岁一定念ア的功　果在刘瑾他的話　一片赤胆為国心
從此后　太ア还得多尽力　一派忠正献真心

只要名声傳出去　把卩的　好名忱動各省中
但愿傳到万岁耳　知道你老一片忠　那時节
單等万岁回鑾日　正得万岁進了京　那時進宮再啟奏
只言圣駕还愿心　劝他太安把香降　皇卩再無不准行
他若是　太安神州把香降　那算正得入牢笼
只用調動重兵兜　連倜兵　一齊圍山拿君臣
叫他立刻就讓位　那時不可善恪情　說什庅

吏部天官重臣宰　那怕林王叫朱右　狗賊說罢一些話
把一个　禿賊刘瑾長嘆客
太監刘瑾一聞家將刘可用那派話低頭一想果然不錯若非
如此只怕禄〻不行打頭那些权輒的臣宰日〻防犯常〻掛
心反到為他二来名声在外不能作事豈得依他大不得單
等万岁進京再作道礼重公這个賊听了刘可用的話到次日
親寫了一封家書用炤为家將之言亦啓了刘可用前去他也

旧処〻行些忠正仁义之事也不過个月期程他的忠烈的名
声傳出果真还作了些好事不表重公這些節目只等正得皇
卩回京再表且說武宗皇卩到次日暗〻傳了一道圣旨曉諭
保駕的大臣男卩刘术苏国公張勇恭將江彬太府蘇進陳
敬尽都是軍官打扮出京保駕
正得卩　宮中傳了一道旨　保駕臣宰个〻尊
改扮軍官出城去　准備的　武宗皇卩出前门

二位太府也改扮　空頭古意以在身　蘇公〻
御馬團内去拉馬　准備万岁把駒乘　此書乃是扶杀傳
勇將結說才奧神　正得万岁往外走　步行出了正阳门
那些个　保駕目宰暗跟定　皇卩暗〻訪民情
前者出城尽看過　那些个　鋪面軍民不必云
但有人群要私語　皇卩站住細听音　猛然间
三五成群私言講　唤弟呼兄把話云　皇王有道家〻樂

天地无私処〻春　細想刘三称太岁　万悪滔天欺重民
还有个　太仓刘二更禗道　所仗帅王是硬根
前日过見正得主　張国寺　將他拿住向典刑
查楼除滅賊一伙　直到如今地面靖　正应了
草帽群霜〻帅日　悪人悪有报应真　天子闻听將頭点
附向說　過去之事听他不行
那些軍民百姓七言八語紛〻言講做夢也不知武宗皇卩在

一傍听話又听一人叫道列位細想来豈是天非才頭是悪頭
的尊贵滿盘二则見巧是咱们平夕居民草木之輩的造化
不小才遇見当今万岁前来私行頭一次在查家楼听戲拿了个太
岁刘三二次私訪張国寺拿了个太仓刘二除滅了一伙强人從此后
北京城也旧沒了那些强梁悪棍欺押你我豈不是天大的造化
且說正得万岁皇卩听了会子都是此好話也旧来至珠市口
住脚步望着内府蘇公府走一点蘇進也旧明白連忙把皇

ㄗ的龙句獅眼從御馬杜將過來 服侍ㄗ上ㄗ坐騎
正得ㄗ 抓宗上ㄗ能行馬 低言有語叫蘇公（顺里先走要才城 許多人乂打々了入）
你為車臣慢々走 我朕先
彰仪门外路上等 遅早是要過肥城 州君臣
住宿雅在常與老 路上不緊慢々行 我朕还要遊玩景
消散到处看鄉風 你們不過在后面 不要緊走居私行
我朕加 御馬脚下走的快 大料你等不能跟
蘇公答应說尊旨 奴婢去 告訴保駕車大臣
天子点頭一催馬 走動往西一園風 蘇公々
回身来把車臣我 先見胡东護国公 还有恭将山陳敬
照前旨盡細言明 車人所見这道旨 人々上馬慢々行
且不說 保駕車臣在后面 单說万岁大明君
御馬走動如飛快 就便要 慢行比番快似風
展眼间是三四里 松頭看見彰仪门 正得ㄗ
一催龙駒往外走 出城一直往西行 本日观睄軍民等
尽是経商買賣人 四山五岳山陝客 肩抗推車来往行
正得ㄗ 剛然过才蒼蔣阮 忽見圍着一群人
皇ㄗ催駒緊切近 但只見 許多人打一个人
那人年輕不还手 棍棒一齐下絕情 年幼人
呆說受打有招架 不見手人近他的身 正得万岁心一動
暗說道 好一个年幼人这般挨打為着何情

話說正得万步武宗皇帝坐騎獅眼驄的御馬[illegible]其快无比車公这匹馬乃是外国進来的坐騎身長[illegible]有八尺他頭頂上有一个周將角兩支眼是元的眼上有三寸的纖毛蓋住眼白日里睄地行路真是日行千里善能渡海过河若到寅夜天黑他的兩支眼元睜閃光如兩盞大灯任憑什么黑鬼怪見不得他这兩支眼光一照因此其名叫獅眼驄即是獅子的眼睛走動如風把那些車大臣撇下有二三里多远咧吗

彰仪门走不远忽見前面路北里舖面门前圍為許多人吵嚷皇ㄗ一見龙心疑也不知是什么緣故一心只要睄着々々他將馬一蹤来至跟前收住龙駒往人群中观看由不得心中詫異元来是許多的買賣人圍着一个少年人一齐乱打無奈那些棍棒乱打可不能進身还有一宗奇怪虽說那个少年人被那些人棍棒乱打总不見他还手由着車人打罵那少年人总是微々冷笑

正得ㄗ 慢用龙睛留神看 打諒少年貌与容
身才凜々高六尺 他的那 堂々相貌在年輕
面如鍋底黑又亮 虎目熊眉猛又凶 兩支眼
一雙如同灯兩盞 武家模樣光頭巾 身川青袖希破爛
上面補丁數不清 破庫一條光着腿 蒸兇靴鞋足下登
但見他 总不还手无怕惧 微々冷笑不作声
形景好相媚二愣 旧由如 候供遇見馬前龙

站立不動充挨打
總不还手也不填
正得卩
馬上看白多一会
心中犯想有沉音
觀看少年来的性
却与别人大不同
棍打頭頂一声响
如同打鉄傚了
旧便是
打在腕上不里会
不破不腫不竟疼
棍棒尽是十分力
就好相
總沒打着一般同
皇卩看罢心犯想
此子有些异性形
細想来
其中一定有元故
鞭子一指向一声
你等不要如此打

爲單的　向你們所爲什麼事情

且說串人正有孔打那人忽見一个單官前来擱住不叫他們打罵所尚是什麼元故一齊只得住手占且不打說馬上的單官君向打他的元故我們先告訴〻〻你知道〻〻你也評〻這个礼兒合的有合不着也不知他是那里来的一个叫化子闹了兒沒有錢公然大胆進我們的舖子内包子和路豆付弄吃个了事不有余惱了兒記是沒錢你想京城内地天子脚下豈肯容他白吃之礼你們瞧他渾身上下連个值錢的東西也无有因此氣他不过往里死打他一頓剝他个京光誰想他人嘮有此脱皮賴就的合挨打再者我們開了這座二葷舖賣多少錢豈肯叫他白〻的吃去

此乃是
天子脚下非外县
華容之地廣行人
[illegible]非傍棲的館同
賣咋个
南北海味与山珍
小本生意賣糙飯
色子和洛大號成
我這里

貨高不弍全有在
遠近皆知說公平
今日来了這窮汗
公然吃飽不給錢
他仗賴旧合挨打
這頓棍棒不非輕
那曉他
一点全然不礼会
總未打倒在埃塵
思想要把他拿住
旧送到
衙门之中治罪名
這在小市非容易
七八口人費用工
似這等
白吃白喝不給錢
几支邑唷閒舖门
單官太卩想一想
誰是誰非評一評
还是該打不該打
並非欺侮過路人

正得卩
一閑買賣人說的話
龙附犯想自沉音
科想他等買賣小
格不住
被人白吃不給同
批膜觀看少年子
不相无徒騙嘴的人
細想他
如何白吃不給錢
其中一定有元因
代我向〻并切子
也旧知
向裡詳細一往的情

正得皇卩想罷一看肖下了龙句開金口說道你們這些買賣人不用打罵他吃了多少銀子爲單的替他給你們如何串人問所有說你着替他給錢我們也旧不肯打他了既然如此你旧拿不来皇卩說他吃了多少錢呢只听串人說吃了五百六十八文皇卩說既是如此爲單的現在肚内並无代有錢占且容他前去只等爲單的人到了即使給你們錢串多人一閒当單的也是空口說白話无錢說大話使小不如何中用者就單官卩你走你的通兒罢你又充什麼究大脑代兒办又替人家認賬你走你的路兒我們總得將他打一个心服口服剝他个

精光也叫他知道、、
買賣人 眼望天子說請走 劝你別管閑事情
虽然无錢替还咱 这件个 大話滔天不必云
料他身无值錢物 剥他个精光才趁心 從此后
赤身露体难進甫 再想西吃方不能 五六百錢不要緊
給他个没脸愿对人 軍人言詞还未尽 正洲皇爷代愧容
口内說 慢說吃了錢五百 五六百艮子也敢在

只等為軍人若到 賣你們 銀錢色管保現成
軍人向听將喘咧 軍官大話少要云 几百不
尚且没有賣艮兩 这些言詞誰肯听 皇爷聞听沈音想
世上艮銀便為尊 你言一句真不錯 一文錢逼倒大英雄
想寡人 貴為天子人王主 只為缺少几百同
反受小人凌辱耻 到此時 满腔怒色不能云
偏了身无剥的物 扭項回頭看分明 瞧见了

何已騎的那匹馬 叫声買賣許多人 既然不信為軍者
我把这 坐騎留下当作小文
留下馬如何買賣人 向听一齐点頭說道这还可以留下馬等
錢来再取馬这到使得正得万岁一伸手將獅眼顆御馬遞出
軍人这才眼望少年的人說道你且跟了為軍的这里来史丹人今
見為軍的並不認識萍水相逢伏又行事无錢屢將馬留下替还
賬由不得滿心感激真是无是可根今所見唤他連忙答应跟随

在后前去不表且說那些保駕的大臣只為万岁的馬快前行把
那些軍官尽都落在后面一齐說道圣駕离的甚远你我須得
急急前行赶上才好刘老爷說道今日既有旨意遲早准在常
與店住宿何用急走春將江彬說虽如此也得前去打点
又听得 二位太爷呼列位 前途拈香休挂心
前日内府軍官等 早派下 家將前站把店巡
这因刘瑾他啟奏 州城府县有名目 想当初

老臣人人尽有名 无力進京暗埋名 奏明当今万岁主
御駕出京暗私行 因此傳下一道旨 今日起蚤要起身
爷的那 御馬腳快曾說过 旨意叫咱慢慢行
虽然說 你我总得把駕跟
遲早准到常與店 内駕有事罪不輕 依我說
千万不可心大意 保護爷駕免罣心 軍臣回答說有礼
太府說的很圣明 此書議斷不重叙 說話之向往前行

登時间 一齐过了菜市口 报国寺在面前存
只当圣駕又到店 向了向 这兒前来往西行
出了彰仪门一座 霎時来至飯甫门 猛抬頭
看見万岁那匹馬 拴在飯甫门外存 只当圣駕必在此
一齐跳下俊走龙 大家進甫去找我 那有万岁影共踪
軍大臣 人人的问何无故 皇爷莫非步下行
愣怔果爷向言道 想必是 万岁紀放在甫中

步你想是頭里走　自然看見必定問　依我說
拉着此馬再找尋　也由深知由里情　江泰將
口内答应一伸手　解開偏江要起身　忽見甫中人命喊
别放逃　偷馬强寇賊一群
話說泰將江彬上前才要解開偏江拉馬　忽听甫内的人高声
嚷道不好了有了偷馬的人　吶快〻拿住　才好　江老爷聞听心
中大怒　好小輩誰是偷馬的人　旧執掌嘴　这个是我们同伴兒

的你敢不叫我们拉了去　庄甫内的人說道　你们前来偷馬反来
罵人　你等才应該掌嘴　言罢上前旧去奪馬　被泰將照腚旧是
一个嘴巴　只听吧　只打的跌倒在地　得見滿甫中跑出来一群人看
說好的偷馬的人敢打起人来了　这不是要反了卯　誰知内中一人
跑到官所上去报且說　護国公一見　如此由不得心中不悅　一声
大罵　好一起瞎了眼的奴才　这是我们的馬　反到胡言說我们
偷你们的馬　真正該死　話言未了　忽見来了一群官兵所為来

拿偷馬的賊　及至到了跟前　誰知内中有兵頭認得是護
国公爷　誰敢上前　又听公爷說　你们說我们偷馬　这个馬你
知道是誰的馬呢　買賣人說　元是一个客人吃了我们的飯
无有錢　被我们打他　誰知来了一位也是个当軍的　要替他还
錢　偏〻並无代有　留下此馬以作押賬
甫中人　眼望公爷開言道　單肯要你仔細听
世上岂要說了礼　难道說　你们不是大明的人

即便爷们認此馬　必是認得那位軍　你们也
到我们柜上向一向　馬在此処必有情　上前硬要拉着走
自已想〻通不通　我们攔挡反打罵　到說我们乱胡行
那位爷　上前立刻旧動手　不容分說嘴巴掴
打的伙計栽倒地　你们瞧　趴不起来哼〻
还說不是来偷馬　要賭嘴說怎得能　護国公
一聞那人这些話　才知皇爷遇見人　又听太府陳公請

不知吃了多少銅　如数还你旧是了　何必多說閑口声
說有話　眼望江彬開言道　老爷不必把氣生
吃了多少將錢給　咱们好　早〻走路是正宗
甫家也旧回言道　五百六十令八文　江泰將
如数將本遞过去　忽听甫家把話云　还得那位来取馬
你们要　拉去此馬方不能
旧是你们給了錢不能拉了馬去　也得那位当兵的来取明旦

說　兵頭聞听連忙上前罵道　狗合的收了加旧是好大的造化
呢　甫家說那个当軍的留下馬　不能叫他拉了去　兵頭只怨有乱
赶上前旧是一个嘴巴　甫家說別打　这是那个当軍的馬　怎得
他来取　兵頭又是一个嘴巴　罷說了　罵他一張嘴旧是打　只打
的甫家也不敢言語了　軍家大臣將馬拉着一齊而去　甫家說也
〻〻当軍的怎麼硬把馬硬拉着走了　軍兵丁这才大罵　好一
起子瞎了眼的囚囊的　你们还叨〻滿口胡謅　軍兵伏又晌了

哨中大目去远这才走进甫内望看甫人說道　你们好大胆子
一个丶都不要命使了模丶你们的脑代
中官兵　未見中目去的远　方才混进饭甫中
眼望甫人開言道　一个丶　你们还在魂夢中
满口胡說真該死　你当留馬的是何人　那旧是
当今万岁正得主　方才尽是保駕的臣　大人不見小人过
宰相肚内把船撑　尤有你们信口講　並不嗔怪量寬洪

你们还　摇敢留下方步的馬　想丶脑代長的威
若要一恼难保命　一句話　平了甫子要残生
还算你们没造化　不敢得罪当今　每日里
說話行事粗又硬　氣又粗来言又村　不懂柔軟而和氣
說動話旧愣頭青　不敢留下他的馬　他替还钱立刻应
有造化　若叫方步龙心喜　一定是赏几百銀
甫家一聞兵頭的話　一个丶　嚇的齐把舌頭伸

〻說不好是大祸　不該胡言信口噴　中大目
这一回去說詳細　难保此甫一生平　忽是我们行的錯
買賣人　一分和氣也不綝
难怪丶丶那位万岁卩說过只管叫旁人走卖你三五百學
也是小事忽是我们胡塗那且想的到他老人家是万岁卩居
是不該發这宗才甲官兵抗發才要和你们这宗人頭兒旧是啓
明的柔兒打頭一甫子連个和氣全无一个丶都是出殃的臉說出

来的話能冲倒八墙墙要許買賣人發財現今旧有个人是个
賣玉器的姓陳名叫陳見京在报国寺遇见太仓刘二巾万岁
卩買他的東西那一位陳卩那一宗的和氣忍耐真是一言难尽
万卩岁卩一喜赏了他五千两庫良現今旧是个才主要相
你们这些山東兒用得供他当祖宗大略也發不了那宗大
財
且不說　中兵甫内閙議論　单言随龙保駕怪

叅將江彬拉着馬　后跟着　都指揮全獲国公
还有陳蘇二太府　个丶留神細睜睛　蘇老卩
馬上一眼早看見　眼望公卩把話云　列位睛丶那前面
乃是当今明主公　中位閒听相閒看　果是万岁代着穷人
一个丶　連忙也旧上了馬　跟随后面不必云
且說正得明天子　恨恨那　甫家留馬不識人
龙心喜愛年护子　代他急忙往前行　路途中

便向少年那人等　姓甚名誰那里的人　祖上无親何生理
看你品貌不非雅　因何落落遭困苦　不該騙嘴扎不迴
既然是　眼内无不死人的物　被人打罵不还声
只管实說对我講　為軍的　内有主意好调停
那人見问嗐声氣　太卩留神你细听　若說起
祖上不由人愧死　活丶燥死佑祖宗　小人並非无名輩
我的祖　都是大明将英宏

那丁少年人口呼太卩我祖当年在太祖洪武皇卩駕下官拜
常国公祖名常遇春 世襲公爵 以因年代久远 遇見我等先朝
的子孫接續不上先人之業 尽是左隈夯汗小人乃是常林的
滴派子孫名叫鉄背常青今年二十一岁家住江南常州府 熱
县家中虽然艰难 心中想到祖上是何等累的英左 一旦埋没
小人一派妄想 实指望 所仗满懷武藝先人的弓马鞭扴投
上京都靠吃一分钱粮巡丁出身 不料时氣低微走至涿州

得重病到有一丁多月 尽把有盖行李全然賣訖已尽 方才
好懷内只剩得同钱五百 要奔京城 正是孤孀单打独根草病
偶遇見蔡公文
常小将 眼望皇卩向言道 太爷治神仔細听
指望上京投门路 吃分粮 以图功名上進心
誰知病在相商店 丁月期程难動身 刚丁的
服内剩得钱五百 遇見相面的一先生 此人祖上名不小

袁柳庄的后代根 他的名字叫袁浄 相法高强神断京
他相我 多秀身染这场病 方能从今遇贵人
必須急丶将京上 一路上 防備伤才要小心
因祸得福功名准 方信愚下相法灵 因此上
路途之上緊加步 总是时氣運不通 来至此甫吃丁飯
誰知失落五百两 陣見又无信不物 方分着急在心中
万般的 方法全无心代愧 以得打罵不敢哼

小人礼愧情屈处 焉敢还 还手動氣与人争
任平他們來欺我 甘心忍受死怨心 这件事
多秀太卩救了我 不然难免送衙门 那才挂另丟丁丑
忍然高叫出祖宗 正得万岁闻此話 心中不忍暗沉音
听他言 却是遇春大将后 何為手拙怎見真
便向常青这些話 小英左 連忙答应说現成
回手要把平拙取 不由一陣好吃京 腑肉說

这件事情真奇怪 第丶宗丶算罕闻 若要說出这件事
我的卩 活丶的京死人來吓死死人
大正德万岁一闻少年人乃是常遇春的后辈扶保永樂万岁
常林常保的孫丶又想到他祖先上彩石基大戰陳友亮是何
等样的英勇怎奈他的后輩落到这步田地但则一件君拙
他說是常遇春的后輩何為遇拙想罢便問此事常青連
說有寶拙丶丶丶好不奇怪唬死人也不瞒太卩說小人臨起身

的時節辛秀小人的母親姜氏有先見之明說道常青你去上
京若遇机会何為祖上的龟拙我的娘給了小人一件王宝親付
王付于我若有人要向此物就是你出頭显名之日收入懷中不
又叫人 取过叙艮一百两 置買衣服身上川
速到五軍都督府 去投遞 报名一定另眼觀
自有好处何用講 從此以后免貧寒 只要你
小心殷勤須謹慎 尽力忠志好作官 此書減斷休几紧

逆良子　　逃得時来運轉的方
且說常青接过良子他也万岁如此學嬙果然表了些親
而相士之言他还不知道是万岁封他大官仍在校院中喇
則拜而去且說正得万岁龍心大悅米公太監刘瑾之言巧過
功臣之后老将的子孫皇上是浩蕩使臣等感主的天恩无尽正
得皇上說道重卿等的馬慢还是在后慢们不必太急裁朕还
是先们咱君臣急在常與店住宿重臣尊一言言罢一齐出故

院皇上上了龙的獅眼駝走動如風一展眼过了肥城来至長
與店忽見前面有一座大店　万岁上馬進店内下了坐騎忽
見掛褡尔的上前将馬接去拴在槽頭回身前来說本上房内請坐
正得上　擺手搖頭說不必　外面坐〻还芽人
小二回答上請便　店外面　仍是茶甫俱現成
天子轉身往外走　來至市外桌下存　将龍体
坐在板凳上細观看　一時高與細留神　正着之间一抬頭

那边坐着两个人　却是一男共一女　岁数不大正年輕
帥男子　面如美玉多光彩　天庭飽満地阁豐
两耳有輪厚又大　生的　鼻梁端正稱不輕
目似朗星聪明相　不似文人武家風　說什么
周室明市樓出世　長勝将軍赵子龙　誰見哪吒三太子
眼前有位两吴公　旧只一件甚質善　鉄少川代好衣巾
身穿着　藍布单衫破又旧　也有補丁也有窟窿

頭戴扎巾不算正　虽說是　白綾帕似灰色形
朕計蒼色破藍布　一身補田明路坐　往下看
細腿快鞋登足下　總是俭便氣色着　身傍放着小被套
傍边里　坐着个年輕女釵裙
武宗皇上觀看那个年幼男子長的人才俊美相貌驚人只
身上露着貧苦他若是有几件好衣服打扮起來真乃是
一員年輕的武将正自思想喜處忽見过賣上前口說單作

上用酒用飯天子說先用酒然后再用飯把你們本店有什么
上好的高酒小賣只管拿来过賣說回單作太上的話這
是外路地方比不得京城天子的内地因離居接但是有酒必賣
小賣这店内尽是些家常便飯與那些走远道兒的客商吃
的酒呢良鄉好酒仍是燒酒呢中〻的不算很好要用菜呢炒
肉邑肉鼎肉忌然新菜呢仍是鸡魚仍算上等
正得上　闻听口内說很好　高酒拿来吃几盅

有菜只管往上献　那过賣　口内答應一轉身
不多一時全齐備　酒菜齐來放桌中　且說那
武宗皇上正得主　嘗〻村酒味美馨　一面吃酒一面观看
打量那个女釵裙　面似桃花初放蕊　隱〻腮上透着紅
生的　两道眉彎如新月　一双杏眼水淋〻
鼻如懸胆一般樣　他的那　杏腮代桃少噗嗏
耳上玉环是墜墜　墜圈度金却是同　本和色

小口英飛一点丨　歪冚胭脂染嘴　不周說話难見齒
糯米艮牙鑲玉丁　頸上罩定焉酸帕　藍布單衫川在身
兹然說　旧布身川却干净　朕向計角白布裙
裙下微露金蓮小　有一双　花鞋足下不算新
生成端莊多典雅　並无輕狂重又沉　正得卩
着罢多時時誇奬　男女一双將英龙　誰見大衆楊家將
果然是　切小年輕的两丁人

正得万岁武宋皇卩在坐喜愛这男女二人看女子也不过
十八九岁睄形景还是丁未出閨门的切女虽是旧破的衣服
到也干丨净丨而者那丁男子十分的美貌也不过年有二
旬上下的岁数想他俩不相夫妻到似兄妹一般两丁人坐
在一丁查兜上吃飯正得皇卩一边吃酒腑中暗丨誇奬两
丁男女又是讃嘆朕到有意怜恤他俩又不知他两甚等之人
何处居住姓字名誰难怪太監刘瑾奏朕說天下名处俐俄

府县院藏有多丨少丨英龙　好汗尽都无力上進惟果所被
家寒穷苦困住
正得卩　口中不言腑中想　果然刘瑾想的通
天下院藏英龙華　困困苦　无力不能去進忠
只為家寒难行動　观此男女　其真　可怜这
男子品貌不俗派　又在店壮年切中　朕到有意施恩典
不知他的姓与名　何处人氏来至此　一个女子是何人

但則是　不能上前將他问　素不相識而又生
有碍切女一傍生　立不叫　令人观瞧礼不通
細想男子真可嘆　定是鄉村一穷民　因此上
怕代女丁羞下走　抛頭露面无奈中　方才若在作貝女
称為小姐女千金　輕易不能將人見　深藏秀户在閨门
都只為　家寒难在花容面　万般出在无奈中
正得万岁暗思慮　一抬頭　猛見来了两丁人

滿腹横肉凶又恶　面目漆黑似賊形　一丁丨
頭上代削藍毡帽　上用花布手巾捋　身川刘唐衣后摆
一身鈕子摆的匀　丁丨生相多方恶　一根烏杆肩上横
来至那　店外高声叫店小　快丨子備莫消停
酒飯须要急又快　少刻有　大標前来進店中
店内不論有誰住　早丨華去莫要存　先看腹求后茶飯
快丨預備莫消停　又听一陣人呐喊　那曉得

申標居伏有本領要華別人把店騰

游龍傳廿三

且說那些保駕的匡宰護国公張勇都指揮胡杰太齋[illegible]敖還有奈將江彬這些英豪好汗在一傍觀看但見這些[illegible]棍搖打良民這場了買賣人許多古董玩器說出來的話无法无天重英豪俱各氣惱攻心屈自元争了氣滿胸堂炊成上前動手有碍為圣駕在此不便動粗只得若光景听音又方能行事且說正德万岁一抬頭看見重大臣俱到這才開言說惡奴无礼大家小心忽見有一人扑上前來要打皇卩說黑帶胡杰看見如此惟

恐有傷主駕這才还將上去將那人的臉上不管好歹用手一揣說你往那里走誰知那人被黑帶一指頓往后一仰收手跌倒惡人越發大怒〻〻說了不得了反了〻〻〻小厮们快〻打他们只听一陣吶喊出的唐重狗奴扑上來内中有護国公張老卩合蘇陳二位太府还有奈將江彬一見重狗奴一擁而來連忙保護圣駕俱各是站立皇卩的面前臉朝外所為救在圣駕可回庭不得有背皇卩

重大臣 保護皇卩臉朝外 那肯背為主当今
人〻揎拳齊奔細 惡狠〻 元争屈白瞪双睛
防備凶徒惡奴等 留神仔細加小心 且不說
重多夫臣保圣駕 忽見惡棍喊連声 反了〻〻真反了
竟敢捕持下无情 我不打你倒戳戳 想是不愿活世中
小厮们 快〻上前齊動手 先拏黑臉這个人
重奴一擁扑上去 直奔了 黑卩胡杰把拳掄

老卩一見微冷笑 拳頭一攥似鉄墩 照定了
恶人刘二一声啊 鼻梁之上放拳墩 哎呀一声栽倒地
仰面朝天着跌云 半晌不出哼冷氣 嚇坏店中買賣人
知根的 高声喊道不可打 想来不提的刘義郎
刘二太卩班敢甚 劝列位 是非恩怨陈見新
他該早把底切郎 这衬惹的不那姓 这个人
只憎一傍這般嚷 君臣班背把話听 罵卩一怒来動手

只打的 太仝刘二喊一声
那个知根底的人只管言講打不的〻〻 君目恶不言語 猛見
猛見恶人疼的他哀声不止 口中还是喊道打呀〻〻 小厮们
只管動手 說不得我合这一起马軍拼对〻〻 軍分那想太仝
刘二的众人都是常在戲班中的打手 狗仗人势狐假虎威这对
的真不錯 方才他們瞧見主人被人家一拳頭打倒在地由不得
心中大怒 一人〻不知生死存亡 忽听恶人說打呀〻〻只管動手

你說这些无知的囚徒 不管好歹一擁齐上 弄了个湖塗老卩要去
動手這起无知之輩 只当还在戲房內打人呢 動不動你的旧講打
一个攢盡一擁齐上
串狗奴 听見主人高声語 齐奔指揮黒煞神
指望人多仗势力 要在那 主人的跟前献殷勤
瘋狗雖多难闹佛 烏猖怎比大朋勇 又道是
全家不忙真不假 拥卩的拳到打的凶 上来一个打一个

碰的四倒在埃塵 不是脸腫頭也破 遇見脚踢筋骨崩
此刻乃 扶躲逃命不多叔 霎時剩几个人
下剩几个都害怕 尽都在 一傍站立發愣怔
瞧着之人齐私語 恶人还見惡人逢 但是他
本來闲的也不相 全仗你王是硬根 今日还見吃生来
打了他了挽眼睛 为仗家奴奴儿个 不能结局这事情
有一人 口呼列位休說話 想要完了可不能

别的占且不用表 從几时 被人欺侮这一宗
如何輕易肯推倒 惡得闹个水不清 中黎民
正然胡言罵魔事 忽見恶人一翻身 扒將起来高声語
好〻〻 拉散打我这般形
恶人他扒將起来 口中說反了〻〻 拉散打我二太卩 若不是迎
了你等的命 再不姓刘 言罢一指沿歪斜往府外跑 去串黎民一
見如此人〻这〻躲闪了〻呐喊 都說方才跑出去的那不是太

仝刘二太卩麼不知怎麼闹的嘴臉是血 且先有人敢打他老人家呀
这是什麼元故不言 串黎民紛〻乱擠且說 保駕的大月把更人
打散俱各這才放心 万岁的龙心大怒向有串臣說 再不想京都
內地竟有这等凶惡的土豪恶棍 但不知他的名姓住址串臣回奏
說想來一向便知天子占頭一班頂 但見那買賣人被囚徒打的頭
破臉腫在罢叫 什那些残坏的古董玩器玻璃的貨物
正德卩 看見那人这光景 他心不忍在怀中

班問那人開言道 說道是 買賣之人仔細听
你叫何名何处住 家中还有什么人 方才的
那个恶人你可曉 他是官来还是民 生的善恶真堪道
不知所仗什么人 告訴為君我知道 一定替你把恨伸
買賣人 見問不由長嘆氣 以眼含悲把話云
君宦太爷不好了 這件事 大畧小人活不成
說起小人名合姓 姓陳名叫陳見辛 我的那

父親早已去世了 家中現有寡母親 妻子刘氏有一子
他的名姓陳來亨· 小人家住离不远 轿子胡同有家門
回指有 這个排子春家口 賣些古玩过光陰
提起那人排散愁 回是那 文武官員惧十分
姓刘名二是才主 所仗怀王在府中 他的那
勢力通天欺良善 五府六部他都通 來人如今見戚菜
太倉刘 他的真名叫刘又坤

正得一聞太倉刘二之言 由不得心中一動 昨日朕在查樓听戏
是見惡棍太爷刘三 同為打賭那个刘三也曾对我朕說过
雅班主乃是太倉刘二 却是怀王府内的人 朕当時並未置論 今被
買賣人起 元來此賊果然如此行凶霸道抗害良民 所仗怀王這
等行凶 豈可容留 既有怀王府 难道說还怕了他不成 天子在一傍
氣惱思慮不表 且說那些保駕的大臣 方才一聞買賣人陳見辛之言
由不得心中大怒 記想昨日在查一家妻 回有那些軍民背言尽說大雅

班主回是太倉刘所仗怀王在外行凶霸道他的太爷刘还是兄
高宗雅惟尽是无賴之徒
軍宦員 正自思想那惡棍 又听那人把話云
口内連把太爷叫 太倉刘 常欺買賣良善民
里九外七誰不曉 大雅班主誰不闻 所以他
全仗怀王勢力大 各处衙门上下通 今日小人被他打
毀坏東西不敢云 还怕難保小人的命 早晚必在他手中

說罷話 不由滿眼流下淚 悲哀哭的令人疼
皇爷一見心不忍 叫一声 買賣老实的陳見辛
不必害怕都有我 大畧強徒活不成 这一点
小事何必惊又怕 管叫你等氣也平 遭搗的古董玩器等
叫他加倍給你艮 恐他是誰也不怕 一概全有我一人
從今后 除了大害你方曉 為君語語不虛云
買賣之人聞此話 陳見辛 此話如何信作真

只当皇爷誇大話 休說此話哄小人 這件事
不但小人身遭害 雅兒皇爷你浸京 他的勢力如天大
任憑是誰也难禁 若依小人愚拙見 治他意得至当今
有人奏 也回知道這恶处 拿他不費多少功
軍宦太爷別嘴我 我小人 死活由命任天公
正得万岁心大怒 買賣人你且放心 一句話
尚且未完人吵喊 府外闹 買賣人進人一群 当先回是那刘二

率領治　乍大吽若擎了若棍棒刀枪圍住君共臣
話說買賣人眼望万岁爷說道軍官太岁依我办人說你老人家
快〻走罢大爷太岁列他既被了他们打了一个不吃菜呢所不肯走
他必是那官调兵前來那時我打武擎要想脱逃那是万〻
不得能句的正得皇爷一聞此言微〻冷笑口說你只管放心
万一我為軍的要治的他住也未可定皇爷的一言未尽忽然
見從外來了一群補長大吽若擎根棒前來內有一人大声喊叫

列住旧景這一起軍兵西那一个買賣人休要放走才好言
罢一擁上前旧從两分頭把君臣圍住一齐動手不表且說
太爷刘從没有被人打过罵过今日所被當軍的将鼻梁打塌
如何受得又不是他们的对手也是万分无奈跑出廟去剩叫
人到戲房内傳了些打將擎了些棍棒傢伙一齐前來嚅村他
们只管不死手打〻出乱了來都有我呢你们上廟我去调官兵
前去拎擎他等言罢直扑官所你去且說這些无頼之徒听

見廟里頭有一起當兵的把刘二太爷都打了由不得心中大怒
狗党呈群直扑廟來
乍打時　豈那英杰是好汉　不过是些潑皮京
常猖有　太爷刘二算當人
盟有戲班白吃混　為的是
尽西刘二論大小　朋友弟兄不敢称
用有他们去请打　前去舍命敢相争　旧便打死有人命、
挺身配上一个人　只管待内把官司打　刘二暗中去求情

都带了　官吏通同能作弊　全仗王府是硬根
別知只有他们爱　闹動事　邑官官司坊〻也
趕闹趕瘩胆子大　把那些良民嚇了魂　因此上
這些混星无人惹　知道恶棍有硬風　此乃闹言不必表
且說假横那人一群　们動拳又磨牙　扬眉吐氣活横虫
不要一如　瘋了一群瀕恶棍　夹着尾巴往前摊
一一闹二太爷被人打　听說是　都赶府内乍軍兵

登時來至報国寺　闯進神堂古廟门　一抬頭
瞧見武宗大明主　还有文武保駕臣　不容分說往上罩
圍住了　万岁君臣買賣人
且說太爷刘義坤為人又毒又狠他先令人只管動手打了太爷
不要送官究治忽得将人置于死地不肯干心他見軍打将把當
軍的圍住了連忙抽身去廟跑到順守报国寺官所你上大叫好
官〻〻那為你们在此順守安有光棍竟敢把我二太爷都打起

來了這还了得么你们作的官那且說安府周存文千總梁天
福在官所內言講鎮守此地惟有报国寺的方丈大和尚他的
手眼甚大走動的利害每月的香灯布施不到总叫我们着兵
去催替他去要再不想我们做有朝廷人家的官到給僧人使令实
〻令人不服正然言談忽听一陣吵嚷旧有官兵前來回稟
周存文　正与千总闲言講　忽听外面喊連声
不知所有什么无故　才要问　忽見進來一名軍兵丁

口說回京老爷話　今有太仓刘義坤　現今在
府上悻嗔又怪吓　他說光棍一大群　滿腹青紫被人打
親自前来报知爺　快些前去拏光棍　去遲走脫了不成
兵丁他　回完站起往后退　侍立一傍听示音
十惡守府聞此話　孖个人　不由着忙吃一京
連忙站起坐不住　个々犯想在心中　什庅人
扭敵去把刘二打　莫非他是天外人　文武官員都惧怕

先人敢惹刘义坤　想是三頭六支手　渾身是胆鉄鑄成
今日个　这场衬事可不小　難免那些車棍在
人々拏住患陷罪　保不住　人々奮刀項冒紅
那人不知怀王府　大雅班中的刘義坤　早有信
叫我們照着拏得细　此人鬧動北京城　如今他净被人打
偏々的　尽在我們地面上
二位老爷越思越想心中有急連忙跑出官所一齐抬頭觀看但

見果然是太仓刘一臉的伤鼻梁也塌了太不儒素了不的
得心中京疑連忙上前口呼二太爷而什庅人作啃肖里元何
被伤只听太仓刘說道好的很好难你们作的好把而官公然
容面光棍在此塻道行凶把我剩打了这等模系你们坐在这
坐所你们故在不知到來向我送还了得庅幸而亏我家王爷
提非你等吓好生照应我在下今日反被光棍打伤也不知这
是恼着我还是惜报私仇我着你们如何去見我家王爷好一

丁惱着了不得了反了々々守府千總一聞太仓刘这些話吓
了一跳
梁千總　他两守備聞此話　口内連把二太爷尊
休要錯怪我們那　必真的　不知車棍扭行凶
胆子忍有巴斗大　豈肯容留車惡人　这件事
难怪二太爷你動怒　委果令人氣不平　請問太爷一句話
車棍現在何处存　告訴我的好急去　立刻拏住上御棍

太倉刘　口說光棍六七个　現在那周古廟中
快々拏兵全拏住　解進到　衙門嚴審向口供
你等去遲若放走　回明王爷要此人　守府們
一齐答庅就知道　二太爷只管放宽心　靜息雷止免動怒
大器惡棍跑不能　你老人家在此坐　我等代領車官兵
到廟内　立刻貢拏到此处　交而你老自己行
或送刑部或進府　由着爷　任意所办把氣平

何必有急生肉氣　那些光棍怎知多寡　說有話
大叫千總你快去　多々傳有車兵丁　惡棍一見心大悦
說道是　跑了一个々往你們要人
車公守府周存義千總梁天福听見太爷（仓）刘的話語利害又知
他是怀王千岁的用人心上的寵愛的賍已說一不二人々皆知
他是大雅班々主進献官的内人因此忌是吓他心中欢喜必
在怀王千岁跟前說些坏話所爲好保考程要紧再者他們想

有甭内的那些光棍惡人們兵前去料想他不能跑一个不过走
手拏來有儿丁献儿丁也回完了故此高声苦应說二太卩只
請放心跑了一个拏我二人是向着罗分頭西去正是兵随將
轉領兵們丹分頭往上一擁齊來動手
那些丁　已竟凶徒往上累　圍住皇卩君共臣
手拏棍棒齊動手　尽都是　无有门路瞎混掄
軍臣保護明天子　人〻留神加小心　揪黑卩

迎面空手能擒持　何宗何惧狗一群　恭將江彬是好汗
万馬营中拿賊兵　别瞧蘇陈是内府　个〻渾身武藝精
丹下里　只放立刻動了手　嚇坏一人陈見辛
睄見這些軍惡棍　嚇的他　腿肚子朝前轉了筋
有急无奈忙跪倒　抱住万岁腿一根　丹只手
扶着龙足說不好　救命的下〻叫几声　買賣人今可要死
大衬酒天纏住月　說着不住將頭叩　碰地山响滚洞津

正德卩　一見如此心不忍　不必害怕有爲軍
正然言擁声音重　听了听　却是死于買賣人
齐說夥計們休代慢　收子擁子轉家门　你们睄
這宗光景是非大　你我買賣作不成　那些書軍孔不小
太岁頭上惹灾星　少時你我遭連累　拉扯咱们在其中
軍黎民　紛〻正有虎孔嚷　軍棍之内有一人
大呼哥你们齐逞勇　先拏住　爲首書軍那个人

千万别把此人放　中人答應往上擁　内中有
兩个凶徒多万惡　人空之中闯進身　手拏着
一把刚刀如惡狗　那管輕重照定皇卩下狠情
那些買賣人一全黎民齐說陳見辛這件事闹大了尽都動起棍
棒來了他们將這一把子書軍圍住連一个也跑不了只怕难保
死活又有一人說元木他们不該太岁頭上動土要惹事你们
也不打听〻〻旧動手打人北京城誰不知太仓刘二太卩他是

打得的房怎房器的闹出這果大事不言軍人胡言乱語且
說正德万岁他見刘二把胡杰打跑逃出庙去皇卩还想着
急〻回宫降旨拎拏誰知太仓刘二如此凶惡掙把那些凶徒
惡棍叫了來一人〻手拏棍棒凶如惡犬猛似虎闯進庙來内
有一人孔嚷旧是這一起書軍的光棍把咱二太卩打了鼻青
臉腫軍爷你们先拏那一个書中间的尔別爲的他是爲首
的兵頭那些軍棍凶徒齐來動手武宗卩一見如此听他们

之言却是太仓刘打降來的人要打我朕這还了得幸于有這
些保駕的軍臣在此龙心少有安然且說那些惡棍都有姓
名外号花里虎花皮豹大天王二天王三横虫旧金刚旧大
頭刘小眼王瘸子李豁子郭秃子張麻子等一齐動手
当先是　花里虎花皮豹　各舞操木的棍一根
仗勇上闯冲好汗　他指望　要拿皇卩好报功
太仓刘跟前当買好　以后他等尽了忠　那曉得

迓見黑卩揩揮將 他的神力猛又剛 渾身攢力迓上去
佛用元多瞪双睛 鉄面生嗔一声喊 好像春雷一般仝
那些丁 山徒少要往前走 不要胡代把死迎
惡棍聞听佯不里 焰定了 黑卩頭項用棍掄
黑卩空手无兵器 見棍打來把手伸 兆用那
佛脫焰棍只一揩 只听嘵又响一声 天生神力勤不小
木棍嘵折两下分 老卩回勢跟進去 焰角惡棍下絕情

卩的那 佛腿一轉什右腿 花里佛小脚子响一声
一脚踢出十數步 只听滑 咲呀咕咚倒在塵
水在地上声不住 我的媽呀坑了人 乖惡棍
着見花佛有了中 一声大嚷不絕声 好个黑臉书軍吽
他淨敢 打坏了咱的中弟兄
中惡棍今見花里佛被黑臉的軍挂一脚踢的扒不起來色在
地下哼哼一齐乱嚷打坏了人咧状状的將他們拿住且說護

国公張老卩一見山徒的勢中也回面看中且說道這頭要小心
才好甚而一言這几位公勳且空还有泰將江彬尽桉天星下
降又是明且之后生回的英杰好歹事到急处把真實的本領
施展出來那里又把這些棍棒放在心上再者人若是有了急
什麼叫死將古語說的一人拚命万夫难擋何况這些人尽是
保駕的大臣常常出兵答嶋南北傳尚且不惧豈怕這些狗党
羊群之孔命將江彬惧心中肩背上中了一棍到把正得卩佛了

一跳 不由为此吃一京
武宗卩 着見江彬身中棍 非保今朝斯昔芭
口說山徒真利害 到只怕
坐說中且雖征占 手无寸鉄怎相爭 明天子
思想之间將頭着 好了恭將是英杰 只說中棍不里会
反跟進步轉身形 一把將棍奪到手 伸得揪住那个人
手一也 用力掌边只一摃 那人倒在地埃塵

有了兵器何用講 好以似 佛到高山任意行
護国公張施英勇 迓的蘇康大府公 一人一人
施展本領奇绝勇 歪駕跟前显奇能 山徒惡棍如惡犬
中家大目似天神 棍打胱折筋骨坏 拳打脚踢性命坑
眼睛有 打得山徒往里滚 中家功且往外冲
登時罵了中惡棍 大天王 硬倒二天王滚在塵
打倒花里虎斫花（皮豹） 三横出四金剛血（流江） 田大頭

腦代打此青又腫 李豁子嘴破把牙掰 郭禿子張麻子刘（小眼）
這些了 嘎奈子打成了缺紊種
且說庙内的闹雜人等今見书軍的打了太仝的這似人咧睛
不的赤手空拳到把那些山徒惡棍打了了落花流水打死了
的到有好几个还有有伤的在那里伸腿哼哼还不知游的了
些不了中人暗說要此太仝刹二太卩知道又把他們的人打
坏了這些一定不依教兄這起书軍的必要吃亏又有人說太

仓刘二太卫也是惹得的疮你如下打了他的人咧他定去根
官太器书单的也光脱不过被官法究治要說官场中如同
到了他们家的一般且說買賣人陳見辛今見书單的这些卫们
反把太仓刘的这些人打坏立刻哪的他浑身乱抖只說我命难保
買賣人 本來心中旧害怕 又見打壞許多人
不由的忙說不好 高声的 口内只把太卫们尊
这件事情可不小 难免小人把命坑 正得卫

一見如此閙金口 叫声老实的陳見辛 不必心京你害怕
諸事全然有爲軍 保官没有你的事 叫你將才不受穷
那時你 才能知道話不假 若見其实方信真
任他總有推天手 爲軍的 剪恶除奸再不容
减了陈栗方才脱 免得世上害良民 陳見辛
一一聞万当这些話 速把軍官太卫尊 閙出人命没我的事
这宗話你親受听 别把这事看的小 太仓刘不是省油灯

太卫ㄟ 只雇乱打他们等 定然报官到衙门
少時兵丁衙役到 先把我 小人拿去问罪名
此乃是我自上起 代果軍官多老人 太卫们
还要叫腾往上進 可惜悞了争功名 天里良心周我起
我如何 还想尋才話现成
陳見辛一派天良話 只說的天子底心大樂 代哄說陳見辛先
一妨你是个老实良民 你只看我爲軍的立時剪除這起惡覍一

的話来從說先很見從外而迎来了太仓刘他的丹眼寒醒鼻
棋搨臨領着官员兵丁前来陳見辛一見是太仓刘哪的他大
叫一声咕咚栽倒地卑分元来是太仓刘上官所尔上說知守
府周存又千總縣天福都知道太仓刘的势力所仗的怀玉千当冠
处那所他的言詞人ㄟ恨怕今見光棍竟把他打伤方才又
在官所尔上說了些訛頭匠的話所以代兵前来替他頁拿
光棍走至半路又遇見卑打將被伤的人得便児出石来前去报信

太倉刘 領的守備而千總 还有多少卑兵丁
忽見一人来迎面 上前来 口把二太卫尊二声
庙内一如今如交 卑人过見那些横出 卑打將
不離打人反被打 了ㄟ有伤倒在堂 还手的人跑的快
不然也旧裹残生 那人說罢一夕話 氣坏太仓刘又抻
不正一如 炉中又伏添上炭 火上浇油一般仝
大叫一声氣杀我 这些人是天外人 莫非今 叫声許府可听見

他们打伤許多人 这件事 不是虚話来吠你
我命他们拼一拼 總得死活見分曉 方出我的氣不平
你们二位且退后 我叫卑人往上攻 說不得
我得豁出我的命 定合軍兵拼一拼 傳齐打將着刀剁
諒不得 人命関天来卑人 有我太倉刘作主
總有人命也希松 言罢時 旧叫报信的那一个
快到我家傳卑人 那人答应才要去 大器着

色官一个跑不了 现成手哥把他擻 难道他等还会跳
一路哥 忽跑一个也不能 太仓刘二説狠好
登時闹進古布门 卜去那 跟前有見人丸倒
果然是些乖書単 守府千总心大怒 不住好叉
叫兵丁快放番只官射死那一起人

平公今古皆是一礼惟有人最阳性都跟随在后观[illegible]青
息太仓（刘）进了报国寺来王陳見平出滩子之处远〃观着那些書
單的还在那里動手孔打那些土豪恶棍太仓刘二一見眼望
守府周存又千总鼎天祐説道你们都看了那一个还面話有
的那个人旧是打我的那一起人快〃山前拿署周守府一同千
总口内答応説道旧是那些人交給我署健一个拿我是向
言單叫道與千（老卩）总伐兵上前動手拏人逐逐了得房真設了

王陸了説有話他先古頭逐将去才要叫兵丁们從四面往上
圍果忽見逐見前有一人高声叫道吵那人你不是此处的
他面官哪你呼闹〃〃我不知認得不認得且説守府周存
又一向此言杂住脚步抬頭观看由不得吃了一大京看了看
元来是护国公張老卩平公守府他如何認得振勇乃因这位
卩是个粉紅脸身形高大実不常的出城查宅也不知过几
遍了故此認得由不得唬了一跳

周守備 一見公卩在此处 妝作單官為何音
私行進布囿何故 无奈何 上前撲背尊大人
小官不知公卩駕 因此前来有分明 总因為
闹布之日小官到 查着无徒乖棍太 公卩一闹守府的話
微〃弦唤了三声 难為你来稽查布 无徒匪棍抗害民
这如今 我们前来问事 朔伏設経观着俻
路过此滩買玉器 过見了 太仓刘二万恶人

不容别人買玉器 單〃他要独自行 也不肯
物買多少愚他賞 难雇買賣賠賺良 所仗势力欺良善
那有王法任胡行 想你必是听他的話 代領官兵来拏人
这如今 三不休来二不作 我今对你実話云
快〃附耳告訴你 大暑有 一件保身償命残生
守府闹听京又怕 連忙上前一躬身 将耳朵
伸到公卩喈居处 忽听公卩語高声 叫声守府加仔细

那边廂 乃是当今主虚明
護国公張老卩也旧低言悄語对着守府把万岁卩前来所為
要訪太仓刘们和棋通倚强押弱抗害買賣良善人至上闻
買玉器打敢欺心打罵至上武宗皇帝的这些言詞前〃后〃告
須得要 先把太仓刘拏住 不可放走一个人
千总答応説尊命 暗〃的 倚有跟来的書兵
（张〃）金玉子備拏恶棍 大暑难逃跑不能 且不説

千总子偹要動手　且說恶棍刘义坤　看見守府周存义
合一个　步軍之人悄語去
且說太仓刘二頑定官員兵丁来至面内　明見了那个步軍的
还在此处急叫守府前去拎拿　誰知周存义答应上前指点
拏人那曉他令々个步軍的扯々拉々不說　說了些什么話反到
不動手了並不見那些兵丁拏人　由不得心中大怒好狗官不用說
是受了賄賂了故此這般胆大買放賊人罢了々々我他少時怎回来

对我言講太仓刘他怎知这是他的恶貫滿盈循环报应到了　且
說那些黎民百姓閙杂人等一見太仓刘一个守府代兵前来一人
々心中害怕都些步軍难免当時被拎拏進衙去也田难討公
道
平黎民　人々心京全害怕　都說軍官大对頭
少時人々遭拎獲　拏進衙　难免个々要受刑
只愿見辛多貪贜　他把玉器買步軍　你田該

死央責与刘宅内　别惹太仓刘义坤　如今閙出这大的事
还怕难保命残生　他今代領兵将至　前来拎拏这起軍
元本的　所仗人々全本領　打倒許多軍兵人
代平閑伤滿在地　一人々　鼻青臉肿代血痕
那边死了丹三个　人命関天了不成　且不說
黎民百姓孔私語　且說恶棍刘义坤　正自恨怨周守府
怨見千总往上行　来至跟前假代哭　口呼二太卩你是听

合刂个　这些步軍人硬上　勢力不小难去拎
还得尊駕打主意　那軍官　他叫我们拏軍人
那偹的那些軍匪棍　須得个々上那棍　二太卩
如今须得依此办　偹了他们要鍘項　恶棍闻听心大怒
叫一声　躲天祐你好不是人
太倉刘二方才闻千总躲天祐的言詞　他說步軍的有些勢力
不能拎拏叫他男打主意　由不得心中有氣叫一声躲天祐傍方

才說那几个步軍的有些勢力他往恶有多大的勢力　我到要
合他们較量々々　方才我明々看見那一个拎紅臉的軍官合守
府周存义不知說了些什么言詞立刻你们二人川变了卦咧狠好々々
我要叫你们俩在此做了官咧我白是太仓元了恶棍的言还未尽忽見
守府走将过来眼望千总向道你没有合付兵丁叫快把那些凶
徒恶棍拏住上鍘棍难道你还不曾听見
周守偹　高声吩付躲千总　登時发下平芑兵

一擁齐上動了手　把那些　打将人一々上鍘繩
除了死人不上鍘　代平闹伤立刻拎　両手爪
御了一个黑花佛　又拏天王多少人　田大郎与刘小眼
总而言　一群匪棍俱被拎　軌虎子代伤也鍊上
四金刚張摩傍受偹只扇兵丁鄕逐棍　那一傍
气坏了　太仓的刘义坤　心中大怒開言道
叫声守偹礼不通　你与那　步軍從了机密話

但宗先景我小眼　必是许下你们伊　想是受贿贪当良
为什么　现放着光棍作明　列罢我们上御绳
这件事　等我去把怀王见　什么情由说个清
你们先把王陈贵　怎么样　这些光棍打坏人
恶根言词还未尽　守府大怒喊一声　太仓刘
平素呈你有势力　所仗怀王欺压人　今日也扶你倒运
根底循环还满盈　说的肺腑一巴掌　吧咕咚打倒地埃尘

闻守备　赶上前来不代变　用脚蹋住不放松
分付兵丁快上前　军兵丁　一齐上前套铁绳
太仓刘二还大嚷　反了丶丶好事情　武刘甚
不过花上几千两　请叫你等长残生　立刻拏住人一伙
一齐来　参见公爷启奏正德王圣明
恶而言周守府梁千总将太仓刘二一伙凶徒尽行上刑　这才来
见公爷还有那些保驾的大臣启奏了武宗皇帝上闻天子点头

晴丶传丁一道密旨　将这些匪根恶棍交送刑部严行拷问素
向所害那些黎民还毕定罪一毕押起市曹仓刀向斩然后又将
买卖人陈见新叫通西商　又叫江春将军有万岁爷的御马鞭
子到户部会了贾民皇爷上会保驾的臣宰出府上马回朝要
知正德皇爷出城常在店访民情明朝再云
任你拉钻打算　奸巧难担龙天　忠厚老实傻又憨
偏他寿长能转　劝君何必要奸　坏人总是坏响

不可背地把人害
残歌略念亦不多　提那朝话表说的是正德万岁在报国寺
内访查　方丈广慧僧人巧遇火头僧人海明李刚广大与万
岁对知流在心　大悦把火头僧海明放为当家方丈　把个势力狠
才的大和尚飞跑了　万岁爷因买玉鸳鸯遇见丁单宦太仓刘二
扒使恶霸欺押皇爷　见犯违天之罪　立刻传旨将祖徒等一齐拿
获命安府向明交送刑部向明斩首　又将御用的马鞭子送西

护国公张勇还有千总梁天福　如此这般嘱咐了一遍　千总领
旨请定御鞭子把买卖人陈见新领着进城　且说陈见新又见
他儿子陈永宁前来　叫他收什货物回家　我去打官私去了　言罢
眼含痛泪跟随千总而去不表　且说当今万岁武宗皇爷代领
保驾的军队在府前上马急忙回朝
正德爷　府前上马回朝去　送驾天晚至黄昏
万岁驾回皇宫去　军文武　出朝回家不必云

书中单表梁千总　代领老实陈见新　登时间
进城来至户部内　千总先见司务所　传了旨意交要把
御用马鞭往上呈　司务见了不代慢　连忙回禀老大人
户部的　正堂乃是黄文善　先把鞭子看个真
连忙叩拜尊圣旨　立刻旧　传齐官人把堂升
往下吩咐众手下　快代买卖陈见新　梁天福
口内答应往外跑　他来当堂跪在尘　叩首口把大人叫

小人奉公買賣人　布上買些玉器物　從來不敢欺哄人
那曉得　遇見太倉名刘二　打了小人不敢哼
望求老卩懸秦鏡　覆盆下　有古案下有寬情
户部黄卩哈〻咲　讃嘆良民果老誠　此乃是
户部並非是刑部　不必害怕亦心京　今日你的造化大
奉查旨　賞你五千当花民
黄大人往下叫那丁良民　你不必害怕這是　你的造化不小如今

本部奉查主的旨意叫賞你五千兩此民乃扯股了刘二的家
産之民不必受等言慌言罢　今人開庫取民五千兩係五日
賞陳見新他竟摸不着頭恼只是往上磕頭口尊老大人小人
不敢〻〻一丁買賣人如何要万歲卩賞這些民子也不知是何
元故再者小人從來也没有見过万歲卩的查駕他老人家前
為難知道小人受太倉刘二的大害上面的黄老卩哈〻大咲
可見得陳見新果然老实的良民黄大人說你說你見不着

万歲卩的查駕你也不想〻你這坊官司怎能赢了刘二
黄大人　臨面含春腮代咲　叫声老实陳見新
你听本部告訴你　在布〻　可有一位当軍人
買你兒要那一位　不是提督為的兵　那就是
武宗皇卩正德主　假扮私行訪惡人　遇見太仓名刘二
一如今將他送衙门　前派刑部定罪案　大暑向斬在市中
豈不知　良善之人天加故　作惡多端法難容

皆因你是良善者　所皆那　惡棍欺押太苦情
盡是皇卩龍目見　這場許多不非難　傷損你
貨物拆本难陪物　夫妻隨子就不能　万歲皇卩心不忍
施恩賞你五千良　快些望北將恩謝　領艮回家莫消停
陳見辛　開听罢的忙站起　朝北磕頭响連声
連忙雇車拉目子　罢的他　欢〻喜〻轉家中
布中貨物你收去　僱人挑送到家中　一家人

夫妻父子這一樂　由如平地上青云　立刻就是小財主
方显得　天地无私报应明
单公陳見新這一發了財可見得世上的人是錦上添花旧有
那些同行的那些平素要不走的亲友全都前來送礼賠着
賀喜樓所有作新聞一般這些話不必細講書中单言太監
刘瑾自從前日在朝中受了四十御状之痛在家與養棒瘡也
有十數多日漸〻將好這一日正在書房之中吃茶想起姪兒受

害死的苦处又是傷心又是恨怨胸内說這段冤仇我若不報
怎消我胸中之氣才聞府興隆寺宝凡在布中招聚了五六百
本壯的僧兵這有四外多少英杰都許情愿归順于我正好追
業才好這丫賊正自思想忽見家人刘可用前来
刘太監　只為未徑仇合恨　心怀不正坏大明
只想奪權要篡位　他竟把　天地神灵看難
正是狗賊非思想　忽見刘用走进门　這狗奴

那崔刘瑾说不好　如今又有事一宗　昨日当今正德主
假扮私訪又出城　代領保駕軍臣宰　报国寺内訪僧人
他先把　廟内的方丈擇出去　方丈派了火頭僧
因貫玉器又生事　他遇見　我家大卩的親家翁
太合刘卩買玉器　他爲当今把價增　明天子
心中一恼傳圣旨　拏了太合親家翁　立刻押送交刑部
今日一早卸出城　正陽開刀問了斬　其心不足報又請

又有那　官兵无数多凶恶　跟随当朝蔽国公
圍住私宅打進去　净把那　細軟金银抄了空
但是上欵的全拿了去　合家大小闹紛々　我家的
姑娘々如今回來了　現在后面哭京々　刘可用言罢前后話
把一个　太监刘瑾吃了一京
太监刘瑾一聞刘可用所報的这些言語不由的又京又怕又
恨又恼暗々的罵道昏君你如何苦々的只找迯我家都是甚
麼无故想我宫中当差昼夜勤劳並无一分不到之处这是因
為甚事只在刘瑾的跟前迯我临氣頭一次出城在查家耍
听戲你把我住尔还有親家翁一着来到城外金魚池前这
还不算还将咱家重打四十御棍这也就罢了如何又出城私訪
报国寺你把方丈廣慧擇出寺院豈不知那是怀王親送的禅
師他有我送他的詩詞对联金银佈施怎么你又待我京家
翁太合刘二拏去交部问斬还抄了他的家產

太监刘　他不思慮行已过　只想皇卩把他迯
心中暗々時牙咬　他把那　昏君遠々罵几声
咱家与你无仇恨　昔日害我这一门　但遇那
親情何向要立斬　不如如何下狠心　你既无情雖有意
不过遠死把命拼　我定奪取你的社稷　大明的江山到手扣中
常言道　為人恨小非君子　无毒不是丈夫们
暗想他在京都内　每々的　暗々私訪細留心

万一訪着我的弊　只恐难保大禍生　旧使是
動手行刺难下手　朝内宫中尽有人　文武多惟尽保護
我的妙計不能行　狗賊低頭無主意　忽听家將把話云
刘可用　別看他是一家將　心中有些歪才能
一傍观着这光景　半晌說　猜透刘瑾附内情
代咲口把太卩叫　可有主意作調停　我小人
到有多少心腑事　不敢多說怕卩嗔　刘瑾聞听心欢喜
深知此人有才能　代咲叫到刘可用　不知你有何事情
我的事　果然能把此仇報　杀了武宗才趁心
只要巧妙多葵客　如若是　得了天下把你封
家將聞听心欢喜　太卩只管放寬心　我小人
这条狠毒調虎計　大明江山到手中　一力不費急又快
这如今　急差人　快調那　空几天下的軍英雄
千公　这个家將刘可用他在刘家是從小小的家生子所以太岁

刘三的心意合太監刘瑾的皮性他算說在肚內了有從太監受了刑杖回来常々的听見刘瑾的嘴內恨々怨々声々只要坏大明的江山只望还要篡位奪权這小厮听在胕内又替肖刘瑾丟他上這興隆寺給空几下过書傳过信甚麼事全不瞞他只因此他尽知曉今見刘瑾在坐上低頭唔声嘆氣這小厮早回奔觀形在在一傍代咲口尊太爷如今小人到有多大的事但着不敢說太監刘瑾隊如家將胕內有些歪才代咲說截的兎你有甚麼事只管細々言來這屋內並無外人但是你我二人原者我的心事並不瞞你果然你有妙計良謀但能除死昏君你太爷得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咱家一定大々的封你在朝作官刘可用聞听連忙跪倒口尊太爷小人先謝过開許之恩言罷磕了个頭扒起來口尊太爷小人有一个調虎离山支龙下海之計須得太爷用蘇秦的舌張義的口方能成事

好一个　万惡狗奴刘可用　惟某是少狠毒貴

安心要使用毒計　因此上　眼望刘瑾把話云

這条妙計穩又准　一力　不費把屋登　刘太監

聞听不由心大悅　便問其中就里情　有何良謀設巧計

只管細々对我云　家将見問腮代咲　太爷留神仔細听

明日个　早々進朝去省假　必須另献一番心

只說大明江山穩　但只是　鉄少扶主保駕臣

老王高皇打天下　尽多雄征貫战人　爷只管

提攜大明甲日牢　人々有后來留名　功为吾今后並外

只言天下謝英豪　万岁若是准了本　大明江山爷作成

正德爷　若是應成去遊訪　必須代領保駕臣

京中空虛少良将　那時節　兵权在手任縱横

拿定主意擇准日　先調空几甲英豪　暗々的

進京准備精甲将　大器元人持倘兵　太爷只管登宝位

給他个　更年改号把位成

刘可用說太爷只要你老人家放開胆量你只用嘴內話說的動正德万岁答应出外了這算大明的江山有六成到手了就只怕那些保駕的旧牢諫言說去者不得也就别指望了另打主意太監刘瑾一聞家將刘可用之言想了一想果是一宗絕戶之計口中說到狠好々々明早五吉進朝去見昏君代咱家說万一要說動他若要准本出外也定不得刘可用說还有一件要緊的大事也要留神太府說甚麼要緊的大事總得太爷在成权朝才好這內中只恐武宗皇爷若是准了那日那些用且的文武有些不好

怕只怕　权朝若把外臣派　还得細看是何人

若是內有貼己者　也不怕　只用許他把官升

請到私宅定下計　不怕不中計牢笼　太監刘

点頭口內說狠是　只看昏君應不應　見景生情随机便

看事作事再調停　俗言定法不是法　成事在天話是真

刘可用 口内又把太尸叫 小人明日所信用
果然正得要出外 那時節 小人也好早起身
天下調兵交給我 全仗口巧与舌能 一定要
說動天下平好汗 四外盜犯与賊人 若要一齊將京進
何愁你作龙爬椽 太監刘瑾心大悅 口内不住叫家丁
刘可用 果然〻事全仗你 咱家成你似王京
你也姓刘諸般巧 定刘你 皇兒居下守東宮

我的姪兒他又死 刘氏门中少親人 你們是
我的干兒皇居下 父子一般不錯们 狗奴闻听將恩謝
他爷的 这些〻言带真情
貪心賊痴心忘想遇見这兒頼由太監刘瑾信口闹问竟把狗
奴全然哄信恨不能此時叫刘瑾作了居下才好此書乃抄録通
俗再不嗒叨重叙丹个賊說了个情投意合狗賊刘瑾听了家
將刘可用的这些話自己又在肚中細想实〻尽礼正德万岁果

然要出京遊訪天下好汗自然朝内空虚那時兵权在手又有
空几代兵進京何愁大事不成由不得越思越想心中大樂
叫声我的兒果然你是我的个知心贴己之人这一番主意实然
想的高你的接此書勇断不覺到了次日清辰更換朝衣此今偏坐躡
忍而言 狗賊立刻將衣換 迈步出宅不消停
立刻扳安上坐季 急忙〻 直奔東化龙禁门
心中思想前后事 暗〻誇奖好家丁 刘可用

算是一个能办事 胸中非果有才能 他叫我進朝闱内
兒〻当今王武宗 以用將今在此言 提說高王駕下臣
若要是 用話說動正德主 一定离京往外行
遊訪天下平好汗 也不定 三年两載才回城
雖通这还不得手 全仗空几調群去 各处的
山寇寨主將京進 那怕朝中平文臣 同心合意幫助我
何愁大事作不成 我若但能算了位 先把家将大加封

这个賊 思想之间連催馬 来至東華一座门
狗賊下馬往里走 来至那 前朝打听主明君
听說有些心不爽 再不登殿兒朝他 刘太監
正合心 意暗欢喜 迈步急忙奔皇宫 来至分宫樓一座
旧有那 守宫的太監把話言
狗賊来至朝闱誰知正德万岁有些身体不爽正来此居这个
賊正合心意急忙〻要進宫中来至分宫樓前旧有那些近御的

太監連忙上前口呼伴〻貞体椿銃愈全了少晴着望公〻寬
恕狗賊回說豈敢〻〻萬煩替我啟奏就說咱家消假前来請安
謝罪平公明朝的太監多有不在皇宫内院居住除去若不能
動身的余者尽在皇城外居住故此太監刘瑾前来請駕问安
且說那个太監内有一人答应近了御書房中啟奏了一遍正得
万岁一闻刘瑾前来满心欢喜傳旨叫他快見朕宫官答应
不多時領進書房前来見駕

貌外面　領進太監名刘瑾　忽見皇卩細留神
太監進門忙跪倒　他把那　万岁皇卩尊了声
奴婢該死來請罪　只爲姪兒伐罪人　武宗卩
代咲口内叫刘瑾　休怪我朕把你付　本国国法須如此
罚你好罪怀御欽　罰他重傷吞宮饞　不然作押軍軍民
刘太監　連〻叩首尊万岁　这番龙恩折死臣
礼考整礼錦社稷　万里的　江山定就錦乾坤

不枉当年老主创　豪起傑首聚英兵　所仗有
保駕多官文共武　東征西戰正江洪　元帥徐達紅袍將
胡大海与常遇春　燕一仝李善長　治国軍師刘伯温
梅思祖　張濟祖還有趙春祖　五祖金陵大有名
平保　平安弟兄仍　小填王　他的名字叫郭英
江左元帥多謀略　誰人不知成彥平　數起来
大明勇將三百六　赤遍天下正乾坤　人丁尽都有后輩

个个英杰更曉左　可惜无人去招納　各州府也尽埋名
那些人　空有探想保卩的駕　无人保奏总不行
不能相奏与朝廷　又不能　設立彩山演武所
总得亲到四外走　挨訪天下中英左　这丁賊
只雇信嘴往下講　到把天子說動心　正德万岁要出外
那曉得　從此后　料起干戈不太平

游龍傳廿四

衆公
這座報國寺上〻下僧人不少也有六七十个尽是
有一名当軍的擅進了禅堂坐了宝坐不由得心中
却
前来和語被護斎說 僧家這位大方丈和尚平素向来是性傲的
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勢力无比那些王公大臣倚他这到此处作了
府主方丈自称為大和尚如若有信要聞擅講経說法此人僧那些施
主各位的王公大臣仕宦公卿等都来送錢粮細緞布疋实然不少他
的方丈禅堂除了那几个服侍了的和尚在内所為昼夜扶侍他其餘僧衆不

許外人入内別說进他的禅堂方丈旧是进了他的小院之内立刻叫人送
進衙门之内三十板子而了月的枷号今日這个軍官擅自進了他的方丈還不算
為奇他还硬坐了当今的宝坐豈不是罪上加罪以忠運我们恐是嗔怪下
来須得大家前去把他或是捧出去或是將他送轄衙门
衆僧人 彼此紛〻来議論 七嘴八舌把話云
慢說是个当軍的 旧便是 職分小的用不中
僧家方丈大和尚 平素高傲目无人 突面的

全是王公侯爵等 那里晴的起那名軍 別看他等忘虚柔
你們須当為个兵 保佑別叫方丈惱 一天大事了不成
又有那 僧人有語叫师弟 你且而神仔細听
本来但進閣府日 有多少 見概之徒進府中
往〻錯走要進院 皆因都是不識字的人 若不写
你識明見掏回去 一定必進禅院中 可〻你識来晴見
軍官到此硬住里行 偏〻闖進方丈内 擅坐宝座甚耐黑

不用說 定叫你我送衙门 枷打门罪不宽容
也是得已闖其禍 特胆大 擅闯禅堂难恕人
說話之間来到此 这吏進了小院中 又到那
方丈禅堂屋裡面 一齊观看那為軍 果然一人坐宝位
大英大杰 並不害怕也不驚
衆僧人一齊来至禅堂之内大家仔神希目觀睛果然有位軍官坐
了个人才出衆相貌凉人 坐在正面宝坐上道也另人的盖不由己叫人希喙

衆僧看罢了一个向書叫道軍官你好无道礼 这也什麽地方也是
你等无礼任意胡行你既当軍應无有不懂刑名道理你為什麽
在那地方坐下也該瞒〻坐的是坐不的也有不當情理是為你旧是
生下了你既然坐到这也没有說到你们已断乎也該了什麽罪过
你說〻也好將你送到衙门向那衆僧人的話言来恐所廣合高声說
道你们还望他說什麽快〻上枷
这廣慧 一派勢力多性傲 不分情理重与輕

大叫衆僧好无礼 这还不 快〻上枷送衙门
衆僧閒听方丈惱 一齊旧要都明君 这内中
有个知客年紀老 經練事多有才能 这忙搁住别動手
事從細来莫粗心 他既前来这般柔 想来腑内有委曲
向〻他 来意到此因何事 使知其中旧里情
打頻方且出家礼 廣慧恥 非因寺內果高僧
言美眼望正德主 手向了心而合春 說道是

尊駕坐下御駕臨（到此有何事） 未登宝坐為何因 此座乃属当今王
（此認皇卩）再看那（御駕臨） 單作扶坐不是礼 国家王路必当尊
單作輕把禪堂入 我每方丈大和尚 伏規條底唯中人
施主也要相恭敬 豈不叫 方丈嗅怪許多僧
一向此僧話返礼 豈不有缺好善心 正德卩
此相出家一陣風 天子這才開言道
說道是 那丁僧人 听我云

甲公世界中惡是礼的佳人正德卩眼望知客僧說 你家的方丈
廣全既是出家人不該如此狂妄旧是這丁坐兒為單的坐了此座罷也
元方為單的向你們都是什麼執事僧等知客見問說道我們尽是
知客監寺都寺斋堂上堂楚修扫塵撞鐘擂鼓斋供等全有單
作施主你别把我們這大和尚当作普同看待他乃是甲王公大人来
自從来的正德万岁說你們都且退后此為單的向一你們這大
和尚必必有大事向他若对的来為單的自有一番道礼（列位）這丁廣全

稍人他所時那些王公侯伯中且敬重而他如何又把当單的教群眼内
還廣全 有眼不識到山王 今为万岁贵作兵
听見皇卩要向事 由不得 又氣又笑把話云
叫声中僧且退后 不必向他講閑文 今日他
扶閑禪堂也罷了 扶坐宝坐罪不輕 還要考向大和尚
癡人說夢一般今 还知我的考向廣 善知万典与千経
告訴你 大藏経中皆通曉 諸般経典不曉间

我既自把方丈求 天地間 事事不曉愿是
那些公侯与王位 豈不自恰我貧僧 但不知
懂得什麼要向我 只作說来我不嗔 正德皇卩微冷笑
叫声廣全你是听 口称坊般无不曉 這話說来也公道
我看你 胸中未必有才智 大器也是哄過人
先向你是那宗派 但不知 曾洞腸満要言明
你今座当对我講 說完再向別事情 廣全僧

一向此言傲、、咲 叫声單作你是听 打諒你向疑难事
你元来 向我此事你听明
廣全僧他活該倒運他还是惱不起正德万岁他見皇卩坐在宝坐
向話他也旧坐在禪床揚眉吐氣自尊自贵那一宗醜文加醋的光景还了
的左眼望天天子說你问得是我出家的根底我告訴你說我可是半
路在定府連花巷出的家正德元年在五台山上文殊院碧云長老臨
座下受的戒都是臨濟一宗派中分这丁因僧高声賣弄他的年号

所為也今寺内的群僧知到、、我不是先君白、前来混為他的那宗、
進子手且說正德皇卩武宗万岁一閒他半路出家又是臨濟一派就知
他是应付僧人
廣全僧 一派高傲多狂妄 他罢当今万岁輕
因此未把年另表 他指點 搪住皇卩朱武宗
打諒你閑甚麼事 設経論偈誦経文 却元来
向我出家何宗派 你想来历必不真 臨濟正宗正枝派

非是旁门邪宗　正德万岁叫和尚　一事不明說个請
你既是　應付如何作方丈　廣今說我是戒僧
方才难道没听見　你定存　北向蓮花寺院中
五台山中文殊院　受戒長通當堂（唱）云　單肯你
大器不能向住戒　你咕經咒說邪宗　量你能知多少事
不是憨嘴請參向　只管你有疑難事　今日叫你向不穷
正德卩　一闹狂僧說大話　微微冷咲把話云

既然受戒規矩向　釋教中　佛門之礼一定通
衣缽自然須自代　度牒帶來我看真　那上面
說有受戒十宗款　當面講講我听听　你能講向度牒礼
方称受戒实參文　走遍天下无人搞　你僧敬你似伏向
正德卩　追向牒度法戒礼　廣今有此心内京
晴說單肯未的性　僧家礼　一分难漫尽皆通
叫他向住是大乱　又叫皇卩叫狂僧　你先把

三納五戒諸一講　度牒上面頭一宗　廣今向听真魂冒
别說講　他連听見人說也不曾
廣今向听正德皇卩之言暗暗吃京說不想這考單的竟連我
每僧家的道礼全都明白今幸向我若是别人豈不被他难倒
連忙回答說我可是半路在你定府連花庵出的家正德元年
在五台山文殊院碧云長老坐下受的戒廣今寺有个僧貴寿死的年
另望有皇卩說你这考單的高僧向你當戒量你能知道应付不迭

有什么疑难不明白的事情你只管向我和尚你既說向不穷你还叫
向你疑难大事也罢為單的向你怎么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道也者不可須臾离也你把这几句講講廣今聽了半晌說道那是
孔圣人儒教之道不与我每僧道相干方丈說的尚中庸你竟不懂的
罢罢為單的向你怎么和尚廣今說这个事你何必問僧有頭髮的
院頭正德万岁說你凡来不知道听為單的告訴你们知道千里
脉曰和父母及非曰尚所以称為僧家和尚為大你们公然都為大

和尚果然君是大善之識向一答十方称得起大和尚也罢还有一事向
向你等不知你曉的不曉的也要你快些上來
武宗卩　說罢不由微冷咲　曰叫廣今你細听
和尚二字你不懂　為單的　还有一句話向明
嘀哩哆嘀嘿咧怎么講　廣今向听啞愣怔　代句了
半盞茶時只搖首　曰叫單肯你是听　說的尽是嫖遑子話
僧家高能心内明　天子聞听只冷咲　金口又叫廣今僧

你既然　口称方丈大和尚　何為而大目无人
刚才佛經竟不懂　可惜了　十方錢粮叫你吞
平人聞听天子話　个个低頭心内沉　大和尚
常講參向全不懂　此事好叫人不明　这位單肯来的异
僧家規矩般般通　中僧其有智識者　不敢多言見朝廷
一来是　天子龍威令人怕　二来総坐不非軽
欽此上前見歪腐　怕只怕　再问别的怎么樣

天地色極孔昂大　佚法无边果是真　似这果
知者二字当不起　别在人间舌喉声　何不將他问一问
怕他是　自己糊塗反害人
串僧人商量丁商量何不叫他講一講偺们听看看他懂得不
懂的也旧明白丁主意已定有几丁僧人上前問言說單官卫
我们乃是凡俗之人不过裝修应名而已不敢粧说懂得求施主孝
指教、　恳常二字正德万岁一聞此言龙心才喜口中說道你们串僧的

話語不虚到还定厚似為單的講論你们听〻晞咀嗎甦测乃是西天我
佚的一片慈悲善念與奴无方有人信行敬心以至即念这们一片即有死
純白无染的金剛通丟單住其人在他頭上金光千魔万妖不能近身
实难全消怖赦護万物之意的解說
串僧人　听罢正德皇卫話　个〻实服長嗟容
知者回言說不錯　單官卫　說的識透果然通
廣舍一傍也細問　腑内頗存自已云　一定他

听見那里人說法　存丁几句記在心　到此处
故意前來盤問我　乱語胡言句選難　我今有丁老主意
撵出他去是正經　廣舍想罢開言道　你等西神仔細听
依我說　快將單官撵出去　在此混閙礼不通
主卫大人常到此　若叫那　宵人知道丁不成
扛閭禅常还罢了　私發生坐那不軟　有一僧
口呼方丈那諦撵　向陆設禅是誠心　恳得和尚請一請

休欺叛同方丈君　正德皇帝開言道　叫声廣全你再听
我問你　南無阿彌陀佛怎講　这句和尚必知你
廣全開听皇卫問　他打諒　正得方丈卫不明
回言口把單官叫　向我須要你細听　南無无佚一句話
佚在西方極樂中　正德万岁聞此話
回不得　微〻含笑叫一声
天子說廣全你竟是胡說南边无佚观音菩薩豈不是

南海紫竹林方廣全一聞听張嘴膛眼无言可答天子一見說此老
禁不住的只是冷笑眾僧伏又问言說單官卫在上僧人這些听見世人
每〻的都念此一句的甚多但不知这南无阿彌陀佛不知是怎麼的講
解求施主講明以度僧人们的愚蒙正德万岁見问口中說道丟着
何难南无二字作一句講乃是皈依佛教誠心信佛之意阿彌陀佛
是讚念救佛慈悲救援难清浄了无為一塵不染伏浩廣大无边情愿劝
佚法释教之主尊称我佚至大至高至尊至貴真妙无穷才称佚文

一字方能算得阿彌
正德卫　說的不由聰代嗟　串多僧人心内明
天子伏又叫廣全　你建丁　服前伏孔浄不通
放你方丈大和尚　这句言詞可惱人　还敢說
千樁万典全知晓　更又胡說信口噴　其名虽有无实在
料你此為住不成　等的為單来向你　便見虚实假当真
你可曾　打过訊颯作过七对　如若能処对我云

說是不舍也罷了　肯周当有甲僧人　又仗着
怀王大臣文共武　丁〻敬重把他尊　喜受他金銀臭腳
一味殷勤假奉承　俸宦俱各打那觀　攢念誇獎廣舍僧
因此上　引的僧人也敬重　善男信女把香焚
喜捨布施不疼钱　有那些　夫人小姐都到廟中
將的廣舍心高傲　眼横四海目无人　眼而前
八面風兒有几们　见机而作垂非真　目中那有当軍汗

所仗着　王公太監有內情
勢力押人良錢仗助那是出家人之道何况肚中實然缺才再者正
德万岁武宗皇帝也不知把那些外国進貢來的臣宰不知难住了多
少你如何不伏还掛口硬他說打訊諷作七对这正是僧家的本等天
才說你既然作过七对訊諷自然是拳慣識透心中明亮為單
的间你这世间的人丗有多少廣舍闻所心下沉音說这难道有誰
數的过來了不成想了一想眼望皇帝說世间的人有死万之數天子闻

所做〻的存哩說為單的再向你世界中甚麼東西好吃廣舍闻所心中又想世
上猿吃的東西那多着猫好吃的只是鴉與鴨鵝山珍海味四個僧家說不出口來
廣舍僧　无語低頭沉音想　腑內顛奔自已云
好吃莫过鵝與肉　这件丁　我僧如何說出口中
思想一会开言道　叫声当軍你听明　我思想
豆付名湯不府事　当家的說得真庸　大鄉而聽真好吞
廣舍僧　打諒当真說着了　佯〻得意把話云

還有甚麼你再向　相这系　小事难不住我貧僧
大明天子心暗喹　暗〻罵道狗畜生　独照見
死蛾一对化扶住　攥在手內而代春　死蛾一丁在吾手
向你只要快言明　死的活的对我講　当真說不着高僧
也不枉　称為方丈大和尚　為單替你來傳名
廣舍僧人闻此話　不由的　又把踌躇难在心
欽代要說死蛾死　他一張手旧死臕　我說是

話的他必一使箭　死蛾立刻見残生　这件事情难住我
忽柔而言对此人　細想而他死仇恨　若作皆家主何言
好〻的　住在这座报国寺　平〻安〻无事情
王公大人都敬奉　代我比　在僧多少争几分
今日偏而他來到　这件事
來的有些难死我　叫我实然忍柔云　正是廣舍心忐愧
獨照向　危正來　道高德的一家僧人

王公这丁廣舍他並非有孝向之僧乃是半路出家誰知他的時
運一至福星相照誰知他專会鑽情勢力通神才在报国寺內作
大和尚所仗文武的伏凑不畧越台越高僧家之礼一概不晓眼
横四海目中無人只因得了这座报国寺又若有王文武常來相見
敬奉那曉他在寺中当家坐了方丈行事有些丁無礼尽仗着內外
大臣作主所以無人敢若再說就是这座禅堂無人敢入今日丁
这着了当今万岁廣舍今原是一丁勢力喜貴之僧那有孝閒今

日叫里下难住了只急他吁吡喘喘面眼晌为顺勾腰真流你說那些推
事的僧人尽都納悶个々說道僧每々方丈和尚素々向說動伏
陪伶牙利齒天花乱墜他敢全連不然如何那些王公大人那个
不敬奉您老叫一个無學的向住了住々的豪強大話一概全無
蹩了个張々眼難道他平素的学向是假不成他常々說道三墳九
流古往而來的史鑑経书無般不曉何況経卷都是僧家的本例
連这們一个寺军的都講不過这不算奇怪麽等時間滿走

中尽都言講傳到厨房之内
滿寺中　尽都言講这件事人々　納罕稀新聞
一傳々到厨房内　驚動了　道高得甲火頭僧
整在炉前正燒火　耳聞人說此事情　他說道
世上竟有这件事　大略其言未必真　方丈若能人向住
今人向和咲破唇　休面全無怎麽好　坏了名頭此寺中
豈不怕　撇了我佛如來醜　还有那个敬僧人

代我前去會一會　再那人　談論々々對典経
以整寺中僧体面　免的人來輕藐門　甲僧人
閤聽此話一齊咲　叫声老海你聽真　燒你火把是正礼
且在厨房把身存　未從要去想一想　也該着々自己身
逞一條　髒々褲子全無有　衣衫補上有數層
又有半年没洗臉　腳泥就有半指今　火頭他
閤聽此言心不悦　未從說話面代春　用手一指唐斷喝

你們是　势力無知甲小人
火頭僧說和你們这一齊有眼無珠的混眼小人只認得良不势力
虛浮衣帽之徒那里曉的敬重高明貴客西方我佛的真僧相
你們知道体面又就是好人那里使的出好多去恶香臭之物和那些
体罪藏多身穿紙皮和線如同就和俗們佛前的磬槌子一般瞞不得
外面光彩內裡却是一塊死木除了撾鐘所用撞在一傍是个貴物要
叫我論肚中的実學那裡在乎衣帽我是一定前去會々貴客走

走言罷拿肉一根擀麪的大棍迈步走出厨房慌々張々來至禪堂
门前走情進去傳人叫作海明本是奶地出家自切兒就在报
国寺内
他本是　自幼出家在此寺　行事不肖甲人行
從來不說隐奉話　你叫他　假意謙和枉用工
再不遂那他独自　懒習功課念経文　一味的
苦修苦練真修性　一心無二意為僧　因有知客僧不对

派他厨房把火焚　每日終朝無抱怨　真是樂意又舒心
每日裡　先讓別人將斋用　剩多剩少打扫净
多憂衣服常破爛　無吝惜　一年四季滿精神
并把已有四十外　衣服無有一件新　今日个
听見寺中人言講　有一軍官且有门　他向方丈会談論
向住房舍出家僧　因此要見当今主　為整僧家耕教名
慌張々　迈步走進禪堂内　抬頭存目看分明

先請方丈名廣全　覷的他　滿臉緋色有套紅
海明着有不由哭　走上前來向一声　大和尚
你有什么疑难事　何不告訴丈頭僧　廣全一見心不悦
但只見　八怒含嗔叫海明
廣全僧正照離燥的一月了了的出汗無处生氣忽見火頭僧海
明來了不由的心中動惹用手一指說你這个畜生不去燒火跑
在這里做什庅勾当还不快与我出去李海明說大和尚你不可

如此努力我你今在佛会之中俱是佛门弟子出家人那論貴
富醜俊不过是个僧人只方方正大寬洪壽似眼前浮華自古
富貴榮華乃各人所修若不立定根基如同跑影大和尚你坐
做方丈全無实濟出家休要以衣帽取人行此小人氣派你既然不
世路不識真假　如何称為方丈二字
海明說　我到有心記明月　誰知明月事請云
說話之間将身轉　看見了　暗訪私行王武宗

丞原是个軍个原　儀表非俗品貌清　就知道
皇上不是平常客　天然氣派勝諸人　海明他
連忙上前打稽首　口口把軍官施主尊　貴人今至此庙内
合兩尊駕打訊諷　听說我们大和尚　被你问的不能云
正得了　用說正雅慧和尚　惹的渾身汗津津
忽見僧人多敢燗　手拿着　大棍慌忙走進门
对着廣全說几句　天子一傍听的真　他的話

說的明白言正道　明明海明有存問　他說軍官向何事
点化過當星其心　天子不由龍心喜　叫聲僧人你細听
非同寺　就是方丈那和尚　世俗俟礼全不通
是非进来为方丈　就如那　驕肖之人争几分
請你說法言佛礼　满嘴胡說信口云　你既前來必有话
但不知　你的法号叫何名
正德了說你的法号是誰作何执事僧人說貧僧海明現在

燒火天子說為軍的方才问他世界中共有多少人他說無万之
數你既可笑不可笑海明不由也就笑了說还有何言皇上而
海明之言听他口氣到相容易連忙就向把你說可有多少人在世海
明說若把貧僧前來那有許多不过就是名利二人就把世界称滿
了天子点頭口說是了了、為軍的又向世上什么東西好吃他說兩
斤好吃你說更又可笑了你說什么好吃海明說不論什么東西
只是饑了就好吃一傍的眾僧人齊說我们想的真是鴉好吃草

扶肥好瑁更好
武宗了　断喝平僧休胡講　全然糊塗好不明
海明他的話既是　並不是　鴉鴨之類分不清
尔等愚蒙全不懂　為軍說来尔等听　此乃是
饑餓之饑方是礼　做了我吃果是真　饑飲精糠甜如蜜
能了吃蜜也不香　說着大衍手一指　有語開言叫海明
有一个　无賊卻在吾手內　方才向过廣全僧

死的活的他不曉 你若ㄟ 急加然汗似泉滾
对答不来手急燥 还敢抵將方丈称 大和尚
抵敵承当真無恥 有話如来禪教门 死的活的你可曉
快比言来我听 海明見問四言通 單惜施主仔細听
貴人的 正是一朝权在手 生死只在掌握中
死活憑你一轉念 若要是 别人相求也不能
皇上問听心欢喜 口說这才般訕訕 海明說

真正称的是和尚 胸中学问果高明 海明開言叫施主
貴人單惜在上听 和尚二字当不起 無德無才又無能
但只是 貧僧也有一件事 領教單惜你听真
正得皇上將頭点 叫一声 海明僧人你听明
不知你有什麽事 只管考向我為單 火頭僧
把咱四言当施主 我也有个小訕訕 說出單惜解ㄟ解
正德皇上將頭点 叫声海明僧人你听明 不知你有什麽事

只管考向我為單 火頭僧見向開尊施主 請向單惜事一宗
你果然但若猜着算你能

正德皇上一聞海明之言由不得龙心大悅口說你莫非[illegible]為單
的一雅有什麽事只管說ㄟ為單的也參悟ㄟㄟ海明說[illegible]僧的这
一般擀柴的燒火棍往来一楊猜向施主貴人还是棍快还是貧
僧腿快呢天子聞听哈ㄟ大笑若說他的棍快他不累棍先往外跑
若說他的腿快一定先扔棍也我朕的死城一系不說天子心喜
且說廣全一聞正得皇上与海明言講禪語腹内說哎呀能則当和
尚还有这麽嘮叨嘮嗦呢你道别瞞这个燒火的海明肚子

單論通今日他要把这个穷吾難住盤盤寺内之名我可要從心
裡忍得簽着火頭僧叫他外到捞飯的丈補的过这番請來且听ㄟ那
个当單的怎麽回答廣全正在思想忽听天子說道海明你真
是个高僧若把我為單的說你腿也不快棍也不快忍是你的
心快妙事海明聞听心中暗喜說道这位單惜並非等
閑之人付又說通單惜高名我貧僧还要請向施主这世上除了
飢餓的飢好吃还有什麽好吃呢正得万岁見问心中犯想朕

为方才问他什麽好吃他已難对答上来
也照旧 反来到把朕来问 可見此僧果高名
我今若要答不上 豈不叫 满寺之中瞒哄唐
若是猜着你的事 我还另有一訕訕 必須也要你猜破
方見傳來实在能 海明点頭說妳好 施主高見孔义通
你若是 猜着貧僧这件事 尊駕只管也言明
且說軍僧聞此話 一人ㄟ 斋務和尚火頭僧

他向單作対盤问 可見其逢対手人 一傍的
廣舍不白腹中語 心內暗暗自沉音 我在此寺作和尚
現是方丈骨申僧 难怪單作小看我 話如如來釋教门
看起來 黑一黑一全然節 必如一丁火頭僧
他的腹內隱怪事 他竟村 一向一答件件通
單作所淌生死路 他向枷棍這一宗 那單作
又問好吃是何物 誰知他也向這宗 但听單作怎答対

鬧心歎

且看誰輸與誰贏
大和尚廣舍腹中有語难怪人人常説他有來言我有去語
單作説了小丸活海明嫌了丁快慢説起世上什麽東西好
吃他也向單作這等一句我看單作怎生答対忽听正得万事
代咲眼花海明説道和尚你方才你问為單的世上除了飢餓的飢
好吃还有什麽好吃海明陪你们想之為單的若是答对不上來
豈不叫合寺的僧人豈不枉咲与我世上若论好吃的東西極多

惡雖不一宗好吃的東西豈如吃單僧 闹听細細思忖何嘗不是豈
好吃任憑是誰窮富貴賤人等無不吃豈的人真正講的有礼
申僧人 听把正得万事話 丁丁称讃講的通
我等那里想的到 只声是 什麽希奇物一宗
單作方知説的是 却是俗物人不明 果不然
鴿魚鵝鴨出白煮 蘇造醃糟五味聲 即便是
富貴窮等缺不能 這位單官奇向廣 如何想的樣樣通

且不説 申多僧人調思想 火頭僧人把話云
代咲咲把拖主叫 你方才 要合貧僧要一宗
小僧村対还有事 不可恨我燒火工 王得卩
听見海明一夕話 滿面含春代咲云 叫声和尚休急燥
為單的説來你听是 望你要上一宗物 裡一外九奇我母
你若是 可能猜破這一物 才算古今奇夠惱
色管不叫你燒火 從今后 免作火頭和尚名

丑非為單説説話 正為才是你的話云 我能力
生来調達作大事 黑黑宗宗不費功 不知你等信不信
為單的 説話從來不能戲云
申公武宗皇卩正得万事所説拋散生来調達之权這句話清
不虛説的起來誰想滿寺中的僧人尽是些達徒那曉這是真
龙争天前來私訪只為是些瞎話大話且視大和尚廣舍听見
單官向海明僧人要一丁裡一外九由不得心中納悶一祖頭眼望

申僧説通過大爺的你們都听見了這位單官真有些異怪出
來的東西实然有些另系名則作们知道是什麽是兜裡一外九」
也不知是窮的代的使的用的吃的喝的还使飛的走的跑的飛的
活的這一宗東西是再叫人真不為頭腦這丁單官有些古怪
猜燒他别是西方的地藏藏菩薩前來點化
大和尚 眼望廣舍申僧等 口説你等仔細听
我在此作方丈 再不敢 称為廣大有齊文

大概離四句依語 能已知曉問不窮 又誰知
這位禪宗真格外 那里來大不同 說出話來人不懂
不是西番口外的音 方才海明他能曉 什麼言詞講的通
他不算 保為報國寺三字 盤齋瓶中傳的名
今有說出一字物 還不知 精的為來猜不明
正是廣令心思慮 為聽海明把話云 眼望為
正得万步呼施主 貴人留神請聽真 這句訊諷真利害

惜才同住我貧僧 若是別人不能曉 無邊與妙果然明
火頭僧 明然說到這句話 甲僧納悶在心中
一齊上前叫老海 你快些 告訴〻〻我們聽
裡一外九是何物 吃喝穿使戴危倉 可還是
同錫木鐵共磁瓷 望你說〻這新聞 望你慈悲大發善念
別叫我 打合有問急死人
甲僧說老海叫海師付你快〻的告訴〻〻我們知道〻〻〻別叫

我們有急了那些甲僧七言八語不住亂問是什麼東西海明說道你們甲人不用为化少時自然明白言罷眼望正得万步代咲開言尊施主貴人卩上要向這里一外九容易尋我此時難得現成只好尊僧人慢〻而來取討這宗東西乃是觀音菩薩用禪拮班之殊菩薩的一宗公案別人不曉如今貴人又來難我貧僧那知我海明君曉一二正得万步一聞此言就知海明心中廣大奉向不淺定是高僧

正德卩 聽見海明一夕話 果然通達這訊諷
可見僧高付内廣 他的那 博學在付有學向
想畧當臨懷悵似咲 口叫海明你是聽 為僧的
看你來歷並非小 定是羅漢降凡塵 你只好
混亂進人都不曉 焉能瞞哄我為甲 机關已被我參破
早以許過你都明 免却火頭和尚字 另有商議別事情
這如今 若接我說報國寺 執事管理料事僧

方丈二字大和尚 須得你 執掌料理方能成
為僧的言難更改 休要推辭依我行 海和尚
一聞天子這句話 心下有些吃一驚 口中連〻尊施主
貴人在上仔細聽 貧僧香齋多遲愚 性不聰明粗又村
出家人 並無一點微能處 豈可燒火笨我能
焉敢拾把方丈坐 出家的 這宗不貴不敢應
強求善人另挑選 有德之人己正通 正得卩

聞聽此咲回言道 叫聲海明你是聽 仙你這羅漢体
何必推辭太謙恭 既然下界臨凡世 須度群迷正佚门
你若是 推辭偷閒再躲賴 怎能功滿体飛升
作不功得好修煉 才能勾 橫滿归正上九重
望你慈悲發善念 盤〻報國古寺中 海明他
口呼施主有件事 只要禪師你說清 你要能把訊諷破
我就在 方丈治事保管能

且說海明望這正得万岁口呼大善人你既向這裡一外九這个不难乃是鄉村中蒸的窩〻原是那个捏窩〻的人須用一個大母指頭在裡九个指頭在外豈不是裡一外九這原是當年菩薩向难的公案無非要設下僧齋說元來是窩頭叫作裏一外九且說軍官卩眼望廣全叫道大和尚我爲軍的話向你呢你菩薩相海明之人這幕对答如流方可以在此治掌禅院不然你的付已才処拿一个准主意才好廣全聞听付已就知有些在此站不住

了可恨他連行礼不顧走出寺门落了个脱逃之夫了他去求求見怀王就把此事說了一遍怀王說但不知這个人的形相衣貌奈說是一个軍官的模樣怀王卩內听口內說哎呀了不得了今朝那还在朝中而去參駕細想來那一个当軍的莫非别者乃是当今万岁假扮私行到那报国寺内查訪全身冒汗那王打量他是那晚一派謊言只顧你這一去跑連我并保着你的人都有罪过廣全聞听如夢方醒难在北京城存

這廣全　大略此地难存站　逃往他方不必云
寺中但說大明丢　报国寺　正德皇卩留的真
明知方丈全羞愧　一定脱逃影無踪　並不青
深究追尋兩和尚　假意故粧不曉聞　滿面含春腮代笑
叫声和尚僧海明　方丈当家派定你　不可推托秉至心
豈不知　君子一言而槑皂　我的言詞你心明
海明回答呼施主　貧僧有　一件心事要依從

須得貴人你准我　方能自料理此寺中　正得卩
連忙回答有何事　只管言來與我听　果然得我就依允
不用爲軍何必在　僧人回答說是礼　除了施主别者不應
大善人　今日來到报国寺　僧樟里外見个新
豈肯不容就損破　修一修　伏果功德大又深
小僧要伏大施主　貴人發心私承行　整一整
四面墻垣全修裡　伏相金身滿見新　善人在先這件事

莫叫我　赴湯投火也應從

海明說貧僧化的是施主貴人慈悲發善心施捨修盖报国寺見新治得古康宁傳後世民安君樂臣忠享太平正得万岁一聞此言哈〻笑了一声說我当是什麼爲难之事原是要化我爲軍的使得〻你就快拿緣簿上來爲軍的寫上海明聞听口說有緣傳有緣佛只見他從服袖之内取出了小的緣簿寫名福德無量皇卩接过打開看上寫着西江月一首說道是

早知貴人降臨　伏光普照佳君　九重頂下受皇恩
從此当君一群　昨朝查樓蕃盖　今日报国見新
以后惊動這北京　方里周正邦宁　下贊海明募化
正得卩　看罢樓佛西江月　不由的忙喜又驚
果是羅汗臨凡世　他竟有　未卜先知廣神明
想罢急叫取筆硯　誰知早已預備成　但只見
海明答應一回手　肚中取出兩手擎　研墨恬筆忙遞过

天子接來瞧的睄　上寫的為單都省府　信士姓朱諱常明
只因為　根因寺中多殘破　情愿施捨一万銀
瞧罢抬頭叫和尚　这游的　暫且交西你為單
還要回去替你化　動工之時會有艮　海和尚
一向天子这句話　口中念道觀士音　正得万岁開言道
海明面神仔細听　為單向你一件事　我今要訪一个人
但不知　可能見來不能見　直言不可言虛情

海明回答說能見　就有是　千万面神要小心
天子点頭說是了　忽見來了兩大臣　原來是
保駕大臣來請駕　正得万岁往外行　不說群僚來作夢
睄不起　燒火的和尚海明僧
就是海明也不西他們討較商量誰知第二日就有禮部傳行牌
各衙門內知會奉旨海明在根因寺當家作方丈都來慶賀海明
還是旧日穿戴輕易不西人說話仍在廚房要做所有常住石中

送錢粮等項俱各分派西東僧眾等齊整理的寺院实有規矩
不表且說正德万岁見此心暗想海明凡服修蓋此寺定有因果緣故
必定完此處武宗卩思想之間往外走內龍睛往两边觀看如人來
今日乃四月初一日正是開廟之期皆因皇卩來的甚早那些作買賣
之人尚且未來到虽然有人不能全　皇卩在后面西方丈設法誰知
那些買賣人等西那些燒香閑遊的尽情前來
正德卩　曼數龍步往前走　舉目觀看滿寺中

買賣之人真不少　都在那　神路两边列擺勻
估衣吆喝声音亮　也有旧來也有新　帽棚子
還有金尺首飾店　皮草鋪子在東边　各色細毛皮襖角
灰鼠艮鼠西海龍　猞猁猻混狐西天馬　賣貨不分春秋冬
且說那　正德万岁大明主　各処西神睄看真
点翠金艮花起色　既旧的　釵环西艮西鍍金
鈕子項圈貢西坠　八仙今寿世寿星　又見那

磁器灘上杯盤碗　粗窯燒的水零文　吳芝番字十万錦
青花西地貫西瓶　銅器擺的真硫眼　式件貢頭洗臉盆
還有那　向手同吊青銅鏡　酒壺飯鍋是紅銅
要貨攤子更熱鬧　棍棒刀鎗鉛假金　正德卩
到一処來睄个句　怎奈皇卩不如心　迈尖旧要示古庙
又看見　木器擺匀耀眼明
正德万岁曼數龍步兩目觀看但見賣木器的擺在廟墻之下桌

案椅框杌床尽都是南木花梨紫檀彫刻的灵巧透体五彩描金
上画各樣花草龍鳳走獸喜相逢龍風呈祥看來看去無可
愛之物旧有那些保駕臣宰暗暗隨定保護尽在左右相离不远
但見皇卩東睄睄西看看隨意閑遊忽見有一処古董攤子兜天子見
心中走時上去舉目細看猛然看見正面放着一對玉鴛鴦彫琢的細
巧令人可愛皇卩乃是識貨之人見了此物知是羊脂美玉真乃
出玩难得之物遂即要到手西仔細觀看令人可愛不肯撒手

正德卩
未來伏侍細看
豆說夗央不要緊
不足為奇異要緊
世间少有无價珍
但不知
若拟朕買这宗物

識認这宗直钱宝
这位卩
却是羊脂玉做成
瞄他能值多少艮
四个眼珠天生就
此物他要艮多少
一百艮

今在手中不放松
越晴越爱喜十分
这一件
却有一宗最貴处
長成宝贝似猫睛
拟朕夗睛定不輊
实然不多还算輊

想罢扭項連忙问
一对在此可是賣
為單不擀給你艮
瞧此物
但是少了不敢賣
还有一句卩别怪
卩上收起对艮两

買賣之人仔細听
不可說謊要实言
買賣之人腿代咲
卩上只管拿了去
卩上晴
不用还價添与增
不用还有物現成

这夗央
不知要多少說实價
口把單情太卩尊
價值不敢多要艮
这对夗央一百艮
瞧此物
正德万岁心大悦

知道此物價值連城
就依你
那人听見不擀價
正是天子買玉器
一条大竹長的横
一对夗央交給我
說闲話

口中回答实落價
一百救艮不少給
由不得
忽見來了人一群
走至跟前叫一声
太卩賞你几两艮
想冲〻上前來要抢皇卩玉宝文

不多丶丶果然精
等我叫人去取艮
滿心欢喜等兑艮
內中有
快把那
任憑是誰得罪我

正德万岁買定了一对玉夗央才要招呼保駕的且字見艮子忽見來了一群人内中有一个人身穿紬紬緞生的肥頭大耳頭代方巾身穿圓花通袍外罩四川翠錦的鶴敞足登官靴打扮又相官員又相世家員外代領卒多帶奴來至跟前西向買賣人說你过來太卩对你言講買賣人答应上前腿代咲搭背那身口呼二太卩有何分付只听那人說道我方才從此過見你跳子上放的一对玉夗央快快拿來二太卩賞你三五十兩艮子買你的又听買賣人說道実回二太卩的話那一对夗央方才賣了

但見那人說怎麼賣了是什麼人敢買了去難道不知二太卩要買嗎你快去找那个人你旧提你二太卩要買叫他好〻送了來是他造化如若不然难免他大刑难脫你再向他有多大錢二太卩買的東西他敢買想是他懶代活着了

買賣人
口中不言肘內語
有名的太仓名刘二

一聞那人前后話
这件事
文武官員怕此人

心下着忙吃一京
只怕难免有禍里
賣出去

東西如今他要買
一百救艮話言明
想罢時
这件事情卩听見
如今刘二太卩他要買
去我買主要回去
幸虧太卩还未行

叫我為难怎某行
难免上前來商議
扭項满腹代咲語
我小人
嗔怪小人買了艮
不过賞我几十两艮
可怜小人小買賣

还有此人他未走
猿的不讓兩可中
口把太卩尊二声
有些為难在心中
他叫我
如兄可旧不依我
求卩賞我賣那人

正德下　一聞此話心不悅　惱面含嗔代怒云
滿嘴掬說你欠打　非為你　還是京中貴人
為單實難這宗物　賣與別人禮不通　你想々
他既要買別処買、　想他不是大面的人　天子脚下不講礼
這要是　外省想他更橫行
万岁說你問他怎麼只許他買不許別人買不成世界中那有這宗
堪道之人你等許他任意是非為單的偏不讓他買貴人也說不出禮來不

敢多說只得來見惡人說二太々実回你老人家那時（对）玉兒央原本貴幹
住当單的太々了小人方才去說那住單住太々不讓可叫小人无計可
便又听那人問道他是几月日子買去的二太々賞你五十兩買貴人說実
回云　小人是一百兩艮子賣給当單的如今二太々莫說賞五十兩回
便賞出五百兩來小人也不敢应承　実在的难往回里要那晓那上單借
太々眼力高明出兒央的那眼睛值艮乃是奇珍異宝
那單官　他的眼力真不錯　看出兒央四眼睛

乃是奇珍異宝　他道說　千金难買恁我县
世上少有罕見物　價值連城无二宗　他早以
睛准故此才買去　誰想遇見識貨人　預先用艮買了去
心中有些不受用　皆因單官有來歷　又是便宜却費心
心想为　這宗連（東）西得到手　真算当奇宝世珍
買貴人言詞还未尽、　那个人　不由代怒把話云
依我快些要回轉　二太々賞你一百艮　你快去

要回兒央是造化　不然难免大禍生　買貴人聞听心害怕
腑內為难有万分　任平是誰难越礼　怎然有話也难云
无奈何　只得避叔忍不語　也不答言也不動身
那人明道要強買　又难知　尽被皇々听得真
天子不由龍心恼　咬牙切齒恨在心　買貴人
面目焦黄心害怕　站立一旁声不哼　正德皇々忍不住
一声喊　世上竟有這宗惡人

武宗々說這个人堪道之極世上少有心中一氣大声說道任凭他是
誰為單的偏不讓他他若出一百艮為單的就出二百兩畧我刚々
的出的起我算不讓他定了世間再沒有這宗之事且說那个人
一傍听見此話由不的心中気恼口中叫道当單的你到
少說這些閑話你二太々買的東西、你々然敢買难道你也不打听
々々這二太々是誰你竟敢争有買狠々、哦只問你罢你有
多大的家当擅敢与二太々賭賽有多少艮子買東西莫說你不

过是都督內一名單兵就是在朝的文武官員听見二太々的名姓
一人々胆战心驚尽都俱怕順我
那里是　惡棍說出那言語　分明自已訴口供
正得皇々心大怒　叫一声　惡棍土豪了不成
那里來的無徒棍　擅敢如此胡乱行　為單的
買的東西你強買　言語之中猛又凶　硬叫為單的讓與你
世上那有這宗人　強買強賣無道元　倚仗威風枉欺人

你只好 欺惹别人不敢惹 我恍不惧半毫分
今日惹得恼了你 成一定 要你的脑袋方称心
你才知道有王法 恶棍听说怒气冲 他不向
天子苍言来讲话 眼望老实的买卖人 这都是你胆子大
心爱的东西敢冒良 卖给别人不卖给我 你的意思我知明
想是你 有个硬正好吃主 所仗就是这当军
故此你连我不怕 大界局 还有挪喝而别处存

不恶在府内做买卖 这件事情恨容易 这个贼
越说越恼越有气 玉器摊子犸到十年
恶棍分付我的人 吃你们还不打这个因棋的左只骨拗了他的腿子以后
不许他在这里内做买卖我前有租不依只管下死手打了个有你二
太爷作主呢贼拒公常言说的好王竹万恶奸刁豪强一人了那骨轻
众好男一齐上前先把一个买卖按住不容分说拳打脚踢一阵
好打又有几个豪奴上前把一个古董摊子价值千金遭塌了个希

烂买卖人被众人打了一个头破血流奈因人多势众一拥而上如何
躲闪众分 这个人姓陈名叫见新 却是一个老实良善民人今日个遭
逢了这场横事把那些左右大小买卖人的心惊胆战齐说这宗
只怕有些不好
那些个 买卖之人睛光景 不由害怕各旦惊
不敢高声伶言讲 一个个 彼此私语唏嘆到
这场大事可不小 陈见新他运不通 这些个

古董玩器价不大 也有自己也有人存 店中之人势又众
越空打於影屏壁 踢坏的东西就不少 不知打究恶把行
太仓刘 所仗怀王是作主 欺那良民买卖人
恶然向打这一散 这些货 难以赔补价才东
不说众人躲怕京 且说万岁大明君 见此人
行事坝道多么恶 折了洲子打坏人 打的买卖人浑身血
摊子犸了个十年 西边睛看人不少 正犸一个叫一声

武宗爷 龙心一怒高声嚷 清平世界了不成
一点王法全不懂 世界中 竟有这等不法居
硬打良民还敢非 真是未闻罕事情 正得了
心中有气高声喊 再要骑打不肯容 那人闻听更动气
眼望皇爷叫当军 不用你查一旁嚷 难道跑了你一人
那人闻听更动怒 走上前 眼望万岁把话云
呔 呔 呔 呔 三太爷我先问了你 到底是

那一府的军兵快说明 你敢不叫三太爷打 恼一恼
还要动手把你捆 皇爷闻听气炸肺 好大胆
你敢要打我府军 那人说到你试了 大料着
三太爷的利害你不知 今日才叫你知道 三太爷
平素不是省油灯 说着叫声手们上 快些给我打这人
众恶奴 答应一声围累上 扑向前
一齐动手要打那假扮私行的主真龙

游龍傳廿五

耳听金鸡報曉　驚動群臣上朝　每日朝[illegible]道
卯時君王有道　車候景阳鐘撞　預備[illegible]
武宗皇上坐大宝　文武揚塵舞蹈
殘歌罢金鑾接召昨朝話表說的是武宗皇上正德万岁因昨
日在查宗樓听戲遇見太歲刘三五万歲打賭誰想被万歲叫
人拿住審明於奪良善寡婦一案龙心一怒将他斬首在金
魚池前這才急忙進前門回宮而去因天晚回朝文武官員

都在私宅不表且說太歲刘三家中有一个家人出前門要到
查宗樓打听他家的主人與万岁皇上打賭輸了人頭将他赤在
城外心中害怕且到一同為伙伴前去打点買轉把面棍甲花
了些銀錢把太歲刘三與王教子的尸首買轉用棺木成殮在
精忠布安放停畢這才急忙進城到了次日早來至内宮監
太監刘瑾的私宅進了宅内正遇見刘太府在書房内坐吃茶
忽見刘三的家丁前來

這家人　姓刘名叫刘可用　他是刘三手家生
次日一早將城進　來見那　太監刘瑾報信音
書房見了刘太府　滿眼落泪把太爷尊　他未從
說話連忙双多跪　口尊太爷了不成　有宗大祸從天降
前来高根下跪倒　我家太爷丧了命　还有旧下尚归阴
刘可用　一言未尽無說透　刘把刘瑾吃一驚
只当刘三身得病　他想到　身遭大祸被刀残

连忙问道怎么样 未何他今丧残生 不用慌
细々对我從頭講 怎么降下大禍星 还是有谁生胆大
莫非欺押他之人 咱家姓名谁不晓 我的住処谁不聞
吴說他 平素行非無礼事 再無不敬我面容
難道有谁敢胆大 将刘三 活々命死城外边
只管実說告訴我 咱家一定不肯容 刘可用
道听楼手說不可 提起太爷也怕京 昨日查楼去听戲

再不想 楼上遇見一个人
刘可用說昨日我家大爷代領我等出城上查家楼前去听
戲誰知在楼上遇見几个当單的也在那里听戲誰知唱到
热闹中间又遇見王府傳差有然是戲得打住那晚得有
一个單官愛听不叫散还要往下接着唱班内再不答应那个
單官是叫唱定了正在争鬧之際我家大爷前去指望用話劝
住說道單官你死了心罢这班戲是王府内的任憑到那兒

遇見王府傳差誰也攔不住就得一散你如何又叫唱呢不唱
你該怎么对我賠給我个什么東道
过不过 用話賭住他的嘴 那晚情（單官大）愿把動嗔
眼望我们大爷講 他說道 不唱為單不能容
当真他们若不唱 我算雖对你一人 情愿把
当真他们若不唱 我算雖对你一人 情愿把
查楼前后重書盖 裡外給他全見新 君子一言四馬追

說話無虛尽是真 可有一件我问你 也要你对我言明
如若是 他们接着往下唱 你該输我什么東
我家大爷心有氣 口說道 也要叫你放下心
果然班内往下唱 我把人頭输与單 刘可用
刚然說到这句上 太监刘瑾吃一京 口說不該下青及
拿别人頭賭输赢 事々最怕对了景 昨日方步去了城
怕只怕 冤家遇見正德主 只恐大禍要臨身

想到此間連忙问 刘可用 后来之事快言明
狗奴見問把爷叫 也是活該有福星 后台上
立刘人把戲来唱 單官楼上喜氣生 便問大爷人頭事
又誰知 内中又有一件事情
刘可用說太爷了不得台上果然又接着往下唱起来了那位
單官就問我们大爷說道戲可是唱了查家楼的房子我是
不能動了就問你这顆人頭怎么樣了我大爷闻听自然是

喘氣兒可就答應要人頭现成單向你是你自己動手哇还
是另叫人呢还是立刻要哇还是听完了戲要呢我在一停
兒睛那位單官也不慌也不忙喜々的說这个不难我们
然有人要你的腦代暫且听戲单等唱完再請太监刘瑾
更大心京越听越是連忙又向說刘可用你可知道那位單
官的名姓不知呢
刘可用 見問又把太爷叫 我家大爷向過息

那侍卫军官亲口表 他的那 名姓对为大尸云
他家住在皇城内 東華门裡有家门 他还說
房子高大盖的好 要打门子正冲東 此人姓朱人人唤
名字叫做朱长明 現今当差都督府 社稷衙门頭一人
他还說 不能对你誇講昌 我家養活多少人
各府都有他的買賣 到処里 提起尽是他家人
大略他是用話謗 誰知樣樣全是真 太尸呀

你当他是当軍者 元来却是正德君 私自出城来听戲
代領保駕幸大臣 先在橋頭丹俗罷 飯子鋪内把膳吞
他叫那 四海打死楊二滾 这才查娄把戲听
偏偏遇見这件事 我家的 大尸放在大衚中
后来又有回察院 上樓恭見主当今 两起了
我家大尸名合姓 王子動怒叫綁人 立刻拱散軍人等
奉圣旨 戲台上上擋事情

平公此書乃扶録通俗 总要剪断刘可用就把查家樓燒散
了平黎氏又叫坊官急忙進城從蔡廠胡同把两个窮鬼捉
々叫回察院在台上備明回奏万岁大怒傳旨遣王昭甲子
御到金魚池向斬的話前后对着太監刘瑾說了一遍这如今
我叫人將大尸合王甲的死尸停在精忠庙内安放脫方我才
進城前來送信刘可用的話說到此処你就把个太監刘瑾吕
唬的魂散千里魄散九霄往后一仰只听咕咚倒在塵埃腿脚

降直登時向把那边的小太監唬的驚疑不止
太監刘 听見住兜遭横祸 不由为忙吃一京
往后一仰身無主 只听得 咕咚栽倒把埃塵
丹边唬坏小太監 住上死跑扶主人 一人人
口中只把老尸叫 快快醒來莫舅刚 一边叫着哭又喊
登时之间作了笔 一傍唬坏刘可用 何已晴晴說了聲
老大尸 一命尸死外城 太尸他在把命抗

服君人忘家当破 闹一了 人財两空大对生
正是家奴心害怕 急听刘瑾嗐一声 有一口
哞嘆咕当說云話 大叫侄兒疼死人 我们不見人办了
所已只有你一人 嬌生貫養成人大 把你代進北京城
絶不該 不叫我言胡行事 常常欺押車良民
多少官员告訴我 行的事 万恶滔天犯欺君
誰想遇見正德主 查家樓去把戲听 你不該

私什方多来打什麼路 拿刘人頭鎮輔苑 国家犯法不容赦
將你向斬把命抗 可惜咱下妻共子 却小年輕令人痛
刘太監 哭着不由心悔恨 大罵正得主昏君
你既杀了我侄子 僣仍仍 仇深似海一般同
我要不把大明作 世不為人在北京 刘瑾他
從今心怀不正処 暑把皇尸一命抗 立刻生出毒狠計
忙進朝 要害那大明天子正得遊玩

平分　一周一着皆是前定太監刘瑾就因為正德万岁害了
太岁刘三心怀不正暗々使人邀買人心結交四外的強人盜
寇好汗英雄招兵買馬聚草屯粮以為接应朝中裡外同良
私買付心腹進早將便就要篡位奪权来害武宗皇帝同他
假意進献根同進忠之心奔去首替正宫娘々上太安神州还
愿進香排知住宿在興隆庙内正遇兇僧宝凡招為義兒
就把心腹之事告訴了凶僧宝凡叫他以僧在庙内招聚

英雄好汗以為僧兵单听京中的音信我若是得便害死武宗
皇帝篡了龙位必有人来送信要你这里急忙發兵以為接应
宝凡荅应也就在庙内招聚僧兵五百往々任意胡行只等正德
万岁從外省遊玩回来之时太監刘瑾啟奏叫天子上泰安進香宝
凡僧代僧兵同山若不亏遇見吕亭遇兄妹救駕天下也就
失落此乃是后話不表且說太監刘瑾哭勾多時止住泪
眼望家人刘可用開言講話

刘太监　眼望家人刘可用　叫声忠心得用的人
非為你把兇恨燄　精忠庙　放安棺木死尸身
如今你領銀一百　請些高僧来念經　你就在
庙内办丧多事書　出殡之后進宅中　咱家仍然指靠你
以后是我貼巳人　言罢分付小太监　忙々快取銀兩封
刘可用　領銀出宅不怠慢　立刻出了正陽门
精忠庙内办丧事　搁了丁　三七出殡不必云

書中单表刘太监　心中作恨主当今　無奈何
忙叫手下小太监　預備進朝見武宗　还得親身来請罪
难免假推不晓閑　狗贼想罢不怠慢　公貝迈步往外行
宅门前　搬鞍上馬催坐騎　不代手下車小丁
穿街越巷來的快　西華门　下馬入内不必云
且說合朝文武　一齐催馬抄禁门　都在那
朝房之内候聖駕　彼此紛々暗私行　都說昨日那件事

万岁爷　一早出城暗私行
就有那些文武官员知道昨日圣上出城私行查露様
听戲遇見太監刘瑾的侄兒大岁刘三强逼当今万岁打賭
将人头下上那晓他素日所仗他叔々在京都一代横行惯通任
意所行抢奪民间的妇女也非一朝一夕别説京都的那些黎民百
姓就是滿城司坊地面官員無人敢惹五城的察官提起他来不
敢参奏但有一点風吹草動得罪刘三之処太監刘瑾一定必

在正德万岁駕前進些坏話把那些官員不是罰俸定見坏
任又荅为当今万岁糊蒙听他的残言因此把个刘三太岁算
是縱容起来　彼此紛々齐議論　私言太岁叫刘三
眾官员　常々的　欺邦压民是當頭
他在京都真胡通　眼中不加拿官员　还有个
所仗叔々是太監　所仗坏王有威勢　京中富豪是財主
太倉刘二更胡通

他的戲是人排班 任憑那館要唱戲 一門最怕府內傳
信一到 立刻打住手人散 一出兩出換別言
戲價一文少不了 錯一錯 押班的立刻把腦耷
因此館中賣戲票 一概全是先要不 到櫃上
買了票兒再聽坐 不定听的完來听不完 這天平安唱到晚
就算時氣正脈全 但遇王府傳差日 那等白花几百錢
听說是 太倉刘二怀王府 他合刘三結下梁

却是兒的親家倆 兩个人 一樣埧通胆包天
昨日查樓去听戲 遇見當今主至尊 誰想他
因為打賭叫唱戲 他把万岁當寺內 皇爷一怒將他斬
這是他 刻招其村有循环
重公大明年間那些文武官員在朝房候駕却在朝房中如同今
朝單机处一般那些隨駕的官員紛紛一言講太監刘瑾任性
寵愛他侄兒如今被万岁一怒斬死城外此此是把禍害先

去了一半再有此時万岁登殿是怎生的行事不言臣議論
且說當駕官一見重文武來齊忙忙命內侍進宮請駕且說太府
陳進蘇敬急忙進宮請駕正德爷龍心大悅才要坐殿忽听一陣
鐘鼓响重官員止嗽排班大家候駕登殿且說武宗皇爷連忙穿
龍体出內院立刻上輦駕臨前朝
猛听得 花腔鼓打咚咚响 景阳鐘撞似雷鳴
天子身离昭阳院 有那些 太府宮官淨指指

扶持正德上御輦 抬起武宗大明君 重太監
左右圍隨排前面 要叫坐殿聚武文 登時來至金鑾殿
下輦駕叫九龍墩 鑽英玉帶居班左 衆簡帽頭位列東
這正是 蝦須簾捲金鉤掛 九五位坐定大明君
御女挑掌龍鳳扇 一陣陣 香煙飄渺玉炉中
淨鞭三下傳止嗽 文武朝參臣拜君 一人人
舞蹈陽塵丹墀叩 彼此朝罷列西東 上面武宗正得主

傳旨宣招刘的公 既叫刘瑾上太階 我朕有話向一声
展頭巾 照前万岁傳聖旨 只听有人語高声
重臣奉旨回神看 認的是 佞党奸心老內臣
太監刘瑾忙跪倒 口把万岁主公尊 正德爷
寶坐上不由龍心怔 叫声刘瑾你是听 我朕代你加恩厚
你不敬 信寵侄兒害良民
正得皇爷一見太監刘瑾在駕前跪倒由不得龍心大怒往下

叫道刘瑾你可知你的侄兒刘三号叫太岁在外行凶招敢於
寡婦苦害良民在查家委还要叫人挪拿我朕招敢再朕掷人
頭打賭全仗你是太監受寡人恩寵他在京都行凶倚道任意
胡行你可知罪麽刘瑾聞听連連叩首重公刘瑾乃是太監淨了身的男
子却与婦女的情性一般若到了急难之处不能先說話他先滿眼
垂泪口吐悲声連連叩首口尊万岁奴婢雖然隨龍駕常在宮
中怎知奴婢的侄兒行些無端之事

刘太监　滿眼落淚將頭叩　口把皇卩万岁尊
奴婢常是封太监　常在廷　內院里宮寿主人
一時不能到外面　怎知侄兒任胡行　他在那
京都將敢們擬通　於奪民如特欺心　礼該正法將他斬
前惡除奸礼上通　奴婢搖然不知曉　难兒叔侄父子情
忌然我　說出不知情性話　国法無私怎容情
望卩聞是將我恕　縱此后　除賊侄兒也放心

無有牽掛是心处　奴婢就死賊龙是　言罢不住將頭叩
悲声惨惨泪紛紛　正得万岁龙心恼　叫声刘瑾你是听
你既知　国法無私难容恕　須得听朕細言明
朕念平常你忠厚　此乃是　懵懂無知命愧中
我朕若要不为罪　以後国法不难行　忌不落
文武作員言我朕　一概護短有偏心　言罢坐上傳圣旨
執法武士莫容情　急得刘瑾拉下去　重打四十御杖刑

只听得　左右一陣人吶喊　上前動手不容情
立刻拉下賊刘瑾　亘不就　把了欺心狗佞臣
立刻打了四十棍　血賊全套臨地赦　打畢时
上居謝恩拍下去　從此除根卩武宗　又听天子傳圣旨
宣召那　怀集王快上居也要進情向罪名
本今正得万岁武宗皇卩乃是一位明君他乃是上界的遊龙一
轉好動不好列位听書的人們尽是名公這部書內別套書是丹桌

往〻的有與道中的人說動遊龙得意叫万岁正得卩出外暗訪列位
想〻這件事合礼不合礼古往今来累代的朝廷不顾社稷江山
拋出京都前去遊玩私行先把本国失陷品苗天下遊玩也不怕
朝中出了佞党奸賊害住於板這是一件不合礼之礼還有一說
正得卩無說是遊龙一轉莫非是天下各省前去遊玩看乃遊
的是庵觀寺院燒香還愿觀山玩景那里是遊玩各省州
城府县所有何意件可取之处這又是不合礼之处何况外

州府县尽有文武官員整理地面押黎民准價歷良各省
稅物尽都是当今万岁到不了的所在如何正得卩又私訪
閑遊虽然如此書中都有一宗王礼卩們細听正得万岁因
为什李元放出京閑遊自然也就明白此乃閑言且說正得
卩往下傳旨宣召怀王上居
忌因為　遵旨旨
打的刘瑾爬过去　遵旨有　一丁時辰伏亚魂

令人將他拍下去　出朝回家恨在心　朝內說
我君不把此仇報　誓不為人天地中　大明江山我定坏
不然篡夺位坐龙敦　不說佞党怀私恨　且說怀王在班中
他見那　正得万岁龙心恼　提起画妻把戲听
提起太岁刘三事　又將那　刘瑾重打把罪輕
怀王不由心害怕　暗說只怕要動嗔　一句話
尚且未完人吶喊　宣召怀王把居登　千岁無奈忙奔店

趙甲出班往上行　来至駕前忙跪倒　口把皇上万岁尊
武宗卩　代卿合頃往下叫　叫声怀王御皇兄
你乃玉葉金枝你　你与朕　乃是骨肉非外人
不該冠（結）家丁等話　那些無徒害黎民　有一丁
喂馬的吏子叫蕩二　有說他是你府人　任意欺押衆百姓
他把那｜　餃子市通場了一个土平
我朕在查樓听戲唱到热闹中间　你就叫人立刻傳召你府

内唱戲你想那上舖的人大略也有千數多人都民間黎庶
花些良錢也非容易就由你這般行事怨言四起人〻痛恨
你称亲王之戚豈不玷辱老主高皇之名你也該自己所設該当
何罪且說怀王闻所這了叩首〻尊万岁此乃是本王之罪可
有一乜之過（你這都是那時的禍）所圖小利就悞大事從此后小王將此班捐免不
不許唱以免身担醜名言罢連〻叩首正得万岁在宝坐上傲
〻代咲口叫怀王

正得下　宝坐之上朕代咲　叫声怀王御皇兄
豈不叫　合朝文武言朕的
我朕若不归你的罪　一如若是
有丁御心难服眾　以后国法不講求
按律归罪來办你　（不有小事）以后国法不念親　一如若是
你把查樓重換新　前后查盖換本料　一如今将你有件事
傳圣旨　有丁堂官馮全貫　裡外裝修要五全
買賣之中有一般　告訴那　叫他查樓别動自

還有一件休錯悞　不可捐免那戲文　掌柜的不可把他赶
照旧還得要唱戲　朕的旨意别錯行　大雅班
同張亮市唱戲文　戲價減半一个月　查樓盖完頂棒日
早開晚来莫錯行
朕念你　金枝玉葉全都免　总早就得要動工
怀王闻听將思刑　謝化的　叩首平身退班中
晴〻誇奬田察院　果〻五無提一声　他要把

領人出城推拿的話　奏白万岁丁不成　此書乃是抄録傳
怀親王　次日出城擇日動工
单此抄録傳不比野史总要剪断正得皇上有原傳旨已畢駕
回后宫且說怀王領旨出朝令人到察院衙门把田玉璽叫進
王府賞了些細銀就令他到查樓如此這般好去動工察院謝恩
出城來至查樓内柜房見了掌柜的孔用泰說如今向你這座
樓這個須得重盖〻　〻如今本院前來向你孔时太闹听旦埽

的原魂千里他只可叫他蓋盖　口尊大人此樓有房東有一年
总得給他一年的房錢他不肯收竹晴不得這一天热闹除了
戲價人工飯食也不過剛勾老房家那里還有若干的銀子蓋盖
鋪面田老爺闻听叫声孔時太依我說不用为急一如今有人出銀
田察院　代咲叫通孔時泰　好个朝廷痴傻人
心想总要重蓋盖　你只管　据实說来誹不嗔
鋪家這才開言道　口内連〻尊大人　若依我

從新出蓋實然好 並力全拆才稱心 就有一件爲難处
那里去找這項銀 察院又把鋪家叫 不用多說你放心
既然是 除旧改新更麼意 如今有人麼出銀
这是奉旨休怠慢 急速的 快造冊簿送衙門
怎樣修造如何蓋 寬大尺寸寫个清 造寫了
一本清冊送察院 只怕明日就動工 鋪家答應心歡喜
日中不住念觀音 因者卩迳奔到廟 前々后々瞧个真

又叫那 鋪家封起那坐位 昨日万岁到此中
察院瞭旧回衙內 到次日 鋪家造冊送衙門
回了這進怀王府 立刻前來就動工 登時间
南城一代尽知曉 奉旨查樓旧換新 因爲正得來听戲
來到三 對了怀王許多銀
这一番蓋查樓也就忧動了南城一代都蓋完畢大雅班面
來開張戲票錢是被半尽是鋪家收去戲價却是怀王府

打掃等面唱一个月 此乃閑言且說 正得万岁这一日在御書
房內閑坐 眼望太監蘇進陳敬 问道北京城可有庵觀寺院大
廟没有 陳敬上前口呼万岁 若到庵觀廟宇九门全有 平則门
外西便门有一座白云觀 西直门外西頂 得勝外门大鐘寺 安定
门外北頂 東直门外鬼王庵 齊化门外東嶽廟 海岱门外藥王
廟 惟有前门有座报国寺出名 那里有高僧方丈尽是王公
大臣保奏 講經說法無人敢比

正得了 眼望蘇進与陳敬 一闻太府这些話 不由龍面代春風
說道是 你們留神仔細听
我朕耳闻报国寺 当初永乐老主公 有一位
少師名為姚廣孝 报国寺内住禅林 高皇不時常進廟
所爲瞧着姚圣僧 如今你們傳圣旨 快去知会護国公
还有那 指揮訓傑出城去 在叫爺時叫江彬
暗々保朕到廟内 会一会 报国寺内那高僧

你俩也要隨朕去 陳敬急去調車人 御馬園
就爲朕游逍遥 报国寺前等寡人 太監陳卩說聖旨
忙々出了東華门 急忙知会車好汗 車臣早就出了城
陳太監 扯定御馬隨車去 知道聖駕要步行
不言車臣出城去 且說那 正得万岁主武宗
立刻扮作軍帅樣 代領蘇進內府公 蘇老了
也扮軍帅跟聖駕 君臣迳奔往外行 出了東華门一座

皇卩道熱出前门 一直奔了报国寺 目視來往車軍民
遂而言 登時來在报国寺 君臣抬頭細留神
果然好座报国寺 明显有 一派清雅佛地新
天子才要進廟去 迎面來了几个人 一个々
生相凶恶多威武 直扑天子大明君 時向佛林名蘇進
那群人 恶狠々團住君臣不放行

說話太府蘇進榮跟着正得万岁往前走登時间来到报国寺前猛抬頭仔細观看迎面有几个人直扑了他君臣而来相商不远着了看光未是護国公張勇指揮胡傑参将江彬尽是單省打扮还有司礼监陳敬拉着御馬在牌坊下站立君臣尽都打了招而彼此会設天子一扭頭眼望蘇進暗語低声說你也不必跟随就在此处等侯是本府答应上岁不行正得万岁独自一人扑山门而来单公那里是大明天子前来遊看

分明是佛光普照报国寺該 與廟徒的算贊該内隱有一位高僧出世方晋天下無私神目如電 正得了不来事丶不是常獎、廟光还有人說書中全好有一宗不恰提报国寺在影仪门内正得了該出顺路门如何出前门又不騎馬这是什麽元故列位並非正德卫不出顺路门北京城元是一座陣式这九门却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杜景死驚開顺路门乃是死门焉能走得

此乃是　闹言收起說现在　单言正德卫武宗
迈步直扑山门去　晴丶的　慢肉龙目細看神
山门不整糟又旧　買賣才来往里行　明天子
也就随更往裡走　但見此庙不相同　鐘鼓二樓却不正
瓦片不見木板寒　再看正面天王殿　也窓缺壁不見门
泥塑的　金身倒坏露来　小鬼從身吊了金
大衣宝殿更不相　倒塌的　破烂無常不堪南

天子一見心暗想　报国寺却是一个庵名　耳闻有
名色听着实然好　却是眼見更為真　此庙怎能隐真士
还請道德有高僧　睛此光景定是假　且到后面睛个真
想必是　蒿草之内有茅檄　内隱真芝在其中
又道真人不露相　往丶的　玩石之内有奇珍
我朕既到此庙内　还得前后看个真　也不枉
莫行辛苦来一盪　真假虚实朕也明　想罢迈步往后走

各処里　房屋不少大不同
正得了迈步直往后走但見那些禅堂斋堂客堂經堂倉房庫房香積廚房等处地方不小好一座大庙只是一件並未見一个僧人雅性不見皆同他们的功課已畢俱在各自房内吃茶正得了信步遊玩行至后面猛抬頭見正面有所房屋高大比别処大不相同房舍齊整裡外鮮明内上有付对联天子面神細看但見左边寫的是参观世事皆亦通不过

寫的是看透人情察闲事天子看罢暗丶点頭話虽是好話却不在出家人身上此乃是隐居真士的的話語奈因爲睛見那些在顶奔附势棄旧迎新的小人如此話語
莫非是　此处隐藏高名士　讀書不尽一真人
撇下妻子儿合女　他把那　万貫家財一但倾
因爲在此闹养性　僧出对联表其心　想是他
遇見上人不識認　輕武天字小看人　原子隔脫朱子貴

心中一氣入禪林　隱居在此埋名姓　因此出投貼在門
才備有　於觀世事皆非道　看透人情棄閑門
隱居高吏在此処　朕通要　見見此人說說心
不枉前來到此看　念念吏得兩高名　正德卜
思想之間閃起日　伏又一看有既音　門傍又有告示字
僧録司三字寫的真　細想一会非義士　却是僧家口氣風
又想到　既是出家做和尚　又有其情在內中

想來有此情合樂　就從這　房舍看他非正宗
露出有此勞利祿　不想修行了道行　朕到要
見見裡面怎麼樣　真假虛實立刻明　皇卜復又留神看
告条上　寫的言詞句句明
門傍的告条寫的是僧録寺示諭一切遊食僧道毋得在
此坐臥喧嘩擅自進內如敢故違定行提究那边也是寫的
僧録司示諭附近遲民人等如甚毋許在此睡覺作賤窕

㧡喧嘩如敢姑違定行送究將示又見墻上貼有兵馬司的告
示寫的是方丈之処清浄伕地如敢故違定行究治又有一張
告示寫的諸山各頂之僧官方丈之処乃大和尚坐禪安禪
之所非比尋常礼在安靜一应閑雜人等以至作宦仕客不
許私自到此驚動大和尚養性修真　如有万不得已請問佛礼
禪机在候大和尚擇空閑講之期方許進見答礼如有私進此
門者係上布施之人有驚方丈者有該寺值日僧人立即推進

送官從重治罪究治不貸毋得故違告示上面有紅筆圈点印
信年月日限等語
正得卜　看罷告示上面的話　龍心不悅暗生嗔
僧家若称大和尚　一定就　伕清無边不会尋
問一答十皆知曉　通高得算是高僧　再不然
雅称方丈二个字　得行隨乃方可行　既是隨人頌方便
决不妹　再此鬼話主何者　豈不知

修行修心修煉性　那用勞力請歎人　把般朕
似此一晌內有假　此僧未必是高僧　勞力小人行此道
朕心得時遇起公　但不知何人傳此話　他把請人胸內無
地方作　一味奉承貼告示　內中一字有既情
代朕見過僧家面　也就把　虛實真假便了晴
果有實李逐罷了　旁人不肯辱佛門　他若是
一些不知全不懂　我朕焉能枉赦松　别者之人逐罷了

逐他的　來人官員治罪明
正得卜因見告示上的言詞並不是僧家的体統心中不
悅思想有伕門乃方便之地如何這等句在似此一看並非得
得行之人可恨得奉之人想來另有别情代旁人先念他一念
式他的清伕如何武宗卜的龍心一害迈步進院內仔細一看
竟相一座園彩画的樓閣光明尽都是堆金立彩大紅大
綠粧修的画樓天宮一般又見禪堂的門首篇丰楼兩傍的耳

房更入前正天子一見暗暗在腑內說道何曾是出家的樣
兒分明是世俗華色浪蕩的小人
武宗卩 莉句之時心過慮 龍腑之中自沉音
既然出家入釋教 一定要 是時平等方可行
粒來平痕不偏重 這才称為住持僧 為什么
他的住房多齊正 到比伕居更鮮明 寺破佛倒心不動
那有出家一片心 想來衣食另一樣 取其什在任甚心

大略有 總是高僧不致此 寡人一見便晚間
天子沉音正把想 猛然見 那房出來數名僧
个个沒有二十歲 妓嬈美貌似釵群 生就的
取青頭皮光又亮 全是細棱旁在身 出來莉見正滑主
人人齊化尽罕閒 見他站在寺院內 到相私訪探事情
小和尚 睛見皇卩都啊年 假此闻言把話云
單肯好生無道礼 你如何 跟往裡走好不通

此處也是你闯到 肥大無知胡亂行 我瞎你
逆無臊了一双瞎 大清早起睛不真 血胡若告禾沒睛見
我有到運把死尋 別說你是当軍將 那怕朝中文武卿
那中个 官員不敢輕扯入 總得通禀方許行
總有佛施來送礼 須滑要 门口禀明方許行
我等回了方丈的話 凑見不見任他们 說有話
大叫直事小和尚 快來拿住這个人 只听外面人喊喊

一个个 不肯輕重要。押去今私訪的龍
話說武宗皇卩正德万岁因看見告示的言詞畧想僧人不相
出家的体統心中有此疑影總想治伏门乃方便之地只有俗家常
來常往承之不得如何他到避處禁不捆內中必有充故心中一怒迈步
進了院內睛了睛正房五间尼如西落天宮一般滿院中花草開放真
是万紫千紅正看之間忽見從那房內走出十數多个僧人俱是年輕長
的柳細白面青的頭皮兒雪白的胆旦兒穿一身細衣看見天子一个个高声
大嚷那个人你要往那走此处也是你进來的房还不快出去直日的和尚
呢快去把他撵出去如不走立刻将你送到衙门內向你个扰闹方丈
之罪那時候方知道我们报国寺的利害說有話忽見开口年有三十多岁人
的和尚前來推有皇卩說你快走罢别要我们摘了丁子了這个地方也
是你混走的正德卩闻听此和尚值日的僧人之言龍心大怒
正德卩 龍心大怒開言道 兒等滿口信嘴云
但是寺宇許人走 那有个 肯為俗家不叫行

此寺不是內禁地 不是內院西皇宮 想此處
旧是皇宮西內院 难指為軍任意行 誰也不敢闹指戒
遊意遊玩任意行 我總要見方丈見 寺而而他考考文
問問他 知道僧法經山文 心中明白那几宗
眾多小僧聞此話 眠望有 万岁皇卩把話云
看你到想好人來 有此疯颠亂迷心 依我說
快快走罢是正礼 痴人說夢一般同 慢說你要見和尚

王公大臣也不能　在朝那些文共武　輕意要見也不能
何況你　不過是个当軍的　想見方丈難上難
正德皇爷聞此話　氣壞了　私行暗訪朱武宗
勢力僧人真可哭　何大真正哭死人　大罵他
李同淺薄不含容　如何拉把方丈作
真巧是　沽名釣玉向个山人
正得了真是氣急了眼望那些年些輕的少僧說道你們既然

出家身归釋教常念經典難道不知慈悲為本善念為根住
是庵觀寺院旧新人閒遊一个庙宇如何過來受擾想必你等有什麼
私弊不然我又不是遠方遊僧排達前来起路化斋一張嘴旧是遥住達寬
出云家人何有這等勢連僧家道理都没有了还称什麼方丈大和尚不
是為罕的務別說你這根固寺的庙敝旧是皇宫閒院大略也死人捕我
正德爷　月說越恼越有氣　口中連连叫小僧
快快去把方丈叫　你旧說　為罕有話对他云

你等不必捆捉我　仗有勢力礼不通　我要見
你家方丈大和尚　当面告訴方見真　是真是假对嘴口
說出話来知脉中　說的小僧死言对　直事和尚直降青
一个个　晴有天子正登怔　忽然有話不能云
正德万歲又訴話　了的那　龙音高大振耳愉
禪堂驚醒大和尚　翻身扒起用耳听　他把那
天子言詞全听見　心中大怒話高声　是誰外面特无礼

恼大拉敵語高声　那里来的人胆大　拉入禪堂此院中
從死人　在此喧嘩无道礼　規矩全无真野人
直事僧人旧欠老　他為何　拉敵容他進了門
礼拜重表計君下　不准閑事聽不輕　还不快
將他早早押出去　还等叫人送衙门　和尚房中這般話
惱壞了　直事僧人几个人
此刀是方丈之地豈容閑雜人到此胡鬧他再再不去等我的

法帖將他送到兵馬司枷号起來那小僧一同方丈里边啓怒奇害
怕連忙上前忙說当軍的还不快走裡頭惟下我们來了言罢上前扎
推正德一聲何等罷了的是多少才是偶上的皇帝一見那僧人乱推不
由的龙哭想說好起死知的小人快用龙腕把那僧人推尺多來倒西去皇帝
一怒遥龙步破進了禪堂房内龙睛往四下里觀看但見滿屋兩壁都的如今
雲洞相似正前门帖有一張画儿畫的是一池子蓮花有人題有一首詩偶的是
一塵全不染　僧法慶无过　清淨不二处　香火透九天

西边还有一付对联左边写的南觀經典凱貝葉右边是噗拔天机散
天花横皮寫的是廣大智慧
仔細看　对联横皮所落款　怀来王題四字真
茶山方斗却不少　称讚僧人語奉康　全是当朝宰臣
南封翰林王侯公　誇他如同活佛系　查僧重生一般同
正德爷　暗說难惟僧狂妄　大家將奔把他增
今朝到底細看向　服兩他　或請俟陸或請樣

問不住他旧罢了　一点差遲定不容　肤得那
題詩贈字文共武　一撚的冺断不軽　天子思想的神着
案上炉中把香焚　古磁瓶中要時插　三代皆是玉共金
这一座　禪堂五座中隔断　窗有明照星窗戾
西边大炕絨毯樓　有一張　矮桌放在正居中
上摆一个烏木架　计杠盤把任手成　有一張
条山題的好詩句　字々珠机是公名　却是五言詩八句

却无來　唱罵和尚廣慧僧
正徳爷見西墻上的这張条山比滿屋内字全高竟是一筆湖筆寫
的无与龙蛇字々精神再寫的是什麼字元來是罵和尚的言词
寫的是廣大佛法果報几筆合和禪机与大臣是陸死劳具奔犬
即过小桥用楠紫椅押文章從无眼　力破筆達尽是空
小々方丈並不粗人々到此有善心　傍边寫有書贈廣慧老禪师
还有一筆小字寫的進士黄金印題正徳爷看罢不由得龙心晴喜暗内說好

罵了々罵的有趣每一句上頭一字凑起來是廣慧是那勢力小人而
看來尾底下的每一句这八字乃是羣臣少紫眼空和心暗怪贈詩
的文武一概粗心
正徳爷　看罢上下詩八句　又是欢喜又是嗔
喜得却是黄金印　進士两榜才斈深　又咲那
廣慧和尚非正派　却是勢力一小人　明々却是將他罵
可咲因僧不晓得　他还貼在正面上　真正乃是一陣出

嗔的是　滿朝文武真无礼　如何前來敬因僧
題詩贈字磅和尚　雖道說　也不想々自己文
反被進士黄金印　怎怪僧人多狂妄（色贈銀才精粗心）　實有那
朝中居官坐大位　他把世俗看的輕（一概勢力小人同）　怎怪僧人多狂妄
眼横四海目无人　自尊自貴自作柔　他把世俗看的輕
代壞人　用洞细將他考問　便知文泰腑中情
想罢觀看僧廣慧　但見他　光的頭頂亮又光

身穿藍衲僧大領　赤六僧鞋足下登　他坐在
錦被之上身不動　心中有氣懶一声　他見天子將房進
口說无礼了不成　指亂禪堂方丈内　將他立刻上郁綁
直事的　僧人拏我的賍帖　送到兵馬司衙门
只听一陣人吶喊　從外面　進來无数市僧人
听見方丈大和尚　叫聲急刺送衙门　一个々
不管深淺輕与重　往上无跑奔当今　時向整恠正德主

这位爷　龙心惱等住狂徒惡僧人
話說天子武宗万歲心中一怒闯進了方丈禪堂之内龙心是氣
惱滿腑雖知看見了進士黄金印的上下詩詞不由得心中欢喜各把殊
氣惱全无暗々的說道此詩明々罵他々无何还貼在墙壁上可見的这个
和尚实无本聞須得盤問々々他看他經典佛法如何且說廣慧僧
人一見正德万歲走進他的禪堂他連礼也不礼反道口々声々嚷道这
还了得㖿胆大无知狂進我的禪堂快々的給我攆出去万歲皇爷上見这

个僧人有亦狂妄无礼也不用他講話指頭往上面觀看但見正当中放有一張宝坐上面罩定五爪黃龍被武宗了見旧知設的是圣上的宝坐以為乃当的鶴至帝公說話不明一如磨的鏡通字不真一般亂例奈人苦說起這一張宝坐年代不少乃是当年同為太祖高皇照武万歲不第之時老祖的一双父母无是鳳陽人氏只為本地荒旱米貴如珠道其飢荒

洪武了

一双父母逃在外 皆因本处不收成

逃至皇黃覺寺 尋了向 房屋夫妻把身存
創業的天子該降世 他兩別有大不同 周鎮仙
來自未進安生業 太后皇姑吃齋中 保佑娘子多安泰
紅光普照滿空中 真命帝王焰凡界 請至前來護朝廷
京動了 力近左右居民等 只有回祿火光炸
及至敵來要利殺 靈時間 火光全无令人驚
一連川是好几次 軍民言論亂紛紛 產生后

方近之处香氣照 一連三天香邑真 太祖年長到八歲
常生疾病体不寧 高皇太后无甚奈 旧將真主許在中
到府內 受尽折磨无限苦 年將十六長成人
高皇大后身辭世 洪武了 只得埋葬二双親
風雲雷雨從空降 將山擊倒盖尸灵 到后來
有人言論是天葬 太祖仍旧去為僧 皇覺寺內身受罪
有多大 凶僧害來去世的九

列位若說起朱洪武所受的那些苦处一言难尽总是真命天子暗有諸神保護衬切在皇覺寺為僧打柴々有小鬼替耿々々有王危佑相々保摔不死刀砍々動不傷身万分无奈逃去在外又遇孤賈酸梅巧遇瘟神降災太祖了又遇紅巾賊作乱天下慌々无奈投奔无奈何奈了母川郭光卿建功立業郭光卿自立滁陽王與盛得太祖了嘉于底下征勦芝麻李大戰陳有敬滁阳王一死軍兵將君为太祖这才青田男呣請到伯溫為軍师李善長等扶保為開基太祖洪武

郭只為 滁阳王他死之后 天下軍將尽投誠
文仗孫燕李善長 方孝孺 宋景連洪刘伯溫
武大徐達胡大海 吳禎吳解常遇春 小伯天
郭英還有趙計祖 張雀薛顯甘相英 麾下尽有千員將
招聚左壯數万兵 平定強賊陳有諒 勦滅及鬼張士誠
江東橋 大戰賊魁施英勇 康茂才是將英宏
鄧愈湯和有謀略 耿秉文 小保々小將俱誠

與兵勦滅元順帝 太平一統錦江紅 金陵城
太祖受享洪福旺 誰想金陵放花灯 旧有燕王回屋下
惹衬放火打林人 酒樓打死馬文顏 伯溫削朝撇除君
武宗了 日封十王分各省 燕王與誠北京城
也曾封龙起过水 君共臣 看圍修盖这座城
與兵吊孝拿捺竟 左乃少师姚廣僧 永樂了
承襲大位在此地 至到如今响大名 只因建造报国寺

此乃是　天子當來設坐情
真是有福之人　不落兵禍之地　只因四府燕王分封到北平府來
有多少的祥瑞吉慶　宮中多秀隱財神　沈万三修蓋城池漸丨興
威起來　只因為有這位姚丞僧　法号道衍　俗家姓姚　名叫廣孝
他乃是禪藥寺的和尚　因為永樂皇帝与他師叔論國事才
建造這座报國寺　所為給丞僧居住　奈因燕王卩長過用姚廣孝
相会議論軍情　故此才有這張寶坐　正德万岁一見上面既有寶坐

正合心意　連忙走至跟前　也用坐在上面
正德卩　先把龍袱拉下去　毛服在上正居中
端然坐在寶坐上　把一丁　廣全有忙吃一京
大中僧人齊害怕　个丨有忙走真來　為什麼
中多僧人這般怕　却有一件在其中　此坐應在偏居內
要知方丈叫怎明　那年也是開府日　來了一起雁祖右
大鬧丁　此有宴然不相善　內有酒汗胆包天

擅敢坐在寶坐上　因此上　春唐等住那些人
擒的擒來斬的斬　嚴唐春奏僧人明　怪化等
不該寶坐設偏居　無人看守太祖心　至上准奏將僧怪
立刻將了僧令明　府內眾僧揮出去　因此人々怕又京
將寶坐　故此請至方丈內　又有擺設稱威風
今見正德皇卩坐　因此上　人々嚇的走真魂
一齊說道可不好　孔々烘々把話云　那單倌

快々下來那坐位　不是顏面了不成　那是所為当今主
你如何　擅敢如此亂胡行
眾僧人亂々烘々齊說　可是一宗整亂　這一位單倌一定是个瘋子
氣迷心不清　好多輕重　擅鬧方丈這還可恕　什麼要緊也不过
叫人把他攆出去也完了　再不然將他用法帖送到兵馬司將他打頓
板子枷号起來　也没了事　咧誰知他坐起寶坐來了　也不怕燒了眼
況且說廣全僧他在一張禪床上常有佛被坐有說話　今見武宗卩坐

了寶坐　嚇的他那里還坐的住　連忙一翻下了坐　站立在他上　高声說道
這這了的你是什麼等人　擅敢坐了当今万岁的寶坐　還不快丨下來
大和尚　心中害怕又急燥　時向又氣又吃驚
眾僧一齊說不好　一个丨　孔々烘々把話云
大叫單倌好大胆　莫非你有氣迷心　那坐位
不是等閑人坐位　坐了罪重活不成　元位何笑当今主
就想万步進府中　此寺常有聖駕至　当今万岁到禪林

你今擅坐真該死　依我說　急速下來莫消停
我們當家大和尚　身受方丈職不輕　他能句
大善知識廣得重　四海無有不知聞　尚然不敢坐此座
何况你是一名單　竟有大胆登寶坐　官府聞听了不成
正德卩　聞听不住微冷笑　天子未語面帶嗔
用手一指說胡講　尔等是　勞力死知是小人
此座无缺為單坐　正該合式礼上通　慢說是

你家和尚他難坐　那怕王公帝大臣　朝郎付馬也難坐
誰要私登那不輕　天子正德來講話　恐怕外面亂烘々
有一群　和尚僧人來到此　所為听見巡番軍
掃散坐了那寶座　一个々　來綁武宗大明君
廣全和尚心大怒　好个肥大一名軍　你們來
快些上前將他綁　你等立刻送衙門　只听一陣人吶喊
不管輕重　上前困住王歪明

游龍傳廿六

上官員外齊備刘士祿安在書房住下刘世祿心中[illegible]要走也走不得了只得說明外面還有一个家人段文[illegible]軍隨令家童前去也叫進來一仝書房居住分付家童好生預備酒飯員外告辞自去料理家務不表單言主仆二人見吃飲都是正桌的酒席到晚上鋪干淨的細綿的補蓋茶水便义刘士祿看着光景又不相歹意但見書房虽然日食三餐酒席管待不由的心中疑惑如坐針毡睡卧不安又过了几天不見長須之面心中越加不安問家童元何連日不見員外之面家童說我家員外連日有事只同送小相公们前去赴考所以不得奉陪只分付我们小心伺候老爷刘世祿說你家員外有几位公郎家童說回老爷的話我家員外整々五男二女刘世祿聞听暗々称美又問你員外的本領武藝如何不弱家童說也將就的過児們若論馬上的騎射步下的武開也還敵的住几个人児刘世祿又問員外竟相是位神仙難是还有什庅陰術只听家童說我家員外会什庅陰術我們不能深知只听說会劍術說話之間只見一个家童約有十六七歲用一扇大磨盤端

着壺茶两了茶盞前來說刘老了請用一盞茶单說守備問所
吃这一驚不小
刘守備　有見家童丈夫　用磨盤
北定茶壺开茶盞　不由的　附内有忙心害怕
呐的他　舌頭伸出縮進不能　半晌口中抽凉氣
說哎呀　真王稀奇令人驚　手下的
家童力量这樣大　不用說　主人分外更英豪
幸于我　無從敢再他動手　倘若是

欺敵逞勇拚命坑　刘世祿　思想無奈一伸手
拿起茶來喝一盞　但見那　家童端着磨一扇
伺候着　喝完接盞觧身形　又辣那
文知吃了兩三盞　他这才　接去茶盞走出門
串公这長須將軍上官老至非是什麽神仙乃是受異人傳授
的劍術若施展乞来可将陽神可能服東西今日一見刘世祿
便說稱他是刘老了又是之皆知至非今第想这上官老長須
將軍摒丟了巡撫胡成芳的五六万兩艮子乞有恐空的

無事之礼日想巡撫胡成芳斷不肯干休善罢必有一番作用上
官老家中养有有餘打會走之人兩頭見日一日可行五百里名
叫張飛豹在山西省中把事情打听明白回来說知所以長須將
軍方才知道是这个元故開言必叙且說守備刘世祿在上官
老家中今見家童都是如此勇力每日酒席吃着總是不安
度日如年只想是情重大如何去見巡撫偽然胡成芳一怒
我如何是好
刘守備　長須將軍家中住　每日間

酒席吃着心不安　度日如春一般樣　思想着
多情重大不非輕　欲待要　動手拎拿怕不好
大罢那　長須將軍武藝精　不能取奪反落打
玷辱守備武職名　若要是　素手空回見巡撫
却叫我　怎樣回稟上司事　把实言
假扮訪到壽陽縣　相離不远豐樂村　得了真与贓实犯
不敢拎拿却是真　似此言語他一恼　到只怕
我的殘生保不成　越想不由越着忙　如坐監牢一般仝

付又打算說無得　他曾許　給我見東西作証明
拿了回去見巡撫　也管平安無了備　但未知
什麽東西有貴処　也只好　憑命由天伏苍穹
刘世祿　正有犹疑心不定　只見那
上官員外走進門
守備刘世祿正然心中胡思乱想只見長須將軍手拿一物
走進書房上官老悦色和容满臉陪笑先就開言說刘老了
我連日有失奉陪多已慢待乞恕罪因為不見他們起身这

他们進城所以就誤了几日我早知道刘老了身寄在此你的心在
太原在寒舍居住度日如年只為那銀兩之事刘老了你不敢
心將从怀疑但我上官老敢当尊驾在此因見刘老了此番去
来甚苦衣履残破叫裁縫在家中与刘老了置辦做了几
件粗衣鋪盖等項刘老了你方好回去前日曾許下你一件東西
拿去見巡撫胡成芳可保無事還有一封書字給他不但他不
敢向老了你之罪也管叫他提升老了的官職刘老了只管放心
前去見他

上官杰 滿面含春腮代咲 叫一声
刘老卩在上請听真 只管放心將他見 不必隱瞞拠实云
才听得 銀鞘明白有下落 就是我
上官杰緊來真又真 並不是 希當春家白肥已
全然都 救困扶危濟貧穷 上官杰
說罢前後一夕話 把一口 守備刘卩心内驚
無開口 尽把心腑全說盡 看起來
真正高明見識精 又又見 凡丁家童把被褥

正套衣服全是新 被褥色最全作就 一应斋備俱現成
上官杰 付又代咲開言到 刘老卩
換上几件暂遮身 粗衣不堪休見咲 這是我
相敬一点至誠心 並非俱怕那巡撫 敬的是
老卩你的好声名 乃是一員好官府 素日疼貧恤愛民
真正国家实出力 不枉身受万苦是 故此我
实竟敬奉無虚假 如有欺咲神不容 刘士禄
听罢員外一夕話 連忙的 代咲開言把話云

守備刘士禄听罢長須將軍的一夕言詞連忙的代咲開言說道小可雖承員外这一番厚代感之不尽但只一件終是难以未見巡撫胡成芳回稟上官傑開听守備之言哈々大咲說刘老卩你時加胆小我方才已經說明保你無事焉有訛言之理你只管放心倘若他看了我的書字不依不放听他有什麼方法只管前來見我刘老卩你看我而他見一個高低言畢擺上酒席更有豐盛精潔此乃是送行的筵席刘世禄到此之際也是無奈何只得領受席间無非說些英雄上官杰仗义行仁之言上官杰又令家童用紅漆托盤端过一百兩艮子說到老卩難為你一路辛苦我到此間也算难得有濟此微薄仪聊表寸心家丁殷又和也有衣服鋪盖另是一桌下席相待殷又和心感無尽書中剪断守備刘世禄归心似箭辞别出门

刘世禄 告辞走出大门外 上官杰
令人牽出坐騎行 是兩頭 菊花驪子新鞍韂
家童拉定站住身 員外代咲開言到 这驪子
其性良善堪可乘 送老卩 既々行李好回府

恕我送 不能遠送在相逢 刘士禄
有見驪子实然好 估量價值不非輕 滿面含春開言到
多謝員外高厚恩 小可但着身無乃 一定要
前來拜望再登门 說罢拱手起身走 上官杰
回進家中不必云 且說那 守備主仆不代慢
在路行程数日工 飢餐渴飲曉行夜住 那一天
到了太原境内存 相离家中不甚遠 反到憂愁在心中
愁只愁 只恐难見巡撫面 無掌住

盗取銀鞘那賊人 雖然有 長須將軍一封字
令人歉久不放心 此書剪断到了看 進衙门
面見胡成芳入在了天罗地網门

守備劉世祿主仆二人在路行程不過是曉行夜住來到了本
省劉老爷如鬼门関一般怕進城去面見巡撫心中又想跑
媳妇又不得要見公婆只得去見死活憑命守備害怕憂慮籌
且不表单言巡撫胡成芳自從失去了那五六万金銀心中万分
氣悶差點守備劉世祿前去查訪拿賊但只今尚不見回來或
者还未訪出但他此去若拿不住盜銀賊之人量他也难以回來見
我家中那些東姬妾也是你一言我一語說实〻令人心疼付度
五六万兩白被人偷去受用好容易方得這些銀子胡成芳不

但銀子令人心疼还有高親家賠還女兒來的那一對盤龍金釵
一对玉兔共乃無價之宝我要送回家去以作傳世之宝不料盡
被賊人盜去使我心疼不了劉守備此去若訪拿不着賊人斷
不饒他定然要了他的性命不言胡成芳所望且說守備劉世
祿畏怕見巡撫之面無奈只得進城怕見合僚親友偏是見
熟人到辛苦向好劉世祿只得下騾子一〻问候以掩遮自已
即和宅也不敢到把騾子行李叫家丁散交知先回衙自已是
走急〻忙〻來到巡撫衙门稟見

且說那　山西巡撫衙內坐　胡成芳
怨恨守備在心中　倘若是　不把賊人捕拿住
一定要他命殘生　正自思想人來報　說到是
守備劉士祿辭回程　現在衙外來伺侯　叫那人
通稟面見老大人　胡成芳　吩咐付傳他進
二堂伺侯莫消停　手下答應不代慢　立刻傳出叫他人
外中軍　參將唐祥參事　代傾刻
守備近前進衙門　劉世祿　參見跪倒將頭叩

但見那　巡撫開言把話言　你去了
這些日子怎麼樣　可曾訪着信何音　查出那
偷盜銀賊賊人等　一夥共有多少人　家在何方那里住
你可曾　拿住解來見軍门　可曾追出銀共兩
快〻說來與我听　劉世祿　聞听此言忙叩首
口尊大老爷在上听　若向賊人有多少　訪查得
元來卻是一个人　卑職見了他的面　他自已
招認偷銀真又真　但他不是平常輩　來的異怪大不同

卑職縣指他說曉　使把那　始末根由先講明
守備劉世祿說回稟大老爷真是異人一見卑職他就事〻先
知卑職实难動手他曾說明了這項銀子至不自已使用尽都是
替大老爷賑濟了窮民巡撫胡成芳不等說完氣的暴跳如雷大
罵好大胆的守備滿口胡言怎麼你查出賊人不行拿來妳敢胆
大空身前來見我本軍门况他是一个人你元何不領拿前
來甚麼叫作異人明〻是你一定貪贓賣放还敢大胆空口
前來搪塞本軍门甚屬可惡左右着起他來代本軍门上本府

你提參
劉士祿　看見巡撫他動怒　不由的
害怕不忙心內驚　連忙的　望上跪爬多半天
尊一聲　大老爷息怒請听真　暫把虎威雷霆息
容卑職　細稟從前一往情　那人乃是老爷管
他本是　平定州寿阳異人　他也知
卑職生平難見巡撫　胳呆東西作証明　上官然
我的名字人〻曉　書字上面俱寫清　代了去

大老爷拆封仔细看 他說是 邑噹卑職無事情
还說到 倘若廵撫不依允 只噹差人去我身
前去傳唤他必到 面見卸也不怕京 卑職見他如此講
我只得 時來回禀被实云 因此上
不敢軽易就動手 討廵撫 鈞諭定夺怎施行
胡成芳 所畧守備一夕話 满面含嗔代楚云
好个大胆刘守備 信口胡說了不成 似此賊人真可恼
他為我 單门書啟礼不通 你既無能拿賊盜

本單门 另差将官拿賊人 料你此官也难作
占去所参再議論
廵撫胡成芳才要退堂有親随的家將上前察禀說乞上老爷
守備刘世禄不拿賊來其中定有个元故方才察根有人說守
備刘世禄前者去時事徽服而行今日回來乃是即幡救旋騎
為兩頭大走豹花驟馱的行李甚重老爷何不向々他那里得來
的便知明白胡成芳聞所心中大疑說此話什麽人前來察禀
家將說就是先前把總胡興所言他而刘守備居住縣衙今

日下班親眼看見特来察禀本公先前把總胡興因求刘世禄本
保他挑揀千總刘世禄秉公办理不肯徇私胡興其怀恨今日胡興他
一來公报私仇二來要在胡廵撫根前討好
且說那 廵撫听見家將报 胡成芳
坐上路下動無明 大叫一声刘守備 本單门
聞你此去訪賊人 發財回來得貨重 坐騎为
豹花走驟轉家门 行李充的說不少 想必还有許多良
何処得来收实講 倘若搪塞定不容 刘世禄

所畧廵撫一夕話 只急的 暗々叫苦不絶声
急的自已叫自已 刘世禄 合該你死甚殘生
你元何 失而檢点多忽畧 見利忘害不醒心
怨不該 枉收上官員外礼 今日个
难免飛灾禍奪身 少不得 須要把实来言講
大畧肩 者也之手他不容 想畧多時無其奈
刘世禄 連把大老爷口内尊 既然知到这些了
我卑職 焉敢隐瞞不实云

守備刘世禄見廵撫胡成芳点着真病不由的心中害怕真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大老爷既然知到畧也隐瞞不下死
生由命富貴在天連忙的回說老爷下問卑職不敢隐瞞所騎
的两頭騾子並行李等項实是盗銀馱的上官亦所送卑職也
知到不該收受但他的行事卑職不得不收也因强賣無有衣
巾破嫡难以回家所收是实々係他自已情愿相送並非卑職
仗勢强要只求大老爷明鑑胡成芳聞所果然竟是收的賊人
之物明々是受贿賣放我想起有見賊不拿之理往下聞言說

好大胆的守備本單门那日失銀馱之時就知到你而賊人通在
一路盗去本單门之銀你还獨办情屢查拿々々什麽元来是
去分贓如今贓証俱明你还獨蒯亦何分办外班伺候侍本單门
請王命旂先斬这狗私受賊贓賣法通全盗銀馱之賊刘世禄
一聞胡成芳要請王命旂斬他只嚇得時间魂飛魄散面如金
紙本公係當廵撫乃奉都賜有王命旂文官五品以下武職四
品以下都許他先斬後奏雖然如此往知事的大臣不肯拉
自先斬後奏非万不得已大事方請得王命旂先斬後奏所以是

威权甚大令人惧怕
刘守備　听見巡撫一夕話　要請那
王命旂斬魂歸京　登時面似一張帋　浑身打战体似冰
心中暗々也后悔　皆因失署天孝天　絕不該
看見賊人心害怕　不敢拎拿縱放容　反到受他送賍子
衣服行礼一百两　今日了　總有蘇秦張仪口
舌剑唇鎗亦不清　也只會　王命旂到就要斬
血染刚牟丧幽冥　不言守備心害怕　且說那

殷人文和那消停　奉主之命先回府　面見希氏很稟明
安人闻听忙问到　老了今在那边存　殷文和
連忙接言尊主母　太々在上請听闻　老了奉惟来差派
不便回家進衙门　叅見巡撫大人去　少時也就轉家中
安人說　這些東西何人送　殷文和
忙把那賊人相贈細說一遍到把了安人嚇冒魂

守備的家人殷文和奉主人之命先回府中見了安人希氏特行礼擬實交明安人问老了今在何处殷文和說老了因係奉差去外而回不便回府先去叅見巡撫大人安人又问此去訪出賊人不曾殷文和随將始末一々稟知安人闻听吃一大惊說此事不好那上官員外定是仗義疎財視金似土然而他有認銀状事他坚既是盗良之賊老了又不能拿他前来施不該收他的東西倘被巡撫知到私受賊賍若誣賴老了通同賊人问起罪来那時如何是好越逆不放心你可急々前去打听一个下落速々回来稟

誰知道正然說有有手下的官兵知到大老了要請王命旂斬守備刘老了特来稟知安人闻听轟去七魄歸走三魂合家京慌哭成一处安人才点預備棺木要去活祭連忙有殷文和急去打听事之緊慢以定的時候好去活祭不言守備府中之事且說家丁殷文和前到巡撫衙门果然三个一攢五个一彩尽都是講說刘老了之事有素日受是的互相好的誰不替他有急捏有一把汗見人々採息說好容易才熬到一个守備武官之中就将爲將了有那不闲疾痒的皆說怪不

得斬他分賊賍而賊人通企不言手人扎語且說巡撫胡成芳问明刘世祿受賍是实怒發如雷分付左右將刘世祿好生嚴加看守待本官门請王命旂来以斬貪法賍官
刘守備　听罢巡撫分付的話　口中大叫喊連声
大老了　暂息雷庭帰威怒　明鑑万里且從容
我卑職　未受上官点礼物　他乃是
以义相贈事情真　並非賊賍當賣收　縱容礼应領罪名
我卑職　雖然未把賊拿获　有个元故在其中

現今訪明賊住处　皆因他的势派凶　不敢輕率拏動手
惟恐怕　不能成功就慢事情　大老了
上裁論里想一想　也算卑職有微功　我卑職
懇求明鑑垂察照　推情詳参詳一詳　胡成芳
那里肯听守備話　怒发冲冠大動嗔　叫一声
左右不等休代慢　看起他来莫消停　兵丁答应一声喊
代去看守不必云　胡成芳　大怒含嗔退堂去
回归卧室入内行　急忙々　要把王命旂来請

為的是　処斬守備氣才平
丰公这王命旂乃是青細所做桉把支共是十二面上有万岁
卩的御宝印在上面即是圣旨用箱子裝盛高々的供奉要請
時須行三跪九叩礼方敢請出什麼時候斬人既請什麼時辰
的旂胡成芳的結髮妻子夫人李氏今見胡成芳鲜請王命旂
心内吃惊連忙上前相問説老卩今日有什麼事情鲜請王命
旂告訴妾身知到胡成芳説夫人听我告訴与你
胡成芳　眼望李氏開言到　叫一声

夫人留神仔細听　只因為　前日夜間失了盗
五六十馱金共銀　差派守備刘世禄　查訪拿恶賊人
不料他　去了到有許多日　今日了
方才回轉進衙门　參見我把他細問　他説到
見了賊人果是真　送了他　許多衣物良共丹
还有那　兩頭騾子價不輕　刘世禄
已竟实説俱招認　都是那　偷馱賊人送的東
又向他　原何見賊不拿获　反到縱放主何因

他説是　看見賊人势派大　未敢動手把他拎
他寫了　一封書信稍回轉　大老卩
拆開觀看自然明　夫人留神仔細想　这件事
全人可恼氣攻心　可恨他　我与賊人不識認
他給我　下官書字礼不通　因此心中十分恨
刘世禄　通全賊人偷盗銀　故此我
下官今日前来到　鲜請王命斬犯人
処操胡成芳説下官今日鲜請王命旂先斬了守備刘士禄然

后另差人前去将那賊人拿来追出銀兩下官方才氣平夫人
聞听吃一大驚説老卩此事斬々不可行元何不細々思忖幸与
妾身追問方才知道不然險些生出大事老卩所失之銀乃是
私囊並非是国家帑銀又不是官餉錢粮為何因私枉殺朝廷
家一員將官况且守備刘士禄即使是罪当処斬礼該啟奏
皇上才是倘若万岁向将下来老卩你将何言回奏　丰公胡成
芳只因心疼銀兩一時帶怒迁恨守備不替拿賊不思前後一
想倚仗威權要斬守備今被銀子牽連真是利令致昏開言

少叙且說処操胡成芳被夫人一夕話説的默々无言
好一丁　賢德夫人心明亮　說的那
処操無言似亞聋　这李氏　伏又來語開言道
口尊老卩在上听　所失的銀兩非官項　枉斬朝臣有罪名
千万要听妾拙語　此事斬々不可行　胡成芳
听見夫人頻々劝　沉音半晌把話云　說道是
夫人說的雖有礼　但我心中氣不平　深恨守備病入骨
想叫我　饒放他時却不能　斬了他

然後差人拿賊盗　必要追出这些銀　就使万岁降旨問
自有回言奏当今　只說那　守備另叫刘士禄
胆大包身了不成　寅夜勾引串响馬　硬強的
打劫庫内数万良　夫人聞听処操話　滿面含春叫官人
多亏對有妾身講　批細詳情不甚远　你說他
既然勾引串响馬　打劫庫銀却順情　但守備
並非無名兵丁辈　刘士禄　他乃奉旨武職官
真若作出不法事　必須要　携同口供奏当今

今往真賍面实犯　三曺对案要審情　似这樣
糊里糊塗混杀斬　怕只怕　皇卩未必肯扳容
妾身的　扳言不知是不是　老卩細々自己平
若依李氏愚意想　这件事　斟酌商量後后行
李氏夫人説老卩千万莫要刚暴方才老卩説什么書字何不
将書字要过来看一看或者内中有什么隱情无救那時老卩
再酌斟而行也还不遲因此事鮮請王命旂扳杀一員守備
是斷々使不得的胡成芳听夫人之言説的有理連忙令堂官

孫富有向刘士祿要那書字現看单言守備刘士祿他在外面
被兵丁衙役看守心中十分害怕只恐王命旂一去人頭就要
落地只是后悔不該收要長須将軍之物正是賍証很明説
破害吳难以分説正然愁死忽听一陣乱嚷傳刘守備老卩呢々
只唬的刘士祿渾身打戰遍体篩糠
刘守備　听見衆人一陣嚷　齐説道
傳唤守備莫消停　刘士祿　唬的渾身抖衣战
面如金紙一般今　只打量　立刻傳出要斬首

眼下要　血染刚鋒赴幽冥　这正是
人死王法身無主　無奈何　跟随兵丁進衙门
孫富有　一見大叫刘守備　大老卩
分付要書字一封　刘世祿　問听連忙怀内取
進面堂官接在手　孫富有　伏又眼望守備講
你就在　此间伺候休動身　言罢轉身入内去
守備答应战兢々　附内沉音暗々想　一定是
要上書字作証明　又不知　上面寫的何言語

大罢为　難免一死喪残生　接下守備心害怕
且説堂官不消停　将書呈上巡撫手　胡成芳
接过本目細留神　打開書啟看一遍　氣的他
怒發冲冠動無名

堂官将書呈上胡成芳接去一看浮面上寫的是胡[illegible]書
核桃大字胡成芳見就不悅只得開看又見上寫着書奉撫台胡公
鈞坐前切思為民上者必須是待百下方不愧為民之父兄母尊台
身受皇恩封疆大卩凡事当上而為國下而為民与国出力与民除
害方不負皇王浩蕩之恩不義尊駕自巡撫山西以来枉法貪
賍曲直不分有錢的為上貧愚不办貪緣為好刹削小民愚
下心怀不屈正而尊台将万民的脂膏想運送回家以為子孫
永远之計是我愚施不計将民財取去非為有用仍付放济了

万民至面守備刘将官他有多大力量而能拿我就是断送他
之物無非念他作官好以情理而贈其民财事我取去尊台若
知時务罢休不问兩下無事如若不服我君子不行小人之事我
取了尊駕的首級然後再請我的此言你如若不信外有標
已見一卩一看便知草字不恭特此奉乞巡撫胡成芳看完
之時見話語粗俗甚实傲慢無礼只氣的面目焦黄渾身
冰冷
胡成芳　看罢書字上面話　氣的他

面目很黃似淡金 夫人李氏看光景 連忙的
代咲口把老爺尋 但不知 書字上面寫何語
看了這樣顏色更 告訴妾身我知曉 拟里大家詳一詳
胡成芳 見問半晌開言到 大叫夫人了不成
世間上 竟有如此人胆大 狂妄無知太欺心
一派傲慢瞧不起 他把巡撫太看輕 私自敢與我書啟
直認取去財子眼 全無恨晌真可惡 他還要
取我首級害殘生 夫人仔細想一想 令人想氣怎消平

內中還 有个紙包未曾看 不知何物里里（边）存
待下官 爽利打開看一看 什麼東西再議論
若不將 此賊勦滅实不好 為害氣（不洩）（難進）發容
胡成芳 越說越惱越有氣 （口氣）座那
戰々哆嗦把手伸 拿过紙包打開了 一会那
夫人李月細留神
巡撫胡成芳氣的手軟腳麻戰々哆嗦打開紙包兒夫妻二人觀
看原來是一綹子頭髮長有三尺有餘黑似烏油一般另人可愛

胡成芳一見說這事一綹子頭髮已在書內何用且听夫人說
老爺細看紙上還有數行小字老爺請看是何言語便知明白
胡成芳观看上寫為胡公台覽此髮乃前者取民獸之時順便
將你同寢的一个愛妾紅仙頭上內之髮取了這一綹前去以為
照應你若不信可親自驗看請想我取你的愛妾的頭髮你
們尚且不知我上官傑要取爾首級的腦袋可為易如反掌還
因念你夫人德行賢慧是以看此大綾須要望乞自裁
胡成芳 看了字紙很念罷 只落得

又氣又惱發楞怔 又听那 夫人口把老爺叫
這个人 是个豪杰某英雄 作事古怪真奇異
豈非尋常偷盜人 依妾說 銀獸須得休提起
快把那 守備饒放命殘生 老爺你
驗看紅仙妾首頂 果真若 失去了頭髮你心
不但良獸莫追問 依妾身 拙言相劝望依從
附往後 官人你把好官作 妾身留神把好行
免叫那 背地人言生暴怨 君子人

遠而能改得善名 胡成芳 听罢夫人一夕話
万分無奈只得從 連忙分付堂官去 暫令守備轉衙門
另日再听我傳唤 急速前來須謹尊 如富有
荅应連忙往外跑 高叫衙役和兵丁 大老爺
里面方才傳出話 曉諭尔等衆人听 不必看守刘守備
叫他各回本衙中 改日听傳須尊令 再進衙門見大人
這堂官 傳令已必回身轉 見巡撫
回稟之言不細云 且說那 守備听罢說饒放

反到納悶在心中 不知就里何元故 今日个
不斬的情由人不明
守備刘士祿今見巡撫傳去不斬放轉各自衙門不知是什麼
元故猜着必是書字內的情節未免怀有鬼胎放心不下茶
得將回自己的衙门此書房衙報說不多時來到本衙入內安
人一見夫主無事而回兩手加額叩謝天地夫妻相聚刘士祿
說雖然今日放我回來然以我不放心 安人說老爺只管放
心把妾身听殷文和說那上官傑員外竟是一位豪杰英想

他的書字若不要緊也不敢輕易枉寫一定書內另有别情胡成芳才肯放老丫回來不言夫妻閑談再說胡成芳心中疑惑坐卧不安天已掌灯連忙把愛妾紅仙叫至上房

霎時間天色已晚黄昏後 胡成芳 上房之中秉上灯
越想心中越疑惑 坐卧不安心不守 連忙把
愛妾紅仙叫入了內 不令一人知曉閒 胡成芳
眼望女子開言道 今日丁 叫你前來不為别情
快快把 頭髮打閑自成有 真假虛實叔瞭明

紅仙女 聞听不知那里賬 唬的他
粉面焦黄顏色更 渾身打戰腿發軟 芳心乱跳魂魄驚
唬的他 双夕跪倒塵埃地 叩頭碰地响連声
珠泪江江腮边滾 口吐悲音哀痛云 說道是
老丫在上容奴禀 賤婢糊塗心不明 不曉身犯什么罪
羞的丫 怒發生嗔動無为 望起老丫開恩典
告訴明白死干心 今夜晚 如此光景令人向
求老丫 指示賤婢為何情

胡成芳的愛妾紅仙跪在地下苦口哀告只說賤婢無犯老丫的法度求老丫指教明白死而無怨胡成芳說你不必害怕只消打開頭髮我看了自有到理 平公這用另有个人詞上的話一張口難說兩家話接下有巡撫街門內之事書中再說英雄賊崑崙全老叔胡世寶這一日到了太原府城天色將晚找尋旅店住下胡老叔上街買用菜打酒听見众百姓七言八語紛紛議論

只听那 众多百姓齊言講 大家談論語紛紛

這一个 眼望那人叫老爺 你可听見這新聞
大老丫 巡撫街門出異事 失去了
五六十兩金共艮 那一个 四更叫声老兄長
但不知 偷盗之賊何处人 想來他
必会飛沿而走壁 本領高強武藝精 多少官兵來看守
还有那 打更之人把夜巡 這一个說
难為盗賊真个巧 什么工夫可閃人 比不得
小武脚伴衣服等 想一想 一个賊子有多少本

他竟会 偷了精光干又淨 一点没剩不留存
那个說 听見巡撫大動怒 不饒那
守備千总三个人 只說是 他们私通乎响馬
盗去數万雪花艮 這个說 叩求巡撫頭碰地
好容易 准了他们去找尋 寬恕給了一月限
没有賊人治罪为 守備去了這些日 今日个
大發財源轉家中 那个說 你们敢則不知曉
刘老丫 連家没到進街門 打量他

發財回來大家講 怎知到 守備老丫禍臨身
吸呼之間差一点 他的那 吃飯的傢伙長不成
不言衆人閑議論 胡老叔 探听明白轉店中
告訴這些情節了 賊崑崙 說到莫管閑事情
此書兩斷不多叙
二好許忙忙用酒飯賊崑崙急急离店竟奔巡撫大街門

話說胡老叔名叫士猷上街買菜打酒回店中未將前姓言語說失落了銀子之事告訴英友試說罷過好話想來此人也是一位高志未用法拯害看起來算是個幹大事的人倒也要快我曾見此子不良此子吃了飯等小弟前去取了那金鐲玉兜完了我的事要緊此書速快英友忙忙用飯忙忙好汗說兄長你在店內等候小弟今夜前去到胡成芳衙內偷去金鐲玉兜來好急急去見正德了說罷告辭出店而去不多時來至巡撫衙門果然森嚴梆鈴不斷英友本領高強二更乃是夜靜更寂寂行事好汗跳上房去觀看聽了三更將盡人都睡熟只有一房中燈光明亮却無多人英友一躥輕輕落地溜至窗外天氣炎熱竹簾高掛里面有燈從外面往里看的真切只見一个美貌婦人跪在地下只听胡成芳說你必不害怕只把頭髮打開我看自然說个你听

這好汗　貼在窗外往里看　借光明
偶有竹叢看的真　但見那　一个婦人地下跪
美貌俊俏有十分　年紀約有二十歲　哭哭啼啼代悲音
听見那　巡撫說到休害怕　你只把
頭髮打開我看明　自有元故告訴你　何必這樣心怕京
又見那　婦人聞言不敢扭　無奈何
忙把春葱玉腕伸　除去高撮簪摘下　解開挽髮大紅繩
好一頭　青絲黑亮如墨染　長里量
足有五尺还有零　胡成芳　親自上前伸双手
分開那　婦人頂上細留神　無有頂髮明露頂
紅仙女子頂中内　核桃大小一処空　果然有
元滴滴的白頂平　胡成芳　看罷之時心詫異
只嚇的　目瞪痴呆似啞聾　半晌無言只咂嘴
口中不住嗐又哼　紅仙女　嫩語嬌音開言道
叫声老爷是主人　奴婢那里不知曉　望求指教心内明
元何着了小奴髮　低頭不語打嗐声　到叫我
小妾着忙心害怕　忌主呀　請把根由細細云
說罷不住將頭叩　可怜那　鷄奔碎米一般仝

巡撫愛妾紅仙見巡撫看了他頭頂只是嗐声不知什麼元故是的个女子芳心乱那說老爷元何時賊妾頭髮剪去一子是何元故了听胡老爷說你起来这頭髮非我剪去乃前日夫良馱子之時被賊人剪去今日包了封信給我这来紅仙女听之反后怕起来那日晚妾倍侍老爷安睡如何剪去这人是誰良馱子可曾有只听胡巡撫說听我告訴与你

胡巡撫　眼望紅仙開言道　說道是
你且留神仔細听　那个人　乃是平安（定）州所管
壽阳县中豊梁村　本姓上官名黑字　居住此庄是居人
長須將軍是綽号　這近無有不知聞　他的那
心怀不忿嗔怪我　受賄貪贓苦害民　故此才
前者夜晚施法術　盜去我的馱子良　难為他
一夜尽情全偷去　偷了一个精打精　次日我
差派守備刘士禄　还有那　千总把总两个人
查訪賊人真实信　務必要　擒拿見我審问明
今日个　守備回来稟报我　他說道
一見說真敢应承　取去馱子元不假　替我賑濟平黎民
捨了我　一封書字叫我看　將你這
頭髮包在里面存　他还說　若要康久楞遇了
如不依　取我首級定不容

胡巡撫說你想咱二人睡在一处他把你頭髮剪去你我不能知晓真是若派兵將

許屋他一怒反我可殺易如反掌 我想世上竟有这樣歹人 这个哑吧亏只得吃了
此金艮不但不敢思想 还從要作清官方保無事 知仙女說只可惜玉杯方兩艮
丞屋主威威方說那艮子方那設案另情高來宝 送那對雅老金鐲對玉杯英元夜之宝
世界上 少有之物奇珍宝 上官屋害得不能
心想为 我要作个得宝 故此找去轉帘中
如今失去难启齿 真乃贵宝令人疼 是以至此无的講
只雇性命保残生 只好忍了这口氣 心疼不来怎末行
知仙一傍脫私咲 口算老了在上听 賊妾有句胡塗話

这算造化与福星 銀驮有然究向好 列守備
还須老了要施恩 又看武臣到了以 作事無当又小心
只因賊人令滿府 也叫他 無法擒拿都是真
难為假扮去私訪 竟得了 有实下落信与音
虽然未把賊拿到 也算出須一点功 不知道
賊妾說的是不是 望老了 寬恕高明評一評
箋府内的知仙女子一派正氣情礼礼話把个窓外好汗听了丈夫說他内暗ㄟ讚
好个英雄烈女子可惜命薄与賊官為妾听那賊官何言答對再作道理不言好

汗且說心之撫听罢愛妾之言代咲說道言之有礼凡那守備我看他為官甚好明日
讀見他如与有缺时他提陞不言胡迎撫房中之事且表好汗威昆侖指望到此
衙去珍宝施展本領盜回金鐲玉杯出来不料今听此言二宝失落他人之手是忿的
回店而去見胡老叔尚未睡下著慌一見好汗回来满心欢喜說老弟可曾盜了
金宝只听英雄說不消提起好事多磨难真不如意到了八九仿人言無了二宝說
又落在平定州寿阳县豊梁村有一人姓上官名杰綽号人称長須將军你我前
去了哥我才好 胡老叔 昨威昆侖說 上官杰三字半晌无言
他听見 上官杰的名合姓 胡老叔

牛晌無言答怔ㄟ 威昆侖 着見老景心甚異
口中叱把兄長尊 未何听見我的話 兄長撫頭不作声
又有什庅稀奇事 望老哥 何必為难無語云
还有个 可行則行自商議 告訴小弟听一听
胡老叔 听見英雄来追問 叫声老弟你是听
你乃是 江南人氏不知曉 此处有个長須將军
算是好汗頭一个 义氣過天大英雄 礼義下士交朋友
仗义疏财丑近间 自有異術多人教 劍法無敵令人京

、足知多謀廣韜略 運籌帷幄與妖精 依你說
金鐲玉杯在他手 道只怕 要想偷他万不能
胡老叔 言詞未近英雄惱 威昆侖
口叫仁兄話不通 休長他人減自己 待我去
我上他的仍去要定了金宝我今ㄟ此人

威昆侖听見胡老叔誇長須將军上官杰自有異術枝明人教本領高強
足智多謀金鐲玉杯失落在此人之手只怕难以盜取英雄不由冲ㄟ大怒叫声兄長
之氣死了你今看他說此大話是有何道孔小弟想有志者能以成事我不得前去
不見正要前的呈是胡老叔見好汗有意說老弟上才有然随心如意見因上官
杰為人不能不实言告禀現且曾說今ㄟ兄这庙必有道爱好汗說兄所言有礼
弟兄二人早算还了店不急叱出店往北而行一路无話这日到了寿阳县乃是一条
大街天尋店居住到処真是人ㄟ威念个ㄟ怀惠之二好汗細ㄟ打听元来七月初七日上官
杰的生辰之日是大五子新仲秀才舉人因為感恩無可報答今有此事大家商议都都

忽送寿礼庆贺盛昆斋打听明白随同胡老叔先今日既与先生小弟去与他送礼拜寿前去贺喜便了
这一好汗 满面含春开言道 口尊仁兄在上听
今日事逢机会巧 正該你我把事行 听見說
寿人拜寿去贺喜 只用素日盛情是 小弟想
借此為由也要去 今已此人親与容 得使与他对面談
倘若此人好交友 以礼作合得到手 你我成就把首交
胡老叔 閒听接言叫表弟 此話言来到也通
我看他 念其義氣動真心 若把全宝相贈送

不枉你 辛苦劳心走一呈 表弟你
事不疑遲就速办 快我想 色像十分有九成
好汗闻听叫兄長 上官杰 他与别人大不仝
如今拜寿去贺喜 礼物尔 薄淡難以近他门
你我到 店內房中商議定 必須要
上好東西見得人 俗氣反招瞒不瞒 那怕多花几兩艮
若要合我成体面 送了去 方好对他审御来
胡老叔 回答表弟有此礼 我陪你

仝到街上走一程
胡老叔說有的是艮子你我前去古董游玩風景一般走々何方說着二人吩付店家好
生看守行李我們到街市上買些東西店家說客官放心去吧我等尤妨看守中单
一二好汗這步出店不多時來到（辛介）盛昆斋乃是江南人家的子弟真有見識明
白識得古玩買了一部古書一个金徽圓一方廣東端硯还有一匣古墨四封湖筆寿
山福海的画一轴抓扳金付牙嵌金扇一把厚面店中写了个礼单寿帖寿至
七月初六日叫店小二用食盒抬上要去与上官杰拜寿
盛昆斋 生係出外採行景 我有那

应用衣物全現成 尽把那 廣緞通袍天蓝色
從新打扮好行情 穿一件 一把凉扇手中擎
頭戴一頂將扎巾 粉底官靴登足下 随常穿戴都脱下
这好汗 人物生的多勇雄 配合上
穿戴起来真威風 分明是 大將一員真威武
相貌堂々果出群 常言道 人是衣帽佛金面
備了那 一程小轎他坐下 抬起这轎走如風
不多一時來的快 近了豊樂大庄村 这好汗

轎內观晴暗称讚 好一个 豊樂庄村可爱人
但見那 家々房舍皆齐整 多興是
土抹墻壁干淨新 並无一家破烂处 都是上官遥满功
思忖之间急又快 二人轎 抬至宅门落在塵
好汗早有人轎抬至上官杰的门口落轎好汗下轎只見來的甲御真不大寬宅地方
寬大銘的彩棚居中二見到门上拿出拜帖礼单交与家人口稱專門了为送与
上官杰長須将单先看名帖写的是著名盛昆斋頂首拜上官杰一想至不認
識（卑人）上官杰叫外正並多莫多拜拜的多也不為又及看礼单稷有这分礼物

清高非平常俗人所用之物其人定是高人雅言大敢丘說上官杰不敢擋慢吩咐禮
物全收客至急々回稟家人答应不来专去盛昆斋明然下轎只的走往里走也
门上的 看見英杰下了轎 連忙的
轉身过步往里行 跪至大厅尊员外 說道事
送礼貴客到來临 我主人 見他们外刚下轎
特來回稟主人公 上官杰 闻听家人一夕話
迎步外走那消停 迎出大门二人見 却不認識果是真
常言好汗爱好汗 自古英杰爱英杰 盛昆斋

剔將之戥在月上．人品相貌不非輕 眼下不久卅惡鎮
美英太 若見員外多福相 面如冠玉亮如艮
真是丫 須長过胸可不短 大兩二尺有余零
天就生成財主家 不亞如 去出神仙降凡塵
两下里 彼此暗暗多称讚 一齊的
滿面添歡叫咲客
两丁人見彼此相愛都是滿心歡喜一齊施礼礼畢員外上官志手相攙攜手攙扶讓至
書房坐下獻茶茶罷上官員外說尊台千乎昧今蒙承賜敬礼何以可當誠惶說

員外高明猶如皓月当空無所不照声名四海如雷貫耳小弟久仰未親芝蘭今逢貴
降之辰時此不揣鄙菲慕義而來倘借光寵照時比微設卿為遠是彼此相愛合
替上官志因為好汗是这客不便棚內坐可分付家童就在書房擺酒席款
代英太不多時上菜斟酒員外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好汗放酒中間心內暗想
我家為擇金鋼玉兒夫卻不落怨比早已說明也好放心再者也要知道真在
他手中不在倘若他認識王室不肯輕捨 好另打主意
这英太 飲酒中間心內想 暗暗奪時有沈音
暗說并外真呼壽 為的是 採訪金蝕一件事

失在那 心撫衙门得了信 听見說
落在上官他手中 未知虚实真共假 不辞劳苦与辛勤
奔到那 壽阳县中来打探 真乃是
事進湊巧机会至 倚着說 慶寿為由来此処
見丁長須將軍面 这英太 想罢多時而代咲
口尊員外在上听 小弟城国特来拜寿 还有一事要重明
特来懇求容恕語 未知允否俯耳音 上官志
闻听英太一夕話 不由附内起疑心 叙問他

素不相識從无念 里面的 前来求我何事情
想来必是別元故 还有那 向他一问便曉年
上官志 沈沈折疊扇面形 口尊台命上官志
倘若是 解至一丁大夫道 如今是
不能拜礼不存應 蔵崑崙 听見上官員外向
连忙啟齒把話言 闻听說 金蝕兒共这二物
落在員外手和中 望求見賜貴值價 照上傳上我拾良
上官志 耳听不容往下講 但見他

滿面含嗔說我这兩件東西可万万事不休

游龍傳廿七

这好汗听見上官太問他何事只得說來作的來無尊台命莫去[illegible]北就
件事入面前不敢說假話在老爷我也大丈夫的說話不可含混不[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听說有盤龍金鈿一对玉妃夾落在員外之手見賜價值如數奉还好汗明然說罢上
官太閑听不面心中暗說道不滿尊台說此二宝果然小弟得來因為取去的貪贓
賣法的官員之物并非民主之人再者金鈿玉妃夾乃是宝玩之物非人间庶用之
物才若是買的出来尊台說小弟就双手奉上元是無價之宝小弟年已半
百方得此宝前傳後世並非小弟不愛情大捨宝上難得之物尊台若用金良或
者别的東西小弟全然奉这或用良子一万八千小弟現成只管使用不是介義

論金鈿玉妃夾等閑之人也不能識認莫友聞上官太果認宝物不肯輕易撤手亂
謾伏又處侵良一万八千都現成王意有不肯輕捨好汗想罗氏咮眼望上官太子諸詩
威嚴卷　假意想罗腿代哭　眼望石
上官員外把話云　把我小弟宥尊鴛　雖然是
絓多見廣老本同深　認識之物无價宝　奈因出于无奈中
我小弟　本不可然扛敵叢　不肯輕易送与人
才敢冐昧相求兒　此二宝　真乃是有奇宝真
本是那　正德万岁玉用物　敬服出外暗私通

聖駕夜宿招商店　立店頭　背人盗寺影无宗
我小弟　因在酒甫未飲酒　珮濟河
恰占万歲主当今　我小弟　肯見相貌多貴相
頓架恭敬不敢飲　開酒店　買賣之人狠又高
動了小弟不平氣　倚了地　婦人身上穿的衣
才都賽　嬴了一座酒飯甫　正德皇帝万歲主
看是我　本鎮高強武藝京　言講妃夾金鐲事
暗賜龍枇寒吉文　是派小弟暗私訪　才听得

金鈿妃夾何処存
好汗說小弟实不知到此宝在巡撫衙門小弟前來久在員外糠慨大
道万敬敢當实是万歲御用之物望乞員外見賜成全小弟成功上官太閑听字中
不說尊台也言罢氣上官太至亦曾帝王人是万歲御用之物前是尊台寄力
既小弟若得去呆万歲所用之物万岁若要我亲身近上尊台要多多看除心何必如
这好汗　閑听附内心暗想　暗暗說
听他越說話要緊　斬不肯　扣有敵人宝合珍
正有心是無法使　还得如此这般行　想罢付又開言道

口尊員外在上听　小弟不敢相欺哄　搬实言来訴是真
既知道　全宝現在員外手　不怕吃慪心内嗔
少不得　設法必須要取去　如不然
亲手空回兄回客　上官杰　闹听代想說狠好
只管施展本領好　我今道要来領教　者尊台
恁系盗去是奇能　這好汗　也就合嗔闹言道
告訴員外你知闻　明人不肯作暗事　小弟今日先講明
員外今夜隄防我　試一試　儆存本領能不能

上官杰闻听上夕話　把一丁　義氣英雄杰氣丁啓
半晌无言未答言講　呆默々　闷坐書房暗々沉
上官杰但見白昆侖話罢不辞而去氣的默々無言思是作英雄的人不把此放在心上擲
那英雄書房獨坐書房想這此人膽子太大破口我說要盜取金鐵玉兕二物上官杰從
未見过这般闲氣也無这等胆大之人輕視于我審言君子防不然那時反被他盗去情又羞
若是人派下手到日我怕他上着他智何偷盗不言一遍說兄長我把金盤盜銀到手方稱他那
這好汗　不排性傲眼空下　总然相劝不肯听
胡老叔　落了一丁不言語　任他自已主意行

不多一時天色晚　这好汗　達忙改扮換衣衿
他把那　青衫北巾頭上代　上下衣服全換青
而把銅錢果衣緊　惟恐黑夜透光明　暗々揣在他服内
准備動手好交年　收什已必不怠慢　急忙々
又奔豊樂村里行
这好汗收什停当早辞了胡老叔奔至豊村而来不多時来至村中听了听更了三言英
不知道上官杰的房屋甚多防守的严緊虽然不怕君子防不然况且上官杰是有本
式的何况明々告訴他今夜偷他是丈夫的形為真不藏々躲他若非高人胆大了早上珠些戲

今得手内也不过所仗方苦仗福机代想罢回從花园來時過去上了墙台现看忍
而言知好汗要施展本領躍近了花园之内
这英杰　近了花园往前走　不多時
来至上官住房门　但则見　通连群房其不少
各处尚說語言声　人了那那物器精　英杰說今日来的早
里面住　皆因那　長須府里花的寿日
家中請客会英朋　下人張罗多辛苦　客散後
这好汗　站在里面暗避处　眼内留神耳又听

猛听得　那边房中人說話　英杰来至窗外存
所為探听开盗宝　不知今在何处存　也是何該事凑巧
这好汗　刚至跟前就有人提起这件事情

且說好汗急听那边有人說話忙々迈步挨足潜宗在窗外只听裡面說咱们慢々
吃酒今夜不能睡覺兄又听那人說咱们為什麽不睡各人看使完了白睡那人說你没听
見員外說今夜人多手老有人偷盗咱家保各个心才好々汗在外面听的明々白々說只
怕你们罷已隄防但不知上官杰今在那里金鐵玉兕又放在何处且自探听明白方
好下手想罢往里罢我不表且說胡老叔他見好汗一心要盗取金宝朋友相交心中有
些放心不下那胡老叔乃俠义朋友心肠最热明知上官杰為勤非平常心中帐余不
大只恐藏身昆崙本領高強　单丝不線孤樹不林
胡士誠　為人義氣多為热　千卦英杰藏昆崙

一人前去盜金宝　他竟是　自入龍潭虎穴中
虽然他的本領好　双拳难把四手赢　必須我
暗暗前去相帮助　既勝輸爭两可中　也不過
進進朋友显義氣　方是生死好弟兄　胡乱想罢不代慢
随身兵器代腰中　収什已畢往外走　直奔豐樂村内行
不多一時來的快　前行來至上官宅　跳房越脊由神看
果然有人防備由　不知英弟在何处　可曾探得信合音
左右前后由神找　並無影响少信音　也不得

見景生情随机变　隄防長須大將軍　不如何处收金宝
方好下手显奇能　英雄滿处找好汗　不見朋友英豪杰
各处打探先不表　且說長須大將軍　独坐书房闷悠悠

幸公上官志人心寛是道行事仗義大事一过從不記封在心一生最真恨上無義之中得了金碗玉瓶要万金難買無價之宝想罢滿心歡喜打諒為傳家之宝不界今与賊崑崙所得此宝落在他手竟何明要去就是本今方才之物將來訪尋明要不給我要暗來偷盜二宝把一位俠義英雄閑了同氣心中不悦又從手寄散去收了乱物有千金到不在心上英雄生在書房之内附中想多多時說姓賊的今日說的話真正令人可氣

上官杰　独自坐在書房内　想起英雄怒氣冲
姓賊行事真可恼　他硬对　我說今夜必到临
前來偷盜两宗宝　賣弄本領显奇能　上官杰
住在此处年代久　有誰敢進我宅中　誰想他
胆子就有巴斗大　無边大話信口云　今夜到得加防備
忘得拿住賊崑崙　一道朋友人不少　尽是武藝本領能
畧我想　死要金鈍二宗宝　忘然収藏用不中
大畧难脱他的手　一定要　設法盜去把成功

我今所性式一式　睛睛他的本領能　大丈夫
足有武藝当面現　好汗作事要光明　到得趁量方知曉
我也不可生大意　能人背后有能人　果然他
眼睛為　名房俱若秉上灯　分付合家丁
尽責果酒飯与菜　吏房内　今夜來往别断人
上下两班要辛苦　今夜通宵别睡覺　明日人人有賞良
上官員外分付吏房内吏夫却是上下两班行走可貪睡大命小心今夜有人前來以依將拿人分付已畢随后近房向馬氏安人將金鈍玉瓶失要出來說你们無事

自安歇不必等我今夜前再有事說罢拿着两宗物來至前边天書房内吩咐掌把前后门大開把灯苑点上三二十排在两廊下照如白晝一般上官杰想棟两宝劍称為無敵大將軍地墻上的宝劍摘將下來虎出鞘内光華内冷氣侵人手擎努刀走出房門要了几路巳為消愁要完回身近屋归坐

上官杰　要必宝劍回身轉　近房归坐心内嘆
怀中取出两宗宝　放在那　桌案之上看分明
真乃人间希奇物　口中称讚不絶声　看罢時
扔同錦袱包果定　放在面前桌按中　双劍也在桌上放

防備不悮動手争　手拈長須哈哈笑　高声大叫賊崑崙
單看你　有何本領來施展　偷到得手方算能
咲把付又服似怒　口中說　豈有此理笨事情
那里說起真罕有　家中總坐是非尘　上官杰
乃是一个逍遥客　散淡神仙也不能　無有絲毫悲惕意
煩恼抛在九霄云　今朝偶遇人一个　他的名叫賊崑崙
好端端　前來对我說大話　几句言詞太輕人
輕易不肯生闲氣　竟被他　把我氣恼放在心

越想此人過不去　難捺心中火一盆　細想來
喜怒哀樂不由已　難脫嗔痴煩悶心　任你心無这几条
怎奈他　事端心頭高不打
我上官杰有宗心愿立又不動嗔痴煩悶不言上官杰有嘆異書好汗盛昆崙難
到一処只見有人抱手無喜房門大開明燈燭照如白晝一般可喜明天寄傍左杰看不真
切英杰又往里走恰与上官杰在上房中説話好汗從暗处覌瞧却不真切只得探聽被
地所言什麽上官杰只説回禹氏要出金宝急便往前面而來英杰在暗处緊々跟定直
到書房前只見兩傍書童伺候上官杰在那里有言有語拿出了金鐲一对玉如意

一对晴光仍然包好放在面前还々观看光華射目真乃罕珍異宝無价寳贝
盛昆崙　晴处若見兩宗宝　不由那喜長咲容
恨不能上前搶到手　又知道　上官杰非是等闲人
而前放為兩口劍　光華明亮繞眼睛　大器局
難以上前去放搶　又恐就很大事情　作事稳当方能妙
只得留神加小心　又想上官杰是好汗　名不虚傳果是真
晴光景　作事巧妙心广大　並不毛草有精神
暗々不過隄防我　又主付　更夫家人來往处

夜间小心加防備　必把宝物收柜中　那時節
設法暗々偷盗手　走來拿來不費功　那曉他本有主意
明々放在桌案中　当面手有不敢動　又有宝劍防背身
好主意　這般行事真又狠　叫我千急难近身
忽然舍偷無法使　除非是　一錯打死命归阴
搶得金宝我一走　定当不芳主書今　此一行
諸般全然到手了　非是英杰好汗行　再看此人非別為
累他不是有油灯　偏然反落他人手　玷汚江湖好汗名

盛昆崙　暗处千悬心急燥　猛听員外叫書童
快去所房將書取　你把那　刘同拿來我看真
書童答應回身去　一傍喜坏盛昆崙　書童尔
只催前去將書取　明々漏出宝一宗　上前就要施展其
显本領　賣弄他一番神偷盗宝的能

上官杰只是英杰遇這累焼心之事由不得動氣只要等到天明姓
盛的若是不来定是个言过其失的小人那就不足較量了也就放了
心咧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瞌睡多此乃人之常情上官杰
悶々不樂坐至二更以后就有些困倦上來如何还坐的住呢向書
童全福說你去到大所内案上放着的那部列国志取来書
童千有答应並不動身上官員外不由的心中大怒說我叫你取書
元何不去這是什麽元故書童說小的害怕上官杰說你這小子
怎麽害起怕來了也罢你到更房内叫人合你前去取書童答应走去

書房就想要跑（卑公）這是什麽元故此同盛昆崙走了他身上有滲人
毛在暗処站立故此書童害怕且説全福慌々張々跑至更房來到跟
前就大聲坐更的你们出来一个人杰早就里面的更夫王然作有大宗
說閑話不听見外面大嚷更夫只当有什麽事情了一齐擁出來到了
跟前元來是全福齐問是什麽的当這樣吵叫書童說員外下叫
你们跟我到大所上取書去咒更人說你去罢這也值得人跟為書
童說我一个人害怕所以員外叫我來叫你们内有一人說不用害怕
我合你去我不信好々的人害怕什麽呢此人姓刘行二名叫刘之

連叫白了都叫他牛皮臉則見他手提灯籠仝全福而走
這刘二　手提灯籠往前走　小書童
全福后面緊隨跟　轉灣末角不多会　二人來至大厅中
推開屏风往里走　來至书閣案前存　則見那
更夫開言來說話　叫書童　你近去查罢莫消停
我也不能認得字　從小至未念書文　只听得
全福又把二叔叫　別走哇　我可害怕莫远行
刘二說　你這孩子滿胡謅　混說八道假吃京

有了狼了有了虎　好端々　元元無故乱胡云
書童說　刘二叔听我告訴你　今日丁
有了鬼了好怕人
全福說不是怕狼怕虎我是怕鬼刘二說你這孩子滿口胡說便
是鬼有我在此我是專会拿鬼書童說不好果真有鬼刘二叔你等
我去拿鬼刘二說在那里書童望東北角上一指說那不是鬼刘二
說别怕等我看來才要用灯籠上前去照只見黑忽々的望着二人一
扑唬的刘二往后一仰咕咚先就跌倒小書童更不用說了他早已

邑倒在地唬的他渾身乱抖
那刘二　手拿灯籠才要照　猛看見
面前果有一鬼形　黑忽々而不知是何物　扑向前來唬死人
書童早以先栽倒　渾身打戰体搖鈴　唬的了
更夫栽倒忙扒起　幸喜得　灯光未滅仍在塵
刘二連　果然他的胆子大　拾起灯籠提書童
口中只嚷到害怕　有我在此莫吃京　拿着灯光四下照
那里有甚鬼怪形　書童說　明々看見有个鬼

元何霎時無影踪　刘二說　那不是鬼休疑惑
我今想起這事情　一定是　黑猴墜断鉄鍊子
常々的　喂養拴在爲園中　張莫撒
大概今日忘了喂　掙断頁子把食尋　小書童
听見更夫這些話　這才不怕放下心　連忙開言來講話
刘二叔　快些那边打灯籠　照着亮
好拾員外把書找　去進了　又叫主人動怒嗔
刘二答应說很是　拿着那　灯籠高舉找書文

此書再断刘二拿着灯籠書童拿着列周走大叫快走罢刘又
有鬼二人齐往后去不表方才是好阿胡老叔一心要帮助朋友成功
則然走至此处忽听有人說話又听見有鬼一時躲避不及急里
便蹲在房角尔墻根偏々的書童害怕不住四下里观瞧一眼就
看見只嚷是鬼胡老叔怕二人看破急生巧志随将自己頭髮打開
披散下來索性粧了鬼又見刘二拿灯籠要照他好阿着急往上一
躥就把二人唬倒趁空尔胡老叔躲在别处去了且說書童來至
書房將書遞与員外上官忒接書見全福而代京慌口内發喘

上官忒不由心内疑惑
上官忒　看見書童那光景　他的那
而代京慌喘声　不由的　肺内疑惑連忙問
叫一声　全福元何這般形　难道說
更夫見有跟你去　如何害怕帯吃京　書童說
打更的刘二同我去　我们两丁到大厅　不由心中只害怕
果然有鬼在暗中　猛見他　忽的一声躥又跳
唬的我　二人咕咚倒在塵　灯籠扔在一傍去

幸有兄燒那灯笼 刘二叔 还算他的胆子大
把我扯起对我言 他叫小的别害怕 那不是鬼莫吃京
是咱们 馬圈之中長喂养 黑猴尔
挣断貫子跑出来 奔到此処找食水 皆因你
本来害怕動疑心 这時候 还是心中尭ㄑ跳
真正是 今日奇毛怪事情 上官忠
聞听有語闹这通 全福尔 休要害怕听我言
上官忠說全福尔你别害怕你說刘二說是黑猴也不錯那畜生

時挣開貫子一定是天短喂以至如此咱宅中那里有鬼以后休提
过来打扇是上官忠說那姓戚的若是高忠說的出来就空
的出来將這玉鈕合兒要盗去才是好汗我今等他一夜他若不来实
定是畏刀避劍的小人不足較量說罢独自看書ㄑ童打扇不表且
說戚崑崙暗中听見此言心中大恼又喜暗說上官忠果是好汗行事
戚崑崙 黑暗之中跳身体 上官忠
所說言詞听的真 腑内不住連誇好 算的起
义氣高忠是英右 行出事来另一样 他与別人却不同

我今在 不能盗去两宗宝 到時他
小看我戚腑的輕 就便是 明日再来也無趣
是然盗去不為能 今日丁 誇口能言說大話
必須施展本领能 你看他 大闹為门子明灯火
任憑你 攢天手段用不中 戚崑崙
付又自己叫自己 你今要落四夫名 眼看天交三古尽
夜短天長你怎行 难道說 則今子東西到了手
除那今 跳身般運法術灵 这英右

越想心中越急蛇 不由熱汗似蒸笼 猛然急中生一計
不由的 满心欢喜樂无穷 暗ㄑ說
必須如此这般策 偷得成功定然行 想罢轉身出迈步
安排巧計設牢笼 这正是 好汗狭路逢好汗
今日丁 合家人咲合家人 不言英右去行事
且說那 上官员外看書文 書童打扇旁边占
小人家 不由困乏眼發花 一霎時之间睡着了
上官忠 也竟困倦眼难睁 忽听得

外面咕咚一声响 京醒書童喊一声 不好了
房上跳下人一个 員外卩 快些拿住莫消停
上官忠 聞听連忙提宝劍 出書房
迎頭一人跌倒在地大叫全福拿过繩

車公 詳礼多是七月间天氣尚長又熱宅中擺酒請客上下人等閙
了一天本来起的又早皆因戚崑崙說今日晚要偷玉鈕盂兒要
為有不防之礼上官忠在夾書房明灯蠟燭着看宝物五更將尽書童
睡着了员外看看書也就打盹忽听外面咕咚一声响亮把个你两
个京醒書童大叫不好了從房上跳下个人来上官忠連忙手提宝
劍出書房迎頭只見一人跌倒在地上前用脚踏住大叫全福快
去叫人拿繩子来綁上書童去不多時只見来了許多的人手拿
棍棒麻繩鉄貫打灯笼火把上官忠說給我綁起来戚中人答應一齐

動手脚了一丁結实裕过来大家灯下一看齊說元來是拿住喂
馬的張三上官杰聞听吃了一京臣房的既是張三為何他從房上
跳下來說為上前一瞧不是張三是誰上官杰一見心中明白說
不好了姓成的賊人定是盜取玉鐲玉兒要來了
上官杰 見是張三非賊盜 心中明白八九分
口中大嚷說不好 姓成的 一定前來偷宝珍
連忙走至書房內 奔目观瞧吃一京 桌案上
玉鐲兒失全不見 兩件珍宝影無踪 就知道

好汗英东設巧計 不住誇獎讚又稱 此人胆量真不小
他必然 久在江湖作录林 倘破他
暗中動手傷了我 那才撒尽素日名 难為他
調虎离山哄住我 一時间 蒙懂混住失了神
上官杰 想罢不由心大悲 叫一声
姓成的错認定盗星 方諒我 長須將軍是别者
放胆賣弄真奇能 珍宝虽然到你手 肯叫你
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本式 近我的房來响々

方星你 算是英东好汗行
上官杰說有大怒叫一声姓成的难為你好大胆子竟在此班门弄斧打
諒你得了珍宝以為逞能要想出我宅内只怕不能有本式近我
房门來才算你是真正豪杰世井中的好汗說罢吩咐家丁们有
快拿同罗喊不多時噹々々只听罗声响亮各处埋伏房上地下不
亜如天罗地網一齊跑來拿人不表且說英东成崑崙因見上官杰
亲自看守的嚴紧天交了半夜难以下手心内着急故此去寻个方
法好盜珍宝正寻之间只見一个醉汗到在地下此人回是喂馬的

張三領了些酒肉一時高兴自己酒飲唱了个大醉睢口巴是喂上了乱唱
了他唱的胡塗了要在罢吉有叫員外不叫睢竟的无故走至英東近一
跤栽倒唱醉了的人一時色不起來睡在地下成崑崙一見想出計
來了暗說我若想得珍宝须得如此方好主意已定伸手將醉汗
輕々提溜起來背在肩頭英东乃是領之命生來力量不小背着
醉汗上了書房旧如平地上一般將醉汗用繩綑栓了丁和小从房檐
下高地下送將繩一拉活和一同醉汗落地把咕咚一声又遇書
童二嚷房上吊下人來上官杰無不動心之礼一時想不到是计兜去

書房成崑崙放下醉汗起空你近書房將玉鐲合兒兜拿手死行而走
成崑崙 得了珍宝想要走 那知道
早已埋伏幸多人 听見罗声噹々响 大家留神加小心
哄的一声齐來到 要拿賊人名星能 英东一見只冷笑
晴把那 長须將军叫几声 你的肺腑我精透
意思還是不放心 倆字宝物到我手 想要追回怎得能
大略着 难以捆拿我的路 不知哉
走壁飛檐本領精 这好汗 从又自己說是如此

早走為妙是正經 我如今 從后房上回去好
省得在 地下又费一番神 英东想罢不代受
跳房过舍料威風 偏々的 猛然走至有犬处
只听得 汪々乱叫吼声鳴
英东成崑崙想着從房上走為方便偏々又走着有狗的地方由
如一群恶偏直办好汗乱咬英东夜晚行事最怕的是狗早已
備下請狗吃的東西调养肉氣藥方香油活面在一处用油炸熟
似在身边遇見有狗咬用請他吃狗闻香油吃了曰不咬且言英东連

忙從身邊將喂狗的東西取出扔與狗吃不表衆狗爭食不咬單說賊
崑崙得便跃身越脊要想逃走又言上宿未院内衆人听見狗咬一
齊大嚷不好了有了人了快々拿人要緊哄大家齊奔狗咬之處而
來各处搜找不表
且說那 英左施展躥跳法 想着要
逃出宅中好報功 不料那 房上有人說快拿住
幸亏是 黑暗之間瞧不真 房上人
遇有自己人便問 說道是 有了賊人加小心

員外珍宝被偷去 休放走賊去逃生 賊崑崙
明知他們是錯認 （且不言）又說道（把話云） 那人問了好幾句
不見答應動疑心 說着扑上前來着（看） 元何問着不言語
你是何人快々云 英左一見事不好 到底要
睛々是誰在哑吧 但見那 忙把那
銅鏜抽出双手擎 但見那 說話之間扑臨近
英左忙把蛮一伸 打在那人眼精上 只听得
咕咚栽倒响一声 幸亏栽倒平房上 免從吊下地挨塵

賊崑崙 着見那人身栽倒 得便躥跳往前行
只听得 四下里来的人不少 忽々由々一窩蜂
英左一見隨机便 暗々内在一边存 只見那
来的衆人多忙亂 冷不防 房上那个絆倒了个人
賊崑崙内在黑暗之处猛听得衆人之内被房上的那人絆倒了一
人咕咚栽倒哎哟了一声問道是誰絆那人呼々有别說拿栽了義
是石兄弟哎哟了不得了方才我見一人上房向前他不答應我才
摟上前拎好了不知他用什麼東西打了一下子這眼准是瞎了你栽

大家小心才好衆人往四下里細看只見一处黑忽々的衆人之中有一人手
拿大棍也不顧死活照旧一棍李子英左留心防備他把銅鏜上下
从飛只听吧一声打在鏜上衆人齊嚷不用說是他快些動手拿
人兵刃齊上這王是殊時兄翁兵衆公這些人都是四山五岳的
好汉落草的英雄投奔到此誰呪賽項羽李瑱病罗成賈永平鞭胡
士奎大刀楊寿朴刀李志順闷棍手刘青快天炮張振鳥上飛郭仁
就地滾莊晏等今見有人前來盜取金鐲玉瓶英都來帮住拿人
皆因為 素日員外甚恭代 今日了

大家拿人為根是 房上房下埋伏定 听見賈虎那清停
地下的 都在院中齊圍繞 一个々
棍棒刀鎗手中擎 都是咋 左右家丁齊声嚷
不会上房地下存 喊叫連天瞎作希 齊說道
快拿賊人休放行 房上的 都是江湖中好汉
久在綠林作賊老 賊今飛路走壁 施展本領各呈能
頭一个 李瑱禪亏賽項羽 手使棍王發一根
竟奔前胸分心刺 賊崑崙 銅鏜招架响一声

振的那 李瑱虎口皆振破 疼的他
哎哟一声把手松 鎗墜房下無兵器 連忙退步躲身形
躲过一傍且不表 燃惱了 大刀楊寿喊一声
罵声賊人休撒野 我今叫你喪残生 言罷手舉大刀砍
莫頂接頭下跑情 賊崑崙 手舉双鏜用架住
但則見 忽的一群人圍住了 英左賊崑崙

賊崑崙見一人手奉大刀摟頭砍來英宏忙使双鏢架住只听忽々々一大群人手奉兵刃棍棒刀鎗朴上前來動手好汗連忙抽右手的同鏢使了丁十分力照着大刀一磕只听哎哟楊春的大刀磕落忙退身形躲过一边而去隨后舉鞭胡士奎奔英宏摟頭打來好汗右手同鏢架住右手銅桑照臉上一抖 好鼻子也平咧只听哎哟一声栽倒房上大蓋是鮮血淋々黑袍之內难以瞧見那刀奔志順才要上前被好汗左手的銅鏢抖在頦梭子上咕咚栽倒病罗成也真病了向提手刺青睛了睛不好楊春胡士奎二人算無敵的好汗被他的那丁腦瓜古子一磕兩丁人旧敗了我這根子如何搪的住想罢悄々尓的躲在黑影尓里去了再言馬上飛郭仁手使兩根鉄棒奔好汗施展本領照背膀打來旧地滾莊晏手使双刀照英宏額頭砍來賊崑崙真是英宏手疾眼快用左手的銅鏢搪住兩根鉄棒見双刀臨近往旁一閃身子一存伸右手的銅鏢照着莊晏的腿上吧就是一下將那人的右腿砸折只听哎哟了一声栽倒房上郭仁才要躲被好汗一鏢打在脊背之上只听噯哎哟一声栽倒房上好馬上飛也不去飛咧旧地滾也不能滾咧光剩下扒咧烘天炮也不响咧嚇的一边躲着去了英宏得便即夫如飛那知房上俱有縋貢尤如網城一般幸虧好汗天生的黑夜之间一見旧明着見縋貢施展走壁跳縱之法蹤逕而行

賊崑崙 得便躥跳往前走 怎知道
又有埋伏許多人 只听得 吹奋声喊一齐嚷
四面週圍不透風 越果人多真不少 打散一層又一層
英宏雖然都不怕 怎奈那 眾人圍果难脫身
不言好汗遭圍困 再把那 莊義的好汗明明

胡士奎 左兜嚇倒人兩丁 趕空脫身那消停
來至大書房以外 躡足潛蹤脫身形 滿々秋々偷睛着
只見那 長須將軍坐房中 拈鬚不住哈々笑
兩前桌上擺二宝珍 又見他 咲有口内又說話
叫道賊人偷不能 我今看守牢不動 任你有神枉用功
胡老叔 看見上官這光景 不由暗々心内京
似此瞧來难下手 大器有 空費心力枉勞神
想罢脫身思妙計 蹲在暗處自沉音 猛听得

書房之中大声嚷 拿住賊人上綁繩 不多時
只听拿住飛賊盜 乃是馬夫醉家丁 只見那
滿院之中人乱嚷 齐說道 快拿賊人莫消停

只見滿院中眾人乱嚷員外珍宝被賊偷去喊快拿賊呀胡老叔聞听心中暗想再沒別人一定是賊崑崙取去但不是長須將軍不是好惹的咱他家中有本事的人多防守的嚴密賊美弟若是遁於如何是好有了代我混他一混使他们分心賊美弟也好脫身完他的大事我使身死元怨想罢前去一心要打听賊崑崙得了宝貝不曾暗々到処尋找但見滿房上全是人眾公這丁人乃是上官杰家中趙罗把賊崑崙圍住人々頭上棹着香火一根見飛火的旧打旧拿這都是上官杰的智畧恐怕錯傷自己的人且說眾人手奉棍棒齐奔英宏乱打

四面上 眾人一齐往上果 圍住英宏賊崑崙
手奉棍棒齐乱打 這一陣 比着前次分外凶
雖是在丁兩夯汗 丁々力大把命拼 常言俗語一句話
雙拳难与眾大多 豈非一丁对一丁 以多為勝急相爭

就只是 难爲好汗施英勇 双鏜有架格又封
尤如風魔一支席 抖擻威風显其能 兩把鏜
風車一般急又快 真正是 前后左右不透風
不多時 只見有傷人不少 鬧磕那
棍棒齊飛落在塵 也有那 被害拚有倫房上
也有那 吊下房去喪殘生 也有那
有見英雄真利害 識々躲々況身形 匿奔人多势太重
内中的 強弱不等那相全 只听咲々齐聲喊

大声嚷 快拿賊人休放行
四面圍果有英雄都是些々好勇当先不怕死的人打敗一層又上来
一層只听咲々齐声大喊快拏呀休要放他逃走賊崑崙見眾人圍
果上来更死不放腑内說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可見上官杰
爲人大义
暗說道 長須將軍真义乎 平日閑
四面上
（是代手下人之）手拿根棒齊乱打（不全） 故此今才出死力 以显根是死于心
真是（杰如）左抗忍真好 叫我爲難在心中 今日个

不能出了他宅舍 到听那 官杰耻咲我無能
十分难以下毒手 这又不是战场中 業已傷他人几丁
再要多傷礼不通 我无情 白偷人家心爱物
倚仗有 圣旨乱行損陰功 這要是
臨陣当先到好拚 几路鏜 难为他们成肉泥
这不过 虚招虚架不敢打 手一点
骨坏片傷或廢人 頭里的 都是久闯江湖客
綠林買賣作経营 晴有来頭都不善 他們素日貫傷人

一个々 武藝精通难容讓 不得不下狠毒心
倘若失神反遭害 自己要 輕則有傷重喪生
這些个 全是庄十奔吁等 不过是
賣些力氣爲养身 却叫我 心内怎忍下死手
這件事 实在难作怎麽行
英雄越想越难要下死手呢心中又不忍不下死手呢他們又不
肯退如何回店說罢了还是且戰且走爲高連忙施展本領自相
自架又往前跳々忽然又来了許多的人全要董太花謝佛奔

卞成相大頭元壽奔一圓筋等圍上前来只嚷打呀々々根棒旬又一齊
動手英雄上下招鏜招磕的那些根棒无空句又落地眾人手有振破
的有身受鏜傷的這一咲鬧早有人報与上官杰知道員外開听賊
人逃无出去心中不悅暗說你既取得珍宝无何不走又打傷了我
的人是何道理我不案有出去因爲愛你的手段料你必有本
領走脫我々你的本武我要偷你拿住是得我不愛英雄只重
珍宝成什么义氣好汗豈不被高人恥咲你既如此莫怪于我
想罢手拎双劍无行来到咲鬧之处

上官杰 大叫爾等下房去 代我拿々這个人
眾人一見說好了 員外下 来有前来把他拎
着他可往何处跑 言罢了 一齊下房退轉身
只見那 長須將軍抱双劍 嘡一声
蹤上平房細面神 賊崑崙 渾身川有一身皂
天氣黑晴看不真 叫道那人听我講 偷盜我
珍宝可是姓賊人 果然你算真胆大 志略高強本武精
得了東西就該走 上官杰 不来拿你義氣深

皆因爱你是好汗　只恐弱尽你的名　你元何
反到不走施展勇　打伤我的許多人　這竟思
必是心里不伏我　你不曉　長須将軍是英厷
还要試々我的本領　方知須实假共真　元方碍
你若果有真本領　你只管　施展々々我瞧明
只要你　架的住我兵器妙　就算好汗果英厷
倘若是　有名元实虚好看　我若是
傷有你時悔不能　威崑崙　聞听上官杰的話

忍不住一声喊手牽双錘掄元照定員外下狠情

威崑崙听長須将軍之言那里还忍的住手身一蹤忽的声到了跟前手牽双錘照上官杰頂上一掄長須将軍收用剑搪住威崑崙說姓上官的你口中虽是英厷豪杰之言行的却是小人之事就是我来取玉鐲全凭夹也曾明白尊架說过我不得此宗回去如何見正德万岁乃不得已而去方才說明今夜来偷你既伏又不追元何房上又設擺下這些捆羅全許多的人狠虎一般捆我的去路我若有心要傷你家之人也是好汗我也想自来偷你的珍宝元算我不仁但事出万难然我盗了你的珍宝見了万岁的奏摺我職其有有一

者道礼施不肯独請其力到那時你才知我居心行事你今既要比式武艺来呀々我就比一比何方我武艺平常死而元怨上官杰聞听威崑崙說的有剛有柔有情有礼全是英厷豪杰丈夫之言反把别人褒貶但不知他的武艺如何代我試々他方見其实想罢說姓威的你我口說無憑作出在見真实威崑崙連說狠好々說罢手挽双錘只見上官杰手挽宝剑光華內々
威崑崙　看見宝剑光内々　不由的
暗々欢喜在心中　他附同　叫道長須上官姓

合該你　英厷丧在我手中　我的這
錘頭俱用青布套　难看光華耀眼睛　你的那
宝剑一動人知曉　黑夜间　正好躲内春敵人
不言英厷腑中話　只叫得　長須将軍把話云
大叫一声說看剑　照着好汗刺面門　威崑崙
把用双錘架过去　上官杰　抽出付又奔梗嗓中
威崑崙　一扭身形躲宝剑　左手的
同錘舉起照頂掄　右手攥尽元穷力　垂頭伸去奔眼睛

上官杰　左手架住垂頻上　右手的
防備那把垂到臨　真可巧　双剑封住垂两把
這其间　爱死英厷威崑崙　腑内暗誇連說好
果不然　名不虛傳是英厷　我的這
双錘分两却不小　别看人　要想封避枉用功
上官杰　也把好汗連誇讚　口中暗叫威崑崙
怪不得　口出朗言說大話　他果然
本領高強武艺精　方才他这垂两下　不是大戒

剁者之人捋不能　且不言　二人比武暗捧獎
就是那　眾人喝彩不必云
且說胡士與胡先叔到晴处晴々探明方知賊崑崙說在房上飛人
困住未得脫身心內為急說我見他們人々頭上棒着火一根定是
暗號有火的定是自家人无火的定要拿擎一定是這个元故隨走
到无有之处用紙揉了个揉尔点着插在札巾以停手执鉄扔混在眾
人之內東搜西看到处拿人好汗混在其內不覺股伏屁股鉄棍乱戳
乱獻眾人乱嚷是誰打了我的胯了那个嚷說我屁股是誰敲了

我一下子內中有明白人說不好了一定我們內中有了奸細了方才這一
棠乱打若是　用刀只怕还要杀死
正說着　又听那边一齊嚷　說道是
是誰動手乱打人　這个說是腦袋破　那个大叫腿生疼
眾人不知什麼緣　只听得　這个哎呀那个哼
正然吵鬧人來报　大叫眾位你等听　員外下
有賊房上動了手　把我們　打落下房一傍存
兩个人　黑影杀了這半日　不見勝敗有輸贏

員外下　今日算是遇硬对　真是不輸勝不能
他与我　大酒大肉常是志　員外下
數代大家情意深　平素間　白吃白喝多快樂
今日有事躲身形　也应該　打听一个真消息
倘然有　用响之处現在存　眾人齊說言有礼
須当如此這般行
內中有一个說眾位呀着這光景太甚不是一个只怕还有別的賊
人呢正然講話只听東北上一陣狗咬眾人齊說不好有了賊人快

快前去罢往東北上跑去及至到了跟前只見地下倘着三四条狗
在那里瞪眼哼々齊說一定还有別人大家小心我們內中定然有了奸
細不然再无自家人打着自家人的道礼如今大家頭上俱有香火一定
有人識破咱們的暗号也頭上棒香火混在一处
眾多人　一齊大嚷說不好　一定是
有了奸細混在內中　黑夜难分真合假　暗在其中乱打人
內有一人開言道　列位押淨听我云　這件事
要分真假及容易　必須如此這般行　已有賊人先死去

任他插翅也难飛　我們都到書房內　灯下过目便見真
辛苦他　使的傢伙是棍棒　若要是
利刃刚刀了不成　只怕此時早杀死　个々全都作鬼魂
眾人聞听齊說是　陳大哥　說的言詞礼正通
言罢一齊又大嚷　來々々　大家全进書房中
过々數尔數一數　那个不到算賊人　烘的声
說罢齊进書房內　書院中　旧只剩下胡士典
好汗如何肯进去　外面埃地躲咲工　眾人回頭只一看

齊嚷是他不必云　大家向前齊動手　鷹拿鹿雀一般仝
這些人　个々都是有本領　無非无能充食爍
常言說　双拳难敵四支手　何況人多怎扣爭
把一位　義氣好汗被拿住　推々搡々近房中
眾人等　灯下观看不識認　推倒在地怎相容
大家奉承一頓棍　奪了双拐扔在塵
大汗陳洪說先把他身上看々有玉鐲无有还有別的兵器倘有
既他个干淨吊起來等員外發落一齊動手登時間把了蒯老叔

剝了个精光連那上墙上房的兎絨織綁也被摟出高々吊起来了内
中無弄蒂周則手拿一把小刀子從外面近来先大嚷說賊呀把
我的肝眼打傷至今疼痛等我先砍他几刀看他疼不疼好汗至（言語把死付于他外表亦正在店是從外面又来一人口中大呼叫）
此至不動手等我向他東人家說依大下来了遲他老人家定奪
只見来人近身一看說哎哟了不得了兄長元何到此想杀小弟
了連忙将他放下来衆人見這光景俱各默々无言手公這人
乃是山東兖州府的人火里姐張望川因為那年在旦店々中病
倒斷了盘費諾々病死后見胡老叔仗义行仁替还了店尔接到

家中請医調治恭了足々的有半年才好又将大衣服鞋襪
通身换了火里姐也是了神偷的又賊見胡老叔家中艰难打
听京里下来了一群軍官臥中代為全艮随在立店王天德
店中施展手段拿了把正德爷的玉鈎合死央偷去賣与皇亲
高大用只賣艮二百兩給胡老叔留艮一百兩随投奔上官杰
家中居住閑言少叙且說火里姐听見家中有賊前来帮助
拿人听見拿住一人上前一看元来旧是恩兄胡老叔故此松綁
張望川　連忙解放繩与卸　双闲子

抱住好汗叫是兄　小弟来遲多有罪　望乞寬恕把我容
胡老叔　被綁吊的渾身木　打諒准死不能生
一間此言睁睛看　元来是　又弟望川一丁人
連忙口内叫表弟　元来你　来在此处救劣兄
張望川　忙取衣服俱穿好　這才開言把話云
有別是兄救奔此　住在這　上官員外家内存
听說拿賊来邦助　不及巧遇我愚兄　胡老叔
口叫表弟休多謙　快々去　答救家剛誠崑崙

張望川說小弟有别兄長投在上官員外家中居住帮助拿人巧
遇仁兄請向哥元何今日到此被人欺辱可曾見过上官杰胡老叔
說把誠崑崙来送珍宝之是告訴了一遍又說也是我丁好兄弟故
此来帮助以致被人拿住打諒准死不料有表弟救了我一场大
难若說上官員外從来会过不知誠表弟得了玉鈎玉犯央無有大料
还是員外在房上廝杀呢兄弟若能解合々々愚兄感情不尽
火里姐說姓誠的可是江南誠崑崙不是胡老叔說是他々々兄弟
元何認得火里姐說不認得因他在江南报过小弟丁表弟来士

安不死贈盘費上京赶考一年成名我表弟在京時常々托小弟訪
我哥々要报他的深恩同候的書信小弟还代在身边因此日君正要
去我今已說明大家正好見面誠是上官哥々更是仗义疎才揮金
似土爱交好汗此去一說大家已肯双喜胡老叔說既是如此快去
才好仁弟賴争（相）必有一頓張望川剛听連忙出房說你们両閑談
我上房衆人見是員外的好兄弟連忙一閃
衆多人　見是熟人兩边閃　火里姐
来至臨近那消停　嗖的一声将身縱　端到平房喊連声

說道是　二位哥々占住手　收住兵器听我云
比此都是好兄弟　不可動手免相争　上官杰
听見如此這般講　連忙的　收回宝剑一轉身
誠崑崙　他把双鏢来收住　站住納悶在心中
晴說這人我不曉　未知他的姓与名　元何来此叫住手
且听言語便知向　英雄豆有沉音想　又听那
上官員外叫一声　表弟你　英雄認得這姓誠
故此前来這等云　火里姐　口内連々尊兄長

上官哥こ在上听 這一位 乃是小弟慕名交
名字叫作成崑崙 还有位 小弟是兄也到此
就是那 每日提諱胡士與 上官杰
问听連忙开言道 敌則胡兄也来陆 言罢不住哈こ咲
付又开言把話云 今夜晚 算是英左大聚会
不打不知果是真 口叫成兄多得罪 休得卦怀望宽容
成崑崙 回答小弟算無耻 有敌肖外礼不通
上官杰 代咲說道不必諱 大家書房叙寒温

霎時天光已大亮 衆伍英左不消停 一齊都把房來下
近書房 從新見礼分主宾 吃茶已必快摆酒
大家闲怀飲酉地 衆人正自闲叙話 外面近來了个人
口叫旧卩不好了 大姑娘 擂台之上占恶人
打擂哉 請去商議方好办 蹤容恶棍了不成
衆人闻听斉岔义 下回書英左比武擂台之上大响另

游龍傳廿八

英左成崑崙好汗胡士賓二人奔山西大路曉行夜住不辞辛苦
按下不表且說山西地府胡成芳為人奸巧善于謅媚以
未廣要（民）人不不顧人家吐罵但凡屬下文武官員只送金良方
不不管你作官好歹就叫好任你若無不在他根前打点那怕你
是清如水為国為民的清官也不叫轉重則尋事把你參革
家無処可訴凡打官司告狀的就打在他窩兒里來了得只
有不他就以洵作真你若若不打点于他任憑你就有二十分的理
也要打官司必打輸了他在任積鑽敢良千万還多陸續皆都運

至北京送与各坐主先把他的脚根打結实了然後才好作事随
后又弄了六万多两银正遇刘士禄從北京把礼物事作妥得了
四書急々跑馳回者胡成芳見了巴大人的回書内嘱托提拔
千緫刘士禄作星發現正遇首備安者随時刘士禄提升守備之職
随將这六万两艮即叫守備刘士禄同千总委成功把总魏豹押
解到原籍家中以為子孙長久之計守備刘士禄領了此差顧
下騾子將艮两打成六十馱御計停当安放大堂之下

刘士禄　領了廵撫銀六万　急忙的
催下騾子好馱艮　打成馱子拴綁妥　安放都在大堂中
搭下了　两架帳房在左右　丹墀以下两边存
許多人役来看守　一会那　千捉把捉加小心
三伍官　就在大堂来直宿　以備明日好起身
到了天亮起来看　真奇哇　六十馱子無影踪
連一馱子也無剩　把一个　守備時间走当人
魂飛海外三千里　魄繞巫山十二峯　就如那

站在高樓失了脚　洋子江　驚淌京泉一般全
两目焦黄魂也染　渾身打戰体似糠　遍体酸軟腿疼顫
牙咬打戰响連声　只急得　搓手跺脚唉又嘆
把総魏豹説奇哇　急坏千総魏成功　个々吓的發了怔
两々相視似啞聾　帳房内　兵丁看見这光景
人々納悶怕又驚　大小官員在一处　乱々哄々不安寧
正是叫天天不語　想要入地々無门　不多一時全傳遍
京動了　滿城百姓軍共民

廵撫衙内中大堂上六十艮馱子全没了傳的滿城軍民人等皆
知尽都稱奇闹三丁一攢五丁一夥紛々的言論不表且説廵府
胡成芳高々興把艮馱子打成想守備刘士禄人又可托將銀馱
回家去值買庄田蓋建屋房以備回家享福受用不料到了次
日聞听説銀馱子在大堂以内安放守備刘士禄伙同千総魏
成功把總魏豹还有許多兵役看守今早起来艮子馱子全
無不知去向胡成芳以聞此言半晌無語只是發怔不由的手
顫脚麻渾身打戰面如金紙合署男女驚慌忙々乱々不表單

言胡成芳心疼艮子犯疑此事
且言那　廵府心疼艮共丹　犹疑不定暗沉者
腹内說　细想此事难憑信　全人实在可疑心
豈有个　五六十馱子無踪影　一馱全無甚罕闻
似此賊人真大有　如何偷的精才精　連馱架子全無了
一定是　守備士禄起歹心　私通强盗两响偶
將艮抵盗必是真　如不然　就便神仙不能罔
难以偷去还此艮　胡成芳　越想不由心動怒

怒氣填胸滿腹中　連忙坐于二堂上　分付手下莫消停
急傳守備刘士禄　千把總　魏豹一会魏成功
叫他三人急来到　本廵親自要问明　手下的
兵丁答應不敢慢　跑去喜稟与中軍　外面的
中軍乃是茶時等　立刻開门伺候停　一个々
心中詫異希納罕　失去艮馱怪事情　想是大妖魔与鬼怪
甚是人　焉能盗去不見踪　不多時
守備等官往里走　中軍官　追问其中就里情

守備刘士禄千總魏成功把總魏的三人武職文員不多一時穿大堂往里所走中軍官追问情由且言其怪中軍説这可恶好想来此銀断不是賊人偷去不表中軍議論且説內里傳喚守備千總把總等進去三个人心驚胆战正是醜媳妇免不得要見公婆無計奈何只得進去相見来至二堂以上一齐跪在了下面只听胡成芳坐上暴跳如雷大罵好大胆的狗官本軍门如此施恩于你们尔等竟打本軍门的銀兩盗去是何道礼还敢前来見我

胡成芳　坐上開言腿代起　怒髮沖冠喊連声
口中大罵狗官等　尔等们　胆大包身了不成
本軍门　廣施恩典待你等　却元何
昧心盗去我的銀　还敢前来面見我　向你们
銀在何処快々云　刘士禄　三人往上扒半步
説到是　大老爺在上請听聞　卑職等
天大之胆也不敢　隱藏这此默子艮　再者也
無有这様好本武　搬運而去影無宗　卑職等

房子不多屋甯小　焉能句　班房許多細詳情
大老爺　高明上才推究理　就知道
卑職等究枉可是真　良默子　如今失去就古怪
实々的　難辩（解）其中就里情　只願求
大老爺究是寬我等　封限前去查訪尋　我者要
有个下落未可定　也洗冤　卑職盗去假共真
胡成芳　阅听此語開言道　你们等
还敢抵賴巧亦云　一定是　仝夥响馬共難盗

通合盗去是真情　信口流言胡遮掩　焉能句
唉的逼我本軍门

刘士禄三个人听罢巡府胡成芳之言一齐口尊大老爺明察万里提然卑職们盗去大老爺上才頭门二門尽皆阅鎖焉能出去况且四処打更的不少豈無一人看見叩求大老爺天恩詳查巡府胡成芳雖然心疼艮兩听見重官説的也有礼許多的门房户阅鎖半夜如何出去心中一想本軍门職司封疆界有大堂以上失去艮之礼必須查訪出来或是妖魔時艮盗去也要勒减方出此氣想把説尔等先要前去查訪本軍门特且寬恕尔等一个月的限期如若訪查不出来見我再作定奪暫出去候批文起身喊三个人答応叩頭出外弄的一个々少魂無时連自己的衙门也不敢到不多一時又傳出去胡成芳写而又分付一遍説你们如是此去查訪出賊人来鎖拿前来便罢若是訪查不出来本軍门定要你们的家口问罪如今你们自己各備盤費前去説罢三張訪拿賊盗的批文摔在那差誤各自退堂而去

胡成芳　摔下批文退堂去　三个人
各認名姓那滴停　每人一張手拿定　站起立身往外行
出衙门　商量分路三下訪　不在一処各方尋
且不説　千總把總他兩个　单言那
守備回到自己衙门　合家同听驚又怕　齐説这事了不成
刘士禄　説到如今事至此　这也是
天意刻当様衬脑　偏々倫到我身上　想要解内怎得能
劝你们　大家不必多多魄　出不的

造命由天関有行　說甚麼奈不以慢
　　　　　　　　　列士祿
急忙改扮作貧人　有一个　心腹家丁很隨拌
殷文和　爲人忠義在年輕　今此武藝办事妥
年紀三十是正旬　主仆倆　出了家門不敢慢
要我尋銀贖子又遇非実模事情

牙倫刘士祿打扮貧人的模樣似有一个貼已的家丁名叫殷文和年紀三十歲今此武藝爲人忠義妻子黄氏也是賢良之妇這主仆二人因天氣炎熱不能多代行李小々的打了一个包裹主仆二人俱穿的是破旧的衣裳別了家中出外而去只得信步命行這也是刘士祿的一時苦难只得挨忍而行到処里留心打聽那有一点影兒向主仆二人寛客路兒作只爲心忙意乱走的急喉吹把一包盤費艮子忘記了代去幸得家丁殷文和依内還代有二兩多艮子還是賢德的黄氏見丈夫遠行恐其路途一時短住強々的放在耳袖之内主仆二人方不至于挨餓那銀子出外不離使用堪々盤費用尽只剩数百餘文銅不走到一処飯鋪乃是寿阳县的地方主仆二人雖然盤費短少說不得飯是要吃只得進了飯鋪之内主仆二人一処坐下不敢論主仆只得將就坐下吃些粗糙飯食刘士祿在衙门中身爲四品牙倫每日酒肉不缺今在旁途無可奈何只得不管粗精也得要吃飯殷文和看着心下不忍走去買了半斤熟牛肉攙主人吃用刘士祿說今在旁途將就用些罢了盤費已竟用尽

事情逆不知怎模樣
刘牙倫　　眼望家丁開言道　　細想起
天意造定不非輕　　怎今打　　盤費艮子竟忘記
幸有你　　妻子賢德備用艮　　這如今
堪々業已將費尽　　事情尚無影無形　　旁途飲食苦缺尽
你与我　　举目無亲無靠何人　　性命残生定难保
怕只怕　　主仆双々命归阴　　家人聞听回言講
殷文和　　低声陪語把老爺尊　　今在途中休過慮
只管開怀放寛心　　吉人天降話不假　　自有那
上天可怜暗佑神　　但能查出微消息　　好既究在麦清渾
這如今　　老爺若愁無盤費　　小人想起一事情
僭主仆　　就此何不進城去　　竟奔武職大衙门
万一有　　老爺認識親和友　　借他几兩盤費艮
暫且度日在作道礼　　慢々放查要事情
　　　　　　　　　　　　　　刘士祿
所罢家人一夕話　　口呼文和你是所　　你的這話虽然好
但不知　　内有一件你不明

牙倫刘士祿听罢人的一夕言詞叫道殷文和你的話虽然有礼但則一件你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說進城去投奔武職各衙门我尋認識的亲友借几兩艮子暫且貴盤想的却是我如今的這个官还不知保的住保不住在兩可之间如今的時道世情看冷熱人而逐高低罢丞者接濟柱自捨臉况且古語說的好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难主仆二人正有愁苦忽見一群人走進鋪中坐下說道快々拿些東西来我们吃了好去領不顧来只听別的坐上的接言說不用着急了如今不相先

前的人多难領工是半天功夫 如今好領多有呢又是放一正
天如今是近处的都領完了只剩下遠处的还有未領的
这所以都是要放完了為止 單言夯備列士祿慮听申
人之言連忙上前相問
列士祿 听見申人一夕話 領不領未為何情
連忙站起不代慢 轉身迈步向前行 走至申人身傍站
礼貌謙恭代喉言 口尊申信了在上 是下不知請教明
什庅地放領不來 还是官捨称濟貧 那此个

申人聞听寺偹問 一齊观看細留神 年紀大署三旬外
衣服破爛甚貧窮 打諒不過討吃輩 听話語
不相此处本地人 又見他 理貌謙恭难輕慢
一齊的 口内忙把老客尊 看你老
大概不在此处住 不曉其中內里情 若向放钱些放来
不是府县两州尊 我們这 地方却是壽阳县
有一家 員外居住豐樂村 覆姓上官名傑字
長須将單外号稱 廣行美事扶危困 一生尊爱濟貧窮

因此上 我們大家齊至此 為的是
領不領未將來臨
寺偹列士祿聞听申人之言心中詫異連忙問到說列位这上
官員外他有多大的家事敢捨放不来只听申人說若論这上
官員外的家事也不知有多大他老人家又不放賬取利只好
濟困扶危今年我們这壽阳县有青年旱澇不收人民都要逃
散指望振实官府免征不粮还好我們这县里到是一位好
官府我們这壽阳县的正堂老爷姓周名大心乃是直隸房

山東人氏進士出身到任以來為官清正愛民如子因我們这壽
阳县連年旱澇顆粒不收人民逃散周县主老詳文上报
周县主 皆因連遭旱澇 黎民逃散各西東
申文上报遭飢饉 遭报請蠲免差良 不料文書一詳到
山西巡府大衙门 湖成芳 不但不准报实事
天未的 反時县主性又嗔 說到是
逃貫人心懷別意 不称其職害黎民 可惜这樣好官府
革奈回家作庶人 新到来的这官府 王大祥——

尊奉巡撫令命行 不管百姓生共死 要詳那——
遇变言詞他不容 一概夹打又可比 挫得吏差不顧艮
此处的 黎民苦楚难言講 無奈何
賣兒賣女納官征 实在苦是無俳豪 也不過
合家逃避影無踪 人民堪堪保不住 幸得天神垂佑灵
豐樂村 出了这位善員外 仗倚疎財廣施仁
大発慈悲唇德念 救救苦难申黎民 放不放未来接濟——
才保住 这此黎民不至逃行

申人說我們这些窮民多虧了上官員外接濟不未才保住了
我們壽阳县的人民不至逃散老客我們看你穿戴的破爛君
去求这上官員外他無有不周濟之礼寺偹列士祿聞听申民人
言心下甚時的詫異想这有这樣的悪善其人定非平常之
輩但不知是是个什庅人連忙相向說列位鄉亲不可請向这
位放不放未的善人他是个什庅人他有多大的家事行这樣好
事只听申民說若提他老人家是我們奉壽县豐樂村中的一位
良善的君子

又說道
上官員外良善人
是不出來却是真
竟是已貧白幫助
遠近大小無不曉
要去一仝我們走
听罢衆人一夕話
如此說

老客你却不知曉
若問家事有多大
地土当然也不少
因此上
長須將里外人称
保管你走得米飼
滿面春風代咲云
御伏携代晷下行

豐粱村
实在的
從不放賬圖利艮
人々尊敬丁々敬
老客你
刘士祿
口尊列位言有理
此書剪断不多厭

衆人会錢出了鋪中
迎头奔奔豐粱村
守備犹疑在心中
这事令人好不明
拿出不米周濟人
就便是
莫非那
猛抬頭

刘守備
不言衆人頭里走
腹内說
竟不放賬取人利
任意他
皇家国帑也要空
盗取艮馱是此人
來至一座大庄村

主仆二人跟隨衆
且說那
方才細听衆人語
平日的
多大家私就不起
必須把他見一見
一边思想一边走
但見來的人不少

積々不断一窩蜂
男女居住九百人
墻为壁
一座場院眼下存
腹内說
既出究在拿住賊人要把功成

刘士祿
又則見
並無破爛那樣形
放着許多良馱架
哎呀偷馱賊人現在此

主仆看見庄不小
家々户々房斋正
正走之间來的快
到把守備吃一驚
合該我

衆人在前刘士祿主仆二人在後不多時到了豐粱村但見衆人却到放不放來之処而去刘士祿主仆二人正走之间有一処大搗院寨南墻之下堆放許多良馱子既架刘守備一見吃了这一驚不以暗說馱架既然在此艮子定是上官傑拿來惟不得他仗義疏財放不放未接濟百姓想他这樣行事心胸可就不小今日贓証既然現在豈有不拿之礼若要論我刘士祿的本領可也逈敵的住賊人須得面見方好動手想罢又驚又喜々的是得了盗之処但不知是他不是驚的这人胆大公然敢將馱

架明々堆放在此想他本領一定不小方敢如此胆大思忖之间到了一処樹木青翠竹林成行看其光景堪時画雅可愛及至问人之時方知就是上官員外住宅刘士祿心中暗想这上官傑到相高人隐士到此之際只得竟去求見看是如何想罢主意一定隨將破衣服抖了一抖主仆二人穿过了樹林只見露出一座廣梁大门这刘士祿隨步走到了门前向门上人问言說借仗衆位替我通禀上員外一声說外面有一个落難之人要求見員外的金面门上人甚实和氣連忙咲臉相

迎說客官少候片時小人即去通知員外
那一个
轉身邁步往里行
守備一見喜又欣
主人一定必正經
也不是
正是心中沉暗想
口中只把客官叫

门上之人不敢慢
不言那人去通報
看此人家多和氣
但不知
少時見景在生情
忽見那
我家的

連忙的
且說這
他的那
上官員外何人物
刘士祿
门上之人跑如飞
員外有請進家中

穷備周折忙茶店　說道是　有勞尊駕受苦勤
說名話　跟着那人往里走　殷天和
外面等候化主人　進了二门不甚的遠　来至了正房待客所
刘士禄　看見一人堂前話　年紀约有四旬零
面如冠玉生光彩　髯長过腹二尺中　軟巾一顶頭上代
月牙眉　宝藍秋氅顏色新　脚川月白紬子襪
緞鞋一双上厢云　堂々一表非俗品　不亞如
出世神仙降凡塵　寔是有名大財主　真可敬

架子不大令人欽　要時陪近離不遠　但見他
悦色合容往外迎
穷備刘士禄看見上官員外的相貌非凡方盤大臉長須过胸
真是个財主様兒先就驚疑到此之際看見光景各别只得案行
已美但見那員外滿面春風往外相迎兩下里一齊打躬只听
得長須將軍先就開言說到刘老个难為你辛苦来到此間接代
不週未曾遠迎多々有罪只这九句話把一个刘士禄暗々吃京腹
内說元来是一位未卜先知的神仙不然如何知道他是刘老

个呪非神仙而何　想罢復又上前見礼
刘士禄　復又上前来見礼　滌打一躬把話云
口尊員外个在上　元来作老錯認人　在下姓王因貿易
祈本回归受苦穷　久闻員外多好善　周济那
穷苦百姓車黎民　因此上　遇下闻名找到此
不避羞愧特来臨　無非是　敢求員外相周济
格外施恩助穷人　小可但得回鄉井　感德不浅似重生
穷備言詞还未尽　只听得　員外大咲不絕声

刘老个　你的这些謊言語　要想哄我万不能
且請坐下椅在誅　你把那　謊言收起様莫云
刘士禄　闻听無奈来告坐　但見那
房屋高雅盖的精　表糊的干净有陳設　所堂中
桌椅杌条俩玲瓏　古同玩器真不大　上面是
大匾一塊字明公　天樂堂　三个大字寫的好
筆法端正墨兜新　不多時　家人扒把茶来献
吃罢下人接去盅　只听那　上官員外開言道

叫一声　刘老个在上請听闻
長須將軍說道刘老个你的来意我在下早已知之尊兄那里
是為商作客消折了本不明了的是為迎撫胡成芳不見了
六十鋭子良兩石落在刘老个你的身上前来訪查一如何瞞得
过我去是也不是但不知刘老个你可訪出此消息無有刘老个
你只管实言你我好听作事当以明言穷備刘士禄到此之
時竟如欽廟一般听他言如今眼見高得不審也不提起
看見贜良子歇架之事

刘士禄　听罢上官員外話　不由的
害怕為忙京又京　遅的半晌腰代咲　口尊員外果高明
愚下来歷滌知曉　如今眼見一般全　我的這
心腹很已被猜破　句々說的真又真　常言說
真人面前难撒謊　我愚下　再要隱瞒礼不通
此両銀　本是上司委派我　全不可
運送他的家内存　今被失者嗔怪我　名落在
愚下身上令我尋　要為良晚有下落　方才饒免宽恕容

良跪子　如無影向不必講　定把小可治罪名
今無奈　懇求員外來指引　以救愚下命長生
說句話　站起他将貌來打　作好汗
不肯屋膝下跪人　但見那　長須将軍也站起
苍乳还把話來云　老卩你　果然不如真消見
在上渴神仔細听　若向此項良兩事　内有情由在其中
山西廻撫我知道　素向為人你曉的　倚仗官威坑百姓
故此才　我動心中氣不平

上官員外說我在下周為廻撫胡成芳倚仗官威坑害蔡民百姓
将我們山西的百姓肪膏任意剝削他要運送回家是以為子孫
長久之計乃是我心中不忿又周我們這寿門累運年的不收百姓
流離我一怒累使小法将他這宗良兩取來接済了衆民若还不
信此良子现在場院堆放如今事已說明刘老卩你要動手
我長須将軍並不皺眉或拿或綁任憑尊意安偹刘士禄到此
之際看長須将軍人高出寺汗丈出群况且敢作敢当直言無阢
如何敢動手之里只有歎磨硬之法連忙立起身又打一躬說員外

高明小可焉敢動手抑種又求員外格外施恩作合保全小可実
敢再生之徳長須将軍聞听說刘老卩你既是如此只管放心
在寒舍暫住几日待我送你一件東西刘老卩你拿去不但保
你無事还使老卩你從此高陞
又說道　老卩不必你憂慮　在舍下
居住几日放寛心　保你平安身無事　不又得
还要高遷往上陞　就有一宗真可嘆　胡成芳
要作廻撫封疆大臣　決不該　如此為官貪贓賄

若害黎民忘想民　貪而不厭全不曉　難免那
万人喊罵落臭名　說罢站起腿代哎　刘老卩
故請刘房叙寒温　刘弁偹　連忙回格員外請
愚下相随奉陪行　言必員外者先走　弁偹ユ英随後跟
不多時　來至一座書房内　此書房新刷叙云
安頓就在書房内　員外自去理事情　但見屋内更潔淨
滿牆字画尽明公　刘士禄　怀有鬼胎心不淨
未不知　好意夕意在何中　暗想到

給一件東西拿回去　又省我事得高升　真正令人解不透
葫芦提鬼閙死了人　留下住　一番好意难猜部
这才是　進退無门更焦心　这一天
猛見家童把茶獻　用一盾大磨盤托着萬盞茶到把茶安偹刘卫魂冒

詩
曰
白馬紅纓彩色新　不是亲者強來亲
一朝馬死黄金尽　亲者如同陌路人

此書的残敘罢念亦朝話表山西廻撫胡成芳大堂上夜向吳去
丁銀狀子弁偹刘士禄奉命假扮乞丐尋訪豐樂村行遇乎郷民求
資助免意中訪有賊人上官求直起偷盗是真写書啟義贈衍李盘
費弁偹代回書信惠振廻撫胡成芳悲請王命旂牌斬刘士禄多亏了[illegible]
的夫人李氏諫劝鬼死驗着頂心髮称仙女趙芳精守偹討情高妖賊児
答盃回金环玉她央上官求二英查此誡胡士寔為義助友設計假暗号

巧打手人被識破灯心下亦明連那丈夫在頭兒不係偽遇張望川相救俱已來过單言戚崑崙上官老二好些房上比至梢芭放大里蛆解和劝住上官老口叫戚兄休得桂怀小弟无礼得罪方望吝量戚崑崙答言說此乃小弟无耻无羞有驚員外的大駕还望上官兄海涵想小弟先知之罪說有話彼此躬身施礼上官老說既是自己弟兄休說客套請下房一叙戚崑崙只得先跳下房來随后上官老火里蛆們各跟随也跳下房來夫巳大亮撒去灯燭房下兩手人自散不來單言上官老將戚崑崙讓進書房但見胡老叔也進书房來火里蛆連忙答言眼望長須將軍口中說道上官哥哥此乃小弟常提念的是兄胡士賓胡老叔你二位見見上官老聞听哈哈而大笑

上官老　听罢望川一夕話　哈哈大笑不絶声
連忙的　走至跟前忙施礼　陈述一躬代笑云
胡老叔　荅礼相还不代是　一斎拱手甚謙恭
只听那　員外口把仁兄叫　想犯小弟不能逢
火無的　望川表弟常提念　說道是
仁兄义氣过于深　只恨小弟相會晚　今日个
三生有幸見尊容　胡老叔　接言回答說不敢
何勞过獎我愧禁　久聞員外名譽大　轟雷灌耳一般仝
小弟不过是草朽　比不上　員外芝蘭香又馨
張表弟　居住此处常照應　我弟实在深感恩
言罢彼此又施礼　員外讓坐献茶更　茶罢吩咐摆酒宴
戚崑崙　代笑口把員外尊　小弟作此勾当事
实实含愧在心中　无耻无羞伤天面　何敢勞
又蒙厚待臊死人

戚崑崙躬身代笑說小弟偷盗員外的金宝有傷体面愧悔无及实實不敢相瞞上官老說戚兄不必过謙今夜大駕至此足見才智过人使小弟实實敬服金銀玉紀失戚兄只管拿去以充公事小弟再不敢提戚崑崙此時才知上官老果是一个慷慨丈夫心中深敬未及回言胡老叔一旁接話口叫戚表弟既是員外費心們們不願那到轉是了朋友了說句粗話罢闹了一夜了肚子飢餓吃飽了你好早些去見正德万岁爷你的差事去我还住几天呢上官老聞听伏又哈哈大笑說道胡兄真是慷慨人只是小弟遇進猛听胡老叔代笑說道上官兄小弟有句不知進退的話要說上官老說請講胡老叔說你老人家高寿多大年紀了上官老回言不敢屋度四十二岁胡老叔說却又來我小弟今年二十八岁戚表弟二十四岁張兄弟二十六岁都是你老人家的兄弟

又說道　小弟有句粗言語　休要嗔怪望寬容
既然相見為知己　必把年岁叙序分　算起來
都比你老人家小　以弟呼之是正經　何必必謙恭用客套
那到是　望我弟兄不心誠　不知說的是不是
但則一件听我云　話員如此这宗謙　枉敢攀天礼不通
今蒙吩付我必改　恭敬不如把命從　說罢大家哈哈笑
不多時　酒宴俱已摆設停　伏又站起斎讓坐
难以推辞分主賓　胡老叔　客边是兄前席坐
次坐乃是戚崑崙　張望川　久居在此席坐定
上官老　主席相陪為待東　执壺斟酒各一盃
英雄作事与众不同　並不推辞闹套礼　闹怀暢飲甚爽神
飲酒中間叙閑話　猛然見　一个家丁走進门

四位英雄飲酒正然叙談閑話口見一个家丁走進書房口稟尊員

外丫小的有一件事情特來回稟夜晚向因為拿賊偺家的長子李麻
子被賊老丫用兵器趕下此房來跌死了討口員外丫的示下怎应稟上官老
說跌死了什么大豈買口棺材回埋在义墓當中何必告訴于我家子
又說还有馬上兎郎丫脊梁也腫咧回地滚莊丫左眼也瞎了右丫左
腿也折了胡丫鼻子也塌了还有代伤的九丁人不算賊崑崙說通都
是小弟不仁伤了单位上官老皆因他们的本勢不濟方受此伤眼
望家丁說去罢給他们我昇外科罢〻醫治便了家丁答应自
去料理不表單言賊崑崙說哎呀員外只顧飲酒竟忘記单位好汗

賊崑崙　代哎口內尊員外　我们等
飲酒閒談誤事情　忘記好汗单朋友　偺何不
請來大家飲盃巡　小弟亲近見一見　一后好
照应愿下免相征　上官老　也回代哎說不必
他们的　人多在此久住存　書房中
地面狭窄坐不下　算來也有百十人　再者表弟等是客
初次相見叙寒溫　不是我　小有狂言輕单朋
他们都　难为你我四人許　另有居止來款待

浮來暫去交未深　要比你我弟兄等　善之千里天地同
难為他们人不少　反被為伤何必云　喝酒罢
但有桃吃都在我　上官老　一面全靠官应承
往后着　若有風吹草動事　上官老
未必輕饒孤赦容
賊表弟你的本勢为兄深曉大界也兄人敢動于你常言說的
好〻汗之中有好汗能人背后有能人上官老今見表弟也不必趕上
楚香如不弃嫌一言為定算作生死之交不是愚兄說句大話若有人

欺押你等大料我未肯干休善罢胡老叔聞聽站起口呼張表弟賊
表弟今聽上官哥〻之言願結生死之交並不能常為兄定來大家行
了拜兄之礼言罢張堂川賊崑崙二人回答言之有礼大家离坐出席
一齊跪倒上官老說不敢〻〻兩支手如何搁的住三丁人无奈也回跪下
大家对碗了一路頭礼罢站起照旧归坐代又飲酒張堂川說不
想这全仗玉兒史到是令合我们聚义的功臣上官老說英
么張令也非等閒自然有一番奇遇方令人千古垂芳三丁人
回答說上官兄此言有礼我等粗俗意想不到張堂川又取出

翰林表時安致謝向庚的書信遞与賊崑崙再三致謝相救之
情賊崑崙一見說此須微勞何必挂懷单人問其元故賊崑崙說
听小弟細稟
賊崑崙　眼望三人腰代哎　說道是
单住仁兄在上听　小弟原是江南者　常州府
常熟縣內祖居民　家中頗可度日月　总不言富不甚穷
小弟一生專好武　名人傳授鏢法通　他說道
取求功名片有分　富貴尽在鏢上成　上北京

因為遇見一秀士　表時安　他被土豪挺到當
惡人名字叫高虎　見他的　妻子美貌動邪心
逼寫賣妻文書契　还要害死命殘生　是我閒行知此信
夜晚向　搭救秀士根不平　立刻拿住恶高虎
怕的他　跪叩哀求叫我容　我叫他
寫了一張認罪字　文与那　表時安的手內存
偷得他的銀數兩　贈盤費　秀才得中作翰林
賊崑崙　剛然說到這句話　有外面

進來一人口尊旧了不好了擂台之上有了恶人

申英东飲酬中間張堃川取出來時安致謝問候的書字成崑崙言講路
見不平救秀才贈盤費護送上省天不絕人高中了一名鄉魁我起程
京來了元來今試作了翰林也不枉我救他一場相逢此小事我早丟開不
料他竟有良心到還想着張堃川說來時安是小弟的表弟成崑崙
說原來如此說罷拆書觀看內中全是感我恩德之言外奉敬明珠一棵
猜根大是三位英东听見成崑崙如此行事了无不敬服識成崑崙說最恼
的是行恶之人若遇見我必剪除上官老說我也是如此秉性最恼
强梁損道正然說話只見打書房外面進來了一人上前向上官老說哪

在上我們大姑娘遇有了一个恶人在擂台上那里閙魔呢叫我來請哪
前去商議々上官老說陳與你且先去我家中有客是陳與春在席
去三个人齊向說怎么大姑娘今遇什么恶人何不大家前去剪
除上官老咲了一咲說三位英弟有所不知听我細々言講
上官老　代咲口叫申英弟　這其中
內有隱情您知否　大姑娘　是我家妹丈親孥
英姑乃是他乳名　今年方交十九岁　他生的
人品端莊貌超群　自幼兒　夜夢仙家傳技藝

却是那　全刀蒙母教度精　十八般
兵器全然都存会　馬上步下尽皆通　旧只是
內有一宗很不好　生來性傲不服人　脾氣不似女子脈
他的那　剛強恰似男子形　若有一句話不对
他旧要　暴皂喊叫不絕声　誰要提講婚姻事
立刻変臉怒生嗔　全人难晓心服事　請人不合他的心
多亏他　嫂々陪伴还可矣　軟款柔和劝解云
閑話套話休提講　論古說今比与听　說姑娘

男大当婚女大嫁　世之常情所必行　想起你
可惜这一身好本領　也算是　白々存今中不行
方才你若是男子　堪与皇家去尽忠　東蕩西除南征北討
何愁那　门排画戟列簪纓　真可嘆
生來是丁裙钗女　怎么在　隊伍营內去当兵
空有这　武藝精通无処試展　若要想
耀祖光宗万不能　姑娘呀　你的岁数也不小
亦当出嫁进名门　但若提起婚姻事　你旧要

發怒生嗔動无名　你嫂々　未晓姑娘心腹事
欽待要向不敢云　姑娘呀　人間大礼全不晓
作女子　終久必從此路行　你看々
兄嫂々年紀都老　四十餘岁奔五旬　有我照应都不怕
倘有丁　山高水远靠何人　我為你
晝夜憂慮常思念　時々想　姑娘婚期不安寧
上官老說三位英弟那姑娘見他嫂々這一片話他旧回答說嫂々但
不必憂慮人間的大礼我豈不明你老人家一經是半老了旧婦了我哥々

人的秉性柔和宗道也算是衣足食旧罢了你我们年轻的女子未免胡
思乱想有些人贪心說句不害臊的話呈那些村粗俗子瞧不上眼拿着我
這一身本事必須嫁一个名门后代还要他相貌驚奇武藝精通再
武比並本勢要他身上大小有个前程要他的步數仿上仿下弟弟齊
备方肯出聘与人上官杰說中位美弟你說世间上那得這般凑巧
這些話 姐姐告訴尚姊丈 方才知他肺腑事
但則是件為難事 諸般的 都要湊巧万不能
还是那 英姑自己出主意 与他们
哥哥商量依計行 立一座 擂台搭在街门口
一心要 自己招夫選英才 武比刀鎗与棍棒
或者要 比並拳腳武藝精 未娶親者若对上
許他婚姻无改更 倘有那 已娶親者或年老
难以与他把親成 完了也要相答謝 送些彩緞共金銀
如若是 本武平常藝不精 打傷白打莫怨人
英姑娘 結拜兩个義姐妹 一个是
年方二十零一春 柳月娥 乃是乳名自幼起
那一个 三十五歲没有零 名字叫作鄧三姐
都会刀鎗拳腳精 細想真是奇怪事 選遍天下也难逢
模樣兒 姐妹三人仿上下 活脫相是一母生
本武些須差遲点 皆因為 姑娘是天仙傳更深
他两个 富家女子家師訓 到也純熟用过工
立擂已有半个月 比武遇过几个人 並无見
武藝超群能取勝 总是那 姐妹他们巧巧逢
自立擂以来也有那料知此武藝的总想巴高前来打擂那用英姑

動手只用他义姐柳月娥鄧三姐旧打下台去也不用三合兩盤立見輸贏不是
傷肐膊旧是傷了腿 今遇過惡人若不是英才好些本領高強旧是其人人
物凶惡年紀高大与婚姻不对不願与他比試 請我商議若果有大本領
武者送他些礼物定是這个元故 若教我上官杰看来这段婚姻料
者也无有別人匹配
世间上 天地生人不一等 也有那
富的富來貧的貧 富者的 子弟多生醜丑陋
貧者的 有醜不能会武藝 教我看
此处選遍寿阳县 到又怕 无人可配女佳人
正应了 俗人時常言話 千里姻緣拴赤繩
我愚兄 告訴美弟你三位 真正希奇再难逢
這段婚姻作成了 也管合意兩同心 大姑奶
趁了心怀不必講 旧是那 男家无可挑揀情
上官杰 作个冰人与月老 情愿為媒敢保親
自己說着哈哈笑 說道是 三位美弟猜猜是何人
上官杰一边說着不由的哈哈大笑 說三位美弟真是選遍天下再
无有這等凑巧美弟们猜一猜是誰三个人一齐回答我等实然猜不出
是何人可配令亲之妹 上官杰說远在千里近在目前 旧是臧美弟甚可
匹配婚姻妹我情愿成旧這段美事不知臧美弟愿意不愿意你二位主
意如何言罢三人一齐大笑唯有臧崑崙低頭不語胡老叔張堂川齐說
多承上官哥哥高情真好想的到实然可作上官杰復又說道臧美弟
今日到此乃是天賜巧遇下愚意欲為媒將英姑說与臧美弟結褵
秦晉岂說后想实属美事 愚想非英姑也难待美弟 非美弟
亦难配英姑不知尊意如何臧崑崙闲听笑道說多承上官仁兄美

竟小弟何人敢攀今東小姐為妻此事斷難從命
又說道 小弟一身漂流蕩 四海為家尤殺成
從言过 現奉正德皇下旨 我尋那
全鐲兒與宝二宗 出來日久該拿事 旧如那
臨陣收妻罪相同 小弟若是犯法律 豈不旧
耽悞人家女釵裙 此事斷々難從命 旧死小弟不敢承
上官杰 間听我哭叫老弟 要比那
臨陣差之千里同 若要是 不在作的不敢講

此乃是 至美之事方肯云 我功美弟心肯允
這件事 提不到千里方為毛 戚崑崙
四答說道不能允 此可容日再敘論 胡老叔
听見話頭來的紧 他望二人擠眼睛 連忙接言回答語
這件事 我料兄弟也难应 允了日得比一比
放小姐 打下台來落栢君 張望川
接言說道无妨碍 講明了 旧不打擂允婚姻
上官杰 四答這事交與我 不用比武管全成

三丁人 你言我語暗討鬼 氣坏了英雄戚崑崙
說道休提婚姻事 我一定要会々佳人比々雌雄

三位英雄見戚崑崙苦々推辭不允婚姻之事料也无法可允胡老叔灵机忽動肺內暗想常言說道遣將不如激將戚崑崙的脾氣惟有我知道你要說這件事情必得他作他偏不肯作你要說去不的他是去定咧必須如此這般色管有成想罷眼望上官杰張望川二人擠眉弄眼兩位英雄会意猛听胡老叔說道我想這件事戚兄弟原也難应依允了还得與英姑娘打擂亭台若是被那小姐一拳兩腳踢打下來不但妻子不能匹配從此把英名喪盡豈不落人的話苑罵丈里姐說不允的很是方一試若生疏不能取勝到不如不去到高明还得得住元氣免若是不打擂說

明了再敘婚姻到罷了胡老叔說若是不打擂戚老弟还可依允我想既然立下擂台先為的是選擇英雄斷无有不打擂旧肯依允婚姻之礼丈里姐說上官哥々既要成全這件美事了莫辭辛苦旧與那陳員外去說一說只說如今有一位真正英雄实在的好汗但是不愿打擂也不用與小姐比試若論拳脚棍棒兵々都精高上若下件々皆熟只是不肯輕易施展上官杰說戚老弟果肯应允小弟情愿前去說知也不用打擂包管成旧此婚你一言我一語說得了英雄火冒横天
他三丁 你一言來我一語 都是那

將旧的活局設牢兆 為婚姻 故用一条激將計
那知道 英雄果入圈套中 听見眾人這些話
氣的他 无明火起往上衝 立起身來忙插定
說道是 列位仁兄休乱云 何必大家小看我
小弟並那匹夫同 婚姻之事休提起 到要去
献丑会々女佳人 但則是 有的言詞我先講
只是所学藝不精 倘或一時擋不住 打下台來休哭云
他三人 听見英雄他肯去 原意打擂事有成

個各喈々心欢喜　一齐說道莫謙恭　今日天氣也尚早
吃完飯　大家前去礼上通　晴々惡人是怎羕
他若是　不尋礼時莫相容　此書勇新不多叙
云要時间　四人用從湯飯莫　下人撤去將茶献
吃茶已必拈起身　胡老叔　先田商言來講話
僧快去　念々佳人比崎芒
胡老叔說僧们快々前去晴々惡人的武藝如何好叫賊夫弟与大姑娘
比試々々上官杰大里姐二人回答言之有礼言罢大家站起出書房往外

西走中公賊崽吞心想为得了金銀玉兆只要早々的去見正德万岁
安明完事那里肯為婚姻就撂了正事了今教众人撺掇无奈何又得同众
出门不多時來至陳家庄也不使道陳員外家去直到了台下舉目觀瞧只見
好一座擂台高有五尺方圓二丈上面結彩是花明柱上貼为一付对联
左边寫　拳脚精通能取春方显英才棵棟
右边寫　棍棒純熟保不輸可称好汗魁元
上面一匾寫的是鼓春台还有一面粉牌上寫为告白諸方君子英才好汗台知
今因舍妹超習拳脚微知一二為此立擂比武如能春者我愿招亲我愿

取彩結姻公設倘或失手被伤或致身死各听天命特此告白众人正在觀看
擂台只見陳員外來至根前上官杰說家妹丈來了三位表弟大家相見
上官杰　代咲口叫众表弟　大家見々我舍亲
三好汗　依言上前齐相見　口内全把員外尊
个々躬身忙施礼　我等是　上官員外結拜朋
上官杰　伏又眼望陳員外　說道是
姐夫留神你是听　這都是　我的义弟見一見
他们是　听見惡人特來臨　意思还要比々武

然后將再設婚姻　陳員外　口内答應說是々
連忙还礼身打躬　众位如不弃嫌我　何不請到寒舍中
献盃清茶表寸意　未知可肯施光荣　三丁人
口内回答說不敢　員外且有何事情　答曰我等登门拜
恕我们　來意不識甚不恭　陳員外
說道既然不賞臉　少不得　难以免強把命從
上官杰　向其惡人何名姓　怎生根道快講明
陳員外　說道真正不训礼　這人異怪不同尋

他的那　身量高大相貌惡　綽号名為鉄门神
自己說是叫黄虎　一心打擂要招亲　我想若被他占了
与舍妹　难以配合足婚姻　故此才
商量比試謝他礼　那知他　性傲执又不肯应
芒了時　定要結亲不受謝　因此上
特請旧下到來臨
陳員外說鉄门神黄虎他要結定了亲咧故此為难才打發了陳興去
請旧下來商議々々上官杰說惡人今在那里陳員外用手一指說旧是那

条大汗四家英雄舉目觀看果然有一条大汗身高七尺相貌凶惡隔部
胡二目如灯被众人在那里劝解分丸
只听那　众人眼望大汗誇　齐說道
尊駕原來不太明　想來不在此处住　不曉其中旧里情
陳小々　設立擂台選夫婿　要的是
武藝方精通在年輕　倘有那　今藝之人比一比
年貌相当許配婚　如若是　娶过亲者至年老
芒了時　謝他彩緞金共艮　你想々

姑娘今年十九岁 尊驾的 岁数是大四旬零
若搆婚姻实难配 年貌相差天地同 依我看
尊驾這等英大汗 自然是 本領高強武藝精
若要是 芒了定然謝候礼 利枷彩緞与金艮
两全其美岂不好 旧是你 尊驾面上有光容
那大汗 听見這人一夕話 反到動起不肖听
說道是 立擂愿為招夫婿 為什么
我来不为找婚姻 元說下 比美本試分上下

却原何 又說這人才礼不通 再看那
粉牌上面明〻寫 雖壽者 武愿取彩愿招亲
並未寫 專挑年輕作女婿 你們等
想要悔賴万不能
大汗說我今既來再不肯空回去我是要芒一丁敗一丁且說上市想所思而
陳員外說撒我看那人若生的兇惡兇非是丁狂徒定然是一丁有名兇
實的士人只看應許他莫說英姑娘動手便是那二位姑娘旧可以打倒
他丁只看放心不必疑惑陳員外知道小兒（細）子是丁明人隨即答應同那

大汗前來（志）稟官把這話回明且說那官乃是壽阳县的典史奉本
县差使在此監看打擂只因正月灯节此地風俗凡論士庶人家妻
女俱到县衙内宅看望夫人小姐十五日這一夜英姑同嫂〻王氏也來
县到县衙内宅看望夫人小姐〻〻看見英姑生的人物各别心中十分
的欽敬待茶問話不忍离别及至要走忽然天降大雨内代風雪
十五夜 天降大几代雪雨 黑洞〻
伸手不見掌与人 牢獄中 凡名重犯趁風势
反獄奔至衙门存 此一時 总有衙役来值宿

皆因是 元宵佳节欢盈廷 風雪甚大屋内避
外面却見一丁人 几丁賊 得便闯入上房内
夫人小姐兩睁睛 見几丁 蓬頭垢面賊強盜
一人〻提領大声喊叫拿艮子来免丧幽冥

游龍傳廿九

反獄的三四个賊人闖入上房夫人小姐正与英姑說話見几个[illegible]的強人手提鉄鎖大叫快拿艮子來我们好走路不然叫你们全家[illegible]的夫人小姐与王氏渾身打战哭哭啼啼英姑說別怕別怕有奴此在說着話早已把長衣脫去手无兵刃瞄准一件東西是鉄戳可拿在手内与众賊敵鬭這英姑本領高強力量又大霎時間打死了一个活拎了三个外面衙役三班方知闹賊這才一齊前來誰知已被英姑拿住衙役才把賊人死的活的都捻将去了知县陳尚文連忙仝夫人小姐拜謝救命之恩欵待姑嫂二人夫人向道英姑如此本領這等年紀可有了人家无有王氏把英姑要聘与英左亮家来一時难得要打擂择選的話說了一遍陳知县聞听感念英姑救了一人家的性命又保住了前程見是可报連忙应許說此事无妨回去只管立擂故此官差典史監查闹言少叙且說這典史今見那大汗黄廣只要打擂招亲說這事如何使的那大汗你叫什么名字大汗說小人名叫黄廣外号人称鉄门神特来打擂招亲那官說你別把這打擂看輕了待本所說与你知道

典史官　眼望大汗用言道　叫一声
黄廣西神仔細听　我看你　汗仗虽然高又大
一定是　仝仗本武才敢胳　不然焉能要打擂
你指望　輸了之時把亲成　想来不在此处住
不曉其中旧里情　那小姐　設立擂台為比武
擇選英左武藝精　虽係民间一女子　奉官出聘休当輕
一来要　本領真实十分好　还要君门后代根
二来要　年少輕春相貌美　必須身上有前程
她說明　你的岁数四十外　怎能切小女叙福
总讓你的本試一好　倘若夸　想要婚姻都不能
我劝你　打擂心腸收了罢　妄想胡思用不中
男为你　若与小姐来比試　只有輸了没有贏
只恐怕　拳棄脚浅擋不住　打坏了
胳膊腿了成瘸人　后悔遲無及落朽　豈不知
英左背后有英左　依我本所言語劝　到有个
善全之計可以行

典史官說黄廣依本所的良言相劝為人忍不要大性傲了莫若由陳員外送你些礼物拿去也不必打擂豈不是兩全其美不知你意下如何那大汗聞听接言說老爷這話非礼小人原為婚姻而来豈肯不覓輸贏白収彩錢呢小人若无驚人的本領也不肯前来比武那官兒說既然如此先寫下打死无論的文書本所唯你打擂便了勇斷截說鉄门神討了紙筆硯墨自己寫了文書画押交上要上台打擂单言那些远近瞧看之人招聚的不少

擂台下　軍民人等真不少　相思想
古今总是一般仝　只因為　大汗今日要比武
那些个　瞧着之人胡议論　這一丁

有語闲言叫表弟 那一丁 回答仁兄有何云
這一丁 叫声表弟听我請 仔細留神你是听
我替小姐航京怕 大畧有些不穩成 那英姑
本是柔弱一女子 爲僱句 敵将大汗猛又兇
莫說交手来比賽 那大汗 恐自壓倒小釵裙
小姐若与他比試 到只怕 只有輸来也不能
這一敗在大汗手 那人定要把京敗 可惜那
如花似玉美貌女 嫁一丁 相貌兇恶婚来充

那一丁 听罢這人一夕話 代答回答叫長兄
元来這事你不曉 别把英姑瞧着輕 他的那
武藝精通力量大 可知道 正月十五那事情
県衙内 因爲看灯偶遇見 反獄几丁恶強人
那小姐 一人打死好几丁 力拎丁
三丁活的上柳梘
那人說英姑小姐活折了三丁賊人叫衙役三班上了繩柳才算了結不然這丁衬事不小誰不知道的故此知県老爷才這般敬重小姐不言单人闹

談且說陳員外連忙回到家中把大汗要比武招亲的話告訴英姑一遍如今須要与他敵对手方小心才好英姑未及回言只見柳月娥与鄧三姐上前答話說員外在上按我二人想婚姻大事了到去尋闹豈可叫小姐輕易出頭若我二人不論是誰前去与他先見丁上下再作道礼陳員外闻听暗想虽是二人好心只恐不是那大汗的对手不得已只得由他们前去英姑說既是二位姐々前去我在家靜候捷音便了二位佳人回答正是說罷話一齊出了家门竟奔擂台之上但見柳月娥站在台上往下闲言說道方才那位君子要来比試何不

上台見一丁高低上下
這佳人 燕語鶯声一夕話 驚動了
擂台之人千多人 一齊都往上面看 是一丁
美貌无双的女釵裙 只見他 面似桃花初放蕊
娥眉两道可爱人 杏眼秋波花含露 鼻如患胆懈红唇
皆因他 白红說話人看見 糯米艮牙口内含
爲秋早走青絲髮 大概是 黑亮頭有還异戚
並无替环頭上代 耳朵上 一对玉环白似艮

身穿的 短衫毛藍細布做 桃紅汗巾討肷中
因爲打擂小打扮 下面未穿八幅裙 漏着那
粉綠單褲玫瑰紫 線代北紫褲腿存 小々金蓮剛三寸
紅綉花鞋一揸々 引的那 千多愚人胡思想
三教九流都動心 年輕之人看見爱 奈因家实娶不能
又不会武来比試 也不过 妄想痴心作夢向
年老之人也讚嘆 連々誇獎不絕声 這女子
若肯与我作妾小 昼夜厮守不出门 和尚動心暗思想

好丁青春女釵裙 佳人若肯給了我 情愿还俗不爲僧
内中有 江湖之人吊书語 這人眼望那人云
叫声盒子你看々 真果長的似晒君 若得遇他捏丁伴
旧便是 愧了瓢兒也愿情
手公說話不明女秀照鏡道字不真似疏劍素人内中懂得市語的君子一咲而爽神君要不知的豈不令人猜闷盒子兒是刷天絕果是小女孩捏痒是成亲愧了瓢兒是要了脑袋去但見那丁回答叫声盒子兒春自念嚼一要叫絕果的亲丁扑眉少爷捉這又是什麽話盒子兒春不念

咽是朋友你別說咧他界的喜了到有嫁妝是叫女兒本家的人听見必不依閑言不表且說鐵門神黃虎正然等着打擂只見台上來了一位美貌的女子台上說話令人可愛

鐵門神　叫見說話是女子　本日面神看分明
他的那　腑內暗暗頻誇獎　好一位
英姑小姐美叙超　活該我的造化大　得這宗
俊俏佳人配為婚　也不枉　不遠千里來到此
打擂比試論英厷　這大汗　有言有語叫有巳

万不可　死手打壞女子手　想罢連忙迈脚步
登梯上台那消停　搶了上首身站定　又見他
先把架勢拉了个四平　說道是　姑娘可是英姑否
合該你我是婚姻　依我說　郎才女貌堪可配
作对夫妻礼上應　何必又　比試武藝爭雌雄
較量高低賭輸赢　万一我的手脚重　傷着小姐貴體身
柳月娥　聞听大汗一夕話　柳眉直竪眼元睜
叫声那人休胡講　來々々有什麼本試　姑娘与你比雌厷

鐵門神黃虎上了擂台拉了个四平的架式說道姑娘你既是英姑小姐合該你我是姻緣正是郎才女貌作一对好夫妻也到罢了何用比試万一我的手脚重傷着了小姐那倒不好了柳月娥聞听柳眉直竪杏眼元睜說呸休要滿口胡說八字兒还沒見一撇兒你就妄想婚姻你且施展你的武藝前來我看但不知你今还是比鈴棒还是比拳脚黃虎說何用鈴棒只是拳脚巫打不傷人　活說罢彼此動手只走了兩趟柳月娥就看出大汗是个有名無实的狂徒但不肯輕饒善放又暗說我

只打他的真服情且說鐵門神惹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々自迷打量為女子的容易好欺

鐵門神　元本生來有氣力　他的那
身高力大果無窮　打量不过一女子　瘦弱身軀有何能
兩下里　各拉四門走几盪　飛脚打的响連声
只見他　掉拳般比文士手　閃轉支持要靈能
女子的　躥進跳躍疾又快　身体伶俐巧十分
黃大汗　走过四合好几盪　看不出

佳人破綻一点形　欲待進步難下手　只因為
身子狠矮奈不灵　一連被　月娥的拳打兩三下
心內为急怒冲々　冷不防　佳人大喝一声喊
大汗看我拳到臨　只听吧的一声响　打在嘴邦滿鮮淋
把一个　黃虎打急心冒火　那命施展把拳掄
太山押頂往下打　飛奔女子下絕情　柳月娥
合家不忙着拳近　將身一閃拳落空　使的往前身一探
佳人進步往里跟　三寸金蓮忙抬起　只听噔

一脚踢重大囊门　咕咚吊下擂台去　就如那
倒了山墻一般同　跌倒在地嘴吃屎　把那些
瞧着之人樂无穷　軍民大笑齊叫打　今日了
新郎姑爷作不成　不害臊人來打趣　且說黃虎鐵門神

大汗黃虎被柳月娥一小脚兒踢在囊门之上咕咚跌下擂台兩手邑伏在地遲了半晌兒方才爬起还是發楞不表只見台下又來了二人一齊大嚷這一个說先讓我打擂那一个說先讓我比武哇二人正然爭吵只見又來了一人說道你二

人不必爭競俱各全都讓我打罢（平六）先来的這二人一个叫坐山虎唐七麻子一个叫地土蛇黄六歎子兩个人爭着打擂只見台下一人大叫說道你們且下来讓我打擂二人聞听一齐往下觀看只見来的這个人頭戴茴紅巾身穿青緞刹唐衣褲股繫紅布搭包青叉褲花布裹腿脚登撒鞋滿臉斑麻生的相貌魁偉身高六尺有零連鬓胡須耳毛長有三寸頭上挿着一朵紅花年有五旬開外但見他登梯上台向二人說你二人放着買賣不做来此何幹那二人聞听認得是金眼吼王九說道我們前来打擂相宜全眼吼聞听大怒一声喊叫叫你們且敢胡說言罢走至坐山虎唐七麻子的跟前抬腿一脚咻的一声踢在小肚之上咕咚跌下台去地土蛇黄六歎子才要上前動手被金眼吼揪着肐膊往台下一摞咴唧摔在地下單言柳月娥看見光景不好眼望鄧三姐說話

柳月娥 看見那人實然勇 不由的
口中容暑暗吃驚 眼望着 三姐口内叫妹ㄷ
果不然 能人背后有能人 你看這人兇又猛
一定他 力大無窮了不成 姐ㄷ有一遇抬見
必須你 兩个与他拼一拼 你先上前合他比
救在那 一傍帮住才得贏 鄧三姐
四荅姐ㄷ言有礼 就是如此這樣行 姐妹倆
商量停妥不怠慢 鄧三姐 走至台口把話云
叫声大汗听救缔 想必是 前来打擂論英雄
你还是 比槍比刀比棍棒 还是要
比武拳脚武藝精 女子台上苦講話 台下的
睛看眾人各睜睛 你細而神瞧女子 另是一个小釵裙
与那个 女子打扮是一樣 他也是
藍毛短衫穿在身 下穿一條紬紅褲 三寸花鞋足下登
模樣兒 彷彿到相姐兒倆 粉面桃腮美芳容
岁數大概差上下 鬓精着 必是双胎一母生
且不說 台下軍民胡猜論 單表那
大汗聞听女子云 舉目觀睛多美美 燕語鶯声吐字清
連忙回荅任憑你 愛比那宗比那宗 如若是
不信你就試一試 看一看 你仔細瞧那个嬴

全眼吼說口說無憑你与我比試ㄷㄷ方知真假鄧三姐說姑娘与你見个高低上下还是先比棍还是先比刀鎗大汗說先比棍說罢各取木棍拿在手中兩个人分開门路一齐動手只見那女子上下左右遮擋的是不能漏空那大汗東一棍鄧三姐跳到西边西一棍鄧三姐蹿到東边金眼吼見這兩棍俱無打着只急的火冒顶天喊叫如雷

全眼吼 兩棍打空心蹿火 急的他
喊声大叫似雷鳴 哎呦今日氣死我 好丫頭
要想逞能枉用工 你也不知我的利害 叫你瞧ㄷ方信真
則見他 言罢舉起山松棍 硬了个
太山壓頂往下楞 照着姑娘樓頭打 這一棍
大汗用尽力十分 真若一時封不住 准定打塌人的腦门
全眼吼 惱恨佳人動真氣 恨不能
一棍把姑娘打成肉濃 鄧三姐 心靈性巧多即硬
果然是 强將手下無弱兵 明知大汗力不小

不肯抵挡用棍迎　将身忙々一躲内　使了个
鷂子番身架武精　往傍一跨就脱过　金眼吼
一棍打空探身形
大汗金眼吼的一棍打空只使的身子往前一栽跌了一个狗吃屎
及至挺身站起被鄧三姐一轉身形使了个服手撑手的法子咥
一棍打在金眼吼的屁股上只疼的金眼吼吱　哟　說這一棍打的
利害大汗被棍打急了往前一跑一挺身将棍往鄧三姐的褲裆
裡乱戳咬牙切齒大嚷我只戳你的阴门罢鄧三姐見金眼吼有

了急用棍只往他下身一路乱戳女子明知大汗的力大难以招架封
避柳月娥現睛暗說不好連忙將棍在手晴々走至金眼吼身
後跟随鄧三姐一、見心中晴々但見大汗用棍戳来鄧三姐
將身往傍一閃金眼吼使的往前一栽　身未穩被柳月娥用棍
在裏门上一戳只听哈哎的一声扎巡足有半尺疼的了大汗跌下台去好
相鰲魚脫却金鈎釣摇尾摇頭再不回這且不言單表上官傑
常須將軍向臧崑崙鑽天侯胡老叔火里蛆張望川三位英友說話
上官傑　滿面含春腮代笑　叫一声

三位美弟請听云　依我看　打擂有些好頑要
令几个　奇々怪々大英友　好汗但能有本能
各显藝業閑里存尊　若依我　愚下想起標主意
胡張二位賜光容　上台去　施展々々大家看
显一顕　平生所存武藝精　胡老叔本
閑听先就閑書通　上官兄長在上年　既然要看做个式
史不得　小弟虫醜礼拶行　比武々々看一看
千万兄長莫哭云　火里蛆　也就様書代哭容

既然如此我陪行　暁合胡兄他高興　上前去
小弟也要献微能　胡老叔　連忙回答是正礼
偺兩个　趕早上去莫消停　好叫你
兩个女子早打下　鎮南那　崑崙美弟定婚姻
二英友　才要上台去打擂　忽听得
一陣人声吵嚷齐說神仙来了特為打擂降凡塵

鑽天猴胡老叔听見火里蛆張望川說也要上台打擂不由的心中欢
喜代笑說很好々々方才那一个大汗已被打下了擂台你我要献醜
也該早々叫這兩个女子打下台来好讓咸美弟比武招亲别惧
了他的正事張美弟你先上去火里蛆說小弟不過襯热閙而已
再者也不敢越礼有僭兄長胡老叔說美弟既然如此愚下只
得先要献醜上官傑聞听二人都肯上台滿心欢喜他一心正
要看々二人的本領說老叔說的甚是有礼胡老叔才要上台
忽听一陣人声吵嚷齐說神仙打擂来了眾人同听一齐观

看果然来了一位道者眾公听我在下言明這陳家庄偶然来
了一个異人眾人只見街上的站有一位道者生的十分古怪
則見他　頭帶道冠簪别顶　穿一件
破袖道袍緊肩身　絲縧一根腰中計　云鞋一双足下登
仰看了　小々葫芦却不大　蝇刷一把手中拏
口中自己称貧道　湖廣無為山内存　竹林洞中苦修煉
修真养性運用功　閑遊四海遨五岳　今日了

来到你们這庄村　前此地　與我貧道有緣法
為此前来度化人　你们這　乖人若有疑难病
小兒痘疹口眚云　只用我　仙丹一丸拿了去
立刻吃了病根除　不信当面試一試　驗着真假便分明
說罢懷内一伸手　取出了　小々葫芦掌上擎
睄来不过一寸大　极去塞兒眼望空　只見他
嘴里咕噥念几句　拿葫芦　地下一到真罕闪
只見却從葫芦口　到出了　一大堆黄泼在埃塵

乖人眼看真古怪　一齐的　围上前来把話云
乖人之中就有胆子大的開言說道卩你老人家一丸藥要多少
錢只見那道人說君子自重一文不至一万两黄金都賣的為
貧道結了緣法只見有要藥的道人用手捏一捏望為天上一扔
從空一捏便是一粒丸藥或要五色的也有乖人看為希奇又
不多要不人々很買一時賣有數百文但見將錢拿　中
說無量佛拿去將貨望空一撂就不見了乖人很々奇怔但見
道人用小葫芦將地下的黄泼伏又收在葫芦之內擱在怀中

到了惡一子刘三的家门首看房舍齐正随向门上人說貧道
餓了化化们一斋可々兒的刘三在门前站立素日從不敬重三宝
不信僧道見道人化斋心中不悦便說有斋給狗吃不給你吃
道人說無量寿佛你化給我　好貧道吃了斋　好去打擂你今
既不肯施捨反道毀罵出家人也罢既然不肯捨斋待貧道把你
家這一堆糞吃了我看你捨得捨不得乖人闲听俱各围攏观
着
只見那　道者說罢不代慢　一伸手

抓起糞来口内吞　展眼之間急又快　吃了半堆有餘零
道人說　捨得捨不得些々講　如不然
全都吃了精打精　刘三横　間听代怒開言道
捨有我　這一堆糞任你吞　閙話不用多言講
捨你斋吃不不彀　道人听罢更有氣　也不答言把話云
但見他　手抓大糞嘴里摆　要時間
尽皆吃完半点無存　乖人观睄斋納罕　刘三横
一傍站立降楞挣　那道人　回身奔自西神有

睄見了　一架大枕门口存　又說道
再不捨斋由我用　我就要　吃你放的枕一根
刘三横　氣的無言祇不語　只見那
道人轉头向前行　走至了　大枕根前用嘴啃
只听得　路吃々口响連声　登時吃了半截去
刘三横　看見如此心内疼
惡人不肯捨斋眼睄着那道人把一架大枕吃了半截去了地
下还有許多的木渣子刘三横看見心疼大枕說老師付不用

吃了我情愿奉請你斋吃只要还我的大枕至那堆糞道人哈
々大咲說道貧道用斋要你的東西不难刘三横說不知道卩
吃葷吃素道人說吃素不用五葷刘三横連忙令人看斋柳村
之中饝々餅子素麵現成一斋端来只見登時之間吃了許多
还不飽刘三横只得又令人端去許多的東西又見尽情吃完
把乖人看的俱各發怔劉三横觀看门前的大枕至那一堆糞
仍然照旧在那里堆放内中就有多嘴的人說道卩有這樣的
法力為何只化一斋何不到陳員外家去打擂若打罢了你老

人家是丁出家人不必提婚姻之事敌艮五十两可是现成的
道人說也不為銀不要到擂台前瞄々待貧道度你們众迷人
一番說有話道人不知吉向众人齐說可惜神仙走了众公有
古王今天下古々胜々的奇事甚多看过通鑑的明公甚知闲
言少叙单信好斤才要上台打擂忽听众人乱嚷說神仙临凡
打擂来了
擂台下 众人一齐看目前 来了丁
道者飘然台下临 那道人 走到当前身站定

观看粉牌上写明 打赢了 凭结婚姻立刻凡
不顾者 相赠彩钱五十两艮 道者看罢哈々笑
眼望台上把話云 貧道是 無非山中竹林间
修真养性苦劳功 逍遥四海遍五岳 各处飘荡訪高人
出家人 到处遥逛游名岳 广结法缘度愚蒙
今日个 游到此间見你等 肉体凡夫人不明
不晓天高与地厚 一味的 只為夺利与争名
依我貧道良言語 快々的 撤去擂台是正经

好々的 請我貧道一斋飯 包管平安免村侵
众人闻听心詫異 内中就有多少人 上前口把道爷叫
元来不晓就里情 我們这 村中立擂半个月
為的是 英姑娘择配定财 这妖英东愚天选
也就是 听命蛎行不由人 立擂原為訪壮士
奉信亟那秘自行 依道爷 你的言词叫撤了
豈不就 躭候小姐大事情 那是个
出家之人难以信 且自去 化斋料理你自身

那道人 听罢心怒開言道 你們这
迷人元来也不明
道者說你們這些遇人元来糊塗他的那粉牌上面明々写有
三教九流偶许打擂三教也有我貧道九流也有我貧道要看
不打擂之礼只見台上柳月娥就道是那里的这个老道出言
不遜如有道里就那道爷你乃是出家人今日到此还是打擂比
拳脚还是募化斋粮何必說这许多不遜之言岂是出家人
的道理道人說貧道見你說話大貧道乃是修行訪道之人

酒色財氣原也用他不着你若知道好歹也不用貧道与你比較高低
快々收心与貧道白銀五十两與你結了緣法待貧道替你作
件好事你若不听我的金石良言待貧道上台略々施展々小労
你可莫要後悔且言柳月娥闻听道人之言不由的心中動怒
柳月娥 满面含嗔眼代怒 叫一声
道人留神你是听 常言俗語一句話 有本有君保無事情
你有法力只管使 姑娘不惧半毫分 有武艺
治倒奴家输与你 要钱给你也有銀 只管使出我看々

見々真實才信真 道人闻听也動怒 連忙的
上了擂台那消停 脊背上 大棕蒲團忙放下
叫声女子你是听 写有的 十八般兵器全都会
我同你 比々劍法那个精 柳月娥
闻听回答說狠好 你的劍在何处存 但見那
道人說是着々々 解下葫芦托掌中 照着太阳嘴念咒
葫芦内 抽出宝劍放光明 姑娘一見不代慢
走至兵器架挑了一把宝劍奔了道人

道人從肸間解下一ケ小ヒ的葫芦来左手用三台訣托住[illegible]
太阳嘴内咕嚷了几句大概是念咒只見從葫芦内抽出了[illegible]
口明晃ヒ的宝劍衆人齊說真是神仙且說那三姐見道人
如此法力心下吃驚連忙向柳月娥說姐ヒ須要小心看這道
人的法力不小柳月娥說妹ヒ這也說不得了既到其间怕
不得許多甲公柳月娥虽是美貌女子生成的大胆心玄今見
如此毫不為介意偏要試他試走到兵器架上也拔了一把宝
劍上面分開門路誰知由道人比了三四ケ回合道人用劍砍来

柳月娥用劍一磕只听喇吧嗒把道人的劍砍為兩半截嚇的
道人面目焦黄手内攥着半截劍搖了几搖往后倒退一兩步
噗哧跪倒在地連呼姑娘女菩薩劍下留情饒小道的性命柳
月娥走去将半截劍拾在手中說道出家念你是出家人快些
下台饒你去罷道人連ヒ答应将棕蒲团背起兩脚慌張下台
無踪無影列位明公這道人原是習學此障眼法術哄誘愚
人他打量陳家庄陳員外的小姐英姑（双）標招夫赫贈銀五十兩
他痴心妄想前来施展障眼法術要想騙艮使用勝強零星

抄化今日偏就遇見了大胆的姑娘柳月娥不恨邪術破了他的
邪法討饒而去方才小葫芦内抽出来的宝劍乃是錫鉛打成
葫芦内裝的是水艮紅鉛見了水銀即軟見風就硬是這ケ小
法兒開言老叔单說四家好汗看見道人如此討饒一齊哈ヒ
的大哭一陣

四英云　大咲老道時多又今　上官傑
胡老叔
有語開言把話云　這可該看你上去
頑要ヒヒ星一星條　今日大家看一看　方知你的本領精

胡士賓　說道小弟就上去　献醜休要取咲云
說罢轉身不怠慢　就是那　隨身的川代至未更
暗ヒ的　抽出鉄拐拿在手　預備比試就現成
走至台前施本領　使一ケ　旋風脚的架式精
忽听一声跳上去　驚動姑娘美叙裙　柳月娥
手拿半截鉛宝劍　仔細端詳並非鉄銅　乃是紙鉛来打造
不由暗咲在心中　正然观看頻讚嘆　忽見那
台下跳上一ケ人　柳月娥　連忙撂下半截劍

手執宝劍奔英去　連肩代背往下砍　不管好歹只一輪
只見那　好汗老叔至不躲　故用那
左膀来擋往上迎　只听咕的一声响　到把那
宝劍磕回念人驚　胡老叔　就式慌忙跟進步
右手拐　照着佳人左膀掃　柳月娥
急忙用劍招架住　他伏又　抽回轉步那消停
还一劍　士賓鉄拐遠持住　只听兵刃响連声
来回走了十數遭　兩ケ人　不知誰輸那ケ赢

拐去劍迎周旬了十數餘遭不見勝敗柳月娥心中暗想這人
武藝不弱他使的是兩根鉄拐只怨傷他不往身打怕傷反到
令人恥咲如何是好有了我如今与他比並拳脚待奴家施展
神拳勝他便了想罷主意一定用手一指說那汗子暫請歇手
奴有一言告稟你我虽然比並上下並無有仇又不是打仗沖鋒
何必用兵器比較不如彼比施展拳脚以分勝敗豈不是好胡老
叔聞听心中暗想此言正合我意我正怨鉄拐無情怕傷了他的
皮肉好汗想罢連忙回言說姑娘很好我正要比ヒ拳脚

他倆ケ 話已講明不代慢 一齊的
全把兵器撂在塵 柳月娥 腰中汗巾紮一紮
拉ヶ短衫帷腰松 伸双手 又把烏綾按了按
存下身 三寸紅鞋登一登 括起袖口挽一挽
様ヶ背膀抖精神 胡老叔 也把胝帶從新紮
綾ヶ衣服紮ヶ頭巾 兩ケ人 未曾伸拳要動手
煨腿伸腰是頭行 各拉架式走几遭 四門斗兒必須分
只見他 二人各打旋風脚 手拍脚面响連声

拉完架式齊動手 長拳短打各显能 拳來肉展䏝又打
封避招架妻果精 柳月娥 素習熟練急更快
胡老叔 身体灵便不容情 比至多時無勝敗
不見誰輸而誰弱 台下面 眾人观睛齐喝采
大家稱讚語高声 這丁說 五擂到有半ケ月
無見一ケ武藝通 那ケ說 我來睄過好几次
要勝姑娘万不能 這ケ說 此話果然真不假
愚下天ヶ在此存 那ケ說 從無今日工夫大

三拳兩脚打倒塵 這ケ說 也有摔下擂台去
有被打的血流紅 那ケ說 姑娘本武人ヶ曉
設保常贏輸不能
眾公古至今甚是一礼睄熱閙之人免不了七言八語混猜胡
批擂台下内有一人說列位鄉亲甚未見那位英姑小姐上
台比武呀又有一人說鄉亲兄未不知道啊不瞞尊駕說我是
下是天ヶ在這里睄熱閙見一遍見没說這彦外日子陳小姐
英姑娘兩一ケ年輕的比过一欢那小孩子長的也俊俏齊的也

体統都是梓綿衣裳年紀二十來岁武力量有成婚姻算定咧
好被英姑娘三拳兩脚就打下了擂台栽了ケ頭破血出以学
長命以後未甚沒見姑娘上台又有一人說喋這敵則不是英
姑小姐偶那人回答說不是這位比拳脚的是柳二姑娘叫柳
月娥那白土坐着的那位姑娘叫柳三姐陳小姐現在家中沒
來算是大姑娘三ケ人是干姐妹論其理來這二位姑娘英歉
見此英姑大都是姐ヶ接有巴本領我柳下來的難以更改今日
只怕英姑要來比一比 恁方說完這二位姑娘大概有点要輸

不言眾人閑議且說上官傑台下觀看
擂台上 男女二人比拳脚 真ケ是
閃展騰挪各逞神 誰也不肯漏一空 遮前擋後不透几
台下面 上官員外舉目看 樂的他
哈ヶ大咲不絶声 口中称讚連叫好 這才是
对手今朝遇様這 眼望着 二位好汗闹言道
口尊夫弟你等听 愚下曾遭折过 五擂將有半月工
姻妹難易不比武 都是过 兩位姑娘論英才

一來是 婚姻大事非小可 為的是
擇婿還要選英才 二來要 門户相当功且很
不怕落泊眼下窮 奉官差派人把守 將壓此处不許人
惟恐匪類無徒輩 騷擾混閙胡逞兇 故此才
不肯輕易叫小姐 比試前來就显能 再者那
二位姑娘本武好 不用英姑露花容 這些日
上过擂台只一次 打敗了 一ケ年輕切叫人
自此已後無來比 靜坐家中等信音 柳月娥

武藝精通胆子大　虽然美貌齒又村　天生哞淘楞又横
遇是誰　心內不惧半毫分　夷弟們
方才看見那老通　長的惡相那淡通　他竟敢
看那妖道比一比　那不能使正自言云　宝劍砍折老通劍
跪叩哀求鏡放生　如今算是逢硬对　胡老叔
敵住姑娘拳脚精　正是好汗遇好汗　英玄心内爱英玄
且不言　常須將亞誇奬話　再正那
擂台比武两丁人　柳月娥　腹内多手心晴想

昭宝兒　跳起身形要显能　三寸金蓮奔好汗
連踢三脚猛又凶　胡老叔　用力招架皆封住
英玄誹肯讓英玄　鎖天崖　施展九腿也跳起
要踢女子想成功　柳月娥　封过两腿一伸手
攥住好汗的右腿擰了丁金鶏独立仰面朝天着巧云

好汗胡老叔見那女子柳月娥跳起三寸金蓮跳了三腿胡老叔仍已招架封住意思也施展本領还他三腿那知道剛踢了兩腿皆被柳月娥封过到了第三腿才然踢起就被姑娘伸手攥住列位明公 頑拳脚巴武要說是一个師付一个傳授大概的規矩总是一樣不过是各人操練的工夫生熟不然如何撑拳比較呢再者踢這三腿並非是一腿一腿的踢乃是跳起身形左右腿倒换連踢三腿吧了閑言少叙且說胡老叔剛然踢起右腿被女子伸双手攥住用力一擰把好汗擰了一个仰面

朝天台下的衆人一齐叫好慌的大里姐就要上台帮助被戚崑崙一把扯住說道張兄長使不得々々々輕人对单人比較帮助不得往後再看大里姐闻听方才止步望台上观看只見女子將好汗胡老叔摔的满台乱轉台下观看的人齐声喝采說好這位姑娘的本势高强時那位君子的住不言衆人乱嚷且說柳月娥將好汗的脚攥住連擰了几个轉終久是女力量不足手暑慢了些好汗將右脚往下一落佳人不捨他的往前一奔好汗用脚往女子胸前一登將柳姑娘的小々奶膀登石

疼的佳人手一松往后一仰二人俱各跌倒
擂台上　男女两丁齐栽倒　台下面
衆人大哭不施声　胡老叔　姑娘一齐忙站起
两丁人　不由分說伏又争　揪扭一処各施展
会家人遇会家人　柳月娥
使了丁　黄鷹捏嗉下絶情　將好汗
揑住丰胸死不放　胡老叔　全体纏腕破法精
攥住了　月娥女子他的玉腕　勸勒一擰那容情

才待要　揪有捧下擂台去　喜的那
望川叫好喊連声　好阿好　到底是我胡長兄
敗中取勝是英玄　喊崑崙　口尊張兄休誇獎
往后看　还有好漢與奴踩　上官傑
满面含春腮乃笑　說道是　二位夷弟請君聽
胡老叔　這才称是好本領　素日閒居令信真
使是數了不為耻　習拳门路用过工　堪可兩我那盟弟
不枉結拜定死生　且不說　上官員外類誇獎

再表那
失晨拿法好汗破
女子為急一存身
胡老叔
要用仙人摘茄法
就勢也把身蹲下
心想為
胡老叔

擂台比武兩个人
摟住胳膊要往下扔
用手在
心內明白八九分
暗々說
柳月娥
抱住好汗兩條腿
趁勢抱住那女子

柳月娥
時間嚇壞月娥女
好汗腳上摟一把
女子他
這个為兒嘆殺不能
鷂子翻身想要跑
那知反入圈套中
兩手緊摟不放鬆

柳月娥
手腳有動用何中
相挨不遠唇对唇
台下面

脊背朝里面朝外
一回頭
只羞的
眾人叫好似下茫

手腳忘就謙
女子臉对好汗臉
相挨立刻紅粉面

柳月娥被好汗連胳膊代手用力一摟抱起還死不放女子的
手腳無用縱要施展不能猛一回頭閙了个嘴臉相対只羞的
柳月娥粉面通紅這一羞亦臊無力你說擂台下那些不如趣
的眾人這一路叫好弄的个女子是忙上加忙重你這胡老叔

望在江湖之中也是英雄好汗今日擂台上比武不过是閙里
奪尊一來失晨々々本領叫上官傑威嵩岳張望川三位好汗
看々二來皆因爱观兇心中並無那念再者這又比不得戲館
之中演戲將假而作真特意作出一下排場來必是扮女角的
一回頭那扮生角的必是勾着那女角嘖々一个嘴招的看戲
的老爺們大家叫好一齊大哄那算是買樂胡老叔他是何
等樣的好汗焉敢作行的出來况台下的眾人不知心內胡猜
只打量着是那么件事情定咧見女子一回頭眾人一齊大嚷

好々々閙言少叙單表好汗胡老叔把女子柳月娥抱到台前要
往下摔只听上官傑口中大叫不可々々胡美弟你贏了別摔
快々放下罷好謙張美弟上台比武頑要々々

胡老叔
女子放在台上存
救動金蓮轉身形
鄧三姑娘坐在坐
站起身形移蓮步

听罷上官員外話
柳月娥
下台回家不必來
看見又姐人打敗
走至那

連忙把
紫漲是發怒着羞嘶々
且說那
心中有些氣不平
好汗根前立住身

胡老叔
姑娘你
歇息々々暑消停
上台再你比輸贏
眼望着
久候多时等你临
大家看々本武能
怎敢推辞我就行

一見不由哈々笑
大概你要比一比
等一等
言罷好汗忙迈步
望川口內尊兄弟
快々上去休代慢
火里姐
說罷好汗忙奔步

有語閙言把話云
暫謙滅
我的兄弟就來到
走下台去代笑云
那女子
比一比
連忙回答尊兄命
上擂台

看見三姐女叔裙
杏眼元睁少候客
水滸傳上一丈青
大里姐
望着那
侧身躲过內展精
右手掄起往下捞
滿臉花

但見他
兩手叉肢似母虎
金蓮寬小站的穩
也沒答式就動手
鄧三姑娘眼上杵
鄧三姐
照着那
一个巴掌有十分

娥眉紧鄒腮代怒
活脫那
單等比鼓論雌雄
不管好歹把拳掄
那女子
既是轉身跟進步
好汗臉上加勁打
張望川

好汗一見不代慢　慌忙躲閃那消停
好汗火里姐見女子鄧三姐的巴掌照臉打來把身子往下一
挫鄧三姐的巴掌打空使的往前一栽張望川把頭一低望着
三姐的小肚子上一撞只疼的女子往下一湾肰咕咚一声坐
倒在台上好汗一長身形用腳來踢女子把頭一歪好汗踢空
鄧三姐用双手把好汗的腿往上一週咕咚也仰面跌倒鄧三
姐得便站起赶到根前想要接住好汗火里姐看見女子扎
煞着兩支手扑了他來恐被女子拿住心中着急使了一个就
地十八滚的法子慌的女子跟着一路乱滚好汗得便使了一个
觔斗鯉魚跌子的架式　渾身觔勁往上一迸
火里姐　渾身觔勁只一迸　嚇的那
女子有忙吃一京　扭轉身形傍邊闪　得便的
好汗勇躍挺起身　但見那　姑娘拳腳一奔上
忙乱乱　閃了路秦王乱点兵　張望川
招架左右上下擂（当）　手疾眼快解又封　兩个人
台上乱得各施勇　真个是　招架不及就丢人
不多時　看見女子手腳慢　張望川
不由心中樂無窮　故意的　闹右姑娘他生氣
拳打腳踢抖精神　白相有架不还手　鄧三姐
乱如恰似箭抽風　常言說　好女任憑怎樣勇
力量一不踌男子大　施展手胸無後勁　順臉淌汗喘連声
火里姐　奈王姑娘跟進去　便出那
鬼扯鑽的架式精　双拳一路捌乱拆　鄧三姐
左右招架上下遮　但見那　好汗猛然改架式

鄧三姐　右腳踢起奔耳门　望川側身傍一躲
從女子　腿袴鑽過手一伸　揪住了
姑娘的主肸兒孔不放　女子急的一轉身　好汗就式頭一頂
把姑娘　兩腿一週奔在空　待要擂台下面扔
上官員外喊一声　叫声美弟快放下　好讓那英姑小姐了
喊美弟几並輸芭大家看明
火里姐見女子一腳踢來好汗将身一闪從女子的腿襠里鑽将过去一
把将（女）子的大杠主肸兒揪住女子才要轉身被好汗的一頭把女子的肸
兒頂住兩手把女子的双腿一週輕輕的頂将起來女子的手腳不能
施展被好汗奔在半空滿台上乱跑要将女子摔下台去上官杰
一見大声嚷叫說美弟别摔〻〻快〻放下罢火里姐闻听撇頭輕
〻将女子放下鄧三姐下台如飛而去張望川随后也跟下了台右三位
好汗站在一处不表單說鄧三姐回到家中向英姑說今日方才遇見敵
手落了下風英姑說還有何妨自古道的好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
后有能人不知还有能人兒有鄧三姐說还有一个比我見会为俯们回下來
了三个人那兩个都比試了剩下了那一个不知本式如何英姑說既然
如此想來必有真实本領待奴家上台看〻說罢小姐就要出了家
门相离不远登壇擂上了擂台手人看見齐声喝采到底是英姑
的打扮各别忽見得有詩為証
詩　佳人美貌如花　懶拈針指弄刀枪
兩膊生來如鉄猪　金蓮三寸似笋芽
曰　芳心威烈本似虎　秉性剛强真义侠

[illegible]回　英風猛壯人間少　而得英名后人誇
又見那　烏綾罩定青絲髮　已頭上
月白紡綠勤又擰　身穿的　桃紅綉花綾子袄
上套青緞小背心　却是一付綠挽袖　汗巾一条計腰中
下穿一条綠紬褲　紅秀花鞋三寸零　真了是
面似芙蓉初出水　柳眉湾如月牙同　一双杏眼令人愛
花含秋露尽零々　櫻桃小口一点々　通紅胭脂塗在唇
上台未見他說話　看不見　糯米小牙白似銀

耳上代　一对景綠灯笼墜　赤金打造黄澄々
生成美貌无双比　長的端莊曲雅温　又見他
話立台上腿代咲　十指尖々手東胸　嬌音嫩語開言道
鶯声美耳甚中听　他說道　奴係閨閣一女子
本不該　露面出頭來見人　皆因祖習几宗藝
只主喜愛那是真　常太了　抬本設立擂一座
奉官亚非私自行　立意為我揀自身　擇選好汗占英雄
難以辜負人美意　実无奈　不避羞耻漏面容

佳人只顧來撒謊　咲坏了台下四英雄　那知他們全知底
是姑娘　自己主意選夫君　反說是
无奈恐人來辜負　竟撒謊　遮羞言詞忘哄人
上官术与三位好汗听見女子的一片謊言一个々心中暗咲列位明公
書文戲孔任憑什么胆大的女子当着熱鬧的重人面前說我自己
的主意立擂招夫也不得推在别人身上為的是遮羞还可是英姑
会些藝業武家的氣派还要是別者的姑娘看見台下这些人
只怕連話还說不出來　咒莫說是了女子咱是我們說書的参各

丁的到丁生人家兜一張口心里还發跳　咒閑言大叙且听那女子說道有
立擂以来已曾比較几次未見高下今日如有高明君子真正英雄
請上台来比較本領单表上官术听見佳人台上言語眼望臧崑
崙口尊表弟該你上台比較々々臧崑崙說小弟為敢推辞旧
此上台与那姑娘比武々々但恐小弟不是姑娘的对手見長者見
小弟出丁醜千万休要見咲
臧崑崙　說罢迈步不代慢　来到那
台前口把列位尊　内々讓我上台去　比武献醜莫涵容

重人闻听两边闪　只見那　英雄夫展本領精
哎一声　跳起身形只一蹤　蹿到台上站当中
英姑一見忙躲閃　退轉身形一傍存　仔細面神看自看
見那人　生來相貌甚平同　佳人心中暗誇獎
几句粗詩讚英雄　好汗英雄也同尋　伏义疎財果超群
敢作敢当真君子　有勇有謀非凡人　身在綠林心居正
志同松柏意情谋　蓋取全鎖天下少　心怀大志上青云
又見他　相貌生的多福相　天庭飽滿地閣豐

身体魁偉狠四起　威風凜々果超群　肯為那
青緞褲掛正一分　皆因他　夜晚盗宝未曾更
藍緞扎巾頂上代　套代紧计在腰中　青纖青鞋登足下
藏為那　一对钢鏢腰内存　佳人看罢心暗想
这个人　年纪大略二十有令　汗伙晴未旧不錯
一定本領武藝精　想罢開言一番君子　莫非是
打擂比武論輸芭
英姑小姐看罢臧崑崙的人品相貌不由的心内欢喜滿臉代咲口

尊那位君子想是上台来要比武藝麽英右連忙答言說正是小可時意
前来領教〻〻英姑說君子你我今日还是比刀比鈍十八般兵器任
憑君子挑揀成崑崙聞听先旧哈〻大咲說比較武藝豈有揀兵器
之理还憑小姐吩付比較什麽兵器英姑聞听英右之言又喜又驚喜的
是為人和氣以礼相讓驚的是揀奴揀兵器奴家豈有挑揀兵器之
礼如若說先用刀鈍自然說是奴家揀熟習慣了的他这一派謙如到
是一个兩心的人物佳人想罷多时說君子既然如此你我何不明言素日
熟習那一樣兵器施展〻〻也不过是闹里奪尊尊成崑崙聞听英姑之

言有理只得說在下素日熟習双鎚
成崑崙 听罢佳人一夕話 也只得
实言相告難以謊云 說在下 各樣兵器曉二二
素習鍊 兩把銅鎚畧覺精 不言深言說很好
皆因所愛徹用工 不过可以看过眼 十分奥妙却不能
英姑娘 闻听满臉似咲 君子不必太謙恭
奴家也愛金兩把 门路条的不甚通 望求指教我女子
倘有不到只管云 君子你 有甚麽施展大家看

何不在 闹里奪尊晚在身 英右闻听說從命
小姐吩付謹遵行 說罢兩手肷內取 他把那
双鎚抽出不消停 把鎚頭 包罢的青巾解将下
俱各掖在肷內存 露出雲頭明又亮 分闹左右兩手擎
說道小姐我有備 献醜姑娘莫咲云 言罢要闹鎚兩把
但見那 光華內〻耀眼睛 先按四门分八卦
九宫金法上下分 進退攻打遮又護 手眼身步紧〻跟
上三路 專打天门左右眼 中三路

不离脊背前后心 下三路 兩腿倘若搪不住
管叫他 背碎筋傷成癈人
此書剪斷以不得古詞野史言語風也不透雨也不漏恐怕不敢胡說風
乃天地之氣真妙雅姍多少年的大樹都令連根搜起靠他的双鎚要
起烏騅旧枕的風刮再看斧下老〻们有果〻某事遇見大雨身穿油綢
雨衣往〻的还要湿了內里衣裳那双鎚烏騅挽的住雨豈不是謊
言不过讲〻鎚操練的工夫手疾眼快不叫刀鎗近身到是有的閒言少
叙单言英姑小姐看見成崑崙的鎚法要的实在純熟〻〻有条真

令人可愛但見英右放下銅鎚說在下的鎚法门路不精且勿見咲
又說道 在下意欲求小姐 也把那
素法施展賞賜看明 英姑闻听不言語 走至了
兵器架前手一伸 拿起双鎚按路數 料想精神可愛人
真可保 刀鎗不能来攻進 專以護身打了個
英右看着真喝采 肘內誇奨女釵裙 双鎚既然要的好
别看兵器更精通 小姐要早些放下 說君子
不如还要比那宗 英右說 此乃頑戲非征戰

用不着刀鎗劍㦸偺兩丁比〻棍法生共死

游龍傳 卅

英姑小姐把双錘按名路數要先放下口尊君子你我丞占[illegible]
賊崑崙說小姐你我不過是大顏戲而已並非仇敵要戲[illegible]
只恐怕刀鎗兒眼偏有失神之处封架不及彼此傷損皮肉反為不美莫
若僭们比比棍法还是正礼佳人闻听說君子之言有理此書勇断男女二
人各取山檀木棍一根拿在手內兩丁人 施展本領
他俩丁 右拿一根山栢棍 先把那
门路跳舞要一番 然后才 对手施展比一比
謙讓英姑他在先 但則見 好汗舞棍樓頭打

英姑娘 用棍横架真罕然 這一丁
斜肩連背疾又快 那一丁 一轉身形把手还
这一丁 扫脚棍打凶又猛 那一丁
双足蹤起跳代流 这一丁 因為不忍才比試
那一丁 特意設擂逞英男 台下千人齊唱采
丁丁嚷叫語声喧 我到来过好几次（[illegible]） 奇女遇着美魁元
有的說 我到来过好几次 請武藝
想夺姑娘万万难 有的說 遇下天天常在此

睛見比美好几着 從未見 今日还系工夫大
三拳兩脚見愚表 不言千人鬧言論 且說那
台上比武女共男 真正是 棋逢对手难藏兵
将遇良材費心田 一丁是 棍法精奇灵又巧
一丁是 招架趋勢把手还 賊崑崙
看見佳人棍法妙 大畧为 难以取胜把話云
英雄賊崑崙見女子的那一根棍上下前后左右又顧招架又要还手实
在的巧妙疾快也不漏一空好汗心內欢喜暗說待我占他比上上

拳脚着是如何想罢了說道小姐暫且押手愚下有一言奉稟英姑
連忙把棍收住回言說道但不知君子有何吩咐奴家謹尊賊崑崙
說小姐的棍法高強遇下已經領教小可意欲與姑娘比比拳脚未知
意下如何英姑說君子言之有礼奴家正要領教上上拳脚言畢兩
丁人把棍彼此站住好汗說小姐請英姑說君子請賊崑崙說小可
有僭了言罢先用拉開了架式女子随后也拉開架式
擂台上 二人一齊先爆腿 然后才
拉開架式比輸贏 这一丁 大祖神拳真精棘

那一丁 先拉跨扇后七星 這一丁
拗步单鞭门路巧 那一丁 一轉身形去四手
这一丁 旋風脚打連声响 那一丁
五花掌起要傷人 這一丁 太山押頂往下打
那一丁 拳火燒天朝上还 這一丁
單腿踢出无穷力 那一丁 順步单鞭门路精
這一丁 旧使一為五花炮 那一丁
蓋面三鎚力十分 這一丁 白鶴亮翅摑肱領

那一个 摘胆掏心拳法精 這一个
仙人指路想取寿 那一个 老子骑鹤也要赢
這一个 青狮張口扑上去 那一个
鯉魚跌子躍身形 這一个 观音掌拳扑面打
那一个 罗汉脚起踢耳门 這一个
轉身回使踢子脚 那一个 往后倒仰用手封
這一个 金鸡独立单腿站 那一个
喜雁登枝果然能 這一个 蛟龙吸水多凶猛

那一个 猛虎伤人非的真 這一个
双龙貫耳非要命 那一个 鳳凰展翅架式精
這一个 冲天炮奔頭上打 那一个
地堂扫脚快如風 威崑崙 英姑比較時多会
不見誰輸那个赢
兩个人在擂台之上比至拳脚不見输赢重人一齐喝采不絕單言上官
杰鐵天崖火里姐三位豪杰观着个々称奇上官杰对胡老叔張望
川代咲說道我想他二人实在的难得这一对隔美的夫妻再叫他们比

較刀能也兄 非如此倘有些差錯那到反為不美待我上去請和々 々方好
說罢連忙向前望台上大叫說吶你二位不用賭賽了你二位的本領武藝
我们方才都明白了請住手我有一言二人在台上聞听只得各自分開上
官杰才然要請二人回家只听台下人乱嚷這二位真是好本領一个兇
一个似你们有一人說你们还不知道呢那位姑娘的力量一不小連石雅西
子都奔的起来不知這位打擂得壮士奔的起来奔不起来若能也
奔的起来那可真算是天生地配一对威崑崙聞听向上官杰說
兄長既然小姐能奔石雅西小弟意欲也要奔々上官杰說很好々々

如此大家下台用些酒飯再奔不遲威崑崙說酒飯到是些、先奔石西
威崑崙 口中忙把兄長叫 酒飯且慢暂消停
意欲先把石西奔 但不知 奔動奔不動两可中
小弟必須試一試 我也们 死心納地完事情
言罢大家把台下 到了那 石西的根前細留神
看了看 虽然不大分量重 至少也有三百斤
好汗謙讓誰先奔 上官杰 說道妻弟休讓人
你们上前量々力 何必謙詞客套云 威崑崙

代咲回答有禮了 走上前去把手伸 推了一推把將起
离地却有二尺零 他伏又 照旧放下開言道
說小弟 大男奔起未必能 上官杰
回答妻弟不妨碍 旁人的 力大力小各不同
再者說 这是比不的進武场 不過是
頑戲而已何掛心 威崑崙 聞听說是再試々
說閑話 毛腰伏又把身彎
英杰威崑崙走上去將石西搬起用右手托住輕々的往上一起肩倂站

穩將石西連奔了三奔伏又輕々放在原处面不改色氣不勇出躺看
的中人个々称讚單言胡老叔火里姐二人說道這石西威妻弟奔的
起来到底是男子汗大丈夫不住这位英小姐竟奔的起来真难為他
若軀那一時一掙々的小脚兒站还站立不穩如何將奔的起这石西子来
火里姐說到要看々說話之間女子走到石西的跟前
見住人 曼款金蓮往前走 来到那
石西跟前把身存 一毛腰 推了一推兩手托住
輕々的 站起身形奔至頂门 走了几步到原处

連本數次放在塵 粉面不改平常色 英桃白
不問他有氣喘声 乑好汗 看罢一齊将頭点
口内称讚女英厷 細想世間真少有 此乃神力自天生
胡老叔 眼睜睜叫呼美弟 女子力大不非輕
咱們如今也試々 难道說 男子不如女叙裙
火里蛆 回答兄長言有礼 待小弟
較々分量雖甚沉 言罢上前不代慢 把石由
用手一推翻在塵 好汗一見心欢喜 只打量

容易本起他狠難 伏又翻了一丁过 托住了
剛々本起一尺零 竟为有此狠費力 連說不能々々放在塵
胡老叔 看見心中怀不伏 也要本々那消停
用狠力 剛々推動恍一恍 想要本时万不能
上官杰 看見二人不能本 满臉以笑把話云
力量大小忌一等 待愚下 試々大家開笑声
言罢迈步將身轉 石由跟前把手伸 托住跕起本几本
但見他將身一存 一起把石由扔起嘿的一声三尺零

上官杰把石由子本了几本扔起有三尺多高落將下来用手輕々接住放在原处把众人看的摇頭吐舌齊々誇奨到底是上官員外分外出奇不言众人議論且說賊崑崙胡老叔張望川看見上官杰如此力量又兼相貌出众更加敬重正然彼此称讚只見陳員外亲自来到跟前满面春風說列位高明不必在此閑戏請到舍下吃盃酒一叙豪杰作事无有过謙之处最是爽利一齊說道既員外賞施我等謹領言罢走此時英姑叔金蓮先回家去不表且說众英厷到了陳員外家叙礼叙畢内坐献茶說話之間家人調桌抹凳陳員外讓众好汗入席欢

飲陳員外見酒过數起連忙開言說今日众位高明相聚真是三生有幸在下有一句斗胆的大話冒犯上官舍亲說賊兄弟未有配在下意欲高攀將舍妹随侍箕箒未知可肯允否賊崑崙聞听連忙開言說多承美意小弟本当從命但小弟身上有要緊的大事断难耽搁乞員外見諒量小弟何人敢如此大胆推脫陳員外與上官杰才要說話忽見一丁家丁来报說乞員外在上外面来了一丁叫化子指名众人之名大罵众位英厷聞听不由的心頭火起冲々大怒說何什么人胆大包身竟敢如此无礼

乑英厷 一齊大嚷声喊叫 一丁々
代怒含嗔把話云 那里来的叫化子 他竟敢
胆大包身尋上门 說的話 大家话起往外走
来至了 街门一外細留神 又只見
許多家人一傍站 听为那 傍人大罵不敢云
乑英厷 看見却是一疯僂 他的那
身川一件破衣衿 相貌生的多豐滿 面如古月有精神
腦袋上 一丁疙瘩在当頂 年紀三十有餘零

他口内 疯々僂々嘴乱罵 好一起
野性的畜生礼不通 你們幹得是何事 打量我的心不明
口中叫 上官杰賊崑崙你們俩 还有那
張望川合拱士賔 你們等 四丁畜生貪杯飲
却无何 不請我吃斋進家中 我也好
指出明路与你等 包管平安免事情 乑英厷
听罢旁人一夕話 一丁々 腹内不由驚又驚
他思彦 旧餘知道名合姓 真正是

古怪希奇甚罕闻
申好汗有見此人並然未的異哭不該指名大罵高生長高生短並不
識認申英友素日都是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性氣今見傻子指名大罵
那里忍耐的住上官杰先旧上前動手照有傻子耳门子上喹旧是一
拳只見傻子瞪眼一把將長須將軍的長胡子揪住說我看你打果吉
上官杰被傻子揪住長須口中大怒又是愛惜胡子又是氣恼双手上
前要用法解開傻子的手腕忽得勾拿了半晌誰知傻子的手就如銅
鉄一般上官杰拿不開傻子的手腕不覺要緊及迫自己的手疼要將手

拳回好全不怕胡子揪的疼痛
上官杰 忍有疼痛要拳手 急奈那
傻子揪住不放松 撂住手腕难動轉 不由腹内暗自京
我從无 吃过此虧真可恼 这傻子
今日实在氣死人 又无方法將他治 令該着
欲站上官素日名 且不說 長須將軍暗氣恼
单表英友戚崑崙 胡老叔 好汗望川人三丁
一傍观睄怒冲々 但見那 傻子揪住長胡子

他还是 口中大罵不絶声 好一起
无知業障我有你跑 你想要 奪出胡頭忽得能
三位杰士心月火 一齊喊叫好野人 叫化子
无何无礼真胆大 擅有揪須礼不通 你睄々
这是上官老員外 竟敢冲撞罪难容 还不快些松了手
哀恳求饒放你行 但見那 傻子回言說胡話
業障們 你等都在夢中存
傻子說你们还是作夢兜才辭还是别者的人宪住你们逞強胡說我

早知他是上官杰長須將軍如今叫他作一丁短須將軍你们須的央
求我々便饒他三家好汗是何等樣人焉能容得这傻子无礼一齊大
怒火里姐上前先用拿法要將傻子的手拿開忽得能勾好似鉄壶一般傻
的好汗两手扎熱疼痛难忍不由的大声喊叫哎哟好一丁古怪的化子々氣
人也戚崑崙胡老叔氣冲牛斗大罵好惡人一齊上前胡老叔照看傻子
喹旧是一脚將一丁火里姐踢有咕咚一跤跌倒爬將起來咬恶的又氣上冲
火里姐 被踢一脚心胃又 爬起来
竟奔傻子把拳掄 只听喹的一声响 打的那

胡老叔跌倒在塵 一番身 站起旧把傻子打
只听的 喹打有英友戚崑崙 脊背之上有一下
好汗大嚷不絶声 好打々々真可恼 叫化子
这事作怪混逞能 胡老叔 不由口中多怪異
暗々說 古怪希奇罕事情 我分明
掄拳打的是傻子 却无何 打了夫弟戚崑崙
正然疑惑心不定 只听那 上官員外把話云
口中大叫申夫弟 快々的 拿住化子休放行

救我鬍子却要緊 再遅回 被他揪断了不成
三好汗 闹听一齊都動手 望有那
傻子扎打把拳掄
三家好汗有了急不管好歹掄拳齐往傻子身上乱打那里打的有傻
子呢只見申好汗人々大叫好打々々上官傑也被打了数拳只打的上官
杰大嚷别打了々々打了我上官杰了你說弄的申好汗竟无法可治
令々有傷丁々似重正在打鬧之间只听一陣哭声四丁人抬有一口棺
材大小兩丁人跟随有大哭傻子一見連說善哉々々一松手跑至棺材

他方才　把我胡子來揪住　閙了半晌手不松
衆兄弟　无有方法將他治　反到丁〻仍傷痕
还手建　這蹊的來到替我　一心他要治〻人
衆人由着他傻閙　待我去　問丁明白氣才平

上官忠說這傻子不知是從那里來的如此胡閙待我上前進問了明白想罢赶到根前三位好漢也隨后跟來但見傻子被陳得才按住不放猛听的衆人一齊大叫陳大哥别揪的那位了了你看〻棺材里的死人活了陳得才同衆英雄往棺材里一看只听那婦人哎喲了一声緩过氣

來將眼睜開說元來把奴抬在當街這是為什麼元故快〻抬回家去要要分娩說罢只見女人横眉閙眼咬牙切齒一時之間只听下身嘤咗的一声産下个兒不知是男是女陳得才看見如此心中欢喜連忙松放了傻子抬回家去旧有跟去打听的衆英雄一見婦人復活很各吃驚仝發怔不多時只見陳得才跑來見了傻子双膝跪倒不住的磕頭

只見那　陳得才跑來双〻跪　向前那
傻子磕頭搗蒜同　口中連把丁〻叫　多謝救命大恩情
治活少人我的妻子　米了一丁小孩童　但見那

頭里用手相攔大罵好一起業障元何把活人裝在棺材里面我傻子方才慧眼逆觀早知其意你這死人是丁怀孕婦人不是几句話說的这蹊之人胆戰心驚說死的到是丁怀孕婦人你攔住是何道理你还有什麼說的麼傻子說你们該死的元何把活人抬去衆人聞听有知道的說这是死人你元何說傻話說是何人呪傻子說他要是死人（在三日以）是昨日夜里死的（旧是活人三日以外）你便怎麽旧是死人你们快說实話这蹊人說死人是昨日夜里死的你便怎麽羞傻子說我不管昨日死的后日死的只要不过三日死的旧是活的你们若还不信快〻打開棺材待我叫他立刻旧好

衆多人　听罢傻子一夕話　犹如那
活眼見的一般同　隨向本家開言道　叫一声
陳大哥留神你是听　别看此人瘋又傻　來的古怪令人驚
我们方才都在此　看見他　揪住員外不放松
險把胡須揪了去　四五丁　打撟的英雄動无明
一齊圍住掄拳打　真奇怪　自己竟打自己人
並无有　打着傻子他下〻一〻　死法可処治不難
見咱们　抬着棺材両前过　才把那

長須將軍胡子松　依我们　打開棺材叫他治
倘若是　能治活了定不成　内中一人心明亮
眼望傻子把話云　說再講　那里人氏來到此
我们等　素不識認果是真　開棺見尸逞得事
你若是　救不活時有罪名　傻子說
那些事情我不管　打開棺材看着遇化活再不活再叙論

刘仕明公　听罢下言講述一这蹊之人乃是本村的百姓名叫陳得才家中貧窮棺材内的婦人果是大身怀有孕謹〻分娩不料昨夜忽得暴病而亡家中貧寒无力棺放只得將就買了三口薄皮棺材抬到坟上埋葬今遇这丁傻子不问旧知道是怀孕的婦人甚是大奇異又听傻子說若死在三日以里还能治的活心里暗想他說的如此但看他疯〻傻〻难以题信又听衆人言請上官長須將軍險把胡子揪吊四五位英雄都治他不住見你们抬了棺材來只听他念了几声善哉〻〻方才饒了長須將軍來救你的尊夫人陳得才聞听总是大疑惑难信只見陳五十步上前

説爷〻叔〻打开棺材叫他治活了我妈罢陳得才見兒子如此苦切心中
思忖管他死馬兒当活馬兒治想罢上前説旧請那住下帮我们治一治
感恩不浅只听傻子説你们満背里頭説谁要你们感恩報德出言
打开棺材待我醫治内中有一明白人上前向傻子説尊駕到是那里来
的我们至不識認但这棺材不是輕易开的律上載的明白説开棺見
尸者斬開上見棺者流打开棺材不失之罪倘若是你是开開治与不治
可不是当玩的这个罪过誰敢承当傻子向听把眼一番説豈不知道
但則見　傻子听罢那人話　他把那

眼睛一番似怒云　若論律例我知曉　你要问
活与不活両可中　也只好　若你们造化齊再論
快〻的　打开棺材莫消停　你们若
挨進工夫叔回走　撂下不管闲事情　衆多人
貪着要把熱闹看　一傍梓言語紛〻　这个口把鄉亲叫
那个叫道陳長兄　快为打开棺材蓋　好求这位治病人
万一他要治活了　豈不是　夫妻團圓过光阴
陳得才聞听衆人話　大不的　半疑半信暂依從

誰不願　治活妻子一条命　完聚一家不冷清
走了去　刨土的鐵頭他卸下　来撬那
棺材蓋板不消停　不多時　又起衆人齊帮手
把蓋揭放一边存　只見那　傻子走至棺材下
内月面神看分明　如人卻在里面躺　緊合二目不哈聲
臉白恰似一張紙　唇如靛葉紫又青　看罢之時高声念
口中説　善哉〻〻救星臨
傻子念罢從頭上拔下一根金針長有五寸向太阳念了几句咒語念人

过来解開他的衣服陳得才只得大着胆子上前解去鈕扣將胸
前露出只見傻子手拈金針走到根前把金針向妇人胸前一扎將針扎將
進去旋轉出来又將何已得血漂抹了在針眼以内傻子看了看言了
点頭説活了也抬回家去田要産生兒了衆人看見睛〻心中納悶無異
在观看人〻只為打開一个瘋子如何能治活死人陳得才也心中害怕越想越
怕走將过来一把將傻子揪住大嚷説道你可害了我了
那百姓　本是柳村良民等　皆因為
衆人擁嚷亂奔中　打開棺材為治好　那知道

半晌不見動轉形　陳得才不由害怕　方才听
開棺見尸有罪名　死人又未治活了　故此他
又氣又惱又心驚　走过来　一把揪住那傻子
大嚷説　害了我了坑了人　衆人一傍齊多嘴
陳大哥　你可休要放他行　且不言
陳得才揪住死不放　只見那　傻子大咲不絶声
点頭口中頻讚嘆　罵声業障糊塗虫　单表那
上官員外心暗想　这旁人　真正異怪大不同

小娃他的手背上　却有小〻一窟窿　不曉其中何元故
且喜他　母子平安身体寧　仙長的
救命之恩難答報　也不过　多〻磕頭表心誠
只見那　傻子闻听回言道　誰要你報我的恩
這也是　有緣方能遇見我　前因造定不非輕
你的妻子不該死　陽寿未尽得復生　孟兒什麼病与症
有个元故在其中　小娃兒　他把衣胞瞪破了
手攥住　母的心繫故迷昏　被我的

金針札開巾兜手　所以雇下便安寧　金針札到手背上
才有丁　寸々寠雇上面存
傻子說也是你們的造化巾兜今吃了我頭上的螺螄他這一輩子百
病不生以后只要你們心存良善謹記々々我今日无功夫与你們說
閑話快些去罷我还天下遊頭去咒說罷就走陳得方欲又現了一顛頭
諾起身形四寄不必細表且說四位英雄看見男人叫化子打扮是丁
傻子怎知道竟是丁異人暗想方才他說指一條明路話中隐藏
譏諷令人难測車英雄月想不由得腹内猜疑

四英杰　丁々犹疑心納悶　不知那
傻子是丁什么人　眼睜着　硬把棺材横擱住
据說是　怕有活人何处行　人々都說身已故
他偏說是未喪生　開棺金針治活了　真正是
亘古无聞罕事情　車好汗　越想越思越疑動
奈因為　又不識認是何人　只見那
咸崑崙忽然心醒悟　满臉代笑哼一声　口内叫道眾兄長
我小弟　想起來了听我云　那一日

我在良鄉县路过　遇見這　傻子治瘡在街中
城隍庙　施展神通拿老道　搭救住
現出原形是猴精　後來求雨是傻子　莫非旧是這个人
若是他　這信傻丫我知道　乃是神仙降凡塵
三位好汗　闻听英雄一夕話　大道齊把英弟尊
既然如此休代慢　快々赶上莫消停　怪不得
方才說些訊諷話　令人难测心不明　你我上前問一問
指何明路叫他云　言罢四人隨后赶　只見那

傻子慢々在前行　一溜歪斜身打晃　車好汗
緊々跟隨走似風　眼睜着　相离数丈却不远
真可怪　要想赶上却不能　跑的四人口發喘
一齐大叫不絕声　神仙丫　停住仙步站一站
我等有話望言明　為了急　大家跪倒将頭叩
誠則灵　猛見傻子面前存　他說道
你等起來听我講　回首又叫咸崑崙　現如今
正德皇丫又有事　快拿了金鐲玉兜要紧若是耽悞挨遲了不成

四家英雄眼睛看傻子一溜歪斜在前面晃々而走相离不远再也赶不上
一丁々跑的張口結舌吁々氣喘有急无奈一齐跪倒誠心叩拜見傻子忽
然站在面前說你等起来听我一言我今前来一則為正德皇帝自
今有事二則為你們的功名大事金鐲玉兜与咸崑崙你已得到手中
快々兑了英姑的婚姻要下聘礼為定交明金鐲玉兜与我見万岁之后
先来完婚切古寬命中造定月老赤繩繫定与柳月娥成眾張望可占
鄧二姐成為夫妻上官求成全人间好事秉性素真济国扶危自有好
处安享快樂為我的話已說完咸崑崙不可耽悞工夫正德万岁自

今又有事去你若去遲那時莫要后悔快々前去說罢瘋々傻々一時忽然
不知去向四家好汗今見如此方才信服一齐回至陳員外家咸崑崙心中
暗想說傻仙丫說正德皇丫自今又有大事急々等我不知又有什么大事急
此留下一把鎖作為聘礼单等金鐲玉兜與交上回来完娶再表

知州王喜全又当受賍貪才也不管事之真假人之好歹詞訟然差人把一个义氣豪傑的好汗胡老叔硬行負拿問一个青紅皂白来到就是一夾棍三十板只要叫他招認是大盗胡老叔至無一句口供王知州心下也有此疼毛随下在監中忍量再行栲打栲必要相承又遇見高大用听說無有口供連忙向王知州說他今受刑不招又無口供無故走打平人更太爷的声名有碍不如一刀兩斷趁勢不得他治死衙也干淨方免後患在上司衙门打点〻〻也就無妨說罢又送艮二十兩買小菜吃列位請听若是王姓官府一二千兩艮子如何打的動輕易也不敢胡作非為这知州王喜全也不管多少只以抗到監兒里就是禁伏肩顛权在手便把今来行随分付禁子斷了他的飲食不准人与他飯食那知道又遇見不怕是非胆大包天的金十义忍然受了高家的賄賂是白使的只不肯傷害好人竟然斷了牢飯金十义就拿高家的本財買孝〻良肉給他吃今日王喜全正思想要餓死他也須七日之外方得他死有人报說如何餓的死他今日还有人正桌的酒席送到監中与他吃王喜全聞听心中大怒說本州分付連飯不准送而他吃什麽人敢送酒席

王喜全 听見有人把酒席送 不由的
無名的火起大動了嗔 本州已曾分付过 什麽人
这㨾胆大敢不尊 飯食不准与他送 擅自敢
正桌的酒席入監中 故此才 立刻差違人丹丁
就是那 孫常井杜之徒用人 違禁子
一併負拿到堂上 并庚疵官向口供 王知州
傳柳押了二堂上 下面的 公差飛倒把話云
口稱老爷小人稟 奉命把 犯人拿到回稟明
堂上的 知州分付快代上 休要挨遲莫消停

公差答应忙扒起 走至堂外一声喚 老爷分付代犯人
只听的 堂外高声人答应 負拉有
禁子与英应杜上行

孫常井杜之父兩君公差負拉有禁子金十義英应臧昆崙走上堂来王知州分付代進来中役一齐答应說代犯人臧昆崙聞听心中大怒說吆誰是犯人好汗說罢昂然不理而入到了二堂臧昆崙只然直立全無惧色金十义乃是衙役得尊王法跪在一旁王喜全一見臧昆崙站立不跪不由的冲〻大怒把京堂木一拍大罵好强盜見了本州还敢站立不跪分付左右打腿只听兩衙役答一声喊一齐上前要打英应臧昆崙代怒一声喊叫說吆你们誰敢动我衆役見好汗声喊叫唬的丁〻一齐站住都不敢上前動手只听英应說知州你元来作官不明你怎麽就知道老爷是强盗

臧昆崙 滿臉含嗔腮代怒 一声喊叫你不明
口内連把州官叫 元来為官你不明 可怜你
白食皇家主子俸 空在此処作州尊 你怎麽
知道老爷是强盗 時無作有乱胡行 还要叫人打我腿
你老爷 不跪的元故你不明 其中就里告訴你
管保你的嚇魂京 老爷的 身边現有御批旨
万岁皇爷圣旨文 故此难以將你跪 况且是
特意前来把你尋 見了貴州為有事 你公然
令人負我乱不通 少時到要看〻你 怎麽樣
老爷開貞結事情 貴州你 不分皂白把官作
一味胡塗任性行 只怕將来可不好 現如今
有件事情向分明 胡老叔 他的負犯什麽罪
你听了 一面之詞貪賄艮 硬行負拿到衙门

賴他是　積年大盜惡強人　來打無供監禁起
要把他　斬結飲食害殘生　貴州的
天理何在你細想　王法何存自己尋　王喜全
听罷好汗一夕話　另氣的　髮乍冲冠動無名
知州王喜全听見英宏戚崑崙的這一番言語只氣的怒髮冲
冠不思原由他又一味動怒一声大喝說事好強盜明々的而大盜
同合一路大胆前來而大盜送飯還說是前來要見本州你方
才還滿口里胡言說你有什庅御旨万岁爷的龍批你是什庅人万岁爷

的御旨龍批到了你的手中分明是誰哄本州希圖免罪那如何啓的
過本州你把本州當作那不明之官
王喜全　一味胡塗仗勢力　那分皂白與青渾
坐上動怒往下叫　大喝強徒快々云　你今日
既而大盜來送飯　一定是　通同為寇作綠林
大料你也難分辯　按理詳情真又真　你才說
身邊現代御批旨　不過是　假造謠詞亂胡云
方才要是到人等　他一定　被你嚇住怕你燻

今朝猜破你心病　為肯輕饒暮放私　我本州
須要單々只問你　捆老叔　打劫過都是什庅人
共是几起是何的　多少衣服幾両艮　若知好歹執實訴
本州寬是免動刑　你若是　支吾搪塞不招認
可知道　官法如炉鉄煉紅　那時節
你的皮肉白受苦　夾打還得要招承　快々言來好定罪
你若是　推遲不語我不容　戚崑崙
听罷知州這些話　他反到　哈々大笑不絕声

說貴州　我說你不明你到惱　着起來
劫盜之中頭一名
英宏戚崑崙說貴州我說你作官不明你反到有氣叫你方才所
言算是劫盜之中第一我方才告訴你々還不醒悟你還叫我实招
胡走亂打劫過几次都是什庅東西多少日兩如不实說就要動刑
夾打如此君來相你這等作官是一味的貪賍高懶不理民情貴州
你只顧如此而行有天理难免居害良民知州王喜全闻听好
汗之言更加動怒把京堂一拍說唗好強盜這等無法無天左右

快將強盜与我打倒押起來再問
王喜全　一拍京堂連声响
強盜胆大了不成　左右的　叫一声
綁起他來再問明　那里這等無王法　快々動手來打倒
王知州　大喊大叫說快打　撓攪公堂罪难容
左右一見官府惱　一丁々　怒聲如雷不絕声
一齊發威往上跑　各拿板根要打英宏　害怕有忙那敢停
戚崑崙
看見眾人要動手　一声大叫少遲睬　小輩們

誰若上前敢動手　管叫你等活不成　這好汗
手扒鉄貢椅又慌　怒氣填胸眼如灯　日光內々威風凛々
赤氣騰々令人京　光景就要動粗魯　嚇的那
衙役退後不敢前行　常言俗語話不假　大將軍真有八面風
王喜全　一見越發動了怒　怒聲如雷喊連声
只喊強盜真反了　如此胆大包天　打諒無法正治你
調動官兵定把你拿　戚崑崙　並不動氣只大咲
傍边里　有个書吏心內明　他本是

刑房書把口供寫　有才有智李同保　着見好汗這光景
附內明白八九分　暗暗說　來若不善有元故
不和大盜兩殺人　果然是　响馬赤林見官府
邪不侵正自古云　這書是　想罷上前弓身站
口尊老爺莫動嗔　他說御批在身上　叫他遲遲睛着明
賊崑崙　若不現古皇爺寶　那時節
再動刑具問口供　書吏說罷一夕話　把一個
知州時向氣作了心

刑房的書吏為人心也明白有志多才看光景此事其中定有元故若
是黎民百姓大膽盜也無有見官如此光景必是什麼和訪的大人到此才敢
如此硬正連忙上前弓身打躬說老爺不可發威動怒他既說有万歲
的御旨龍批在身老爺何不叫他請呈上看明白如果是有再作道
理如若是真有那任乎老爺瞞他問罪豈不放心王喜全因日不識人
那里听的進書办的話呢說是老爺作官难道說連你書吏不如這
要你來叫道不干你事本州若不來打出他的口供來本州再不作官量出
這王喜全何常能夠長大本來就不如書办的才學這些閒也是了

命運一定知州王喜全只是滿口大嚷打呀打呀左右衙役又不敢上前
個個怕村思下的威勢弄的兩下里為难有几多衙役頂你元也都
是好汗着見賊崑崙如此無礼又見官府動怒不免的着也就大怒施展
本領上前動手賊崑崙有意也就動怒恐奈賊崑崙是天星下界又
投異人的傳授先是一員大將之材後來還要立功报効殺到一品當朝位極上卿
且說那　衙役頭兒人兩個　他們把
英玄好汗当年人　一個叫作黃成印　那一個
李如明就是他的名　看見知州動了怒　性嚷性叫不絕声

只叫左右快動手　打這不法胆大人　他兩個
不由也就心大怒　各舉棍棒打英玄　那知道
好汗天生力不小　小人為能把功成　賊崑崙
兩手掄員又搪塞　黃成印　冷不防肩重响一声
腦袋中了無情鐵　頭破血流淌鮮紅　李如明
臉被英玄一把掌　打了個　立刻腫起紫又青
衆役衙　一見也就齊動手　皆被那
英玄掄拳打退一傍存　王喜全　坐上發威只喊嚷

只叫打呀打呀利害情　賊崑崙　一見心中暗思忖
細想知州狠不明　若如此　鬧到多响是了手
他算到底胡塗虫　一來是　万歲設立法堂上
二來是　人多勢衆礼难分　只管兩他細講論
怎奈他　忍不醒悟却怎行
英玄賊崑崙見知州王喜全忍不醒悟算朝廷第一坏他的官事
小恨了義的事為大想罷只得說王貴州你執意不听老爺的言語也
罷我請出龍批來你看一看便見明白你可叫你的人退後王喜全

果是如此說衆人暫且退後喊衆役齊声答应都不敢上前又見好
汗賊崑崙從胸前解開怀中取出黃綾口袋從里面請出五爪金
龍御批聖旨一道高高捧定說請貴州過目王喜全看見金龍黃綾御
批也不看上面是什麼言詞嚇的他慌忙一撩袍服就双膝跪倒在公案之下
賊崑崙　手擎御批高高舉　王喜全
一見聖旨冒了魂　不知上面什麼話　双膝跪倒地埃塵
公案以下忙分付　快排香案莫消停　礼房的
書吏答应不怠慢　設擺已必一傍存　王知州

忙行三跪九叩礼　請过黄綾御批文　進有礼房书办手
付又跪倒地埃尘　但見那　书吏来正身跪起
開读皇宣語高声　上寫着　奉天承運皇帝詔
晓諭各州府县尊　自古帝王御圣世　有罪必罰功必升
朕本承袭九五位　国之贤良谨尊行　忽有江南常州府
常熟县内一民人　盛国彬　忠义素習多才智
我朕私赴特加封　賜他官爵為侍将　有缺候補須謹尊
只因為　寡人路过豆庄镇　夜宿在

王文德的店内存　门户未闭失去了　不見我朕宝二宗
一宗是　赤金盘龙镯一对　一宗是
死尖一对玉球成　卻内地方官追要　恐不能得把事生
倘内州县若胡闹　反害無辜善良民　今批着
候補侍将执御旨　代朕查訪金宝珍　一任那
王公侯伯朝郎付馬　一任那　士庶人等軍与民
如有隐藏平搜我　訪查拿人礼当考　如过関津桥渡口
不許欺詰便放行　所到之处由他过　勿許攔阻旨為违

盛国彬　逢州吃州遇县吃县　年終报銷朕帑户
执此御批休轻視　倘若是　地方官有了拚差房
即向那　地方要人協帮助　一个拿了獲盗宝人
如有違悞不尊旨　啟奏我朕治罪名　欽此欽遵御筆寫
正德年月日賚明　上边有　国宝一颗硃砂印
齐年押月果是真　王喜全　暗暗嚇的魂不在
满面焦黄似淡金　渾身打战腿發軟　只嚇的
跪八半天起不能　半晌扎挣才站起　他伏又

從新又跪盛崑崙
知州王喜全跪叩皇宣御批圣旨已畢又嚇的半晌扒不起来進句多時
扎挣起来從新与盛崑崙付又跪下不住的磕頭連忙說大老爷饒命
快請里面坐盛崑崙說貴州你只管放心我盛某决不記恨与你論
其礼来你作不的官該当早早回家不然依你这暴行事夜内必要
有事且說知州王喜全这一来吆呼把屎都嚇出来了只是為有磕頭
央那些衙役等一个个嚇的渾身是汗說可不好了这衬若的不
小方才若是刑的官还可以他现今是私訪的大人若一啟奏皇上衙役

拉打欽差該当何罪不說衙役心中害怕再言刑房书吏腑中自語
我瞞着这个人来歷不相大該叫馬快去私訪的大人到此我方上前見
州尊大老爷掏揣不许他動他反到把我喝退只叫衙役打我看这件事
怎麼結局呢了我的主意高無有得罪欽差我是不怕的没有我
的不是不說書吏自語且表知州王喜全这時侯也不知怎么才好只是
跪叩欽差口尊大老爷寬恕卑職無知之罪英雄心中不忍用手把他拉將起
来知州才要往里相讓只見盛崑崙頭上頂这一京腦袋嗡的一声冒了凉
王喜全　要把英雄往里讓　猛然抬頭吃一京

只見那　好似頂上代着頁　这才把
知州頂上走真魂　嗖的一声冒凉氣　渾身乱战体搖鈴
付又跪倒將頭叩　口尊欽差老大人　卑職該死真該死
大老爷　貴手高抬容一容　從今知过我必改
再不敢　冒撞無知任胡行　只求乞
賞我卑職那頂頁　一門老幼尽活是　盛崑崙
闻听不由哈哈笑　你要这頂万不能　必須見与当今主
表你為官法令森　輕易不肯就摘下　心想着

还要責他几千艮　王喜全　闻听連忙接言道
口尊欽差老大人　但不知　大人今要艮多少
我早哉　情愿孝敬尊命行　咸崑崙
說道此乃些小事　可怜你　無知暫且把你容
写了廷掛貞議你　知州叩首站起身　好汗說
此来不為别的事　方才你　已竟瞞見御批文
故此我　特意前来見州尊　料有别人不中用
要你監中一犯人　胡老叔　同我前去暗查訪

准与不准快々云　若說不给也容易　必須你
亲自跟我去拿人　王喜全　闻听英宏一夕話
把一ケ　知州时间嚇冒了魂

王喜全闻听咸崑崙說叫他亲自跟了去拿人嚇的魂不付体还是刑房书吏為人伶透連忙上前跪倒口尊大老爷但不知要那一个犯老叔咸崑崙說要的就是被夜叉神高大用告首誣賴積年的大盜胡老叔王喜全說快々請出来交与大老爷刑房不敢怠慢連忙写了火票提星字四号的胡老叔上堂回話衙役接过火票而去这里王知州王喜全忙々亲自出來咸崑崙把貞開了又把金子义的貞開了拿義心中一想怪不得硬正元來是一位大人暗訪到此正自思忖只見把胡老叔代到王喜全連忙說快々打去了枷貞胡老叔正打量

提去还要夾打只見王喜全要請咸崑崙進内英宏說道不必鋨的事情巢急貴州時艮拿來王喜全闻听随急拿去艮一千両英宏不肯全要只要了五百両出来送了金子义一百两下剩四百两給与胡老叔家中使用二位好汗商议我与金魁玉兜央明日再論

詞　忍耐修身之本　剛强惹禍根苗　萬事容讓最
為高　不動無明方好　項羽拔山峯頂　烏江
曰　死無下稍　洪々列々氣冲霄、只怕無常来到

此書残歌畧念昨朝話表西芦村黄粮庄頭夜叉神高大用謀姦胡老叔伏义救節妇打破婚姻惡人怀仇首告胡老叔誣賴積年大盗州官受賄來打入監咸崑崙設計救火打救烈女闹州堂献元批救友傷已表明　單言咸崑崙与胡老叔出了州衙全到胡老叔家中胡老叔說想愚兄的罪过你救了我不死来　知英弟

是什么方法能与知州饒放到要請說明白咸崑崙說此事說来甚奇小弟偶在琉璃河酒店飲酒遇見一位軍官喝酒将十兩一定大的銀子賞給一個人及至飲完酒時腰内無艮叫酒保跟去取钱賣酒之人可惡異常不肯令人跟去只要剝脫去单的衣裳我看那去单的不是平人是小弟替他还了酒帐而那鄧剝皮說夜间偷他酒壺誰知鄧剝皮心中不服到了夜间是我小的弟畧使小計偷了進内給他送去意欲使他知道感激鄧剝皮不知好歹又打賭偷他老婆身上穿的庫子鄧剝皮

心中趙加不服
兩下里 立下合仝打賭賽 講下賭贏見相爭
我若是 倘不來輸艮五百兩 他若輸
酒店買賣全讓人 那時節 小弟正有艮六百
無処使用現取存 当軍之人偶着我 各出花押作中人
我小弟 半夜三更偷到手 次日早
拿到鋪內大家看明 小弟心中反不忍 全要他
一分買賣太絕情 意欲不過要一半 不過為

皆因一時氣不平 不暑那 鄧剃皮好詐心太歹
假說是 清理賬日好交朋 他把小弟来穩住
去首去堂告贓情 我兩那 單官一仝到旅店
敘話之間禍事臨 鄧剃皮 以領官兵人無數
要貢小弟到衙门 誰知那 單官全然不害怕
不叫小弟出衙中 見長阿 你當單官是那个
元來是 正德万岁主當今 私訪出外訪惡棍
琉璃阿 遇見酒店胆大人

皇上立刻降旨為地方官押解鄧剃皮交明南户見小弟有外手
段匯時在立店王文德店內失去盤龍金鐲玉犯失不知去向封
小弟為付將之職賜與御旨保護身的龍杖進州吃州與縣吃縣
天下查訪無論王公大臣朝廷駙馬俱許我查訪所以知州怕
我因他鎖了我一鎖他要白〻與我向鎖我如何肯依如奏明
万岁坏他的前程方才送我一千兩艮子小弟心中不忍故
此取了他五百兩艮子雖是他做官平常不足之才有罪他
受小弟当取還與兄長安家之資胡老叔聞聽滿心歡喜說

這才不枉賢弟素日英名好但不知賢弟因何知道愚兄被
害前來相救 盛昆崙把遇見老者不平說出之事言講一遍
又說到 （小弟心中不忍想） 暗想偷取這个人 金鐲犯與宗二宗
乃是万岁御用物 小弟想 定然也是有能者
大暑武藝不是精 必須兄長一仝我 兄長仝我去尋找
踏訪打探信合音 知道兄長被人害 小弟前去方有成
所以才 知道兄長被人害 開州衙
方得人見出了火坑 胡老叔 聞聽英雄一夕話

不由吃驚哎呦声 說道是 原來此物是御用
万岁皇上的宝貝珍 愚兄深知這件事 落在了
大官員的手內存 現今要得兩宗物 據我想
难以查拿費精神 盛昆崙 听見金宝有下落
不由的 滿心歡喜樂無窮 小弟想到哥身上
必然知道信與音 今日我問兄長你 果知其中就里情
但不知 何人取去告訴我 又落在
什麼大官手內存 兄長說明在何処 我管保再來把功成

英雄盛昆崙說兄長你又說落在何人之手小弟保管前去立
刻要來兄長你的功勞不小只听胡老叔說此人外号大里蝗其
人也是义氣深重有本是真算神偷因為他在家根不平打死
本地一个土豪為民除害逃出在外也是琉璃河店中一病人
奔眼無亲实〻無奈是愚兄偶个看見不忍另逃遇难替他
還了店賬接到家中延醫調治直到一个月有餘方得病退身
安愚兄遇他徹里徹外置办了新衣新履
好容易 延醫調治病体好 愚兄又

丙他置办衣服新　他在外　打听一起当军者
人物英勇不寻仝　此的艮两数不少　腰内有
許多無價金宝珍　他知道　硬取大器不能勾
設巧智　随取欽歌到手中　我们母
俱不認得真本物　賣兩那　西路村的夜叉神
高大用　給了文艮二百兩　他却另
愚兄留下一百艮　再三不收他不肯　舞杀了得把命從
他也曾　丙我八拜為知己　筭是了

義氣相交好賓朋　听見說　後來皇差去聘女
高作了　極奢信逞女裙敘　兄來他
这了新咸州外任　山西巡撫成不轻　胡成芳
就是官府另合姓　愚兄想　此宝只怕难以巡
况然路在巡府手　如何輕意肯給人　若依愚兄樣主意
这件事　还得表弟费辛勤　急々去
我尋正德万岁主　必须把　始末情由奏圣明
胡老叔說表弟这件事还得你辛苦々々急々前去尋我万岁

奏明此事才好必须皇上降旨向他硬要不怕他不給戚崑崙說
仁兄不如其中就里皇上因為此宝小巧貴重若明向他要招
捻生事亦且揚名万岁私巡在外失落了金宝再者你我若
明向他胡成芳要此事定然不能一則無有对証二則胡成芳知
是偷的万岁的御用之宝他到作了准備要將金宝毁坏或是
隐藏不認反到上一道本章亦明此宝到叔人不得三則小弟
真若办了来得了金镯玉兒来方好顯親揚名
戚崑崙　满面含春陪代笑　口尊兄長在上听

小弟想　金宝既然有下落　此事容易何挂心
胡成芳　現在不過是巡府　便是了
總都手内官成功　但則是　合他明要到不妥
恐生别变悞事情　倘若隐藏另毁坏　咬牙难認無我尋
我小弟　所仗習学微浅藝　兄長根前筭称能
还是暗中来窃功　万無一失到手中　兄長你
若依小弟愚拙見　相邦就是这樣行　事情急々休遅慢
速快為妖礼上通　况且又有银甚兩　安家之费莫直停

还有什么為难処　求兄長　一仝小弟走这程
胡老叔　只要表弟將心放　兄長仝你去我尋
此書另斷不多敘　二人議定那消停　出门趲步登程路
飢餐渴飲夜住晓行　不過是　早起遅眠不辞苦
至無有　桃花店丙杏花村　那一日
到了山西離不遠　太原府的界内存　戚崑崙
满面含春闹言道　眼望着　胡老叔丙叫長兄
此一去　什么事情全到肯　偺不過

偷到手内完事情　胡老叔　閑听代笑闹言道
全仗表弟志謀深　常言世上無难事　有志之時肯成功
二英去　竟奔山西不以慢　到太原
進衙门顯手段盗取金宝要享大名

游龍傳卅一

俗語常言說得好寡不敵中棟樑盖然力大怎奈左手[illegible]棍棒
齊來眾難敵春要想脫身而走旧不肯遊閃攖頭青[illegible]了
狠命一棍打倒淂金剛旂隔下寶罗汗返才得使手兆山拔木
棍脫身而走命人看見一齊吆楞不表單言從牙角高四見許多人
圍不一了人反放他逃走心中大怒大叫小子們快快趕上与我拿住送
衙门治罪眾人答应却不動身沒牙屌一見誠可难為你們這些人恐不
折他拿住等也到衣跟了他去看看這人是那里來的睄明白了他的
住处你们大爷好言我他去算賬賊只有鬼頭刀常二奔鴉子赵五花

公鴨周大棒思狗李七一齊随后跟來不表且說春官勝瑞周日
當兵的将逕有泊下叫他出来到外面暗說我才要到了上房
睄見来不相旧日的模樣昔他也換了打扮咧旧如一位貴妃娘娘珠
翠满頭不為出奇所有的都是光风衫裙這事古怪誰知這个說話
旧傳石杜廖二人妓女两了四人聞听俱了心中納罕大家私下商议
小孟嘗　眼望三人先說話　叫一声
申信两神仔細听　當兵的　把我在下来观看
不相尋常平等人　你看他　生的品貌多出衆

光明他　打扮穿戴也福不輕　令人見了心中怕
大盖他　家中豪富有金銀　特意扮作當兵呆
一定是　什么大官訪事情　架子沉重口氣大
來派不凡可疑心　果然若是當兵者　不过们在北京城
却哲府　五軍营内為手下　他如何
使換官人是当兵　拓敢们　硬把妹子服㕷下
穿戴龙风衫与裙　要說貴人又不相　觀如今
又是兵丁一名卑　廖廷玉　說有什又說是了

我備办　这事管有九成　必是那位宗素鵉
康丕上　前来必同公務們　越想越是見疑惑
如不然　敢把妓女扮貴人
小丕常說咱三位不要胡猜他要不是有来脈的人他敢把娘子
穿戴打扮的不相ケ烟花妓女倒相是一位貴人娘々一般了以后
見了他到要小心是句了戲的了老伕卩弓了咱們没神捏他真要
得罪了他老人家那ケ罪過可也不小咧杜麼說言之有礼咱們
必須晴々月素到底是怎系的打扮單等夜蘭香牡丹花兩听說

月素穿戴打扮果不相一位娘々是的不過是只聞且未眼見不由的疑
心量巴一ケ書共的如何有這系的打扮穿戴這件事令人可疑果然
本是下猜办是位宗素那也為見真实到要打探々々是什麼底
救咱了妓女正然思想只聽杜麼二人向言說話
但見那　杜麼二人服代咲　眼望着
兩ケ妓女把話云　說道是　細想姑娘你二位
元是那　掌作接得標致人　作了人情還我們
你們也　該到他屋謝々情　向ケ好了才是礼

旧過去　替請前来飲杯起　明日ケ
我們這里備早飯　一会那　月素姑娘二人陪
旧看見　那位姑娘怎打扮　晴々的
打听看是見什麼人　来立你我知道了　大家都好放寛心
千万小心和仔細　不可輕曼那　夜蘭香
牡丹花二人正疑惑　月素穿戴未見真　听見杜麼二人話
正中心怀合九分　只見他　庄扮齐正移蓮步
出了房门往外行　不多时　来到上房屋门口

不敢招進立身形　正德卩　正与月素閑叙話
延香伺候一旁存　白晝間　君王為作那般事
况有ケ　女子在旁陪朝行　也見那
兩ケ妓女前来到　站在了　门外不敢往里行
單言月素看見兩ケ妓女前来才要起身迎接皇卩說苦卿不必
客房我自有道礼皇卩便问你二人到此何幹何不進屋里来二人
聞听只得走進房来見月素穿代也扮果然与往日大不相仝
不由的一齐跪倒齐向皇卩叩頭皇卩說不必行礼有話起来講二人

垂身侍立一傍月素見他二人磕頭只得站起身来皇卩說你二人
前来有何話講二人閑言說我兩ケ賤人蒙長官卩送与杜麼二
位盛情不尽我二人特意前来邀請長官卩与月素姊々明日早
到前边料坐片時以伸敬頑耍々々
正德卩　听罢兩ケ妓女的話　龙心内
參透其情自沉音　此来丕那為請朕　前去赴席飲酒价
分明是　打探我朕甚来由　這算他們枉用心
皇卩想罢開金口　眼望妓女把話云　你二人

回去告訴他們俩　頑耍有日且消停　為單的
明早上廟把香降　要在那　寺中遊頑散々心
及至回来天又晚　待尋着　改日一定領盛情
你二人　何不坐下吃茶走　兩ケ人
不敢作下心忡京　月素說　二位姐々請坐下
欵身々々飲茶羹　說着回把延香叫　你快去
倒茶丹盂給二人　女子答应忙轉头　前去取茶不必云
且說那　兩ケ妓女剛要坐　只覺的

怪事一宗罕京人
二妓女才要坐下只覺刀針扎的一般屁股疼痛連忙站起身來
看了看五凡有什麽物件只得又坐下皇爺說你二人只管坐下罷
二人方才坐定這才細看月喜上穿五爪龍衣下穿彩風繞裙頭
上帶的異宝奇珍就如月裏嫦娥廣寒仙子果相一位娘々不多
時過香送進茶來見女子也是棱瓶的作陪頭的首飾托定茶盤
二人才然接過茶來要飲忽見一軍官回話說奉命往役刀佳家
中要人的黃棟樑回來了言高四不但不肯給人反到喝令多人手拿

棍棒要打黃棟樑拿棍將他家的家人打傷了許多他的人多勢中
只得回來告稟
正德爺　坐上聞听心不悅　本府暗想有此音
役刀佳　高四如此真堪逗　公然拉有敢行凶
我朕考　差者之人動了手　可恨賊人法難容
列位明公仔細想　高鳴凤　焉知皇爺產鴉腦
他要知道是万歲　怎敢於去妓女身　皆因他
早已造下无边罪　討不過矣傾刻中　此是后話先不表

且說那　正德皇爺大明君　才要降旨拿高四
付又暗想暫從容　朕若要　明降旨意反不美
相樣只恐把事生　久聞這　高四本是有名惡
豪頭勢大慣欺人　我朕明日還上石　燒者回來再議論
不言皇爺腹內想　暗々思忖在心中　單言那
兩个妓女將茶飲　听人报　高四打了差去的人
看見皇爺不言語　只打諒　嚇的低頭怕又京
還是那　良囲子姐々有造化　四太爺接去福不輕

二妓女　正然心內胡思想　但只見
從外跑進一个人　却是那　店小二慌張至門口
大声嚷　軍爺不好了高四爺家來了人一群

話說兩名妓女見有人报高四硬把差去之人打回二妓女无知暗想說
這位軍爺惹不起高四太爺你看他所見說高四爺把差去之人打
了嚇的他低頭不語不用說也是怕定了高四太爺俐良囲子姐々
有福還有是高四太爺接去若是這位軍爺接來高四太爺要人
早已旧得給他思想半晌說長官太爺良囲子可曾來了无有罕爺
才要答話只見店小二慌々張々跑至內口大嚷說不好了軍爺
爺高四爺家來了一大群人闯進店門口々声々不依皇爺說知道
了你去罷外面有人招他哦店小二答应而去不表單言役刀佳

被人和店去擋的黃棟樑打傷了許多人黃棟樑走脫高四隨打
發鬼頭刀常三奔鴨子赵五花公鸡周大撓兒狗李七在后跟來赶
到涿州北関人和店門前眼看着那去擋的進店內去了手要奴那
肯容情一擁而入店東勝瑞周一見只嚇的魂飛魄散面色如金
無处藏躲只見那粉紅臉的軍官与那黑臉的軍官上前將申
惡奴摘住說吩你等休往里走你們是何处的人公然大胆拉敢
進店　單言常三赵五等見去兵的摘摘心中不悅說哦元來不認得爺們得爺
們說与你知道々々

申恶奴　一齐都把当兵拿　你们等

不認得卩們是何处人　告訴你们若知道　色管害怕魂唬京
西芦村　皇粮庄頭可知曉　高太卩
是我们卩的叔父哥　四太卩　乃是任男公居住
旧在這　涿州北边十里零　地名胡長人ㄣ曉
都是我们主人公　你等们　京里来的不知曉
也該方進細打听　四太卩　此处独損誰敢惹
冲犯之時罪不輕　你们這　店小二硬把我们打
他說是　使唤他去是当兵　你们把
方才進去那一丁　叫他出来與話云　交給我们代回去

任恶卯　四太卩奔落見丢京　申恶奴
一边說着往里走　怒惱了　愣怔胡卩動无明
赶上前去一巴掌　吧把常三　打了一丁倒栽葱
咕咚躺在流平地　護周公　嘡一脚把起立踢在坐
胡果老卩一巴掌把丁鬼頭刀常三把打倒護周公一脚踢倒了
丁杏鴨子起五四中花公鸡周大一声喊叫說了不得了打起卩们
末了高四太卩一怒連你们的性命不保英左威崑崙也在院内听
見這人說話無知大喊大嚷不成規矩上前說少說話周大那里

容得四要動粗被英左大罵們出来的旧是一脚踢倒在地梵思狗
李七看見势頭不好要回家去叫人才要往外走迎面参將江彬来
到護周公張老卩一見連忙說將他拿住別放他跑了江彬九听用
手扣掬說你要往那里走李七說你別掬我讓我回家去叫人前来
好与你们算賬
江参將　听罢李七一夕話　不由的
无明火起怒冲ㄣ　他口中　大罵賊人真撒野
满口胡說信口噴　快些与我滾回去　說罢話

巴掌掄元照臉楞　只听吧的一声响　咕咚打倒地流平
西起轉身店里跑　不敢吟来不敢哼　護周公
口中大嚷把店家叫　快拿繩子莫消停　都把這
恶人一群都綁起　少時押解送衙门　只見那
店家說　実因單官卩的話　我小人
不敢輕易惹衬根　這些卩们誰敢惹　尽都是
高四太卩是家人　護周公　張老卩聞听心好惱
罵声小輩好无能　只管上去用繩綁　有事老卩自担承

店家還是不動手　傍站立不敢云　張卩一見這光景
髮巾冲冠喊一声　好店家　竟敢不听我的話
胆大无知怕恶人　才要上前用手打　那店家
唬的大嚷語高声　皆因我们怕惹衬　不敢動手怕是真
既然單官來作主　何必有氣動无明　御旧是丁即容易
倘若是　有了亂花你应承　不与店家什麽事
單官卩　休得連累与平人
店家言罢時把四丁恶奴用繩綑起張老卩才要進内啟奏只

只見太府蘇進出來說里边傳出話來所有拿住的惡奴別看他们
是誰家的人每人重打四十大棍放他去罢等侯降過了香再与改牙佛
筭賬張老卩等者不敢怠慢令人把惡奴拉倒每人打了四十大棍只
打了个哀声不止血水直流四个惡奴半天爬不起来扎掙着爬起
来這才逃命回家不表且說夜蘭香牡丹花方才所見說改牙
佛高四太卩打發人来要打丐兵的心中暗想這位軍官卩惹的
這件衬子闹来真正不小
二妓女　本是无知賤人輩　他把那

当今皇卩看的輕　光景麸蔵不敢惹　及替害怕去就京
又只見　有人進京回稟話　已將那
惡奴拿住上綁繩　丐兵的　坐上分付難饒恕
每人是　四十大棍莫容情　妓女闻听心暗想
這軍官　竟敢打高卩家內人　他还說
我尋与他筭々賬　口氣不小怕后松　今日个
打了家丁不大緊　内情有　这衬惹的不非輕
不言二人胡思想　借替古人就怕京　且說那

正德皇卩開金口　眼望着　兩个妓女把話云
正德万岁龙面含春眼望着夜蘭香牡丹花說你二人既然前来
不可空回在此吃了飯去罢二人闻听說既然軍官卩賞賜賤人敢
不從命此書剪断不可重叙登時擺上飯菜但見皆是異味奇
品非是人间应用之物二妓女並無識見不敢吃用二人飲酒弹琵琶
唱曲兒与皇卩听至天晚方撤皇卩又令迎春女若有廻避要与月素
安寢皇卩寬衣之時脫去外衣旧露出里边都是龙衣珍珠汗衫
旧把月素唬的京疑不止暗々思忖无何丐兵之人身穿龙衣礼者

肯此光景有些古怪
這佳人　若見龙衣打身作　不由的
腑内着忙吃一京　暗々說　軍官太卩真古怪
另人看来好疑心　光景不相尋常輩　其中一定有隐情
越想越怕无主意　連忙的　双々跪倒把流平
口中只把太卩叫　小奴家　請问到底是何人
說与賤人如知道　明白之時方放心　正德卩
晡有月素生的美　天然俊俏点雅溫　一派端莊穩又重

不相尋常下賤人　越瞧越愛龙心喜　又見他
跪在地下吐莺声　連忙的　双伸龙腕手扶手
說道是　芳卿起来再談論　快些宽衣陪伴我
侍等咱　魚水欢会慢々云　那時方才告訴你
我的来意你好明　皇卩說罢一夕話　那月素
粉面含羞一陣紅　半晌口把軍官叫　太卩在上請听闻
我奴家　虽是烟花為下賤　流入娼门不由身
日期未必無進容　尚且是　闺閣女子未接人

今蒙軍官来抬愛　我賤人　焉敢推辞說不道
明日个　太卩还要把香降　圣母娘々有威灵
必須斋戒虔誠敬　作此事　有污貴体冲撞神
奴以來　軍官来言告訴我　進了店
四未侍奉任駕行　皇卩闻听喜又愛　開金口
叫道芳卿不必害怕　待我說来你知明

佳人月素女口〻声〻只求長官卩先將来歷說明使奴家知道〻
也好放心等燒香回來之時賤人死不隨侍太卩魚水之歡懇求
太卩設法救奴出此火坑　奴家情愿終身侍奉永不忘恩奴着
長官新不是当兵之人一定是王位宗亲不然肉里如何穿的
都是龍衣珍珠汗衫之礼就是長官相貌也不像平常之人
王子叫奴家川代這黑龍凤裙衫奴家只是害怕太卩若不
說明是什么人至死不敢起來說罷〻〻眼泪汪〻真是由海
棠看雨露滴花为娇音嫩語說的正德皇卩又喜又爱阵

旨說芳卿不必如此你說的甚是有礼有然听你的言詞王於
向看軍的來歷念你真心实意並非假意虛情只得說与
你知道朕非别人乃是当今正德万岁爷有駐官污吏土豪
恶惧抗害良民百姓我朕訪知以便拴拏勇除地方之害
方卿不可声張見了夜蘭香壯丹花还好同称呼朕今暂封
你為百花宮妃侯朕事完接你進宮　月素聞听当兵的
当今正德万岁只欢喜的芳容代笑叩謝天地上前與皇卩跪
頭謝恩平身話起君妃二人沐浴身体各床而卧時那里睡的着貴人是

歡喜的睡不着皇卩是喜愛月素花容美貌想要成双作对睡不着君
妃兩床話月素說挨奴家看眼来的這些人一个〻相貌生的威要想
来都是大官正德皇卩說方卿的眼力不错
床上面　　皇卩听罢月素話　　向金口
連夸方卿眼高明　　那一个　　三橋長丹粉紅面
年紀三旬有余零　　姓張名字叫張永　　我朕封為護国公
那一个　　黑臉胡杰多横愣　　他在那
五軍都督府管兵丁　　都指揮之職朕欽賜　　天生英勇慣战征

那一个　　姜黄臉面是參將　　他在宣府轄管軍
名叫江彬朕當下　　暫且保護駕私遊　　那丹丁
死頂二人是内侍　　常隨寡人在宮中　　蘇迎陳敬轄太府
代當里　　冠花代履朕衣衿　　那一个
奔婁頭的歲數不大　　現今二十有餘零　　他本是
作賊之人多侠义　　改邪归正棄綠林　　替我朕
我回金鑾死大宝　　封他為　　候補付將有功升
月素聞听皇卩話　　俯内欢喜樂充芳　　君妃二位閑話話

一夜無眠到天明　　慌忙起来梳洗打扮　　要上廟
意東度誠把香焚
紫微星真命天子代領紅喜星要去上廟進香早京動天仙圣母娘〻
恐怕有恶人冲犯圣駕速令夢神与那些金頭道人等托夢說明
日有大貴人降香小心侍奉不可輕忽又降法旨为本廟的神祇將
山门紧閉只等貴人一到方須開门神吾法旨閑閑山门不來罕
言东金頭人〻作夢醒是一幕不由的人〻納罕〻〻称奇什么
大貴人来降香呢叫我们小心侍奉有娘〻的灵在誰敢不信罕

了明日俗们只當神晴有不的穿代的体面的一定四是此書單言
高大用因為家中被盛崑崙苔救耿小姐与父母团元把夜
又神的宅舍燒了〻寒苦恶賊心中時〻害怕許愿九月初九
日花馬会高大用乃是皇粮庄頭諸事便易到人家还可以
惟有他的花馬出衆
高大用　　許愿前来進供獻　　令家丁
台定近步卯晴俾　　不多時　　到了娘〻廟門口
相惹的　　牟人观晴不全尋　　黑武做的精又巧

高標架鍩迭々層々 人々看見齊誇好 丁々稱讚不絕声
不言衆人來誇獎 且說那 皇粮庄頭夜叉神
先談出俊的頭里走 他却跟隨在后行 看見家人廟外站
瞧了瞧 山门緊閉發愣怔 由有那
許多逛路燒香的客 不知元何閉着廟门 叫着不見人答应
真正希奇怪事情 高大用 奔日週圍看一遍
各処的 買賣全都到來臨 閉着山门人納悶
夜叉神 令人上前手敲门

皇粮庄頭高大用見廟门緊閉心中不悦說今日乃是正日子娘々的圣会元何這時候还不開廟门分付小子們上前去叫喊家丁答应上前手拍门說快些開门我們是盧村皇庄高大太爷前來进香会的快些開门里面道人听說皇庄高大太爷前來這还了得一齊慌々張々要開山门

廟中的 老道听見把门叫 却是那
皇粮庄頭到來臨 丁々慌忙往外跑 心想的
開放山门好接迎 不多時 來到跟前过怪事

人々頭迷兩眼昏 也有那 搬着石碾杆齐用力
也有那 頭冲橋朵下絕情 一丁々
脳代碰的咕咚々响 疼痛难禁哎呀哈哼 双手只把脳代抱
后來只見人碰人 來些的 山门摸不着在何处
只是的 手忙脚乱鬧烘々 又听外面人吵嚷
那些丁 作買作賣衆人云 齐說道
高大太爷來献供 不開山门主何用 既在廟中当老道
到底出着何事情 瞧々這是多咱晚 太阳高升数丈零

不知這是甚道礼 难道說 还嫌竟呢不開门
高大用 他見半日无動浄 心中不悦怒冲々
无名火起一声喊 怎麼的 我來献供在耳龙
小子們 上前給我用脚踹 使劲砸打浪廟门
家奴說 小的們砸打不開放 這件事情怎麼行

夜叉神高大用見家奴砸不開山门无計可施叙動粗魯砸着見娘々廟善地正然心中不悦只見來了两丁人揪成一处大嚷說我二人是起誓嗚咒的來至廟门前見山门不開二人大嚷快開山门我二人來起誓嗚咒怎么廟內的老道难道都死了嗎這会你不開门两丁人見叫不開着急端起石頭砸门只見石頭反碰回來打二人打的頭破血流一齊淌到在地這丁說我得了不義的良子五兩是真的那丁說我昧了五兩良子不假這丁說我騙的是王有道的良子那丁說我昧的也是王有道的良子衆人闻听方知二人皆是昧心今日來至廟前俱各承認但見山门还是不開高大用也是叫不開衆人皆替廟內的老道会頭捏着把汗你齐說了不得了這一惹惱了皇庄高大太爷他們連廟都住不成了書中不表衆人閑談单言正德皇爷代領中保駕的大臣前來上廟降香貴人同素身坐小轎皇爷步下行走忽見些賣香燭紙馬的摊子龙心暗想既來降香也該請些香燭錢粮方是

正德爷 想罢轉身款龙步 來至了
賣香摊上立身形 眼望那人開言道 為軍的
要請香烛献神灵 買賣人 接言口把長官叫
大太爷 左用几分請講明 乃因皇爷却不懂

问金口
買賣人
我這里
又到一处向分明
走至末后小滩上
或有或无快々請
買賣之人時遅至
大太ㄗ

說買香烛一百兩艮
心中不悅代怨云
没有那些另討別人
也是苍店說没有
皇ㄗ説
没有好我另向人
決意等才大遅延
要用現成凡处存

可巧那人没造化
大晴早起就打洛
皇ㄗ点頭說罢了
万岁欵步往里行
一百艮的香烛可現成
也是這
口内連声苍应有
皇ㄗ説

既然如此休代旻
那人苍应說知道
但只見
相离不远崩於门
不如道
大闹娘々右眼下被敍要遭殃

你与我
他你那
軍人正把山门叫
高大用
奇兵這樣大权術

送到右门莫消停
四五百分送進庙中
正德ㄗ
心中一動說奇怪
恶人怎晓根应到

正德皇ㄗ相离山门不远只見两扇大庙貴人小轎[illegible]
门大殿前下轎皇ㄗ逕奔随后往里所走内龙目观看右内[illegible]
程盖造的齐正但見賣香的将所有的香烛不粮尽都搬在大殿
台楷之上皇ㄗ与月素拈香已必用火焚化阡張元宝菩太府陳
老ㄗ故艮丹封於賣香烛人拿去后来再賣香烛人所見剁二
傻子四五个的東西用賣了敌艮一百两个々各愣单説剁二
傻子接过艮子真正欢天喜地從此發了且説正德皇ㄗ代領
月素燒香已必各处遊嬉但見那作買作賣的人山门一閙孔

烘々擠進庙内齐把滩子摆上
但只見
木作花棒油五彩
公唱的嗓子嘹喨美中听
又听的賣凉糕的高声嚷
多加玫瑰黑似艮
地下放木棍扦子一大捆
嘴内哨出虫鸟声

杂貨堆在两边摆
小罗小鼓响咚々
賣了鲜的買几朵
加桂花冰糖果餡美味馨
進庙的玩耍场不少她
单刀拐子与流星
摆下帐子攒入內

各東的於賤假艮
小刀小的摆设都
賣花尔在山门里
梔子茉莉白玉針
五仁色皮灌汁餡
打巴式長
拳短打李赫的精
孝相声中间摆設兰布帐
一ケ人
要孝男女几人云

說書的西南城調
要分東十三則
必須要規分解真
口内說
専治楊梅蚕甘漏
招牌上而寫的清
变戏法大碗变來了
大盖大
吞劍吃康死变生
不什閙秧歌数來宝
昆弋梆子閙烘了

喉咙夫憋字韻清
賣药的九款膏丹滩上摆
五劳七伤疯瘓瘲
四ケ大ㄋ睛月令
大碗内魚水满成
还有全又見那耍球男一场
八角鼓你愛閙旦
正德ㄗ和須月東遊玩遍

緊慢遲疾有韻促
招牌上寫不欺人
保好受謝
算命的九本書桌上放
子平流年五十文
地手板彈花杯取酒
鐘子杠子梧桐昌精
又听得
唱古塔唸唱大戲
君妃及款貴走入客堂门

正德皇ㄗ仝月素走進客堂歇坐吃茶不表单言夜叉神高大
用未進献花果今日叫了半日山门还未開意欲動粗此乃喜
地忽見一ケ奇兵的代白一乘小轎一到根前山门大開心中説
兵說可莫非老道奉承奇兵的不成断无此礼叔見那奇兵
的又没叫山门旧大閙到有些古怪恶人那里知道是庙内的
神祇看守山门且說高大用只得進庙在娘々駕前献供
参拜已必各处遊玩来到客堂就往里走只見一位黑臉的
奇兵的上前拇抲說吗你往那里走說着用手将高大用一不

扯一溜歪斜夜叉神大嚷好的不提得大太卩了愣怔黑卩說吹
淌嘴胡說你敢在老卩跟前搗什庅太卩还不快走客堂内有
貴人在此高大用周听徹々的答哎
夜叉神 听罢胡卩一夕話 只見他
徹々答哎兩三声 乃兵的用威嚇我（你到不的） （大太卩不懂什庅叫貴人）
里面不过有婦女 想必在内都是真 就叫你高（大太卩看一看）
這又何妨大事情 （是什庅貴妃娘々）宮主女 怕人瞧見美貌容
既然怕叫人看見 不該燒香進廟中 （高太卩可偏瞧々）甚模樣

（諒你們不过一）起是逃軍 还敢在此混撒野 （你們也不知太）卩利害名
劝你忍耐是正礼 （再若是充愣多）說粮餉刀 拿了尔等去问罪
后悔難逃也用不中 說話之間又往里走 （胡老卩用手）攔不放行
（又只走过）一見亇粉紅臉 三綹長冉墨染成 也是亇軍（兵打扮開言道）
叫一声 那人元何好不明
護国公張老卩上前說道那人你好胡塗告訴你里面有貴人
在内你瞧不得難道說誰家没有妻兒老小你們家春也叫别
人瞧着不成庅請各自尊重才是高大用說那都是放屁平

是誰高大太卩瞧定了我的人呢啊々連声答应高大用說跟
我進去說句話硬往里走救国公張老卩一見大怒說好惡
賊打敢硬往里走赶上前揪住高大用的后領扯了一亇仰
面朝天栽倒在地
夜叉神 仰面朝天栽倒地 （氣的他）口中大嚷喊連声
說道是真撒野（反了々々） 竟敢把（太卩扯）倒摔在塵 這还了得豈有此理
兄法兄天胡逞兇 小子們快把他拴起 全都解送涿州衙门
何处逃軍來至此 庠加審向治罪多 （衆惡奴）听見主人分付話

一齊答应往前闯 奔了公卩要動手 愣怔黑卩怒氣冲
元睜圓目一声喊 尔等因徒胆包身 （一伸手）扠住惡人丹支脚
就地拉到廟外行 （衆惡奴一見）上前要救護 張老卩（見明火起往上）丼
代怒大叫平山華 尔等兄知了不成 倚多為勢敢動手
都要作死丧残生 （衆惡奴仗為主）人勢力大 国公之言焉肯听
大家一齊動拳脚 二位老卩大動嗔 施展本領只一陣
乒乓响声振耳鳴 拳打脚踢疾又快 惡奴唐住怎得能
（只打的哀声不）止齊叫苦 一亇々 四散奔逃跑出廟门

胡張二位老卩將惡奴打散愣怔黑卩把高大用扯為腿子拉
出廟门围上車多闹人齐說這是皇亲高大太卩你們不認
得快別動手胡老卩說你們休得胡說這果惡人如何認得
你們不必管只見許多惡奴被救国公張老卩赶出廟來一亇々
京流失邑飛奔而逃張老卩大嚷了不得々々々把惡賊拉到店
内吊起他来回去再向胡老卩答应一声把高大用拉將起
來送到店中不表車公這一闹人々害怕亇々担京且說正德
皇卩与貴人月素在客堂用茶巳少出來上轎之時被那些輕

薄小人看見貴人的花容月貌人々观着誰知俱各歪了頭扭
為脖子惡不能正过来正一正脖梗子疼痛人々才曉得是娘
々威应合顫燒香禱告這些人疼痛方好正德皇卩一路前
行观看世景人民風俗真是太平氣象錦秀乾坤草言那些軍
軍人等三亇一攢五亇一伙紛々的言講 呼兄喚弟語紛々
那些亇 軍民人等齊言講
一送亇說這起（马兵胆不小） （把芦村高大太）卩拉出廟门 打了亇希爛臉流血
还把他拉在人和客店中 （那一亇黑臉马軍的）实英勇 把皇庄夫（在肋下）走如風

听見說中高吊起
送到店定要吃便
当兵的狡對事
誰叫他
偏〻的
這个說
料也无法将他治
卻與皇上有來往
昨日个

這个几荒可闹的不輕
那个說非將他人家
硬要晴着人婦女
強在硬查巴子上
他白晴〻昔造花
他的那
我晴有兵硬硬了
迁起單
若了胡良一窩蜂

高大太卩實難惹
皆因也是有我起
此事元來礼不通
不怕勢力惹（恩）衬左
（若要是硬有北去又）有何難
勢力滔天府県通
那个說你們元來不知道
硬把人家四五个

扯到当街拷在堂　每人四十根柳棍　吸呼打死喪殘生
高四太卩若知道　焉肯輕饒善罷容　按下衆人閑談論
且表正德主当今　数步刚到人和店　只見那
一群惡奴手執棍棒齊來圍住了店門

正德皇卩听見中軍民言講惡人勢大通官通吏心暗〻發恨說道竟有這一帮痞棍若不將他們剪除實為地方上大害思想之間到了人和店門前只見有許多人手執棍棒前來圍住店門皇卩走進店內不表且說店東勝瑞周見当兵的將夜叉神拿進店去公然吊起只嚇的渾身打戰面目焦黃心中報怨說這起当兵的戴当是一群才神元來是一群吊客喪門虽然多賺几兩艮子就自不多來京怕不言店主想京且說正德皇卩見店門口這群人來者不善必是高大用的家人虫不迭

此惡奴見当兵的扯着腿子咀王八扯出店外一齊上前救被護國公张老卩夾在肋下不能動轉又不能招架当家甚遠就近小到沒有房高四家营訴高四閑听当兵的把夜叉神兵到店中高〻吊起心中動怒火往上冒大罵一聲好一起迯兵方惡胆天識高四若不下毒手決不姓高正然生氣只見王大楞上前說四太卩了不得了那些当兵的昨日將咱們家的鬼頭刀帝三奔鸭子赶五花公鸡周大撓思狗李七俱各一概打的堪〻至死縣在刑好人並付房內今早方才有人前來送

信高四一聞此言大叫氣死人也〻〻〻什么当兵的胆大包身竟敢把我的人打傷這还了得左右快請朱先生前來喊家人答應不多一時只見先生朱孝文前來說四太卩為何這等生氣向孝生說來自有道理沒有房高四把一往前後的話告訴了一遍此生朱文孝說四太卩只管放心不必生氣

朱文孝
听罷高四一往的話　說道是高四太卩請放心
這件事情交與我　包管你老怒氣平　当兵的
靠他又有甚本領　竟敢來沖狀太卩礼不通　胆子真有巴斗大

反了天了著野人　我晚生施展〻〻小本領　筆頭尖
畧動一動墨〻難　叫他們　吃不了㕛得兜着走
雖不能死叫他發了昏　高四聞听心欢喜　把你全仗老先生
筆下施展大本領　事完之后謝先生　朱文孝立刻研墨提筆
甫紙案上那消停　思想先打一草稿　狀說道必須如此這等行
安心正治当兵者　下上那　利害言詞方有成
朱文孝不多時把呈狀草底寫成說道四太卩我念〻你老人家听〻使得使不得再寫具狀人高鳴凤呈稿当兵行兇根

白赤人事今有北京城来的无名巡兵七名今將皇粮在須高
大用公然吊打又把高鳴凤的家人打傷无数堪々到致死巡兵
現住在人和店内叩乞州尊大人按兵丁照数貢拿從重治罪
所呈是实高四听了一遍連々誇奬說果然說的妥當快々
着寫出来有人送去朱文李得意搞々隨秦寫了情字呈
狀一張高四隨备了一分重礼打發家奴到涿州衙门投递
高鳴凤 呈狀投進州衙内 王喜全
從頭至尾細看明 腑内沉音心暗想 竟有這等悪兵丁

公然行凶胆子大 枉打皇杠丁不成 他令又送了一分重礼物
這些東西可不輕 上高白米正十石 肥猪一口有百金
还有鴉鴨正四对 （三百斤）重罗白面似雪同 一罈紹興好南酒
外二十送兩細綵緞良 州官看罢心欢喜 深感高四重大情
這件事情必須办 提他是誰也难容 （王知州）想罢之時用硃筆
標寫硃票不消停 立即貢拿书兵者 无名巡軍廿七名
前来书堂听侯審 如敢故違治罪名 点派快頭人二名
領了硃票走出衙門 高宅家奴 邀請公差到厰甫

大酒大肉款代東 每人又送艮五兩 打發那人欢又欣、
一斉口把大卩叫 你老人家請放心 （左役二）此一去々叫他们起々我们兩
才曉公门左役人 必將他正路叫他吐了呆 才知我们那有神
說罢大話艮散起 真菩是美差一件（果无另） 吃了个酒足飯飽出了甫
急忙々 竟奔人和旅店门
涿州衙门的兩个公差出了飯甫不多時来到人和店门前
一斉内目往里觀看見店内甚是情爭差人和成功段有言
二人往里走自口中大嚷說要拿书兵的貢去見州里太卩店

家快来々口々々勝瑞周聞听外面大叫出外一看元来是州里的承
名快手心中就有些発毛連忙上前說二位班長有何貴幹叫人
出来兩个差人怒目橫眉眼望店家闹言語話
二差人 眼望店主腮含嗔 立目橫眉叫一声
（勝瑞周 你还在）怒反问我 叫你却因何事情 店中住下許多光棍
悪人胆大了不成 得罪了（皇杠太）卩硬吊起 打他的家丁柳棍锞
州里太卩大動怒 特意差遣我二人 没有什麼别的話
票上边 現有你的姓与名 少不得

你也必須也走々 跟随着 打這场官進衙门
先給你代上你伙休多訴 然后再貢車书兵 惼的那
店家有忙心害怕 踩脚跐胸嗐又哼 說道是（二位上）差卩在上
細詳不于我事情 元何无故要貢我 豈有此里就不通
兩个公差代怒訴 （勝瑞周）满嘴胡說信口噴 既在你的店内住
难討公道擇不清 店家听罢差人話 嚇的他（面目焦）黄似淡金
手脚答顫渾貢戰 他付内暗々抱怨不絕声 我店中真（正倒了娘的）運
倆々的 过見书軍的這一起人

店家勝瑞周腑内暗々抱怨我怎麼就倒了運了住下了這起
书兵的代累的我受罪牌项套貢店東正然有恳害怕只听
差人說书兵的在那里店家說在上房中用飯呢兩个差人閙
听书兵的現在店内滿心欢喜說道代我们進去貢拿才要往
里走只見一位黑臉的巡兵走出看見差人心中不悦一声大罵
少见知的囚徒你是什麼人枉敢進店口听开个差人說你敢
擱我们孫成功說我们奉州尊太卩硃票来拿你们七名书兵、
的着你也是了书兵的没有什麼說的咱先貢起你来言罢

喨叨州頁就要動手黑卩一見沖〻大怒說 吵 好小輩你敢頁
誰还不快懷差人說你们造下大罪你们还作梦出口伤人还
不叫頁拿快过来容我们上頁是你们的造化
胡老卩　向听公差一夕話　不由的黑臉生嗔虎目睁
无名火起心大怒　一声喊叫似雷鳴　好一夕瞎眼的囚徒真該死
奴才胆大滿口胡云　为你们前来頁我　等你旧是天外人
說有照臉一巴掌　誰敢〻吧嘴巴打倒孫成功　一溜斬跌出数丈
咕咚我倒地埃塵　那一丁　公差一見心大怒

段有志　大叫当兵的了不成　竟敢把我们人打倒
私打差人罪不輕　田如造叛一般羔　你的那
罪上加罪法难容　快手的言詞还㕘　只見那
黑卩巴掌往臉上楞　只听吧的一声响　段有志
鼻青臉腫跌在流平　心中不伍大声嚷　不好了
当兵的无礼混打人　胡黑卩　代怒說道休胡講
快些懷閙是正經　二人聞听亦時起　見当兵
来氣逼人架子㐬　嚇的不敢多言語　運忙的

回轉衙门稟州尊　王喜金　聞听打了二快手
代怒分付莫滴停　子備执事忙上轎　代領許多衙役兵
一丁〻　耀武揚威如虎　跟随着
賍州官竟奈人和店拴拏当早的一起人

兩名公差孫成功段有志回衙门而告知州王喜金聞听当兵
的打了兩丁快手心中大怒分付立刻子備大轎执事前去拿人
此書前折要時間何虎齐异知州上轎親身代領許多子兵
快手捕役三班来些人和店住的一起軍兵但見那些手下之人
一丁〻耀武揚威如猛虎悪似夜叉一齐跟随州官拿人不
多一時来到人和店门前州官坐轎才要進店那店家勝瑞
周見州里太卩親自坐轎来到店内就知是因為黑臉的軍兵
打了差人惹下滔天大禍州里太卩親自前来拿人只嚇的渾身

是汗面目焦黄不敢往外走反往上房里跑大嚷不好了知州
太卩来了快出来伺候楞怔黑卩与獃周公張老卩見店家
勝瑞周甚是荒張害怕二位老卩連忙出外說勝瑞周休得乱
嚷快〻出去勝瑞周說还不叫嚷如今事情閙大了知州太卩
都親自前来要拿我与你们当兵的这可怎么好二位老卩大
罵吵好一丁无知的奴才还不快〻出去休得多言店家向
听不敢言語二位老卩往外一看店门外轎馬人夫来的不少二
位卩緊行几步来到店来只見許多軍牢衙役馬快步快衙

役三班要想進店二位卩上前一声大罵说吵无知小輩往那里
走只听衆役說大卩来了又叫声伙計们這二人也是当兵的
快頁起来二位功臣老卩大怒恐怕衆人進店驚動皇卩的圣
駕只听衆役齐声大嚷　衆多衙役齐声嚷　大叫店家快来臨
只听那　要拿当兵的一起人　勝瑞周
州尊太卩親自到　兩脚荒張跑似飞　冷不防
連声答应說来了　噎踢有栽了一丁倒栽蔥　又見那
黑卩上前就是一脚

軍牢夜役手提頁 急走如飛往里行 護国公
一見大怒往上跑 吊衣高揚响一声 照着那
先進來的頭一个 臉上一下倘在塵 衆人一見齊声嚷
不好了 当兵的行兇拉打人 大家上前休代曼
快快先頁這个軍兵 說有提繩料鐵頁 竟奔保駕的護国公
張老了 左右開弓掄拳打 还代着
脚踢倍勇抖精神 打的那 落花流水一般呆
滿地亂滾強扎掙 跌倒荒忙扒將起 站起身形跑似風

見了知州齊大嚷 大老了 了不得了野事情
当兵的不但不容頁 反到把 小的衆人踢又惕
知州聞听冲冲怒 真正的 豈有此礼了不成
王喜全听見衆役之言心中大怒說道 這还了得代本州亲
自拿他台着大轎才然要進店只見一个粉紅臉的軍兵白面
黑臉的軍兵站在店門以外一个个厷糾糾氣昂昂不亞如天
神一般近前的就被打出知州轎内大嚷反了反了王睦都不
怕拉打官人衙役有王喜全說有本州在此快快上前頁起來

張老了聞听微微的冷咲說道狗官枉作皇家的命官不能理事
真可嘆 空食皇家了俸祿 不能句
料理国事办民情 曲直不分幹何事 元來胡塗太愚蒙
不知我们犯何罪 你如今 倚仗官勢要頁人
高大用 由他任兒高鳴风 刁丁強損害黎民
爲非作歹你不管 任意胡行惹是非 枉爲知州一郡主
縱容惡人混行兇 你元來 竟是一派不講礼
偏向勢力害良人 知州聞听心大怒 叫一声

逆兵你等在夢中 高鳴風 具狀以將你們告
拉把皇差吊在店中 又將他的家人打 怎敢还說无罪名
護国公 接言說道本不假 不但吊起还要殘生
你說是 我们把他家人打 那不过
平常之時狠希松 旧便打死十來了 也是他
自招其討怨何人
護国公說彼只你不知道咱没牙吊將我们老得人硬相抢去衣
又神在娘娘廟硬要搶我们的婦女你分不出情輝还在此 爲

官快快回去到是正礼若不听良言相劝只怕衬事不小衆公
知州受了高四的重礼分上一心偏向反到大怒說好大胆的
兵丁在我的根前胡言乱語分付我的人進店拿人再有人攔
着店門不許放跑一人喊衆人答应只得上前被護国公一脚
一个只踢的哎呀咕咚跌倒在地有一个衙役被護国公踢中
腎囊氣絶身亡知州見兵丁踢死一名衙役大嚷了不得了
当兵的反了天了衙役快快上頁 当兵的
王喜全 口中大嚷不好了

踢死一名应役人 你等休把他放跑 此乃兇犯不可容
快快上前先拿住 頁上解州定罪名 衆衙役
聞听答应不代曼 哄一声 一齊围住護国公
大家乱嚷快上頁 休要放跑去逃生 正然吵闹抬頭看
猛見來了一起兵 攔擋大叫休動手 不可逞強混拿人
知州聞听更動氣 髮中冲冠喊連声 你们等
都是何处軍兵等 拉敢多事礼不通 不叫本州拿人犯
是何道理快講明 有一个 曉事的兵丁听見言

跪上前來跪在塵　口尊大卩小的稟　我們是
參將洪老卩手下兵　洪老卩　若還小的前來到
起查此府和軍民　恐有光棍无徒輩　匪類強撲閙寺中
小的等　方才從此是路过　見太卩
大駕今在此向存　打听明白方知曉　看見府內二位軍
小的們　誤得故此來搁拷　求太卩
畧罷原咸暫息雷霆
知州王喜全听見那一丁兵丁之言連忙說道好你們既然認

得他們不知道是那里軍兵說與本州知道代我行文好办理
他等那兵丁說太卩不是軍兵王知州說不是軍兵是什庅
兵丁快々言講那兵丁說太卩那是正德万岁代領保駕軍
大臣在此王知州聞听那里肯信正在疑惑之間參將洪云龙
間报人和店住了一起軍兵就是在琉璃阿住的那一起軍兵
洪參將旧知道是正德万岁聖駕不由的心內吃京付內說今着
不前去保駕倘被咒知小人冲犯那時取罪不小
洪參將　想罷多時不代慢　忙令人

知会知州王喜全　差派手下兵役等　暗中保護主青令
分付已必忙上馬　一伏身　蹤放征句跑似風
不多時　來至人和店門首　但只見
知州执事在此存　摆起全在店门外　洪老卩
着見付內吃一京　暗々說　万岁皇卩在店内
州官他　扛打执事了不成　又只見
一乘大轎落在门口　越発害怕在心中　連忙的
下了坐奇往里走　猛然着見救国公　張老卩

正此轎內人說話　闔府許多衙役兵　只嚇的
參將洪卩魂不在　面目更色臉似金　連忙上前跪过去
向府那　護国公卩除才了　說道是
末将来遲身該死　求公卩　担代恕罪望寬容
說罷話　方要下跪来施礼　張老卩
用手扶住代喉云　將軍免礼快請起　參將聞听把身平
洪云龙　代喉口把公卩叫　聖駕在此把礼行
末将朝參先拜主　然后伺候老国公　張老卩

說道暫且免召見　你先去　告訴知州叫他明
不必叫他見聖駕　趣早的　回轉衙门是正經
參將答应說是々　轉身迎着見州尊　來至了
知州根前細言講　只見那王喜全唬的了一声跌倒塵

護国公張老卩分付參將洪云龙先不必召見聖駕將知州快々
打發前去他也难見皇卩的聖駕哦參將洪云龙答应說末將
尊令　单言王喜全在轎內穩排大坐正然動怒忽見參將洪老
卩前來見一位粉紅臉的軍兵打了跪叩只嚇的連忙下轎
一傍侍立渾身打战又見洪大老卩一轉身形着見王知州站
立那里發怔洪老卩說貴州你在此何幹还不快々回去你這
件事作的太猛浪了此事情不要知州王喜全聞听心中却不明
白說卑職請教大老卩店內是什么人大老卩元何如此說話

洪恭將聞听王知州所问做〻卷哭說貴州元来你还在梦中
竟不知道也罢代本州領說与你知道店内住的是当
今正德皇卩的圣駕出外私訪巡查贓官污吏土豪悪棍皇
卩圣駕今到此处方才那是保駕的護国公張大老卩还有都指
揮胡老卩太府蘇陳二位老卩参将江老卩还有皇卩新封候
補付將戚崑喬國老卩王知州聞听唬了一声咕咚跌倒
在地登時把一个胡塗貪贓的王知州活〻的唬死家人衙
役抬去不表且說没牙吊高四的家人進了呈子跟随知州

到店真拿当兵的今听人〻傳說元来当兵的是正德万岁卩把
知州太卩活〻的唬死这家奴只唬的魂飛魄散往家中而跑
悪家奴　忙〻好似喪家犬　急〻的
漏網之魚想逃生　不雇性命如飛跑　霎時間
到了賊宅往里行　没牙吊　高四一見家奴轉
兇的他　張口发喘秀色更　高鳴风
若見光景狠不好　連忙開言把話云　那呈子
投遞州衙准兇有　可當真拿那当兵　向了到有好半晌

那家奴　口叫太卩了不成　這件事情可不好
大家都要喪残生　快〻的　拿个主意才〻好
不然那四死无葬身　高鳴风　聞听不由冲〻怒
罵一声　奴才满口乱胡云　說的都是什么話
叫人听之好不明　莫非状子抱兇准　必須要
明〻由〻对我云　家奴說　准了〻　状却准
到不如　不准状子到没事情
家奴說四太卩到不准还好這一准了状子准出大几荒来了

如今把一位知州王太卩活〻的唬死咧四太卩你老人家当那
当兵的是誰元来是正德万岁卩私訪至此連参府洪大
老卩都給那粉紅臉的軍安磕頭小的聞听只得急〻跑回与
知四太卩快拿主意没牙吊聞听此言話高婁失脚陷于江
紧溜崩舟登時主意全无渾身是汗心如油煎走頭无路
正然着急只見走过主文的朱文李来聞听告状的家人回来
連忙向前冲听消息聞听告的那当兵的是当今正德万岁如
今把知州唬死把个主文的先生登時唬的渾身攤軟連話也說不

出来了只听高四說朱先生快〻救我拿个主意才好
没牙吊　口中連把先生叫　快〻的　拿个主意救我主
只見那文李半晌回过氣　唉喲只說唬死人　這个討事可不小
怎么說過見万岁暗私逃　四太卩别的主意也没有　也只有三十六着走為上
再不去我了他去到店内　磕頭央求饒罪名　高鳴风听罢不往
要逃走可往何处把身存　朱文李口中連把太卩叫　这才我可他没有不敢应
还須得你老自已拿主意　我晚生顧不得你了我先行　說罢行李也不雇
迈步荒忙跑似風　朱文李　各自逃命不必表

且說那　高四時間那敢停　忙令人
打点盤費西行李　快備騾馬好逃生　正在大家荒又乱
只見那　妓女良七子到來临　他的那
粉面焦黄秀色变　渾身打战体揺鈴　口中說
四太卩这可怎么好　快〻的　送奴回家免禍临
良七不說哎呀四太卩快〻的送奴回家躲避灾难我要知道
万岁卩前来我田死也不肯跟了你来真是四太卩你杀了我
了說罢放声的痛哭闹的合家不安这正是善有善報悪有

惡根高四只為胆大欺心倚強惡俱坑害人民今日惡貫滿
盈這才后悔 姓口盡貴但巳子俻齐全才要逃走 只見進來
了一群官兵 不由分說設法兩高四登時捦細家中上下充
分老少俱各前崇把民屯子脖項上一齐押解到涿州衙门而來
衆兵丁 押解男女二人犯 竟奔涿州那消停
此書前刀斷不多叙 暫且送入監禁中 洪恭將
急忙忙到人和店 兩見保駕護国公 張老卩
啟奏正德万岁主 皇卩降旨法难容 高大用

高鳴風並民屯子 俱各押赴问典刑 名派那
恭將急速去監斬 梟首回奏領謹尊 護国公
領旨轉勤不代慢 分付傳行洪云龍 這丁信息人匕曉
唬壞了 夜蘭香牡丹花兩丁人 体似篩糠渾身戰
魂飛魄散走杳人 這才知道杳兵者 却是正德万岁尊
云里雁杜雨魂不在 中五寄庚廷玉屎唬横 人匕捏着一把汗
不知道 將来怎樣问罪名 唬的那
四人好似避猫鼠 躲在房中不敢出门 又听說

皇粮庄頭高大用 高鳴風 还有民屯子三丁人
俱被拿去要立斩 丁匕害怕兩担京 齐都后悔死王意
好似那 热地螞蚁一般同 衆人害怕且不表
单把那 監斬之人明一明
且說恭將洪云龍 領了圣旨出店將男女三丁犯人押付西门
外才然動手开刀只見來了三丁人擠將進去 但見着热闹不
的軍民百姓人千人万擁擠觀看 見民屯子生的美貌无双
人匕讚嘆丁匕恰恤

法場内 捉衆睄着人不夬 真似那
人山人海一般仝 丁匕观睄那女犯 美妓者
恰似西施兩昭君 這一丁 暗匕点頭頻讚嘆
可惜美貌在年軽 落在烟花柳巷内 旧事論命是前因
不知造下甚么孽 万人之妻万人淫 今日押到杀場内
眼下身首兩处分 那一丁嘴快偏他愛說話 口内連匕叫卿家
在下不知領丁教 但不曉 女子犯了甚罪名
這一丁回答老 哥你不曉 大畧不是此処人 那女子

此地有名一妓者 民屯子回是他的名 没造化
放着万岁不侍奉 他反到跟随悪人轉家中 那丁說这是老天睜開眼
把這孬丁 高姓之人向典刑 平素向
坑害黎民衆百姓 今日丁 狠店臨頭悪滿盈
不言衆人閑言論 且說那才才擠進三丁人 内中一丁是老道
一丁是王子才扮假朝廷 还有一丁是妇女 身川龙袍彩凤裙
兵丁奉刀才動手 要斬那 男女三名犯法人
只見那 来者三人用手指 齐說話住語高声

衆兵丁 手拿明刀不能落 丁匕不動發愣怔
洪云龙 恭將為人本在教 老巴匕
英了勇性烈耿又忠 素日不信邪外道 今見此事忽忡匕
從朕向 抽出宝剣往上迎 竟奔那
三丁妖人盖頂摟頭下絕情

叅将洪云龙将朕向宝劍抽出上前要杀三人只見那男女三人向洪老卩各噴一口妖氣叅將卩眼前發黑不能前近又見三人往奔地而走往上吸了一口氣吹的一噴登時好風刮的天昏地暗日色无光飛沙走石打的二目难睁有詩爲証

颳的天地暗　善到宇宙昏　烈石崩山倒　人逢命不存
眼前看不見　耳聞鬼哭声　風定塵息後　杀場不見人

不多一時風定塵息好生的奇怪被挪的男女三人与那施法的男女三、人一時俱各不見只急的洪老卩大嚷奇怪〻〻令人四处找尋並无踪影洪老卩急〻回到人和存中啓奏皇卩

万岁開听龙心不悦想此事甚是古怪世间竟有此等异事这还了得連忙降旨洪叅将暫回汎地朕自有道理洪老卩辞駕而去心中甚是不服且說皇卩降旨宣國崑崙見駕英宏来到駕前行礼已畢皇卩開金口說這件事朕心甚是不悦务要見了真寔是何妖人竟敢把犯罪的悪人救去令着卿前去打听明白將妖人拿住審问明白朕心才安國崑崙開旨連說我主放心爲臣此去就是鑽天入地务要打听明白前来啓奏我主皇卩聞奏龙心甚喜　朕前者賜卿密旨護身龙批还在否國崑崙說还在微臣手中皇卩說好令来我朕另換与你護身龙批此書剪断皇卩賜与護身龙批英宏辞王别駕而去捉拿妖人明日再表

游龍傳卅二

運去金烏吸入　時来玉兎坏揺　風定[illegible]彩云開
現出青山有在　雷鳴乾坤萬里　電照黄[illegible]
一步越過瑶台　任我逍遥何在　清高常談豈理
仁義休倫哀哉　為了难我自回来　嘆求觀音付赤丹
此書的残歌罢念那刺話表陳員外女子英姑娘設立擂台選好
汗英友招夫中好汗施宗朗老叔爷了柳月娥張望川邑了御三姐
威崑崙英姑娘多亏上官員外說明陳員外說將三位姑娘匹
配三英供以表明上官傑带回家平吉威崑崙要交言告拜

手人出门飢餐渴飲到了涿州英友威崑崙穿城而走但見街
市上热閙甚是繁華的别者州城府县不同好汗也無心観看
出城到了関廂但見人多擁挤不動原来是娘〻廟塞今今年
因為是涿州連年豊收托娘〻盛庇人〻登心丁〻布施小粮
浩大会頭睛丁丁善会就興起大会来了用艮子叫了几丁有
名尔的技者結下一座大彩委叫技者在上面拋彩内中聘了
四丁有名的妓者
頭一丁　名字叫作艮周子　誇樊兒

月價値一両艮　年芳二九十八岁　他生的
原本妖娆可動人　風流体態多娘娜　再会賣俏招邑心
任你豪氣英友汗　見了他　不入圈套也不能
第二名　今年方交一十九　夜蘭香
乃是這丁妓者名　生的聪明多伶俐　模樣風騷多尽尊
琵琶撿指打的巧　歌唱的　時與新調韻中听
窩娼調樂真难比　又巧又妙字〻情　第三名
年方二八十六岁　唤作月素女子容　生的温柔多典雅

丹有沉魚落雁容　閉月羞花貌無比　似俏难言付天生
美的起　傾城傾国為絕色　却原何
把他列在第三名　皆因為　此女本是良民女
命他磨难遭辱陵　被他的　狠心叔父高興顛
拐騙賣在烟花寨中　手公想　自古至今一丁孔
柳巷花街人所行　不惜艮不為買樂　喜的是
人的话動令奉承　这月素　老实端莊沉静稳
懶代說話少唉容　人〻說　模樣生的十分好

只吃亏　一塊木頭相丧门　彼此嫌他太死呆
不懂風騷接送迎　嫖客下们不喜爱　但說他
中看不中吃廢物同　到如今　还是一丁黄花女
無人梳攏木破唇　老鸨子　也曾打過好几遍
怎奈他　天性生来改不能
列位手公詳礼人〻原為花不買樂誰可爱丁死木頭撅子呢
所以还是一丁未開墺的閨女老鸨子任憑怎么打罵奈他生
性至死不改老鸨子也無可奈何一来爱惜身價艮若打死了

内〻摟〻数百余両二来看他的模樣尔是丁好招牌幌子只得
慢〻調理还有第四丁唤作壮丹花年方二十一岁生的一身
胖肉模樣也生的有紅有白令人可愛說笑頑耍又慣奏趣再
者設立此会名為奪彩標有人得了狀元是艮周子陪伴樓看
榜眼是夜蘭香陪伴樓为探花是月素陪伴樓看会元是壮
丹花陪伴这標使用起大用淋漓上狀元榜眼探花会元四丁
名色將淋漓在四根起丈杆上挑起去落將下来要人接去所
以远近周名都来想要抢奪標彩二来看热閙傳將出去四

远省来赶九月重阳节娘〻有大会
这当中 单言正德万岁主 琉璃河
安驾住在旅店中 闻听说 涿州北关娘〻有
起会禁闹不全身 高结彩娄一大座 抢標夺彩得美人
皇卩闻听这个信 驾幸北关住店中 為此是
九月初九有抛彩 禛戏而已取唤云 正德主
来到此间不大紧 恍怀了虚空一切神 一来是
暗中保护天子 惟恐强损辱为今 二来是

美貌佳人名月素 他本是 天喜星辰降凡尘
只把紫微星陪伴 夺標彩 恐落别人手内存
龙凤和鸣天主定 神祇错保有罪名 姻里而言亚非說
正所為 莫道虚空無鬼神 闲言少叙归正傳
单把那 正德皇卩明一明 早膳用罢出去店
後面跟随保驾大臣 散步游玩彩娄下 君与臣
一齐内目细洒神
正德万岁一全（保）驾的众大臣观看彩娄高搭数丈上面结彩悬花

四面高挂吊窗五彩粧〻修妻台以下周瞭的人千人万俱著接彩
夺標皇卩不便与众人擁挤只在空处远〻的站立观看不多
一時只見彩妻上的人点有起火唰响嘹一声飛起去半响落
将下来单言楞怔胡黑卩見標起去驚動擁挤往上一冲就
接到手内
胡黑卩 着見起火飛起去 連忙的
用休往里只一冲 生来力大多夜勇挤的那 众人不由的两边分
不多時 唰的一声往下落 楞怔卩

抢住拿在手中存 好抢性 古今着来一般京
齐说道 众多人
抢們〻〻往上擁 叫道你等真可恼
硬在黑卩手内夺抢 走了大怒喊一声 你们算
此乃善地礼不通 大家元為来取乐 确合打彩恩造化
偶有有些惯欺生 这本是 硬在人的手内抢
谁人得了谁乐心 也有个 你们大家看一看
这件事情不公平 来〻〻
而本式夺去算作 黑卩登起止動氣 請听得

众人一齐把话云 大叫軍官休動怒 你也不必书宝珍
是一根 空的上面並無彩 何必有意把氣生
胡黑卩 观看果然無字帖 連忙扔在地埃尘
且不言 指揮擻嘴发了怔 再把那
成昆齐英东明一明
单言英东成昆齐也来在此处观看心中暗想皇卩必来观瞧
热闹好汗四处找寻恐奈人多擁挤难以找驾不多一時抛下
彩来但見人多乱〻烘〻英东無心接彩并記找寻万岁

要緊只見又放过数支標彩恐所半空中唰〻〻似金蛇乱串过
此人仰面了〻伸手接標但見那支標飛过東边众人擁挤到東
飛到西众人擁挤到西半响的工夫唰的一声落在正德卩的右面
以前皇卩一伸龙腕接在手中
正德卩 着見標彩至西面 伸龙腕
接在手内细留神 只見那 起火杆上錾有字帖
打開观看寫的真 会元一名唐得媛女 牡丹花陪伴与客人
若有不願要妓者 相贈得彩五十两艮 上面有

画押画記硃砂印　王公先私可爲憑　皇卩看罷拿在手
就有人　看見万岁是書生　頭戴一頂雁翎帽
青緞番袖穿在身　腰計一条絲套代　皂靴一双足下登
手拿一把馬鞭子　則見他　得了標彩的笑容
衆多人　一齊喝彩声大嚷　得狀元
老住單作到手中　滿処紛々侍楊請　京動了
英雄閑听樂無窮　戲崑崙　腹內暗說真丁巧
果不然　聖駕却在此処存　不用我尋別処去

再這里　等候一定必相逢　正然之間人又嚷
書兵的　長官又得標彩珍　今日少
他老人家真彩與　連得兩支到手中　不言衆人閑議論
且說那　楞怔胡卩擠入人群　渾身彼了一身汗
一支沒得不受用　听見聖駕得了彩　往外擠
要我書今主推的衆人　一齊人嚷不好了　垻王來了讓他行

指揮胡老卩擠入人群之中使了一身汗連一枝標彩也無從於得
到手听見衆人乱嚷說一丁書生的都得了黑卩四中猜着是
皇卩的聖駕所得暗說這也不枉我們君臣來於一场往外乱
擠有了急將人推的東倒西歪裙的衆人紛々的乱嚷躲開々々
垻王來了狀々據化過去黑卩得便擠得出來不見皇卩的聖駕四
処大嚷在那里々々元何不見了猛听对面有人說胡兄長可好
黑卩一見原來是義侠的好汗戲崑崙連說感兄多有少見
英雄說聖駕今見何処元何你独自在此黑卩說我因在此奪

標一支也無得方才擠將出來我不有聖駕戲崑崙說道我我
尋黑卩說如此大家去我只听衆人紛々言論前面有一位京
中書生的好彩頭四五支標都是他一丁人得了真是奇怪
位英雄正走相顧一看前面果是皇卩同着護国公張老卩太
府茉退陳敬恭將江彬俱在一処才要上前見駕只見來了一
群人穿的齊正人々頭上俱代的甲馬上寫着如意老会四字
上前說單官卩們我們是娘々廟会上的人今見長官得了
彩標未知得的是狀元還是榜眼皇卩說你們向他何用

衆人齊說若是得了狀元有狀元的住処席面也是按一等々々
的預備人有好多飯有高低皇卩說原來如此狀元榜眼探花
会元俱是為單的所得衆会頭齊說這也是难得請出來
看々皇卩隨便取出西面衆人瞧着上面俱有花押印記
衆会頭　一齊奉同酒神着　果然是
四枝彩標印記真　人々口內連稱讚　个々喝彩不絕声
長官今日多彩與　這也是　娘々感應显聖灵
难得這般真湊巧　全被你老都垻尊　实然称奇高慶賀

念占群芳甚罕向　我們等　請向長官一句話
也好預備謝等行　還是要　賣化几支标尽界
可還是　猶自取樂請言明　皇卩向听衆人言
龙心不解就里情　全腮代笑向言向　你們等
說的話語我不明　彩標怎生把長賣　告詞為單我听々
会頭說　長官在上听我講　為下拈言莫寬容
可行可止憩卩偏　不過是　大家商量計议行
会頭說為下王非強派為叫你老人家賣彩標把我們拈想長

官一亇人豈有要四亇妓女不成若貴僞有人問時在下亦好
說與他知道講價良多少不貴呢任憑尊意皇卩說既然如此
等爲單見过之時再講合頭們齊說卩駕在那店居住在下好
前去相請皇卩說爲單住在北閣勝昭閣人和店中合頭們又
向來知長官貴姓皇卩說爲單姓朱乍合頭問明大家散去且
說英宗戚昆崙上前見駕皇卩一攙龍腕不叫他行礼戚昆崙奏
至万歲身傍悄語低言奏明全錠玉兒央似都得來丕心歡喜說
罢君臣上馬戚昆崙步行一齊來到店中店家迎接說長官卩

獨占群芳恭喜々々皇卩咲進里面龍体归坐
正德卩 敕英天進所房內 龍体归坐正居中
英宗上前不代慢 北跪倒 三起九叩拜坐明
礼畢平身一傍站 取出那 全錠兒央双手擎
此書剪斷休煩叙 伏又把 一往從前似奏聞
呈上全宝皇卩看 叩天子 龍目觀瞧長咲容
伸手接過開言道 难爲你 我尋早喜費精神
幹封實授爲付將 有錢另行再補坐 戚昆崙

闖所跪倒將畧謝 叩首站起把身躬 皇卩付又腮代咲
眼望英宗把話云 上官傑 望川士賓三人等
我朕事畢有加封 戚昆崙 口內答应是々々
万歲天恩雨露深 且不言 君臣店中閑叙話
再把那 四亇妓者明一咧 一亇々
未從抛彩先祝讚 口內念伏祷告神 老娘々
莫非暗中來保佑 以求乞 彩標落在貴人手中
宦門公子得了去 賤女們 就算造化不非輕

乗妓女 正們心中胡猜想 忽見那
合頭前來把話云
乗妓女一亇々心內花謝老娘々保祐賤女子落在貴人公子
手內情願初一十五日永吃長齋正然揣兜只見許多的合頭
前來齊說姑娘們快々的預備爲接客去罢乗妓女齊問合頭
太卩們狀元是什么人得彩來太卩們告訴我們知道々々合頭
說爲狀元的大有恃快子爲爲害你們的造化不小良周子同
所隨心歡喜說罢阿你朽伏达就是老娘々的感召々所那妓

妓者又問太卩們但不知我們的標是什么人接得乗合頭說
一某兒大有呢乗妓女聞听半信半疑
乗妓者 所罢回頭念胡語 一亇々
腑內猶疑在心中 他們的 口中只嚷說是大
莫没說出什么人 俱各胡思亂想 怎想道
正德万歲主当今 惟有佳人名月素 竟無介意到安寧
那以猜料悉造化 也只是 聽命而行任天公
乗妓者 無奈大家把妻下 各樓等次伺候停

乗合頭 一齊來到人和店 見了皇卩把話云
我們大家來請教 討亇示下分付明 長官卩
自然先到狀元处 妓女陪伴飲杯肥 在下好去予備安
再來奉請大駕臨 皇卩回言說不必 你們的
予備酒席不可心 依爲單 你們吃食全不用
單把那 四亇妓女送來臨 爲單的
不往你們那里去 叫他們 到我店內我看明
乗合頭 所罢皇卩一夕話 亇々歡喜樂充男

一来是　客人不去者子倘　伺候乱忙费辛勤
二来是　酒席蜡烛全不用　敢则少花多少艮
又得便宜免照応　串人思想到下処　慌〻張〻那肯停
方代要　今人用轎送妓女　猛見進来了一个人
頭戴氈帽巾一頂　藍緞道袍穿在身　外罩一件錦緞氅
皂靴一双足下登　他生的　竪目横眉多凶悪
滿面煞氣肉横生　年紀不過二十岁　走進院内把話云
但見那人開言說道串今頭我听見說彩標兒方被一个当兵的

都接了去了豈有此理想他是那衙门里的兵丁量他如何有這些大艮子大办陪伴這樣有名出色的妓女四太卩前来你們可向〻他们姐女们还是原意接当兵的还是原意接我高四太卩串今頭一見是夜叉神高大周的姓你没牙席高四卩唬的串人渾身生汗遍体生津

那悪人　綽号叫作没牙席　高鳴風本是他的名
又〻見了心害怕　个〻發毛胆戰京　不知到此因何事
串今頭　唬的熱汗似蒸籠　那知他

今日特為艮屯子　早已要今却不能　原本是
有名出色一妓女　輕易难得見面逢　真恰巧
拋標却是状元彩　誰若是　接得之時陪伴身
偏〻他　接得彩標是当軍者　作夢他
不知万岁大明君　閑言少叙归正傳　且說那
高四開言把話云　艮周子　竟被当軍得到手
我看他　就当不起這事情　你们去
对他說知讓了我　多〻賞他几两艮　叫他各自高飛去

落得便宜是正經　串今頭　開听一齐回言道
高四卩　這件事情不敢爭　别瞒那个当兵者
穿戴平常有棱根　口氣来的就不小　全叫送到他店中
没牙席開听心不悦　叫一声　小子们用轎抬到我家中
有什么机謊假示才　今日个要与当軍的拼〻誰能誰不能

串今頭開听高鳴风硬要叫当軍的把艮周子讓了他賣（賣他）罢几两艮子一齐叫道高四卩這件事叔我们着肖有些費事那当兵的与别者不同穿戴的虽然平常但他說話的口氣大不肯好了都教送到他店中去由有他的性気硬要今日四卩听說的話难向那当軍的去說四卩暂且回家听个下落再作道礼没牙席高鳴风開听串今頭之言賊心不悦說你们說的話全不是礼誰不知道我高四卩的利害难道說那当兵的他是天外的人不成他連我也不怕么你们快来对他去說艮周子是我高四卩要留的人若是好說呢我高四卩当他几两艮子他若是不知好歹四太卩叫他人財两空串今頭見没牙席說的言語不進心下甚是為难实在的不好向那当兵的去說正在為难之间没牙席說你们也不用啰嗦不管那当兵的肯与不肯我高四卩今日把艮周子我硬抬了去看他有什么本势只管叫他何我拼对〻〻我叫他知道〻〻四太卩的利害也叫他開〻眼說罢叫声我的小子们呢听有只管拿轎子快〻把艮周子硬抬到我家去逗他是誰有我四太卩作主喊家奴们

荅应不管好多硬進房來說你們那一位是艮周子只見一丁
美貌的妓者荅言說奴家便是
眾家奴　聽見美貌一妓女　說道是
艮周子就是他的名　一齊回言叫女子　有件事情你是听
问〻你　还是願随寺兵去　你还是
原陪四太卩到家中　兩件事情由你檢　休要挨遲快〻云
艮周子　听罢家奴一夕話　日尋爭住請听闻
妓女者　彩標寺單人接去　本不願意在心中

今日丁　既有四太卩來作主　誰不愿
跟随富貴受受穷　家奴們　闻听大家齐說好
你的造化不非輕　既然如此快上轎　随我們前去莫停留
艮周子　听見暗〻心欢喜　难道這
皇粮在頭受奴身　娘〻感應神佛佑　救我一难出火坑
想罢連忙不怠慢　欢天喜地入轎中　眾会頭
看見光景很不好　拿轎子　硬要抬去狀元爷
只急的　丁〻两目更改色　一齊的

上前攔擋說且慢行
眾会頭一齊上前攔住說高四卩這丁硬搶使不得只雇這系
我們可怎么去回復那寺兵的長官呢高四卩既使就要這艮
周子也等去和那長官說明还不知他賣這彩標不賣就是買
他的也須得講明價兒方買的呢四太卩不依使搶倘若那長
官不依叫我們如何是好怎去荅对段牙爺說怎么的我四太卩
抬人你們都不叫我台况且艮周子又情愿意跟我四太卩去你
們到順爲那寺兵的這还了得你們這起人就該打死我的人呢

别看他是誰硬搶如若不依就打有我四太卩呢家奴們一齊
荅应不由分說抬了就走
眾会頭　眼睜〻抬去妓女去　一齊的
上前攔擋不敢行　没有法　一見不由心大怒
大罵無知狗畜生　你們胆大敢攔擋　不怕太卩怕寺兵
别說是　寺單之人不大眾　就讓是
是丁官員也稀松　大料他們甚不惹我　皇粮在頭有威名
叫一声　小子們給我抬着走　那丁攔擋只管楞

說罢抬着就要走　会頭攔擋不叫行
两下里　闹〻吵〻擠在一处　猛然兒　從外進來了两丁人
一丁姓杜名杜爺　云里雁綽号外人称　乃是本地大財主
最愛嫖賭這两宗　那一丁　姓廖名叫廖廷玉
小孟嘗　乃是他的綽号名　寺年跟随朱太祖
洪武卩　打天下的有功臣　今年方交二十歲
廖家安的后代根　現在涿州此处住　礼賢下士廣交朋
他的那　家中良田有千頃　伏侠義

济困扶危救貧穷
小孟嘗廖廷玉爲人侠義疎財無論什么人〻（难窘）投到他家無不
收留是養臨走相贈盤費故此人〻感激丁〻念他今日闻知所
有彩標尽被一丁寺兵的標單全得了去了是件希奇之事為
此前來看〻怎么一丁寺兵的如何須要這許多之理正遇没
牙爺高四將陪狀元頭一名艮周子硬行搶去眾会頭相攔
不住云里雁与小孟嘗上前相劝二人說高四卩有話好說何
用動粗段牙爺看見二人素日認得况且二人俱是有本之人

誰不敬重
沒牙佛
婁言回答語高声
五那事我們手材
原為大家取樂心
都落在
本地反到得不了
拔此哉

所累二人一夕話
說道是
今年涿州設立会
想不到
当兵之人他手中
全便宜
心中不伏有点氣

連忙的
杜卜廖卜所我講
奪彩標
四支彩標一人占
俗們這
远处外来一丁人
偏遇会頭不順情

艮周子
打量狀元我得定
労当兵的搶了去
会頭們
二位想
他如何
四丁美女陪伴身
四太卜

在下早已聞名久
会有妓者美佳人
我意思
占在当兵那頭了
当兵的人物有又覌
偏有这般大造化
皆因為
方才生頂動無明

总未会有却是真
誰知道
買他彩標給他艮兩
任憑怎說总不応
穿代平常甚是労
但得起
会頭他們先不允

沒牙佛說会頭們不去見当兵的給我買這一支狀元彩標是我動
怒硬將艮周子搶去他們还不依我所以令人打他們如今人呢
我已竟將了去列打呢我四太卜也打列不相干你們与那当兵
的商議去罢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四太卜的利害叫你
們知道〻〻我的本領杜佛与廖廷玉一齊相劝說高四卜不
可如此你看那当兵的常言道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又道是人將礼樂為先樹將花果為元高四卜你也不可乖
意如此也不可行高硬於依我二人說艮周子是第一丁妓

当你今硬作搶去不至緊要只惱弄出事没牙佛聞听二人之
言相劝反道不說說道〻不用囉嗦了各幹其事只叫他們接着
我的罢說罢揚腸而去

秉会頭
高四賭氣走似風
口尊二位在上听
何如去見那当軍
令人見了真癸惨

杜佛廖廷人（玉）三丁
会頭們
這件事情怎麼好
長官不比尋常等
他原說

睛看那
眼望杜廖二人講
叫我們
口氣甚大架子沉
叫把女子送到他店

佛〻的
高四搶去礼不通
令人為难在心中
見了軍官訴苦情
杜佛他由廖廷玉
本意前来為打听
問一問
我們情原給他艮

把丁有名的艮周子
怎去回復長官客
我們意欲求二位
只求無事方才好
二人問听叫抑京
当軍的
一人怎用四妓女
買一丁

却放那
不由的
到店內
大家平安免討侵
我們佃
得了彩標時來陶
他若賣
頑要〻口取了樂

今听見
口氣又大架子沉
白費唇舌用不中
奉陪走〻到情處
細訴情由氣壞了

正被天子暗訪的龍
你們所言事難行
料为难以去說講
既然二位非我似
此書剪斷会到店

当兵的意思有来脈
也不過
我二人
見皇上

杜用廖廷玉听見中会頭我他二人見了當軍的長官替說了一遍既從牙用高鳴風硬拴去了艮屯子之事杜廖二人湍白[illegible]詳々々既然車住他我二人少不得陪爲走々你爲也看々思辰果一个当兵的四枝彩標都是他一个人得了這也就奇怪書要剪斷爲妙会頭們听見二人肯去俱各踊心欢喜随令人用小轎把那三名妓女抬着竟奔人和店而來不多時会到店内同進去皇爷令旦ヽ進來只見杜廖二人答应走進上房就將從牙用拴去艮囤子中会頭揃稍不住反被他家奴打了的

話細々的說了一遍皇爷聞听不由的心中大怒龙面含嗔說道世界上竟有這樣惡棍之人這还了得也罢且將那三名妓女会進來爲軍的看々然後再与從牙用要艮囤子兩來杜廖二人答应出上房站在屋门口但見会頭們都在院内等听分付杜廖二人說今宵爷們長官爷分付叫把那三名妓女代進房々職事人答应不多時把三名妓者送至房门口杜廖二人跟随妓女們走進屋内皇爷目觀看个々面似芙蓉楊柳腰婀娜身儿面賽西施看見三人之中爲有月素比那兩名妓

女不同皇爷該你等原意随侍爲軍的么只見月素說賤人情原侍奉軍官但見那二人低頭不語皇爷就知二人不原卑公两名没造化的妓女見皇爷是个当兵的標軍打扮身上穿代的平常心中不悦自己暗想听見当兵的問他們愿意不愿意故此低頭不語

正德爷　看見兩名美妓名　低頭不語便曉問
龙附早已心明亮　一定是　都怀嫌貧爱富心
真可嘆　有眼無実荊山玉　休賤爲而陪伴君

他又開言問一遍　二妓女　还是低頭总不云
只得又問月素女　陪侍爲軍可情原　佳人說
侍奉長官太爷們　賤人焉敢不原從　這樣貴人一般万幸
就是造化不非輕　皇爷聞听龙心悦　他又將他們沉音
我服叫　两个賤人心后悔　先叫他
眼前欢喜在心中　主意一定開言道　望爾那
夜蘭香牡丹花二人去　爲軍的　一来貧窮無势力
又無本錢又無良　二来我人品不四超　未必配的你二人

現如今　既有一个月素女　暫且陪侍爲我軍
再另人　去向鳴鳳從牙用　要回艮囤到店人
可以進欢來取樂　爲軍想　有个之人配你二人
皇爷說極爲軍想似你們兩个心頭那有力的人还可以配的過不如你每意下如何卑言壯丹花夜蘭香兩个妓者聞听皇爷之言心中暗說若得如此謝天謝地那艮囤子被從牙用高四太爷將去听当兵的話說的到大他說另人去要艮囤子這話可是胡說你如何惹的起高四太爷之礼两个妓女正然思想

只見那当兵眼望杜用廖廷玉二人講話
正德爷　眼望杜廖開言道
今有一事商議們　你二人　既把元由說明了
我不依從礼外通　看你們　想來也是愛頑要
也算是　有緣才能見面逢　爲軍的
料难配上二妓女　我情愿　奉送你們去樂心
只管領去何妨碍　意下如何講分明　且說那
小孟嘗与云里雁　二人聞听暗沉音　附内說

這丫头兵的真奇怪 打扮平常帮子阢 他見了
我們這京大財主 穿的体统不那輕 毫無介意一般景
並無称呼礼貌恭 問口就是你們等 氣脉不小令疑心
看起来 撣全似土多仗義 丈夫行事出平常
兩丁人 想罢多时回言講 口尊長官在上听
今蒙見愛承実賜 二妓女 我等領命敢不尊
若要推托就不是 辜負了 拾舜探是一番美情
皇爷听見杜麥二人之言越心大悦 說道既然如此何不搬入此店

、全兵住大家人得彼此取樂豈不是大好 云里雁西小孟青正要着
匕当兵的恣意行事二人連忙說道我二人也要領教長官的高
見皇爷闻听甚喜 平分这座店原是一巫大店上房是皇爷
貼住杜麥二人就在二層房内住下即令人搬取房用擺設古
董玩器鋪盖帳幔（吃食等物未備牢）就在三層房内住下夜蘭香牡丹花
丹丁妓者看見這京榮華富貴心里樂之不尽暗想我們
要陪伴那丫当兵的怎得这般受用不言杜麥二人在店内居
住且說正德皇爷眼望月素講話

正德爷 龙面含春腮代笑 眼望着
月素佳人把話云 為單着 夜蘭香与牡丹花妓女
甚是爱富与嫌貧 果然是 烟花下賤另一京
肉眼無珠身体輕 他見我 当兵之人多窮苦
不愿陪伴是真心 故此才 把他兩丁送杜麥
邑悟他 二人是原樂死窮 你也是
一般烟花是妓女 却原何 不嫌為軍是当兵
終久不的你心意 还是真心是假情 快匕对我实言講

吩咐言詞向我云 月素闻言回言道 口尊長官太爷听
賤人身入烟花寨 皆因為 前生作孽不非輕
奴听見 俗語常言几句話 沿神牢記在心中
要知前世因果事 今生受者事却真 要知後世因果事
今生作者是分明 奴家虽然為下賤 出了丁
皆因心原在附存 皆定磨难該当受 並無痴想妄貪心
只求早匕离苦海 脱却災难伏天公 今月了
侍奉長官算造化 那敢說 不原二字出口唇

月素說奴家有原在心还是天所定就是接得乞丐也是甘心陪伴
何况接得貴人長官太爷敢說不愿意麽也只求眾尊已滿早
出火坑苦海皇爷闻听龙心甚喜說既然如此為單的自有道
礼随暗降旨命蘇進陳教子備龙风彩裙釵环首飾珠宝簪花
與月素穿代不可照烟花妓女打扮平分送此東西非平常
妇女穿代月素一見暗匕吃京只得向皇爷闻言說奴家身係
烟花下賤如何敢穿龙风彩裙之礼蘇陳二位太府說不妨
貴人只管川代將來的穿代比這丁还强十倍貴人過后自然

知道不必害怕月素闻听心中暗想
这佳人 听罢蘇陳太府話 不由的
心中犯想暗沉音 听這位 軍官打扮当兵京
行事古怪大不同 架子既重口氣大 房内居住只一人
這丹位 年紀里作常何侯 忽不見
別者之人進房中 但不知 有何来礼令人向
等時少時再向明 既然分付叫穿带 必须要
尊命而行再該論 月素女 想罢之時不代曼

欲新梳洗把粉面匀　他把那　妆右穿戴全俏却
换上宫梳計上裙　打扮已畢見万岁　皇卩观睛喜又欣
但見他　眼似秋波光含露　柳眉湾〻月牙同
粉面红白桃花冰　唇抹脂胭一点红　马云巧梳龙凤髻
雅談梳妆尚雅温　衫袖半杰龙玉腕　看不見
金蓮三寸裙盖裳　又見他　美人来至香几王
香氣亂〻陣〻临〻　那里是　衚衕門中一枝女
真是他　貴妃娘〻穩又軽　花枝招展跪在地

慢啟珠唇吐娇音　口尊長官卩在上　奴家嗑頭拜謝恩
皇卩问听伸龙腕　說道是　芳卿免礼請平身
坐上有話要问你　必須細〻說与我听　往今旁左站起身
一傍坐下啟朱唇　问道長官问何事　望乞貴人分付明
皇卩說　為軍问你一件事　就是那
良囡子有何出奇之処快对我云

正德皇卩眼望月素口叫芳卿為軍的有一件事向你這良囡
子有何好処他公然算是第一名陪伴状元他生的比芳卿如何
你可說与為軍的知道月素見问輕啟珠唇慢闹棋机說長官
太卩在上今日问奴〻家不敢隐瞞这良囡子本来生的十分美貌要將奴
家比他万不及他〻生的真是千娇百媚身材秀美可喜又会詩文歌
賦又会吹弹歌舞无般不会听說人与他送了个美号言他可值一
囡良子有人要会他一面必須要先給良十两見面之時那怕你们是
王孫公子貴官財主有不之人他若看不中又他们推辞不接毋

日〻吃珎羞美味还不如竟所愛吃的是糙肉作餡包煮餃〻那美
好東西奴見他只吃餡你把皮〻一折皆因他其是出奇軽易那得
見面奴家想来也是娘〻的威危這才能得高四太卩將他聘請
出来奴家不瞞長官太卩說只因奴家生性最是枯生的又曾奔放人奶
騙將奴賣到烟花寨内人〻皆不喜欢与我故此那些人給我送了
个外号叫作木頭墩子因奴家不肯賣弄風流那鴇兒百般的打驚
至今奴家还是黄花闺女並未失身這是一樣実話皇卩聞听龙心
不悦暗〻說原来月素竟是良人之女被恶人拐騙賣入烟花寨内

情可恼再者可恨没牙吊恶賊高四真正胆大
真可恼　恶贼鸣风没牙吊　他算是
胆大包身頭一名　將我朕　虐得女子拐於去
這系强坝难恕容　朕到要　瞧〻送个良囡子
怎系美貌說的罕而　想罢多時開言道　叫一声
陳敬南神你是听　急速去　快把店主叫入内
我朕有話分付明　陳太府　口中答应說是〻
忙〻迈步出房门　院内高声叫店主　上房中

叫你問話快来临　店小二答应不怠慢　大叫当家的你是听
上房里叫你快〻去　呼唤不知何事情　勝瑞周
忙〻答应跑出院　来至了　太府跟前问元因
軍官太卩何分咐　叫我小人到来临　陳太府
眼望店主開言道　上房屋内问下情　你不可
茶摧招付入進内　只可在　外边站立等示音
店家答应說知道　忙至那　房门外以立身形
勝瑞周連忙走至上房门外站立往里偷睛观看只見那妓女月

跌揪哀㥁与先大不相仝不相奴女先景竟是一位貴妃娘〻一般
坐在長官的身傍令八現者不由降毛害怕正然思想忽聽皇官
說店家你叫什麼名字店家說小人姓勝名叫勝瑞周皇卩說為
單的問你〻店中可有胆大的人元有要有用他一用店家勝瑞周說店
內可到有一丁胆大的人但只一件是一丁怔頭青又力大元窮皇卩問
聽他心大喜全口開言說好越怔越力大越好你怎麼知道他的
力大只那里人他叫什麼名字勝瑞周說聽小人細禀
店主人 聽見皇卩將他問 連忙的

口尊單卩在上聽 說起这人家住处 元籍乃係是山東
年方二十单三歲 姓黄棟樑是他名 因他在
本地路近不平事 被仇家 暗害逃躲在此存
隱姓埋名避灾难 因此住在我店中 前者有
一起保標下店內 偶是英雄武藝精 罵他一句心內恼
氣坏粗魯愣頭青 黄棟樑 心中不忿还言罵
保標的 動怒不容兩相爭 各拿兵器齊動手
照有那 棟樑乱打下決情 他却是

所仗拳頭搪兵器 各皆嗑丸还不容 赶上前
把丁保標脚踢倒 吸呼丧命見閻君 后來都知他力大
打成相識不開爭 他如今 諸事忍奈不肯鬧
进來人 不敢惹他躲避行 單官要用多愣怔
一冠性子他却打 要請斯文礼路多 那可叫
反倒耽悞不能成
店東勝瑞周說單官才說越愣越好他狠去得皇卩說令人去將
黄棟樑叫來勝瑞周答應是去不多時代至上房门外站立皇卩

一見此人身量高大十分粗魯万岁龙心大悦叫声黄棟樑為單的
今有一件事情要你前去不知你敢去不敢去愣頭青黄棟樑問
聽說不知單官太卩叫小人往那里去望乞說明皇卩說你們有丁
胡良村居住此人叫高鳴凤綽号设牙虎昨日他公然胆大把為
單的座得良国子搶去為單的想此事不值的亲身向他要人
如今叫你前去向他要人或長或短回來告訴我為單的自有道
礼聽見那人說他万惡滔天所以向你敢去不敢去黄棟樑說
單官太卩要說起设牙虎真正利害

黄棟樑 眼望皇卩開言道 叫一声
單官太卩在上聽 提起高四设牙虎 远近无有不知聞
皇粮庄頭高太用 是他叔父住别村 倚仗夜叉神勢大
无法不為混逞凶 杀人如今見戏耍 我們這
一代强填是頭名 既然是 長官太卩差遣我
小人敢去拼一拼 料有别人不敢惹 皆因為
府県官員与他通 我小人 渾身痒〻這几日
拐胳發燥不受用 情愿前去将他找 硬合他要女釵裙

不依与他比一比 若〻他 棍棒鉄尺任他拐
讓他們 賊宅总有几十丁 小人不惧半毫分
單官太卩将心放 今日丁 單去惹〻埧通人
正德皇卩聽見黄棟樑的話龙顏大悦說你既有這丁胆量前去
如若要了奴女良国子來回賞你為妻黄棟樑聞聽嗑頭謝恩
皇卩說不妨你只管去若是设牙虎不順情礼行武動粗你若
打的过他只管往死里打不妨旧便打死了他几十丁人也無什麼
事有為單的与你作主若打不过他們你可急〻回來為單的別有

逓礼拐頭青黄棟樑稍至心裏這家一件大事他不肯明喘口應承說為逓英前去單言皇卩跟前勝瑞用代咲開言說店家為甚的這有一件事合你商議你這里方近处尋我一丁女子要十六七歲的或典或賣留在這屋内呼喚使用勝瑞用說不用別处我小人家中有一丁外甥女兒父母双亡今年十七歲了代来單作太卩若〻可用只管与下使用到不必給身價良兩或作小妾或是与他匹配人家那都可以皇卩說也此可狠好代来為單的若〻店家答應去不多時將女子代至上房門外站立等候皇卩說那女子只管進来店家

說罷唔太卩叫你進去呢那女子答應走進屋内皇卩觀瞧女子然布衣生的到也美貌着實用手指着月素說你跟着他可應意不應意呢那女子看見月素打扮的到相一位娘〻的樣尔說奴家情願扶侍這位娘〻衆公卿下人不曉得稱呼夫人太〻的瞧見京里下来的奶〻們穿的体面的都叫娘〻来了閒言少叙單言皇卩說女子你十几歲了你叫什麼乳名尔女子說奴家十七歲了我的乳名尔逓香皇卩聞听大概說好名字又望店家說就把他留在屋内使喚你回去罷喊店家答應而去不表皇卩又叫月素与他穿衣

使喚不表單言拐頭青黄棟樑邁步出店不多時到高四的門首
但只見
門前多少家人立
一丁〻
如狼似虎闹烘〻
仗勢力
横眉立目揚威武
站立門口似山神
你言我語說又笑
揚〻得意令人憎
黄棟樑
来至門前忙站住
說道是
我是人和店内人
特到此间有緊事
快〻去
与我通报你們主公
衆惡奴
正在門前說又笑
猛見一丁拐頭青
硬叫与他去通报
一丁〻

代怒說道你是什麼東西有何事情快言明

衆惡奴正在門前說〻笑〻忽見来了一人口說叫他們快去通报衆人一齊觀瞧頭戴破帽身穿藍布單衣脚登敗底快鞋不相丁有的人不知到此何幹大家心中不悅說〻那小子你有什麼事情到此你好大架子硬叫誰与你通报有什麼話快〻說黄棟樑說你們别嚇我别賭利害休要逞強發横我既然到你這里来自有然有事告訴你們我的来意爲的是妓女良周子前来你們說与高四卩急〻把良周子送出来我們店内住的那單作太卩接了新樑店存之人若是倚仗權横只怕那位單作太卩未必依要闹出事来后悔遲了

衆公 這高家〻人都是素日豪横慣了的今听黄棟樑說的話如金吃了灯草灰的一般輕巧齊說你是什麼東西到此闖口胡說什麼金周子良周子的那步兵的是誰公然上門要人竟是作死麼黄棟樑說不過是丁来人說与你們高四卩知道〻〻叫他快拿主意怎麼叫作死还不定是我作死是你們作死你每是什麼東西你每才喘口胡說衆惡奴聞听此言忍奈不住一齊叫〻大怒說好一丁撒野的囚徒胆大包天這还了得你打听〻這是有名的高四太卩的住宅別說是你們便本处知州也不敢在門口多言多

語你是丁什么東西想見高四太卪這內中有一丁冒失鬼朱三瞎子不
省好歹說道那有工夫與他講話打這狗卪的旧是了言罢上前照
力黃棟樑的太阳上棍旧是一拳只見黃棟樑歪不踩閃
冒失鬼 照削棟樑掄拳打 楞頭青
歪不踩閃扭身形 見拳臨近一伸手 照那人
肐膊一攩力十分 只听吧叹一声响 朱三瞎子倒在塵
吱哟咭咚滴在地 他的那 膀背疼痛甚难禁
但見他 肐膊搭拉抬不起 哀哉叫苦不絕声

乎惡奴 一見大家齊動怒 大罵囚徒了不成
說你作死反到怪 你想〻 這是何处敢行凶
枋何動手把人打 真正是 你要造反喪残生
言罢一齊闖果住 拳打腳踢那容情 黃棟樑
看見惡奴齊動手 說道是 以多爲寡枉用功
照狠罵惱乎多大 誅你们 燕雀怎困大鵬鶯
楞頭青 說有施依真本領 拳打腳踢狠又凶
把那些 乎多惡奴都打散 一丁〻

代乎拘傷只哼〻 耳不言 賊宅外面鬧一处
再把那 惡人高四明一明
單言說才厗高四正在書房与艮周子要哄高四說話該你我
二人有條我把你抬到家中別人也不能艮周子說四太卪說
的狠是諒他一丁当兵的有什么出息公然敢叫我們玩耍我若
不亏四太卪媳人抬 抬來這時候陪着那当兵还不知怎〻受熬
煎他如何得這丁受用高四說別說是当兵的旧使是涿州代的
財主 細成一把子也不是四太卪的对手惡賊正說的高與之间

只見家童門保見進前說四太卪快〻出去外面來了一人穿代平常
口〻声〻說是当兵的打發來的叫四太卪快〻出去把艮姑娘送到人
和店去哟們家乎人罢着他〻竟不依反被他把乎人俱各打傷他只
叫四太卪快〻出去見他
說牙厗 听罢家童一夕話 登時间
氣了一丁脖楞怔 奈因爲 当着妓女艮周子
又恐怕 娘子瞧不起旧去人 不由的
惱怒攻心一声嚷 大罵因徒了不成 竟敢在

我的门前來撒野 好了当兵胆大人 公然叫把人送去
他竟是 不爱活着把死尋 快〻去
急〻分付我的話 先把那 小輩拿住上綑繩
暫且吊在馬棚内 等着我 去找当兵把賬清
家童答应不代曼 轉身迈步去如几 不多時
傳喚家丁十几丁 各執着 棍棒兵器到來临
說牙厗 高声大叫小子等 跟我前去拿惡人
惡賊說才厗說小子们听我吩付不管他是誰只管打〻死了担住

那夹皮墻内不妨有你四太卪作主哦 乎左丁答应齐往外跑說
牙厗在后面跟随乎公這高四手下的左丁是仗惡賊的势力欺
人慣〻的不知有已不知有人常横难言如今忽見正德万歲私訪
到此這也是报应循环分毫不错到后來后悔才遅了今听見說
牙厗高四分付一丁〻耀武揚威齐往外跑
見那人 頭戴一頂白詰帽 藍布衣衫穿在身
快鞋一双登足下 年紀約有二十零 長了丁
五〻短身粗多么壯 汗丈高大力无穷 瞧來却是店小二

不是什么財主翁　話中那里口中囊　說咱们
不少混打丑消停　叫你们　正頭香主没牙爪
快把那　妓女良闺子送店中　交与長官太爷手
万事皆休無話云　庄丁闻听心中怒　狗仗人勢逞威風
扎把無手往上跪　大家齐了說話人　有一个
充勇的名叫天下横　刘二歛　手拿山核棍一根
不管死活按頭打　望为那　棟棵恼代往下拐
楞頭青　見棍来的真利害　連忙的

旁边一躲閃身形　刘二歛　木棍打空身一探
黄棟棵　眼明手快那容情
楞頭青見刘二楞用棍打空使的身子往前一扑　年青真是眼
急手快只見他用手將刘二歛的扎棍抓住用脚照为刘二歛的小肚
子上一蹬　只听那人哎哟一声栽倒在地他还口中大嚷令我的棍子东
手人一見刘二歛躺倒在地棍被那人夺去一齐上前各拿兵刃
棍棒乱打
众庄丁　各拿棍棒齐乱打　許多人

围住一个楞頭青　只听的　乒々乒々棍棒响
無頭無脑下狠情　谁知道　棟棵是行家却高
自幼習拳武藝精　皆因为　時運不至太性傲
被人暗害既身形　故此流落在店内　権当店小二服苦星
生来横楞又奔　听了那　专兵的大話信作真
一時间　胡里胡塗田应允　我了那
岂因门上哭要人　若見了　没牙属的家人真恶
棍棒齐来狠十分　黄棟棵　不由動了无明火

忘記了　齐人拼命往难容　暗說道
那位军作曾言过　使打死　十个八个也无妨
只見他　想到此间胆更大　將棍夺起双手抡
左右遮擋封又架　得了便　暗里劲勤用打人
也有那　躺为頭破流鮮血　也有那
打的脸腫而鼻青　犹如凡魔一支佛　洒醉蚊龙獨又出
俗言兩句話不假　細想元来却是真　双拳难敵四支手
恶狼怕的是犬多　幸亏是　生来力大多英勇

血氣方刚在年輕　怎奈人多勢太乎　前后照左左右封
保不住　漏空身上田为棍　打在身上母为疼
估量为　难以招架想逃命　双手掄棍胡乱楞
怪金刚　被他一棍打兩下　賽罗汗
跌倒仰面着的云　黄棟棵　掄棍过来既身去
没牙属　大叫道快与我拿住犯柳二指解送衙门

游龍傳 卅三

昨朝話表潮州娘娘庙設会彩樓奪標正德皇爷相偏遇独得
四妓女者段牙虎高鳴风硬搶去艮囡子成妻降香遇皇寵左
頭高大用撹布都指揮胡忠拾拿惡棍遣兵丁拿住段牙虎
艮囡子參將陳云龙奉旨監斬三犯人洁坊西妖人施邪術風
刮去男女三犯威崑崙領圣旨陋放妖人不必细表且說云里雁
杜府小盃寄廖廷玉玉蘭香牡丹花一齊進皇爷正房门外跪门
請罪店家勝瑞同一見心中暗想他们四人並無什庅元故為什庅

也到此跪门爭言太府求老爷見门外有人跪门連忙出外细向來
歷四人將一往從前之事說了一边太府蘇老爷說待我替你们啓奏
四連連叩頭太府蘇老爷進房將四人跪门的話奏說一遍皇爷龙
而微微代笑說道一起四人並無過犯叫杜府廖廷玉各自去罢
晌夜蘭香賞赐面杜府牡丹花賞赐面廖廷玉各領回家也
夜茉老爷照旨傳行以畢四人向北感謝圣恩歡喜回家皇爷用
中人之道是在駕不便四人在店所以各領回家不提且說英

左威崑崙奉旨察訪妖人擄去罪犯三名不敢怠慢還是旧日
的打扮前去查訪
威崑崙 尊奉圣旨那敢慢 少不得
旧日打扮去訪尋 又不知 妖人名姓何処住
也不過 捕風捉形到処西神 但進廟会西集坊
店通村庄加小心 到処察訪無音信 不由的
肺内為急暗沉困 晴晴說 這起妖人本領能
又能唤雨共呼風 擄去罪犯人三个 此事重大不非輕

一点宗向全無有 細想他 決然不在闹市存
他必是 既避曠野深山内 藏躲幽靜少人行
必須要 四処查訪得清细 我若常巢不敢論
英左思想往前走 此書剪断才要神 不過是
飢食渴飲登途路 晓行夜住不消停 這一日
來到舟山县城内 各処观睛耳細听 忽見那
面前一座大空庙 果也有 四五个人把話云
英左威崑崙猛見空庙内有四五个人言講闹話好汗既往自刑始

々窮听只听一人說我這几日不知怎麼賭旧輸連丁喝酒的不也无有一人說真可是喪氣又听一人說不用着急有一处有銀子容我前去色音手到拎來衆人齊問是什麼法兒只听那人說我方才見陳大頭的永去買銀市的内在那里化艮子我就想出一丁法兒來了戚的艮子前來大家使用豈不是好衆人說他在艮前看着你有什麼法兒能勾得到手中那人說你們此時到内法不傳六耳有名人的本領撥不說罢一齊出舖而去單言戚崑崙耳听心中一動須得跟去看々便知分曉

戚崑崙
心中一動暗說音
未知本領精不精
我到有用他們処
明々本人在炉上
設法能取到手内
怎樣旧能取得艮
到是如何亡好明

听見那人要偷艮子
腑内說
果能把艮取到手
但則是
牢々看守不動身
也是神偷好汗名
我到要
想罢多時忙辺步

不由的
這人話語說的大
算是有此燕子能
要偷此艮大男謊々
他如今
一時我竟精不透
跟了他去看一看
急々的

緊随那人身后行
一查艮甫面前存
英宏奔同西神着
又見他
故意的
手拿着一張膏藥（明辺步）
說道是
初二十六才裕銅

走不多時却不遠
正在那里傾元宝
見那人
大腿之上扭又腫
粧作掌疼那行景
只听得
那人休要近鋪内
猛听那人回言道

果然見
几方閒定未收柜中
褲子撕破吃的一声
血水滴落往下淋
一瘸一拐近甫中
柜上之人喊一声
我這里
太爺们

小人不是討不文　共稟衆位太爺曉　只因為
拖欠不粮受官刑
那人站立甫外口尊太爺们小人不是要不見的化子皆因拖欠不粮被板子打的重了買了這貼治棒瘡的膏藥求太爺借這爐子的火烤一烤好貼衆夥計们看炉的人說既然如此你烤々回走果是那人來在將膏藥拿在火上烤着看着艮子的人一双眼睛單々的回着元宝只見那人將膏藥烤化一回身冒々失々的將一貼膏藥往着那看艮子人臉上一貼銀甫衆人一齊跑

出甫外大家四下里观看不知跑往那里去了掌柜的只得忍了肚子疼完事且說英宏戚崑崙看見賊人如此方法腑内說好也难為他生此巧計將元宝取去代我設法收了這丁人便了想罢緊々跟随見那人仍往宝布而去急々的前走先到甫中棵上等侯不多時又見衆人陸續到甫只見騙元宝的那人慌々張々跑進甫门衆人一齊站起說有勞々々那人坐下喘息已定方將元宝掏將出來衆人一見齊声喝彩說好東西々々但只一件好可是好是丁花木瓜中看不中吃誰敢拿元宝去換不呢只听那人說有智

不在年高無智空活百岁我有良子还愁没不使用麼你们等我來說罢將小刀子把元宝边毛剪將下來說哥兒们快拿去換不去罢多々買此酒回大家受用々々這元宝我有道礼不可代在厭内得我來只見那人走去將元宝埋在香炉之内說等你我吃了酒内用斧子劈碎好換不使用如今大家不可在此且到外面看々光景好吃酒去言罢衆人齊往外走

衆賊人
言罢一齊往外走
忽听得

一人大嚷語高声 元来你们在這里 偷了元宝何处行
衆人闻听唬一跳 一斉本自細回神 瞒了瞒
五哥是别人是冒失鬼 黄五喊叫到来临 相离切近開言道
恭喜衆位老弟兄 闻听今日得了彩 元何不到我家中
又听那 衆人斉把五哥叫 不枉人称铮号名
真正是了冒失鬼 這樣大喊々連声 要被外人来听見
只恐有些不稳成 黄五説 望求衆位饒你我
天性生来愚又村 只因我 方才遇見斉兄弟

他叫我 邀你们到家饮盃処 衆人闻听斉説好
我等全到你家中 言罢大家出了店 竟奔那
黄五家中不必云 且説那 英宏爬在房梁上
眼睛的 這一群人出店门 連忙翻身跳在地
将炉内 元宝取出入怀中 安心收伏衆賊盗
好踊訪 大闹法坊攝去罪犯的三丁妖人

那一群賊人跟在（大）了店跟随冒失鬼不多時来到黄五家中了、斉近了
籬笆门只見房内黄五嫂子烧火斉天豹就灶上切肉大家近房斉説
我们都是自家何分彼此不多時酒肉斉備大家吃酒不提且説賊
崑崙在房梁上观看這群人到还可用收了他们叫他四处去听
法坊上攝去罪犯的三名男女妖人那怕不得消息主意一定
跳下地来将炉内的元宝取将出来代在懷包之内連忙出店
走不远見一处草房週圍是篱笆墙英宏到了跟前只听
里面大語喧嚷之听人説不难我家有大斧子頓就劈碎待我取

不説冒失往外走賊崑崙听見有人出来連忙躲過一边冒失
鬼黄五果然不管真假他必然到店去取良元宝但凡别人
自也不肯去取一丁良分名重知道是有無有單言黄五
到店内將香炉内香灰巴開伸手去摸那有元宝的影兒一
不急連香灰都到出来連丁良星兒也是無有心中暗説分
明這些人虚言假語哄我前来連忙回家衆人一見斉説可
向咱们吃喝要樂几日好的且吃酒吃完了再劈不遲黄五

説香炉内那有元宝你们元何要我白走一遭悞了我喝酒衆
人闻听一斉大咲説五哥别闹咧 且来喝酒
衆賊人 听見黄五説無有 只打量
嗽咲而失為信真 大家斉把三哥叫 先喝酒
不必要咲闹嘴唇 冒失鬼 若見衆人当要我
不由的 急的為难有万分 説道果然真没有
休当我是謊話云 你们到底放何处 無故的
要我白走這一趟 誰哄騙了我喝酒 信你实言到店中

香炉里面摸了边 那有元宝影無踪 我把那
香灰全都倒在地 空々如也却無良 常言俗語两句話
細想不错半毫分 止是酒清私人两 果然財帛動人心
且説那 衆人闻听黄五的話 个々代想動兇名
斉説道 素来我们量放重 五哥你
原何今日起歹心 昧下元宝要不給 你想々
這件事情誰肯容 我们等 衆日全日埋怨
出了店 一斉来到你家中 衆弟兄

一ケ不少全在此　誰也未曾動身形　我們大家将酒飲
是你独自去取銀　你説没有誰肯信　就便哄
三岁娃童大界不依
衆人大叫黄五哥你要昧下元宝不給這可使不得俗語説的好
人急必反狗急跳墻這元宝不是好容易得来的有性命得
到手中你今要想独吞怎得能勾誰肯依你黄五是有口难分
訴黄五的老婆子暁的又听説此事也疑心丈夫有什麼元故
但看這起人凶如悪虎只恐丈夫吃虧連忙向黄五説你别

這様頑要一ケ艮子也是頑兒的嗎快拿了出来罢給与衆
位别頑兒了着頑兒惱了黄五被妻子這几句話逼的火星
乱爆他偏又是ケ結巴的了急連話越發説不上来了ヒ是
張口結舌両手乱煞
衆多人　看見黄五這光景　一ケヒ
越發疑他昧良心　藏起元宝當肥己　安心要想独自吞
這些人　原是亡命之徒輩　不顧死活無怕京
一斉動怒全站起　揎拳护袖怒冲ヒ　竟奔黄五掄拳打

大家喊叫不絶声　冒失鬼　被打着急也動手
彼此争ヌ闹闹哄ヒ　正在情浃难分处　忽然見
门外闯近一ケ人　口中大叫休動手　何苦無故寃屈好人
元宝本是我拿起　頑要啖笑衆弟兄　衆人才的难分解
衆听得　那人之言把手停　一斉奔向面前看
观瞄英友貌与容　但見他　奔頭頸赳一双元眼
神光如電令人京　鼻隆口濶高六尺　年紀約有二旬零
頭代抓角巾一頂　青細道袍穿在身　内里穿

刘唐衣衫青細緞　肤邑紫討在肤中
打拌的　甚是古怪人不明
你是何人　拡敢竟我們闹事情
衆人齐声説道你是何人拡敢骨我們的闹事又説元宝是你
拿来我等不明到要你快ヒ言講英友説元宝可是我拿来
了説道向你們頑要ヒヒ你們旧居頼好人麽説的話從肤邑内
掏出来説你們看這是ケ元宝不是衆人观看一斉降怔喜
的是黄五夫妻夭齐念阿弥陀佛英友説元宝你們拿去若

不肖用我再与你們些使用衆人不解其意ケヒ腑内説世間上竟
有這様怪人元何得了我們的元宝不走反到还来还説再給
我們些使用但不知是ケ什麼人想罢一齐使向尊駕貴姓
高名這様行事量来不是等閑之人未知到此有何貴幹
請道其詳
咸崑崙　向听衆人將他向　不由的
満面含春成咲云　説道是　你們尚我名合姓
列位留神仔細听　我見你們多义氣　也是江湖緑林人

也好隐瞞未勝哄　実告訴　我的名叫咸崑崙
衆人所見名合姓　一斉的　双膝跪倒在埃塵
硫頭硾地連声响　都把那　祖师卩ヒ口内尊
小人們　不知大駕来至此　肉眼無珠冒犯容
望乞寛是饒恕罪　貴手高抬赦愚衆　咸崑崙
看見衆人這光景　説道是　列位快ヒ請平身
愚下有何得能处　就当不起恁受禁　有話大家坐下講
道亲四海敬賓朋　言罢挽起頭一ケ　那几ケ

趁着齊都站起身　大家罢祖師禮拜　請上尊坐飲無愁
現成的　酒肉設擺殘席面　望求寬恕不致誠
贼崑崙　听罢回荅說不敢　我愚下
今蒙抬爱敢不從
英玄贼崑崙說道蒙衆位抬爱我愚下敢不從命言罢居上位
坐定衆人都在下首相陪斟酒奉敬英玄作好汗的人並不推辭
酒肉齊用一面吃酒一面便向說你們元何知道我的名姓衆人
說小人們听見人說祖師老爷原在琉璃河酒店取過鄧彩凤的

酒壺又取過他老婆月上芽的褲子祖師爷盖了一座酒店后来又
听說遇見正德万岁爷私訪全在一处又听祖師爷大鬧滄州堂
救出鑌天猴胡走叔多少事故小人們早已有心要想拜投门
下只是無緣不能相遇
小人等　今日三生多有幸　得遇祖師爷駕臨
方才要　若不說明元宝事　难免人命定進衙
就便是　打死五哥冒失鬼　屋染黃金也不明
贼崑崙　聞听衆人一夕話　滿面含春代笑云

說既然　如我所作那些事　据我看
咱們如今算有緣進　日下却有一件事　必須要用衆弟兄
不知你們肯不肯　願肯不願見句明　英玄言詞还未尽
衆人齊罢祖師尊　只求乞　君肯提拔施恩典
是我們　小人造化不非輕　但有用着我等处
就便是　赴湯投火死干心　英玄聞听心歡喜
說你們　既然情愿听我云　我如今
特奉正德万岁旨　差你密訪暗暗尋　只因為

此坊也斬三惡犯　妖人攝去影無踪　一名叫作高大用
綽号人称夜叉神　一名叫作高鳴凤　没牙虎
綽号乃三寸外人称　还有了　妓女名叫艮周子
叔罪犯　也是男女三个人　英玄言詞还未尽
衆人回荅祖師爷只管放心探訪下落拿妖人交与我們衆人

英玄贼崑崙說此坊上三个犯罪人被無名的三个男女妖人攝去無
有踪影皇爷差趕降旨为落保定府巡撫要這犯人又賜与我密
旨暗暗訪拿我如今是候補付將之職深感皇恩不辭辛苦時
地到此今見你弟兄們設志取到艮号的元宝到还有些見
識是我有心要收用你們方才略使小小的手段時元宝取到
手中衆人聞听口尊祖師老爷要肯施恩提拔我等小人們情
愿前去猜探消息拎拿惡妖人英玄說很好但不知你們都姓
甚名誰說与我知道衆人聞听說老爷待我們大家报名取元

宝的人說小人姓齊名叫齊天祿因為小人腿快人人叫我一股烟兒
一个人說小人名叫付天亮綽号人称生鐵炮一个人說小人名叫
單進保綽号人称栅欄鬼一个人說小人名叫喬德綽号人称
独頭蒜一个人說小人名叫楊云祥綽号人称混世虫黃五說
小人名叫黃玉人人都称小人冒失鬼英玄听罢一一記明說我今
已知你們弟兄的名姓不用耽擱各人快快前去奉旨之事緊
急不可遲滞說罢從腰中掏出兩封散碎艮子說你們弟兄
們每人各拿艮二十兩作盤費前去着本領如何若能打听

有消息下落我另外还有大賞衆人見英左如此又亂一齊恭
左行事不必多叙大家四散
單言那　英左他西奔天豹　他二人
一全前去採訪情　咸崑崙　走着眼望那人論
這件事　投我刻量細思尋　那妖人
決然不在城市住　一定既藏山峪中　一般烟
四恭老爷言有礼　小人也是如此云　既然在
法坊叔去拜那孢　鳥肯还在了　英左說

你我不可在一处　必須分路兩下行　我往西去你上南路
暗暗細訪細留神　倘然得了真消息　何愁不能把功成
他二人　預約会商議定　都在那—
黄玉家中聚会逢　一般烟　連連答应說知道
老爷吩咐小人尊　言罢二人各分手　不表英左咸崑崙
单言腿快齐天豹　這一日　出了涿州南正门
猛听行路人人論　齐說道　快快前去莫消停
求討符水灵丹药　拿道家中治病人　一般烟

耳听不由心一動　暗暗說　這件事情有九成
一般烟兒齐天豹听見衆人言論求討符水灵丹心中暗想這事
有因兒不免跟随他们前去看看是什麽他才愿来求符水灵
丹想罢跟随衆人往前而走又听人人口中念佛說阿弥陀佛
难得這樣貴人降臨救群生救拔苦难又听一人說他的名頭
你不小哇他說他是元朝的后代該當出世又有一位軍師扶住
將來还要成其大事一般烟兒聞听心中欢喜連忙跟随前
去元来旧在松林店的街内太成店居住但見這些百姓紛紛

盼道店也有領符水的也有討藥的一般烟光混在衆人之内仔
細观看
但只見　一个道人多凶惡　他的那
面如青泥一般金　二目就如灯兩盏　鼻大口闊看嘴唇
一頭黄髮如金線　連鬓胡須毛嘁嘁　又見他
兩耳直竪还不小　身体胖大蛮骨撒　頭代金冠簪別頂
身穿着　八卦仙衣顏色新　水火絲縧肤内計
云鞋一双足下登　手拿着　葫芦一个成丹藥

從里面　倒出施捨与衆人　一般烟
看罢又問衆百姓　内中有　知者之人告訴明
一个旧是假王子　姓元朝棟是他名　一个妇人自称皇后
費寡花　假作皇后御貴人　那道人
俗家姓喬名云路　水火真人自已称　齐天豹
打听名白不代慢　急忙忙　走云店门四里行
不言齐天豹打听明白往四里而走衆位明公听過下细表這起
人元是流贼戈風子楊寡妇的餘党却是在毛山君修善妖

齐的妖術與边余他们不是修煉之人又遇見喬道人取去一面
宝鏡元朝棟一照但見照的自已穿黄袍代冲天冠朕計珀君玉代
足登茉莉皂靴竟是一位朝廷形像元朝棟心中欢喜胡思乱
想又叫費寡花一照元来里面旧照出一位頭代凤冠身穿霞
帔朕計紅鞋玉代下罩千山河地理裙足登凤頭花鞋竟是一位
皇妃娘娘的打扮二人不由心中欢喜又听喬道人說你二位方
才可看見你们本来的面目不可把机会錯過依我貧道之
言你二位成爲夫妇代貧道扶助你二位成一个大事也不

枉你戲套成这一番神術妙法（中公）人生在世妄想巴高酒色欢
喜富貴崇華誰不願意况且自身又会法力今所遇人之言豈
有不喜之礼男女二人随成了夫妻魚水之欢不必細表
只因為 日间吃穿费用大 那無有
近益良不憑度生 故此想出这方法 捨符施藥治病人
就有那 富豪之家見了效 趋势誆騙不未艮
正是飽煖思淫慾 俗言不錯半毫分 最可恨
良家间女若患病 前去醫治動邪心 要同女子一処宿

暗中姦淫难細云 世间上 信邪極多容易哄
只番病好任横行 又听説 他是元朝后代華
这如今 出世又該作朝廷 随將女兒恩寵用
収為賓妃作貴人 又有那 遊手好闲饑与頓
依草付木都順行 跟随为 為非断了勢派大
人尚卞多费用况 生作日業不根短 全憑为
五鬼搬運邪法精 又因為 身所皇座高大用

綽号人称夜叉神 住兒山另設房布 高鳴風却是他的名
还有奴女良周子 法坊処斬大难臨 當他们
家中豪富良不廣 這三个 妖人施展邪術能
（住公）這男女三个妖人他占黄根座頭非亲非故為什么救他
呪為的是當他的良不费用才施展妖法將三人救出法坊来
到一座山内但見地方甚是寬大此処乃是房山县管轄在
西山之内地名吊马峪人跡罕到之処平言高大用高鳴風艮
周子堪ヽ要作刀頭之鬼今被救到此间赶醒過来心疑是一

夢一样怔怔ヽ发愣只听上面有人説話叫你三人不必疑惑你们
服前的刀下丧命是我们見你三人頭上紅氣冲空命中主貴哉
们才大發慈悲救了你们的性命特地度脱到此快些過来参
拜這位貴人以便好封你们官職同享荣華共受富貴三
个人間所往上覌看
但只見 上面坐为一王子 他的那
打扮恰相似朝廷 冲天冠在頭上戴 身穿着
緞子黄袍綉蟒龙 胀圍玉代寬四指 粉底皂靴足下登

又見他 天生一双吊角眼 两道竪眉似好汪
耳小鼻大嘴唇厚 两貌邊内肉横生 年紀約有四十岁
满部胡須刺咕冗 一位是 娘ヽ打扮充国母
看他的 年紀三旬有余零 满面斑麻黑又瘦
搽的那 一脸怪粉殊死人 長田两个扇風耳
鼻如蒜頭一般会 血盆大嘴胭脂抹 精有他
必是黄牙似镀全 裙裏金蓮看不見 大概八寸有餘零
則見他 頭戴凤冠垂珠排 黄緞龙袍穿在身

朕圍一条白玉带 下穿山河地理裙 傍边坐着一老道
説話声音似雷震 两目生得多凶恶 二目就如两盏灯
那里相个人模様 活脱妖怪变人形 三罪犯
看見老道這光景 心疑是命丧柰坊血染刑场作了鬼魂

那老道頭戴金冠身穿八卦仙衣肤計絲縧脚穿云鞋[illegible]
異樣怡似妖精三丁人看見嚇的魂不赴体只者是命归地府[illegible]
上前叩拜只听上面說你三丁人可报名上來是三丁人答应說
小人名叫高大用小人名叫高凤妓女名叫艮囤子上面說道聲
且封高大用為承相之職公同办事高鳴凤封為将軍协同
办事艮囤子封為夫人还有一件事你们可将家中有多少人口
多少金艮多少艮草一々說來高大用高鳴凤齐說我家在
上金艮草到有但小人如何敢去搬運上面說你只用听令

艮根草大概的数用開寫出來何用你们去取待我孫取來你们
看々二人聞听半疑半信暗想但不知怎樣取來不敢違拉只得
開寫名目将賬單呈上只听那王子說还是軍師取來是我孫取
來是我孫取來通人說还是主公施展々々法力為這新來的
三丁人看々叫他们知道我主的神通妙跟無边無敵于天下只
听元朝棣說搬運這些人合金艮根草先讓軍師施展々々
法力通人說主公既然如此吩咐貧道只得尊命說罢通人
右手掐三台决左手伏劍按背躬身口奉七字真言七边罷

說道吾奉毛山五雷正法祖師之令拘請五鬼並五路邪神
速來听令
這老道 則然念咒拘邪咒 不多時
黑云合霧半空中 顯露出 許多妖邪精和魄
都是希奇異怪形 一齊口罵法官叫 合音等
邪边使用吩咐明 道人說 無事不敢軽褻瀆
今日丁 特請列位眾尊神 東北方
旧在涿州方面上 兩丁人 居住都是二村庄

胡良庄 居住乃是高鳴凤 西片村
高大用祖居是根生 所有的 家春男女上下人口
粮草倉庫金廿艮 勞車神 急速前去休代遲
搬運堆放此山中 如有違悞不尊令 听之山后顶寒冰
只听邪崇齐答应 領法旨 妖風一陣影無踪
妖術元來也奥妙 不多時 空中落下許多人
金艮粮草真不少 堆積如山一般同 高大用和高鳴凤
上前观看驗分明 果然是 自己家中老物等

真奇怪 主仆不短一丁人
高大用高鳴凤伏又查点金艮粮草分毫不錯自然信服还是
發怔只听王子說高承相高将軍你二人到此也算是三生有幸
不用煩心待孫王用丁法術你们睄々三丁人一齐叩頭說愿見主
公的妙法假王子說承相可騎上這条板橙高大用依言騎
在板橙之上只見假王子口念真言手掐密訣望着板橙咐噴
了一口法氣說生起只見板橙忽悠々往上而起嚇的高大用
大嚷不好了我怕不穏這一跌下去腦子都要跌出來的趣嚷

趂住上起元朝棣用手往上一指說住但見那板橙就悬住
在半空
假王子 伏又取出一方手帕 則見他
鋪在地下語高声 高鳴凤 你可站在此怕上
句有真妙法術灵 没牙届 照言而行脚跳帕
只見那 王子口内念灵文 用手一指說声起
手帕化成一片黑云 把個恶人高鳴凤 悠々起在半空中
艮囤子 观看呆々只發怔 不覺納罕就怕京

恩听王子闻言道 孤傍你 一件仙家妖法精
說罢怀中一伸手 掏出了 紙剪花馬掌上擎
口吹妖氣說声变 展眼间 跳起化作大飛禽
假王子 叫道夫人你騎上 色青此馬全翥空
艮囤子 闻听回答說害怕 不敢騎跨上面存
此乃是 紙变的馬兒不大穩 倘若是
跌下来時摔我肉隈 元朝棟 代咲闻言說無碍
孤有妙法休怕京 你看〻 他们二人在上面

安然穩〻半思空 妓女看見這光景 無奈何
只得騎上那飛禽

艮囤子刚然騎上只見花馬展翅搖翎往上而起假王子往上一指說落只見高大用騎的板凳高明风跳的黑手帕艮囤子跨的花馬俱都落將下来三丁見如此奇異心中敬服一齐跪倒叩頭說主公這様大法力何愁大事不成只听假王子說這還不足為奇待我孤傳授你们比冲鋒打仗的神術以后倘遇作兵前来对敵冲鋒好用法術取勝王丁人齐說愿现主公的奥妙神術假王子說你们

拔去塞兒從里面 冒出了 飛刀無数舞空中
明恍〻 利刃吹毛燒人眼 令人害怕尽吃京
假王子 飛刀收入葫芦內 又將那
黑色葫芦手中存 拔去塞兒真奇怪 一股清凉水直噴
登時間成汪洋海 波浪滔天吓死人 軍人看罢多一会
假王子 收了妖水葫芦里存

假王子元朝棟將五色葫芦試與軍人看完畢了妖宝高大用等三丁人齐說主公乃是神仙一般這樣的大法力真無敵于天下

也元朝棟說还有几件也要施展〻〻与你们看〻說罢又取出一丁紙包子打开元来是些〻草結紅白豆兒只見元朝棟口念真言手掐秘訣將豆草往空一撒喝声急登時变成兩隊人馬

一隊是 人代紅盔穿紅甲 紅馬紅旗似丙丁
一隊是 名带白盔穿白甲 白馬白旗白似艮
手中各〻擎兵刃 刀枪劍戟不相同 站立两边分左右
等听分付方站征 元朝棟 用劍一指喝声開

且看如何說罢從怀中取出五丁葫芦五様彦色青黄赤白黑先將青葫芦塞兒拔去口中念〻有詞將葫芦一搖好利害

但只見 手把葫芦一搖恍 咕嘟〻
一股青氣往上升 冷嗖〻 逼冷人寒膽身戰
難以存站立身形 二目昏迷看不見 好以似
天昏地暗混沌中 不多時 則見葫芦兒一条
那青氣 登時全滴入內存 又將那
黄色葫芦色照様 念動灵文七字真 刚把塞兒方拔去

黄色葫芦也照様 念動灵文七字真 刚把塞兒方拔去
從里面 冒出黄氣响風声 飛砂滚〻真利害
打的人 二目难睁閉眼晴 人〻心中都害怕
丁〻納罕嚇冒魂 假王子 又用葫芦收入内
又把那 紅色葫芦手中擎 念罢咒語忙搖恍
愡〻〻 烈火飛舂往外冲 热氣蒸人难存站
真丁是 近退藏躲走無门 元朝棟
又用葫芦收入内 又把那 白色葫芦呈妖人

那解與妖罕京人　只听得　两隊馬嘶人吶喊
刀鎗乱奔一处冲　未在当坊中央地　丫丫奮勇怎相容
恰好似　悪戰仇敵一般樣　嗁的那
瞞有之人魂魄京　争閙多時無勝敗　不見誰輸与誰芼
元朝棟　用劍一指嗁声住　两下里
收兵罢戰把手停　退本还元照旧変　仍是草豆那两宗
又把那　紙剪狼虫毒蟒獸　試与大家瞧看明
按下妖人撲邪術　且說那　奉旨英宏威崑崙

這一日　独訪来到西山下　見一起
燒炭民人細詢明　走过山坡仔細看　黑氣迷漫霧耆々
臨近渾身冷又熱　两眼昏黑瞧不真　不敢前近退回步
急忙々找尋民人打听真实拎拿與妖的這一起人

假王子元朝棟將佈剪的虎豹狼虫毒蟒猛獸張牙舞爪又有風
沙助威頗習了一陣用劍一指喝住还是照舊紙獸紙蟒又向三人
說我派法術你们可知道了如今再傳授你三人黑眼法術可以
躲避兵难那怕他有百万大兵千員戰將也無可奈何与我派
家如今將這些人都交付你三人代領操演我派与皇后軍師
还要前去招聚人馬搬運金銀粮草以為軍中之費待等時
侯一到就好成事那時大家方可共享榮華同受富貴書要
剪斷為奴元朝棟傳授了高大用高鳴風良国子三人名柬

的法術也是天意該着三人俱各牽念後来依妖術那法無所不
為就作下弥天大罪此是後話不表也不說元朝棟与貴寬花
吞通人又去拎符拎符暗中招聚流民蠱騙婦女單言英宏威
崑崙自從与一股烟兒奔天豹動（扮）手這一日来到西山边处探
听妖人的消息忽听一起燒炭的人民紛下紛々的言諦却說虎
牙峪内好生奇怪日夜只聞喊杀之声黑夜但見火光濛々不
知是什麼元故威崑崙聞听上前代咲說借向列位这虎牙
峪是个什麼去处离此多远只听那些人說這虎牙峪离此

却道不远只是到不了根前英宏說怎麼到不了跟前衆人說
你老不曉听我们言諦
那些人　眼望英宏開言道　一齊的
口尊尸上請听間　想来你　尊駕不在此処住
這宗性事你不明　虎牙峪　相离此处却不远
算来不過十里零　有條山路過（而）近去　那里面
地方究闊廣樹林　往常间　我们進去破樹木
全靠燒炭度光明　自從今年正月内　也不知

什麼元故真罕间　把一条　山路平空迷失了
晝夜間　常有黑氣籠罩騰　覌睛却又看不見
只听得　喊杀之声振耳鳴　就只一宗真利害
若要想　要到跟前却不能
威崑崙向听衆人之言說道列位不知從那条路去衆人說過了
這山坡就看見了黑氣了英宏開明走過山坡往西一望果有
黑氣好汗不捨要打听真实硬走至黑氣跟前再往裡走只覺
的渾身冷又熱两眼昏黑黑霧裡面有人喊馬嘶杀戰之声

不敢前進進北退回心中暗想此事虽然打听有了消息但不能
近裡面去細ㄷ打听真实妖人怎广作耗須得奏明皇上降旨调
兵前來剿除方得太平想罢仍回旧路到处閒玩新近去了一
位貴人施捨符水丸藥救人民间的苦难一个人說刘道靖的
女兒年方一十六岁害女兒劳瘥ㄷ至死只吃了一九藥一道
符水立刻就好了閒听說那大貴人把他封了一宮到松林民
不宵代英宏閒听心中不悦走至一处乃是王宗庄南房山
出有五里多地好汗肚中飢餓見一酒飯市近内坐下

威崑崙 迈英走近酒飯市 掀了張
避爭座兒把身存 走堂的 過來未語先代笑
含春口把客官尊 用酒用飯請分付 小人好去予備停
英宏說 先斟好酒來休代慢 菜蔬不拘只要現成
堂官答應說知道 這件事情交与小人 不多時
手內端的菜兒來 还有酒壺快手盃 放在桌上忙退步
轉身有去不必云 且說那 好汗斟壺斟上酒
才然要飲酒刻伶 只見那 外面來了人一个

一股烟兒 慌ㄷ張ㄷ跑近门 才然要說快拿酒
一抬頭 看見好汗威崑崙 連忙向前見過礼
英宏叫在一处存 不顧飲酒先向話 好汗說
打听消息可有用 齐天豹 見尚回答說有信
待我小人細稟明 打听得 一个名叫元朝棟
自称王子大貴人 一个妇人本姓貴 假娘ㄷ
實花乃是他的名 内中还有一老道 先作軍師助妖人
姓喬名字叫云路 水火真人自己称 現在那

大略地名松林店 每日间 施符捨藥店內存
一股烟兒說回祖師老爷知道這三个妖人住在太成店內施
捨符水丸藥与人治病但不知他們那个法坊设有只得尋找
前來稟报祖師老爷定奪英宏說赵坊就是他們我已打
听明白他們的巢穴但地方甚是古怪难以近去他們如今既
在店內居住你我吃了酒飯前去会ㄷ这三个妖人一股烟兒
說老爷講的有理开个人連忙用必酒飯会了賬英宏同一股烟
兒出市前去必要見一个真實除却此害不可多厭到了松

林店的太成店門前只見店內清ㄷ靜ㄷ門前有人英宏上前
拱手開言說借問一声大貴人捨藥就在此店店只听那人說
就在此店你要討药討符該早來每日只捨丹次今已過去
了明日一早再來如今上房都関了门了
威崑崙 听罢那人一夕話 故意的
滿面含春代笑云 口称多謝相指教 我還不
等侯明早再來臨 說罢拱手回身走 連忙我到無人处
却与那 一股烟兒兩相逢 說道是

你我夜靜更深后 睛ㄷ的 進去看ㄷ他貌容
齐天豹 回答老爷言有理 也必须
見个真实好拿人 此書剪斷方為妖 閒言劳叨令人憎
二人商量主意定 不多時 天色昏黑看不真
他兩个 慌忙施展走壁艺 上墙上房各显能
從房后 滔將下來落实地 蹑足潛踪脚步軽
齐目睁睛留神看 但見那 房內明亮点着灯
威崑崙 咶破後窗往里看 到把个

好英奸宏嚇冒魂
咸崑崙哼破後窓户往里瞧着嚇了一跳原来却不是灯光是
三个火球兒亮光懸在枕上照見房内三个青臉紅髮的悪鬼
火盆大嘴燎牙在外頭頂梁甚是凶悪火球是火盆嘴内噴出
吸近吸去竟不見那叔侄坊的三个妖人在于何处哦是了想是
妖人的变化英宏想罢連忙跳出兩一股烟兒説果然是妖人
我方才觀看房内竟是三个青臉紅髮的悪鬼想我若这个
光景你我难以動手枉自费力你先回家去罢但用你等之時

自然傳唤且一股烟兒自已回家不表且説咸崑崙急急奔陈
州来到人和店將一往之事奏明正德万岁皇爷龙心大怒説廿
向竟有這等妖人若不急早剪除爲害不淺随降旨有叅將
洪云龙代領人馬前去擒將妖人拎拿旨意到了叅將衙门洪
云龙見旨意下降那敢怠慢
洪叅將　接了圣旨那敢怠慢　立刻就
挑选兵丁三百名　未從起身先分付　大家留神加小心
馬上弓箭兵二百　都在那　店外四面要留神

准備妖人越墙走　一齊開弓放弓箭　那方放跑人一个
定不難饒向罪明　五十名其兵须奮勇　各執兵刃圍店中
跟随守備與千總　進房内　拎拿妖人動手征
还要那　五十名鳥鎗籐牌名　備君是
兵丁不奉用鈴攻　功成大家都叫实　但有違悞法难容
中兵齐声答应是　老爷分付敢不尊　洪叅將
傳令已畢説快走　此書不與野史同　松林店
相離陈州二十里　傾刻之間到来臨　暗暗的

將店團團圍果住　洪叅將　叫声守備王有是
你令右　李方周千総先進店　兵丁跟随往里行
拎住妖人上梱绑　押解陈州見圣明　二人闻听齐答应
手拿利刃走似風　到上房　但見房门大開放
里面坐的三个人　正是那　叔侄坊的男共女
守備與千總兩个人手掄利刃要拿妖人

守備王有是千総李方周尊奉叅將洪云龙命令進店拎拿妖人
兵丁跟随后面一齊闯進店门到了上房但見房门大開王有是
李方周二人手提刚刀齐往里走只听房内人説是誰二將説
是我説着話進房中看一个穿黄袍的男子一个穿黄蟒的
妇人一个是道家打扮三人共坐二將看明正是叔侄坊的男女
三个妖人兩个人看罢不敢怠慢咄咄各打剪共王有是奔了
老道李方周奔了穿黄袍的男子剩下妇人大略走不脱二將
近前就要動手拿人只見那三人毫不爲介意望着二人叶

噴了一口氣王守備與李千總眼前發黑身形無主單言跟随兵
丁外面堵门不見里面的動静一齊往里觀看只見本官房
内站立不動一齊吃驚説哎呀這是什麼元故我們須得進
房去看看才好説罢大家一擁而入守備與千總一时甦醒見中
兵進房心中歡喜才要上前動手只听那三人説阿你們近来
作何勾當要想動手你們可是妄想竟来尋死中人那肯容
情各拿兵刃前来只見假王子用手一指説退中人並不由已
連兵代將一齊各往後退

元朝棘　用手一指兵將退　安心要
施展妖法嘛作兵　取出了　一个葫芦紅彥色
托在掌上嘴咕噥　不見他　拔出塞兒只一摔
從里面　冒出紅光烈火噴　好利害
熱氣薰人難存站　只嚇的　兵將充跑往外行
千總守備見參將　一齊打發把話云　回老卩
卑職奉令將店近　果內果有三个人　上前拎拏想拏住
那知他等妖法精　照我二人噴口氣　真奇怪

眼前發黑昏倒地　兵丁上前要動手　被他们
妖火燒退不能拎　卑職等　實在無能顧領罪
乞稟老卩鈞令行　前已表過皆知曉　參將乃是教门中
巴巴為人多直耿　不信邪魔鬼怪精　今听得
守備之言冲冲怒　說道是　豈有此理罕事情
世間這些謊言等　我却不信半毫分　你等兵丁休代慢
快傳那　鳥銃手近前往上攻　此書剪斷兵丁退
洪老卩

衆兵丁往後一退鳥銃手近前圍近店门洪老卩隨後傳令你等上前用鳥銃往房內打待本府拎拏妖人全下只見衆兵丁齊燒火繩銃着犹如打雷的一般只听咕咚々々一陣鳥銃將三间房子的隔扇打了个稀爛住銃之時洪老卩手提明刀亲自近房拿人咻打一箭步躥近房中四下里一看那有三个人的踪影但見房內留下几件男女的衣裳參將洪老卩只是發怔說本府從不信邪今有此事真是異怪正在遲疑之间忽听得院內衆兵齊嚷古怪々々

衆兵丁　院中嚷叫齊大嚷　却說道
古怪希奇罕事情　元來並非妖人等　却是神仙降凡塵
却在半空中站　个々與妖会架云　洪云龍
向听連忙出房外　往上观瞧驗分明　半空中
果然站立人三个　黑氣果然隱身形　參將看罷心大怒
分付那　箭手向弓放弓弸　衆人答应不代慢
只听得　弓弦乱响走梅針　唰々
箭似流煋往上射　令人观瞧真怕驚　洪老卩

傳令分付全放箭　二百兵丁尽向弓　衆人答应齊努力
却向空中射妖人　只見那　三个斷々往上起
那些箭　射去落下不成功　參將卩
看見如此這光景　親自拔箭想冲々　搭扣打弦弓拽滿
放去低窪見水龍　弓硬箭長力量大　只听唰吧响一声
衆兵丁　齊聲大嚷射着了　從空吊下一个人
大家上前要拎款　心想着　体縛拴牢上綁繩
衆兵丁見參將洪老卩一箭射下一个人來哄一声大家上前要

要用繩綁洪老卩才要射第二支箭只听得衆兵大嚷丁了々回老卩不是妖人是个布內的泥胎小鬼衆人細看洪老卩向听連忙上前观看果然是泥胎小鬼再望天上一看黑云妖人全無參將怪叫如雷好妖人氣死我也這一闹連店家嚇的都逃走而去洪老卩見如此光景無可奈何只得急々回人和店將此事奏明正德万岁設法拎拏皇卩向奏龍心大怒似這等妖人如何容留随降旨御駕親征要上馬牙峪拎妖衆大臣尊旨子備保駕前行又降旨南保定府巡撫郭禮為派兵將到馬牙

I230.5
4

峪那助於妖人此書勇斷這一日來到山前扎下營寨寺中安
下紫徽營皇卩叫帳中衆同商議於賊之計說等隨朕出營
观看賊巢相机近兵衆同答應遵旨一齐跟隨出營往前
入家观看

但只見 一股黑氣烟云滚 霧騰騰
籠罩上路看不明 皇卩降旨開金口 叫一声
指揮胡杰聽朕云 你就前去將路探 看一看
近退出人好行兵 黑卩答應說領旨 縱放能行快如風

到了黑氣相臨近 只覺得 两眼發黑看不明
身不由主冷又熱 再往前走却不能 任你兵広难施展
真把黑卩氣楞怔 無奈何 我归旧路回里走
两見当今再設論 撥下指揮先不表 且說那
正徳皇卩大明君 打發黑卩去探路 座駕回轉紫徽營
升帳坐下時多会 但則見 指揮胡傑跪在塵
說道是 啟奏我主真利害 黑氣中
妖霧迷瞞近去不能

都指揮胡傑近帳双夕跪倒口稱我主微臣奉旨探路走至臨近只
覺兩眼發黑冷熱難禁實然不能近去探看虛實特来交旨萬歲
主龍意定奪皇卩聞聽龍心不悦降旨速快本处的土人前来
一向自然明白此書勇斷立刻喚了几个有年紀的老民近營
衆百姓說掌官卩們要我們無罪的百姓何幹衆兵齐說
喚你們前来有話向你們說有到了中軍寶帳望上跪倒皇
卩往下開言說衆百姓不必怕為畢的有話向你們這山中无
何有這一派黑氣山内或有什么山洞房舍村庄道路你們久

居此地自然知道据实說来自有賞賜衆百姓往上观看只
見一位軍官頭戴撩沿帽身穿青緞箭袖朕討系代腳
登皂靴此位向話衆百姓看罷心中暗想
衆百姓 看罷皇卩時多会 不由的
丁丁心中暗沉音 肚内說 這位軍官真是羅
却原何 令人观睹怕又驚 打扮不過平常素
光景衆人把他尊 百姓思想多半响 内有了
年老之人把話云 口稱長官卩在上 听我小人細稟明

這山名為佛牙峪 正南面 一丁山口路可通
乱石崎嶇难行走 往里走 方才杭宽闊道路平
地势廣大却不小 樹木深密隱痕出 並無村庄与房舍
誰敢居住在山中 不過是 民人進去砍柴木
燒山炭度日過光陰 自從今年正月内 忽然間
黑氣遮住峻嶺峯 一路経查住难以入 要想砍柴進去不能
皇卩說 山内可有别的路 難通里面定不成
百姓回言說無有 除此山口無路通 皇卩說道既如此

為畢的 仍有道理再設論 降旨賞了衆百姓
每人十两雪花银 大家磕頭將恩謝 出帳归家不必云
又令人 打探近山無路徑 正徳卩
降旨請炮把山攻 洪云龙 急傳炮手不代是
請出大炮对准山口 兵丁一齐燒火炮

陕西师范大学
图书馆